

長寧曹虛谷明府
祝縣州范金泉刺史六十壽序

粵聞扁善葆真黃庭可復舍蘇韞璞絳縣亥滋蓋道穆族

成鳩寧新鶴筭宮恭集木定比松喬况寅亮

帝圖聲名如日弼諧邦教萌庶歌風有不羸埤握精迓師親之
粵福矩州粵采邀角亢之光暉者乎懿惟

鑄告

先生吾秦之鉅人也華岳三峯河流九曲麻情律生準

行繩言天球自然地寶鮮偶秉星德之偉狀標日角之

奇儀汾水翁歸兼資文武平原曼倩不讓詩書身士季

譚熱服公卿之量為林宗識甄許王佐之才在昔晉朝

咸知望遠聽能案序如履玄冰不聞不察
牛樊喻大夫所對亦越趙宋仲淹公天下為任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先生蓋異世而同揆矣方其奉檄蓉城牽絲筍里貪泉卻飲

既瑯琊善書為尉從容養志而風入守正靜謐峨嵋掛布月床
幹翮能飛竊慕何祗張鎔決臯思匹吳隱絮被雷賓無

脂膏自潤之懷久清玉潔有陶冶人物之志篋牘鐸巡

既而大府廉其藻厲同寮捕乃衡平遂典專城頻司

劇縣矚宗戢化絮掾畏威履田雉馴感露蛇屬判衫則

嫠婦立節問警則臧獲輸詞需芴引舟期紆眾力削木

為牘克察神奸是誠蜀國之文翁無愧

聖朝之循吏也時則監瓠吠雪蚩尤吹沙烽迷莫井祗阻夔溪

伏波樓船掩江蔽漢度遼甲卒充野彌邈羽書靡滯於

星郵糗糧無缺於月峽夸吾起目隰朋丞相之肩

耿豪是仗所以

奏留益部節相屢上剡章

茂晉雄階

樞宸遞沛恩旨與夫徽燿之士智不範身眠甍者流才難周世

徒營狡窟靡益愚眈照警陝榆功勘橫草何能手鷄以

斲斷竟至肺石之塵封

先生條貫治謨邛張大矩叱御涪水坂澄草榻纒綰綬梁山陰

成棠芾而且圮橋進履預見陰符竹林逢蠖深通劍術

仲學文學躍馬執戈葛洪儒生投書破賊草檄喻蜀仍

嚴佩犢以帶牛聽訟蒞巴軫念除莠而拔薤楚獄無濫



卜袁氏之祚延長社不驚信文遠之才大說者謂魯恭
 度識應入司空卓茂賢良宜登太傅固可焦荆以卜刻
 漏為期今茲歲在游兆龍集上章時惟攝提報壽祺酒香德人德後郭筒如陶母花開駐于紅蓮旌節
 鹿軒沛雨性永長春熊軾宣風智珠遠照鮪吾泯怨於
 寮窠玉汝銜感恩於士民斗桃獻綏山葛由騰採筍筆吉良來
 老澤君平布錢凡夫白鳳才人碧雞王簿莫不以齡延
 東父希有題銘雉斟彭鏗元无契德矧某等誼深梓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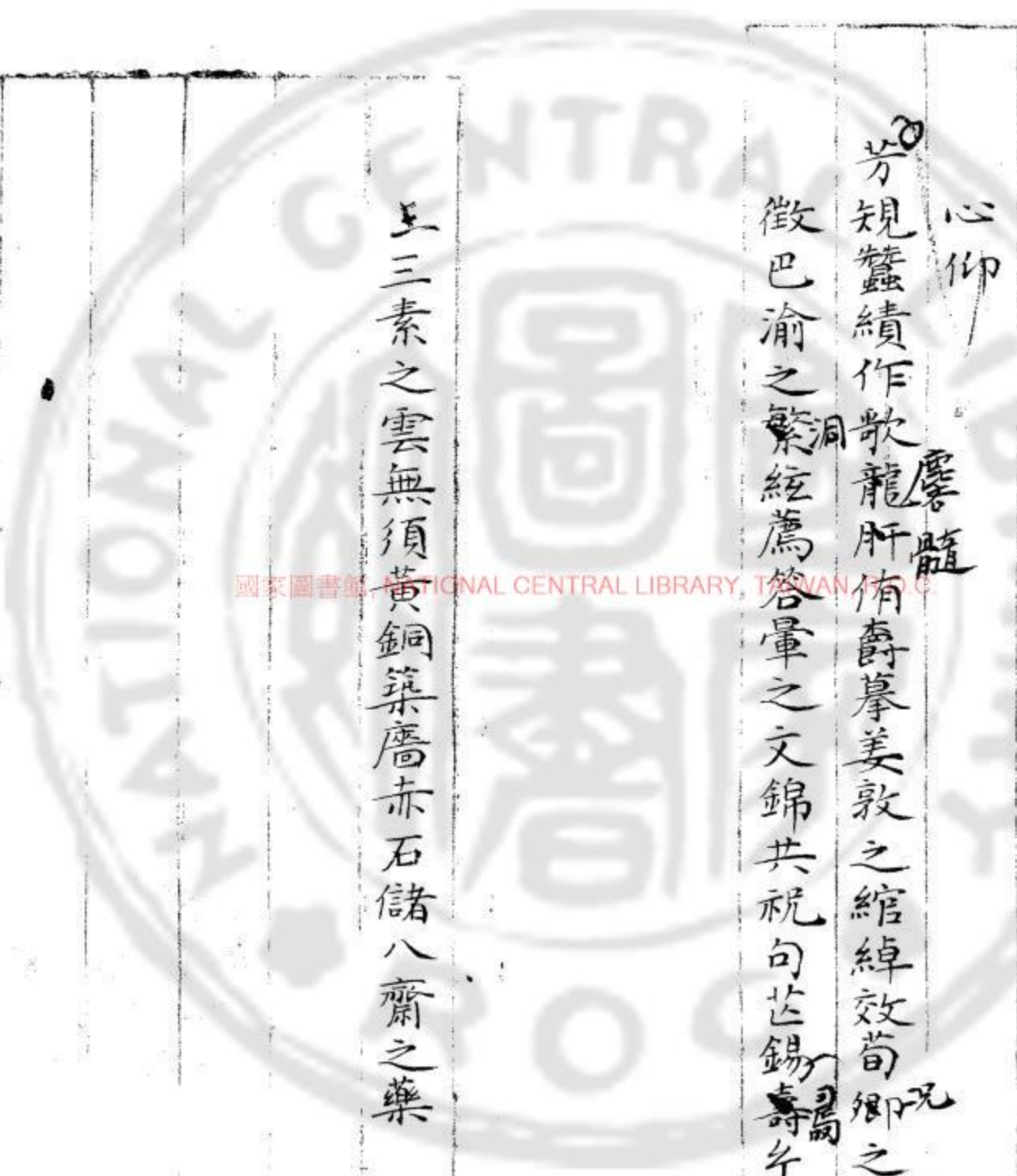
心仰

慶髓

况

芳規蠶績作歌龍肝侑壽摹姜敦之綰綽效荀卿之旗幢
 徵巴渝之繁絃薦答暈之文錦共祝句芒錫壽壽鳥兮裳乘

三素之雲無須黃銅築廡赤石儲八齋之藥



誥封朝議大夫

惺軒太翁年伯大人八十二壽序

聞之葛稚川曰景無違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故激源之水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粦不能稽輝藻于冰霜是以覽閭風之逾峻而謀其基之崇厚也覩建木之竦標而卜其根之蟠深也自世尚握齟俗趨凜礫未能扁善葆真含齟缸信而欲其黃庭丁復絳縣亥滋是猶致遠之吉良之藥怒飢卻祝餘之饋也雖曹者亦歛命歛其覬倖懿惟

惺軒年伯太翁中州之鉅人也翔實而篤茂翊蒙密而莊

馗不僕邀不器窳麻情律性準行壇言黌序蜚聲士林

熱服康成經神何休學海傳毅鳳采班固龍文蓋兼綜
其長焉而教子弟也以瀆其集連詬者則姍唾之其聊浪
者則排垢之其敦厲而不通蕩者則孟晉惠愛之又時
戒以勿近奧潔樞衣善良不嫌于仁不騫于義見街履
之不越知祖惑之克繩故我

通守 楓亭觀察天球自

然地寶鮮偶溘駟臂之學術宣鉗耳之經綸或鞭絲見智
聞鼓知賢監郡得次公之譽或吁荼萬物皋牢九能叱御
壯王尊之節由于趨訓鯉庭詩禮不忘養才蠹簡文惑兼
資與方其蓮教之滋擾也蚩尤吹霧欽鴟肆響氛迷鮑水祇
逼前滌邱一軍盡化為蟲沙三州競別其父子人心殆泮渙矣

太翁則昌言危論誠以毋輕棄室家保守異閭文念雉堞
積比比竊笑堪虞乃糾合義衆賦金數千所夕鳩工泉民無蝕崇
墉言言蛾賊辟易何事效滿寵之裝為優旃之漆哉而且軫
懷樂育雅意裁成以井閭聰異半屬卑寒齋乃束脩必限
于需魯爰偕朋儕倡設義學多至五十二所絃誦聲聞莘
莘濟濟在昔文黨作守招下縣子弟集之學官元結為
宰擇鄉里秀所見教之誦讀

太翁雖橫舍青衿未躋體粵廡而其幹翮偉抱方駕曩哲
儻得行其道其措施正自連犖也至于好客愛賢有如
飢渴慨慷指困纏縣解衣爰旌心蘇伯桃骨暖瞻言鄉鄰

恃為輒主彼青衣襪火麋竺救冥漢之魂繡被飄風王忱
晉御旅之客皆

太翁所優為者矣茲者龍集奮若鳥報壽祺凡冠裳之
士感^女之倫莫不謂道族成鳩是以棋盈鶴奠溫恭集木
是以顏晚松喬某等心仰芳規情殷筭祝敬臚穆行
之一二以為旗翼之頌詞何必以齡延東父希有題銘維
斟彭鏗元无契德侈海屋之膚譚廣箕疇之葉語乎

趙母張太宜人六十壽序

粵聞桃開度索赤煉蜚花滿挺靈淵綠蚪粵葉婉妘
梯几光碧餐霞鮑姑捻砂瓊臺著藉七芒誼樂雲
映晨嬰八素受書字成芝卉均屬箕疇之繩頌無當
蘭閣之芳型懿惟

趙母張太宜人者蟬媽碩族鵲印^等苑門韻茂橫珩芬

流且紉柔嘉維則泚沓其儀點筆題楹崇朝工績爰
以獻葢之歲歸于

竹樓先生鴻案鹿車如賓相敬竭微亮簪養知子之來
夜雨春寒燈明鐵鐃商飈秋肅雀噪音槐而且豫

順成章威和先後齋祀必虔惟錡金闈言不出叶

乃麓墳以至惠恤感姍慈周臧獲竹林豪士翹仰風期蓮

社高賢欣邀月旦可謂內則規萬中饋鏡鈴者矣然

使神明可測何詫須稟才識猶常依然中篋乃其

匡襄夫子佐魏員大猷連有懸魚路無哭虎流鳴瓠

子圖繪吾山蝗息花封禾穎我理蒲鞭示辱歸石宣

情聆民口之如碑知政事之無糶豈非冰署琴協函濟

鼎鼎辭也與式觀斷抒情高丸斲意苦月榮秋字

霜壑飛蓬示先世之考裘如諸孤之丹腹是以裁

成桂樹瑶州舒英種得桐花矩州紉采房喬國器僧

彌通才長君師、勉勳績鳴三異仲氏豔、績茂十奇

由于仇姆能遷陶媛善誘也已今茲端蒙月日設悅

良辰

太宜人德容稱粹福嘏逾道酒香郎筒花間旌節

護堂書未蜀國維階前彪怒薦竿希鞞鄰下

龍超衣紐鞠騰賦成黃澤玉燕新歌曲響青吳骨

塵妙舞。等風欽

壺範訢過罄宜亥既單珠散言介壽幸嬪篚錦

祇願祝釐試問麻姑烏瓜彈藥相迎金母豹尾雷丹

敬製蕪詞效林凡唱者婆之祝恭禱每算嗣姜敦綰

綽之銘

誥封李母朱太孺人八十壽序

蓋聞桃裁度索千歲開赤竦之花萬挺洞淵萬年發綠
虬之葉銀臺十二不少仙娥金闕三千咸多妙媛青鸞
翔於几巘天姥游塵丹龍躍自珠洋鮑姑捻指况玉衡散
采李宿揚葩于縉霄嶸雪蜚甘朱仲獻珠于瀛海七芒聞
樂雲集晨嬰八素授書字成芝卉可知虹梁紫褥但擊
鈿干安陵閨苑碧霞徒翻觴干許磬懿維

李母朱太孺人者蟬嫣茂族葉語名門卞即勝衣載稱淑
眷甫離毀齒早著柔嘉習禮敦詩遵桑陌上問姑詢姊
織素盤中春風掃眉銘椒青牛之帳秋日懸鏡議脯朱

鳥之憲錡雅韻于玕璣文情香茗扇芳芬于筐筥姓氏蘭英
白雪才華當得快聲青蓮學士定屬相攸乃以義陽之
淑儀我隴西之賢井曰三言既分次序蝸殼六管彌見雖和
鶴髮庶章獻潛則怡聲而薦繡葆孤兒詞貽則循首
而依春露秋霜湘錡釜于牖下投來贈往遺雜佩於閨
中所以濟濟姬姜爭歎閭範茗茗戚邨咸奉禮宗矣
時則文宜先生潛心百氏耽志六經緝柳編蒲囊螢映
雪朱穆嗜古當食忘餐譙周研精臨風獨笑珠涵學
海既濯鱗于龍池玉抵文山復耕舌于洋聳水由是益發
緹緗勤校鉛墨發檀敷之誼議小大皆鳴衍沙穆之專
莫脩虞潭之養

太夫人則屏馬持戶紛以當門寒夜機聲霜壓飛蓬之
影涼秋砧響風侵須捷之衣白粲飴香柔色以進紫
菘菜苦伏宦而吞任驕兒之唬饑懷餅而無虞齒豁之
顏氏之負郭課徒則尚詡古存測彼神明巾幗傳為僅
事料其才識須麋遜為不如若乃閣下九熊鐙前斷杆
月懸荻字煙篆書香慨先世之弓裘示藐孤于丹蘄三株玉樹盡
拂黃乾滿穴丹雉齊騫碧漢

彤墀對策羣推杏苑之無雙棘闈蜚聲共羨鹿鳴之有

作板輿迎養勸吳隱以飲泉蒲鞭明刑戒延年之流血凡
夫感雨蛇劇履田雉馴判於則霜發立節何惜引舟問
髻則廝役輸情無勞削木咸由護室之訓用奏琴堂之
聲也無之體恒自下惠必逮人冬施吳絲飢指陸困撲杜
陵之棗旁許鄰家翳趙國之桑時無餓者里鄙依爲輶主中
外渥浥雲情最薄時榮甘澹泊而服阿錫能持大體勉循良
以慰茅檐此所以遐福適德容彌曄與茲者時逢設悅禮屬加
遷星連婺女之津海湧麻姑之宅幸通門能知大概爲

壽母略綴俚詞資皇娥拊瑟之謹博玉女投壺之笑今夫西
女子名列丹房南岳夫人位班紫館劉綱伉儷盡室登仙鮑

靚夫妻闔門得道竟成衡說無與芳規茲也壽以仁驗祥因
德臻王氏龍超戲班衣而鞠脰賈家彪怒揄畫錦以畚耨翟
第大家詰嗣賢於曹毅魚軒阮氏佳兒過於許竒屈此華筵
况當吉日杯薦延壽霸薰茂延壽之宮花燦長生雞趣翔長生
之館銘姜敦之綰綽益添翼疇繹韓子之旗幟爾康第祿猶
憶校字木天看李程之日賦何時道南大宅拜周瑜之慈親

答吳獻廷孝廉書

承問百才百美詩疑事數則來札遺落已久未能裁答頃於故紙堆中得之爲條次於右其曰隆文蕃鎮筵者蕃字與藩通詩四國於蕃陸氏釋文蕃一作藩蕃鎮自指嚴武此句即少陵詩所云一日兩遣僕三日一共筵也其曰詩社號詩仙者姚合別賈島詩有野客狂無過詩社號詩仙之句其曰束髮登朝冕者見晉史荀邃傳其曰丸丸珠顆圓者見張懷瓘書斷韋元將名康仲將兄也誕之子工書法此語係評隲其書法也其曰茗椀睹芝編者睹字誤宜作賭事見李易安金石錄後序其曰蘭蕙樓中瑣者蘭英即韓蘭英也吳郡人有文詞宋孝武世獻中興

賦被賞入宮宋明帝世用爲宮中僚職詳見齊書后妃傳而名媛詩歸有薛蘭英薛蕙英姊妹並有詩才也其曰男兒西蜀賢者蓋黃崇嘏本黃使君女幼失父母與老嫗同居周庠權知邛州臨邛縣時崇嘏上詩庠召見之稱鄉貢進士後復獻長歌薦攝司戶叅軍欲以女妻之崇嘏乃爲謝狀仍貢詩見意有明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之句詳見十國春秋即俗所稱女狀元也其曰裙盛撒帳錢者荆國公主也宋太宗女真宗時降於李遵勗其事詳見宋史其曰梅花香調發者真率齋筆記云陳郡莊女^代好弄琴有琴一張名駐電每弄梅花曲聞者皆云有暗香人遂稱女曰莊暗香女更以梅花名琴也五色線亦引之足下恂不眎書乃令蒙作胥鈔何其逸耶近來作何功課大抵讀書雖要博覽必須以經學爲根柢若於儒先訓詁未能淹貫即熟諸類書無當也足下宜求其切要者而已

冬嶺秀孤松賦

緊支離之老叟挺兀傲之英鋒羌有心而勁亮亦本性之
蕙龍鐵衣生忍塵尾蒙茸蓋青蔭鵠鱗紫蟠龍上喬下喬
之節三鬣五鬣之容莫不精凝拒格狀逗蓬鬆柯貞膏夏
氣壓欵冬撼半天之風雨壯莫歲而靈鐘然當桐豫物華
吁荼晝永人柳舒姿女桑媚景亦復修幹垂陰膠枝擢穎
因涼颼而騰聲當皓魄而留影嵩嶽走青牛之精墜人牽
白犬之綆儼與夫張公玉梨平仲銀杏鳴得意於嫣紅之
天覓知音於嫩綠之嶺既至重霧冒岡繁雲被岫巽二駕
乎颿輪葛三舞其霰裊槐檀之火不然榆柳之煙難與雖

復竹箭筠貞梅花骨瘦亦且隨紺靄而常枯委碧巖而不
茂乃獨肅肅嚴裝森森結構造漢抽榮凌霜拔秀魚甲津
滋蛇理皺飛節兮生芝聚脂兮瀉溜紋印兮康干根堅兮
石甃可知處士神清大夫眉壽萬籬之所不得施鬼絲之
所不能就也第見凝脂攢翠威喜敷腴枝挈雲而虬出幹
負雪而鶴呼野狹攀來帳孱顏以路斷明蟾落去歎髮友
之形孤千釵之葉殊計栢十里之香勝沈揄蕭蕭然神王
一邱儕扶提於彌壑謾謾者勢凌千仞等靈壽於廣都失
大地之培塿作後凋之楷模又何論芳圃獨活之藥龍門
半生之梧小山留人之挂江東如虎之拽於是著芒履扶

竹筇循崔嵬之巖陟崩方之峯樵崖陰積蘚壁寒封龜言
此地鶴語相逢履礮石與礮石披霜松與霧松楠椽兮似
有烏桕寂寞兮渺無人蹤鳧飛葉密儻起花濃琴奏雷威
泣空山之木客襟披石景雜永夜之邛春翠色欲飛嵐凝
螺黛寒濤遙落響和霜鐘是則奉宸橋邊見寶光之躍劍
夕陽影裏認堂密之美樅有不欲譚禪爲柄豎議折松者
哉若夫無葉倚驕不花古度無患佳櫺如何寶樹招搖之
木祛迷帝休之枝謁怒雖復香能返魂實可愈痼要皆惟
牒誕言伊誰覲遇若未此輪囷大節不肯生於影娥礪砢
殊姿殆將過於平露偃塞氷霜之中襄羊林壑之趣似君

子之雅懷如幽人之閒步公真十八入蝶夢方在南榮徒
有三千過靈巖依然東顧如某者有志學山無能斂樹敢
翫餘歲敬諷功虧一篑之書倘侍

宸楓願上日暝萬年之賦

輯世本序

周禮瞽矇掌諷誦詩世莫繫鄭注云莫或爲帝杜子春云帝讀
爲定其字爲莫書亦或爲莫世莫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
之屬又小史定世繫辨昭穆注謂帝繫世本之屬天子曰帝系
諸侯曰世本杜子春謂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
德行也楚語莊王使士亶傳太子歲申叔時曰教之世而爲之
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注世先王之世繫也爲之陳
有德者世顯而暗亂者世廢也後鄭云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
世本且世與繫爲一事解之賈公彥云王謂之帝繫諸侯卿大
夫謂之世本又分言之其實散則通稱矣漢太史公司馬遷脩

史記因周譜明世家多采世本然春秋正義云今之世本與司馬遷言不同劉向云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所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王侯諸國世卿大夫系諡名號與左氏合也唐史柳沖傳載柳芳言亦然顏之推據皇甫謐帝王世紀說爲左邱明所撰劉恕通鑑外紀以爲世本經秦歷漢儒者改易是此諸本已晉杜預采世本以爲春秋世族譜然亦旁引傳記不盡依世本也要之係秦漢以前書中壘孟堅以爲出古史官者近之班彪以爲十五篇劉向叙錄中秘書以爲十五篇爲二卷索隱亦以爲十五篇隨經籍志因之云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劉向撰撰云者撰集之非作也隨志又有世本四卷宋衷撰衷蓋注而廣之也司馬遷已採用非劉宋二人作審矣然其書自宋時已不傳鄭樵撰氏族畧王伯厚撰姓氏急就章所引寥寥皆采獲他處不見本書故耳余繙閱細帙有引用者輒著錄之乃集得作篇居篇氏姓篇帝系篇王侯大夫譜篇共五篇聊以愚管禪益宋注其有聽瑩亦從闕如庶幾存此一綫異日博雅之士因其繇蕪增補缺畧亦古籍之幸也若顏之推謂此書有燕王喜漢高祖殆非本文蓋亦如神農本草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等郡縣歸藏黃帝書而坤啓筮有堯降二女以妃舜之語化益山海經有長沙零陵桂陽諸地名周公作以足有張仲孝友孔子作春秋而曰孔邱卒李斯作蒼頡篇有漢兼天下海內并厠禘

黥韓覆討畔滅殘皆為後人所羈云

世本後序

吾觀天老五姓之對河圖記姓之篇中候賜姓之文。家語本姓之解咸言氏姓卓乎有聞蓋古者脞人吹律定姓以協五音司商掌旅協姓以定其名瞽矇世莫繫小史復辨其昭穆宗伯掌禮秩祀復等其親疏厥事綦重本原係焉楚三閭掌王族以厲國士晉九宗叙世系以守宗祊史伯之述祝融以柔生嘉材申叔之告太子以昭明廢昏此能言吾祖郊子見師不識其先籍談見笑也與司馬遷為史記既効周譜實依世本大戴禮紀帝德雖次帝繫亦原世本中壘言

以源其流
紀末擇
以考其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記春秋名氏。與左傳相符。孟堅謂其叙黃帝以來。為古史所紀。蓋得其實矣。彼孫卿血脉之譜。杜預世族之書。潛夫姓氏之志。應劭姓氏之篇。要皆根底。此書非同創造也。漢初得之。倣為劉氏承堯。皇甫世紀。定為邱明所著。綏和元年。以世本相發明。封孔子之後。康成駁義。以世本言姓氏。分上下之別。亦復援以為據。信其有徵也。而或指為劉向所纂。何以腐遷。先采其言。或又以為宋衷所編。不知仲子實廣其注。故劉昫以為經秦漢儒者改易。斯為確論。傅吳乃謂秦漢好事者所作。未為知言矣。若子雲家牒。薛綜宗圖。

聊氏姓譜承天姓苑管寧姓氏之論。摯虞族姓之記。賈家之要狀。英賢王儉之百家集譜。又因世本而踵事者也。至元魏徒尚門地。是三桓賢於四科矣。李唐競誇閹閹。而冠冕混於皂隸矣。彼林寶纂元和。不知已姓之由來。夾漈以為嘆息。義府廣類例。乃以軍功升譜限。薦紳目為勲格。何能如魯之眾仲。晉之胥臣。鄭之子羽。楚之射父乎。余既痛錫土之義不著。常補風俗之佚文。念肉譜之說不明。用傳世本之古籍云爾。

法為周公作。當得其實。考厝官影。前并有隼旅。田莊會。片二。

其記春秋名氏與左傳相符孟堅謂其叔

嘯 屈谷之於文會肉體之為不用則世本之古辭云
禮之千非其之極又呼余為蘇士之美不啻常辭
牛蓄則薰輪目為薰何謂以魯之眾中晉之有國
子也之由來夾氣以為薰息美而黃醴何江以軍此
爵養則潤而滋多矣公享縣又對林寶善亦味不味
率皆少至元雖新尚門也長三師實為四科矣率
實穿之受非英贊王劍之百家集譜又因世本所載
祖力抄譜本天抄其嘗寧抄為三篇筆實務抄之信

重輯司馬法序

按孫子註云司馬法者周大司馬之法也周武既平殷亂封太
公於齊故其法傳於齊周禮疏云齊景公時大夫穰苴作司馬
法至齊威王大夫等追論古法又作司馬法附於穰苴太史公
曰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又云司馬法所從來
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穰苴傳云齊威王使大夫追
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是
古者即有司馬法非穰苴始作亦威王時穰苴兵法於司馬法
中非附司馬法於穰苴兵法中也周禮疏誤矣晉張粲以司馬
法為周公作當得其實考周官縣師將有軍旅田役會同之戒

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掌事如大司馬之法司兵
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此司馬法即周之政典也漢藝文志
謂之軍禮司馬法者考大宗伯掌軍禮之別有五孔叢子有問
軍禮之篇而周禮注引軍禮云無干軍無自後射當即此書所
載也竊嘆^三三代治兵田賦軍車廣浩纖悉數十年而後事其數
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夷吾九合一匡猶本一師五旅一旅
五卒之規葛相四正四奇亦原五人爲伍五伍爲隊之式馬遷
稱其闕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豈不諒哉漢
志原書百五十篇今存五篇他書所引亦有不見五篇中者皆
逸文也又李靖問對世所傳兵家流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
種皆出於司馬法蓋係任宏所論非司馬法本文吾鄉階州邢
雨民太守曾輯是書刊之浙中字多錯訛仍有闕漏余爲補而
正之以授學侶乃序其緣起如此

三輔決錄序

史通書志篇云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族姓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方思殿格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補注篇云若摯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風土常璩之寧陽士女文言美詞列於章句委曲叙事存於細書按此撰決錄据其自序並昔人徵引逸篇其書不類譜牒至摯虞之注與陳壽等三書亦不相侔劉氏所考未精也大抵簡者爲錄詳者爲注又此錄多取韻語卽史通所謂文言美白也諸書徵引錄與注不盡分晰余鈔撮特分別之隨志七卷舊唐志亦七卷新唐志十卷故多於前今定爲二卷

三輔舊事序

唐志地理類有三輔舊事三卷不著撰人名故事類有韋氏三輔舊事一卷然按漢書郊祀志注引建章宮承露盤仙人掌續漢書祭祀志注引長安城東靈星祠史記始皇本紀索隱引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後漢書盆子傳注引長安城中有橐街或稱三輔故事或稱舊事而初學記藝文類聚諸書亦故事舊事互引隨志稱此書撰自晉世故梁劉昭已引其辭唐志題爲韋氏據後漢書韋彪傳肅帝數召彪入問三輔舊事禮儀風俗是舊事不必爲韋氏所著以韋氏自有京兆故事也又文選西京賦注引建章宮北作清淵海陶徵士誄注引四皓秦時爲博士避於上洛熊耳山二事稱三

輔三代舊事選注所引佗事祇稱故事舊事無三代二字疑引者
偶誤衍二字耳其書大抵昇漢宮闕疏三輔宮殿簿漢官典職三
輔漢書皇圖漢舊儀同體漢書

輯十三州志序

按水經注引樂資九州記應劭十三州記又引黃義仲十三州記
南史梁吳均著十二州記十六卷蒯文類聚有黃恭十四州記今
其書皆佚後魏敦煌闕子陰撰十三州志據隨志十卷唐志則十
四卷十六國春秋十卷史通雜述篇云郡書如常璩之詳審劉昫
之該博能傳不朽見稱來裔又云地理書者若朱贛所采浹於九
州闕駟所書殫于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顏師古漢地理
志注多引之其言曰中古以來說地理者多矣或解釋經典或撰
述方志競爲新異妄有穿鑿今並不錄獨有取於闕氏可知其書
之精審矣所惜散逸不傳他書徵引者亦復寥寥唐志十四卷余

按集傳注都爲一卷斷珪碎璧彌覺可珍云

三秦記序

杜君卿通典州郡門注辛氏三秦之類皆自述鄉國靈怪今按此書在李唐時尚未亡徐堅初學記魏王泰括地志章懷太子後漢書注虞世南北堂書鈔司馬彪郡國志張守節史記正義司馬貞史記索隱皆引之梁陸澄合山海經已來一百六十家並多零失見存四十二家又任昉地記增多陸本八十四家亦多零失見存唯十二家此書諒在其中宋著錄祇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二書援引最多余鈔撮成卷匪之篋筭巨稽鄉邦故實殊昇郭憲洞冥子年拾遺侈譚幻譎者異矣

涼州異物志序

王伯厚玉海云隋志後漢議郎楊孚撰異物志一卷一云交州異物志水經注引作南裔異物志吳丹陽太守萬震南州異物志一卷朱應扶南異物志一卷唐志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陳旸輿異物志各一卷房千里南方異物志孟瑄嶺南異物志各一卷澍按文選注引譙周異物志卽史記正義所引巴蜀異物志也文選注又引薛瑩荆揚已南異物志一切經音義引薛瑀異物志隋志作薛翊晉書續咸著異物志十卷太平御覽菡文類聚引曹叔雅異物志太平寰宇記引作叔雅廬陵異物志史記正義又引宋膺異物志是異物有志在昔繁矣而涼州異物志著於隋唐志隋一卷

唐二卷博物志水經注引作涼土異物志惜不傳作者姓字觀其
寫致敷詞頗諧聲律采藻精粲方諸萬氏又未嘗不嘆其散佚也
宋膺異物志隱匿鮮章史注所引多說西方且月氏羊尾文與涼
州異物志全同疑涼州異物志即宋膺所纂然無左證篇簡寥落
宋膺異物志引生年于父多宋膺志周
宋氏何人莫詳尺籍是以未能質言耳大抵係魏晉間人所著間
有音註仍舊存之偶得事比亦附于末聊廣異聞云爾

涼州記序

考隨志偽涼右僕射張詒撰涼記八卷記張軌事唐志作十卷又偽涼大
將軍從事中郎劉景撰涼書十卷亦記張軌事史通外篇云前涼張駿十
五年命其西曹邊澗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張重
華護軍將軍劉慶在東苑專修國史二十餘年著涼記十二卷又云建康
太守索暉從事中郎劉炳各著涼書後魏書高謙之傳謙之以父舅氏沮
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闕漏譙之乃修涼書十卷宋書大且渠傳元嘉十
四年茂虔表上獻涼書十卷史通又云宗欽涼記記沮渠氏隨志有拓跋
涼錄十卷無撰人名唐志八編年類史通外篇云失名記禿髮氏若段龜
龍涼州記乃記呂光事也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引或作西涼

記或作涼州記隨唐志皆云十卷余輯得二十餘事內有張詔涼記二則
赫連氏涼書三則蒙遜涼書二則均附於末

西河記序

隨志西河記二卷元和姓纂東晉有喻歸撰西河記三卷廣韻作
二卷喻作諭音樹唐志缺撰人名蓋記張重粲事也今考十六國
春秋晉遣侍御史喻歸拜張重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假節重粲
謀爲涼王不肯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與歸言歸折之西河記作於
此時也存者祇數則余撮而錄之以備佚簡

沙州記序

按魏書阿豺立自号沙州刺史部内有黄沙周回數百里不生草
本因号沙州宋新亭侯段國所纂沙州記即唐志之吐谷渾記也
原二卷今逸闕甚多特就所見錄之

敦煌實錄序

按敦煌耆舊記曰國當乾位地列昆墟水有縣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川
無蛇虺澤無虎兇孽戎所支一都會也宜其瓌寶駿質連躒星羅汗簡垂
名作程遐世而史通外篇曰敦煌僻處西域求諸人物自古闕載既而劉昫
裁書則磊落英才粲然盈矚可知夜光之壁不經拂拭與瓦石無殊尤異
之賢不為表章亦隨草木同腐矣彥明之著是錄也豈直陽羨風土競談
美麗萼陽士女專紀節烈哉將與臺卿決錄辯朱紫之攸分摯虞族姓
析善否之本原同其謹密無忝作者矣後魏書劉昫傳昫著敦煌實錄十
卷宋書大且渠傳元嘉十四年茂虔表獻敦煌實錄十卷隨志十卷唐志
二十卷今散逸久矣余恐前喆懿規蕙落無徵而學侶媵脩罔知考鏡裒

集成帙以貽鄉邦又據漢魏晉及十六國春秋補數十人如涼錄侯瑾傳與實錄文字無異可知崔鴻之書悉本劉氏云

段紀明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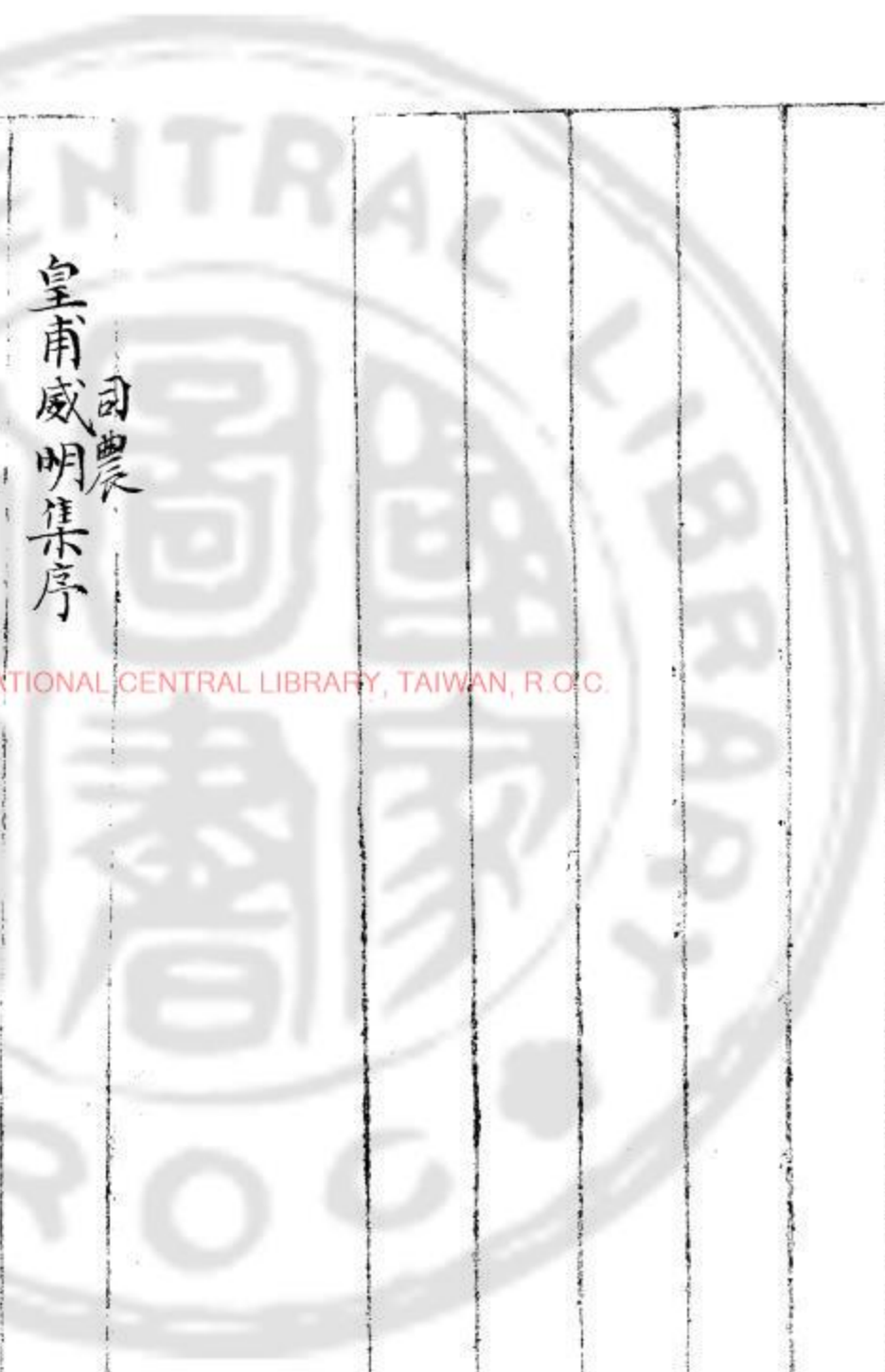
魏

新豐侯以號烈之氣摧孫捷之虜在爰漢世實無其儀獨恨黨
珩陰臣芟除正類翫壽祿固能向廉勲伐雖茂終殃其身蒙無
取焉今栞其疏奏俾量易之吏得籌邊之方激敵愾之心守死
綏之義亦所以龜鏡將來不沒其實之意耳

司農
皇甫威明集序

七錄云司農卿皇甫規集五卷隨唐二志卷數亦同本傳言所
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今輯得
十一篇而趙壹報書蔡邕薦書竝綴諸尾

信馬賢必敗書惜不傳



皇甫威明集序

賜進士翰林院庶吉士知四川屏山縣事張封

阮孝緒七錄云司農卿皇甫規集五卷隨唐二志卷數亦同本傳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今輯得十一篇而趙壹報書蔡邕薦書並綴諸

末

鳴虜桓靈之亂極矣。邪蠱姦鋒充牣朝宇。而魁儒碩士。牢戶填尸。即微蠻夸猾。夏潢池弄兵。而宮棲麋鹿。厥兆章矣。皇甫氏為國禦侮。屢殫彊敵。薦紳趨仰。既免宦孽。可不謂智壽乎。况乃文成石畫。可見施行。忠蹇之風。溢于楮墨。不得眎為浮藻。飽彼蟬

茲也。阮孝緒七錄云：司農卿皇甫規集五卷。隨唐二志卷數亦同。本傳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今輯得十一篇。而趙壹報書、蔡邕薦書章、竝綴諸末。

張然明集序

按然明本傳師事朱寵學。歐陽尚書奏上減年氏章句九萬言。箸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是太常經術專家。不僅呂戰功顯也。惜其書不傳。學者靡由尋繹。陶潛聖賢羣輔錄云：魏明帝篡二十四賢狀。張奐廉方亮直。學該羣籍。前後七徵。十要三為。邊將財貨珍寶一無所取。矯王孫裸形植。司馬為石槨。幅巾時服。無棺而葬焉。其行誼曠達。又為當時人欽重。如此。隨唐志載太常卿張奐集二卷。傳言所著銘頌書教誡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余采集羣書都為一卷。其子伯英文舒書銘亦附于末。贈諸梓里人。士云。

補風俗通姓氏篇序

昔春秋時魯之眾仲鄭之子羽晉之胥臣楚之觀射父善言族姓爰黃以來如指諸掌而以姓氏著書傳後者周則有左邱明世本之姓氏篇戰國則有荀况血脈之譜漢則王符潛夫論之姓氏志鄧氏官譜潁川太守聊謀之萬姓譜徵君管寧之姓氏歌斯為最古而泰山太守應仲瑗風俗通姓氏之篇繼之溯厥所祖推究夏改雖有坳會大致典瑞今其篇散逸不為完書予於輯世本之暇輒掇簡尋牘粹薈成帙後見抱經盧氏叢書亦輯此篇殊多闕略聊復采栞布貽之同好云

錦屏山記

錦屏山在縣之北周圍五十餘里高聳橫峙如屏然縣因以名蘇木
翁蔚流泉屬沸曠如奧如鍾毓蕃滋皆時人文淵茂碩彥迭產附近
諸鄉資其水源灌溉田疇民生呂裕有泰洪寺僧覺清窺見深遽利
其繁殖私建刹宇呂圖侵占福延洗油兩合之民因水涸控縣斥逐
後仍竊踞焚林開堡殆無遺土邑紳士稟請葺署篆牛君履勘定界
詳府立案余即任之二月出示嚴禁盜伐查明舊蓄杉竹若干捐廉
栽杉蘇三千招僧徒守護立禁左右居民不尋越畔暇日單騎逕游
未至數畧許眎之赤壁赧駭列若城墉入其中縣巖沓翳幽壑回互
喬松偃鶴清篠鳴鸞大泉濺玉呂壑紳曲澗霏煙而歛霓響顧遠望

褒衷者久之從此雨露涵養坤媪效靈姑櫟干霄脩篁鬱蒼不獨
延賞也禋壇一邑之勝概而官府風雲襄吐川渠亦大有賴于蒸
黎也恐歲月塵邈奸民覬覦爰述端末棊石坐遠山之界北抵泰
洪寺黃文賢地西抵泰洪寺地南抵學田聶廷相宋國松張之楷
地東抵羅允燦楊世淳楊世振地竝刻條款於左經理紳士姓名
於碑陰

修靖邊樓記

去縣治二里所有望龍山山之岬置關曰龍關俗謂之東關也
舊有樓淪禡日久焉棟靡存余於簿書稍暇捐廉修之觀其縣
巖霞起壁岸無階隱曦削雲翼佩江齊水脈漂迅熨怒震霆路
不容軌牛扣馬搏石乃累駭魄敘神驚極良坎之形勢矣昔法
孝直有言魚復捍關臨江據水實益州旣福之門予謂此關界
限滇蜀控制都夸亦我瀘之屏障也登其樓眠被暉之鐫監賊
繩若之源流指昌意之荒野眇隗相之平石尋葛相之古渡弔
姚岳之戰壘亦將幽情瀆涌壯思峻嶒豈徒天水長笛歛摩一
聲東陽兮暢妍抽八詠哉工既竣銘諸石復為之記識其甲子

時維嘉慶馬逢淹茂涂月之庚申日

龍關樓銘

巖水西徠繩波東注孫淹附流駛奔恣怒天佐高山壁立江步
拒浪截濤屹然作固雄關峇堯拱峙麗譙俛窺銅瀨印眺瑤杓
鐘釁幾日瓦敗何朝烟塗繁折風路樂搖予宰馬湖壤接邪龍
左擔五尺鑿憶唐蒙探九輯盜賣劍劭震逢息堂琅戈偃冬逢
鳩工砒石駁發斲栢面部開軒負巖樹礪極拂蜃雲阿留蟾魄
影懾楚魚翬飛夏翟蛻棲椽藻鸞響角鈴崖墜蛟鱷壑撼雷霆
眇萌窺顛印蕤瑩聽永鎮三絳空襄五丁劍閣崆：玉津崔：
千里極目百尺雄才籌邊濡筆嘯月浮杯勒銘砒砢萬古莓苔

修迴瀾橋記

沐川司去縣治二百里而遙研井溪去沐川三里而近溪舊有橋
潰圯者數年矣駕權以渡塗旅病之每值大雨時行山潦鴻發往
來迷津望洋畏足余履任後頻過其地睇畧約之支離憐揭厲之
槩融捐俸倡先我民助臂無蝕無窳戒飭董事礮石駿催不月告
成長虹卧波衛絲砥平在昔薛惠宰彭城鑿石濟眾崔亮刺雍州
攻木利人率皆留心與梁克符仁政若李久初造七星灌乃田剛
王周見履祖車引爲已過雖古烈之難期實余膺之所服也爰
紀始末以詔來者

安濟橋碑記

什葛營而南有下溪連山縈迴峭壁巉絕巨石磊落深壑黝冥其水承東興團魚瑪瑙諸溪積波較轉駭浪雷殷湍激之音喧岩傾地負葦蓐裳者至此望風謝路羅生廷謨翔實敷竺嗜義昔公憫涉者之病為濟人之舉勾工伐石昕夕董作遶險剝狹超涯截壑糜金五百有奇歷六月而橋成焉嗟虐雨畢除道辰角昭回水涸成梁天根灼見後世惠人政廢徒石不修斯單襄薛宣所為浩歎也羅生此後補有司之不及為玘吝之所難人不必川游徑踰路自覺矢直砥平蛟龍伏幽星象瀉漢跨虹連岸浮龜續航亦屏邑之壯麗者與余為之名曰安濟而記其

起如此

修西寧堡記

西寧汎去縣治三百里許與雷波毗連涼山猓夸時出劫掠斯地爲必由之塗掘墻焚室剖蠅劊兒惟斯地首被荼毒而乾谿菜壩以次受其繹騷雖屢徵兵勦戮磔膊披肢而夸性生獯姦猖鈔鏖頻歲有聞又窟穴深邃蝮蛇豺狼叢伏肆孽菁林隱翳日光不到追窺無蹤聚而殲旗不其難哉計惟有以守之乃克禦之故守邊之術李牧善養保塞之論嚴尤著要古人築魚澤石門之障置烏壘支就之城其控西北狄也有然余謂治南夸亦當如是西寧舊有城淪褫多年僅存垣址邑之人怵懲後患思有以固圉而土地瘠确素尠殷啟且蹂躪屢經日形蕩析監

生祝世鳳忼達有識隱憂未然乃募眾捐脩得金若干計時數月而城堡立焉其把總廨署兵丁舍宇靡不完繕可謂有功桑梓矣余莅任之二年夸人自化林羅三谿至東寧烽火相望乃刻期選徒給銃矛發餼糧往堵旋即退去幸無擾我壩場從此邊城晏閑牛馬布野父老緩帶稚子咽哺共安耕鑿之天不知風鶴之警苗且舞羽城可不衰是亦有土之厚願也是為記

汪寫園明府初建蠶叢祠記

晉儒多溝猶諗之竹郎三節沙壺九隆則愕焉然駭驚儻告呂望獲頽羸岳鏗紉首益磳磳然矢言其必妄烏謀夫草榮木替歲有萬齡役風襲氣紀爲九頭者式觀人皇御世蠶叢氏治瞿上縱目絲麻爲魚鳧柏獲之先蠶事於此始或謂黃帝軒裳嫫祖造端未核也西陵勸蠶稼親蠶肇興淮南王蠶經可按非苑窳之說矣永明初蕭鑑荆益州治園江南邁石冢得金蠶十餘萬有篆曰蠶叢氏之墓詎不信與諸葛相季漢掘其啓國之碑有文言歲時豐儉兵革水火事後范長生能譯之是其神靈警奕烏衣被普蒸萌漚鬱焉肝蠻馬誰曰非禮顧其禩久蠶廟顏未立得

母食其息而忘其報耶汪君撫邑之四稔字良艾蟲民氣大蘇
乃揆日北地建祠朝陽寺之東負山枕工於癸酉且月至羣月釁鐘
馬殿宇拱張廡廊翼直弗徵岷貲弗費眾力嗟乎風沙煮海檀
越何多南國丹砂真館都國府絜不繭絲深准為壤壤之利政
先杆柚滌乃僣僣之原千載謂練治體矣異日者監古祠前八熟
獻瑞阿育塏畔五色蜚蛾是真青衣之靈貺無負白粥之泛膏
也爰為之記以詔來茲

編輯諸葛忠武侯文集自序

按蜀志本傳諸葛氏集目錄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
二字晉書陳壽傳壽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即蜀志二十四篇
也非獨裒其文竝其言昇事而亦載之隨志諸葛集二十五卷
唐志二十四卷隨志總集武侯誠一卷唐志儒家集誠二卷又
隨志正史有論前漢事一卷漢書音一卷女訓有貞潔記一卷
中興書目亮集十四卷後二卷錄傳及碑記其前十二篇十七
章句明王頗多字數乃少書目又有琴經一卷隨志兵法五卷崇文
總目作兵機法宋苑文志有行軍指掌二卷將苑一卷八陳圖
一卷崇文總目通考武侯十六策一卷中興書目有文武奇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卷陳氏讀書解題有渭南秘訣一卷世代塵邈止佚過多康熙時朱氏璘鈔綴本至為疏漏澍按采散逸增益倍徒編文集四卷附錄二卷別撰諸葛故事五卷都為十一卷而論之曰諸葛氏之相漢季也九州鼎沸尺土無階決策投眊式啟疆寓赤兌之日再中謹慎之懷彌固謂非伊呂同儔而管樂為伍哉觀其討賊自効北出南征將窮詐力於瘴癘之鄉脫赤子於豺狼之吻酋帥七禽祁山六出獲懾天威懿甘巾幗斯其將畧何如耶若乃託孤受寄忠盡篤主不疑偏下不忌傾吏革茲頑民安勞苦殫心無輕重之倚峻法泯秋毫之怨此賢愚咸忘其身仇敵亦仰其治與倘天心祚漢火井復然虎視龍驤吞吳并魏

絲金刀之甲子拓玉壘之山川吾知禮樂可興刑法可措雖留侯之贊草創高密之羽中興亦難方茲籌策並乃宏規何以渭濱之師未捷郭塢之星遽隕黃皓媚子箕舌遂張譙周老臣降表斯送豈非數哉彼崔浩纖生訛其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偽連孫氏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陲之間可與趙佗為偶難與蕭曹為亞是乃莠言不足置辯矣是乃莠言不足置辯矣昔司空張粲謂李密曰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嗚呼讀忠武文者當以是求之

答客問

予既纂忠忒戾集成或客有問者曰吾子驢慕諸葛粹奮遺文
咸有依據厥意良勤而輕改陳書雍所回護推崇劉氏母亦過於勇凌乎
予曰是固承祚之隱衷必賴後世更正者也慨自交精淪幽天
光分耀昭烈宗系建國為漢帝制拓規當時詔誥盟誓大義炳然
也而平陽相委贄典午曲徇時情妄加蜀稱失其實矣且改元
頒麻緒紹正統乃儕諸南唐孱王貶損尊号尤為不倫夫立言必
正名名正斯言順以諸葛之解帶輸誠翊贊季興斥絕二邦有同
芻狗而於對命陳詞呼所至尊輒曰先主恐非膺臆之所肯出也
故知易漢以蜀更帝曰主乃敵國之醜詞著作之虛錄矣昔劉知幾

論後漢劉彥列傳以為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所修理
宜刊草正此類也宋蕭常祖習鑿齒之說改修三國志為續後漢
書十卷以帝蜀黜魏元趙居信宗資治通鑑綱目之例撰蜀漢本
末三卷以蜀漢為正統郝經撰後漢書九十卷大旨與蕭常同復
作八錄以補陳志闕略謝陞撰李漢書五十六卷紀劉氏為漢列
吳魏於世家是曩來通亮之儒皆用訾詬而常璩反治西充之
志裴松並無糾駁之文未免禱昧不察阿枉矣顧炎武曰今之君
子既非曹氏司馬之臣不當稱昭烈為先主姚燧曾以朱仲晦書
帝禪以後主為非是即予稱漢稱帝改陳氏之愷也

南溪縣脩文廟碑記

稽自麟書吐後道衍素王天秩人倫萬古不夜降及六國嬴秦角
力膠庠遂廢仁義為桎梏詩書為灰燼聖學殆歇絕矣漢興崇儒
幸魯牢祀太學槐市子衿莘莘寔成封侯厥廟以立歲時修葺重
于甘棠觀鍾離意之獲璧知非物于永平或謂始自梁天監者妄
也我朝

列聖相承

文德誕敷景運鴻鑠聲教重熙凡聶耳竒肱之區拘纓歧舌之國
莫不束髮襲帶弭志黌宮益州之都會昌建福井絡躔曜江漢炳
靈文翁揚化舊存石室蹟斯古矣南溪為叙郡屬縣城北鳳皇山

勝朝建有

聖廟屢經兵燹鞠為茂草迨乾隆己酉徐令箬地肇遷城內厥基
隘迫又隣蹈市歲月塵邈殆將榛蕪毗陵胡君蒞此靈剔利興封
鄒晏如乃布弦歌戶比鄒魯釋奠之次仰瞻榱桷俯眎几筵心焉
繫軀思欲新之至己巳時和年豐人士樂業爰醵金相地揆日庇
材于是冬鳩工迄辛未夏落成猗禕哉義堂宏敞經肆紆縈重巒
霧宿榮題風清依佈聞絲竹之音髣髴執丹漆之器鍾律訇肱盥
棗蠲絜誠足以棲止神靈坐永金石也已

代顧健菴興文志序

唐杜君卿有云言地理者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李宏
憲云飾州邦而叙人物因茲墓而徵鬼神乃言地理者通弊至于
井壤山川攻守利害反畧而不書元和宰相之言施于讓述者如
此興文昔為都蠻地九絲凌霄之故壘思晏柯陰之荒城卜漏得
蜀之餘裔省吾草塘之膚功俱堪憑吊以資借鏡敢謂邊隅鄙夸
不屑哉守斯土者既欲柔獮整獠狂之習莫先扇質樸敦慤之風
庶幾鳩梟草響人文載興余以僕邀攝篆此邑日覩

聖天子景運鴻躒海寓救寧兆姓阜康俊髦翹秀幸得茹冰蘊寡
僭郵于讀灑之餘披覽志乘知為余風樵張楚黃諸君所新修

嘆其條目義例簡而不紊符往詰紀載之體適紳士問序于余輒
書此應之以質諸知言者

興文縣修文昌宮記

戴匡精裡廣堪皆是金鋪玉城煥若神居良以反暉離宮
典宰秩命聚精揚紀天象炳然也獨興文界在蜀裔賚蕤
穴叢媠劃樸僊靡有闕宇祀典闕如乾隆三十九年縣令
潘敬蒼因會有儲資囑監生石游宏契地立廟奉薦血幣
嘉慶六年

制詔天下州縣皆建宮用享以禱旣釐路令雲瞻念基址
廡陋臚牲牢縣鐘簾局無隙地不足昭誠恪也遂庇材起
殿式廓具瞻工未竣去十五年楊令迦懌履任以前方嚮
未協懽改修之捐乃廉俸簡貢生石銓廩生張廷枚生員

蕭應智董督其事旋以泉布告餽復令貢生童雲涵等募
眾襄助洎余署篆已閱五稔矣而土木始畢雖未能巨麗
宏敞而棗稅宏尚匡飭俎豆勝編蕞齋發開庶廊發開叫鼻奎閣鴻濬亦足以
妥靈祉而煇唐燠解爝解已余嘉諸子之歛時日以經營累銖錙
而擘畫訢識顛末鑄之石以垂焉奕時
太歲在柔兆困敦之如月穀旦立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庶吉士屏山縣知縣署興文縣事

加三級忒威張澍纂

建蓮峰書院碑記

於戲自先王經學造士之法弛聰異者沈溺于旁門行
敷落而不知返其淺者役志夫詞章文字不復寤閑
心葆真之道矣自循吏董重儒術之政廢勤能者殫
慮于催科簿書以希上考其陋者竭力為突梯脂韋
不復知作人養材之理矣即使地處殷啟英材相望
講學之舍橫術櫛比亦且憇置弗顧誰能向狂獠實
焚之鄉與之敦詩書說禮樂哉惠君撫馬邊之日以
土俗椎結裸劃左言悍盪不文思鬯士風以柔民氣
乃集眾爰咨為書院之脩旋受代去喻萬二司馬先

後醵金相地而板築興焉迨談君至規制粗立即延師訓迪皆所以成侯君未竟之志也今君復來莅斯邦童子竹馬而迎郭伋父老鳩杖而觀劉寵其遺愛在民也如此君仍捐廉重葺堂廡恢廓子弟莘莘絃誦比戶異日者化行俗茂碩彥雲蒸白鳳才人兼通乎理碧雞主簿亦号經神可繼文翁之飭厲不羨稚子之善誘也已

代勅修蓮峯書院碑記

昔漢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選吏開敏有才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又脩起學官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由是大化蜀學比齊魯焉馬邊地屆荒徼自乾隆四十六年魏君廷覲詳請設學後文廟文昌宮洎奎文閣以次脩理獨書院闕如嘉慶十六年制詔府州縣未有書院者悉令添設以廣教化時富平惠君署任翔實首公即以脩舉為念集邦人士酌議已有崖略矣旋受代去喻君曰泗繼之募眾經營以疾終罷十七年萬君春權篆捐俸百金為倡共計

醵金陸百餘兩遂券置城南丁姓地一區前對蓮峯
遠去塵囂為書院之基而貢生楊藝林等復捐山地
一處計每歲獲租貳拾餘石以為膏火之費而規模
粗立矣十八年談君林履任之次年延請山長考取
生童肄業其中復捐俸繕治房宇以馮姓所捐瑪瑙
場店基及各鄉場斗秤課息歲收租銀肆拾餘兩撥
入書院以助束修膏火之資至二十年惠君重蒞斯
邑慨然曰是舉也余昔始之諸君踵之今余將觀厥
成乎又募金若干復為置地以增益所需並捐廉改
葺講堂廊廡門壁墁堊馬采繪焉規制于是大備往

歲先大父聽友教於茲羨是邦多英俊今既得賢司
馬為之栽培更得明師為之誘掖獎勵以經術啓迪
從此人文蔚起崇實黜華匠成翹秀鬱為良材上膺
廊廟之選下為里黨之式豈不懿與

答吳雲峯廣文書

力來得手書知已抵任其地黃河如帶白草似駁赫
連城荒元吳宮圯足下講執之餘飲濁酒鼓雅琴登
骨律之鎮詠什賁之詩致足樂也健美奚如承問陸學
使以黃河序課士即柯九思所撰吾澍按柯九思所纂乃
河源志序非黃河序也元潘昂霄山東歷城人為翰林
學士從都實之弟潤潤出得其說撰為河源志臨川朱思
本又從八里吉思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
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畧元史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
同者附注於下潘書陶九成輟耕錄中載之潘書柯九思序之

末結銜云元統元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奎章閣學士
院鑿書博士文林郎柯思序今河州志乃云黃河序又
以柯為學士均誤平泉學使實沿其謬而未之考也謹
白

與楊秀三明府書

登艦之前夕乘月造訪未獲握手慙肝為之於邑詰旦即解纜
一日出江口波瀾壯闊一葉輕舟飄若鳧雁抵嘉定沫水南來
勁疾推盪崖石迎船祇差扶咫榜人屨巔乃出漩淵不啻李水
之戰牛趙昱之禽蛟也至今思之以訢以思憶在省日與足下
同訪某兄言及全紹衣集名鮎埼弟記是地名在漢書地理志
某兄云謝山夢掘碑碑有此二字遂以名集爾時亦未便質實
也今檢查漢志會稽郡鄞有鮎埼亭顏師古曰鮎音結蚌也長
一寸廣二分有一小蟹在其腹中埼曲岸也其中多鮎故以名
亭埼音鉅依反全氏係鄞人以鄉邦故實名集不知何以有夢碑

之說如果爾是謝山亦忘鮎埼之出漢書矣希足下于謝山集
中查之見覆為前又任昉述異記云瓌瑁似小蚌有一小蟹在
腹中瑁出為蟹求食故淮海之人呼為蟹奴即此鮎也謹白
桂董珣云海上有蟹大如鰻腹下有小蟹名曰蟹奴所說鮎是自是後
人景鄉君之說不足依據謝謹白

畬顧舍象書

會昌建福之地江漢炳靈元鼎神壽之年卿雲兼麗
繡補龍骨響振錦官甘露洞簫聲高笋里自茲厥後
代產聞人吾子學孳僕區才蜚澤特既匪中壘千卷
復業鄙戾九章金心在中銅綬服其李法銀手如斷
石交佩乃蘭言亦能導達性情敷陳物象尋白鳳才
人之宅翰染彖亭游碧雞主簿之祠毫舍赤斧是真
抱常景之科律摛阮瑀之詞章者已僕也冒無五緯
績數十竒以吏為師因貧而仕晞稚子之政節慙羔
羊覽幼官之圖才慙乘馬重以鴻網損慧塵鞅勞神

風雷雖入我壯懷山川未足助雅興
吟成二鳥未雜仙心書著總龜終
嫌習氣每思煙霞戢影林壑願情
挂宏景之冠解孫楚之組勤追曩
失補益寡聞條茂闕前續周燹之
卦象靈淵池上撰康成之遺經庶
幾證聖釋疑可追子雍名世韜光
蘊璞不令摯恂笑人而猶躑躅塵
網浮湛名場為時所憎應蒙叟之
牛馬以儒為戲舞曼延之魚龍未
嘗不投書仰天拔劍斫偶憶翔步
蓬萊圖窺芝卉壯游江海曲聽藻
廉尋斷碣於秦斯瑯邪臺古訪九
頭於楚國祝融墓荒廣武登高呼
劉季為豎子國僑為友眎仲連如
鄙夫又未

嘗不歎此日之鬱沈羨當時之豪邁也
吾子嘗乃不棄陳人貽之絕語忘叔夜之積唐取鑿齒之宏放愛伯恭之亢直矜仲卿之廉倨詎非琴牙賞音虞翻知己乎然吾子賈生年少陸子才多桐魚音清鸞箋字好宜著陵雲之麗賦何抱乾牒之鬱憂母乃申旦之歡莫滋款款於素謝永夜之契未傾陶陶於尹班乎嗟乎禮樂其民既辜宿志陶冶斯世俗又負先心白虎雖除於邛籠黃龍敢信於清酒禽堅至孝因牒訴而未旌先叔雄孤貞以敲撲而莫錄文翁仁愛空懷金馬之力武戾威嚴難窺木牛之制雖屬吏治之駁實亦經術

之疏吾子好學深思聰明特達文乃無害卓尔不羣
凡雞盟鳥集之所詒言與筍屨桐帽之所游歷倘有
淵騫五百指歸三千足以證曩古今發房事理者不
然如子勅文藻郡守嘉歎茂安雄談廣座致止堪為
師友祭酒儒林丈人者僕才非著述性好編纂拄笏
之餘思補王隱蜀記判花之暇欲注陽城樂書早知
捷為舍人曾函雅故復欽文園公吏亦號經師無如
弊俗習吠聲妄夫逐臭君平最通易人爭誇賣卜之錢
譙周寶駑臣世徒誦典午之讖非子具眼我豈宣情
如我傾心子當瀉意整衿以竣僚風可期冬節栗寒

起居多豫並問不盡











與文遠專傳郎論持猴鑲字書
搏字

周禮考工記鄭註搏之為言拍也案與淮南子搏挽同又司
徒其民專以長音團圜也與拍解不同齊語搏本造末宜
音端即古端字集韻音轉非太元經月闕其搏各本皆
從才宋微注一作搏專音團亦與圜同義不得與搏垣字
相假也陸德明于考工記之搏音博乃因搏拊之搏而誤顏
氏匡謬正俗已辯之是搏垣宜從才不宜從土也詩中用搏
垣從土者自當乙出若搏搏音捕衛之石搏是也從土從專
不從專集韻音補亦安

廉字

按廣韻居往切集韻俱往切亦作居枉切廣韻於養韻收
獮字引獮平縣也可知即即今之廣平縣也可知獮有廣
音矣今所行平水劉淵之韻亦收獮字於養韻乃獮字之本
音而居猛切俱永切古勇切乃是轉音字典之失在引居往
切于後引古猛切于前耳

獮字

古文作亦作故業字從篆書作業字從也作
者譌古文亦作齊風總角兮古患切音慣在去聲諫
韻可知字从係形聲字讀為拱者音亦轉音也

致京師諸同年書

謹啓者謝以僕邀軫材繆綰墨綬腐生昏識不達時變祇知愛
民竟與權忤陳氏之案幾遭傾軋卒得昭雪雖由素守實賴福
庇然事經組織改易萬端廬山面目百不存一恐飛語傳聞不
得真際加以惡黨長舌布穀翻瀾熒聽遠近為同譜之羞敢陳
大畧布諸左右惟垂察焉當謝於二十一年十月赴任時屏山
百姓離邑二三百里遞呈控陳令貪婪不法者有九十餘起洎
抵任據各鄉民投狀又有二百餘案老幼環泣哀聲徹天旁觀
之人酸鼻掩袂謝實裂眦投筆而起即欲叅揭為蒼赤申冤陳
令知眾怨沸騰泥首苦求欲退出贓銀以息羣怒並囑巡檢李

國鈞典史黃大觀搥頭哀悵謝以贓款巨萬事體重大未肯允
諾陳令於初九日三更時乘謝已寢令黃大觀偕伊威陸大俊
賚銀一千零八十兩至門房言退交贓銀餘俟一二日全繳門
丁不肯收存黃陸言現已夜深明晨當來取詰旦謝知即喚戶
吏當堂點明封貯庫中陳令乃夤夜逃至敘府府憲張瑞溥者
陳啓之表親也寄書來屏約謝赴郡即浮舟謁見張守恐獨曰
汝不為陳兄地獨不畏章秋濤乎秋濤陳兄兒女至親汝何得
然秋濤名凱時為首府又以制府義子勢張甚故本府以此嚇
之謝曰職只有民耳不知有章秋濤也陳氏疇民民鬻子女破
產蕩家以索錢故逼死數命如胡楊氏之夫高祥元之父者不
一而足現在呈訴且所辦命盜案無不詐贓者查經手倉庫均
多虧缺職雖孱夫不懼權勢令窮黎之負屈也且以寒士不能
代貧人填侵蝕也張語塞為好語曰予知爾能辦事且認真但
此事體大不利於我爾何不為我地乃屈膝曰須看我須看我
謝曳起之曰此非職家事也若百姓肯則職無不肯也者張守
曰百姓們都服你言之必從其贓銀令陳知縣退出其倉庫令
彌補謝曰現在百姓陸續具呈贓銀尚未算有成數其倉穀銀
兩尚未盤量核算須還署清楚乃可即辭行次日到邑呼究者
紛至即票喚審訊均於原詞無異過交確鑿其贓已五千餘金
矣迨數日本府來信云陳啓之弟景初現署資陽縣者已通稟

矣澍疑之謂渠何以措詞也又數日本府來信云陳啓亦通稟
矣乃益疑密詢得陳啓於澍返署之次日本府即令渠赴資陽
兄弟合謀為先發制人之舉澍乃據實用印文詳出閱數日又
將審實之案贓銀若干未審之案原開贓銀若干估借之案贓
銀若干濫罰之案贓銀若干附開四摺隨文通詳方陳氏兄弟
之稟也各上司稔陳氏素行墨黷知渠稟內所言澍索銀一千
餘者為誑語且言渠稟內言署屏山係上司得三千金賣者事
有闕礙恐澍通詳潰敗不可收拾乃委素陳氏狼狽之龍安府
程嘉祥赴屏山縣查辦時有為上司獻策者謂掣屏山張令事
乃可已旋得澍詳文則大駭程守暗挾陳啓至敘郡獨來屏則
盛氣凌之惡言加之復使人誘哄原告具悔復出重資募無賴
生監告澍數日則挾原告羅興賢武生廖如鵬赴郡去令羅興
賢具悔詞蓋陳啓以命案索羅姓銀四百兩廖如鵬過交者也
廖如鵬為陳氏爪牙出入衙署凡索詐之案大半係伊闕說仍
令廖如鵬捏寫生監數名告十九年軍需事以為牽制程守返
省不知向各憲作何云云但聞其言屏山張令赴省不必見而
已迨澍帶已審十三案人証上省上司果不見是時或有謂將
詳文稟帖一概焚燒不必入奏者有謂將澍陞官將陳氏勒休
者有謂將與陳城勒告病者聚訟紛紛朝三暮四大率皆陳氏
黨羽也延至次年二月而案不審乃刪改情節朦混入奏其藁

即章秋濤手筆其澍詳內凡有關係之語一概抹去其陳氏稟
內媒孽澍者無不詳載自二月至四月批回而案仍不審乃囑
成都華陽兩縣差役將案內原告人政証桎梏之辱詈之刑嚇
之利誘之復有成都府家人差役與其間民皆惴惴乃委程嘉
祥與雅州府韓清茂州知州戴三錫會審審之日則傳十三案
人証六十餘人同集程韓二守大聲曰爾屏山張太爺上憲要
參官辦罪不張太爺了不能與爾等申冤况你們並無冤想是
張太爺叫你們告狀的遂呼兩縣書辦代書謂之曰你們都去
與他們寫了悔狀親供來於是扁六十餘人於一室各代書在
外為各原告寫供詞悔狀次日呈堂不問一語即喝令下則呼

澍聞者劉壽至斥呵掌責問爾等得過陳太爺門包多少劉壽
言無有則大怒而於陳氏門下害百姓者則和言顏接之此時
陳氏兄弟恃上下膠固袒庇氣驕甚仍札王衡赴屏山將二百
餘案押令具悔詳銷復令搜求澍失則無有乃返於是省中走
卒菜傭無不憤懣詈語成風同寅中有義氣者亦皆搯擊咸言
欲起伏闕上書有密為李石農方伯告者乃傳兩委員申飭兩
委員知同寅之不平百姓之不直之也氣沮止不復審而其黨
乃出而勸和言將澍調大缺將陳氏革職言即以此辦藁遲之
又久澍密詢得辦藁之人即陳景初與其黨同知嚴壻新津縣
王衡三人共鍵戶為之澍知有詐至成都縣看藁乃是詳澍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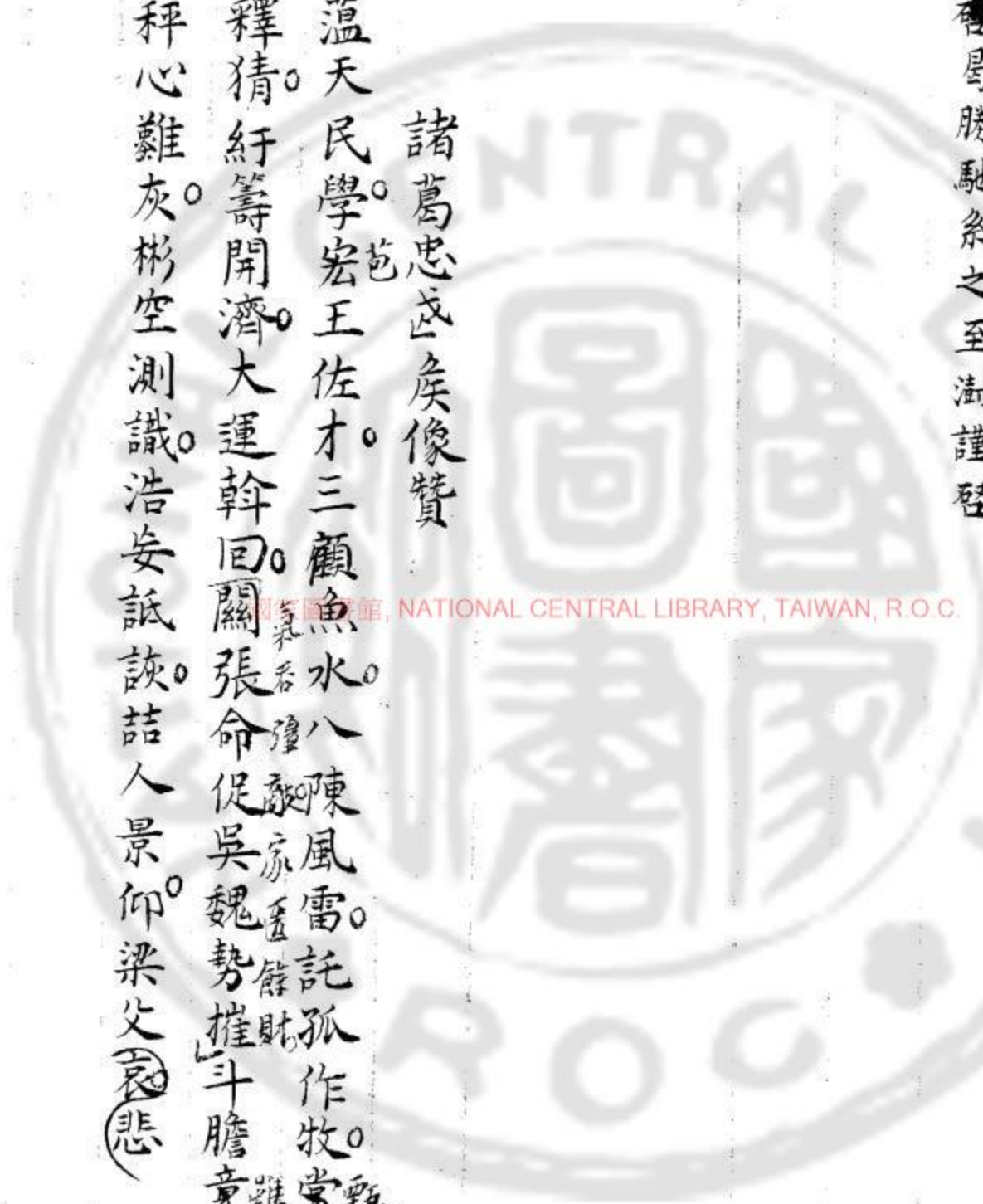
職而陳啓開復者澍乃詣戴牧告之曰現在藁已辦就陳氏開復職則革職天下有如此事乎職之揭部科決矣戴牧即時回藩臬兩司乃提人証至戴寓所扃門研審數日而澍所詳之藁靡不真而陳氏許原告銀錢令其翻供種種情弊均吐露陳氏氣大沮而其黨又來勸言留陳氏活命辦軍台出口同寅多來解者澍曰辦罪上司之事也輕重聽之澍不與聞澍自求理直而已時已至十月復聞蔣制軍來則日夜求情以賊為罰大減數目又以為交代爭論啓釁草草辦藁僅問城旦勸將軍奏出恐蔣制軍至則仍破也竊陳氏為神叢巨猾剝民習慣凡署之邑無不為民控告者如陳景初署丹稜則有丹稜賦言其賊盈萬

署秀山則為民歐打告者亦控賊過萬陳啓署金堂控告賊私者累累當時右之者多擁富恣睢今乃破敗在他人方慶伊等首領得全而渠則憤甚即於此時撫軍需王監生事託卓光祿弟秉惇秉和寄京奏之此報復之餘波也屏山前十七年辦軍需時僅三月猶費銀萬七千兩雷波之役為時五月數處安站過兵四千費止七千為百姓省財踰萬他人皆准報銷陞官澍無一級之加不准報銷賠銀三千餘兩王監生澤厚以捨人黃穀掌責後月餘病死亦牽連入軍需而黨陳氏者尚為其鳴吠蓋卓海帆與章秋濤陳氏兄弟素有往來相契且通財而程嘉祥又素事章秋濤奴顏婢膝甘為小人而不耻者故一味鑽營

不顧是非如此然此特其大畧其中情偽百出不復觀縷也澍
於六月內始奉署大足緣陳氏未經控告之案甚多恐澍回任
發其根株乃委此地皆曲護陳氏者之深慮遠策也而蔣制軍
以師生之故避嫌疑不之察遂依之其地較屏山大差盜賊如
麻訟牒繁~~積~~受事以來刻無寧晷未敢告勞儻今冬有通山之
資則即投簪返故里教讀度日尚有樂趣不似為吏之辛苦也
因主司返都匆匆布陳梗槩恭請升安伏冀鵲鑒無任至幸
書局勝馳系之至澍謹啓

諸葛忠武侯像贊

溘天民學宏王佐才三顧魚水八陳風雷託孤作牧賞善
釋猜紆籌開濟大運幹回關張命促吳魏勢摧斗膽竟破
秤心難灰彬空測識浩妄詆談詰人景仰梁父哀悲



蜀典序

嘉慶十七年歲在壬申春。大吏請于朝續修通志。越

二十一年丙子冬書成。先是二十年乙亥之陽月。余被檄

署興文。卸篆才畢。適苦腹疾。乞假六旬。養疴敘郡。法行篋

列陳編以當熊經。巨消駒景。竊念蜀邦文獻。近世風蕪。古

也有志炳靈。載英游目所及。涉想所經。輒箸錄之。列曲證。

欲為諸君子毛滂之贈。迨秋闈赴省。志已刊布。展閱驚然。

嘆其甄綜之繁富也。遂取所輯。覆加審眎。名曰蜀典。非以

為糾謬。非以為補益遺。聊備庸部之故實。資儒林之公議

云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神遊標心
形瘵靡斲
齋集編欲
繫志陳編以
消勳景

致渠縣吳石臣書

明府

頃于沈筠坨處得足下手書言諸葛本傳內劉琮降曹刻作劉琦此梓人之誤不足爲書病較之劉幽州之首歸之王莽者大相逕庭也况年譜內明云曹操南征劉表表卒子琮降曹何得有象舜互易之疑耶至所云劉字必當從說文作鎠直是株守說文並不知說文之舛錯疏扁者徐鍇曰說文無劉字偏旁有之疑鎠即劉字也从金从非刀字屈曲傳寫誤作田爾劉本从非非古文酉字他碑皆變从卯復省爲𠂔王莽傳云受命之日丁非也丁火漢氏之德也非劉姓所以爲字也據此劉从田乃傳寫之誤替人早言之何足下拾潘而未盡耶况說文酉作

或曰劉宜从非係諧聲
字非也嫌其子日前漢
碑蓋剛者強也卯者劉
也正月卯三箇字同姓
是劉為會意字矣

非、卯作非、合之王莽傳、劉必當从非、而足下从非、此係漢征南
將軍碑之譌寫、何足為據、若云可據、則韓勅碑之劉、反不如周
憬碑之對邪、且說文未嘗無劉字也、竹部有劉、水部有瀏、則是
有劉字、而錙乃其或體、爾雅劉殺也、詩勝殷過劉、尚書無盡劉、
左傳之劉康、公文公其處者為劉氏、豈皆後于許氏乎、然說文
有艸無阜、有鈔無妙、有顛無頻、無蹤而通作獵、無妥而綏从妥、
無春而有鬻、無蹤而車部有輓、無跬而趙下讀若跬、無希而禾
部有稀、浼浼勉冕皆免聲、而無免各部引出聲、而無由、是叔重
疏扁者夥矣、祭酒穿鑿賈氏、乃奏說文、同時鄭氏即駁之、不獨
少溫漁仲輩之攻擊也、即如足下姓吳、古與虞通、如吳山作虞

山、吳仲作虞仲是也、又與吳通、今使改足下之姓為虞、或為吳、
不幾同孔北海改氏儀之姓、與足下留心說文、亦須涉獵鼎臣、
楚金諸人之書、庶為較長功臣、可免一孔之誚、弟所刻實有疵
數處、若能看出、寄示、則具眼矣、

魏通詩不吳不教、此本不誤、不教、忘事、紀作不虞、不教、詩不吳不揚、衛尉

衡方碑、不虞、不陽、徑與吳通、何承天答文云、魚三六口者、各見、胡化、反後漢書、獨行傳、注引詩、曰不吳不教、

○ 巴音序

不聞觀刁刁而雷虺虺乎不聞烏秋秋而蟲彗彗乎猗禕哉自然之音也浸假而托之于物爲參差爲長離爲國腹爲居巢爲濫脅則必不能如天籟齊之人工謳吳之人工歛越之人工吟楚之人工豔雖滔飭連犴繁幽淫盪要各本其水土之氣以爲音何居芟唐之非巴人而爲巴音也晉宋玉對襄王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離和者不過數人芟唐得毋盡和者之寡而投以時好乎夫蠶叢之辭龍歸之曲斷椽之謠穆護之歌恐亦非聒者之所樂聽意若曰余宦于巴凡耳目所接無之非巴也不得不以巴概其詩今卽其詩味之不穉琯文一歸雅道以眎昧五均而轂音者語難同季

突然則壯厲激揚廉悍清勦余安能爲秦聲哉

祭岷江汙魚子灘神文

嘉慶某年某月某日具官董某謹以牲牢沈祭于汙魚子灘神
曰維神潛光貝闕浴德鱗波涼佐奇相鉗制毗羅河伯勢竝海
若靈多蜀叟仰潤巴寶切和繫此灘窟神所憑依浪作回復石
如捍違崖峻魚畏湍急鳥歸先絡淪魄貞帛碎頡瞻言行旅靡
不茹苦兵蘭為難弄棟與侮蛇尾歧鉤魚頭鐵釜呼來聞鱗挾
以合窳颶厲濤飛檣傾楫折玉閼豚膽陳武縮舌千金壁沈一
綫命絕涕溢玉津悲填荷節在昔李冰察脈弗迷駕七星橋厭
五石犀杯酒祆遁劍^葆芒恠唬約誓既定養生遂禩亦越正方鑿
鑿天社赤水恬波黃龍馴化藉江堰開通道舟下揚母無阻常

隄乃跨豈皆人事實賴神功涵崖失險石室禦洪壘埴平坦鹽
漑疏通蒼兕戢景黃牛董工今也塵邈前詰不作唐蒙路封道
興坻落漬石喧雷漩淵轉壑船懼觸襟人愁葬鰐某司捷邑軫
念黎患亟思澹菑爰督利鏹術思逢乾勇翟師師勇學成觀召龍石驅渡
席瀾晏伏祈明神相助之力決沔鬢流避平險截滅夢授符
精藏日稷芋萌義沾慈涂客佩德尚饗

與洪芟塘論震字書

昨晤言云震是雙字弟臣爲即隻字據孫恂廣韻丁度集韻而
言之也然廣韻集韻音隻者之石切又有胡郭黃郭二切者並
音獲與篇海之震同而字彙補臣爲與雙同考溘人隻字借作
雙未聞臣震通雙也吳仲山碑云節度無隻說文字原云雙從
省文又史記龜通策列傳云王獨不聞玉橫隻雉乎徐廣曰隻一
作雙是古人臣隻作雙之明徵也若震則震震也大雨也張有
復古編安臣爲雙字殊失其義吳任臣不察沿習謬說實不可
從足下臣爲狀否

送洪芟唐管理塘糧務序

昔人有經無不論之國者入其境山剗削而芴穢水湊盪而毒
淫其人則濠蕩無心其物則髣髴無幹又有腥臊腐鬱之氣充
衍于四時既而悔曰吾何爲涉此地而見是山是水是人是物
是氣也既而寤曰吾不涉于此地則何足知世之有是山是水
是人 是物是氣也急剗驚颺歸而循途求仁壽之巖處之掘功
德之泉飲之擇空相之人爰之作陶邱之器庸之又時吐納沆
瀣清淳之氣巨滌盪腸胃若不知曩之曾涉無不論國也者裏
塘爲蜀之西僻疆則戎索而界連魚通尚未遠內地其山水人
物昇夫氣候未必如無不論之陋劣也芟唐得斯役若有不豫

者余且爲即使其山水人物氣候如無不論之陋劣異日返駕
則所歷之說境又豈無不論之山水人物氣候所能仿佛萬一耶
芟唐其毋庸不豫也夏雪可且沁肺石井可且清心人皮之故
可擊且娛耳天星之葉可翫且養目竹筵之字爾吉之畫畫可習
且願神羌活之魚可治痛星宿之雞可延年雖三十六之天七
十二之地或未之有而願頹頹爲其母乃思控卡之海危索篋
之橋乎吾知其必不然矣

新繁縣王命
重脩來薰橋碑記

晉秦昭王時蜀守李冰穿二江而闢牛死田溉舟通乃鍤石犀
厭水精築金隄防波衍蜀于是成沃土乃復上應其七星作橋
以濟行旅所謂南江橋者後名爲安樂萬里橋者亦名篤泉市橋
即延岑敗吳漢之處若其昇仙冲里雁犀竿繩皆著見于舊史新
繁本漢之繁縣季漢延熙十年改爲新繁晉太康地理志云沱
在繁縣蕭廣濟注江臆云江觸玉壘山東爲沱或謂即禹貢之
江沱者非據漢書溝洫志亦李冰所鑿即今由灌崇二縣逕邑
城南又東南入新都金堂而注于岷江者也乾隆三十四年建
有石橋至四十四年冲毀五十九年重修屆嘉慶八年渝灞九

年復脩抵十一年又傾陀每值夏秋之交波襄四陸行者望洋
渡以小澗淪胥弗免甚且牛馬不辨積岸檣舟王君履任之
二稔毒育淳善撲鉏剔蠹奸民大鳧藻爰乃集紳耆而謀之僉曰良
善乃相地勢召夔匠采堅礫樂輸之衆比于慕羶董督之人罔
有訾窳費將萬金閱四月而工竣靈螭負砥長螭飛梁瀾鑠沙
明雲鋪虹卧信乎鞭石不走村留永替弗見矣嗟序崇隗尹維陽委
輸流通而賴卑國降監之協贊崔亮刺雍州億兆利濟而有長
浪浮木之奇異恢要皆不安誣諉期符仁政也今一君之爲此橋
也其非周禮司險知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之遺意乎

賜進士出身知叙州府屏山縣事武威張澍纂

書全謝山西漢節義傳題詞後

鄧縣李杲堂王著西漢節義傳共六十四人每傳有論全謝山
以李書遺彭室宣王崇孫寶吳章劉都諸人又謂水經注有豫章
太守賈萌討莽而死令狐邁豫于東郡之難可附入者考王烈
之安成記云豫章太守賈萌與安成侯張普爭戰于薪茨之野
不言爲討莽而輿地志云漢豫章太守賈萌與安成侯張普與
兵討莽普乃詣莽自陳萌遂伐普于薪茨之野謝承後漢書亦
云豫章太守賈萌討莽而死水經注云津步有豫章太守賈萌
廟萌與安成侯爭地爲普所害即日靈見津渚故民爲立廟是
酈氏書並無賈萌討莽之說謝山當誤記耳太平御覽引安成

記謂萌與安成侯張普爭地而死道元當本此為文若王莽傳則云萌為九江連率晉胡守郡不降為漢兵所誅是萌附莽者不當入忠義傳

平候王譚不從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竝避時亂隱居西山故其舊居世以為五大夫城岳讚云五王在中龐葛連續五王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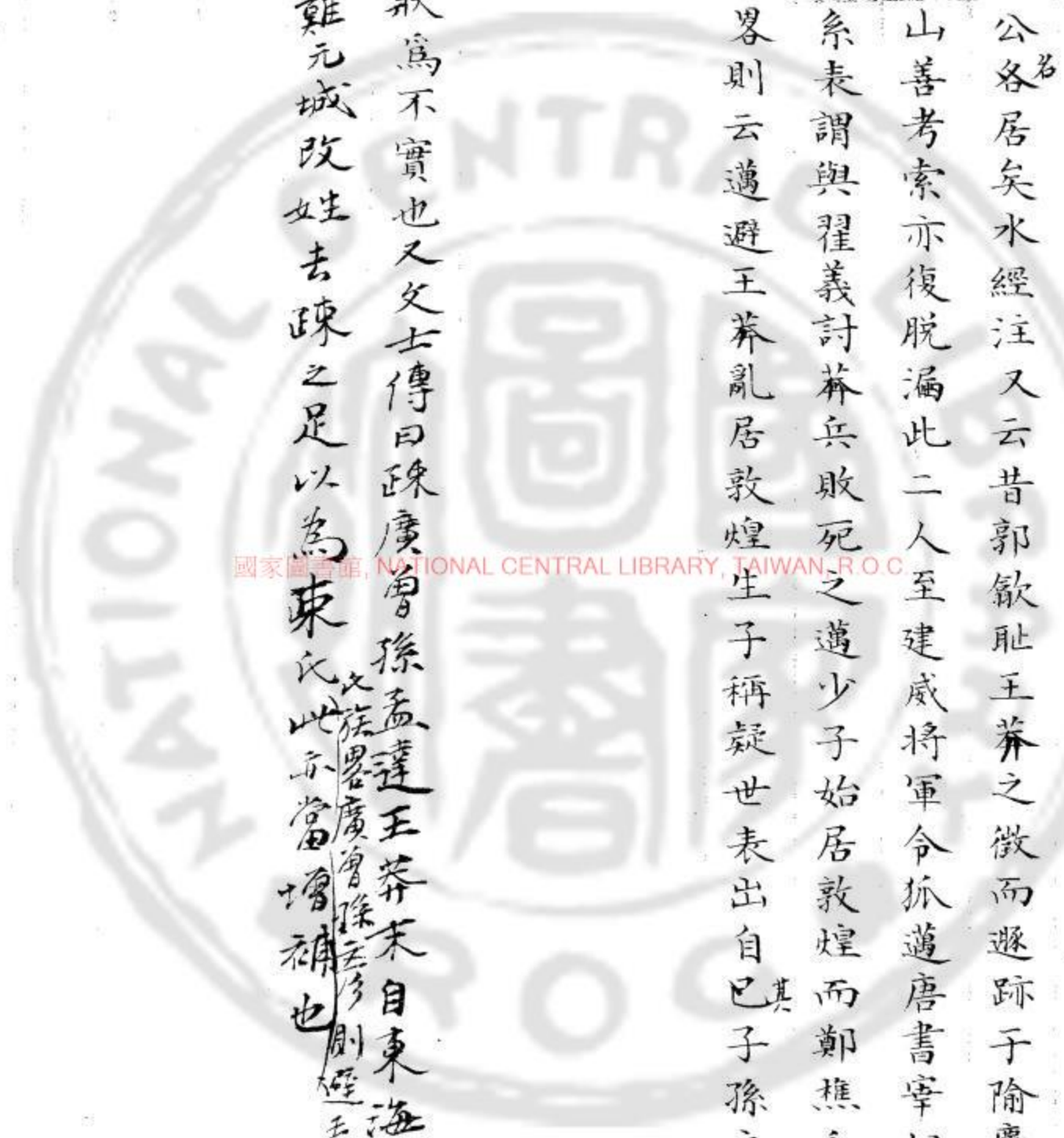
王興之五子也光武即位封為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熹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侯季才唐侯所謂中山五王也俗又以五

公各居矣名水經注又云昔郭欽耻王莽之微而遜跡于隃麋謝山善考索亦復脫漏此二人至建威將軍令狐邁唐書宰相世

系表謂與翟義討莽兵敗死之邁少子始居敦煌而鄭樵氏族畧則云邁避王莽亂居敦煌生子稱疑世表出自己子孫之家

狀為不實也又父士傳曰疎廣曾孫孟達王莽末自東海避

難元城改姓去疎之足以為東氏此族畧廣曾孫孟多則避王莽難于太原



公祭李石農方伯文

欽序哀哉、長庚淪曜、霍岳摧峯、天理星傾、尸臣鼎沒、煙寒玉壘、樹黯銅梁、
波咽錦江、月埋石鏡、人失旂幟、一國喪氏、柱欽序哀哉、惟公髫髻超羈、觸歲騰芳、
丹桂攀枝、敷教胄子、紅綾咬餅、觀政刑曹、望重白雲、才雄紫電、五辭決事、三法求情、答
繇倚毗、唐帝嘉許、貫索提主、秋讞總司、雋疑平寬、定國明察、寃達肺石、耻格草
纓、可謂叢棘夷塗、樹槐實錄矣、矧乃至抵學山、珠函筆海、鳳樓巨手、龍簾大鐘、譽
滿上都、文邀皇覽、用充鄉試、旋被禮闈、冊網宏開、營鏡廣不失、李定、可做東坡、
能得韓愈、堪追陸贄、既而尤異之材、茂膺計典、匡時之略、觀察溫台、第五廉平、躬
到馬秣、伯道清約、自運家糧、比謝宣城、吟謳不廢、如杜元凱、講讀何妨、露冕宣風、
停車待雨、循聲熱衆、御屏書名、瞻彼滇南、陳乃臬事、茶首遐遁、歧蛇靜藏、

葉榆波清，雞足霧散，方思秣陵之柳，揚以和颺。峽服之棠，留以美蔭。而乃桂于吏議，
謫謫輪臺，黃河久堅，青海月苦。新陶飲水，渥注尋駒。大漠沙飛，浚山鷗健。玉關
人老，未動詩囊。楓陛恩深，即許生入。孤講日暖，狼孟泉甘。扶杖觀鳩，呼朋浮
蟻。將欲韜光，涅氏戢景。後人蔡葵，灌園索駝。種樹經繙，相鶴書著。養魚回憶
曲唱，刀環星歸。榆塞龍庭，積遠宿繫。帛馬邑霜寒，留犁挽酒。未嘗不嘆
君恩似海，臣舉如邱也。果爾輸粟，天藏飛輓。是寄河隄，謁者焉流。是
專鵬將起，溟鳳亦覽德。九重簡在，六典頻司。鉅鹿葵庚，五羊熟酒。道
妙赭衣，宵持丹筆。惟良折獄，寧失不經。帝鑒其勤，來旬于蜀。在
昔文翁，勇化金馬。銘刀武侯，峻刑木馬。牛運粟兼瓊水，利寅德享民。鄭國戰
勛，辰心格物。前註送徽林搖可接公學甚正，稟命不融。鳧鑑夜沈，鶴闕晝掩。璧碎符采，劍匿

光芒，何處池臺。誰家風月，婆羅枯樹。旌節殘花，相杵輟春。鳴機罷織，青
鳥墓遠。白馬山高，祇奠椒漿。伏惟尚饗。



石工安民爲武威人考

邵伯溫聞見前錄云常安民以鐫字爲業宗寧二年蔡京又自書
元祐姦黨大碑頌于邵縣令刻石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
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
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
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澍按石工姓安名民武威人武威之安唐時爲
著姓如安興貴弟兒是也李抱玉本姓安唐賜姓李矣安民家世工鐫
字如東重修開元寺行廊功德碑末云都料安宏姪仁祚刻字夢英
篆書十字文碑末云武威安仁祚刊三體陰符經碑末云安祚勒字
篆書十字文序碑末云武威邵安仁裕刊字佛說摩利支天經碑末

云安仁祚刻字黃亭陰符經碑末云武威安仁祚刊字扶風夫子廟

堂記碑末云安文璿刊字又贈夢英詩三十餘首詩碑末云武威安

文璿弟文晟刊字新平縣保寧寺浴室院新脩鐘樓碑昭應縣文宣王

廟碑記云刻字安文晟教興頌碑末云安璿刻字文安公牡丹詩碑末

云安文晟刻字昭應縣文宣王廟碑末云武威安璿刻字沙門靜已書

碣碑末云安文晟刊藍田縣文宣王廟記碑末云安璿刊字永興軍中

書劉子碑末云安亮刻噉字贊碑末云安民師刊永興軍香城善教

禪院主廣慈大師海公壽塋記碑末云安民師刊高陵重修縣學記

碑末云刊者安永年游師雄墓誌末云京兆安民安敏安延年安摸刻奉

天縣新修渾武忠公詞堂記碑末云安民鑄鄠縣利師塔記碑末云安民

刊是宋世金石著于人間者大半係安氏所鑄其駁落沈霍不傳于

世者諒復不可其云京兆安民者安民本武威籍寓長安鑄字故曰

京兆也而李燾長編王清臣揮塵錄有司馬相公紹興初有旨令毀

公隧碑時大風走石有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墮于碑下兩工愚智

所里也倪元璐跋姦黨碑曰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

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于京乎諸賢自凍水者山數公外凡

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此擇福之道莫

大乎與君子同既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

今披此籍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烏辱安民雖石工其賢無矣哉

彼天台守陳敏不肯奉旨刻碑林靈素拜碑不謂諸人姓

名者天上星宿又安民之亞也

樊蘇邨詩集序

從

春秋說題詞云詩之爲言志也詩緯含神霧云詩之爲言持也
禮記內則注詩者承也然則昔人陳事理章集微揆著必言已志復
有持其志者乃能羅列五際下序四始矣漢中樊君蘇邨沈毅端
亮翔寶首公顧才高數竒偃蹇一官時時操觚染翰抒寫鬱律
或登臨游覽狀物懷人則无厲奮發壯麗激揚質有其文洗盡雕
繪信秦聲之能夏者也澍于此事苦未伐毛而平昔瞽論竊
謂詩必有志斯爲人味蘇邨之作敷有靈導宣變奧精悍
之色溢于楮毫彌令讀書者把翫不釋手矣

豁溪

二

序

共四十二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擬周公城職錄序

伊昔太昊之時紀侗定中邦而置邑亦越神農之代白阜度地紀以脩城蓋安壘而設九宮營衛斯建圖形而甄四海屏藩以興况康回竊冀方安可無睥睨之備補遂于皇畧是宜有闔閭之防然則城之名也尚矣唐虞之際厥功彌劭表提封以分區宇判山河而攷井畫釐下土方別生分類禹之經啓九道彊攻弱守乃招責于東里槐湯之藏匿五兵遷社國鄣不必訪于北門側降及姬氏運值殷衰避狄而踰梁山成都而定周邑相陰陽觀流泉此公劉之所為擇地利也設皋應立冢土此太王之所為壯輿居也迨至魚躍舟而捷垣野鳥流

屋而定鎬京建十二州山川分筭戎之位封八百國茅土奠磐石之

宗乃復兆卜于東澗西瀝顧瞻于三塗四嶽宅中圖畫在表景于儀

臺時和路均輯共球于侯服而乃畫吐舖以延士夜仰思而著書發

經緯之文游博綜廣輪之數上泝軒皇之膺命旁稽風后之受圖割地置

州分畫畫野準大易之設險基時雲屯補職方之專司風同俗異星

分天上察祥異于保章位正寰中列經環之軌度六合之外收之目

前萬里而遙羅于尺幅此城職名錄之所由作與可憶懿諷警鑿響連鼎定鼎登

記里之鼓舞成三象又貢越裳之禽蒿成柱而為宮梓夢庭而伊滅

不有著作何見勤勞可知鷺堠烏亭後人沿泥制封之制犬牙魚齒列

國肆蠶食之懷均失宗子之宣徒深下泉之慨公之為是錄也四海

淨塵九塗榮鏡備以無患安不忘危吉協食龜制準飛雉上以繼祖

宗荒度之功下以示子孫潘翰之計豈徒弛兵墮守恃有金于聖人

將以伏莽升陵著復隍之炯戒云爾

輯錄子夏易傳序

粵自畫啟方牙卦重伊軌河圖之學日月為昭洎赤烏肇瑞增
以六爻黑帝感精贊之十翼天地之房發萬物之基堅而後彈
日鈞天不得誕言后羿取魚士澤無復假託成湯矣然施孟賀
梁度鄭焦費源流既異門戶遂繁趙賓蒞茲竟易箕子郎覲分
日亦引中孚豈非荒喬說京華○悵望嘻笑○雲初績高祖○慮想于
思者耶○夫絳衣簪筆而拜辰孝經授之曾氏赤氣覆麟而蒙耳
春秋傳於丘明可知束脩薦蹲龍警歎授舍籀乃得提奧義受
微言有造邾之真無傳譌之契然則序詩闡論於四始讀書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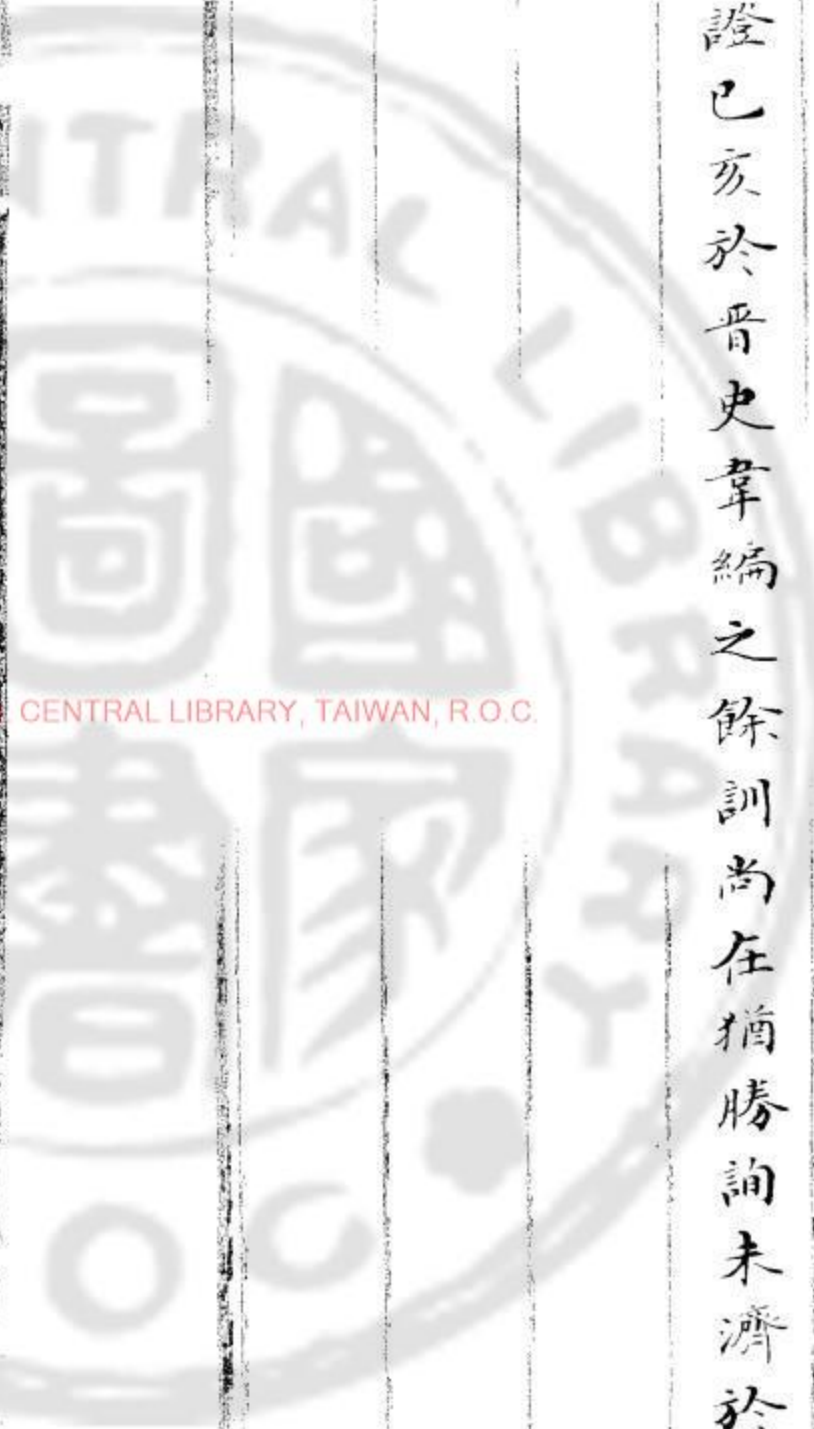
爾夫七觀復以銀手如斲之才獲研鐵鎬屢推之旨飛聲文學
豈其然乎或者謂理久凋懿間撫盲史之文字多缺殘又約王
弼之注不知九師最近僅留蜚遊片詞三墳無多不過老生常
語况陳編既闕夫年代精考定蝕於蟲魚若其屬合止明兼通
嗣輔殆今之準古亦後之襲前而程迴壁談孫坦目論將重考
奏高密之韶樂呂望竊田恒之齊疆矣又或謂班固藝文十三
家未列隨唐志後十一卷忽存真面非必廬山贗物將同岑鼎
不知漢堯末年秦誓得諸女子太康初載周書發自襄王既斲
簡之可珍亦晚出之有數彼晁迂指為張弧之小疏劉歆志為

韓嬰之緒言張璠傳爾作於馭臂荀勗簿錄著自丁寃亦復未
有明徵聊騰臆說而孫坦疑杜蕃陽之楮墨汝謀斥鄧彭祖之
篇章徒以名字相犯揣擬斯生豈知平陵周公何嘗纂修五禮
扶餘曾子未得質問三年爰子路之衣冠不必佩茲陳仲弓之
父子豈為犁牛哉嘗按家語云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嘆子
夏避席而問知卜氏子好精微不讓商子木也審矣嘒陋儒之
妄議啟世主之輕聽忽發大疑珥會之說紛起未能專業正經
之帖永停詎高行之師有慚翟白喪明而後未育童烏著錄雖
盛西河趨庭未預予草遂令中壘略內僅志其名阮逸錄中徒

存其目同整成之難信等酒誥之俄空豈非後起者之責與澍
溺苦儒先從事粹會尋遺珠於赤水鑑遊離朱罔故劍於青丘
識昏薛燭太圭雖斷篆是弁瑁靈藥即殘煉從金母詎借敝帚
委乃煙埃是用展斲敷言省循立意實孟京之嚆矢亦馬王之
濫觴有媿郭京無能舉正所慚王勃固知發揮端門之血書何
存恍如證已亥於晉史韋編之餘訓尚在猶勝詢未濟於樞翁

小序翼題辭

小序子夏作也何以明之爾雅釋詁為周公作釋言以下子夏
之徒作其所釋多係詩文是子夏精訓詁在孔門以善言詩稱
故作小序也詩辭深遠措義微有似美而實刺或似刺而實
美微序其何由知之于夏本國史之遺文而著之為序則論其
詩可以知其人矣自唐韓愈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為
漢儒附託宋歐陽永叔王安石蘇穎濱鄭夾漆朱仲晦程大昌王質等爭掎擊之
各立異說而詩之本意遂失觀漢儒文章及解經多本小序如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此



魚藻序班固東京賦云德廣所及此用漢廣序劉向上成帝書

引温于羣小而申之曰小人成羣亦可温也此用柏舟序小人

在側語揚震疏朝無小明之悔此用小雅大車序大夫悔仕于

亂世語服虔左傳解詁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

戎車四牡田狩之事此用車鄰駟鐵序韋昭國語注秦仲始大

亦用車鄰序季尤刻漏銘挈壺失職刺流在詩此用齊風東方

未明序宋衷世本注哀公荒淫田游史作還詩以刺之亦是用

小序蔡邕寫石經雖本魯詩而獨斷所載周頌二十一章其序

與毛詩皆同固不獨魏黃初四年詔程曉疏語用曹詩刺共公

魏志詔曰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華之詩作

遠君子近小人之語也班固漢書云毛公之學自謂出于子夏

吳郡明國語注大序用小序可知小序之行世久矣即孟孫說北山之詩皆仿

陸璣詩疏云孔子刪詩授卜商而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

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

卿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陸德明經典序

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

授河間大毛公為詩訓詁傳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二說言

授受雖異要皆傳自子夏也鄭氏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

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三篇首可證序出于夏也况荀卿之解

周行解如組解鴟鳩在桑解無將大車均與小序同是韓詩外傳引荀卿說詩者其師說

四有

之序詩

相傳非無自矣豈東海衛宏所能作哉班固曰毛公序詩者子夏至于引高子仲梁于孟

仲子則講師所均益康成曾言之而戴埴以序為毛公作傾矣

愚以世儒之廢棄之也蓋揚雄之言子夏所創也後衛宏又加潤益身因從事於斯凡毛傳鄭箋孔穎達疏以

及宋人呂氏祖謙嚴氏棨范氏處義蘇氏轍黃氏種孝氏樗曹

氏粹中王氏應麟及

國朝顧炎武陳啟源徐文靖諸人論詩有與小序相發明者咸

采輯之至明郝敬何楷雖多新說擇其與序附離者入之若于

貢詩傳申培詩說本係豐坊偽作無如淺人信從莫覺其非惟

毛竒齡駁斥無遺亦附錄焉蓋所以章其叛序之罪也至三家

詩說暨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班固白虎通賈誼新書董仲舒

春秋繁露與小序相出入者搜尋備載耿耿之見亦加按語別

之藉以正世之擯羣雅者

後章有知上其平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相傳非無自矣班固曰毛公之學自謂高子夏豈東海衛宏所能作哉敬仲在毛公班固之後與康成略同後豈有知上至于引高子仲梁子孟

仲子則講師所均益康成曾言之而戴埴以序為毛公作其言而慎矣其言而

愚以世儒之廢棄之也蓋揚雄之言子夏所創毛公復衛宏天加聞益身因從事於斯凡毛傳鄭箋孔穎達疏以

及宋人呂氏祖謙嚴氏榮范氏處義蘇氏轍黃氏種李氏樗曹

氏粹中王氏應麟及

國朝顧炎武東坡原余文青者之命寺有其卜序相發明者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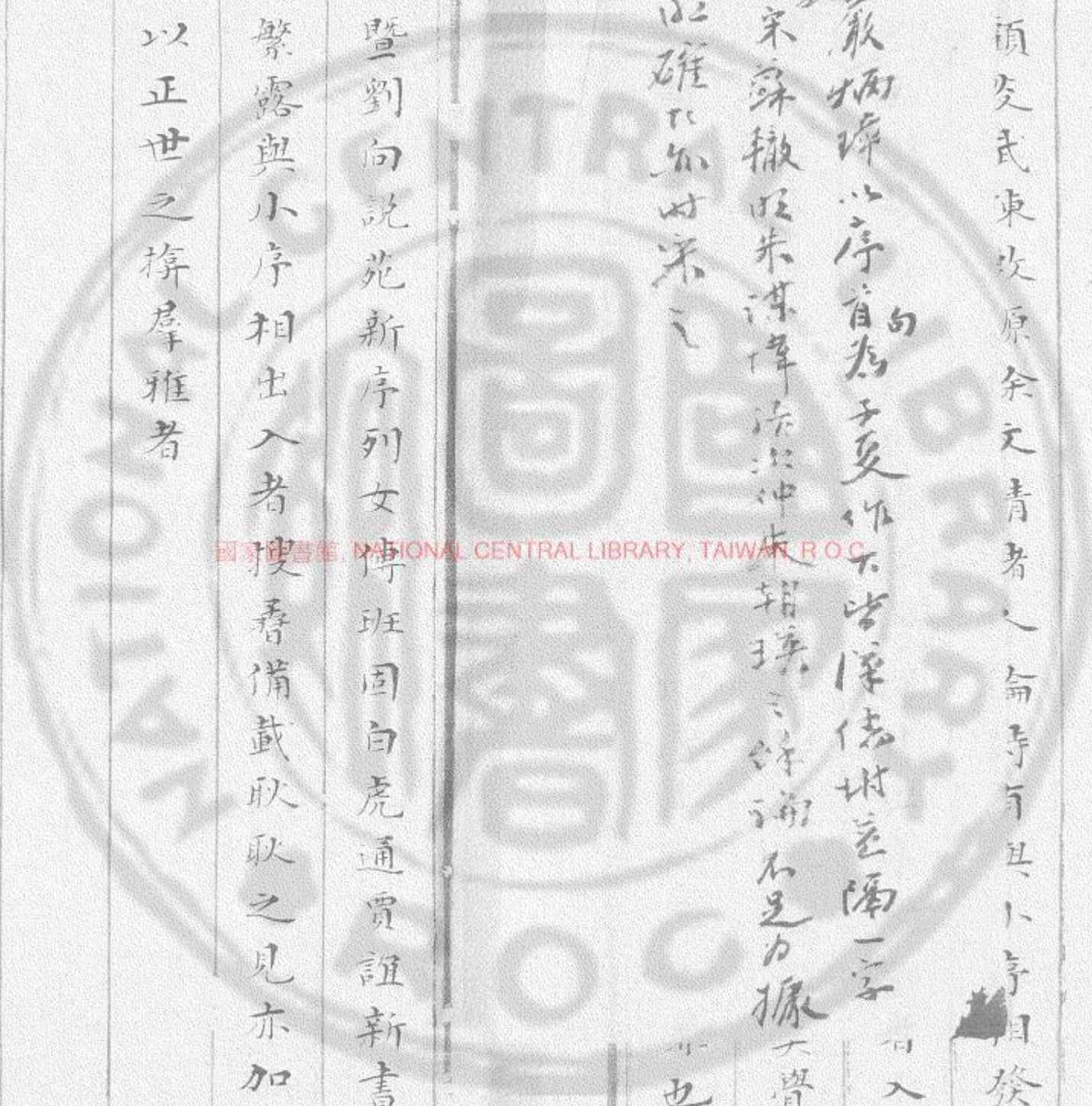
知入之若于

也至三家

女注釋有以確其不

也至三家

詩說暨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班固白虎通賈誼新書董仲舒
春秋繁露與小序相出入者搜尋備載耿耿之見亦加按語別
之藉以正世之揜辱雅者



若

本朝姜日安教炳序以序首為子夏作白下皆傳信地蓋隔一字

書之大抵治宋蘇轍以朱泚序法仲長相珠白序不足力據大覺其非惟

女注釋有以確其不

也至三家

8 司馬法序

按孫子註云司馬法者周天司馬之法也周武既平殷亂封太公於齊故其法傳於齊周禮疏云齊景公時大夫穰苴作司馬法至齊威王大夫等追論古法又作司馬法增於穰苴太史公曰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又云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穰苴傳云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增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是古者即有司馬法非穰苴始作亦威王時增穰苴兵法於司馬法中非增司馬法於穰苴兵法中也周禮疏誤矣晉張粲以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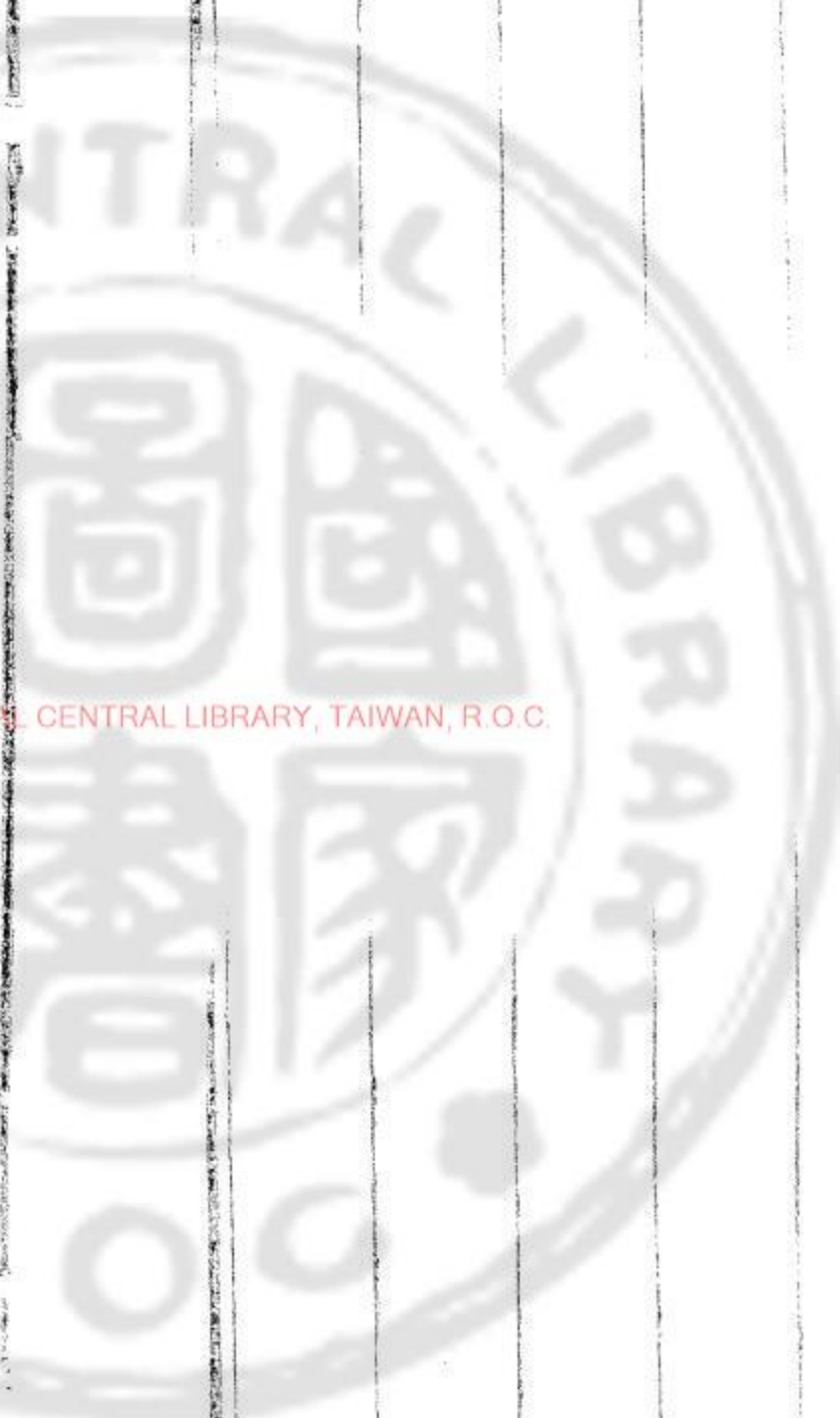
馬法爲周公作當得其實考周官縣師將有軍旅田役會同之
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掌事如大司馬之法司
兵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此司馬法即周之政典也漢藝文
志謂之軍禮司馬法者考太宗伯掌軍禮之別有五孔叢子有
問軍禮之篇而周禮注引軍禮云無干軍無自後射當即此書
所載也竊嘆三代治兵田賦軍車廣浩纖悉數十年而後事具
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夷吾九合一匡猶本一師五旅一
旅五卒之規焉相四正四奇亦原五人爲伍五伍爲隊之式焉
遷稱其闕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克其義如其文豈不諒哉



漢志原書百五十篇今存五篇佗書所引亦竟不見五篇中者
皆逸文也又李靖問對世所傳兵家流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
四種皆出於司馬法蓋係任宏所論非司馬法本文史記注引
宋均引春秋少陰云云是春蒐秋獮一段注文疑注是宋均作
也然隨書經籍志賈誦注司馬法三卷今已佚太平御覽所引注
文不著名氏史記注引司馬法夏用斧鉞宋均注斧鉞用鐵不
磨礪是司馬法為宋均注無疑均高郵康成亦云也吾鄉階州邢雨民太守曾輯是
書刊之浙中字多錯訛仍有闕漏孫氏星衍所采遺脫尤多余
為補而正之以授學侶乃序其緣起如此

輯世本序

周禮瞽矇掌諷誦詩世奠繫鄭注云奠或爲帝杜子春云帝讀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爲奠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又小史定世繫辨昭穆注謂帝繫世本之屬天子曰帝系諸侯曰世本杜子春謂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也楚語莊王使士亹傳太子蒍申叔時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呂休懼其動注世先王之世繫也爲之陳有德者世顯而暗亂者世廢也後鄭云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呂世與繫爲一事解之賈公彥云王謂之帝繫諸侯卿大



夫謂之世本又分言之其實散則通稱矣漢太史公司馬遷脩
史記因周譜明世家多采世本然春秋正義云今之世本與司
馬遷言不同劉向云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所記錄黃帝臣
來至春秋時王侯諸國世卿大夫系謚名號與左氏合也唐史
柳沖傳載柳芳言亦然顏之推據皇甫謐帝王世紀說為左丘
明所撰楊泉物理論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錄黃帝下
逮秦漢劉知幾史通云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
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又云世本辯姓著自周室劉
恕通鑑外紀臣為世本經秦歷漢儒者改易孔穎達尚書正義

以世本經暴秦為儒者所亂是此諸本已晉杜預采世本臣為
春秋世族譜然亦旁引傳記不盡依世本也要之係秦漢臣前
書中壘孟堅臣為出古史官者近之班彪臣為十五篇劉向叙
錄中秘書臣十五篇為二卷索隱亦臣為十五篇隨經籍志因
之云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劉向撰撰云者撰集之非作也觀
更生言自言為古史官所記可知矣隨志又有世本四卷宋衷
撰衷蓋注而廣之也王侯大夫謚云趙孝成王丹生悼王偃偃
生今王遷是作者值趙王遷時且司馬遷已采用豈劉宋二人
所作乎然其書自宋時已不傳鄭樵撰氏族畧王伯厚撰姓氏

海內子漢初得世本而漢未有世本詳見已



急就章所引寥寥皆采獲他處不見本書故耳余繙閱緝佚有
引用者輒著錄之乃集得作篇居篇氏姓篇帝系篇王侯大夫
譜篇共五篇聊居管六裨益宋注其有鮑熒亦從闕如庶幾存
此一綫異日博雅之士因其錄苑增補缺畧亦古籍之幸也若
顏之推謂此書有燕王喜漢高祖殆非本文蓋亦如神農本草
有豫章朱雀趙國常山等郡縣歸藏黃帝書而坤啓筮有堯降
二女占妃舜之語化益山海經有長沙零陵桂陽諸地名周公
作尔疋有張仲孝友孔子作春秋而曰孔丘卒李斯作蒼頡篇
有漢兼天下海內并副晞踪韓覆討畔滅殘皆爲後人所屏云

8 世本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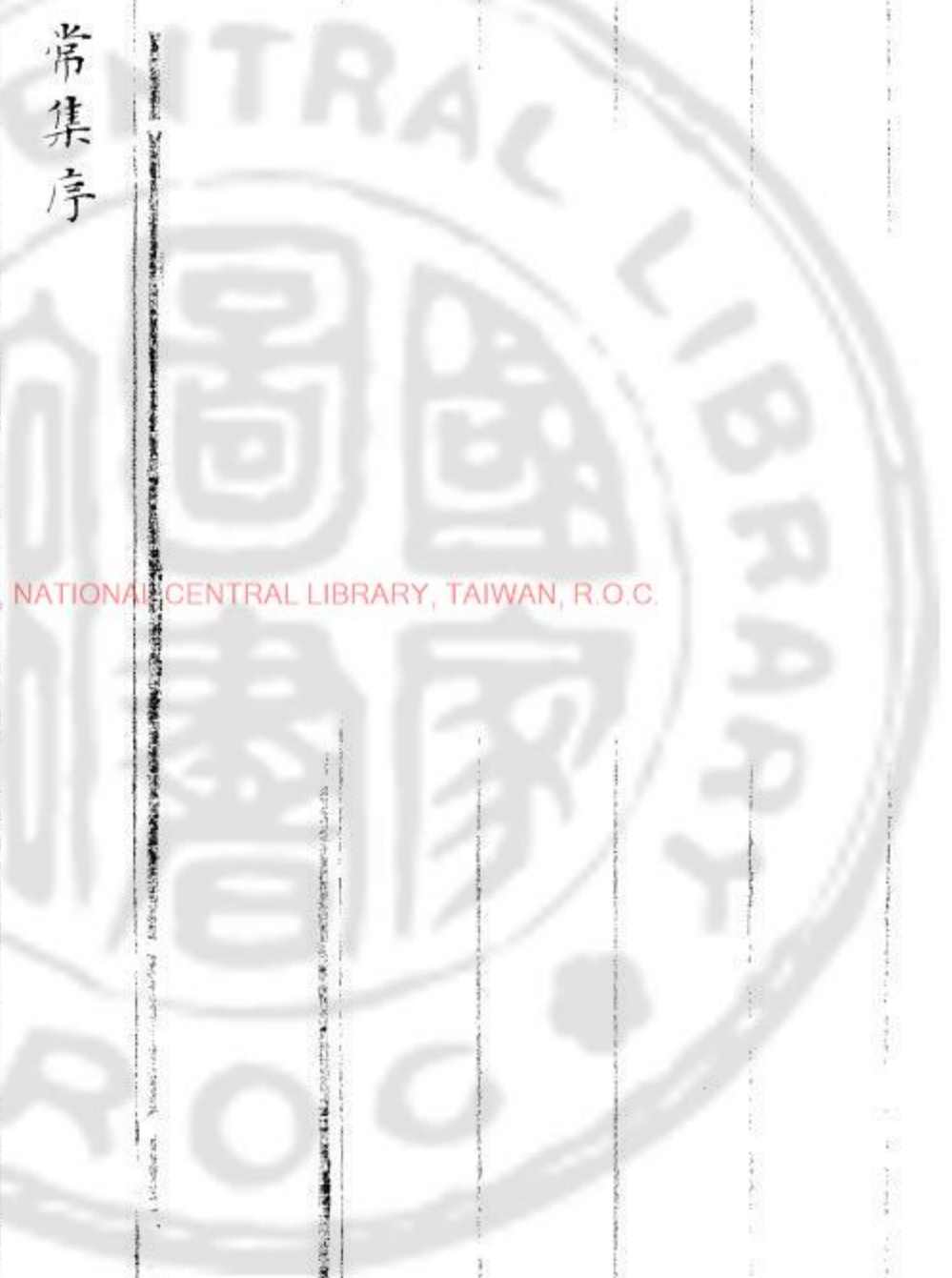
吾觀天老五姓之對河圖記姓之篇中候賜姓之文家語本姓
之解咸言氏姓卓乎有聞蓋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協五音司
高掌旅協姓以定其名轆矇世莫繫小史復辨其昭穆宗伯掌
禮秩宗祝復等其親疏厥事慕重本原係焉楚三閭掌王族以
厲國士晉九宗叙世系以守宗祊史伯之述祝融以柔生嘉材
申叔之告太子以昭明廢昏此能言吾祖鄭子見師不識其先
籍談見笑也與司馬遷爲史記既効周譜實依世本大戴禮紀
帝德雖次帝繫亦原世本韋昭注國語根氏以考其流士安作

世紀采擇以泝其源其記春秋名氏與左傳相符孟堅謂其叙黃帝以來爲古史所錄蓋得其實矣彼孫卿血脈之譜杜預世族之書皆夫氏姓之志應劭姓氏之篇要皆因襲此書非同創造也漢初得之傲爲劉氏承堯皇甫著書出于丘明之手綏和元年以世本相發料封孔子之後康成駁義以世本言姓氏分上下之別亦復援以爲據信其有徵也而或指爲劉向所纂何以唐遷先采其言或又以爲宋衷所編不知仲子實廣其注故劉昫以爲經秦漢儒者改易斯爲確論博奕乃謂秦漢好事者所作未爲知言矣若子雲宋牼薛綜宗圖聊氏姓譜承天姓苑

管寧姓氏之歌摯虞族姓之記賈家之要狀英賢王儉之百家集譜又因世本而踵事者也至元魏徒尚所地是三桓賢於四科矣李唐競誇閩閩而冠冕混於卑隸矣彼林寶纂元和不知已姓之由來夾漈以爲嘆息義府廣類例乃以軍功升譜限薦紳目爲勲格何能如魯之衆仲晉之昏臣鄭之子羽楚之射父乎余既痛錫土之義不著常補風俗之佚文念肉譜之說不明用傳世本之古籍云爾

〇〇張太常集序

兩漢重經術各守師法要皆能見諸施行通禹貢者馮流精鴻
範者禳嘗非猶夫後世之撮薏也景帝時丁將軍寬距吳楚有
功蓋嘗從田何受易作易說三萬言矣袒靈之世涿郡盧植師
事馬融學好研精作尚書章句三孔解詁故其守九江則蠻寇
賓服官北中郎將屢破黃巾皇甫嵩資其規謀抑何才兼文武
也然明君賢良為將卒卒使莫難伯德服乃威化屠各鮮卑失
其酋豪臣視子襄子幹勲伐頡頏非由學該羣籍兼志節用
能還錄大功閉門守靜乎獨其記難章句不傳于後弗知朱仲



威之源淵居為嘆息隨唐志載太常卿集二卷本傳言所著銘
頌書教誡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余采輯羣書都為一卷其
子伯英文舒書銘亦附於末

〇〇 段太尉集序

新豐侯以號願之氣摧驍桀之虜慰國殤之魂申廟堂之威在
炎漢世實無其儀獨恨黨珣陰臣芟除正類翫骸齎祿罔能句
廉勳伐雖茂終殃其身蒙無取焉今桀其疏奏俾置易之吏得
籌邊之方激敵旃之心守死綏之義亦所以龜鏡將來不沒其
實之意耳隨唐志無太尉集茲就范書東觀記晉得四篇

皇甫威明集序

嗚序桓靈之亂極矣邪蠱姦鋒充物朝宇而魁儒碩士牢戶填尸卽微蠻夸猾夏潢池弄兵而宮棲麋鹿厥兆章矣皇甫氏為國禦侮屢殫彊敵為紳歸仰既免宦孽可不謂智壽乎况乃文成石畫可見施行忠謇之風溢于楮墨不得眎為浮藻飽彼蟬蝨也阮孝緒七錄云司農卿皇甫規集五卷隨唐二志卷數亦同本傳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吊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今輯得十一篇而趙壹報書蔡邕薦章並綴諸末

周生列子序

按魏志周生烈敦煌人魏初徵士裴松之注云姓周生名列陸德明經典釋文字文逢本姓唐魏博士侍中其說本之七錄論語序疏作文逸然敦煌實錄云魏侍中周生烈本姓唐外養周氏因爲姓是又非複姓也所著周生烈子一名周生子十六國春秋且渠茂虔永和五年遣使如宋表獻方物並獻書一百五十四卷內有周生子十三卷卽是書也隋志周生烈子要論一卷錄一卷魏侍中周生烈纂唐志儒家周生烈子五卷蓋已非茂虔所獻之原卷矣意林引周生烈子四條其自序略云六蔽

鄙夫敦煌周生烈字文逸張角敗後天下潰亂哀苦之間故著
此書臣堯舜作幹植仲尼作師誠云余臣其書皆謹言正論雖
騰羽殘柯不忍弃也輒錄存之

漢皇德傳序

漢書文苑傳侯瑾敦煌人按漢記纂中興以後行事為皇德傳
三十篇宋書且渠茂虔獻皇德傳二十五卷隋志正史類皇德
紀三十卷唐志同傳作紀疑誤按瑾字子瑜漢末博士傳內學
預知涼州城西泉水當竭有雙廟起其上有霸者出後其言皆
驗見王隱晉書昇前涼錄而初學記引嬖母上玉堂詩一句太
平御覽引箏賦二十九句隨唐志有侯瑾集二卷今不傳皇德
傳起光武至沖帝亦復堙沫今錄存五則若太平御覽卷八百
二十九引漢皇德頌曰侯瑾字子瑜敦煌人少孤貧依宗人居

性篤學恒痛作為資莫還輒藝柴讀書此書即子瑜所作不當
載已事當是皇德傳前之述序也

8 補風俗通姓氏篇序

昔春秋時周之史伯魯之思仲鄭之于羽晉之胥臣楚之觀射
父皆善言族姓爰黃以來如指諸掌而以姓氏著書傳後者周
則有左丘明世本之姓氏篇戰國則有荀况之血脈譜漢則王
符潛夫論之氏姓志鄧氏官譜潁川太守聊謀之萬姓譜徵君
管寧之姓氏歌斯為最古而泰山太守應劭風俗通姓氏篇繼
之溯厥所祖推究夏改雖有珣會大致典礪惜其篇散逸不為
完書馬總意林原有風俗通姓氏之篇今亦闕如予於輯世本
之暇輒搜簡尋牘粹薈成帙復以穴管正其疏漏後見抱經盧

氏羣書拾遺亦輯此篇殊多漏略聊復彙布貽之同好云

8 三輔決錄序

史通書志篇云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
摯虞族姓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方思殿格蓋氏族之
事盡在是矣補注篇云若摯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
周處之陽羨風土常璩之寧陽士女文言美詞列於章句委曲
叙事存於細書按攷撰決錄据其自序並昔人徵引逸篇其書
不類譜牒至摯虞之注與陳壽等三書亦不相侔劉氏所考未
為精確太抵簡者為錄詳者為注又決錄多取韻語即史通所
謂文言美句也諸書徵引錄與注不盡分晰余鈔撮特分別之

隋志七卷舊唐志亦七卷新唐志十卷故多於前今定爲二卷

8 三輔舊事序

唐志地理類有三輔舊事三卷不著撰人名故事類有韋氏三
輔舊事一卷然按漢書郊祀志注引建章宮承露盤仙人掌續
漢書祭祀志注引長安城東靈星祠史記始皇本紀素隱引聚
天下兵器鑄銅人後漢書盆子傳注引長安城中有橐街或稱
三輔故事或稱舊事而初學記藝文類聚諸書亦故事舊事互
引隋志稱此書撰自晉世故梁劉昭已引其辭唐志題爲韋氏
撰後漢書韋彪傳肅帝數召彪入問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
建言追錄高帝中宗功臣彪著書十二篇号韋卿子然括地志

引付留事言魏太祖馬驚是舊事不必爲韋氏所著以韋氏自有京兆故事也又文選西京賦注引建章宮北作清淵海陶徵士誄注引四皓秦時爲博士避於上洛熊耳山二事稱三輔三代舊事選注所引往事祇稱故事舊事無三代二字疑引者偶誤衍二字耳其書天祚年漢宮詞疏三輔宮殿簿漢官典職三輔黃圖漢舊儀漢廟記同體

8 三輔故事序

按三輔黃圖云孝帝天初元年改內史爲京兆尹以渭城已西屬右扶風長安已東屬京兆尹長陵已北屬左馮翊以輔京師謂之三輔又置三輔中輔治虜陰左輔治高陵右輔治鄠兼三都尉亦曰六輔胡廣漢書解詁云三輔典境理人與守職同而俱在長安城中又置司隸校尉三輔咸屬此三輔建置始末也而隨書經籍志三輔故事晉世纂二卷唐志則云三輔故事纂自袁郊其言殊無左證然諸書皆舊事故事互引莫得而縷分之余就所引別錄各爲卷帙以備省覽

帝王世紀序

皇甫氏胡為而有帝王世紀之作也曰以補司馬氏之闕漏也夫太史

公之闕漏唐司馬宋穎劉恕成補之渠豈不知有皇甫之書耶曰直以意之

爾予觀皇甫之邃于經如孔安國故其說往往本于古文尚書熟于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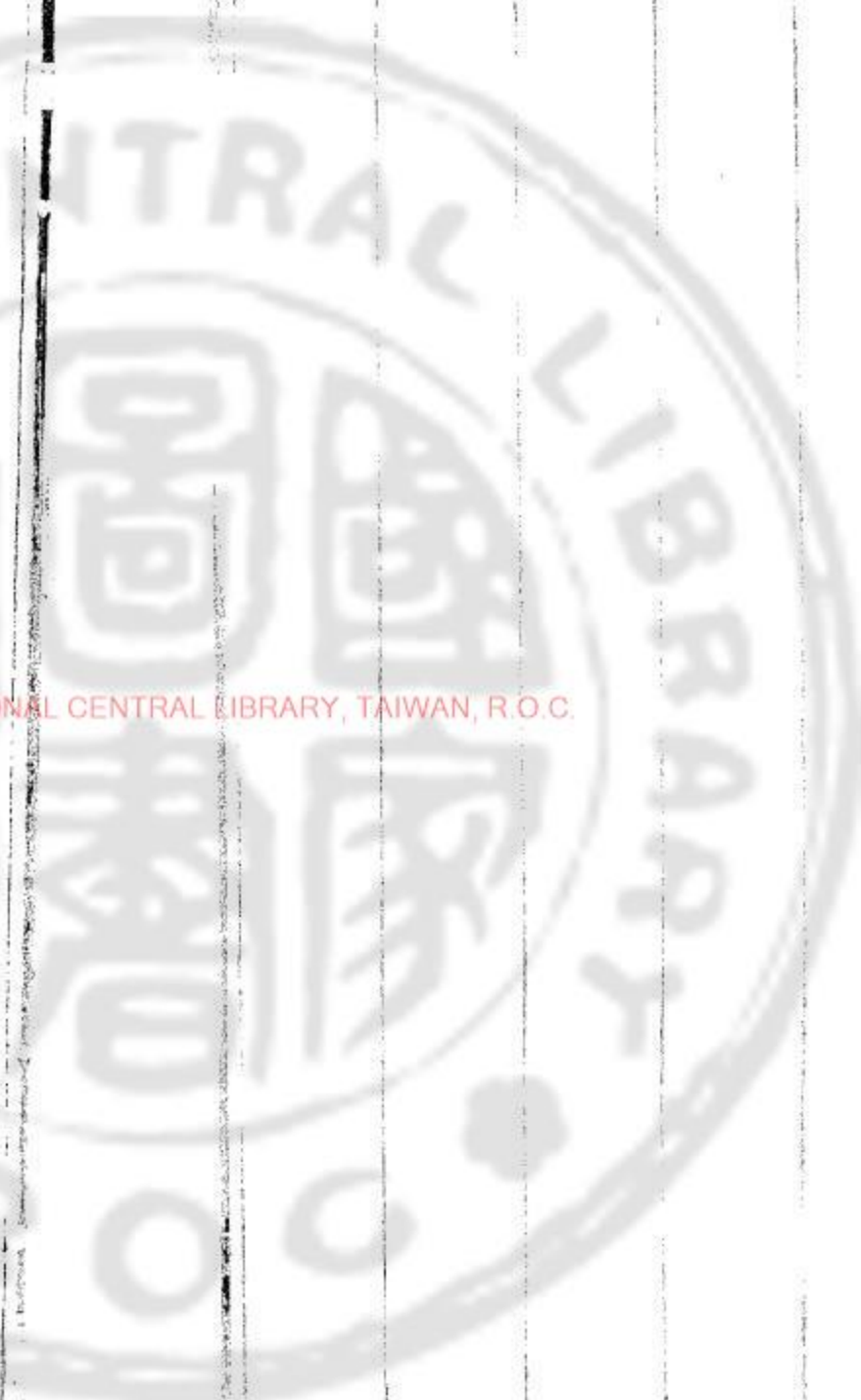
如鄭康成其說祥符則本于書中候其精于麻法如劉子駿故作年代

麻身此書相附以行其諳于地理如裴季彦故于都邑考核尤詳而後之

人往往卷中讀三車書撫其失而詆譏之彼蓋不知皇甫氏之所據而以己之所見為

據而議之也抑妄矣夫廣讀武帝所借之十車豈淺見謏聞者嚮卿壁

虛造妄為著述哉余既惜其書之不傳而斷章殘句時見于他書所引



紅字無完
梅葛在首以
不

則衰而輯之而復注之且必以皇甫氏以前所有之書注之若年代地
理古書有不具者不得已以後世之書證之要以合乎當日著述之意
耳在昔魏安豐王之子猛曾注是書時世紀猶未佚而古籍多存必有
異于余之注之者惜乎其不傳也然予抱殘守闕存什一于千百不可
謂不勤矣若乃皇甫氏之記分野記戶口尤意見之獨偉者也其體例
蓋仿譙周允南之古史考主于證據又惜來奧之帝王世紀已湮不得
見而覆審之也噫

張惜三系譜兩德之通林諸葛亮之帝錄姚崇之
今亦正
紀

〇 三秦記序

杜君卿通典川郡府注辛氏三秦之類皆自述鄉國靈怪今按
此書在李唐時尚未出徐堅初學記魏王泰括地志章懷太子
後漢書注虞世南北堂書鈔司馬彪郡國志張守節史記正義
司馬貞史記索隱皆引之梁陸澄合山海經已來一百六十家
並多零失見存四十二家又任昉地記增多陸本八十四家亦
多零失見存唯十二家此書諒在其中宋朝著錄祇太平御覽
太平寰宇記二書援引最多余鈔撮成卷匪之篋筍曰稽鄉邦
故賈珠昇鄧憲洞冥子年拾遺侈譚幻語者異矣三秦者項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滅秦分其地為三以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謂之三秦云

十三州志序

按水經注引樂資九州記應劭十三州記又引黃義仲十三州記南史梁吳均著十二州記十六卷阮文類聚有黃恭十四州記今其書皆佚後魏敦煌蘭子陰撰十三州志據隨志十卷唐志則十四卷十六國春秋十卷史通雜述篇云郡書如常璩之詳審劉勰關羽之該博能傳不朽見稱來裔又云地理書者若朱顛所采汲於九州闕邇所書殫于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顏師古漢地理志注多引之其言曰中古以來說地理者多矣或解釋經典或撰述方志競為新異安有穿鑿安處斟酌會頗矣

其真今並不錄獨有取於闕氏可知其書之精審矣所惜散逸
不傳他書徵引者亦復寥寥余按集傳注都為二卷翁米傳記
以疏通之并案序明之作于是粲然矣

8 西河舊事序

按漢武帝太初四年開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也太初元年
開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也是年又開酒泉郡俗傳城下有
金泉味如酒也後元年分酒泉置敦煌郡即古瓜州地允姓戎
所居也昭帝始元六年置金城郡初築城得金故名一曰稱金
取其堅也此所謂河西五郡當時戶斷匈奴右臂者式觀豬埜
大澤禹蹟猶存龍夷荒城陝流自繞彌于川土肥如髓時羅漫
酪美馮酥市日四合畜牧蕃滋信浩穰區哉而瓜大容孤海深
出馬雪積百大沙流萬里駝齋甕那羔羊鼓臍帝江歌舞神鳥

圖形骸得千金隄居延遮虜障石漆濃如脂膏金山石成牛馬
柳何荒恠環奇昇若乃乎陞燕墜簡過胆吞敦煌鳶飛魯般楔
擊軒皇拜道于空祠王母栢几于縣圃魚澤障崙崖不意效穀
龍勤山腹李廣利刺泉呂及周生然明之經學趙旼郭磨之菀
術邳奇龐濟之忠孝日磾文和之才幹並皆靈幼殊特聞之者
咸欲命駕往尋討幽采異何珥筆奮藻者之粵粵乎隨唐志地
理類有西河舊事一卷不著作者姓名今其書已亡予按集若
千條彌惜其闕略矣

涼州異物志序

王伯厚玉海云隨志後漢議郎楊孚撰異物志一卷一云交州
異物志水經注引作南裔異物志吳丹陽太守萬震南州異物
志一卷朱應扶南異物志一卷唐志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陳
祈暢異物志各一卷房千里南方異物志孟瑄嶺南異物志各
一卷又文選注引譙周異物志卽史記正義所引巴蜀異物志
也文選注又引薛瑩荆揚巴南異物志一切經音義引薛瑀異
物志隨志作薛翊晉書續咸著異物志十卷太平御覽菀文類
聚引曹叔雅異物志太平寰宇記引作叔雅廬陵異物志蘇頌

本草引徐^大南方異物志太平廣記引郭氏異物志史記正義
又引宋膺異物志見異物有志在昔繁矣而涼州異物志著於
隨唐志隨一卷唐二卷博物志水經注引作涼土異物志惜不
傳作者姓字觀其寫致數詞頗諧聲律采藻精雋方諸萬氏又
未嘗不嘆其散佚^也宋膺異物志隱匿鮮章史注所引多說西方
且月氏羊尾文與涼州異物志全同太平廣記引涼州異物志
羊子生土中文又與宋膺異物志同疑涼州異物志即宋膺所
纂漢晉之際姑臧宋氏多顯者敦煌宋氏俊才如林文采多麗
亶其然乎然無左證未能質言耳大抵係魏晉間人所著間有

音註仍舊存之偶得事比亦珣于未柳廣異聞云爾

8 涼州記序

考隋志偽涼右僕射張諮撰涼記八卷記張軌事唐志作十卷
世說引張資涼州記又偽涼大將軍從事中郎劉景撰涼書十
卷亦記張軌事史通外篇云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邊瀏
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張重粲護軍將
軍劉慶在東苑專修國史二十餘年著涼記十二卷又云建康
太守索暉從事中郎劉昞各著涼書昞即景唐諱丙改作景後
魏書高謙之傳謙之以父舅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闕漏
謙之乃修涼書十卷宋書大且渠傳元嘉十四年茂虔表上獻

涼書十卷史通又云宗欽涼記記沮渠氏隨志有拓跋涼錄十卷無撰人名唐志入編年類史通外篇云失名記禿髮氏若段龜龍涼州記乃記呂光事也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引或作西涼記或作涼州記隨唐志皆云十卷余輯得二十餘事內有張諮涼記二則赫連氏涼書三則蒙遜涼書二則均附於末

補
敦煌實錄序

按敦煌者舊記曰國當乾位地列昆墟水有縣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川無蛇虺澤無虎兕鸞戎所支一都會也宜其瓌寶駿質連蹠星羅汗簡垂名作程遐世而史通外篇曰敦煌僻處西域求諸人物自古闕載既而劉昫載書則磊落英才桀然盈曠可知夜光之璧不經拂拭與瓦石無殊尤異之賢不為表章亦隨草木同腐矣彥明之箸是錄也豈直陽羨風土競談美丽鸞陽士女專紀節烈哉將與臺卿決錄辯朱紫之攸分摯虞族姓析善否之本原同其謹密無忝作者矣後魏書劉昫傳昫著敦

十卷隋志十卷唐志二十卷今散逸久矣余恐前詰芳規蕩落無徵而學侶媿脩罔知考鏡爰甄綜羣籍原書存者勵十九條乃據漢魏晉書及十六國春秋魏書隋唐五代諸史補若干人如涼錄侯瑾傳與實錄文字無異可知崔鴻之書悉本劉氏也所恨索緯隴西人物志趙咨孟河西人物志湮沫無傳不得瀏覽具知先賢懿徽也為之太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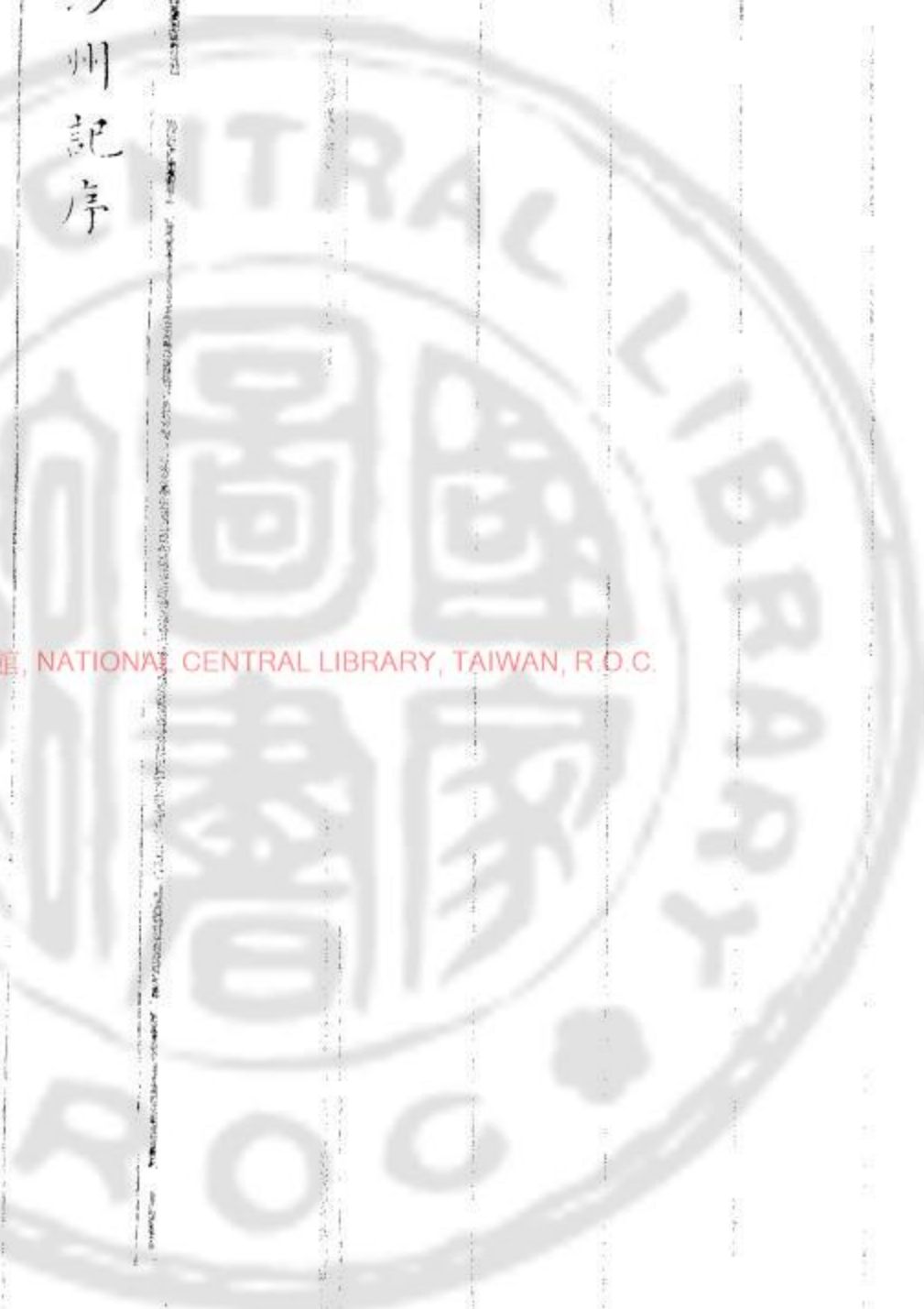
8 西河記序

按隋唐志西河記二卷元和姓纂東晉有喻歸撰西河記三卷廣韻作二卷喻作論音樹唐志缺撰人名蓋記張重粵事也十六國春秋晉遣侍御史喻歸拜張重粵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假節重粵謀為涼王不肯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與歸言歸折之西河記作於此時也存者祇數則余據而錄之以備佚簡姑臧記二事竝附于末

8

沙州記序

按魏書阿豺立自号沙州刺史部内有黄沙周回數百里不生
草木因号沙州宋新序侯段國所纂沙州記即唐志之吐谷渾
記也原二卷今逸闕甚多特就所見錄之又鈔太平寰宇記吐
谷渾始末以補其闕



編輯諸葛忠武侯文集序

分卷

卷一

按蜀志本傳諸葛氏集目錄一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

二字晉書陳壽傳壽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即蜀志二十四篇

也非獨哀其文竝其言身事而亦載之隨志諸葛集二十五卷

唐志二十四卷中興書曰亮集十四卷後二卷錄傳及碑記其

前十二篇章句頗多字數乃少明王士禛集成武侯全書二十卷

楊時偉以王書蕪累更撰諸葛忠武侯全書十卷亦無射擇本朝

朱璘輯諸葛武侯集二十卷遂寧張鵬翮之忠武侯志全襲之庸

俗詩文盈汙篇續武侯之著作反多遺漏張氏又增白浮鳩一篇

乃吳人告孫皓之暴而吟者亦混簡編其疏可知澍搜采散逸
較諸本增益倍獲編文集四卷附錄二卷別撰諸葛故事五卷
都爲十一卷而論之曰諸葛氏之相季漢也九州鼎沸尺土無
階決策投眊式啟疆寓未克之日再中謹慎之懷彌固謂非伊
呂同儔而管樂爲伍哉觀其討賊自効北出高狂將窮詐力於
瘴癘之鄉脫赤子於豺狼之吻首帥七禽祁山六出獲備天威
懿甘巾咽斯其將畧何如耶若乃託孤受寄忠盡篤樂主不疑
偏下不忌傾吏革姦頑民安勞苦殫心無輕重之倚峻法泯秋
毫之怨此賢愚咸忘其身仇敵亦仰其台與倘天心祚漢火并

復然虎視龍驤吞吳并魏餘金刀之甲子拓玉壘之山川吾知
禮樂可興刑法可措雖雷辰之贊草創高密之翊中興亦難方
茲籌策竝乃宏規何以渭濱之師未捷郭瑀之星遽隕黃皓媚
子箕舌遂飛譙周老臣降表斯送豈非數哉彼崔浩織生笑其
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偽連孫氏守窮崎嶇之地僭號
邊陲之間可與趙陀爲偶難與蕭曹爲亞是乃不知時勢之莠
言也若薛能吟詩姍其才薄呂溫作記訾其昧義愈文豹復責
不忠于漢比諸盆子葉龍泉又爲習學之記儕于公孫尤爲瞽
說不足置辯矣昔司空張粲謂李密曰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

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
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嗚呼讀忠武文者當以是求之

陰常侍詩集序

吾涼陰氏父子若孫皆擅文采兼通經義不徒居官闕稱也觀
荀濟贈陰梁州大詩曰詩酒悅風雲琴歌愛桃李又鄧鏗有和
陰梁州閨怨之作則幼文之能詩可知矣其子鏗居清麗之格
昇何遜齊名而孝穆子山竝深熟服梁陳之際蓋一作者鏗子
灝官虎門博士著瓊林二十卷灝子宏道官臨渙令雜采子夏
孟喜等十六家之說為易新傳疏十卷春秋左氏傳序一卷今
瓊林易傳易林傳序湮沫無傳而子堅詩句猶得於塵邈之餘留其光氣
雖散佚過半精粲不存而尋其梗概可於灰裏撥之宜為少陵

野老吟誦不置與余從文苑英粵及諸類書裏尋得三十五首
較馮北海詩紀多一篇復叅校其字之同異序而榮之臣餉同
好者

8 李尚書詩集序

昔開元時王昌齡高適王之渙輩風塵未遇貰酒小飲值旗亭
雨雪梨園會識臣歌詩之多寡定名稱之甲乙柳榆歡噱自鳴
得意何似君虞之篇被諸管絃供奉至尊施乃圖績哉獨其宦
塗蹇憊送士登庸怨望陵蹠為時排進又未嘗不嘆其挾中也
然跡漢臣來仲宣賦從軍祇貢頌諛靈運送秀才徒述懷思惟
君虞臣爽颯之氣寫征戍之情覽關塞之勝極辛苦之狀當朔
風驅雁荒月拜狐抗聲讀之恍見士卒踏爰而駮豚介馬停秣
而悲鳴詎非才之所獨至耶其他章句亦清麗絕倫宜昇長吉

齊名無所媿讓而征人早行詩最推傑作今已失傳知其散逸
不少余搜尋為一卷授之梓人而道其梗槩如此

續黔書序

辛卯之四月余既改外職七月纂得黔之玉屏客有過予寓者
輒問曰黔之天則蠻煙蝟雨黔之地則烏道蠶叢其人則紅獐
紫薑其俗則鷓鴣張冠伏宦斯土者迢迢鄙尼之願旦夕即去若
陋不可居者今予何跡之易而樂往焉予曰予誠不知人之何
旨裹足於黔而予之跡黔則猶齊州也昔者莊蹻盜兵唐蒙略
地而道通漏卧臣屬斯榆迨夜郎齋王祥柯置守馬忠典郡東
謝請斡雖屬羈縻亦奉征調二路十二部李唐乃有貴州之稱
八省十八衛明世而有專藩之設泉八

聖翰易椎髻而冠裳之梨枿芳而郡縣之剡邛籠而守圉之百
餘年來蓋浸浸乎濟美粵風矣且錄錫兜儂可圖王會也。蘆笙
箏鏃可入國風也。木瓜金筑沿草可稽也。鼈磯龍洞幽勝可探
也。白水碧雲奇情可詠也。諸葛禡牙之地李恢鏖戰之方尹珍
讀書之宅山圖尋藥之厓可題楹而散頤胃也。豈僅瞻懷遷謫
之李太白客曰我之所慮者在其地皆種叢聚媒剗左言不知文
字俾盤好殺攻劫畔亂不可在。中國之治治也。而子又季少吾
是。召云余笑曰子奇之為河邑令子其知之矣。虞翻之為翰歌
牽我其試之矣。夫仇狝狎洞之屬。六人耳。管也。聞于羽而格。今

則恃爪牙為難。吾未之能謀也。僅使撫綏有方。恩威兼濟。則可
臣致其死力。而又奚患之生。善乎。馬平主簿孔性善之言曰。谿
洞蠻獠。雖常搜化亂。豈無因督。陳景文為令。徭獠皆應。差徭厥
後。撫字乖方。始乃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福亦
當草心。而田禾叔亦云。邊方之官。非有為不足。或亂非有守不
足。服人非久任不能。諸土俗是誠治。尼之寶鑑也。予不敏。髦髦
孟晉之矣。客喜而退。知予非徒言之也。今采掇方俗為黔中紀
聞。以田霞綸先生著黔書。改曰續黔書。次其言為序。以正鴻筆。
麗藻之君子。嘉慶九年六月十五日。

說文引經攷證序

許叔重說文解字叙云其傳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按漢田何以易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喜授白光翟牧後漢注丹鮭陽鴻任升范升楊政皆傳孟氏易而虞翻自其高祖光至翻五世皆治孟氏易故仲翔孟學為尤遠孟易者許氏易學之宗也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孔氏者許書學之宗也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毛氏者

許學詩之宗也高堂生博士禮十七篇而禮古經五十六卷出壁中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許不言誰氏者許禮學無所主也古謂之禮唐以後謂之儀禮不言記者言禮以該記也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古謂之周官經許鄭亦謂之周禮不言誰氏者許周禮學無所主也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出壁中及張蒼家左氏者許春秋學之宗也論語不言誰氏孝經亦不言誰氏者學無所主也許沖以為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東海議郎衛宏所校也且如許書未嘗不用魯詩公羊傳今文禮然則云皆古文者謂其中所說字形字音字義皆合倉

頡史籀非謂皆用壁中古本明矣余于道光二年入都需次寓錢衍石侍御宅長夏無事乃取說文所引各經疏通而證明之因知古人傳授各守師說而不肯倍非如後世之羣雜眾論紛紛聚訟莫能畫一爰序而弄之以示子弟非敢以質淹雅也

8 三古人苑序

荊史氏曰三古之世塵邈矣而其人亦冥漠居今遠集先民之
謚系里居且茫艾若普而欲誦其緒言條其佚行如啟仇而數
螺燧蔡而眠墨也不其難哉楚正則云遠古之初孰傳道之蓋
自周末已喟無徵也嬴秦火後典籍蜚灰子姪宗代非遠絕
輔攘至密薦紳難言况寢絕枕方倨倨眇眇融智故而消化安
穆休于太宗渾然遠然人無肆考標暴之習不揚聲不像意固
宜其闇寂也然儒者揚衡尚論咸自翊方聳矣訊之臣恠義必
育而汗叶之臣烏明謂朋而沮引之臣允格曲逆而暗詔之臣

戾來孰哉而曠則樵夫牧豎轉尋而歛歛我章甫亦焉用此折
鏞為其無乃惑輪邊之說效王壽之行者乎管班蘭臺成漢書
撰古今人表後士多詆譏之以為甲乙鬪錯也記載扁疏也氏
族舛偽也要其網羅舊文不遺餘力即時多差違抑亦屬藁未
定安尋拾子博之餘論以掎撫而伐智予病世本之逸闕也久
嘗欲有所著述以備考稽而頻年膏秣有志未皇今歲南游金
隄將返江夏逢天之暑思心潭潭舟滯水濱顛霸無友竊念列
國族姓備于春秋而幽平以前略不多見乃自羲暉下訖共和
剗取經史傳記中古人之姓氏附以事跡都為一書名曰三古

人苑三古者何禮疏曰上古炎黃中古堯舜下古周文武也事
跡章灼者概從節略其屬幽異載焉為詳或有誤繆亦如訂正
賢否不遺貴賤胥錄匪等玉石雜揉庶覲觀聽炯鑒雖名字不
列于正史誕降或淪于恢奇亦編之翰簡所以存管人之形貌
拓曲士之宵懷云爾有晉陶潛讀書不求甚解而作聖賢羣輔
錄余之為是書也亦猶是意也夫時嘉慶龍集丙寅太歲在游
兆攝提格余月池州舟中書

○ 萬物權輿序

按後魏書劉芳傳芳從子懋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北史同唐志云吳王諮議弘文館學士劉存與長史房德懋劉孝孫等集經史諸書以類分門凡二十六爲事始三卷以教始學諸生唐志又有謝昊物^始十卷玉海云後蜀馮鑑采羣書廣孝孫所著續事始五卷宣和中朱繪以事始疎畧撰事原三十卷又云書目事物紀原十卷元豐中開封高承以劉存馮鑑事始刪謬除複增益名類皆援摭經史以推原初始凡二百七十事今物祖事始事原均不傳惟事物紀原存焉余作萬物權

輿旁搜經傳亦采取劉馮諸書後於廣陵市見事物紀原以價昂未購也茲之所輯盈數百事間亦據臆糾譌聊存篋衍以告童蒙不足貢大方也

8 五涼舊聞序

涼州爲金天奧區自漢迄開辟刺史宣化名賢繼起洎五代割據張氏四世忠賢多士醫耆鬱若鄧林往籍可按已隨唐之際尚多偉人洎宋元則荒墟已甚我

朝文教覃敷玉關巨西蠻序莘莘涼州甲科鱗次不絕人文蒸蒸日上而讀書士夫莫規遠大鄉賢之品高學茂堪爲師範者不惟不率而叩戶姓氏或且膏如余慰壽哲芳徽日就蕭落而學侶矯脩罔知考鏡因於翻閱所及輒著錄之物誕事奇擴益見尋亦雜記焉用以祛未學之陋云爾

8 秦音序

詩含神霧云秦地處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膝身白色音中商
其言舌舉而仰聲清而揚劉歆西京雜記云長安市人語各不
同有葫蘆語鑠子語紐語鍊語三摺語通名市語昔楊伯起作
關輔古語荀爽作漢語惜其書不傳今去古塵邈矣其事物備
謂屢經變夏然尋其指歸多沿于往昔亦有凡猥俗子隨意杜
撰無復典實究其極亦方言之緒也予于長夏無事刺取羣書
為秦隴人口吻者劉記之為一編目曰秦音亦謂此吾秦人之
語云爾

○南征記序

晉郗綽生作述征記伍輯之作從征記戴延之作西征記一曰
述征記孟奧伏滔徐齊民均有北征記今簡篇雖逸而從書所
徵引者皆古質簡雅不同近者地理家稱述滔毅漫漶體制也
唐李習之有來南記所言水道往往舛誤余于庚申之冬由湖
北之江西之安徽之揚州之蘇州之浙江幾覽南紀之半風晨
雨夕塊歌無朋乃錄所經歷巨資觀省借中書之禿管消客子
之充舍援摺未能博精稿詞復不清典知有愧于曩語或不病
于費時云爾嘉慶龍藥柔兆攝提格之暮月彭澤舟中記

○ 蜀典序

嘉慶十七年歲在壬申春大吏請于

朝續修通志越二十一年丙子冬書成先是二十年己亥之陽
月余被檄署興文知篆才畢適苦河魚乞假六旬養病叙郡困
怯之中精神遐漂心勦形瘵靡所濟集聊欲繫志陳編以消駒
景竊念蜀邦文獻近世煙塵古也有志炳靈載英游目所及涉
想所經輒用箸錄佐以援證毛滯之得悉贈友朋迨秋闈赴省
志已刊布展閱驚然嘆其掌錄之繁富也遂取所輯覆加審眎
名曰蜀典嗣漏實多不復增益付諸梓人非以為糾謬非以為

補遺異柯古錦里之新聞希台符岷山之異事聊備庸部之故
實資儒林之公議云爾

8 扣舷唵草序

予出都之日同季友賦詩祖餞者咸以古循良相期許雖無似
曷敢不蚤夜孜孜以圖副所望而湯子昂茲尤直諫敢篤慮予
事唵咏而廢案牘也贈章用規避哉良友之言不啻韋弦矣予
何復竦肩擁鼻而競病是爲夫子固勞人也長安宦學六易春
秋自己未通籍返家省覲塵容未洗卽膏役車馳驅爾隴間者
且半載客冬還朝得與二三君子論莛敷社致足樂也曾幾何
時又^{縮銅}弭節而問女隴荒俗矣悵君所兮萬里望親舍於白
雲予何能忘情哉况夫古道寒煙雞聲催夢沙飛月白州斷

霜黃我勞如何幽怨實多又或高峯矗雲驚濤拍岸汎乎中流
長風振盪鬱然四顧心焉欲翼是則不能已於言也不能已於
言而言之又無文此其所召爲勞人之歌與哀之凡若干首或
或得之車上或得之舟中而總召扣舷名者蓋猶是蘓子渺渺
予懷美人天一方之意也

姓氏五書序

姓氏五書者一曰姓氏尋源二曰姓氏辨誤三曰姓韻
四曰遼金元三史姓附以西夏五曰古今姓書攷證
介侯氏曰姓氏之不講也久矣自今日而尋其得姓之源
辨其致誤之故網羅列代之姓愚賢植別白三朝之氏族攷證
諸書之是非不綦難哉然而非難也其難焉者無讀書
論世之識但憑誣牒之私譔未能實事求是也或曰
自漢至今姓書且溢數百種豈皆嚮壁虛造無所
依據乎余曰余誠不知人之何以從昧于姓氏而率

臆以言也王符應劭漢世之通儒也希鏡僧孺晉梁
 之鴻生也賈執何承齊宋之博物也柳沖孔至李唐之
 專門也伯厚名世趙宋之名家也所言姓氏偏而不
 全且多瑣類何况餘子余之從事于此歷有年所較
 之昔賢似少差違盤不揣樛昧用敢問世庶莫通因
 誣者正其失焉嗟乎姓氏之不講也久矣此編蒐羅
 各書加以見聞共得姓五千零九十五內新補之姓五百零九册
 除非姓者七十六

姓氏尋源序

草木祖根山祖崑崙江海祖源不此之求是謂昧厥元誣牒家
 以百數孰能昌言天神靈而生子地廣厚而資始人殷殷
 而受以或壽或邑或邑山或水或字或名或冒或徒不得其真知
 為誰之考妣同一姓而出殊同一郡而望殊區數典而忘祖籍談
 焉免其挪揄豈不悲夫史氏作傳但憑家誼朝代差互官位
 舛午以祖為孫以子為父攀援公卿厭薄卒伍拓跋之臣著
 洛陽之士輕改其宗不翅毀其栗主姐豆馨香鬼神其吐爰
 黃之氣翮子如之精苗列邦之曾緒異域之枝條縣而徒蕃



而椒蠶而續隆而彫雖英賢之傳堙信為等宵之遙二吹律而
定五音自軒皇而非今二世已為絕學呂才惘疑于乃心烏知君
房之下卦指李星而分檢然避仇而匿跡亦豢養而受恩荷
國寵而榮賜移偏倚而愛憎嫌尊諱而改易奕禩仍復其
墻垣余為此書必源其初士夫各有其冠裾農氓各有其耜
鉏商賈各有其珠貝工匠各有其繩樞離之不可瓦合合之
不可瓜分如淄澠之不混如絲絮之不分將以毋源于星宿
庶私乘之可焚誰能知我後世揚雲

姓氏辨誤序

姓氏辨誤序
姓氏胡為有誤也自姓氏書誤之也一則質其疑而創誤也
一則踵其繆而沿誤也不為之辯必且一誤而再誤也然有
不得不辯者明辯之足以有辯也亦有不必致辯者稍辯
之不勝其辯也顏師古曰私誣之又出于閭巷家自為說
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託無所取信寧足據乎是
唐時已如此迄今日則妄誕妄矣余之作辨誤也亦曰
使讀史者論其世不可不知人也使作誣者敬其宗不
可誣其祖也豈好辯哉以誤故也

叢書序

往予主講蘭山書院譚執之餘銳心文獻纂五涼舊聞四十卷
網羅放失頗資考證因慨芹賢著述日就堙沈乃搜輯闕隴作
者摩周秦漢泉於隋唐凡得二十四種即籍非鄉邦其書闕佚
世所虧傳亦為撫摺凡得十二種輒以謏聞疏通演釋而宦游
徽纒匪弄在筭不復孳尋葢塵邈矣嘉慶己卯歲奉

先大夫諱自蜀迤里旋僑青門祛篋敷凡舊所丹鉛殆將淄蠹
念昔劬錄巨令銷殘付諸剞劂藉質里儒匪以示海內羣雅也

蕭令裕清河縣畫域沿革表序代芥航河帥

坤輿有志自管輅矣孟堅地理紹統郡國吉甫郡縣樂史寰宇廣言
州部無事縷陳即潛氏志臨安園君傳陳畱胥有援引風俗為多近
代作者繁豈無人對山逖功五泉朝邑說者謂文筆簡質希蹤黃圖
以蒙觀之其于經界脈絡尚少爬梳他可知矣清河之置縣也始宋
咸淳本析淮陰沿及于元隸淮安路天麻被苗又復移徙明治泗口
旋遷馬頭迨本朝康熙間屢圯于水藉隄為障乾隆時桂林中丞以
境逼黃流對岸江浦大牙相錯乃請徙焉然界陞糾紛人士莫辨
卿通典之文以泗口在宿預而酈元言即角城弘憲元和之志以

水界山陽而范書謂是楚州數而論之清河乃兼有淮陰相隔祇南
北之岸清口非并于山陽並列有東西之城何庸膠漆自生葛藤夫
臨淮之于泗水一杭即至有齊書可證泗口之于盱眙四至可驗則歐
文為誤或且以為公路之浦不知乃是韓王之莊或又以為甘羅之
城實則貫乎老子之嶺其枝說乃得地防今于壺之筭此表也參
稽史籍區別州域診其分據之故詳乃沿革之年康成之定畫里以
目驗而知裴秀之分山川因準望畫而得况又掌錄之書源原委于三
國則塵霾之事發矇昧于大清詎不弁闕駟並肩足以令朱豐失色也
乎

詞林海錯序

將欲含英咀華而不提要鉤乎雖汗牛充棟無益也將欲采
奇伐異而不起例發凡雖掌錄題檢無當也往予纂輯姓氏
閱明夏氏樹芳奇姓通病其踏駁屨午復閱詞林海錯其糾
關也亦然學使福禹門先生工于數典善于辨多取其書分門別類繫件貫條

曩之亂髮今乃受律豔如斑如瞭爾灼爾俾讀者眎螺于仇
列紋于麋而其引書之不祖原始者字畫之相沿魯魚者悉
洗伐之一歸正則此書遂為定本可以餉遺學侶不復羨蒯
通雋永之篇德璘侯鯖之錄矣澍啓無似辱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稽史籍區別州域診其分據之故詳乃沿革之年康成之定畫里以
目驗而知裴秀之分山川因界畫而得况又掌錄之書源原委于三
國則塵之事實發矇昧于大清詎不弁闕駟並肩足以令朱豐失色也
乎

詞林海錯序

將欲含英咀華而不提要鉤多雖汗牛充棟無益也將欲采
竒伐異而不起例發凡雖掌錄題檢無當也往予纂輯姓氏
閱明夏氏樹芳竒姓通病其踏駁屨午復閱詞林海錯其糾
關也亦然學使福禹門先生工于數典善于辨多取其書分門別類繫件貫條

曩之亂髮今乃受律豔如斑如瞭爾灼爾俾讀者眎螺于仇
列紋于麋而其引書徵之不祖原始者字畫之相沿魯魚者悉
洗伐之一歸正則此書遂為定本可以餉遺學侶不復羨蒯
通雋永之篇德璘侯鯖之錄矣謝款啓無似辱
先生命以校讐色然而駭無能為役謹著
先生編纂之功之勤如此而澗便便之腹有愧孝先嶷嶷之

頭不及宣伯望龍鮓而不知徒獺祭以何補良自媿已特
道光七年六月三秋之後八日

盛張泚拜序

水界山陽而范書謂是楚州數而論之清河乃兼有淮陰相隔祇南
北之岸清口非并于山陽並列有東西之城何庸膠漆自生葛藤夫
曩之亂鬻今乃受律黜如斑如瞭爾灼爾俾讀者眎螺于仇
列紋于麋而其引書之不祖原始者字畫之相沿魯魚者悉
洗伐之一歸正則此書遂為定本可以餉遺學侶不復羨蒯
通雋永之篇德璘侯鯖之錄矣謝款 啓無似辱

盧厚山制軍刻紀文達公批文心雕龍序

昔晉摯虞纂文章緣起剖析裁製義蘊無遺梁陳之間鍾嶸詩品
袁昂書評究其一端揚厥芬芳體斯狹矣獨劉彥和文心雕龍殫
各體之軌範標衆作之源流誠操觚家之金鑑也曉嵐相國舊有
批本挾其精洵指其瑕類復于北平黃氏之注糾繩舛譌舍人之
書乃雕龍活現心趨行間余得原本于其孫香林觀察爲之校栞
以廣其傳從此藝林樹幟咸有準的別裁偽體燭火自消則先生
啟迪後學之心庶不至湮沒也歲在道光辛卯十一月某日涿州
盧某序

三

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14

昭烈將軍戰功紀事序

蓋聞玉帳昭烈將軍戰功紀事序
珠韜嫺陰符之六甲楓天襄地軍營玉帳關太乙之三所故續

偉狀於麟先生紫閣騰偉於鐘鼎在首然攀大樹以

望將軍相陳圖而思相率皆身經百戰聞金鼓而長歌惠感

三軍橫瑯戈而起舞是則書數行於豫綽反在生前紀遺事於

鄧冲不必身後矣若我

或功將軍賴思公者樂陵望姪涿野名門儀表沈雄丰神果毅

讀書馬上清譚劍端多算運權謀專精知良藥受風后之金法

規參井之鉞星莒國焦原卻行劓踵堯廟峭壁直上過尋名怖



小兒画形可以辟瘴、呼隕偷賊、飛肉不啻、飛仙世共詫為龍超、
人爭傳其彪怒、爰以道壯之歲、即膺翹關之科、獨運孤虛、偏工
剡注、遠所射法、遠中戟枝、養由箭神、遙穿楊葉、遂於戊申之載、
賢書以登、復於己酉之年、春官克捷、
皇恩優渥、

禁藥步趨近咫尺之

天顏、沐九重之雨露、觚稜日曉、扶赤韃而也、銅漏箭沈、跨黃芝
而去、因之研幾秘冊、金籀玉版之文、索隱靈鈴、元女黃公之畧、
每當酒酣耳熱、擊壺拊老驥而吟、霜厲秋空、挽弧向天狼而射、

蓋自信淮陰受拜、定策珠盤、車騎登壇、推功玉案也、乃以

乾清所行走、期滿、授襄陽鎮中營守備、浪濶鱗舒、颺高羽、展練
兵如荼火、布令似冰霜、則形勢山川、無勞聚米、陳圖蛇鳥、不待
合籠、故聞丁午之猛、驍戢其跋扈、帽韓果之勁健、徒乃廬、廬

時復援璣雲亭、吟詩雨館、春秋肄試、步伍應規、唱大角之歌、姓

名誌、天立、鐵簾、格、應期、張如、子、不、補、蟬、之、賞、罰、信、無、愧、細、柳、之、將、軍、長、松、之、都、尉、已、

當是時也、巴棧雲迷、襄江水沸、妖鳥競、扇、毒虺潛、吹、卒雖聚夫

籠東、城欲被、乃篋笠、君則荷戈、效命、負羽從征、手雙戟、八十斤、

鬻大弓三百石、側、盾、而、進、超、柵、以、前、虜、苦、蝟、於、軍、中、縛、樊、崇、於、

戲下嘉慶元年生擒首逆賀人傑營平受律、羌罕料其犁庭李愬親帥、淮蔡

聞而悸魄、軍門嘉乃丕績

天子念厥成功、遂有雲南鶴麗鎮左營都司之命、既而餘祇吐

霧、遺寇會沙房竹山青漢川月黑、羝根未殪而曩怒、牛角未殲

而弉彊、君則直冒槍雷、平馳渠會、遙擲銑鏡、仆著絳之胡、近擊

兜鍪、殪控弦之梟酋、收符融於渭水、破王邑於昆陽、擒

賊首張正皇心嘉之、是以有花翎之賜、二年斷時也、赤眉既喧

於三輔、青犢復鬪於兩川、鷓鴣魏興之樓、蜂連安康之壘、君則

勇氣彌厲、報國益殷、卷甲長驅、衝枚遠襲、騰耀鐵敵、金之騎、勒

另平稽萬

四甄而截其奔、奮飄風暴雨之徒、然萬炬以感其遠遂使史人

受殲于利趾、蜀子被吞于瞎巴、生擒賊首由是艸木為兵、揮

夜之驚鴨、風霆助氣、驅舟之貌、貅壘揭於葭萌、鋒交於梁廣

九上九下、操刺如飛、百戰百勝、摧枯似葉、蚰蜒築壘、增右北左

牡之防、鷓鴣揚旗、成沃雪燎野之勢、馬隆到西域而樹機、破韋

皋度鐵嶺而南番降、自楚陝入川至三年在巴州生擒賊首羅其清其書殺賊首冉文偉不其然

乎、夫身居末將、而勇冠旌門、位在支軍、而謀參幕府、此河州鎮

左營遊擊之階、大吏奏之

天子允之、歟、然且郎也之竅、寇未除、寶城之伏莽、仍熾、君乃急



善其怒、投袂才與、飢不先餐、渴不獨飲、攻堅陷銳、批元擣虛、桓桓焉、趙趙爾、破項羽之甄釜、舞袁紹之衝梯、鼓楊璇之灰囊、置傳永之火瓠、以故風沙智絕、飛燕塗窮、繫以終軍之長纓、貫以俊臣之巨木、而後宕渠為之恬浪、潯山于馬息塵、四年在廣首冷天祿、生擒賊首張長庚、孰知驚鳥疑影、逸獸奔林、仇池之山如城、據之以為天塹、滄泉之水似箭、獲之不能方舟、虎儼負其險、岵泉羣噪於高樹、君乃九折叱王尊之馭、三更畏鄧艾之繇、蒙雨而前、如雷斯疾、兔失三窟、鼠摧兩耳、微側為停驛、騎致蠻銅之鼓、蚩尤被戮、髀肩埋賊血之墳、炭廠之捷、厥功茂焉、是以有陝西波

羅營參將之除五年在昔呂蒙以材智拔萃、舍行陳而秉戎麾、

魏延以勇畧軼羣、自偏裨而登上將、君既總領戎旃、師于甄部、

乃益思揆、盪山魃、糾虔水靈、為拋車而繫雉尾、懸槍石而擊龍

頭、欲焚之而引入葭蘆、鯨鯢焦骨、欲覆之而蹴赴羅罟、鵬雀摧

毛、積甲則山齋、澆瑩則海捧、指揮勁敵、叱咤則永靖殺氛、

遂乃蘇息桔、枰臺成、駟驥六廩、騰陸九虎、威銷無異、駟馬之載

鴻毛、奔牛之觸魯縞也、是年勦捕賊首樊仁傑、再學勝殺獲甚多於戲、廬山九仞、難

銘苦戰之功、壽靡千尋、尚作勤王之狀、此晉洮岷副將固所以

酬殊勳、而調督標中軍、又所以肅戎行、七年今日者、羅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奠定芝檢升封五律成珍九河如鏡充國罷守邊之議去病免
出師之勞君緩帶投壺綸巾御士固宜卜大人之貞吉何忽向
鄙人而泣然謂此涓滴微勞曾何補於疆場顧茲崇榮顯秩實
自出於艱難憶昔席敞褐寬賤子招龍鍾之笑風饕雪虐王孫
無乞食之門願示後嗣以徵實事余則以爲韓彭屠狗英盧盜
魁將相存乎自彊英雄賴有本色爰允啟懇紀其委原况屬通
家敢從緘默謝伯父盛功將軍叔父盛德都尉與穎思公締交嗟夫紫庭素筆曾譯隄
官槐構之聲歌鐵植設經復爲公侯干城之武烈世覽者或有
取諸

○ 王璞園觀察嵐谿詩鈔序

世徒以拔麗藻吐奇芬爭捷於擊鉢刻燭雅譎於含宮咀商便
詡詡然自命為有學而誇其大節處則無鮑焦林類之介潔出
則無國僑叔向之猷為偶值屯遭又復依違頰首因生苟免不
能效蔓子之刎頸先軫之實元是本原不足即文齋龍虎詞成
廉錫終屬駢說是為擊音奚足與言風雅哉靈石王璞園先生
先生挺用世偉才貌端凝有志節性恢張好客喜譚笑甚口每
當賓朋宴集奮爽抵几縱論天下事聽者披耳忘勸語及忠孝
節義則又慷慨悲吁如見嚼齒裂背握拳透爪狀旁人莫不掩

袂雪涕不能自禁斯其天性豪邁而真摯有如此者當金川之
役先生由貴西道謁級來蜀赴登春行帳辦事大帥深奇其計
畫泊木果木師潰川涪磨佩劍使之犀利以地形不便率衆移
營行不數里番賊遮道先生躍馬揮劍奮擊斫傷數賊衣血糝
糊賊盡圍之猶馳突衝擊中銃而亡髮植如生其友成都岳廷
棻亦沒於軍

朝廷既贈太僕寺少卿予祭葬賚蔭以慰忠魂而視死如歸之
概究未有為之表襮者先生之孫階平明府宰江津一日出嵐
谿詩集囑為點定余受而讀之神愴其詞靜謐其氣一洗踟躕

之習藹然和雅之音斯具涵養又復靖實如此也余丁 先大
夫憂匆匆互里集匪篋中未經付繳念先生敦園毅魄常留天
地間必為國家隱消毒蠱殲厥妖虺與睢陽常山抗衡詎區區
以文字傳然有根之言究不可聽其埋沒也爰序而歸之階平
其聞免繼乃家聲

8 洪芟唐刺史巴音序草

不聞觀刁刁而靈虺虺乎不聞烏秋秋而蟲彗彗乎猗禕哉自
然之音也浸假而托之于物爲參差爲長離爲國腹爲居巢則
必不能如天籟齊之人工謳吳之人工歛越之人工吟楚之人
工豔雖滔卽連犴繁幽淫盡要各本其水土之氣以爲音何居
芟唐之非巴人而爲巴音也晉宋玉對襄王曰陵陽白雪朝日
魚離和者不過數人芟唐得毋盡和者之寡而投以時好乎夫
蠶叢之辭龍歸之曲斷梭之謠穆護之歌恐亦非醉者之所樂
聽意若曰余宦于巴凡耳目所接無之非巴也不得不以巴概

詩今即其詩味之不禪瑣文一歸雅道以脉昧五均而聲音者
語難同季矣然則壯厲激揚廉悍清勒余安能爲秦聲哉

樊蘇邨詩集序

春秋說題詞云詩之爲言志也詩緯合神霧云詩之爲言持也
禮記內則注詩者承也然則昔人陳事理章集微揆者必言已
志復有持其志者乃能羅列五際下序四始矣漢中樊君蘇邨
沈毅端亮翔實首公顧才高數奇偃蹇一官時時操觚染翰行
寫鬱律前後出塞登臨游覽狀物懷人則亢厲奮發壯邁激揚
質有其文沈盡雕繪信秦聲之能夏者也對于此事苦未伐毛
而平昔督論竊謂詩必有志斯爲有人味蘇邨之作敷豈祗靈
導宣窅奧精悍之色溢于楮毫彌令讀者把翫不忍釋手矣

8

張子白刺史梅屋詩鈔序

詩曷取乎取其持焉爾取其志焉爾持以檢性志以發言則代
馬飛鸞之章無傷連犴流水積雪之句何勞濯波故盤靈吹簫
遠舌亦闌艷曲黃犢食草後賢復有徒謠可知四始源流正多
派別六義根柢本自環深矣自人爭意製賞好殊懷雜體庸音
各爲家法偶宗漆吏卽爲仙心閒賦蘭亭便號絕唱元白未能
壓倒徐庾尚隔由旬遂欲僕隸風騷衙官屈宋彊吳邁而呼父
召邢邵以擊牛其於導達心靈敷陳藉象概乎其未聞也予白
先生彊記三篋方闡二酉經學賞鄭績茂龔黃五緯在胃子奇

名世豈道詞人而已然其包蘊五際斧藻羣言山甫將明魯侯
故實情源秀逸重類會章思業高奇集微揆著篇章之作蓋非
徒然今夫登粉詣之苑虹始知孰居之庠陋也觀春山之无贊
乃見龍輔之玳瑁也戊姑錄于因氏伯尚望魁父而棄斤矣掣
序錫于東瀛詹何向號泮而收解矣是以聽榮後之樂入耳而
聲噴振披瀝赤將之工飭材而鉅規協度蓋屈盧合濟而後鉅
黍之名成盤郢蜚壚而後裁鴻之錫利况夫天江南北山川鬱
奇幕府鼓吹之峯長瀆下若之浪金庭玉室之隩竹里菰城之
殷興夫鸞花滿樹烟月盈舟朱雀烏龍才人跌蕩楊枝桃葉佳

麗笙歌竝足感激精微發揚裏抱先生挺八叉之捷才尋六代
之陳迹石頭潮打滿眼興亡邗上艸荒盈襟悽剛淋漓濡筆逸
興過飛矣時復支筇頷異蠟屐捫竒探高密金簡之書摸秦斯
赤文之篆豪情既暢佳咏斯申又或興來訪戴道重休劉異苔
同岑騁鸞駕鳳亦復激揚鐘律行軸袞期雄伯之宗當今孰匹
澗也心思牢落葦見柴虎賁但康瓠佩無逢殺逢刻粵燭不及
蕭君錯認雉班人呼宋子質齷文黯良用慙先生頒示巨集
俾序簡端葉拱負書未能磨奮雖然桐魚叩石自以冥通牛鐸
諧鐘詎無響感詩家利鈍可得朮言彼眠姪之材詞尚神襜獵

間之士意謝丹青物不緯情詞不極貌何異入裸壤而褫繡縠
遇掣麋而卻鉛弩乎卽或怡張寫情流于輕綺是豐蔭克瞻風
骨不飛亦振采夫鮮負聲無力又何異剪香花以娛童穉雕溝
斲以給鄉愚乎沈隱侯云天機啟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韻
頓舛亮哉是語可告風人今卽先生之集觀之運氣慷慨樹義
精灼扶疏指事昭析驅辭古體之流希蹤漢魏焉至于繁音幼
眇緝采配蔡雕績溢芬菱蒨程豔近體之製方駕齊梁焉信可
以皋牢八極揮綽三雍響絕淫哇聲規正始矣雖復仲偉在今
必且謂幹以風力潤以丹采味之無極爾之動心者也

○朱香初粵山詩序

國初粵山詩五言長律以亭林翁山爲最而顧作尤粵山之性
情芒寒色正字挾秋霜時罕懈者憶余于庚申歲憩玉泉院昇
友人王茂苑劉俠君果糧造山椒宿落雁峯偶于五鼓披衣觀
東海出日日如車輪紅作馬支色于波心軒跼海水歎涌百寶
沖融恍聞天雞鳴樹偃擬飛身到羲和邊也思作觀日篇紀之
而意想平庸未能敲玻璃聲而止今讀香初粵山詩拔奇葦人
之外搜羅繁富雕鐫盡態儼是一部圖經未登蓮峯者讀其詩
不啻卧游矣

○ 楊慶弇古浪峽紀夢詩碑序

粵聞鞏蹏馬鬣難並川邈玉燕金蠶易蠹蔓草故即史歌罷莫
尋蜀姬之崩威斗搖來誰識甄郎之兆然臨江女子泉室猶戀
臂環沛國婉姝靈魂依乃幸樹雖神女風雨當避灌壇之威而
李娥竈爐久崇宣城之祀此我楊侯紀夢詩碑之所爲作也說
者謂登城而呼悉黎止之幻惑執階而立又吳蒙之嚙言不知
骨掩甄舒子冠而謝潤甫棠留泣婦蘆杖以訓士仁蔣領軍之
愛男祈孫阿而曹轉錄事墨公允之季弟感遠令而棺出洪波
自昔有聞於今可信澍有意徵人無能占瘳譯元州祥管之梵

徒唵趾離考臆節縵文之匪曾記冥漠裁以短什比於干寶搜
神傳諸方來不同曼倩罵鬼云爾

○ 郭千里詩集序

代吉安守劉梅坪

夫在心為志發言為詩集微揆著連類含章其在茲乎而或負
竒弔詭隱僻艱深隸事在裨官澀音如磬鳥則其去風雅也不
啻千由旬矣丹徒郭立益先生弱冠負雋才飛聲黌序漁獵百
家而以其餘力為詩風行水上月印潭中蓋以清氣為君者也
歸愚沈尚書既序其詩復為作傳以著其行誼之敦摯雖健翮
未摩雲而黃河遠上之句寧品題于旗亭先生亦可以無憾泉
下矣是集乃其孫小岩廣文所輯從灰燼之餘得之從此流傳
益遠世誦清芬吾尤以嘉小岩之善述云

○郭立叁舫樓詩集序

含神霧之言詩也曰持說題辭之言詩也曰志無其志則溝斷
無與于犧尊也無所持則兔絲無當于鍼繡也然則操觚者曷
可少內心哉丹徒郭立叁先生讀書負氣節酷嗜吟詠一時鉅
公皆引重之羊字雪贊見推桓允羅隱松詩被知昭德沒後集
遭焚而其孫小岩廣文痛珠光之沈去冀劍氣之飛來于破篋
廢紙中搜得手蹟驚喜欲泣墨尋餘賦字辨殘蠹釐之診之梳
之緝之共錄得若干首將付之梓以永其傳襲美之後不墜松
陵閭丘之孫克藏石屋余乃深韙小岩之能紹衣也方小岩少

時母李氏質釵購帖督之作楷小岩敬念鑿楹時摩遺斫不自
器窳遂工書畫而其詩復駸駸度騁騶而前咳咳破蟋蟀之聽
謂非階臬于先訓乎吾觀郊寒島瘦諷誦于菀林白俗元輕流
傳于奕葉矧立參詩之白寫胸臆不襲窠臼所謂洗盡鉛華不
嫌素面片佗腥膩獨甘清清非猶夫撫摺者之為之也烏得以
其少而輕之世有知言或不以余為妄誕

節孝林母鄧孺人詩序

夫閨閣豈尚奇行哉不過孝尊章敬夫子教兒女睦戚鄰諸大
端能事畢矣或者以其庸行無奇而薄之則惑之甚余觀中壘
所紀蔚宗所書要皆淑存柔嘉平均聖善貞心內映素節外章
卽足為女宗固不必截髮斷臂化石積城始稱賢媛也瀘谿
林母鄧孺人者監生用晉之母以節孝列膺

旌表亦足以慰其苦懷而儒人墨客咸重其節競為詩詞以襮
揚之斯亦善善之意也夫衛風柏舟乃共姜之自誓箴歌陌上
又羅敷之自明亦與陶嬰黃鵠同其悽楚韓憑烏鵲共乃悲酸

耳而士夫之投粵奮藻激揚貞風者何鮮也然湛生龍憐之解
張林陳妣之碑未嘗不寫冰雪之心肝著松筠之節操夫亦曰
竹留淚痕燕繫孤縷其感物猶如此而況于人之欽遲自有不
約而同者乎用晉以所稟集詩若干首示余余嘉生之念棘心
而情惻拊熊丸而志奮也為序以貽之

○陳非常印譜序

周礼鄭註璽節令之印章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
龍虎紐惟其所好吾止衍曰漢有摹印篆其法方正王球嘯堂
集古錄所載古印正舛相合凡屈曲盤回唐篆始如此余按古
印押字以印章為信漢晉用白文大不過寸許唐用朱文古法
漸廢至宋南渡絕無知者故後宋印文咸大謬夫秦有八體書
三曰符刻即古所謂謬篆五曰摹印蕭子居以符刻摹印合為
一誤矣余所見楊克一集古印格王厚之復齋印譜顏時夏古
印譜吾止衍古印文趙孟頫印史皆載彝人之蹟今日去古愈

遠而印章必篆方填之法必本秦漢世多以篆入楷吾所不安而刻印倣古則雖奇無碍也陳君訥叅集其所自鐫為印譜古健樸雅非故作爛碎漫滅以為秦漢者李易水曰摹古之法有四曰神曰奇曰工曰巧於戲若陳君可并論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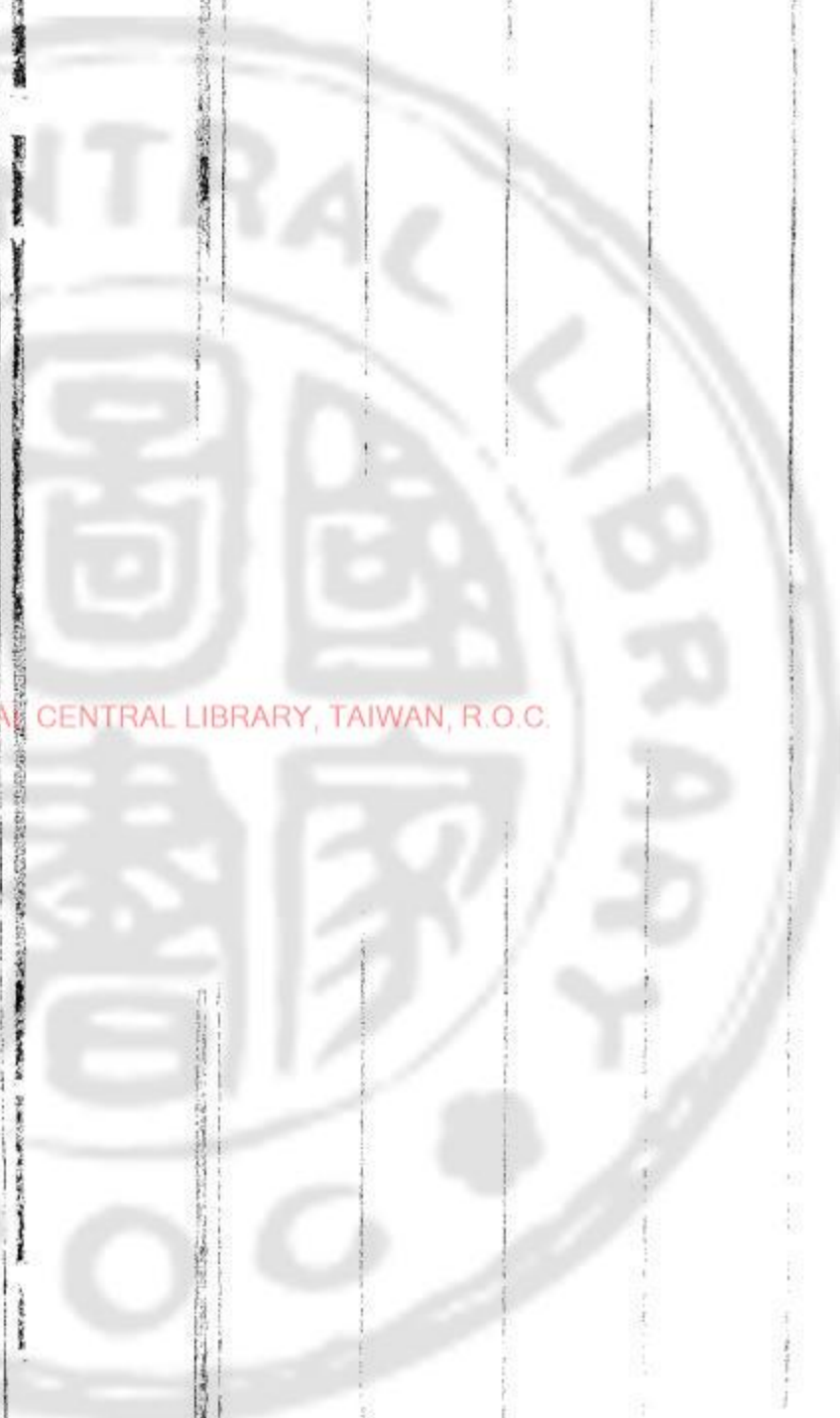
8 楊對山廣文印藁序

小學之殺亂也久矣史籀秋胡之人沒爰歷湯喜之篇止而後儒篆隸輒以意為增損浸假而失其真則乎守形混交處音同陳陣忽分再再莫別李丞相以束作采蔡中郎將豐作豊無怪六歲之禾訓同于導八寸之策執異為宗此所以伸翔斷柳邪之失元凱定門閨之真也對山學博熟于倉雅精于雕鐫凡七發之骨母新書之黜身元常之夢荒逸少之邾公皆悉其憂變之原遷流之故而復究夙夙率去之誤義闢靈寔鉅寇之怪名可謂知本者矣而以餘暇成印藁一書不以斷爛為秦漢不以

纖巧為唐宋豈身味篆字而論旦明守籀文而惑由楸者可同日語哉某素嘗蠟扁固知皇明背公為私雖屬會意反正為之莫喻辯方撫是謹也但覺覲并辰辰咸有依據嘲潔昭隔不是憑虛彼以單于為單于壹夫為壹夫者可以息喙也已

○ 王氏重修宗譜序 代劉葦甫觀察

當考世之有繫惟天子諸侯氏族未分工史錄其屬牒以備參稽故嬗代生卒具詳之筴而庶姓庶官則不能有宗祝之記自宋人勅族譜衙門曲實皆得張其譜於亭雖厥事有越而義則原於先王睦本之遺焉然吾觀蘇氏之譜以一姓為九宗上自高祖下逮元孫毋論仕隱賢愚不肖而各予以系雖味道之貴不載於譜亦曰親盡則畧爾今之為譜者不然賢如子騫貴如梁公雖遠而必紀否則曾祖考至通猶且憑縮不肯著錄以為此何足為吾譜光因之冒他族名達自詡茂族而遙遙粵胃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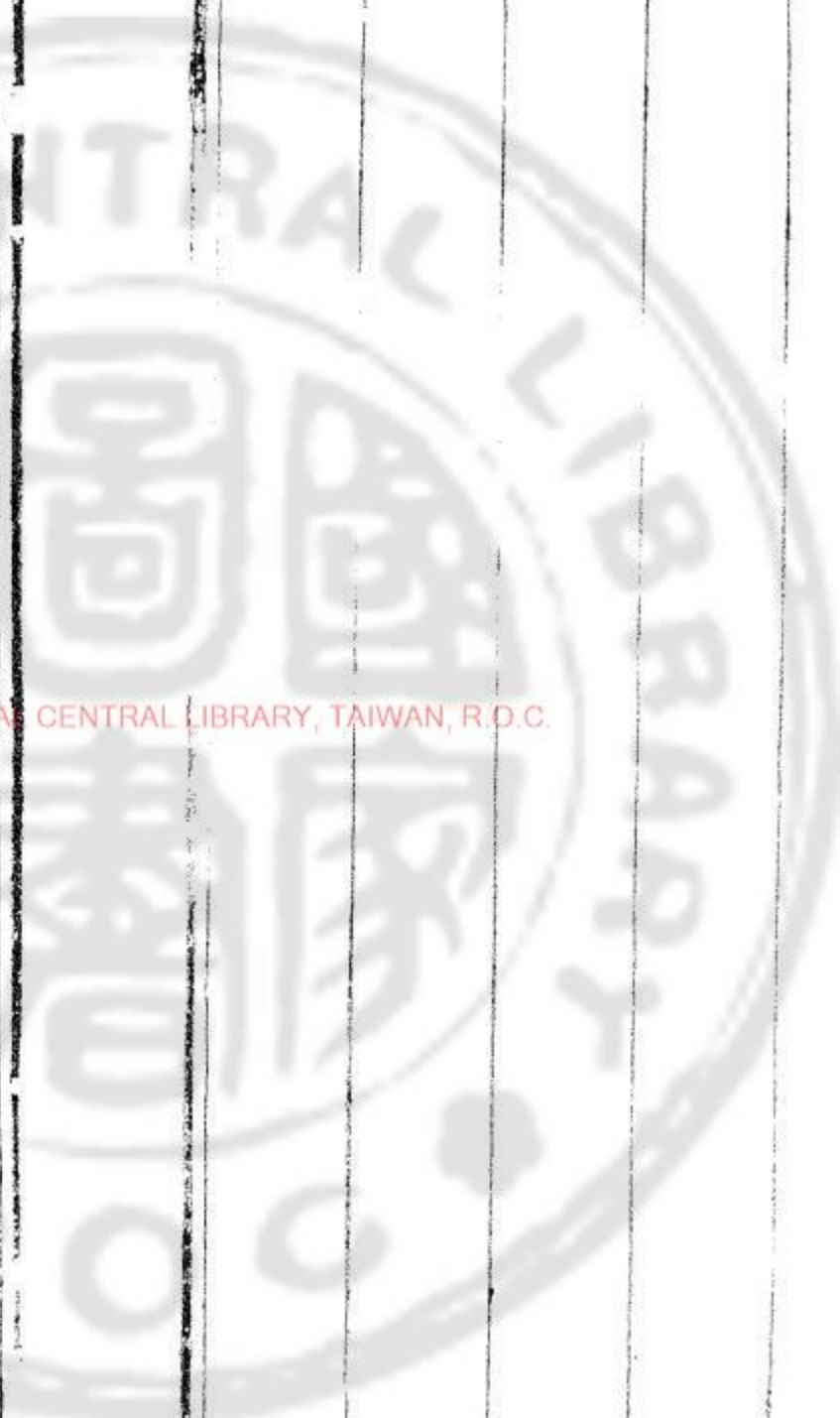


謂通人斯其庠識何如耶唐時岑文本令孤德榮奉詔輯天下
碩族合九百二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餘家而分之爲譜一姓
之中第取其賢而顯雋而有才望者著於篇名曰世族良異於
宗譜也而修宗譜者反襲之顧嘗按族服之制四世而總至六
世而服絕則親由是盡彼棄德曠宗塞源拔本者無論已稍念
屬派因其禮降而情亦殺則不勝淪遺之感由是觀之族譜之
設烏容已乎忒威王氏世繼青箱蔚爲望族棠蔭先生以禁垣
詞臣出牧山左功業文章灼耀閭里其子姓皆敦說詩禮克紹
箕裘幸溯其始則遷自太原掄書先生念其離渙睽其鱣之譜

以系之俾遠有稽而近可述一洗猥俗混冒之習而其七世孫
孝廉曰慎思有闕逸因昔牒記以補其世數之未具者予分符
甘涼久耳孝廉之文行暇日以譜示而索序諦觀之簡而覈詳
而有要使煩有所總散有所紀信乎有其作之必有述之者與
予嘗嘆似續相承繼志實難徃徃有先世篤睦敦叙一本而後
嗣不克負荷至不恤其爪眈何有於故紙之勾繩然則孝廉之
仰緒先志可謂賢矣後之觀是譜者可勿思艱以圖易哉

○ 王氏重修宗譜序

嘗讀晉風椒聊咏其實載歌周雅瓜瓞紀其綿可知良治良工
裘箕必紹肯堂肯構暨茲是因此三閭大夫所以溯苗裔兮亭
者老所爲誇蟬嫣也然自合族之譜出而通宗之習開竊史傳
爲紀牒之光盜聲譽爲所第之盛崇韜末族希附代公成紀高
門妄緣輔國比之攀蘿附葛既屬無因等諸傳老合韓又疑非
類雅亮之王每用噉然今夫百川雖眾衍波各有源也萬木實
蕃遠條各有莖也馬頰胡蘇皆源於星宿琴音草響總出自聲
風白馬非蒲類之枝黃蛇豈若粵之葉安可以仲翔戲語定爲



芝醴本然哉式觀古初更稽周制世系有工史之記昭穆爲宗
祝所書降自春秋猶重氏族叔譽徵獻於羊舌敬仲協卜於鳳
鳴夫概去邦故姓可考輔果別族舊氏難刪誰則如籍氏之數
典而忘公索之臨祭而忽者自李唐以地望別貴賤夾漈撰姓
氏明源流寒族單門遂渺絕已在昔謝朓稱太傅必曰宗萊少
陵贈杜位亦號吾宗誠不同巫趙之妄扳混元之假冒也蓋會
稽黃渥可宗婺州而樞密狄青難認梁國此其較然者矣時中
先生者江左名家瑯琊世胄青霜學富黃谿風高室有傳經之
堂詩有述德之作雖昧汾陽之鼻祖堪爲塵邈之耳孫乃因掄

堂先生之譜續而編之以誦清芬用揚先烈鄙王源之虛託脞
胄效蘇洵之修睦族序可謂不媿絕其有昭貽厥者也嗟夫公
侯之後降爲皂隸血屬之親視若路人人異世殊恍他鄉而異
縣名湮迹陋儼異派而別根有同敝簪之遺疇爲本支之篤則
覽是譜也死喪孔懷配吳邦之文武忠厚行輩有叙合梁代之
甲巳丙丁豈不盛哉

○ 劉氏家譜序

余聞之稚川曰景無違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故無源之水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勢不能稽輝藻于夕霜是且覽蘭風之隴峻而謹其基之崇厚也觀建木之竦標而卜其根之邃深也自世尚握齷俗趨薄礪先人之栝棧無望其占護先人之肝鬻無覲其漚鬱矣而欲宗世蟬媽以滋大雲初是猶致遠而乏吉良之樂怒飢而卻祝餘之饋也雖愚者亦歛歛其不能吾邑劉君士銘博士弟子食餽者也其爲人翔實而空茂劑匝而莊馘不僕邀不啗窳而教子弟也以灋其集詬者則姍嗤之其聊

浪者則排埤之其藪厲而不逋蕩者則孟晉惠悉之又時懋戒
以勿近奧潔克繩祖武儻所謂無忘塵邈者與君之先爲晉人
其隸涼籍也則自明始崇禮公以安定指揮懸車後契地于斯
聚族于斯生子二長入成均次游黌序世德清芬塗人爭豔至
國朝初周公登戊午賢書而子孫或試翹爾負米之科其字祥
麟者乃君之嫡祖也究心五石五芝延先世俞附之傳有子六
人咸憲遵家訓無敢駢突以連鑿于昭者長時六爲君之世父
次槎仙卽君之父也君兄弟二人後孳蕃衍子姪稱奴一洗委
巷闔閭之習比之赤水三珠瑤林八桂信無慚焉今夫蘊希聲

而待物者虬鐘之湛霜也懷精鑑以分形者鸞鏡之含日也倘
使處庭闈之內無公紀之丹忱同懷之間無子威之義讓必不
能投社孝之魚服魏霸之糠進德仁之果共伯淮之被非惟惡
歌粵黍行慚康渠亦何以安先靈而令宗鄙使某萬子孫不寤
于義不隣于邇有所衛遯乎故曰重本者繇嗣系之嗃矢也輔
財者設作人之筦籥也管元方念祖而刺史繪像子威篤親而
奕禩佩符非其表品者歟

〇〇 姚伯昂中允桐城夫謹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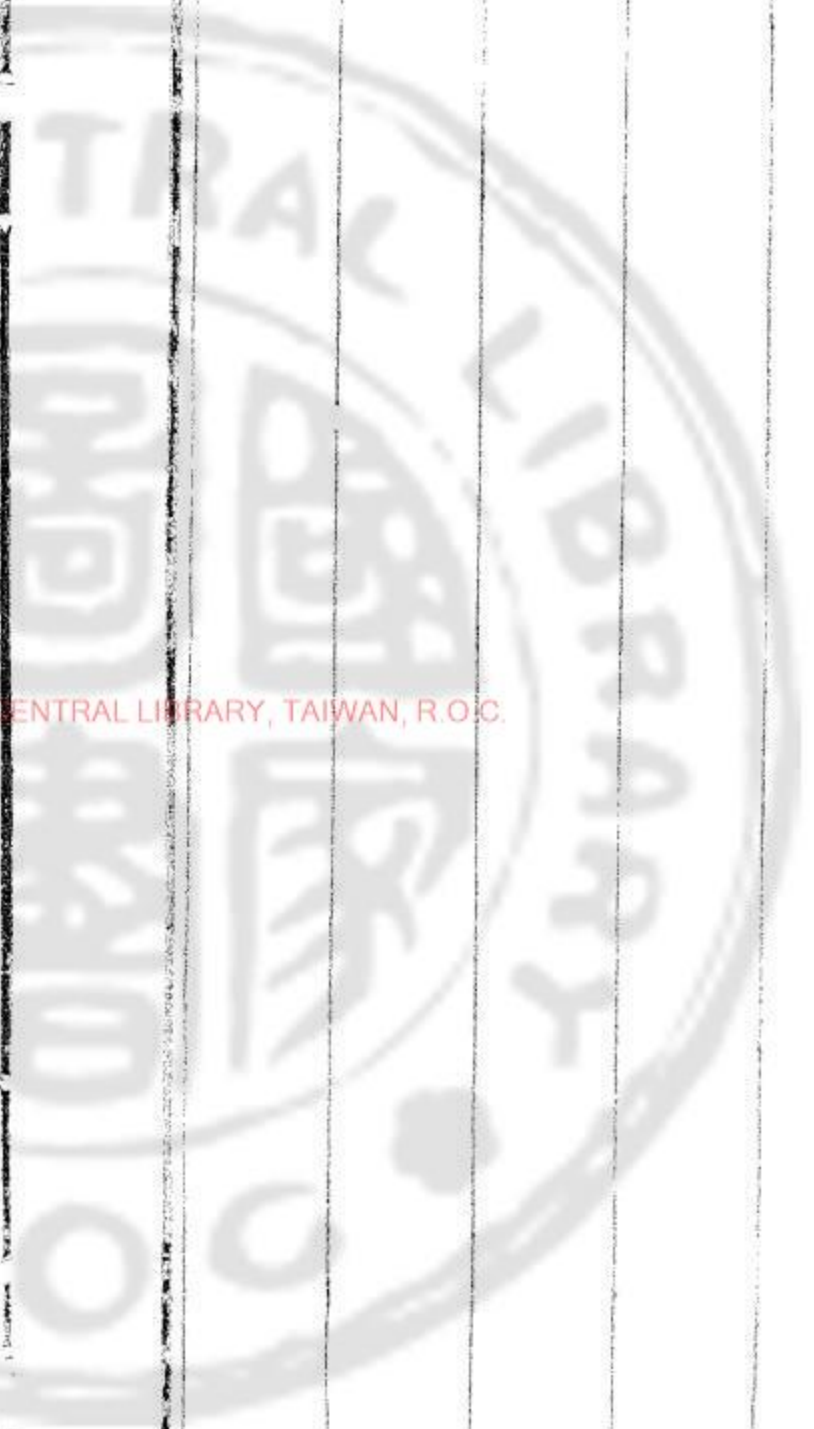
夫河分九派導星宿以為源山積千峯祖崑崙以引脈是則空
桑伊尹必非無母之兒獵騎沙陀未是諸耶之子故序者老
戴詠蟬媽楚國詞宗興懷苗裔豈非椒聊之實蕃則必疏瓜瓞
之繇生亦或芻乎桐城姚氏者邑之望族也穆行碩德豔溢閭
衡善政雄文芳壑載籍遙遙粵胄濟濟冠裳不同滿奮末孫于
何推校亦殊狄青先世無由叅稽而其始蓋由浙之餘姚遷焉
吳興之水不竭瑤源皖公之山仍抽秀葉源濮陽之鼻祖系衍
軒皇問媯墟之耳孫易受京氏蓋于今繩繩緝緝殷殷殷矣

中允伯昂先生學本鴻通官居切近諳摯虞之昭穆襲唐相之
清芬啓新阡於北平懷舊兆於南國因有姚氏支謚之作在昔
爰劉之世金張曾去其井鄉典午之年陰劉亦違其墳墓非必
徇讐言于青烏棄老屋於白牛也夫玉田誰種采之皆雙圭若
木何粵舒之咸四照倘芝醴之不謝自根源之長豐何必樹表
郭翻時依宰木斫經周變永守荒塋先生之志殆如斯耶然或
世繫不明派支罔別沈約自序混汝南于平輿魏收成書隔無
知者五世猶昧目而道黑白沿譌而呼素青則竒章貽牛馬之
嘲德兮招麥豆之笑矣先生是謚因親及疏詳近略遠闢蘇氏

塗人之繆語羨吳生累葉之聯情倣附注于裴松備家乘于庾
峻積藏紫研時描畫于甘蟲書積青箱謹栽培于棗樹龍眠之
雲入夢燕市之馬空羣可謂貽厥孫謀繩其祖武者也澗以墨
守何曉觚操先生鳴序其端有顏乃覲補敦煌之實錄亦溯家
風尋守素之前書竟少舊帙讀是謚也如披應劭之宗圖金光
啓瑞悅蘭揚雄之家牒竒字留香云爾

88 潘石生考功涼州者舊傳序

夫朝代有遷移而山河不改風雷有喧寂而日月常新豈非精氣所結融而光暉難翳掩乎若乃砥行礪脩名不出于閭里宣風布化功或湮于竹汗將使夢中之人披髮而叫泉下之鬼獻書以求毋亦學士之深羞後進之大耻與試觀益部陳壽襄陽鑿齒陳留蘇林豫章熊默咸有耆舊之作所以章志貞教闡微顯幽宣暢芳徽昭塋烏奕生白骨之毛髮慰黃墟之營魂豈徒臺卿錄三輔託之乎明朱育對濮陽奮彼文藻哉吾涼自漢武開郡代多聞人段紀明之戰功方蹤召虎而其弟煨復效忠于



板蕩賈文和之秘計可亞陳平而其孫足又著績于邊垂尹鑿
尹澹禮賢愛人興貴修仁尊主伐叛以及陰子堅之詩句匹于
何遜而灝作瓊林宏作易義播茂名于陳梁李君虞之樂府被
之弦歌而巨川記奎契虛高僧擅英聲于河洛載在往牒難悉
數矣自時厥後音稱寂然豈川嶽之不靈實掌故之多闕謝每
廢書而歎擲筆而起輒欲斷古今之案發天地之房勒成一書
追昔作者而一行作史此事遂荒吾友潘石生考功曾包因謹
筆凜陽秋思古發情懷舊攄念爰自國朝精加掌錄凡偉人傑
士孝女貞孀固不甄綜平生網羅梗槩或采故老所說或據志

乘所書要皆名成于結髮論定于蓋棺不同汝南之評改移月
旦鄭凱之對泛及古初是真考獻之鄧林徵文之閭苑也嗟乎
珠類玉考物少全美之資獸足禽毛天無兼予之質此之所錄
或文無害或武不驕或介而孤或貞而伎雖未濟之中道亦足
拔于凡庸激薄回濠中流之底柱矯貪厲鈍廢疾之砥鍼考功
之著書其此意也夫

重脩
代顧健齋興文志序

唐杜君卿有云言地理者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李
宏憲云飾州邦而叙人物因起墓而徵鬼神乃言地理者通弊
至於井壤山川攻守利害反畧而不書元和宰相之言施于誤
述者如此興文昔為都蠻地九絲凌霄之故壘思晏柯陰之荒
城卜漏哆剛之餘裔省吾草塘之膚功俱堪憑吊以資借鏡敢
謂邊隅鄙夸不屑哉守斯土者既欲柔曠盤榛狂之習莫先扇
質樸敦慤之風庶幾鵠臬萃響人文載興余以僕遯攝篆此邑
日觀

聖天子景運鴻鑠海寓敷寧兆姓阜康俊髦翹秀幸得茹永蘊
寡僇郵于讀瀆之餘披覽志乘知爲余夙樵張楚黃諸君所新
修嘆其條目義例簡而不紊符往詰紀載之體適紳士問序于
余輒書此應之以質諸知言者

8

代文觀濤明府重脩南昌縣志序

夫爲政有脈初焉其精神貫注乎弼教明刑而外無弛張變更
之跡則志其爲治之魚釜乎然政有模範焉其措施在于摩頑
礪鈍而動合阿產卓魯之風則志其爲治之龜鑑乎唐李吉甫
有云今之爲地理書者徃徃說祿祥而徵鬼神愛鄉邦而敘人
物至于山川險阨攻守要害反略而不講元和宰相之言其尤
切中後世縣志之病也江西爲東南一大都會列郡十四縣七
十有五而南昌爲首邑與新建分疆而治觀其山川雄秀人士
炳章戶口殷阜田賦浩穰甲卒星羅關津綦布信赤紫之區也

舊有志創于乾隆辛未脩于甲寅迄今歲月塵邈掌故缺略前
令阿君鏡潭承中丞檄纂脩未歲事而厭世識者惜之余于甲
申春由龍泉調是邑簿書之暇與邦之碩彥徵文考獻覈實訂
謄越稊而成四十五卷凡所援引悉有依據不濫不遺大致典
確則諸賢匡襄之力爲多余不敢藉以考鏡爲一方興利除弊
上以副

聖天子惠鮮懷保之仁下以酬

各大憲勛勉成全之德豈徒豫章有書洪州作記與前詰之摛
文揆藻者爭短長哉

○ 代霍松軒明府鄱陽志序

歲在道光之二年余調繫鄱陽下車後字良斐庶務未遑稍
暇閱縣志則自乾隆十四年重脩後至今歷七十餘年深愍文
獻堙沈掌故闕畧傳聞失實積久滋疑固以為考鏡之資適大
府允合省紳耆之請續脩通志余以為縣志之脩在此時矣既
為勸捐文以助費又延鴻碩肩總脩分脩之任復選誠碭分城
鄉采訪之事旋卸篆運未北上迨差竣還省又調任新建而鄱
陽之紳耆以新脩志來且請為之序夫縣志之最著者蓋莫如
吾秦矣韓五泉之朝邑志康對山之武功志呂涇野之高陵志

胡可泉之秦州志趙浚谷之平涼志喬三石之耀州志皆事核
文典有三輔黃圖遺意他志不能與之埒者則增飾之病也然
則志固貴乎復羅而辭尚體要又不專以鋪張為能矣矧鄱陽
山川清奇人文秀茂物產殷阜據實書之固自凌跨上國乎余
雖不得與于珥筆之役而覽之終卷驚然秩然無濫無遺抑亦
可以追蹤前詒備職方之采擇也已仰惟予懷遂不辭序之以
塞眾請焉

○ 代大足縣志序

趙及第

戊寅夏介侯來署大足相見驩甚余以縣志陋略託其更修迨
歲莫余回任介侯移署銅梁旋調辦秋闈事竣復委署南溪蓋
勿勿無暇晷也頃以書來並寄示志藁其言曰世之為志者率
詳今而略古廣分門類妄摭雜事於本邑掌故反多遺漏如天
文分野本主省郡乃至小邑指一星為屬此陳卓張璠未有之
說也且地理不紀四至八到山川不言險要攻守之畧紀人物
不詳行誼專取他邑尊顯者入之以為榮濫收風雲月露之詩
文以侈卷帙此通弊也味其言可知其書之得體要矣夫金石

之文徃徃與史傳相證據且足以補史傳之缺如昌州刺史韋君靖宋王象之輿地碑目考以爲韋靖本朝康熙時四川通志乾隆時洪編脩亮吉府廳州縣志均沿其誤蓋君靖其名非以君爲稱猶唐王君龜李君羨之取名耳然新舊唐書皆無君靖名今介侯搜得其碑乃知平黃巢韓秀升高仁厚之亂勲伐卓爍不獨築永昌寨爲功于昌州也而范淳夫先生古文孝經刻亦出於人間筆蹤雄偉勝于黃山谷殊可寶貴其他多有關志乘擇尤雅者著錄于篇至其分類簡該文詞質古覽者當自得之介侯乃諄諄囑余點定嗚乎余何以益之哉

○重脩大足縣志序

嘉慶二十三年六月趙君及莽奉調廉差委余署其篆相見謂曰縣志前此奉檄修顧余心弗慊未付槩于盍爲之更纂余諾之旣而取脉其藁則缺漏冗俗如其所言案牘之暇輒作數紙旋移署銅梁公餘亦載筆數月復調辦秋闈未竟也揭曉後棲遲廬邸人事屑屑夜雨挑鐙乃得成藁按大足置自唐乾元元年屬昌州光啟元年徙州治大足宋曰昌州昌元郡治元州縣俱廢入合州明洪武四年復置屬重慶府今見其山川雄厚土地沃衍古剝廢寺碑碣宏多當日一浩穰區也第宋時黎伯巽

之靜南古志弗存徵文考獻率從闕如洎本朝康熙二十五年
榮昌令兼攝大足縣事史君彭稍次舊聞彙爲一帙乾隆十五
年邑令李君德績脩之曾見史藁所謂存什一於千百也而李
志亦復簡略無體余之所慕不知於黎氏何如以脉史李二家
或有遲庭乎書此以復及葦尚其糾余謬焉

○

瀘谿縣志序

重修

往者丙寅歲予游江右喜其山水刻露人物清粲襄羊者久之
乙酉五月選授吉安府之永新將一載以前任欠隨漕款被議
旋開復于丁亥冬題補是邑戊子四月履任入其境山則犖确
水則瀨潭田不沃饒產不阜碩而士習民風頗爲淳樸色爲之
懌眎事後取縣三志閱之支蔓叢芳漫無體制深病之急欲改
脩而原任蒼梧大令董惟林君以其藁來大都沿襲舊編祇增
益人物百十耳唐杜佑有云言地理者在辨區域徵因草知要
害察風土李吉甫云飾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徵鬼神乃言

地理者通弊至于止壤山川攻守利害反略而不書本朝萬季野斯同云著地書自有體要或其人其事無關地理不容闖入而張南軒謂脩志不可不載人物典型繫焉世教補焉此則儒生之見以此點綴郡邑志則可伊昔通人之論如此今予之脩此志也亦不能不叙人物而芟其贅疣並刪其孱冒尚覺太溢嫌于仍貫蓋猶有人之見者存也然體例分明事跡該括不取庶說郢書不為鉤章棘句庶幾有裁制矣邑人士之知言者或不以為河漢乎時太歲在屠維赤奮若之臬月星翼日武威張澍介侯甫篋

○福禹所均藻述序

昔升菴楊氏以鴻鑠之才投炎荒之徵籍管城之喙寄宛積之情駒景既消著錄遂富其均藻一編亦爾時所篋也顧眩篋無儲搖豪即寫雖有行秘書之識記亾篋之聰而意緒蒼涼頗多舛錯然其搜竒索奧領異標新亦足供詞林之漁獵矣學使禹門先生玃愛其書為之釐參差補脫扁正肥謬竝注其出處之原委而槩以行世澍嘗嘗明人之學半係耳食未嘗焯掌羹心染丹炳燭沈擘烏冊鑽習龍經沿襲陳言靡所決擇故所作皆條流紛糅事跡垂午升菴于時最為雄伯其所篋輯有食蹠集

腋之能無鏡日色蓋之訛非以學有根底故耶今先生囑序其
端輒據私臆發此慨陳知必不以此言為謬

○射藝全策序

宋陳康肅公善射當世無雙每以自矜常射于家圃有賣油翁
釋擔而立久睨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
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對曰無他但手熟耳康肅怒翁乃
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澆之自錢孔入而
錢不濕陳乃笑而遣之旨哉翁之言熟也與莊生之所謂解牛
斲輪無异也通斯意者可與言射矣余于庚申秋假滿將還朝
道出甯陰而厚菴以所著射藝全策問序細閱之嘆其良工用
心獨苦學者能即其成法而操之以幾于熟必有先中中者矣

不然自多其技謂可以貫兕甲徑革盾也是但知射之射而不知不射之射也則殊失厚菴著書之意也

〇〇送顧鹿畦之浮梁任序

為問今之民俗有不譎觚乎試觀今之吏治亦為敝筭矣毀譽混三代之直操履遜四知之嚴政路染絲高梁濡翼將玉汝而歌碩鼠不矜人而集哀鴻秦越何心邢關肥腩道路日有慘戈矛方且騁秋駕之沛艾尋徑南山聳夏畦之脅肩失交北部然漁肅蠶績聖門多政事之材冬日春風剗邦重循良之選顏子弁禹稷同道原呂飢溺為懷伊尹欲堯舜其民時屢溝壑之納有聞自古豈異于今鹿畦仁兄浙之魁士也讀崔陵萬卷之書養沈攸十年之氣疑將坐蓐心乃谷虛画似削衣性不谿刻文而無害竝不呂吏為師仕而能優詼敢呂儒為戲吾知其矣

研贈刀。召待士播琴磨蠶。召劬震凍絲染羽。召惠工帆粟車鹽。召通賈
可。召惣攝五縣。可。召皋牢九能。斷斷然矣。今夫有德而無才。暖姝者所
召退舍于盤根錯節也。過時而寡學。徽燼者所召招譏于俗狀塵容也。
其何能堂鳴子賤之琴。街息董宣之鼓。樂奏王阜之磬。集成姚合之詩
乎。吾觀抱兒當門。任崇恤孤之教。買菜出境。庫狄厲已之風。然或假借
矚宗手。非霹靂絮掾。且起而厥歛矣。矯飾脫粟。控無銜轡。漏卮又難。召
補塞矣。魏戍彊項。獄莫蔽于梗陽。戴聖傳經。名乃汙于黠貨。或且暗求
媚竈餽餉。梁冀之蛇固恤。名宗蹠躩。躩蕭傳之馬。遂乃驕人。白日首足顛
倒于神噓。附驥青雲。賤惟恃于趙孟。此固鯢生所目笑。諒亦鉅子所

腹非也。君身余落岑。氣合金石。情堅賞竒。則文章有神。嗜味在酸醎。召
外班尹陶。陶于永夜。哀謝款款于當時。許借異書。一癡無礙。回翔仕路
三化何曾。豈不欲歸虛誦。平子之賦。早知學道。爭聽武城之絃。任延善
事上官。非其願也。卓茂游升太傅。又何難乎。當此歌驪之候。聊脩舉燭
之箋。君或不召為莠言。而召為韋佩耶。

○鶴城送別詩序

道光八年春余開復補授建昌屬之瀘谿于四月履任越次年六月移疾告歸士民安余之拙而惜其去也各為詩歌以送別大抵情深而文明志和而音雅第贊詞過實美言為箴愧余無以厭之也迨赴省大府不准引退仍于十年四月回任自念五十之年尚羈塵鞅內負夙心外慚良友地若可入吾忍見宓子哉暇日檢篋中詩錄而存之付諸剞劂聊以為他日雪泥鴻爪云時六月之二十日

8

送洪芟唐管裡塘糧務序

昔人有經無不論之國者入其境山剗剗而芳穢水洿盪而毒
淫其人則濼薄無心其物則警辟無幹又有腥臊腐鬱之氣充
衍于四時既而悔曰吾何為涉此地而見是山是水是人是物
是氣也既而寤曰吾不涉于此地則何呂知世之有是山是水
是人 是物是氣也急剗驚颿歸而循途求仁壽之巖處之掘功
德之泉飲之擇空桐之人爰之作陶丘之器庸之又時吐納澆
灑清淳之氣呂滌盪腸胃若不知曩之曾涉無不論國也者東
塘為蜀之西僻疆則戎索而界連魚通尚未遠內地其山水人



物昇夫氣候未必如無不論之陋劣也芟唐得斯役若有不豫者余臣爲即使其山水人物氣候如無不論之陋劣異日返駕則所歷之境又豈無不論之山水人物氣候所能彷彿萬一耶芟唐其毋庸不豫也夏雪可臣沁肺石井可臣清心人皮之鼓可擊臣娛耳天星之葉可翫臣養目竹筵之宇爾吉之畫可習臣願神羌活之魚可治痛星宿之雞可延年雖三十六之天七十二之地或未之有而願頊頊爲其母乃思控卡之海危索篋之橋乎吾知其必不然矣

8 送歐陽瑞哉歸邵陽序

粵蘭蘭澤落岑通于臭味翁博婦好感以聲音蓋集焉是烏見嗤墨翟妹乃爲鶴遺恨靈均若乃作客他鄉相逢白首論交永夜快觀黃眉鷓約方深駟歌忽起有不心縣明月執手裴裒思逐浮雲牽裾眷戀者乎歐陽瑞哉先生邵陽魁士也妣氏瑤源餘亭秀葉家風篤穆世德清芬旌節栽花牀盈象笏科名植草桁滿程袍橋茂于山父兄彪怒玉折為水子弟龍超庭誥顏君規趨矩步門律張氏坊行壇言是真和伯孔宗頌儀不惑永叔文範焉奕能遵者矣夫其翊施不佞殿貸無私計晦瞻貧指困

拚匱耐也涸轍救以尺波涉不褰裳履焉咫道暖回左伯恍遇
陽春病起爰精如蓬斗極券投于火戶免追呼劍守于塗鄰多
遜讓可以卜飼花之雀銜環報恩去鉤之蛇送珠謝惠也君則
折枝侍膝執簡訓徒美遺考叔米負仲由雲裏雁鳴早傷墮翼
堂前萱茂又抱米薪自洗帚踰不假童僕親嘗藥味潛祝神農
逢首何辭棘心以慰無何寒泉寂響慈竹摧筠痛費皋魚悲來
泣鶴七日不食瘦如束柴三年獨眠笑不至矧可與殷陶接踵
符表齊肩矣遂乃志在四方游經萬里葉榆浪黑鹿芴峯青金
馬碧雞時窺神景沙壺柳貌遠訪遺蹤楚飽枕椰鮮烹鐵釜詩

題弔烏酒泛邪龍激越豪情良亦稱快則有公冶縲綆甯越鞭
笞憫其覆盆達之嘉石遂使挾鏃戴就不罹歐刀被械何蕃仍
歸蠻舍義聲仁質亦又足多厥後扁舟入贛橐筆來豐逆旅揮
琴參軍倒屣莘莘子姪服事先生氍毹皋比導揚學術佩之迷
穀茅塞頓開示以智珠漆室有耀宜其鳳毛浴日鳴上梧岡駿
足蕭雲騰來洼渥維時到處逢迎相知疊密諸侯坐上大府幕
中李法相商羣欽石畫米帖不乞仍摸韭花而以文詞豔麗肝
膈光明穆之百函兼了餘事柳公雙鑊復勝他人宛宛鷺洲修
修螺渚軒闌見月臺迴披風未嘗不當食而歎魚思資水廢書

而寢夢繞衡雲也茲者假裝揆日祭鼓戒期敬謝故人言旋舊
里大江東去能不愴容越鳥南飛自成別曲蕭騷白髮寂莫青
纒回思隙駒流光如逝偶尋隍鹿幻夢都非此所以拔劍高歌
壯哀鬱律擲杯長嘯老淚芄蘭歎予與君星野秦楚雷陳漆膠
淪茗泉邊翠瀉沁脾芻棊松下玉屑盈稔酷嗜顛書塗鴉聊爾
枉臨治縣馴雉無能悔落紅塵玉堂天上擬從赤腳未石山中
未能忘情居然異地池草生綠謝句重吟園橘垂黃賈牀尚在
萊妻扶耒共飯胡麻驥子攤書定傳世籍弁髦人事截嶠道真
詎不旗翼延年星飛亢角鮎梨享筭仙侶喬松哉

○ 萬別駕序

磁州別駕實夫萬君有理諧字良別茲民咸鳧藻不稷于法信今之幹
翮也而俞拊之術尤精鍼經脈瀆六微三品皆析入豪芒故能變六一
于金液改三七于銀丸昇北斗爭齡俾南人卷舌詎止三折肱九折臂
而已余昇之交最久見其砥信而不矜仁麻情兼以律性豈世之妄詡
徒桺癰救茅鬼者所可同日語哉余嬰沈疴實夫為錄肘後方服之
良驗何必安期神僕之散淳于解顛之刀始足除膏肓乎于其別也謹
書此以為贈

送蔣礪堂制軍師入都序

歲在庚辰之七月

仁宗睿皇帝升遐四海過密我夫子以梁益總制馳

奏哭臨

梓宮得

旨允請蓋夫子受

先皇帝之殊遇欲扶服以申哀而

新天子則倚碩德元老欲藉入覲晝接咨詢以天下大計也惟
時澍宅憂在陝

旌節戾止隨眾樞謁起居畢作而曰夫子負天下重望旦夕入
綸扉實蒼生之幸若

聖上以坤維為念俾仍制蜀者則民生利病不可不盡言也夫
子則曰今握枋持衡者紙上空設誠不足與謀國家事余以外
臺未總朝綱抑惟言其大者耳且亦必俟

聖上之有所顧問問及之則言所未及問者亦不能瀆陳也
謝始聞之而疑退而思之則疑其念我夫子負天下重望者也而
顧乃云云謝嘗讀孟子矣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
君者也又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使孟子而愚人則

言讐孟子而少知治體則夫子之言違子輿氏之旨矣今夫類
首風簷磨墨吮豪目凝簡策逐款條對不敢佗及者博士赴貢
之為也若

天子大臣以天下為心即以天下為任而曰必問及之而後言
則其問及之而亦不肯盡言也明矣且問及之而言者猶是意
慮之所及他人亦習言之未為國計之痛鉞問所不及而能暢
言之以啓發

主意乃為民生之良藥也謝罕漫讀書未聞大道然忠義之心
生而自許作吏數年不厭民風之濠深恨吏治之駸不勝悃悃

希夫子無患得失必盡言以抒忠款乃無負
皇上之咨謀也若入告我

后言無可采則又曰嘉謨嘉猷非外人之所知又且曰
聖朝無闕事奚用補袞謝恐天下之笑樊李齊也

○代鄂敬亭丘太翁懿德序

空祠之陽水源縈互土脈崇深徃徃有隱君子生其間東漢王
節信歿光匿雖不求聞達著潛夫論以見志其時皇甫威明甚
重之歷千餘載流風未沫又幸選我和宇太翁當其圖失侍

抱皋魚之痛尋即**跋**怙莞莞孤露蓋一鮮民也矢志讀書深恥

集詬雪案螢牖靡間寒暑鄉長者咸稱其有頭角卒以貧**圖**不
終**斲**業猶之韓康賣藥趙岐販餅生計是籌雅操無傷也夫人
遭際艱辛茹粗糲而衣須捷欣羨膠懷頓喪所守者比比然也
而太翁宅心太素介特無渝雖機杼之細杯水之微不以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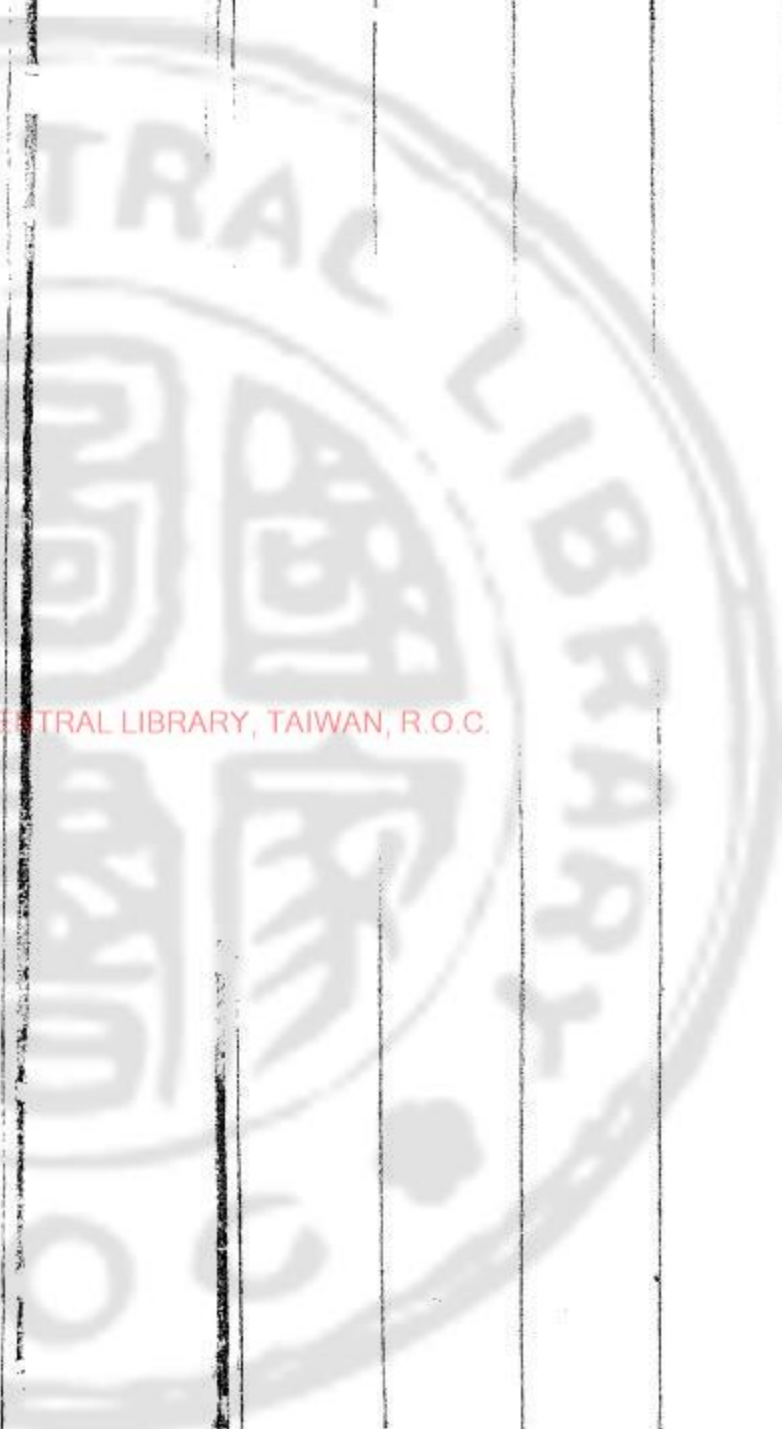
昔項仲山涓濱投錢丁靖公菜果不食彼皆苦節能貞儉德以
永翁之所為殆其似之方余奉檄來西也與季子孝廉中連交
見其處已以繩接入以柅循循然不敢徇規改錯嘆其有所階
稟既而深悉其梗槩則益為之欽遲迨上計 京師道經朝那
親挹光霽則神明曠哉飄飄然有世外之意蓋太翁自四十後
壤子繞膝蘭蓀盈階遂以家事付諸長君襄羊隴畝與二三親
戚情話終朝又或蠟屐尋山抱琴聽泉心與境清斯骨與神健
所以壽享大耋鶴姿瀟灑無復塵蹤之態也而德配某太君亮
志相符靜好韻叶譬諸馬微之潛鹿所輓車有賢婦運期之遁

吳國舉案有齊眉奚豈非會和隱璞秉道全真者哉今者神返
遮須懿範斯在余辱良誼爰臆述其大凡以志景仰愧無能蘭
揚萬一爾

〇〇 送王鶴汀給諫歸里序

歲在道光之四年三月鶴汀給諫患目背請假還籍養病得
旨聽許將以秋涼戒塗京師士大夫莫不喟息以君善于其職
在工部鉤稽程髮吏莫敢侵牟入諫垣封事數上動關國家大
計生民利害不以毛舉細故為能所彈劾者必皆蠹國之渠不以
掉磬沽直咸蒙

聖旨俞行其言可謂不負所學也而忽以疾歸毋乃用未盡其
才才未充其用乎余觀士人東脩受書莫不欲異日有所樹立
及至肩任則又首鼠陝榆固能幹翮徃徃為通亮之所姍笑即



或膺言責寒蟬自異而有宵無心不過擔拾枝言臚陳瞽說以
塞觀聽有所糾絕亦惟閭里小夫營酒博筭之事而巨猾大慙
不敢以惠文相向其于民莫國是相去不翅幾由旬也至使人
以儒為戲羣相詬病良可吁已今給諫行矣曳杖柴門泮桓消
搖看粵山之雲則其視富貴也如此有然既渭川之竹則其厲節操
也有然念我諸故人日踏輓紅塵得毋向長安而笑乎聞尊甫
琴齋先生令光澤六年字良芟歲遺愛謳歌迤里後周郵貧鯨
排解紛難激發渠薄敦崇風俗鄙化之天下号曰循吏今給
諫以直臣釋紱投榮紹乃風規吾知二三父老必偃僂而攀履

跡衣香也

○ 潘曉山先生八十壽序

粵聞扁善鼓仁亥滋絳縣含蘇缸信丁復黃庭蓋道族成鳩棋
盈鶴筭溫恭集木顏晚松喬况佩服聖涯未意崩性屑輕榮祿
銀手金心有不羸呼握精師親祥集矩州專采颺所福來者乎

懿惟

曉山太翁吾涼之魁儒也嗣駟經術劉昫史裁陰鏗詩篇張昶
節槩兼以珪儀筠質矩步繩趨蘭石自然蒲梢鮮偶兼資文武
上婉然明博綜詩書直陵長祚龍城大臬鹿塞先程鯤生之熱
服也久矣方其髫年起靄騰歲騰芳恬失嚴君莞依世叔祖相憐

雁羽有似鑿楚畝少雙弓家徒四壁烹蠅韻釜懸鷄掩肝而乃
研精焯掌厲志題肩映雪閉帷聚螢握槩花紅生夢鳳白吐胃
薄采其芹旋拔其萃聲飛黌序譽溢儒林闕幘談經皋比授字
牟恭逢盛信無忝焉遂乃應

詔禮官充名書館披窺異籍校理秘文黃香入京無雙日下羊
陟為友常詣車中爰以傭功遂膺議叙說者謂兒寬卒史竟躋
台鉉朱邑嗇夫得紆組綬

先生將因此翔仕路步亨衢展天才舒素學乎時則炳如太公羽
先生方宰即墨深知將明招之匡襄代其勞勩凡絲鐵之訟雞

粟之爭皆為參議及鹽米之估胥役之廩咸給如期蓋恢恢如
也然

先生高情邈亮雅性清貞土苴功名浮雲富貴每以賓王急流
柱史知足微言相勸守意彌殷是其所見真乎超哉于是汗漫
為游絆羈無事蘇臺響屨槁里語兒泰岱秦碑鄒嶧漢鼎罔不
瀏覽以豁襟期乃復膏車入晉予季載尋處父磨銘管涔覓劍
狐講評石狼孟品茶其興可不謂豪與夫林邑之鳥終戀故山
海翁之螭不舍舊岸載返靈淵爰蕪徑歲蕤花柳翁濫醕醪檢
點蝨魚整齊表虎方謂橐駝種樹郭翻置標虞卿著書伯倫埋

照矣無何諸侯擁篲長吏奉琴謂夫膏裏之駒相須伐褐盤郢
之劍鑄俟風胡

先生則鵠乎應聘鵠爾就徵梁丘生徒咸知礼法檀敷著錄胥
守規條一片婆心三寸版古腐遷育左蝶魏米陳奮輿高設把
杯雄辯聽者忘倦聞之祛疑化如雨沙教似風草故其攀桂枝
游杏苑者比比也適以選授廣文優游漢縣鄭虔騎馬孝孺泛
舟拜將壇高封王石古興來獨徃景從又殷鱣舍仍開龍門在
望瞻彼旱麓濯以漢江多士心傾孰敢壘立既而歸與動輿故
里言旋舊友海桓至親情話然潛夫在巷履倒將軍雲卿種園

金來使者主講天梯流聞地籍而猶勤追伯業專嗜叔文鐙影
幢幢墨波沸沸

先生之年方八十矣長君石生考功心殷顧悌拜讀來書性
纂元方時恨違膝陳章膏棧歸省循陔將昇哲弟茂才以揆
覽辰為

高堂壽在昔竇公黃髮漢帝問音照敬皓年魏皇賜饌書之冊
籍見美來茲

先生潛曜韜光葆真養素雖未得綃衣表襮幹翮飛揚而
冲量淵深曠懷月朗雌黃不設別白斯存玉汝銜恩鮪吾泯怨

握中智燭皮裏陽秋蓋以鎮厭浮藻轉移批繆則子將月旦終
涉關駘劉虞風裁徒歸訾詈矣茲者榆星散采梓里奉觴弟子
莘莘兒孫緝緝共祝句芒錫筭雲襲孺裳黃銅築唐藥儲赤石
而澍也豫章作吏質醴無文欲頌

穆行恐遺蠲德未能北面遙仰南山苟况旗幢姜敦綰綽彭鏗
斟雉呂望釣魚聊藉吉辭以介眉壽所恨小人有母未遑板輿
平子無田何由扇枕

先生其矜憐烏鳥滿酌蒲桃矣乎

8

姚伯昂中允五十壽序 代潘石生考功

端蒙作鄂之余月伯昂先生五十有慶凡在著籍願祝梨麋而
屬言于某伏念先生學染羣儒文掬五典校書梓殿白虎能通
授簡

庭青鸞善對中州典學杞梓成林三輔掄才瓊瑤受瑒倂紳仰
其黽采

楓陞重乃賢聲無假鮪生詡揚也夫菀枯之歎升沈之感昔賢
不免難語高懷我先生水情在抱斫節不磷洞觀險夸渾忘得
失游心霄霓濡迹塵埃是真皎皎練絲不受澀緇者矣爾乃瑟

居一室瀏覽千秋易闢茲滋書徵豈檝八邠正雅膾髓稽詩肯
左拋猿周官齏竣靡不眎螺于仇照燭于胃時復拈豪作画造
意融衿骨健騁韶樂生魚鳥山水蘊藉樓閣駸駸獨笑欣然古
人何讓亦或縣挽為書仰星效象釵頭屈玉鼎足壘金百歲枯
藤三霄舞鶴雖秋胡隸聖曹喜筆精無以尚之而且嗜愛羣芳
披述思豔階翻紅藥池泛碧蕖玉藁招仙金盤宴客春風滿座
香氣入鄰于是賦詩得句皓月當天宇織龍梭珠掬駟頷自然
冲妙無事推敲豈非人境結廬致外飛穎者乎若其惠心拊物
蠲德成人羈客金分貧宗困指伯桃骨暎旌目心蘇仁理義風

自性始也加以提攜後進獎飾英奇款款之誠溢于顏色陶陶
之愛醇于酒醪久而益敦親乃不潔尤為負唐之所猶者已蓋
先生律性秣情世入繩已用能庭闈肅睦孳續脩和姜被睽牀
陸魚共膳鳳毛浴日驥足簫雲而况嘉藻雕龍雄文繡虎荷
先皇之特達被

今上之殊榮方將綱紀彝倫甄甸品類敷文章為經濟化溥薄
于太和則此日之中盾趨公乃鼎鉉之嚆矢樂天玩易又旗翼
之權輿也謹為序

○ 劉幹亭先生壽序

聞之繩已耜人德惟壇宇土仁缸信年必旗幢蓋羸圩握精是
植皓本集木爲憐乃臻凍梨是以首山之翁定飛鼎宿淮陽之
老應笑商顏也繫我幹亭太翁者閩海之振奇人也當其下帷
縹緗映雪鉛槧殖醢六經笙簧百氏披異謨觴采遺衍濟便便
之腹不愧孝先嶷嶷之頭咸指公彥矣抑且青鏤持管白鳳吐
胸不效子雲雕蟲詞賦弗學敬孔画虎文章宜其鑿下雅琴中
郎改聽柯亭長遂子野能知而乃勇賈石投弦控鶴失製作淹
雅士衡不慚科名聯翩方干竟阮鴻亮之士每用憮然于是榮

名履脫餘事籌持算法四維數精六釜懋乃遷化操斯竒羸衛
賜億中卜式心計所以篋溢麟趾積積蠹禹也在管韓康明易
藥肆韜真薛公習詩漿家隱曜翁之舍士而商庶幾似之然使
財如倚頓行遜屢恭雖享旋期何異嬰折翁則不慕時榮踪希
臺尚克散行誼跡抗顏曾折枝承歡洗膺侍疾園生孝笋庭集
慈烏人無間言世有至性友于兄弟始比君陳宜爾子孫堪誦
風什已今夫眠姪之人競貪羽毛墨屎之子亦愛錙銖防瓜布
荆買李鑽核何能思周蒙袂惠逮翳桑此窮烏無依元叔作賦
飢磨不噬孝標傷懷與翁則慨慷指困纏絲解衣爰旌心蘇伯

桃骨煥瞻言鄙閭特爲輒主彼傾身障麓祖約何愚雙燭散籌
王戎太陋烏能方斯古誼並乃高情乎茲者節踰亞歲律轉初
陽牽牛紀星駸狼駐日適逢覽揆敢祝褫釐式觀枕藉長生杯
稱延壽砂蜚葛井菊采鄴泉絳闕瓊霄應眞八百白蓮碧莖鴻
朗三千徒涉形容羌無故實即唐帝八眉古彊明數成王雙足
孟歧親承螭頭支牀黃安三見鶴爪画宇蘇耽千年亦屬讐言
未爲實錄曷若太丘家法肅似朝儀萬石門風刊爲庭誥有子
絲牽不念鯉對循良孔奮界是姑臧惠_愛王尊地名安定綰銅
之客彰纓之倫綰綽虔擲臺萊致頌哉遙憶雲璈隊裏畫錦堂

前露浥三危花開四照太翁神明奕奕矍鑠欣欣鵬然若溫鵠
乎其智不須鳩杖敬迓鳳綸諸子恭講羣孫睭鞠詩成可樂曲
倡無愁籌添海屋福媵師親願進僕文以當粵祝

○ 緜州范金泉刺史六十壽序

粵閩扁善葆真亥滋絳縣舍蘇砥信丁復黃庭蓋道族成鳩稭
盈鶴筭溫恭集木顏晚松喬况熙亮

帝圖聲名如日弼諧邦教萌庶歌風有不羸圩握精迓師親之
曩福矩州專采邀角亢之光暉者乎懿惟金泉先生吾秦之鉅
人也夔岳三峯河流九曲麻情律性準行繩言天球自然地寶
鮮偶秉星衡之偉狀標日角之奇儀汾水翁歸兼資文武平原
曼倩博綜詩書昇士李譚熱服公卿之量爲林宗識甄許王佐
之才在昔士燮英聰能喻大夫所對仲淹翔實早以天下爲任

先生蓋異世而同揆矣方其奉檄蓉城牽絲筍里貧泉卻歛幹
翮能飛竊慕何祗張鎧決臯思匹吳隱絮被雷賓無脂膏自潤
之懷久清玉潔有陶冶人物之志箠牖鐸巡既而大府廉其藻
厲同寮備乃衡平遂典專城頻司劇縣嗣宗戢化絮掾畏威履
田雉馴感露蛇劇判衫則娑婦立節問髻則臧獲輸詞鬻笏引
舟期紓累力削未成績克察神奸是誠蜀國之文翁無愧
聖朝之循吏也時則盤瓠吠雪蚩尤吹沙烽迷萸井祆阻夔溪
伏波樓船掩江蔽漢度遼甲卒充野彌邈羽書靡滯於星郵糗
糧常峙於月峽分其才執足了千人時甚倥傯有如一曰夸吾

之目隲朋代明丞相之肩狀象是仗所以

奏雷益部節相屢上剡章茂晉雄階

楓宸遞沛恩旨與夫徽嫗之士智不範身眠挺者流才難周世
徒營狡窟靡益愚叱累嘗陝榆功勦橫草何能手鷄以腕斷竟
至肺石之塵封先生條貫治謨邛張大矩叱御邛坂澄草榻檠
綰綬梁山陰成棠蒂而且圮橋進履預見陰符竹林逢暖深通
劍術仲學文學躍馬執戈葛洪儒生投書破賊草檄喻蜀仍嚴
佩犢以帶牛聽訟蒞巴軫念除莠而拔薤楚獄無濫卜袁氏之
祚延長社不驚信文遠之才大說者謂魯恭度識應入司空卓

茂賢良宜登太傅固可燹荆以下刻漏爲期今茲龍集游兆鳳
報壽祺酒香卽筒花開旌節鹿軒沛雨性禾長春熊軾宣風智
珠遠照鰭吾泯怨於寮窠玉汝銜恩於茅檐斗桃獻綏山葛由
探筭吉良來老澤君平布錢凡夫白鳳才人碧鷄主簿莫不以
齡延東父希有題銘雉斟彭鏗元无契德矧某等誼深梓里心
仰芳規蠶績作歌麇隨侑齋摹姜敦之綰綽效荀况之旗幟微
巴渝之洞絃薦答暈之文錦共祝句芒錫島兮裳乘三素之雲
無須黃銅築廬赤石儲八齋之藥

○ 勅封和太安人六十有五壽序

龍集昭陽協洽之歲月有巳且恭逢

勅封和太安人設悅良辰梓里戚友咸裁會暈以祝眉梨而乞
言于余竊念經籍所載如画戟之家金釭之族纔能識字即譽
銘椒偶爾操刀便號割玉蹤齊鍾郝德邁班梁咸厲卮言無當
彤管即使年臻大耋算到期頤不過蟪蛄春秋猶足泥塗甲子
若我和太安人者乃晉贈承德郎磐石翁之令妻而翰林編脩
鏡唐君之賢母也毀齒柔嘉勝衣淑脊組紉時勤脯漿善議織
盤中素采陌上桑腹義嬰仁敦詩說禮足以儀型閨閣無慚女

宗矣迨至于歸磐石翁也不厭荆釵不嫌藜藿瑟居甕牖魚見
塵甑終日辟纒影隨田仲長年井臼案舉梁鴻黃蘗林高卷施
葉萎豈非安于義命孱守倬然者乎時則祖姑張太孺人七十
之年久卧牀蓐室如磬縣使之僮約俞杼寡術巫咸固功太安
人所夕抱持不生泄溲温被扇枕奉盥調羹鼎鑪之藥泣而跪
煎衷釋之衣滌而薰進每當嚴冬凜烈朔風割面十指如錐冰
紋偕裂蓋數年如一日也而姑尤太安人性既嚴毅曲體得歡
兼以沈繇彌勤奉侍時而折枝時而奉葢伺其寒暑以吉衣裳
察其渴饑以馨羞膳昔諸葛貞潔記乃勤渠古朴孝慈臚其恭

順以今揆古庶其似之是時磐石翁戍守西域歷有年所沙鷺
榆磧月苦輪臺秋雁不來魚書莫寄空閨岑寂悽感良多繼又
牧馬鄯善荒草粘天青海駒嘶黃河楂斷砧藁山疊夢想為勞
嗣以石峯之役磐石翁又從征馬旌飛似雨箭叫如鷓鴣髀髑
月燐火吹風鎗瘢滿身輦聲沸耳艱難百戰無尺寸功李廣數
竒豈非命耶太安人乃指蒲佐滄鳴機課子熊丸咽苦荻字生
寒難窻無言魚鑑少燄悲涼身世策厲功名天如可梯不以蹇
委編修君俛從慈訓奮發勃焉未夜囊螢將鼉緝柳凡星桃月
帛山志瀆經靡不熟爛于胷指陳于掌由是發為文詞驚其廣

座試輒冠軍選乃拔萃秋霄鸞屬春宴鶯鳴
帝曰俞哉宜列侍從校書

粹殿東帶爐煙修史蘭臺杖吹藜火便蕃

召見家世坐詢

天顏甚霽臣夢難逢

簡畀掄才東魯曳旆海無遺珠林無剩幹可以知天相勗錄神

佑艱辛用能耳目聰明精力堅固

褒封渥受第祿綏康歟今也令到恢台呼茶育物編修君以寸

草之心春暉莫報尺波之滯焦沃難添欲臚蠲德以介霞觴余

則以為伊古良媛總嬪內則事姑而孝相夫而順勤以鬻子克

成其名斯為貴矣他又何云回憶蓬首無膏棘心莫慰霜侵馬

磨雪灑牛衣慘澹炊煙潭沲瓢水然後信擲火萬里流鈴八衝

福之所歸人所共羨也某也不文屬在葭葦敢撫浮辭以湮若

節謹述穆行以當稱觥庶使勤績敬羨名坐金石截髮謹母德

被管絃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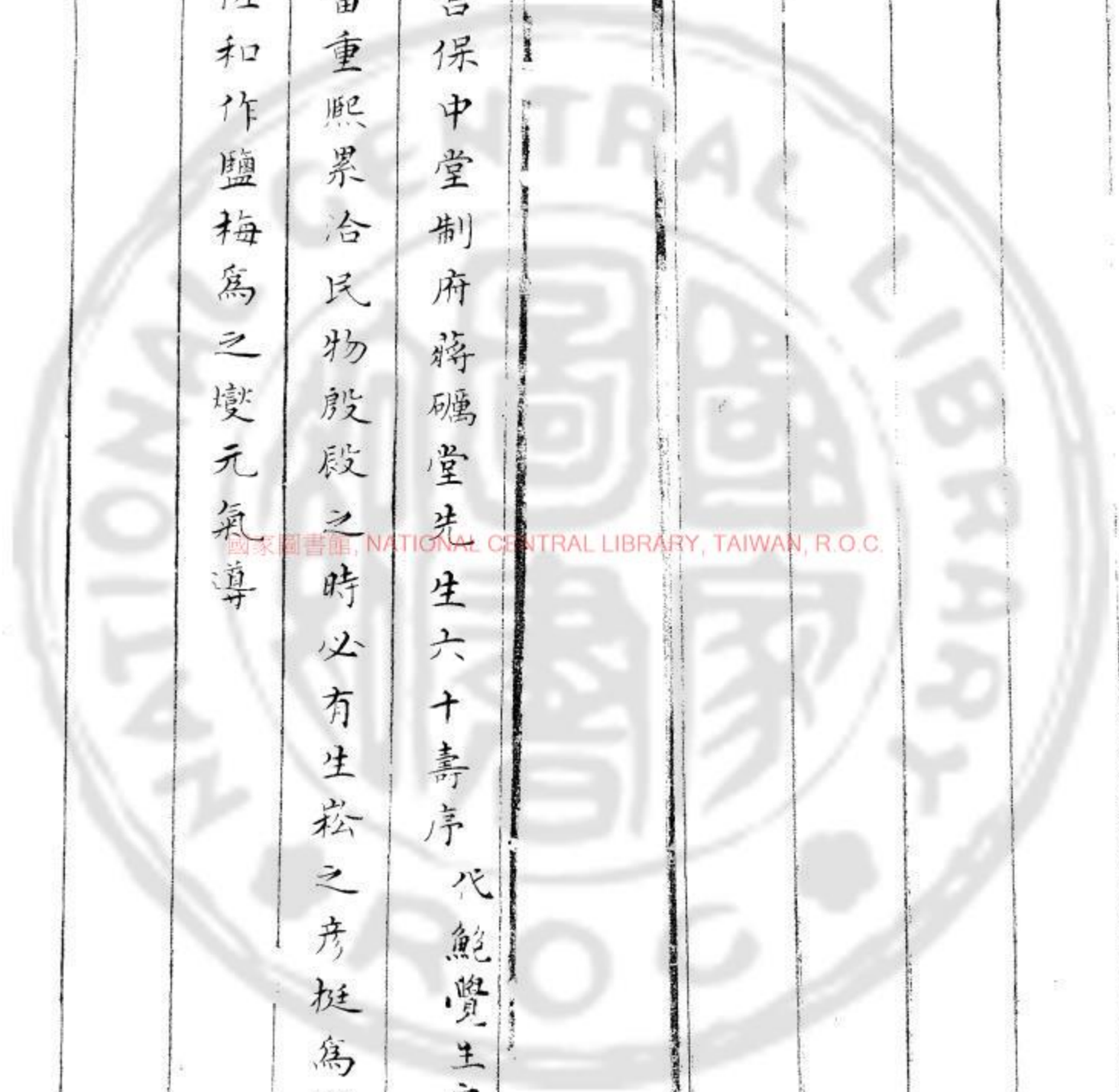
〇 宮保中堂制府蔣礪堂先生六十壽序 代鮑覺生宮詹
國家當重熙累洽民物殷殷之時必有生崧之彥挺爲楨幹植
儲之佐和作鹽梅爲之燮元氣導

皇風簡字

帝心渥受

寵

錫蔚成上下之一德薰爲朝野之太平用能第祿純嘏壽考洪
延有難老之令妻共魯侯而燕喜其盛事也今乃于
相國礪堂先生見之先生弱冠負奇質掇巍科翔步木天讀書
中秘名章副於鳳閣鉅製播乎雞林洎登諫垣多所陳列金法



媿于風后王律準之鄮侯屢司文衡載詠粵隰女嬭之英羸秦
之駿中州之杞梓古粵之稷桂固不搜攬時稱無遺良馬

睿皇帝灼知其可大用也昇任江西贛南道尋升按察遷雲南
布政旋撫二浙總督兩廣四川

天子契知最深毗倚尤重移節畿輔

晉階綸扉命協辦大學士仍視直隸總制事沙隄日麗露冕風
清于時為道光五載先生之年方六十矣凡邊隅飢生寰海宿
望莫不熱服先生之文章震悚先生之勲業無異走卒之知司
馬遐域之仰富公而其等或同歌鹿鳴或偕詠霓唱則先生所

以升大猷享遐福者其操之有本而致之有繇也夫姬周弊吏
以廉為先典午察官惟清是尚先生之蒞治也嚴絕篋篋斥遠
苞苴廢馬常齋官燭不藝苟無媵妾何須夏侯之簾坐謝管絃
奚取文饒之鐵而以關稅之盈餘補窮吏之虧缺卻銅員之進
納愍遠道之倥傯飲漸水以明心看西山而拄笏馬援車內無
南海之珠犀象瓊筍中少西蜀之文綺此其操履之介潔也然
使苦節自貞固恤涸鮒則飢桑有困餓之呼伯桃有廩寒之泣
可言耿守難語宏仁先生則篤敦故舊睽屬支親頗解左駢屢
指困粟憐其貧也賚之以澆浙之資愛其才也飲之以編輯之

費骨而肉之枯，能言羽而毛之墮，翻斯翥，雖東絹有所自來，而麥舟在所不悵，此其宅心之慈惠也。若其邗張大矩，條貫治，謨容乃休，休明不察，察不草陋，規俾下吏克全，不奏私書，俾憇人知媿，鼓不鳴而丸消，銅不鏽而賸足，安孫思反側之黨，翦徵側滋蔓之徒，魚通之烽燧，久銷瓦斯之夾壩，不放時和歲稔，民歸千里之畿，講讓型仁愛，深三年之教，此其政治之脩明也。而又知人則哲，悅士如飢，用當其材，人不求備，藥籠所貯，咸赤箭與青芝，夾袋所收，悉錦幅而繡悅，拔國淵于末察，識州恭于冗職，被薦者固知主名受恩者不謝私室，桃李之于荆棘，趙宣以

喻陽虎磴硤之于瑤琨，伯昏以訓國僑，鑒別既精，蕭勺自協，此其愛賢之真誠也。夫有廣大和平之識，乃立龐煥顯鑠之功，有堅固博厚之德，乃臻扁善砥信之年，所以德配馬夫人以淑女而迷君子，以媮星而配上公，封膺中國之尊，誕毓象賢之嗣，齊巒而蘭茝多馥，偕老則山河是宜，况先生德劬而學益醇，位而意彌下，守繒丘之三語，得顛畫之大端，是真

聖朝之楊藥，絳縣之朋儀也。從此筭延東父，希有題銘，雉斟彭錢，元无契理，則召公之平格，阿衡之耆耆，不足多矣。某等不末謹

臚其質彼丹闕瓊霄應真八百紅蓮碧蒞鴻朗三千徒涉形容
羌無故實即唐帝八眉古強知數周王雙足孟岐親承螭頭支
牀黃安三見鶴爪画字蘇耽千秋亦屬讐言奚當真誥曷若繹
姜敦之縮綽句芒錫齡誦荀况之旗幢性禾抽穎庶幾雲璈隊
裏畫錦堂前可以侑霞觴申粲祝矣乎是為序

8 恭祝誥封光祿大夫少司空雲岩先生暨德配誥封一品何夫人

六十雙壽序

蓋聞麻情律性道必族于成鳩腹義嬰仁齡斯延于斟雉况乎鹽梅
帝載僚案趨風黼黻

皇猷聲名曜日陋鹿車之偕輓對鴻案之齊眉宜其亢角含光句芒錫
策于三素方暉振響智瓊列籍于九靈也猗惟雲岩先生晉國之魁儒
也霍岳高峯汾河巨浪接人砥柱約已繩堅信珙球之自然寶觥觥之
鮮偶坐髭超靄佩騰騰芳鶚厲翮于秋霄杏簪花于春宴木天翔步窺
螭媚之古圖粹殿校書識表眾之奇字雅望孚于

淵鑑考官昇以江蘇冊網翫按玉尺平度青萍躍匣而吐鈔白蟻振鬣
以歎沙

聖意騰驪士論鳧藻則有贊善中允之遷動有楷模成服膺于裴瓚言
多補益預

顧問于景山則有侍講侍讀之授上丹衣之箴文清而旨遠詣青史之
歲度粹而容調則有左右庶子之轉不尚春華擷家丞之秋實亦欣鱗
躍忘樞密之雞棲乃任國子祭酒馬醉六經之芳芬文學領褒稽十鼓
之原委儒林丈人作諸生規能容虎臣之諫受孔子戒不拜鷲嶺之師
遂升詹事府少詹事即授內閣學士時則太翁精神矍鑠比鉅里之伏

波太夫人福履綏康如幔亭之魏姥我先生馨蘭侍膳潔菹承歡斑采
孺唬而學萊雞鳴寢側而問豎椿闈日燕香薦潞潏之魚護室風酥篋
陳蒲桃之錦矧有陰慶之兄喜為李孟之弟夜共姜被晨偕孔殮詠鄂
跗之棣萼盼接葉之荆樹解千金之劍何論田租製四時之衣迫及脂
燭此真難逢之盛事罕覩之休徵已當其為工部侍郎也慎惜水衡深
知地功上季彥之輿圖藏于秘府冊文元之識記績在共工其為吏部
侍郎也品藻清濁權衡重輕人無滯才玉幼冲之簡要門無別竇虛子
若之廉平其為兵部侍郎也金法受風馬政觀火四方無債帥于城寄
郭振之賢八屯有精兵祿糈散虞峻之惠至于總裁之任學政之官皆

簡拔乎人才供馳驅于

皇路清而不矯公則生明皖公山之木槩槩無餘章貢水之明珠網
羅咸得昔蘇軾失李定詩以志慚而陸贄得韓愈楊乃無敵惟先生之
執事有恪斯

朝廷之嚮用方隆乃有都察院左都御史之擢而以察典仍守司空翔
實首公槩諱厲志兼管園法磨鉛之弊蠲不通情賅絡錢之用給豈非
熙朝之柱石士苑之鳳慶乎而德配何夫人淑眷其身柔嘉維則恩周
臧獲惠洽宗鄰服阿錫之粗帚注女訓飽羅蘭之澹粥時問庖厨可
謂貴而能勤仁必得壽矣茲者序屆飼蠶辰逢放鵠拊蠲微以誼韻鶴

自雙飛憑烏几而栽筵花方四照其等深欽懿敬贅讐言持正公圭
壁之觴繹荀卿旗幟之說愧乏欲議莫稱木公金母之仙緣聊抒葵傾
庶當芸館蘭臺之實錄云爾

田

考

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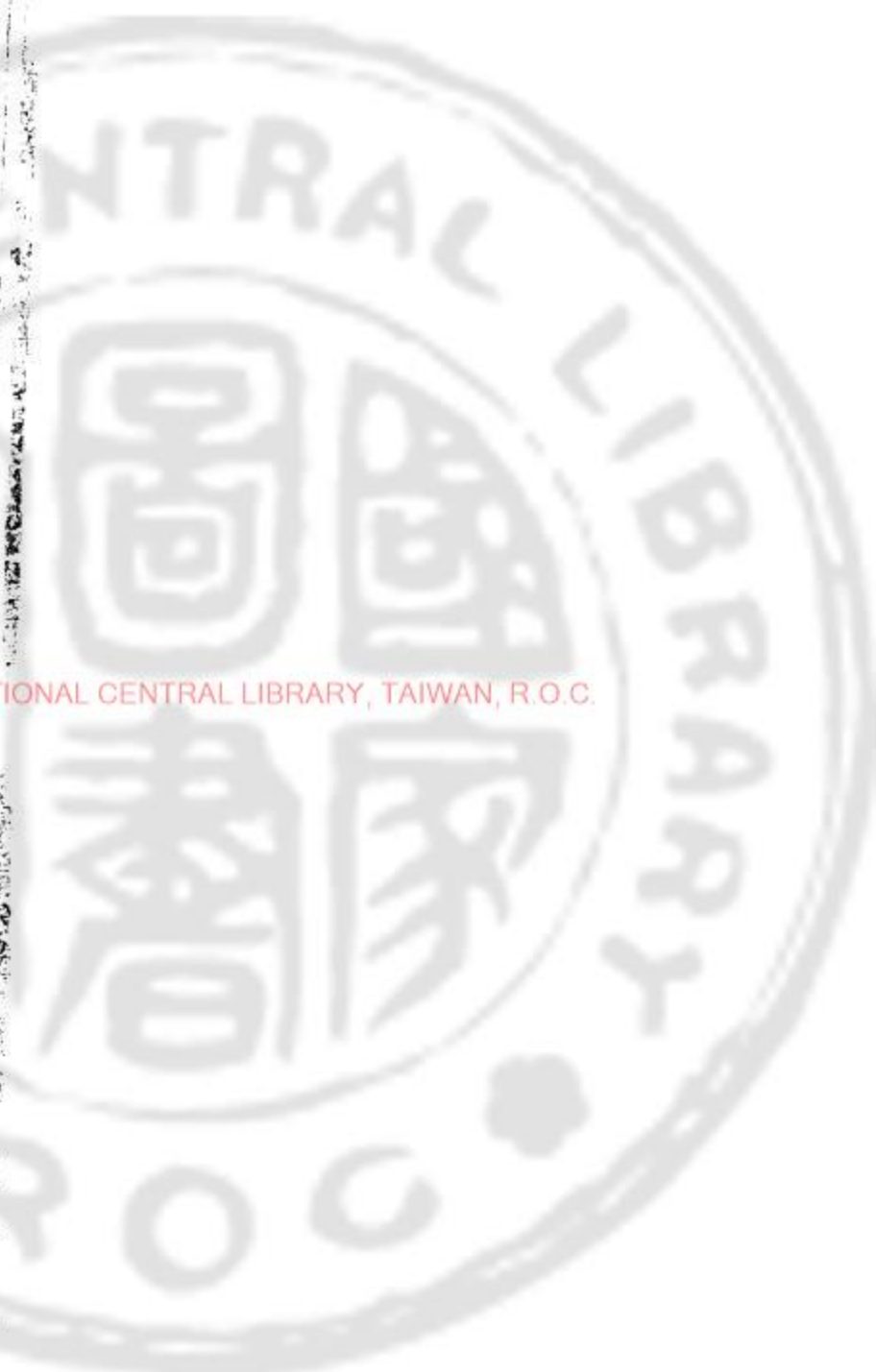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68

〇〇九丘考

左傳楚靈王稱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八索之說後儒多言之獨未有自考及九丘者
吾嘗讀山海經而得之海內經曰南海之外黑水青
水之間有若木有鹽長有九丘以水絡之名曰陶唐之
丘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
丘參衛之丘是夫之丘神民之丘其數適九謂非古
之九丘才郭注陶唐堯号昆吾此山出名金尸子
云昆吾之金至夫此山出美石神民言上有神人
餘無注愚竊以景純之注疏畧無當也蓋此九



丘皆以古帝王樓止得名。陶唐人習知之，叔得當
即叔歆叔歆顓頊之子孟盈，宜作蓋盈。古天子号
循蜚紀，蓋盈氏若水之間，禺中之地有蓋盈之丘。
是其墟也。淮南子昆吾在南方，注云祝融之孫陸
終之子為夏伯，亦見大戴礼。帝繫篇黑日或是黑
齒為黃帝之子孫參，新或是參胡世本陸終子曰
惠連，是為參。衛潛夫論六天地理，辟爰有神氏。
民神英業，精氣通行。一曰神皇氏春秋命麻序
云神皇氏駕六蜚鹿，政三百歲，文選天台贍注作
神人者，避唐諱，身鄧璞注之神人，不當作神氏。猶

胡世本陸終子曰
惠連是為參
衛潛夫論六天地理
辟爰有神氏
奮若

之言長留之山，其神曰帝少昊，居之也。沕山神蓐
收居之也。或止夫，或為止，羅青要之山神，或羅司之也。
羅夷琴之賢，臣死而為神，夫黑白赤，望也。夫余雖
有妄測，而古籍散逸，究莫由質實矣。噫，成鳩大
忘，果是何代之皇？大訓九原卻在如氏之世，竊謂夏
后平水時，夷暨化益諸人乘蹻周流，匡贊之假，作為
此書耳。觀今文尚書大禹謨之上闕，汭作九共，書序
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汭作九共，九篇
據此為地理之書，無疑。劉原父以九共即九丘，丘與共
字形相近，其說為是。孔安國曰仲尼述職，方除九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丘又云九丘者九州之志夫九州者豈既言之矣何
又有書張衡云九州周之九州夫周之九州而列于
唐虞之書哉或又以丘為區如鬼容區為鬼臾丘
賈逵曰九丘為九州亡國之戒其說皆非也明
有九丘而乃以九州當之可乎

〇〇 姚虛考

孝經援神契云舜生於姚虛即東郡也括地志云姚虛在濮州
雷澤縣東十三里會稽舊記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
即舜所生也周處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姚丘括地志又云
餘姚縣有歷山舜井又有姚虛云生舜處也然考元和志云瀉
泗水出河東縣南雷晉者即書所謂登降之所括地志云媯州
有媯水源出城中耆舊傳云舜登降二女於媯泗之所水經注
云幹橋東北有虞城堯以女嬪於虞之地白顧野王云越州餘
姚舜後支庶所封舜姚姓故曰餘姚酈道元云虞濱西三十里

有虞山餘姚縣西七十里。有濠。上虞故縣。太康地記謂帝舜避
丹朱於此。故縣北有百官橋。一曰舜橋。也是濮州河東。媯州。越
州皆非舜所生之區矣。世本云。饒內舜所居。一作媯墟。帝王世
紀作姚墟。杜歧公曰。饒內即周語之羸內。音媯。洎漢書地理志
漢中郡西城下。注應劭曰。世本媯虛在西北。舜之所居。水經注
引世本云。舜居媯。洎在濠中。西城縣。或言媯虛在西北。舜所居
也。或作姚虛。路史引世本云。媯虛在西城。西舜之居。穎容釋例
亦謂舜居西城。西濠。地理志右扶風陳倉有舜帝祠。初學記云。
西城故城云。有虞舜祠。實因生育之鄉。廟貌祀之以著地靈耳。

蓋舜母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虛。因生以為姓。故世本
又曰。帝舜姚姓也。而許慎亦云。虞舜居姚虛。因以為姓。至胡公
滿。周乃賜姓媯。或謂瞽叟已姓媯。非也。皇甫謐以舜居虞地。以
虞為氏。亦誤。虞思猶姓姚矣。然姚虞在西城。而今安康有姚虛
者。西城本魏之安陽縣。晉太康初改為安康。故皇甫謐云。安康
謂之媯虛。或謂之姚虛也。通典金州西城縣有媯虛原。舜生於
姚虛。因上世米地在虞徙居之。遂漁於濟陰。雷澤。作什器
於成陽蒲州之間。就時於衛之負夏。耕於齊之歷山。孟子遂以
東夷之人。目之耳。若長沙之媯水。因巡狩駐驛而名。下雒潘城。

之媯又元王契所受封俱無與於有繅矣。後漢鄭弼上書云舜
生於姚虛信為碣說彼司馬子長以舜為冀州人得毋據其所
遷者而稱之乎水經注既引世本之言西城媯虛為舜居又云
漢水東歷姚方蓋舜後枝居故地畱姚稱前後矛盾矣

〇〇〇有媯考

呂氏春秋云有媯氏二佚女搏燕覆以玉筐得遺卵二女作歌
始為北音史記云契母簡狄有媯氏之女三人行浴見彗鳥墮
卵吞之古史考云有媯氏與宗婦三人浴於川列女傳云簡狄
有媯氏之長女也與其妹娣浴於彗丘之水宋羅長源謂彗丘
之水即晉丘之水今浚儀清丘一曰彗池樂史寘字記亦謂媯
女簡狄浴於晉丘之水有彗鳥遺卵吞之即青丘之彗池也然
淮南子墜形訓云有媯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狄次女建疵相與
浴於彗水余按彗水即今張掖之黑水也故太平御覽引張掖

記云黑水出縣界雞足山亦名乎圖督有娥氏女簡狄浴於予
止之水即黑水也若馬遷言桀敗於有娥之虛張守節正義謂
有娥在蒲州蓋東東蓋既為帝嚳所娶處於陝虢之間本其所生
錫名此地以寓懷土之意猶之女趨生於巴郡而九江壽春有
山姜嫄育自成功而章丘龍蟠有跡皆因游止之踪而稱之非
其質也楚詞天問云黑水乎趾三危安在乎趾即張掖記之乎
止止與趾同故詩麟之趾古作止左傳舉趾高澹書引作止高
誘曰止足也鄭注士昏礼曰古文止作趾也而離騷經序西游
言白水即河圖所云崑侖山出五色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河

也言蘭風即水經注所言崑侖之上有樊桐乎圃增城蘭風也
言豐隆即穆天子傳所云天子升於崑侖觀黃帝之宮而封豐
隆之墓也言窮石即淮南子所云弱水源出窮石山括地志所
云蘭門山一名合黎山一名窮石山也言消盤即郭景純注山
海經引禹大傳云消盤之水出崦嵫山十道志昧谷在秦西縣
南名兌山一曰奄茲也而又繼之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
之佚女瑤臺即呂不韋所謂九成之臺者則有娥之在不周斷
斷無疑路史謂有娥在西方去倍都太遠不知黃帝都彭城累
祖乃出西陵高辛居殷亳慶都乃產常羊尚屬絲綉千典雁豈

必望衡對宇始結昏媾哉宋書符瑞志言簡狄以春分乎鳥至之日從帝祀郊禘有乎鳥銜卵而墜簡狄吞之孕生高歐陽脩蘇洵皆謂無吞卵之事按秦本記云女脩織乎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則吞卵者不止簡狄矣亦豈在春分日哉古人誕降恢竒不常否則履巨人跡生民詩之叙姜源豈嚮壁虛造乎

○○塗山考

晉太康三年地記古當塗國夏禹所娶也西南有禹邨今九江當塗縣有禹娶之地皇甫謐云今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世紀云塗山氏合昏于台桑之野鍾離西七十里即當塗縣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輿地記謂即禹所娶塗山氏國呂氏春秋云禹娶塗山氏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說文云九江當塗氏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云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為嫁娶日而吳越春秋越絕等書又云禹娶會稽塗山應劭云在永興北永興今蕭山也余按禹娶塗山乃蜀巴縣

之塗山。非壽春會稽之塗山也。水經注云江州縣水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廟塗君祠。唐國志云禹娶于塗山。今江州塗山。帝禹之廟。銘存焉。杜預亦云巴縣有塗山。禹所娶山。有禹王及塗后祠。陶宏景水仙賦云塗山石帳。天后翠幙。指此東漢郡國志云塗山在巴郡江州。為重慶巴縣。至今洞曰塗洞。邛曰塗村。灘曰遮夫石曰啓母也。鄺善長夜仲雍並以為禹娶于江州之塗山。夫禹娶之於蜀。豈獨以生於蜀哉。蓋其祖昌意為黃帝次子。娶蜀山氏昌僕。生帝顓頊。乾荒亦娶蜀山氏淖子禹之不得遠締姻也。亦人情矣。嘗塗山氏遠適鳴條。思戀本國。

築乃清臺。還望蜀土。猶陝虢有有娥之虛。章丘留姜原之跡。會稽為禹計功之地。壽春為大會諸侯之所。均非賦雉狐九尾之處。顏師古漢書注引淮南子云禹治洪水過輟轅山。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化為熊。跳石誤中鼓。塗山氏來見禹。慚而去。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夫禹治水。詎無官師。殺徒何至使后持盃如田婦。其謬不待辯。而嵩陽啓母廟。每有高二丈中裂之石。益為無稽。且既為石矣。登封之墓。又何為者。考盧元明嵩高山記。管陽翟有婦人。孕身三十月。乃生子。從母嵩山。五歲便入此山。學道神明。為母

立祠因號曰啓母祠是高高之祠非高密之配徒以同為啓母
因疑相混也。倦游錄云三門禹廟神儀侍衛極肅後殿一趨裘
像侍衛皆胡人云是禹婦翁呂氏春秋塗山氏作歌以俟其伯
姬是塗山氏有姊也。又云禹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令妾待禹于
塗山之陽是禹有妾也。楊炯少姨廟記云漢地理志高高少室
之廟其神為婦人像故老相傳啓母塗山氏之妹是塗山氏有
妹也。凡緯含文嘉云禹盡力溝洫百穀用成天降玉女一作天
降聖姑聖姑未知即指塗山氏否若世本言塗山氏名女媧連
山易言塗山氏名攸女古今人表言名女趨大戴凡廣雅作女

媧一作女媧云

8 南巢考

山海經成湯伐夏桀於章山呂氏春秋未接月而桀走逐之至
太沙墨子湯放桀於大沙史記桀敗於有娥之墟肆於鳴條湯
伐三愛逸周書成湯將放桀於仲野桀去之不齊又之魯而後
奔南巢帝王世紀湯敗桀於歷山與妹喜眾妾同舟浮江奔南
巢之山而死淮南子湯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臺
竹書紀年帝癸三十一年商師征三陵戰於郟呂氏春秋獲桀於
秋亦云
焦門放之於南巢殷成湯二十年桀卒於亭山荀子禁絃歌舞
同
是桀肆放死卒之地言人人殊余反覆稽攷則無不合蓋湯初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桀戰於有城之墟在蒲州又與韋顧拒湯於莘桀敗奔於鳴條

在蒲州安邑縣蓋鳴條有陳留平邱縣有鳴條亭東鳴條也

蒲州安邑縣有鳴條陌西鳴條也東鳴條舜之卒地西鳴條為

桀所史記所言是也湯又敗桀於歷山在齊即左桀走之章山

奔者湯又伐桀於章山名大沙見山經郭注在江夏山海經呂氏

春秋墨子所言是也桀於是同妹喜眾妾同舟浮江奔南巢之

山帝王世紀所言是也湯又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巢戰於郟

在兗州淮南子竹書紀年所言是也湯又獲桀於焦門而囚之

泗水縣淮南子竹書紀年所言是也後桀卒於亭山即今焦湖亦竹書

紀年所言是也第有可疑者淮南子既云放之夏臺矣又云整

兵鳴條因夏南巢懸以其過放之歷山若歷山即在南巢者而

與世紀所云敗歷山始浮江奔南巢者不合淮南子之歷山尸

亦云放之當作亭山為是高誘注為歷且夏臺路史作均臺一

歷山非也桀昔以之囚湯今仍以之放桀本欲著出爾反爾之報遂不顧

道里之迂回矣蓋大沙章山鳴條仲野三腹歷山有城皆爭戰

之所非放地也放地以今之巢縣為確括地志而李宏憲元和

縣志謂楚有二南巢一在廬江六縣一在彭澤縣東四十二里

桀所奔之南巢在彭澤誤矣夫桀之奔於巢蓋依巢伯也李氏

既以廬州之巢為古巢伯之國而復以南巢為非桀所奔地

何矛盾之甚耶輿地志巢縣卧牛山有桀王城晉地理志注云桀死於此今巢縣有巢湖亦名焦湖巢焦聲相近前漢地理志沛郡有焦縣即巢縣也淮南子之焦門亦即巢門呂氏春秋當作巢門在焦湖之間也晉志路史以焦為城地非又攷紀年桀伐岷山氏得二女曰琬曰琬刻其名於苕華之玉而棄其元妃於洛元妃即妹喜也旁午倉卒之時安得與妹喜同乘舟乎此皆係譌傳者

○○曲江在廣陵考

按浙江一名漸江山海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水經作漸江出三天子都注云即浙江也虞喜云今錢塘江口浙江正居江中潮水投山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濤水勢折歸也盧肇云浙者折也蓋取其潮出海曲折而倒流也亦名澗河莊子所謂澗河之水有吞天沃之日勢謝康樂云澗河之水栖蓬山澤是也又名曲江曲乃折之謂也見郡縣釋名然枚乘七發所云八月觀濤於廣陵之曲江自在今之揚州故蕭子顯南齊書州郡志云廣陵為兖州鎮土甚平曠漢故王國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

江之壯闊處也蓋海陵即廣陵則非杭州之羅刹江可知朱氏
彝尊既信錢惟善之妄言近人洪震暄遂謂丹徒大江終古無
濤尤屬謬矣按山謙之南徐州記云京江禹貢北江也濶漫三
十里通望大壑常以春秋朔望輒有失濤聲勢駭壯極為奇觀
濤至江北激赤岸尤更迅猛京江即京口丹徒江也今之鎮江
何以云無濤又南兖州記云瓜步山東五里有赤岸南臨江中
潮水自海入江衝激六七百里至此岸側其勢始衰即鄙景純
江賊所云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於柴字當桑也亦即枚乘七
發所云凌赤岸簷扶桑也江賊注赤岸在廣陵與縣樂史云赤

岸山在六合東三十里高十二丈周四里土色皆赤因名夫觀
濤廣陵厥有明證安得以浙江亦名曲江遂嫁之耶又按始興
今韶州也漢司馬相如弔秦二世臨曲江之墜州
即在長安以其水曲折類廣陵之江今樂游園是已

〇〇〇 浙江即漸江非岷江考

浙江之名始見於海內東經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水經云漸江水出三天子都注云山海經謂之浙江近日謝江洪震暄輩謂浙江即岷江非漸江其說疏甚按郭注山海經引地理志云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海今錢塘浙江是黟即歙也司馬彪郡國志云浙水出丹陽黟縣南蠻中劉昭補注即引郭說山海經又云浙江在閩西北入海顧野玉玉篇云浙江發源東陽新安之間不與岷山之江相涉至錢塘入于海酈道元水經注亦云蓋浙源出于黟縣江源出于岷山有劃然難合者顧野

王恐人認岷江為浙江故特著之曰不與岷山之江相涉也以
曉之或曰許叔重說文既云漸水出丹陽黟縣南蠻中東入海
又云浙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晉灼漢書注皆云江水至
會稽山陰為浙江言岷江水至會稽為大江之流也不知叔重
所云江水即浙江水也猶雋字下云周燕也周與大字雋連讀
言雋周乃燕名也雋字下云倭仙人言倭倭與大字連讀參字
下云商星也連大字讀言參商皆星非以參即為商星亦如河
字下云出敦煌塞外昆侖之例此亦當連浙字讀若不與浙字
連讀則說文漸字下云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果是何水

乎說文此例甚多可為左證又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者
蓋初出名漸江至會稽山陰其流曲折乃名之曰浙江也豈必
如程泰之言岷江始稱為江哉夫浦陽江松江亦固稱江矣即
盧江延江並未受岷江之水亦且稱江矣即說文湫湔沫三水
皆別出者亦稱曰江矣必謂浙江為大江之流乃得名江是不
知莊子之呼淞河也或又謂浙即是漸說文不當浙漸並出不
知浙字下注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者言浙江之所由
名漸字下注云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言發源之所並及
其歸宿也許叔重之旨與善長相符水經注浙江出南蠻中不

阜岷江同信矣且漢水亦即漢水也說文既有漢又有漢復何
疑乎或又謂浙江即禹貢三江之南江則大不然初學記引鄭
康成說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
江是浙江固非南江也或又以鄭說為偽然班氏地理志於昆
陵縣校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於蕪湖縣下云中江水出西南
東至陽羨入海吳縣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皆揚州川亦未以
浙江為南江也郭景純雖以岷江松江浙江為三江而于山海
經注又云岷山大江所出岷山南江所出崕山北江水所出其
說又自差互何以定浙江之必為南江乎然既云岷江又云浙

江則固二江矣况闕駟十三州志云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是
黟縣所出之漸水至會稽合浙水也其言最為分曉並非岷江
水合於浙水也漸水至山陰即名浙水原一水也故酈道元引
地理志云江南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姚縣則與浙江合亦與
闕氏之說符又以見南江之在吳縣也元和郡縣志亦云漸江
一名浙江源出休寧縣東南橫郭山東流經歙縣又東南入睦
州界又東北流入於海合之景純善長之言漸之為浙無疑又
唐六典浙江水有三源一出歙州一出衢州一出婺州歷睦杭
越三州界入海按今地理志蠻夷中唐盧播引作率山以解山

海經之率山樂史寰宇志引山海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率
東御覽引地理志亦作南率中羅端良新安志云率山在休寧
縣東南四十里高五十七仞二十一里率水出焉是作蠻中者
字譌也古率字作𠂔因形近而譌或曰浙在三代時本為蠻
地後人諱之改為率中身

、 三江考

班固漢書地理志會稽吳縣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縣下
云北江在北東入海丹陽蕪湖縣下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
入海皆揚州川也徐堅初學記引鄭康成書注云左合漢為北
江右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為中江水經沔水下引郭璞
云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又鄙氏山海經注云岷山大江所
出也峽山南江水所出也岨山北江水所出也韋昭國語注云
三江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蘇道元引康仲初南齊庾杲之揚都賦注云今太湖
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江入

海為東江與松江而三也晉顧夷吳地記亦同此說徐鍇說文繫傳云江山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為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後孔穎達主班固陸德明兼舉韋昭顧夷而無所專主蘇軾主鄭康成蔡沈主顧夷庾杲^{仲初}之楊慎歸有光主鄙璞曾取程大昌易被近世胡渭主蘇軾聚訟紛紜將何以折衷乎壽穀氏曰蘭臺之言是也彼蘇東坡言江自豫章入彭蠡而東至海為南江自岷山至于九江彭蠡入于海為中江漢過三澨大別入江會彭蠡為北江者即鄭君說也夫江漢會于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

入海不後可指為三矣且沔漢為荊州川與揚無涉蔡氏闢之良是但九峯從庾仲初說大江不與以為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畧稽諸管子荀子淮南子皆云禹疏三江言三江即有大江而謂未施功乎又蘇松一隅不足以跨吳越也至韋宏嗣之說可以注國語不可以解禹貢何也酈道元水經注云浙江于餘暨東合浦陽江是浦陽錢塘渾濤入海而韋氏疆分為二矣鄙景純以岷江松江浙江為三江較韋說為長然松江乃震澤之下流浙江為禹功所不及而以松江為中江浙江為南江與導水之文不合又山海經注三江皆在梁州之域

夫東為北江中江皆在彭蠡以下用修何竟昧諸周禮職方氏云揚州其川三江惟孟堅地理志于北江中江南江俱曰揚州正與職方相符意以為職方明則禹貢亦明也顏師古即據此以詰禹貢之三江最為真確即孟安國尚書導漾傳云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正義云言三江共入震澤復分為三此水遂為北江而入于海導江傳又云有中則南可知孔傳實與班固說合而胡東樵詆之妄矣桑欽水經云沔水與江水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為二其一過毘陵縣北為江北其一為

南江東與貴長汝水合

近時戴吉士震校本云當于東過彭蠡澤下改云又東至石城縣分為二其一

東北流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者又過毘陵縣北為北江其一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 酈道元注

水經遵依班氏但其援引地理志以震澤為南江以過烏程縣

南者為南江之支流則失之誤會考班志于吳縣下云其區澤

在西南江在南于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在

吳縣南者言其中間所經歷白石城至餘姚入海者言其首尾

是分江水與南江為一事而震澤不同也酈氏於中江無所考

臆明謂漢魏間蕪湖水已不復東故水經有北江南江而無中

江儻以此夫後之欲尋三江故蹟者舍班氏之說猶之濟鴻波

而棄舟楫亦徒望洋而嘆耳

〇〇〇九江考

史記太史公曰余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淮南子云禹鑿江而通
九路漢書地理志九江今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應劭
云江自尋陽分為九郭璞江賦云流九派乎尋陽嗣後說者皆
以為九江在尋陽矣故元和志云江州尋陽郡禹貢揚荆二州
之境揚州云彭蠡既豬今州南五十二里彭蠡湖是也荊州云
九江孔殷今州西北二十五里九江是也亦是遵尋人之說而

尋陽記

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
曰綠江

圖

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
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箇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
復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備列其名世遂據以解高貢益牢不可破矣今按經云過九江
 至於東陵今巴陵也夷陵名西陵故此為東陵倘使九江在尋
 陽則江至沙羨不迤北而行顯與經違矣山海經云洞庭之山
 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浦是在九
 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是九江在洞庭之証也而楚地記
 本之張勃吳錄云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水經注云九江在長
 沙國下雋縣西北乃今岳之巴陵洞庭在其西北是九江為洞
 庭湖斷斷無疑朱子嘗考定九江源委為瀟出道州營道縣九
 零陵下與湘出安靜府興安縣陽山東北蒸山衡陽縣西會衡
 湘江相湘名錚嘴東北至潭州入洞庭山諸原而下合於

湘資出五岡軍至益沅出沅州西蠻界中漸出索縣東序一作

長州叙浦縣郎渠辰出長州西南蠻界酉出會溪城西山中至

山西流與沅合辰中東流與酉水合長州東合沅北流至

鼎州東之九水蔡九峯書傳有元元當作無即瀟澧而無瀟蒸

漢志作承後漢志作蒸出鄂陵曾氏旼亦以為沅漸無辰叙酉

縣界至臨承縣北東注於湘

湘資澧九水皆合洞庭中東入於江也而水經所云湘資沅微

澧凡五水注為洞庭北會為大江者蓋分析五瀦耳不謂洞庭

之即此五水也羅泌引十道四番志云江自鄂陵分派為九於

此合流謂之九江口亦即張須元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於桑

落洲之說太康地記引劉歆說謂湖漢八水入彭蠡澤為九江

者自又說考之史秦始皇滅楚以其都壽春而因置九江郡後
王莽改豫章曰九江郡改柴桑縣曰九江亭是今九江府之所
由名也安得以新室所立郡縣之名遂據之以解經乎

○震澤考

禹貢震澤底定孔傳云震澤吳南太湖名山海經浮玉之山北
望具區鄙注云太湖也爾雅十藪吳越之間曰具區注云具區
今吳縣西南太湖即震澤班氏地理志云會稽吳縣具區在西
古文以為震澤余按具區震澤太湖五湖雖四名其實一也左
傳越伐吳吳禦之笠澤笠澤亦即震澤越語句踐之地西至於
姑蔑韋昭注今太湖是是姑蔑亦震澤之別名而葉夢得以孔
傳為非孔仲達正義云餘州浸藪各異而揚州浸藪同處論其
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此言是矣其謂之五湖者張勃吳錄

云五湖者以其周行五百里故名虞翻云太湖東通松江南通
雲溪西通荆溪北通滬湖東南通韭溪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韋
昭云五湖者胥湖蠡湖洮湖滬湖就太湖而五實一湖也陸龜
蒙云大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覈而論之仲翔宏
嗣之說為長張勃魯望雖名稱各殊道里互別皆在太湖上下
二三百里之間唯李善以洞庭彭蠡震澤巢湖鑑湖為五湖司
馬貞以其區洮滬彭蠡青艸為五湖以荊州之水為揚浸自屬
差矣今按湖亦自有五名自莫釐峯之東與徐戾山相值者中
為菱湖莫釐峯之西北與菱湖連者為莫湖南通莫湖東通胥

口者為胥湖長山之東曰游湖長山之西北連無錫老岸曰貢
湖別有金鼎湖梅梁湖東皐里湖其浸則通謂之太湖至其言
廣狹亦多不同越絕書云大湖周回三萬六千頃水經注列韋
昭云方圓五百里盧熊蘇州府志引顏真卿石柱記云四萬八
千頃王鏊姑蘇志云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占蘇常
松三州蓋廣狹之數因乎時之旱潦且古今宣洩異制自不同
耳若孔傳班志皆謂在吳縣西其說非是鄭氏周禮注謂在吳
南者得之

○ 牂柯江考

十三州志云牂柯者江中山也水經注云牂柯江中兩山名異物志牂柯繫船棧也其山在海中小而高可以繫船俗人謂之越王牂柯遠望甚小石高不佀山望之佀為一株樹在水中也班史以牂柯為楚莊豪伐夜郎楮船處溘初卽於是地置牂柯郡特呂地屆荒服桑欽酈道元輩未嘗一問津宜其於江流原委略而不詳後之人或呂烏蒙七星關水當之或呂烏撒之盤江當之或呂定番之濛潭當之而總未覈也夫七星關之水固東出烏江不注可渡河矣可渡源發金沙江來自吐番由雲南

之麗江塔城關入中國經鶴慶姚安東川武定諸府至四川之
叙州昇岷江合入於東海非若盤江之從粵入南海也且盤江
兩山夾峙波濤湍盪蛟龍魚鼈之所不窟而謂可操舟耶若定
番之濛潭雖注泗城州而入粵而不能入番禺且涓滴流也亦
亦昇史記所記廣數里者不符吾聞唐蒙之風諭南越也蓋嘗
跡踪之臣為夜郎臨牂柯江矣武帝遂拜為中郎將從巴蜀筰
關入因見夜郎侯多同聽蒙約束還報臣為犍為郡發巴蜀卒
治道從犍道指牂柯江今播州夜郎地也犍道又昇播近則牂
柯江即烏江無疑余維新拜節遵義至城北九十里有蒙渡橋為黔

蜀要路父老傳其即蒙發卒治道處云

常璩南中志云設指縣有不津江江有瘴氣按

不津江即今之丹江源發城南高坡又抱朴子謂牂柯有沈羽之流不知當今何水也

○豚水考

海內東經云鬱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須陵東南按鬱水
卽豚水也溱地理志云牂柯郡夜郎豚水東至廣鬱又云罽封
溫水東至廣鬱入鬱又云鬱林郡廣鬱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
至四會入海水經云溫水出牂柯夜郎縣又東至鬱林廣鬱縣
為鬱水又東至頽方縣東與斤負水合東北入於鬱注云鬱水
卽夜郎豚水也又按豚水亦卽牂柯江水夔陽國志云牂柯江
水出南徼之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是鬱水卽豚水豚水卽牂
柯江水審矣牂柯水卽鬱林江卽駱越水亦名溫水也豚字班

氏西南夸傳作遯蓋字通也遯又作遂故歸匪易遯卦之遯作
遂山海經豚作逐郭注逐古豚字按逐當作遂易之彖為豨神
豨即大豕也可知逐之宜為遂矣

○廢牂柯郡考

漢元鼎六年平且蘭遂平南且置牂柯郡後置益州且牂柯屬
焉始元二年分天下為十三部武陵屬荊州部牂柯屬益州部
後漢州郡因之晉永嘉二年分牂柯太平且夜郎二郡劉宋時
牂柯平且夜郎屬寧州隨開皇初置牂柯郡廢武陵為朗州大
業初復置唐武德三年且牂柯首領謝龍羽地置牂州貞觀元
年且隨之牂柯縣置朗州且析置恭水高山貢山邪施柯盈釋
燕六縣九年且隨牂柯郡之牂柯縣置播州今平越所轄數處
即故郡地也按牂柯字形各書不同前漢作牂柯後漢作牂牁

常璩華陽國志亦作样柯隨志作样柯鄒忠恕作戎戎韻書作
戎柯或作椿柯亦作戎戎然漢書西南夷傳及宋晉志俱作样
柯自當臣样柯為是管子中匡篇有南至吳越已样柯之文
是样柯春秋時已有戎係後人增會

○ 苟扁洞考

今永豐州之羅斛東六十里有洞在山巔寬敞幽僻人跡罕到
相傳葛洪鍊丹於此余按葛洪本傳洪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
壽聞交趾出丹求為苟扁令至韶州為鄧嶽所留不得進乃止
羅浮山修煉是稚川未嘗至交州也何為有藥竈之遺夫臨賀
之石雷公磨刀涇州之堆夸父振履軒轅鑄鼎于鼎湖委波皆
是重華播琴于歷畔續阜都名大抵皆妄者所傳也一統志白
漏山在梧
州府北流石峯千百從平川中特起其巖穴皆白曲穿漏故名
道書第二十二洞天也按勾漏山以在梧州者為是貴州羅斛
西接而不昇北流相通志又云洞有三石室葛洪嘗修煉於
此又有丹竈八仙石則亦傳聞附會之言未質之本傳也

○ 棧道考

何仲默三秦記云自秦入蜀有二谷四道三谷者其西南曰褒谷南曰駱谷从洋入東南曰斜谷从郿入其所从入皆殊舊謂首尾一谷非是其棧道有四从成和階文入者為指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从兩當出者為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从褒鳳出者為今連雲棧漢王之南鄭由之从城固洋縣出者為斜谷道也戾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關之阨塞攻取所以來固矣舊志云駱谷黨谷為一谷褒谷斜谷同一谷者亦非按徐晃傅晃昇夏戾淵拒劉備于陽平備遣陳式等絕馬鳴閣道蓋

利州之棧道也陽平在漢褒城西北昇江關白水關為三利州
為今之保寧廣元縣水經注褒水出衙嶺山逢大石所歷故棧
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孔明昇元瑾言云前趙子龍退軍燒壞
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復其一頭立
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可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彊也又云頃
大水累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昇鄧伯苗一戍赤崖
也田一戍赤崖石但尋緣崖昇伯苗相聞而已此即褒斜道一
名石牛道子房燒絕者魏延退師而焚亦此道也後修路者無復
水中柱矣而劍州又有劍閣棧道若連雲棧道余于甲子歲曾過之

○○旱山考

詩大雅旱麓之篇毛傳朱子集傳並云旱山名未指所在按漢

地理志漢中南鄭縣有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漢陽國志云

有池水从旱山來酈注水經沔水條云南鄭縣漢水右合池水

池水出旱山下有祠列石十二池即沱字也又按輿地紀勝旱

山在南鄭縣西南二十里四峯八面南接巴山上有池水一名

天池山而周地圖記云山上有雲即雨故諺云牛頭戴旱山晦

家中乾殺莫相貸然鄭氏箋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旱山雲

雨之潤澤固已見及此康熙間郡守滕天綬志作漢山謂因漢

沔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沔水出旱山北注之云
南鄭縣東
旱山此山
安陽縣東
手注

水而名夫漢源出嶓冢不出此山河名為漢其說誤矣然其誤實始于樂史之寰宇記也

〇〇〇 首陽山考

或問於余曰史記正義古所言首陽凡五也孤竹子餓處果在何許余曰在吾甘之渭源縣也曹大家幽通賦注云夷齊餓于首陽山在隴西首陽其說蓋不易也且不獨曹姬也莊子蓋先言之矣其言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遜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遜之以紮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其云西至岐陽蓋二子已到岐周也又云北至於首陽之山是由岐而北至首陽也且不獨蒙叟言之而二子

又自言之矣。其歌曰：登彼西山兮，則固西方之山也。今渭源縣首陽山固在岐陽之西北也。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坂。崦山之北，河曲之中，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許慎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夫二子既于岐周見武王，不合自當竄身僻陋以韜晦矣。何又反于通衢以閔伐紂之師徒哉？又何能歸命支故國？伯僚忍不致之饋，坐視為枯骨哉？余故曰：曹大家之說是也。然後儒以首陽在蒲坂者，誤以雷首為首陽。以首陽在洛陽者，誤以首山為首陽也。以為在遼西者，誤以合支為首陽也。書云：導渭自鳥鼠同穴。孔安國傳云：渭水出隴西首

陽縣。蓋以山氏者。

〇〇 若水考

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有禺中

之國又云灰野之山有樹焉青葉常變在連木西有十營其光照下地

按鄺道元曰若水之生非一所也黑水之間厥木所植水出

其下故水受其稱焉路史注若水之間地當川蜀在西南方

此禺中之名所由立九州要記云越雋之臺登有雙諾川鷄

鷓山黑水之間若水出其下即黃帝子昌意降居于此

漢書地理志若水出蜀郡旄牛縣徼外南至大笮入絕過郡二

行千六百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按黎州南有旄牛故城即漢縣葭陽國志旄牛有若水一名

洲江洲一作州鄧道元曰若水東南流鮮水注之一名洲江

水經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為若水

按司馬相如傳略定西南夷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又曰關

沫若是若水故有關也

水經注若水沿流聞關蜀王黃帝長子昌意德芬不足紹承大

位降居斯水為諸侯娶蜀山氏女生顓頊于若水之野有聖德二

按史記黃帝之子少昊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索隱云江

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國也帝子所封必不在九州之外

水經若水南過越雋邛都縣西道南至會無縣淹水東南流注之

按鄧道元注邛都縣漢志帝開邛都置若水又逢會無縣縣

有駿馬河應劭云有雋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又按越雋即今建寧郡

水經若水東北至楸為朱提縣西為瀘江水

按鄧注朱提山名也應劭曰在縣西南縣以氏焉楸為屬國

也在郡南千八百許里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郡治縣故城

郡西南二百里有堂琅縣有高山至險有瀘津東去縣八十

里水廣六七十步深千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後漢書建武

十九年武威將軍劉尚擊西夷反者棟蠶渡瀘水入益州郡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注云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楚道入江益州
記曰瀘水源出曲羅雋下三百里曰瀘水瀘津為今屏山縣
之什葛營

水經注卷之二十一 瀘水 瀘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楚道入江益州
記曰瀘水源出曲羅雋下三百里曰瀘水瀘津為今屏山縣
之什葛營

④

水經若水又東北至楚道入于江

按鄜道元注若水至楚道又謂之馬湖江繩水瀘水孫水淹
水大渡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是以諸書錄記羣水或言入若
又言注繩亦咸言至楚道入江正是異水沿注通為一津更
無別川可以當之

朱國禎大事記金沙源出吐蕃共龍川犁牛石下謂之犁水為
麗佛經云拔提河一名金河池

按郡縣釋名曰賓川州東北有金沙江山海經所謂若水也

地理通釋金沙江源出諾木渾五巴什山二源一自阿克拉分支一支南入雲南為漾
出—自烏斯藏流出合流至阿克拉分支一支南入雲南為漾
漾江一支南入塔城關為麗水

按楊澤先金沙江考金沙江源自達賴喇嘛東北烏控烏蘇
流出譯言乳牛山也其水名母魯烏蘇東南流入喀木地昔
人謂源出吐蕃後共龍川犁牛石下紆折而南謂之犁牛河
犁牛即乳牛也

府縣圖志若水在建昌衛俗名打冲河自冕山營西徼外東南
流至衛西鹽井營東南與雲南金沙江合金沙江源出吐蕃界

至共龍山犁牛石下南流漸廣本名犛水後訛為麗水東南流
經麗江府北又東經姚安府北合打冲河又東合瀘水又東經
會川營南又東至東川府西折而東北經烏蒙府西北又東北
經馬湖府南又東經叙州府南而北入大江鹽井營東南即天
筵縣界乃繩若合流處若為建昌衛之打冲河繩則姚安府北
之金沙江也

四川通志鴉礮江即古若水一名瀘水源出西蕃裏塘城西北
匝巴顏喀喇山東南流曰雜楚必拉

其山西北自金沙北岸河
源南岸之阿拉巴顏喀喇
嶺東為雜佛洛巴顏喀喇嶺又東南山麓水南流折東而東南
有一水自西來會亦出此山南阜實南源也又東南有水自東

北來會者人呼為匝七共哈納
必拉亦曰齊賢爾喀納河也
又南百里一小水自西山來注

之又曲曲東南百餘里有二水北來注之
其東水曰馬木七
又

東八十里有水自南山中三池山東北流注之
水在朗朗普格

水東北匯為拉木楚池東北流出為囊必池西北流出為噶
拉木池東北百里有水自西南來會又東北數十里入鴉礮
又

東有小水北來北之又東南有水西南來注之又有水自巴顏

禿馬達巴罕西重山中來注之又東南有水南來注之又百數

千里有水西北來注之又東南至巴顏喀拉巴林南折南又東

南百餘里有二水自西南合而來會又東百餘里土人名為匝

楚七拉哈納必拉折東南有馬木齊齊爾哈納河自北合諸水

來會
河兩源西南流合又東南百數十里有彌那介
又南稍東

百五十里有謝楚河來會
河出年尼茫起山南曲流三
折西南

有鄂宜楚爾古河自西來會
河亦曰教楚里必拉出澤塞岡嶺

里折東流二十里東會尼雅克楚河曲曲
東南流三百餘折東北八十里入鴉礮
又東南百六十里有

水東北自噶义哥拉嶺來會
水南流折西南二百里與東南
折

西南百七十里有水西北來注之又南八十里至馬拉木岡嶺

東北折東南百餘里又西南七十餘里至濟渡處
曰八拉馬朱

畢爾麻諸速穆渡即喀木諸蕃人東往打
又西南百里曰鴉礮

箭鑪販茶處也渡在鑪邊外西二百七十里
又西南百里曰鴉礮

江南入四川瞻對界有小水東北來注之經安撫司西而南
此

而南江之東岸為四川有三小水東北來注之又南有霸泣河

邊界江之西岸為香地出打箭鑪西南山自東北合諸水來注之又南經喇滾司西有

水東來注之又西南折東南有二水合自東來注之又南有二

水自東北注之蜀水經注云若水又南經噶喇住索土百戶地

東經木裏為下渡又東塘諸水皆入又東南有打冲河自西來

打冲河巴塘諸水皆入金沙江也會折而東流鹽井河亦自西南來會俗俱名打冲河

源出雲南永寧土府南鏡山東北流曰開基河行百里折而北經甲毋山

西麓有水自西南來會又北會一水曰三盆河又北有水自

無量河東岸高山來會東北入四川鹽源縣西北界甲毋山北

東數十里有水西北自番界來又有瀘沽湖自西南來並會又

東入鴉確昔人名黑惠江一名約夷折東曰三渡水水出旄牛

江既入鴉確又名鴉確為打冲河也

後境內波浪縱橫舟楫難渡獐子冬春之日用氣皮袋

乘人從窩下水黑巖趕到底三處過河自古未用船隻又東

有二水自北合注之又東受瓦尾山水折東經寧遠府西南各

受小水二始折而南三百餘里左受一小水右受五水

河曰左所河自鹽河縣東南流曰得石河曰淑崖河俱東南流曰那噶河西

自雲南界山東流曰江果河亦自界山東南流並注之又東

南有安寧河北自寬寧縣經寧遠府合諸水南流來會

合三水曰瓦那河又南合西北一水又南有西源來會西源三

水一東南流一東北流約二百里始合白小邨河東與

北源會又南至松林西北有東南源水自東來會東源二水一

西南流一西流百餘里合西流經冕山營東南受小相嶺水又

西南曰瀘沽至松林北與二源會又南曰安寧河又南有熱水

河東北來會又南有水自東北來經寧遠城南合南來之熱水

塘北來之城西水而西來會又折東而南有高橋河合三水東

北來注之又南有苦馬河西西南來注之又東南有落醫河東北

夾注之又折西南有涼山河東北自阿泥來注之又西南有水
東來注之又西南有一碗水東自分水嶺來注之又西南與打
冲河折西南經烏喇果界會金沙江在會理州西百十里南
岸雲南大姚縣東北界也

合若諸水考

漢志繩水出越雋郡遂久縣徼外東至楚道入江過郡二行千
四百里

按山海經巴遂之山繩水出焉東南流經髦牛道至大箬與
若水合越雋今建昌衛治即漢越雋郡邛都縣也遂久蜀漢
改屬雲南郡華陽國志遂久有繩水水經注繩水出遂久縣

徼外東南流分為二水其一水枝流東出暹廣柔縣東流注
于江其一南暹旄牛道至大箬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繩

水矣又云越雋水即繩若又漢遂久蜀漢改屬雲南郡邛都縣志繩水又
漢志繩水南暹有南郡遂久縣靖始水入焉按漢志作青始
漢志鮮水出旄牛徼外南入若水

按水經注若水東南流鮮水注之一名州江大渡水出南暹
越雋邛都縣西有雋水是雋水即繩水矣

漢志臺登縣孫水南至會無入若行七百五十里

按華陽國志臺登有孫水一曰白沙江水經注若水又暹會
無縣有孫水焉孫水出臺高縣即臺登縣也一名白沙江南

流逕邛都縣司馬相如定西南處橋孫水卽是水也又南至會無入若水也元和志邛州臺登縣正南徼西至州一百七十里念諾水本名繩水流入瀘水在縣西北七百里自羗戎界流入長江水本名孫水出縣西北湖浪山下今冕山營東北有孫水亦名西瀘水臺登卽今冕寧縣是孫水又名白沙江西瀘水矣

水經注大渡水出徼外至旄牛道南流入于若水

按大渡南逕越雋邛都縣西黎州南有旄牛故城卽漢縣師古曰西南之徼猶北方塞也

水經注若水南逕雲南郡之遂久縣蜻蛉水入焉

按酈道元注蜻蛉水出蜻蛉縣西東逕其縣下又東注于繩水也漢志蜻蛉縣禺同山有金馬碧雞蜀水經曰大姚河又西受鐵索箐水又南受小谿水又東受蜻蛉水又東北入瀘水經若水南過越雋邛都縣西直南至會無縣淹水東南流注之

按酈注繩水又經三絳縣西又逕姑復縣北對三絳縣淹水注之三絳一曰小會無故經曰淹至會無注若水

水經淹水出越雋遂久縣徼外東南至蜻蛉縣又東過姑復縣

南東入於若水

按鄺道元注呂忱曰淹水一曰復水也蜻蛉縣有禺同山其山神有金馬碧雞淹水暹縣之臨池澤而東北暹雲南縣西東北注若水

漢志益州郡弄棟縣東農山母血水出北至三絳南入繩行五百一十里

按水經注若水又與母血水合水出益州郡弄棟縣東農山母血谷北流還三絳縣南北入繩

漢志益州郡牧靡縣南山臘涂水所出西北至越雋入繩過郡

二行千二十里

按水經注繩水又東涂水注之水出建寧郡之牧靡南山涂水導源臘谷西北流至越雋入繩

水經注葉榆水自不韋縣南還遂久縣東又還姑復縣西與淹水合

按漢志益州郡有葉榆縣葉榆澤在縣東貪水首受蜻蛉南至永昌邪龍入濮

漢志卑水通繩水

按漢志卑音班寧陽國志卑水通馬湖水經注繩水又還越

嵩郡之馬湖縣謂之馬湖江又左合卑水水出卑水縣而東
流注馬湖江也華陽國志建興二年高定元自旄牛定笮卑
水多為壘守丞相亮軍卑水
元和郡縣志黑水出胡藍山生獠界出東海流入蜀江唐天寶六
年改為卑水

按輿地志華陽黑水惟梁州注云黑水出今南寧州南廣縣
後關北山至楚道縣入江也

蜀水經西寧河源出龍馬山為龍湖南流為夷都谿又南還西
寧隘又南受鄔谿又東南受東興谿又受團魚谿瑪瑙谿什葛

谿什葛谿源出小悍山東受芭蕉谿又東受神木山之黃鍾谿
又受揚邨之瓜露水又東入西寧河

按馬湖自黎州山東南流入黃鍾谿東北受二水又東北受
芭蕉谿折東南有水北來注之又東北有水北來注之又南
入金沙其水皆在今屏山縣

益州記瀘水源出曲羅山舊下三百里曰瀘水而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
也上戾以夏渡為艱瀘水又下合諸水

按瀘水出曲羅山舊其地當在若水之東下流合若水故若水兼瀘水
之目後漢書劉焉軍渡瀘水入益州界李恢注瀘水一名若水

嵩郡之馬湖縣謂之馬湖江又在合旱水出之
水經注絕水逕越嵩之馬湖縣又謂之馬湖江

按名勝志龍湖在大江二百里與江水同消長日夕作潮相
傳有龍馬潛其中一名馬湖馬湖縣為四川之馬湖府康熙
時改為屏山縣華陽國志楚道治馬湖江會水通越嵩馬湖
江即古之若水也馬湖江從州正南流入東郭與蜀江合下
達于荆南源出雲南而來諸葛亮云五月渡瀘即此水之上

吳水經西寧河源出龍馬山為龍湖南流為夷都谿又南逕西
寧隘又南受鄔谿又東南受東興谿又受團魚谿瑪瑙谿什葛

谿什葛谿源出小悍山東受芭蕉谿又東受神木山之黃鍾谿
又受揚邗之瓜露水又東入西寧河

按馬湖自黎州山東南流入黃鍾谿東北受二水又東北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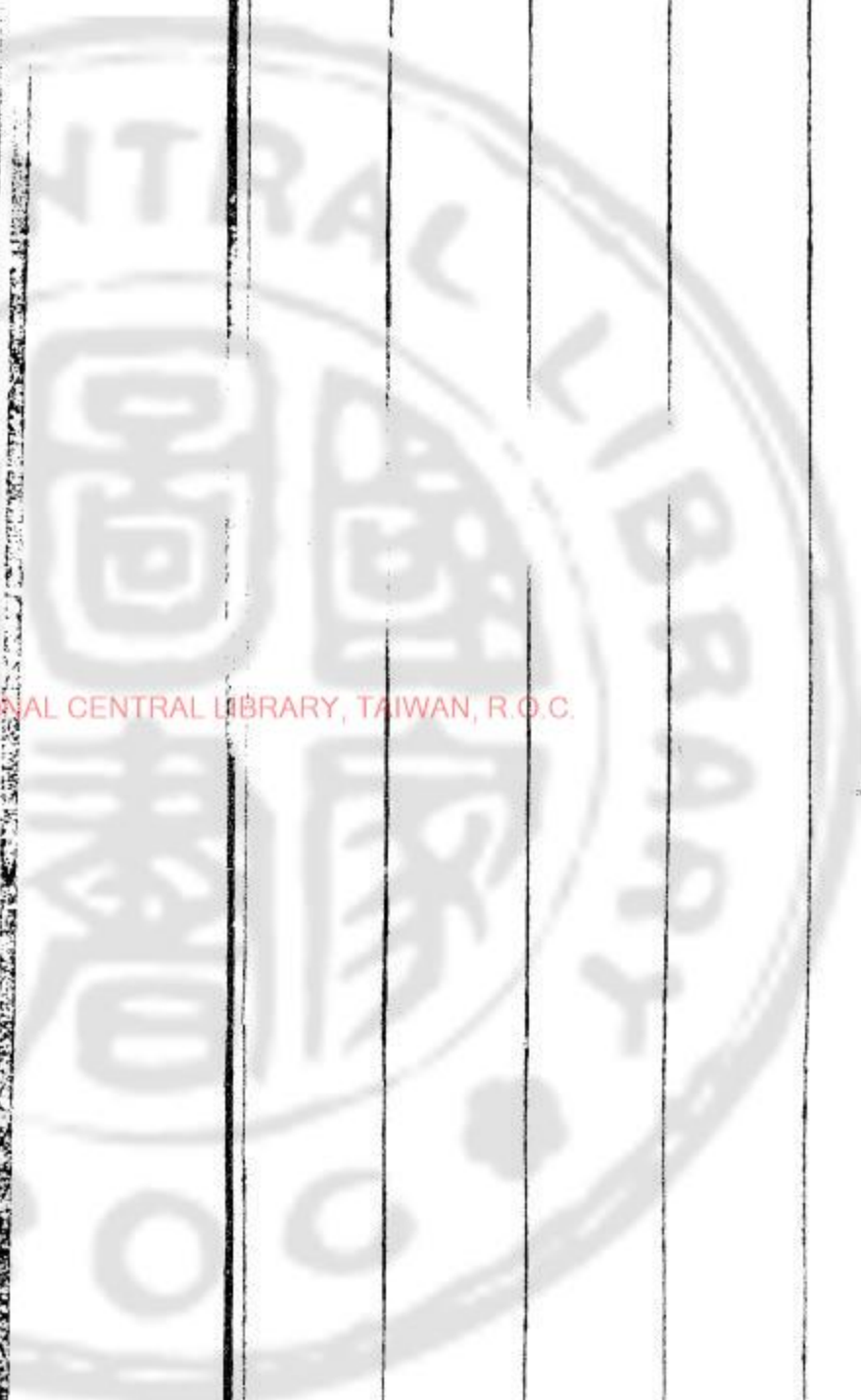
水經注林水又說瀘水又東逕不羣縣此而東北流有瘴氣

也止侯以夏渡為艱瀘水又下合諸水

按瀘水出曲羅嶺其地當在若水之東下流合若水故若水兼瀘水
之目後漢書劉焉軍渡瀘水入益州界李恢注瀘水一名若水

太公釣潘谿考

呂望生于汲故鼓刀朝歌賣漿棘津爲妻所棄故退居東海後欲于文王遂赴周而釣于渭此定說也水經注云渭水至郁夷璜谿水注之水出南山茲谷激流注谿積成川即滋泉也太公釣此可知滋泉之即潘谿矣書中侯云呂尚釣渭魚腹得玉璜亦璜谿之所由名而列仙傳以爲釣于卞谿卞谿爲汲北石夾谷水文王在岐豐豈遠獵于汲而載之後車哉大抵古人游釣之所率多附會舜漁于雷澤在濟陰或以在吳西者當之皋繇漁于獲澤在陽城或以河濱岸當之最巨信



〇〇 澹臺墓考

江西南昌府城內東湖上總持院後有澹臺滅明墓蓋始于宋
 漕使高述題曰魯澹臺子羽之墓後程大昌築祠于菊堂曰友
 教知府范漆重脩後人遂以為真子羽之幽宮也考陳畱風俗
 傳陳畱縣表氏鄉有澹臺子羽冢又有子羽祠民祈禱焉京相
 璠土地名今泰山南岱城縣有子羽冢括地志子羽墓在泰山
 南岱城縣蓋子羽本泰山人故葬于南岱城則表氏之墓自屬
 邠會史記正義則以子羽墓在兗州鄒城又謂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墓太平寰宇記亦言澹
 臺墓在吳縣南十八里皆傳聞之訛而程大昌以史記有南游

湖湖北
有澹臺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至楚之言謂子羽居楚而卒葬于此則大惑史記本作南游至
江未嘗有至楚之文也水經注投璧斲蛟是渡河事故在河水
篇郡國志云曹州離狐縣有延津為子羽投璧斲蛟處亦非渡
江事國難者曰子以此墓為非子羽則所謂澹臺者果何人
也曰此蓋子羽之子之墓也博物志云澹臺子羽子渡水溺死
將葬之滅明曰此命也吾豈與螻蟻為親戚魚鼈為仇讐耶遂
以葬之此堦翁者必其子侍游溺葬于此如季札臨博成堀而
遂行耳或曰澹有澹臺敬伯名恭為會稽人受業于淮陽薛漢
習韓詩為博士此必由會稽栖遲此也而葬之後人遂以子

南有澹臺墓也

羽當之說亦近是而總非政掌之久也江城名蹟記以為南

平王鍾傅入洪州命掘墓博脩城傅夢一人古服頰長覺問軍
吏賓客有市老羅通以為子羽先生墓此亦後及影撰之說曷
足信哉若史記索隱言吳縣南有澹臺湖亦豈子羽游釣之所
乎今進賢所亦曰澹臺所考雷次宗豫章記郡為灌嬰所築有
六門王字安成記舊有六門今為八門亦無澹臺所可知皆後
人之妄造矣

〇〇 尹吉甫子伯奇考

水經注揚雄琴清英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夜苔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思惟養親揚聲悲歌舩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舩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澍按琴操亦言之江陽今瀘州子雲蜀人以此事叙入江陽是以尹氏為江陽人也明一統志云尹吉甫房陵人食采於房卒葬房之青峯山其言毫無左證鄭樵氏族畧云尹氏少昊之子封于尹城因以為氏子孫世為周鄉士食采于尹今汾州有尹吉甫墓太平寰宇記云尹吉甫墓在南皮縣西三十里高三丈耆老

傳云吉甫墓上有樹二株自有冢以來卽有此樹柯條鬱茂不覺其老俗呼年長樹則吉甫之非蜀人灼然矣夫尹氏世為周氏宗族椒檠粥鑊遠聞而吉甫能賢涼佐中興誦聲清穆徒以投蜂聽讒孝子被放采梲履霜頭髮早白小弁是作隕涕我徒伯封尋求為賤黍離異鳥鳴桑棲蓋悲切曾氏作鑿不免世訾耳今瀘州志云伯奇投江後太師葬之魑子山下歸子寺後墓尚存又云伯奇投江不沈又云吉甫夫人伯奇母馬氏有周尹夫人馬氏墓在州東尖峰山皆妄語也曹植惡鳥論言吉甫收奇未嘗投江則失之說苑獨云王國君前母子子伯奇後母子

伯封亦異聞也

〇揚信考

劉向別錄揚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算子經不會子
烏令作九數而得之雄又擬易羝羊觸藩彌曰不就子烏曰大
人何不云荷戟入榛澗按烏為字信為名也而袁文甕牖閒評
以揚子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為句烏乎為句謂子雲歎其子
童蒙而早亡故曰烏乎即嗚呼字且以蘇東坡張芸叟用童烏
為錯考文士傳漢桓麟答客詩曰伊彼揚烏命世稱賢客示桓
麟詩亦云揚烏九齡此豈作歎詞解乎近人有拾其餘唾者亦
疏陋之甚又常璩言烏童七歲預彖文九歲而夭志亦作揚烏

問神篇則言九歲預彖文徵以客示元龍之詩言九歲者是桓
譚新論曰揚子雲為郎居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皆
持歸葬于蜀以此困乏雄察逢聖道明于死生宜不下季札然
而慕怨死子不能以義割恩自令多費而致困貧也

○王喬樾為人考

水經注武陽北山者王喬所升之山也史記索隱顧氏案裴秀
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廟者皆有王喬樾為武陽人為柏人令于
此得仙樹按裴說在酈道元之前未知何據任豫益州記武陽
縣有王喬祠今在縣西武陽國志樾為郡治楚道後徙武陽王喬
升其北山可知喬之為武陽人也水經注又云梁國蒙縣薄伐
城內有王子喬冢有碑題曰仙人王子喬碑曰王子喬者蓋上
世之真人聞其仙不知興何代也博問道家或言潁川或言產
蒙初建此城則有斯丘是又以王子喬為潁川蒙縣者也北夢

無理二字
井所見本
作時復

瑣言載馬郁贈韓定求詩曰別後巖嵒山上望羨君無語對王
喬仙傳言王喬為柏人令于東北巖嵒山得道後漢書王喬河
東人顯宗世為葉令朝會日雙鳧飛來羅得係所賜尚書官復
或曰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是為柏人令者一王喬食肉芝而
仙者即蜀人也為葉令飛鳧者一王喬皆非緱山控鶴吹笙之
王子晉也列仙傳真誥謂子晉即為王子喬疑非是

○長宏不葬蜀考

拾遺記周靈王時有長宏能招致神異王乃登昆昭之臺望雲
氣翳鬱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須髮皆黃非世俗之類也乘游龍
飛鳳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絳緝羽毛也王即迎之席上時天
下大旱地裂火然一人先唱能為雪霜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
坐者皆凜然宮中池水堅久可琢又設狐腋素裘紫羅文褥羅
褥是西域所獻也施於臺上坐者皆溫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
為爰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下時有容成
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為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

或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疏萇宏而求正諫之士時異方貢玉人石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有玉人機戾自能動轉萇宏言于王曰聖德所招也故周人以萇宏幸媾而殺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碧不見其尸矣澍按蜀自漢以來多通術數其學蓋原於萇宏淮南記論訓云萇宏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史記天官書云昔之傳天數者周室史佚萇宏封禪書云萇宏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宏乃明鬼神事設狸首者射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恠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

而晉人執殺萇宏皆以殺宏在靈王時而左傳則在敬王之世夫宏依古禮以招諸侯當時來違天之議後世興依恠之謂可謂忠不見諒也矣又莊子云萇宏肫腸淮南子云萇宏鉸裂而死又云車裂而死呂氏春秋云藏其血三年化為碧玉王子年云血流為石萇陽國志萇宏之血變為碧珠皇覽云萇宏冢在洛陽東北山_中上史記集解封禪書續郡國補注曰雒陽縣東北有萇宏冢郡國志云周人萇宏無辜見殺今洛中有祠存謂撞鐘祠也是周以趙鞅故殺萇宏葬于成周審矣而蜀中碧血不知何來莊子外物篇云萇宏死於蜀埋其血三年化為碧司

馬彪注萇宏忠而流故血不朽而化為碧徐鍇云道家曰積精成青碧亦精氣之所為也宋林慮莊子口義云萇宏被放歸蜀剗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化為碧玉顯與左傳國語違戾仙傳拾遺周末殺萇宏於蜀其血碧色入地化為碧玉數里內土皆青色今蜀有青泥坊即宏死處而韓子內儲說謂叔向讒萇宏又偽為宏書祥遺其書于周庭周以宏為賣周也而殺之說范亦云然則時代舛錯矣萇宏左傳國語又謂之萇叔韋昭注叔萇宏字也漢菴文志陰陽家有萇宏十五篇

〇〇莊豪考

史記云楚威王遣將莊蹻從沅水伐夜郎滅之遂至滇池後漢書作楚頃王遣將莊豪二說違異按楚威王于周顯王三十年大至四十年薨在位十年至赧王三十五年秦始皇取楚巫黔中地中歷顯王之八年慎靚王之五年相距四十八年也如為威王時事則蹻在滇已五十餘年矣何巨稽以不歸攷頃襄王之去也在赧王十六年距秦取地十九年蹻之奉使至滇值楚道不通當在此時矣商子弱民篇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史記禮書並有莊蹻起而楚分之語皆不言在何時韓非喻老篇載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說曰莊蹻為盜於境內

呂為在莊王時呂氏春秋介大篇莊躄暴郢高誘注呂為楚成王時則又在苒皆非也史記作莊躄苒漢書仍之後漢書作莊豪蕪陽國志作躄云楚莊王苗裔通鑑莊豹注莊姓宋戴莊之族有出於楚者莊躄是也亦作豪蓋豪即躄古音相通字亦相借雲南志謂豪為躄之裔者無據之說也

○○竹王考

夜郎竹王事班氏南史傳詳言之今楊老黃絲驛皆有竹二郎竹三郎祠土人禱祀維謹田山薑著論呂為圓盤瓠蠶叢杜魄荆尸悉為謬悠蒙竊呂為不然夫秘電繞斗於符寶長虹曳采于華胥東過吞玉筐之燕姜嫄履巨人之跡載在遼籍難云誣矣即徐偃破卵於鷓倉括地志鷓倉一名后倉朱蒙感精於河伯蘿林之子紹統檀君朱耶之先載育枯樹著有苒蘭皆可証驗至若齊頃無野之誕狸乳羊姬橐離東明之生豕喚馬噓烏孫王昆莫之擲飛鳥銜肉呂哺之世羅優比些之降鶴胎跼壘呂出之凡

此瑰異豈鄉壁虛造哉或曰予之說信辯矣水經注云所捐破
竹於埜成林又云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
臣劍擊石石即出水無乃奇誕弗實乎予曰六合之內其包遠
矣幽致沖妙難本臣情萬像遐淵思絕根尋皆夸父棄策蔚為
鄧林蚩尤委械叢為楓樹翠子之經可按已彼貳師征敵嶺出
飛泉姜詩養親室涌江水精誠所結天恒靈驅又况范文之鯉
刀斫鄭康居之王舟浮流沙壺後漢書之龍語元隆句麗之鼉
作少壺橋獲濟悉是舊聞難比影說知乎此則啟圭碧石執呱空桑事
同日習言非空誣又何疑於竹王之不自竹生哉路史注竹姓
出於墨台東

甍竹氏後漢樅陽侯竹晏後報怨不改姓加二臣存夷齊
而遷於莒待中竺曾其孫也夜竹切宜本此其說無據

〇〇王次仲非漢人考

水經注王次仲上言人秦始皇聞其能書徵之不起大怒乃令檻車囚之至軍都次仲化為大鳥落落翻于其山上是次仲秦人也

蔡邕書勢云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書至漢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蓋

言王次仲始作楷法此楷法即八分也錄言今人所謂至靈帝時多有能為楷者

西蕭子良云漢靈帝時上谷王次仲與秦人同姓名亦作八分書或云漢

豈非夢語夫秦之次仲既作八分矣漢之次仲又作八分乎楷法蓋緣

子良誤讀伯喈之言耳宋程迥遂沿其說大是贖贖

王次仲為上谷太守非上谷人



〇〇 捷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考

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錄云爾雅有捷為文學註三卷闕中卷七錄云捷為文學爾雅三卷樹按捷為文學即與東方朔同時待詔為隱語被榜呼晷之郭舍人也西京雜記言其善投壺爾雅疏引舍人文選羽獵賦注引作郭舍人一云捷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又按漢書儒林傳有文學掌故當是兩官漢舊儀博士弟子射策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而不言丙科疑丙科則文學也漢書又云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通考注云掌故尊於文學掌故竊意下掌故二字衍文晁錯以文學

太常掌故兒寬射策乙科為掌故房鳳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
俱不言文學可證其為兩官也漢官儀本更有掌故三十人又云掌故皆秩二百石王莽時甲科四十人補郎中乙

科二十人補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丙科倍於乙

科疑是兩官而統言之言補文學亦補掌故也而如淳注引漢

儀甲科補郎中乙科補太子舍人與王莽同次補郡國文學則

丙科也亦不言掌故然以如淳所引考之則郡國各自有文學

也漢有零陵文學掾案景邑郡文學掾平道是已漢書又云博士弟子通一執以上者補文學掌故缺有吏百

石通一執以上者補卒史按卒史秩不同中二千石二千石之

卒史則秩比二百石以上及百石也郡太守卒史則比百石以

下也傳所云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即左右內史大行卒

史也比百石以下即太守卒史也比百石以下即太守卒史也

皆史之倒文補中二千石屬即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郡屬即

郡太守卒史也亦史之異文臣瓚注卒史秩百石此以郡國卒

史言也如張敞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朱邑以桐鄉嗇夫遷補

太守卒史是也元帝時始置郡國五經百石卒史蔡邕傳邕書

石經立太學門外弓鴻都石經郡設卒史視之此即五經百石

卒史也通鑑吏通一執以上者請皆選擇以為石職胡三省注

吏謂百石以上及比百石以下也右職謂中二千石之卒史也

按儒林傳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即史百石此言選擇史秩與文學掌故相次者即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兒寬以射策為掌故即次補廷尉文學卒史正是其例比百石以下即郡太守卒史也滑州傳有文學卒史先先是也通鑑因百石有吏字謂選擇其吏之通一秩以上者而未嘗考其前後之文義也以為右職本出文翁傳顏注郡中高職謂掾曹之屬黃霸為左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補右職則卒史非右職明矣又按廷尉有文學卒史則九卿應皆有之不特左右內史大行也史文特舉其例耳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列應劭漢官儀河南尹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水經注為妄人改作

百夫吏卒近人戴震知百夫之舛仍曰百石吏卒杜佑通典三國志譌為百戶吏卒皆非也槌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當是初

為郡文學後補太守卒史以能詼諧善投壺入為待詔舍人也凡卒史皆用本郡人祿百石獨三補郡得用他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見北齊書注翁學士方綱以文學舍人為二人尤謬陸德明言所注爾疋闕

中卷故自釋訓以下釋草以上並無一語見釋文及注疏惟齊

民要術引釋器一條水經注引釋水二條賈鄴二人著書在前

必見全本也

〇〇 賈萌考

今南昌章江所外蓋有漢賈萌廟云按謝承後漢書賈萌為豫
章太守王莽篡漢舉兵誅莽不克而死雷次宗豫章記賈萌河
東人漢更始二年為郡太守謀王莽師敗死即日顯靈于津人
為立祠酈善長水經注賈萌與安成侯張普爭地為普所害即
日靈見津渚王孚安成記豫章太守賈萌與安成侯張普戰
于薪茨之野歐陽忝輿地志漢豫章太守賈萌與安成侯張普
興兵討莽普乃詣莽魯自陳萌遂伐普于薪茨之野據謝偉平
雷仲倫記賈萌事乃漢之忠臣也而酈道元王烈之則不言討

莽以為爭地而死輿地志則合兩事為一是從謝氏說矣然班固漢書王莽傳云傳莽首詣更始縣宛市曹部監杜普陳定大尹沈意九江連率賈萌皆守郡不降為漢兵所誅是萌乃莽黨也覈而論之萌蓋初附于莽為其連率見人心不與巨君始與之攜貳與張普謀共起兵又與普不協爭地為普所害故曰為漢兵所誅蓋普後亦附漢者也又考謝承漢書豫章嚴豐字孟侯為郡主簿太守河東賈萌與安成侯張普約舉兵欲誅王莽師興之日有飛蜂叢附萌車衡豐曉占候諫以為不祥之徵萌進兵不從會張普負約無援遂戰死是萌果為王莽所誅也然

漢兵所殺之賈萌又是何人（秘錄）謝書載萌起兵于莽篡國之年班書載萌死于更始二年年代有誤或遂以為二人同姓名者矣在莽言之則曰九江連率自漢言之則曰豫章太守亦不得以官職有異而疑之近人金谿王謨乃以武帝時為豫章太守之蒼梧賈雍當之夫賈雍失首尚能乘馬還營與士卒冒語誠為靈響然錄異傳不紀後人之禮祀也烏得以酈侯樂布之社指為天士樂天之祠哉

長普先與萌約共攻莽非約與萌相殺之也必誤

莽篡國之年班書載萌起兵于莽篡國之年班書載萌死于更始二年年代有誤或遂以為二人同姓名者矣在莽言之則曰九江連率自漢言之則曰豫章太守亦不

莽篡國之年班書載萌起兵于莽篡國之年班書載萌死于更始二年年代有誤或遂以為二人同姓名者矣在莽言之則曰九江連率自漢言之則曰豫章太守亦不

莽以為爭地而死輿地志則合兩事為一是從謝氏說矣然班固漢書王莽傳云傳莽首詣更始縣宛市曹部監杜普陳定大尹沈意九江連率賈萌皆守郡不降為漢兵所誅是萌乃莽黨也蓋而論之萌蓋初附于莽為其連率見人心不與巨君始與之攜貳與張普謀共起兵又與普不協爭地為普所害故曰為漢兵所誅蓋普後亦附漢者也又考謝承漢書豫章嚴豐字孟侯為郡主簿太守河東師興之日有飛蜂叢附萌車

二頁

普約舉兵欲誅王莽一為不祥之徵萌

進兵不從會張普負約無援遂戰死是萌果為王莽所誅也然

漢兵所殺之賈萌又是何人祗緣謝書載萌起兵于莽篡國之年班書載萌死于更始二年年代有誤或遂以為二人同姓名

于自漢言之則曰豫章太守亦不

蓋萌初附于莽為其連率見人心不與巨君始與之攜貳乃與張普謀共起兵攻莽既而普背約與萌不協相爭地又攻萌遂為莽所害其莽初害萌也則必報于莽故謝書以人為莽殺之普旋降漢心龍于殺萌又必上聞于漢詎言萌之背莽已因而誅之此班氏所以言為漢兵所誅也張普者不一反覆譎詐善觀時變之小人也

蓋萌初附于莽為其連率見人心不與巨君始與之攜貳乃與張普謀共起兵攻莽既而普背約與萌不協相爭地又攻萌遂為莽所害其莽初害萌也則必報于莽故謝書以人為莽殺之普旋降漢心龍于殺萌又必上聞于漢詎言萌之背莽已因而誅之此班氏所以言為漢兵所誅也張普者不一反覆譎詐善觀時變之小人也

○灌嬰城考

按豫章城晉熊默雷次宗皆以為灌嬰所築
鄴道元水經注亦言之九江府有灌嬰井
孫權掘之得石銘見元和郡縣志今南昌
城內有洗馬池相傳嬰洗馬于此而戴來原
水經注校本謂灌嬰無定豫章之事遂改作
陳嬰蓋據史記功臣表也然史記灌嬰傳云
得吳守遂定豫章會稽郡是灌嬰曾定豫章
故其地多嬰遺跡東原臆改未為得也

專圖

○馬王考

玉屏邑西北有營砦數處相傳為馬王遺跡馬王俗謂馬援也
按五代史楚馬殷梁太祖時拜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後平朗
州雷彥恭澧州向環辰州宋鄴敘州昌師益等率谿洞諸蠻皆
附於殷殷請升朗州為永順軍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
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末帝時加殷成安武昌靜江宣遠等
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唐明宗時封殷楚國王殷卒子

希範立襲殷官爵封楚王谿州刺史彭士玠

按谿州銅柱記作彭士玠五代史作

非然率錦仁今銅獎今顯

諸蠻攻澧州希範遣劉全明

按銅柱記無劉全明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擊之士然大敗走獎州遣其子師曷按銅柱記率諸蠻酋降於

勅谿州西接祥柯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大銅柱為表命

學士李皋銘之按李宏皋見谿州銅柱記五代史作李皋非蓋屏邑在五代時為谿

洞諸蠻盤踞必楚國所置官屬或馬氏子弟奉王命令号召糾

聚於此安營立砦則所謂馬王乃馬殷希範希廣父子兄弟也

伏波於漢豈稱王哉若銅柱記文稱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

八年平徼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蓋希範自言為伏波將軍

之後尊授為昭靈王耳谿洞之民安知臣王呼之

〇 長孫氏考

鄧名世姓氏辯證云長孫氏出自拓拔氏鬱律生二子長曰沙

莫雄次曰什翼提什翼提即後魏道武皇帝祖也後魏獻帝拓

拔與鄰七分其國人以兄弟統之沙莫雄為南部大夷後改名

仁號為拓拔氏生嵩太尉柱國大將軍北平宣王至孝文帝以

拓拔為皇枝之長改為長孫氏謝朓元亞以長孫為始於元魏

是不知長孫之所自也世本云齊大夫長孫脩食邑於唐其後

仕晉為唐孫氏則長孫出自齊矣又按漢藝文志孝經有長孫

氏說二篇孺林傳王吉授韓詩於淄川長孫順由是韓詩有長



孫之學順授東海髮福淄川係齊地則長孫氏之出於齊先_姓拓
拔氏遠矣諸姓書皆昧所先何疏陋之甚邪

〇〇 貝獨坐考

廣韻云貝出清河姓苑云古有賢者貝獨坐方日昇補注黃公
紹韻會引千家姓韻譜云貝氏望清河古有貝獨坐晉有術士
貝靈該澍按後漢書宦者傳具瑗魏郡元城人與單超徐璜唐
衡左悺等誅梁冀封東莒陽侯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
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獨坐言驕貴無偶也徧稽經史各
書古無貝獨坐也惟瑗稱獨坐今漢書作具必古本作貝故應
劭風俗通於具字姓引河內太守具褒不引具瑗以瑗不姓具
也何承天乃以為古賢者疏矣然胡三省通鑑注引宦者傳尚

作貝瑗袁宏漢紀作貝瑗是今本作具者誤矣若得姓之原當
以地為氏史記楚世家云夕發貝丘括地志貝丘在青州臨淄
縣西北故顧野五玉篇云貝氏出清河貝丘較孫恤多貝丘二
字而徐廣史記注貝丘在清河則貝氏之出於清河貝丘也無
疑而羅泌國名記云今吳越多此姓本諸左傳即氏在昭公十
九年傳楚子之在蔡即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杜注即陽
蔡邑二十三年傳云太子之母在郢召吳人而啟之冬十月吳
太子諸樊入郢杜注即陽也定公十三年傳云齊侯衛侯次
於蒞蒞實即氏杜注坐蒞改名即氏在高平鉅野西南有即亭

是以貝姓出於即陽者不知左傳原作即陸元朗釋文古聞反
不作即則長源之說引左舛矣又按司馬彪戰略云劉表初為荊州

時貝羽為粵容長阻兵作亂先於●貝靈該●真熊氏族畧

此列宋登科記常州貝實而梁時書始興安成二王碑之貝義

淵及稽神錄所云乾寧甲申年義興人貝禧地府召為北曹判

官禧因闕常州簿記其家人及已既福之事與荀鳴鶴詩之貝

韜光悉未徵錄實為疏漏夫以孫恤羅泌鄭樵方日昇輩均未

知貝獨坐之為貝瑗自余發其覆乃知具瑗之當為貝瑗貝獨

坐之為漢中常侍而非古賢人且獨坐為天下側目之噀而非

人亦非
聖人也

其名俾姦政宦孽不得享徽嫩之稱亦一快也或曰何著作佐
郎博見古今當時所重未必舛陋至此余曰春秋齊大夫狼蘧
疏竟作琅過屯莫如本太山人為常山太守乃云屯莫為太山
守何孀母之善譌固多有者

〇〇石工安民為忒威人考

邵伯溫聞見前錄云常安民以鐫字為業崇寧二年蔡京又自
書元祐姦黨大碑頒于郡縣令刻石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
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
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
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澍按石工姓安名民
忒威人邵氏以為姓常名安民誤矣常安民紹興時御史而李
燾長編王清臣揮麈錄均作姓李亦非也忒威之安唐時為著
姓如忒衛大將軍安興貴修仁弟兄是也李元諒李抱玉本姓

安唐賜姓李矣安氏家世工鐫字如宋重修開元寺行廊功德碑末云都料安宏姪仁祚刻字夢英篆書千字文碑末云恣威安仁祚刊三體陰符經碑末云安祚勒字篆書千字文序碑末云恣威郡安仁祚刊字佛說摩利支天經碑末云安仁祚刻字黃帝陰符經碑末云恣威安仁祚刊字夢英偏菊字源碑後云恣威郡安懷玉建立扶風夫子廟堂記碑末云安文璿刊字又贈夢英詩三十餘首詩碑末云恣威安文璿弟文晟刊字新平縣保寧寺浴室院新修鐘樓碑記云刻字安文晟教興頌碑末云安璿刻字沙門靜已書碣碑末云安文晟刊藍田縣文宣王

廟記碑末云安璿刊字永興軍中書劄子碑末云安亮刻噲字贊碑末云安民師刊永興軍香城善教禪院主廣慈大師海公壽塋記碑末云安民師刊高陵重修縣學記碑末云刊者安永年游師雄墓誌末云京兆安民安敏安延年摸刻奉天縣新修渾遠忠公祠堂記碑末云安民鐫京兆府學新移石經記碑末云安民鐫鄠縣利師塔記碑末云安民刊是宋世金石著于人間者大半係安氏所鐫其駁落沈霾不傳于世者諒復不少其云京兆安民者安民本恣威籍寓長安鐫字故曰京兆也袁了凡曰蔡京撰元祐姦黨安民知世間有司馬相公紹興初有旨

令毀公隧碑時大風走石有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墮于碑下
兩工愚智千里也倪元璐跋姦黨碑曰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
碑可毀名不可滅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于京乎諸
賢自涑水看山數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
知其姓氏哉故此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甌小人之謀無
往不福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諸賢位中赫然
有安民在烏虜安民雖石工其賢矣哉彼天台守陳敏不肯奉
旨刻碑林靈素拜碑下謂諸人姓名皆天上星宿又安民之亞
也

○楊甲非遂寧人考

按岳珂程史云乾道間楊嗣清甲有聲西州初試有部使者頗
以繡衣自驕怒其不降意誣劾以罪趙衛公為白其繇于當國
者劾牘竟格不下有弟曰嗣勳輔其清名亦相伯仲舊通志云
楊甲遂寧人乾道二年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上覽對
不說置第五賜文林郎清議推之而官未顯今通志亦以甲為
遂寧人登乾道丙戌科蕭國梁榜進士然曹庭棟宋詩存謂甲
為重慶昌州人考宋重慶府初屬夔州路崇寧初改恭州淳熙
十六年升府昌州屬潼川路大足為州治曹氏言重慶昌州知

昌州宋時已屬重慶非始明初也則甲為昌州之大足人無疑
遂寧州政和五年升府亦屬潼川路故舊志以甲為遂寧人也
曹廷棟言甲以事去官後寓居靈泉山中詩有微官也謫居之
句曰寓居曰謫居則非本貫可知又考淳祐十年大足令何光
震教授張順臣等餞郡守王夢應碑有云昔教授涪陵堂憲之
命未下而卒人士至今惜之與宋詩存言以事去官者符蓋任
不久即罷去也碑又言其子昕之稀舜升太學字缺三再以世學冠
省魁蓋楊為大足望族紹興時有楊茂嘉定時有楊敏叔皆登
第今邑汶水里有楊家寺必係楊氏聚居于此建寺後因以名寺云

○○楊鼎卿六經圖碑考

按宋藝文志六經圖共六卷楊甲撰毛邦翰補以五經並周禮
為六凡三百二十二圖王象之輿地碑目考云六經圖碑在昌
州郡學郡人楊甲鼎卿著又按宋百家詩存云楊甲字鼎卿重
慶昌州人大觀時游京師頗有聲望嘗仕于蜀旋以事去官寓
居靈泉山中故其詩有微官也謫居之句棟學館小集一卷多
游覽弔古之作其詩天矯脫俗孤光冷豔不著色相如游長松
寺云青山有驕色欺客不能詩安靜寺云石泉瀉幽潔意寂不
肯喧俱不食人間煙火語是鼎卿以詩鳴而復能留意經學亦

豪傑之士也通志金門石以六經圖碑入之榮昌縣余于南山
三清洞得淳祐十年大足縣令何光震教授張順臣等錢邵守
王夢應碑碑言有楊賢良六經圖勒石急赴學署尋之無有也
鼎卿為乾道二年進士邦翰不知何許人其書成于紹興中陳
振孫書錄解題引館閣書目云布衣楊甲探乾道中事載邦翰所補易七十圖書五
十有五圖詩四十有四圖周禮六十有五圖礼記四十有三圖
春秋二十有九圖合為三百有九圖惟易書二經圖与館閣書
目數相合詩則四十有八較原數多三春秋四十有三較原數
多十四不知何人更定而六十四卦圖後游北山巖壁止存易

卦十餘字係篆書甚瘦勁較蝕不全惜哉

○○○十八先生墓考

當明之季永明王由榔自廣西走貴州孫可望處之安籠所新

興義府無人臣禮從臣昇內侍等咸憤甚飲汰計昇李定國共圖

可望謀泄可望遣將鄭國榜訊十八人同聲不屈死時人哀之

收遺骸葬焉表之曰十八先生墓今興義府城南累累者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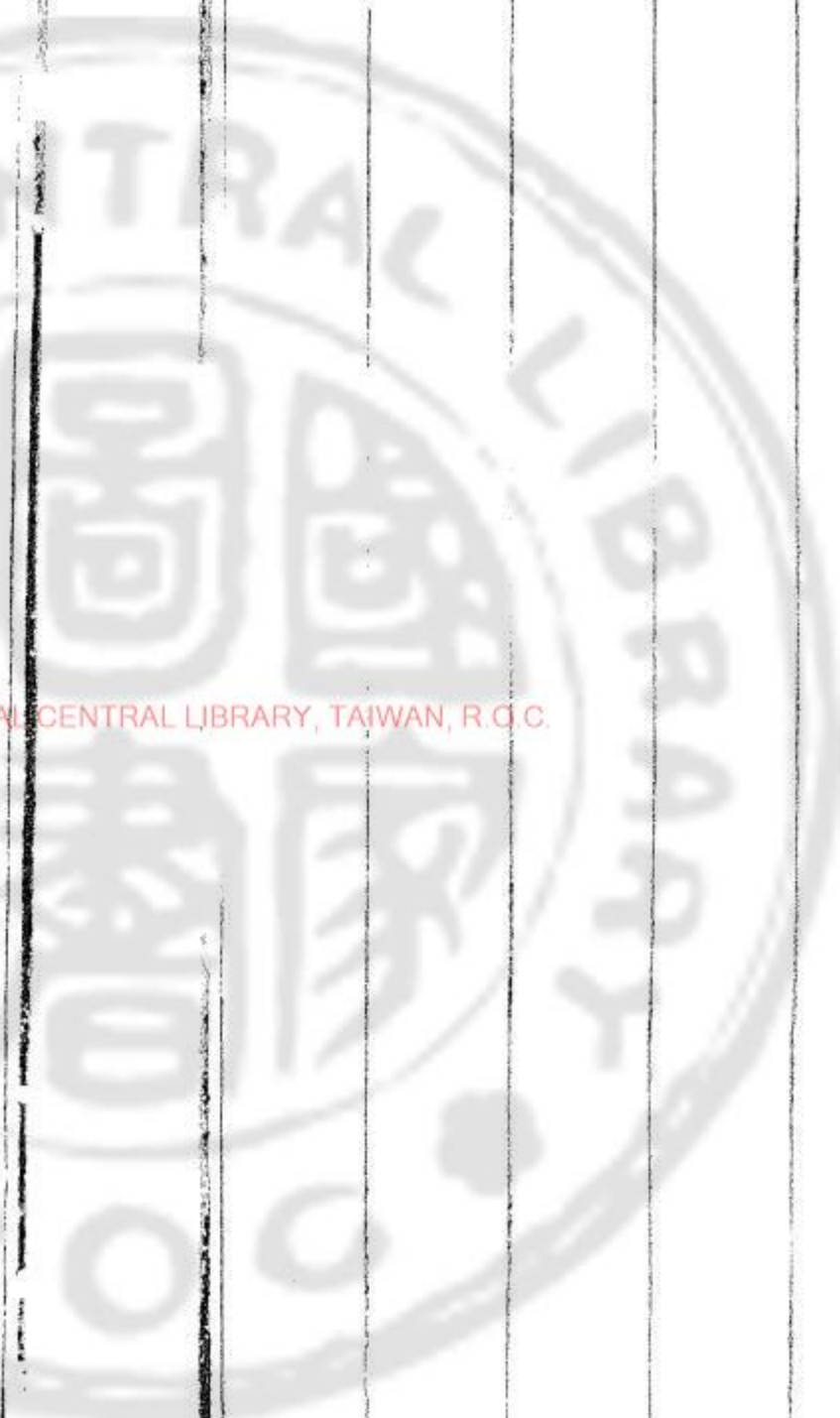
碑載從臣則吳貞毓張鐫周允吉楊忠徐極蔣乾昌李元開李

頌朱議彙鄭允元趙賡禹蔡續易士佳胡士瑞朱東旦任斗墟

也內侍則張福祿全為國也按明史有給事中林青陽御史林

定勝鞠殉節諸臣錄張鐫鐘無季頌楊忠二人又按欽

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林揚鐘湖廣人一作江大理一作趙慶



禹袁州人太僕寺少卿蔣乾昌晉江人翰林院檢討李元開善
化人徐極一作史科給事中周允吉錢塘人江西道御史朱議
棗南昌人廣西道御史胡士瑞一作進賢人福建道御史朱東
旦四川人兵部郎中一作蔡縝縮作九江人工部郎中一作易
士佳廬陵人主事一作斗墟鄆縣人員外郎一作書林青
陽新盛人兵科給事中一作共十五人無吳貞毓張福祿全為
國

論曰國運值陽九之會為臣者實首糜軀無有攜貳詎不稱義
烈哉又或潛孤借亡撥亂圖存吹灰於已寒張律於既絕使洛
陽銅駝不淪荆棘步廣飛鳥弗踐泥沙亦可謂壯懷苦志矣吾
觀周王奔彘之難獲衛于召公而姬籛履昌漢宣巫蠱之既蒙
養於丙吉而非金再振獨惜當日諸臣之未發晦也狀天既厭

德人斯云亡諸臣者胼胝戈甲寤寐夕霜犯疾風而表勁契寒
松而立節雖杜鵑啼盡難延魚鳧之封精衛銜殘無補窮桑之
壑而邛山同穴先軫莫返其元燐火紛蜚甚如徒凝其血魂偕
碧華寬顛蒼昊數百季之間豺虎已化攢墳刺天傷心人望古
遙集能不為之銷神壤末追魄天得乎

〇〇水馬考

西域巨羊臍種土中溉以水聞雷而生臍繫地內及長驚巨木
聲臍斷復行齧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此物之至奇者也而
人或未之信史記大宛傳正義引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珣庸
小邑有芊羔自然生於土中戾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為獸所食
其臍卓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為
羣劉郁西行記亦言之黔之養隴阮兩山相夾深池涵焉嘗出
神馬明洪武四年偽夏明昇獻馬十其一白者首高九尺長丈
餘乃得之於此也夫諸毗文臂渥洼蒲梢余吾龍友青海驄駒

往牒可稽已漢肅宗元和中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魏黃初聞
於上黨得澤馬晉孝武太元十四年滇池縣河水有神馬二匹
唐明皇靈昌鄧得異馬於河皆水馬也隨巢子云夏后之興方
澤出馬良不誣矣再考襄陽記中廬山有地穴漢時常有數百
匹馬出遂名馬穴吳時陸遜復於此穴得數十匹馬出土中一
異也唐書南詔傳越賧之西多薦草產善馬始生若羔歲中紐
莎糜之飲呂米潘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馬出於草更一異也
庶物之生倣詭萬變魚非羽族文鯨翔風獸為毛羣靈駢戲水
而且谿邊之狗巢木地下亦復賈生圓嶠之蠶眠火中又復

鼠產韻外之事何能具言昧者不察徒執游牧攻駒曷昇之循

會無而涉元謀之河哉

魏略海西國之六畜皆出水其用水
羊毛為布名海西布也亦見西域傳

〇〇 鮚苔考

壬戌四月余自貴筑返屏宿偏橋之黃絲驛逆旅主人馬受暑
死腹孕肉囊剖眎有物狀如雞子色白推之甚堅非骨非石層
疊周累多至斗許不知為何僕人呂示余余按本草有鮚苔生
牛馬諸畜肝膽此宜是矣西域蒙古祈雨以鮚苔石浸水中咒
之輒有驗其人亦名鮚苔氣鮚苔在畜腎尤良形如鸚或喙者
為最重大可如拳或黃或白生剖得者為靈物或言能治奇疾
難名者是又不止祈雨也京房易占云兵彊主戌則牛腹生石
即此物矣又聞牛有黃在膽黃一名丑寶馬有墨在腎狗有寶

在肺鹿有瑀在首羊有𦍋石在腹驢有媚在口

〇〇 古文孝經碑考

輿地碑目考云古文孝經在昌州北山凡二十二章與今文十八章小異按今文先出于漢初而古文與尚書同出孔子壞宅今文已盛行而古文獨不得列之學官惟孔安國馬融為之傳及明皇注今文十八章孝經而古文益微矣司馬光范祖禹皆曾繳進光謂始藏文時去古未遠其書最真祖禹又為之說亦云古文庶得其正王象之之說如此余游北山見趙懿簡公神道碑洞內外石壁悉鐫古文孝經字徑二寸許勁健有骨呂工搨之按漢藝文志孔氏傳序並云成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

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說文載許
沖上書云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成時議郎
衛宏所授皆口傳官無其說中興藝文志云自唐明皇時議者
排毀古文以閨門一章為鄙俗而古文遂廢國朝司馬光始取
古文為指解一卷晁氏讀書志云元祐中范淳夫侍經筵上古
文孝經說一卷按司馬公指解至和中上范祖禹說元祐中上
原各自一卷今本不知誰所合編也所用乃孔氏古文然溫公
指解之中仍全載元宗今文注知今文古文不甚相遠朱子刊
誤一卷取古文孝經分經一章傳十四章又刪削經文二百二

十三字或以古文孝經閨所章二十四字為劉炫偽作非班志
所載者又宋史藝文志云馮椅古孝經輯注一卷椅祖朱氏刊
經文所引詩書之妄而傳則盡刪其所記曾孔答問與其增益
之辭為古文孝經輯注並引蔡氏注王伯厚困學紀聞云是何
言與司馬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說誤以言之不通也五
字為經文古今文皆無朱文公集所載刊誤亦無之今此巖所
刻是何言與係禮句並無言之不通也五字想淳夫知其誤刪
之矣其碑末跋語兩行云江對老人陳公缺四人趙範得范祖
禹正書本於缺二并鑿之北山巖石之上藉此知為淳夫先生

書也通志謂在榮昌殆未見其碑而漫言之昔趙子函著石墨
鐫粵皆親至碑下摹搨故文字不誣而輿地亦不舛非猶夫采
杜若干坊州者

○○李白至夜郎辯

夜郎漢屬牂柯郡牂柯本且蘭國在今遵義界唐屬珍州在今
歌羅寨李白曾貶竅於此今桐梓驛西廿二里有夜郎城道
卧古碑字已漫滅縣治內白故宅舊井跡存焉余攝篆遵義之
日暇游桃源洞洞毒巖巖此狀鐫曰李白聽鶯處蓋清浮蟻酒
醅初綠暖入鶯簧舌漸調乃流謫時所詠也近人謂白流夜郎
實未至其地據贈江夜夏韋大守良宰詩云五色雲間雛飛鳴天
上來傳聞赦書至卻放夜郎回又據詩云皆去三湘遠今來萬
死餘謂白泝三湘將上夜郎即聞赦命而還其說疏甚夫白之

在夜郎也蓋久而後奉金雞矣其秋浦桃花憶舊游詩所云三
載夜郎還於茲鍊金骨也又烏江留別宗十六璟詩曰拙妻莫
邪劍反比二龍隨蓋白攜妻子就貶所而宗璟從至夜郎仍還
鄉里白送之於烏江也烏江在今遵義城南八十里源出黔西
經縣之相洪仁三江由南思北流入蜀之涪江昇詩所謂白帝
晚援斷黃牛過客遲者亦符又不止題葵葉贈辛判官聞酺不
昇或陵木瓜山諸詩之可徵也今不觀苒賢全集輒撫一二語
為諱資且矜其創獲是猶詫維摩之取孟堅而遺班固也

○張王非睢陽考辯

江右諸郡多祀張王說者咸以為張睢陽也此失之宋時江西
憲使方師尹撰弋陽行祠記云曩效官京口觀淮陰棄指亭記
論王始末有條理乃知王諱标家於滑之白馬安祿山之亂張
巡許遠提孤軍守睢陽築臺募勇士得南霽雲為將王與厚善
同出睢陽乞師賀蘭進明不與俱斷一指誓信軍中為驚駭出
涕偕還且射浮圖矢中甄誓破賊必滅進明未幾城陷王等俱
死之夢其家曰吾得請于帝命輔南嶽為司錄事掌察人間善
惡具以聞而加賞罰吾乘此可誅不忠未幾進明遇疾如雷之

震蓋其報也先是唐開元天寶間王累舉進士不第曾有題衡
州泗州寺詩云一水悠悠百粵通片帆無奈信秋風幾程峽浪
寒春月盡日江天雨打篷漂泊漸搖青草外鄉園誰念雪園東
未知今夜依何處一點漁燈出葦叢其文章有如此者王平生
任俠常喪金鎚擊不平死守睢陽氣勁力銳終始不渝巡遠之
忠義霽雲實贊成之霽雲之勇壯王實佐助之氣節有如此者
黃巢傲擾衡民乞靈于王寇過來江遇嚮履者皆巨足詢其故
曰吾州兵屢也俄而寇見偉人高牙大纛躍皆丈餘寇褫魄却
走境賴以安隨處祠像號感應太保其威靈有如此者如潭如

邛如柳如椽如撫如南安建昌所至靈應廟貌翬飛不可勝數
賜額昭烈則自政和乙巳始也七月二十五日今訛為七月相
傳為王誕辰遐邇雅耆蒙恩戴惠者香簫鼓肩摩踵接闐咽道
路以畚神床自政和至乾道累封為忠靖威顯靈佑英濟王今
為東平王是此張王在當時殉難三十六人之中非即睢陽也宋玉
山汪應辰文定集中備言之余以張抃之祀于江西確有可據
而世俗輒以巡當之因為此作以曉訛傳者異日或能改正則
得其實矣

按唐書與張巡同死之將三十六人除南霽雲雷萬春姚闥

外又別將二十有五石承平李辭陸元錕朱珪宋若虛揚振威
耿慶元馬日昇張惟清廉坦張重孫景趨連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
恭默祝忠李嘉隱翟長輔孫廷皎馮顏皆死難四人逸其姓名

〇〇 隸書八分楷書辯

延安府邱秋水太守過寓偶談及隸書八分楷書太守謂
隸書即楷書八分即隸書愚不以為然太守囑余為
辯以祛惑乃為之辯曰
許氏說文序云秦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
隸書以趣約易古文由此絕又云亡新居攝改定古文時
有六書三曰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四曰佐書
即秦隸書蔡邕聖皇篇云程邈刪古立隸王僧虔能
書人名云秦獄吏程邈得罪繫雲陽獄增減大篆去
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為御史名書曰隸書江式論書表

云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世人以邈
徒隸即謂之隸書張懷瓘書斷云程邈蓋大小篆方圓
而為隸書顏師古漢書注云篆書謂小篆始皇使程邈
所作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便易也衛恒四體
書勢云下邳人程邈從獄中作大篆或曰邈所定乃隸
字又云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
書曰隸字漢因用之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
作楷法又云梁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弘
之法王僧虔能書人名又云王次仲作八分楷法唐元
度十體書亦云然澍按許汝長言程邈作小篆不言

作隸衛恒言邈作大篆蔡邕王僧虔江式言程邈作
隸法而衛恒言或曰邈所定乃隸字又云王次仲作楷
法毛弘作八分是隸與八分楷法各不同也然漢人曰
隸至毛弘而曰八分則八分出於隸矣歐陽永叔以
八分為隸固無區別王伯厚謂自唐以前皆謂楷字
為隸其言大繆隸書而謂之八分者蔡文姬言臣父
造八分時割程隸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於
是為八分書郭忠恕曰八分之說流俗有二或曰八分
篆書二分隸又云皆似八字勢有偃波非也蓋書有
八體蔡邕以隸作八分乃八體之後又分此法謂之

八分近之王愔文字志王次仲於建初中以隸字作楷法字方八分李陽冰曰八分者字體本方而八分之謂其皆似八字勢有偃波釋適之金壺記云王次仲以隸法局促遂引而伸之為八字之分故號八分樹按八分楷法本是王次仲作非蔡中郎也中郎所書碑及石經遺字與漢碑同可知中郎作八分是偽託文姬之言也郭恕先既云中郎以隸作八分體矣乃又曰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是隸書反在八分之後矣其說自相矛盾張懷瓘書斷謂程邈作隸次仲作楷則楷與隸異不得謂

徐鑄許慎作說文解字安帝時始奏定而隸書行之已久習之益加

隸即楷也任珩序范度五體書云八分則酌乎篆隸之間吾邛衍字源七辯云八分比隸字則微似篆陸深書辯云八分取篆隸之間謂之八分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省者謂之隸其稍繁而猶雜篆法者謂之八分趙宦光緒論云篆勢有轉無折隸筆有折無轉八分則兼之故杜甫連稱八分小篆知八分猶雜篆體樹按此數說皆謂八分兼篆隸之體也余覈而論之八分自隸書出則八分可名為隸而隸字不得謂楷故王愔三十六種古書有隸書又有楷書也如楷即是隸則王愔之言複矣徐浩論書云程邈變隸體邛鄴淳

傳楷法亦以隸與楷分言之徐鉉云新撰作說文解字者謂始秦之而隸書所之已久即蔡希綜書法論謂

王次仲以隸法改為楷法又以楷法變為八分則大戾蓋楷書即變為楷則是謂楷法變為八分則大戾蓋楷書即

正書也正書即鍾繇之章程書王僧虔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而張懷瓘曰八分時人用寫篇章

或寫法令謂之八分其言繆甚試觀鍾繇賀捷力命季直三表皆是正書非隸亦非八分豈楷書可名隸書哉

又觀鍾繇泰山銘受禪碑皆隸書即銘石書豈隸書可銘楷書哉世之論者輒曰唐人所謂隸書即今之正

書所謂八分即漢之隸書蓋以唐六典有云八分石



經碑碣所用隸書表奏公私文疏所用也然其誤與張懷

瓘同何也唐人碑碣間有隸體者而正書甚多豈表奏文疏反用隸書乎近人顧藹吉謂晉宋隋唐之間

名隸為八分非造為八分也其言亦妄始以八分為隸不知隸與八分微有別也以隸為八分起於唐韋續五

十六體書中之言藹吉又云八分謂之楷者楷者法也式也後世以為楷式是繆夫古人何書不可為法

式豈獨八分為法式乎蓋楷者端也謂端楷也又書斷以八分為王次仲作則秦人也王愔以次仲為漢建初

章帝時人蕭子良為靈帝時人皆誤夫秦之次仲既

此蓋加以行筆
分然則楷
及以隸體為
奇怪之迹

問又作同
小學

作八分楷法矣。而漢之次仲又作八分楷法乎。要之八分
出于隸而非即隸。章章矣。張懷瓘謂今之正書即程
邈之隸書。朱長文斥以為非得之。若漢張芝之下
筆必為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蓋楷法筆畫正直
易寫草則屈曲連貫難為。故言不暇或乃以為不暇
為草藁非也。試思伯英草聖以能草得名。豈以起草
藁得名乎。且世之為楷者孰先起草而後筆之於
紙哉。是不知藁書之為行押相間也。朱錫鬯曰。洪造以
八分稱隸學者未嘗識其非不得舉隸而遂遺真
書也。竊疑漢代無真書。至鍾太傅始工之。當時未

或以秦之三次仲為上谷人漢
之五次仲為
上谷太守安
生分別漫無
證據

大行於世。至晉帝王方用正書。見於竇泉之述書賦。按
朱氏以隸書之外有真書是已。而疑漢代無真書則非
許慎漢和帝時人也。作說文先列篆書。又列古文。其注
則正書。而謂無真書可乎。又豈後人為之注。而以正書
書之乎。或曰淳化秘閣帖第五卷有程邈書。與今正書
無異。何漢人無此體。余曰此易知。自秦時碑傳於今者皆
李斯小篆。以其刻石也。而楷書特用之於公私文疏。惟漢
亦然。年久縑帛紙札斷爛。豈能傳之至今哉。曾宏父石刻
鋪叙云。秘閣前帖中有贗跡者。多南唐善書者取前
賢語以意成之。非臨非摹。是謂倣帖。凡數匝。明題曰倣帖。



後人遂以為真程邈書。眞矣。即使為邈真書。則余謂
今之楷書出於隸。而非即隸也。益信。然世人以隸書
為楷者。蓋有故。秦時本以便於徒隸而謂之隸。自王
次仲作楷。尤更簡易。亦用之於官私文疏。後人因
書秦用楷。主於簡約。同於秦之隸書。趨簡約也。
因以楷法為隸書。而水經注云。秦上谷人王次仲
變蒼頡古文為今隸書。蔡邕書勢云。上谷王次仲
始作楷書。讀者不詳。謂酈氏言隸。蔡氏言楷。當是一
體。不知隸作於程邈。而非次仲。次仲作楷法。而非隸。
道元之說疏矣。又水經注言。青州人發冢得齊胡公

棺前。和有字。惟三字。是古文。餘俱同。今隸字。玉篇。序
言。有人發春申君墓。得其銘文。皆是隸字。因以為
隸起於古。不始於秦。不知古今字體。雖屢變更。要
皆不離其宗。筆徑固。有不能不相似者。此不足以生
疑致詰也。

五

傳
碑
墓
志
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R.C.

〇〇〇補漢張芝傳 弟昶附

張芝字伯英敦煌隴西人太常無之長子也少持
高操以名臣子勤學好古經明行備父為儒宗也
為將表太尉府辟公車有道徵皆不至時人号為
張有道性好草書學齊相杜陵杜度安平崔瑗崔
實父子之法然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
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芝温故知新轉精甚
妙未嘗少去筆研凡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
之臨池學書水為之黑下筆必為楷則号忽
不暇草書為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

養素堂文集卷

○ 每日字且空

二十四格

粘紙條者皆

卷處

冊共四卷末卷

少寫實時亦宜表

○ 傳

若題是碑即言碑字他做此

○ 題目

正歲張。漸介辰。

下空三格

妙未嘗少去筆研凡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綉
之臨池學書水為之黑下筆必為楷則字忽
不暇草書為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書聖



時敦煌太守杜陵趙襲元嗣昇羽林監杜陵羅暉
 叔景並以能草見稱西州頗自矜誇思多惑之芝
 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
 趙有餘蓋嗤之也平陵蘇五歲能書為芝所稱嘆
 同州不如芝得法又有漢陽姜詡孟穎梁宣孔達田
 勰彥和京兆韋誕仲將皆為芝弟子有聲于世
 芝雖學崔杜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書之體勢一
 筆而成氣脈通聯隔行不斷謂之一筆書又謂之
 一筆飛白書其創立規範得物象之形均造化
 之理章則勁骨天縱章則變化無方蟠曲屈攬

筆飛動自然筋骨心手相應所以率情運用略
 無留滯雖草為文字之末而芝創意庶乎文字
 之先其功隣乎篆籀探于萬象取其元精至于
 形似最為近也字勢生動宛若天然實得造化之
 姿神變無極然草法貴在簡易而芝傷于太簡
 耳論者謂芝書如漢高愛道憑虛欲仙又謂如春
 虹飲潤落霞滿浦又謂如渥露沾濡繁霜搖落
 或又謂亭如雲中明月如水中初蓮又謂
 飄字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又謂
 形離勢合數意兼包若熟棗飲潤之象鈎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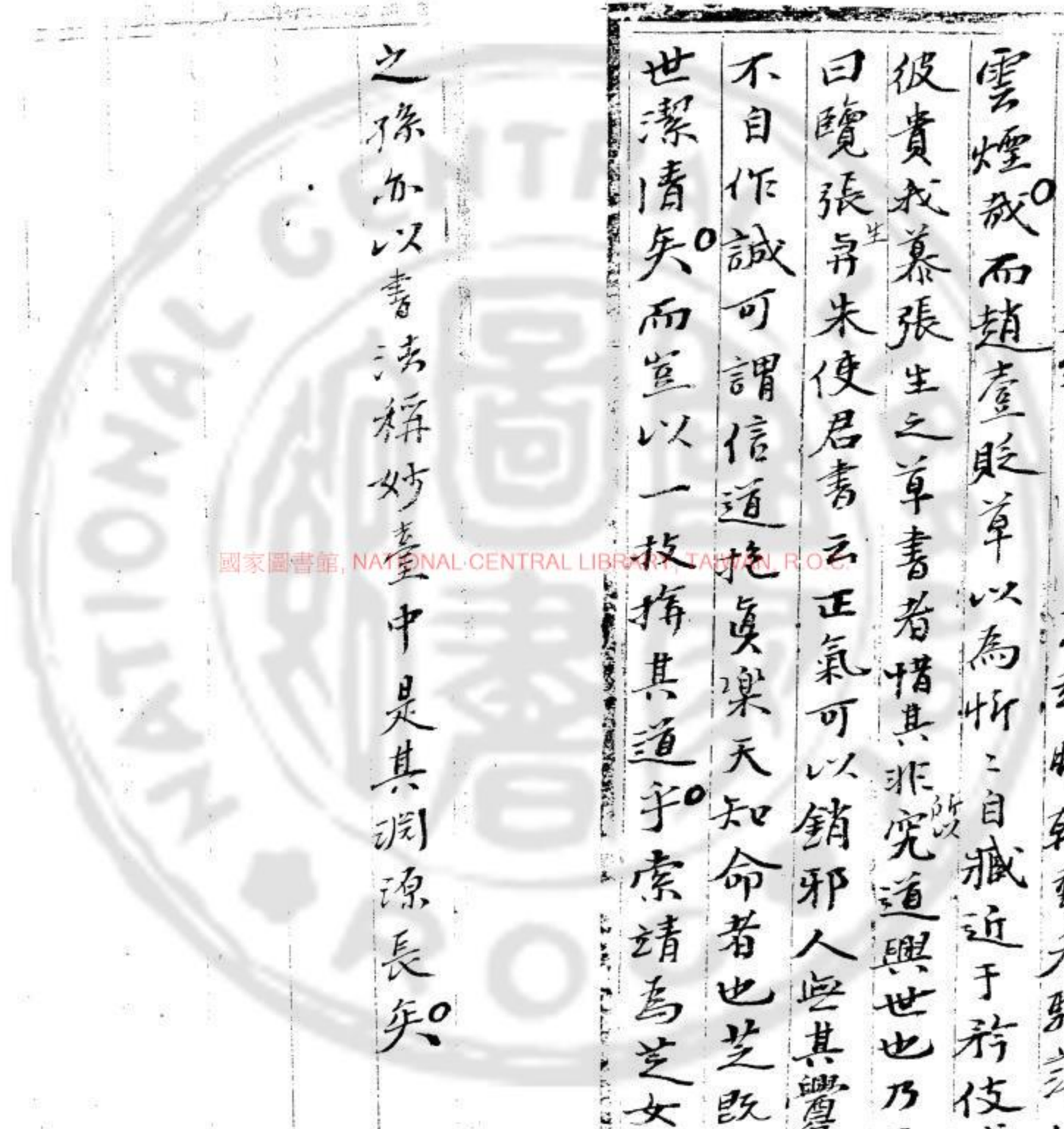
連環之狀神化自然變態不窮又或謂若清澗
長源流而無限縈回崖谷任于造化至于蛟龍
駭獸奔騰擘攫之勢心手隨變窈冥而不知其
所如是謂達節也已精熟神妙冠絕古今誠百
世不易之法或不可以智識不可以勤求若上士
游乎沈默之鄉鸞鳳翔乎大荒之野蓋傾倒至
矣芝嘗于嵩高太室天門西巖石室中獲科斗
古書故精于書及見陳留蔡邕伯喈作筆心論
五篇嘗以章草金人銘精熟造極其草書史游
急就章字皆一筆而成合于自然可謂變化至

極新豐弭生仲叔其父賤芝異季幼才書曰弭生
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此小族所當有新豐瘠
土所當出益重之也以獻帝初平元年卒季弟
昶字文舒為給事黃所侍郎亦善章草工八分
又善隸家風不墜奕葉清華書體類芝時人謂
之亞聖其筋骨天姿或所未逮若華實兼美
可以繼之建安十年鎮遠將軍領北地太守關
鄉侯丕威段熲忠明復脩寧嶽廟廟祠堂乞
昶為文並八分書碑魏文帝昇鍾繇各于碑
陰刻二十字為世所重昶卒于獻帝十一年又

嘗作龍山史記注

論曰觀徵士之書評者咸謂勁骨豐肌冠絕諸賢
且謂龍騰虎變視崔杜者出于藍故衛瓘宋_{其法}為
相同書王羲之藏其十紙過江止失歎其妙跡永絕
豈不以其天縱尤異率意超曠翰動若馳落紙
雲煙成而趙壹貶草以為忻二自臧近于矜伎賤
彼貴我慕張生之草書者惜其非所究道興世也乃又
不自作誠可謂信道抱真樂天知命者也芝既辟
世潔清矣而豈以一技掩其道乎索靖為芝女姊

之孫亦以書法稱妙臺中是其淵源長矣



〇〇〇 補漢段煨傳

段煨字忠明，武成人，太尉新豐侯頌之弟也。獻
帝興平二年，李傕與郭汜相攻，連月欲遷帝。幸
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天官令孫篤校尉張
武、典鎮將軍張濟宣諭。十反，乃許之。車駕即
日發。邁記并董承、楊定、楊奉等並送乘輿。記
復欲脅帝，幸鄒定奉承不聽。記恐變生，乃棄
軍。執李傕于曹陽，車駕進至寧陰。帝遣尚書
郎郭漙喻之。煨時為寧輯將軍，乃具服，征及
公卿以下資儲。請帝幸其營。初，煨與楊定有

備農事不瀆畧百姓安之



隙迎乘輿不敢下馬揖馬上侍中种輯素异定
親乃言曰段熲欲反帝曰熲屬來迎何謂反輯
曰迎不至界拜不下馬其色變必有異心太尉
楊彪等曰熲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車駕可幸
其營董承楊定言曰郭汜今且將七百騎入熲
營天子信之遂露次于道南定遂改熲營十餘
日不下而熲猶奉給御膳京贍百官終無二志
意李傕郭汜既悔命天子東乃來救熲因欲
劫帝而西楊定為汜所遮止奔荊州而張濟异
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令傕汜共追乘輿大戰

于弘農東澗奉承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棄
其婦女輜重御物符冊典籍略無所遺天子遂露次曹
陽奉承乃招故日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王去
卑率眾數千騎來擊于傕等破之乘輿得進乃幸安
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絲帛慰賊公卿以下邑泥陽人後自安邑還洛陽兖州牧曹操遂移帝幸許
楊奉韓暹縱暴搗之徐間奉為左將軍劉備所斬
暹走并州道為人殺胡才李樂留河南東才為
怨家所害樂病死南張濟飢餓至南陽攻穰戰
死郭汜為其將伍習所殺三年帝使謁者裴茂
詔關中諸將并熲等攻李傕誅之夷三族頭至許

有詔高縣之以煨為安南將軍轉鎮遠將軍封
領北地太守封蘭鄉侯方煨之屯寧陰也賈詡
上宣表將軍印綬去催託煨詡與煨同郡又素知
名為煨軍所望煨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不甚備
詡愈不自安陰結張繡于南陽繡遣人迎或謂詡曰
煨待君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
我去必害又望吾結大援于外必厚吾妻子詡遂往
煨善視其家曹操既專政帝畏備乃密詔董承
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謀泄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
种輯議郎吳碩等皆為操害後徵煨為大鴻臚

光祿大夫建安十四年以壽終煨存時自甚盛占
籍如農備節西藏築山享廟壇塲又造祠堂表
以參闕句給事黃門侍郎張昶文舒為銘詞
書之碑其文今存

贊曰嚴霜墮物松柏挺貞持遭板蕩忠節顯
明儀二將軍幹理縱橫重農殖穀奉上謁誠
彼讒人若如蟻如蠅肩並太尉涼國之英

〇〇 支離叟傳

支離叟者徂徠人其先有赤松子為炎帝師能隨風雨上下後

家仙去至軒轅顓頊高辛之世寢微唐堯時有官司戶者守宮

闕常侍堯于粵堂握佺愛其實薦之堯堯不能用也舜禪禹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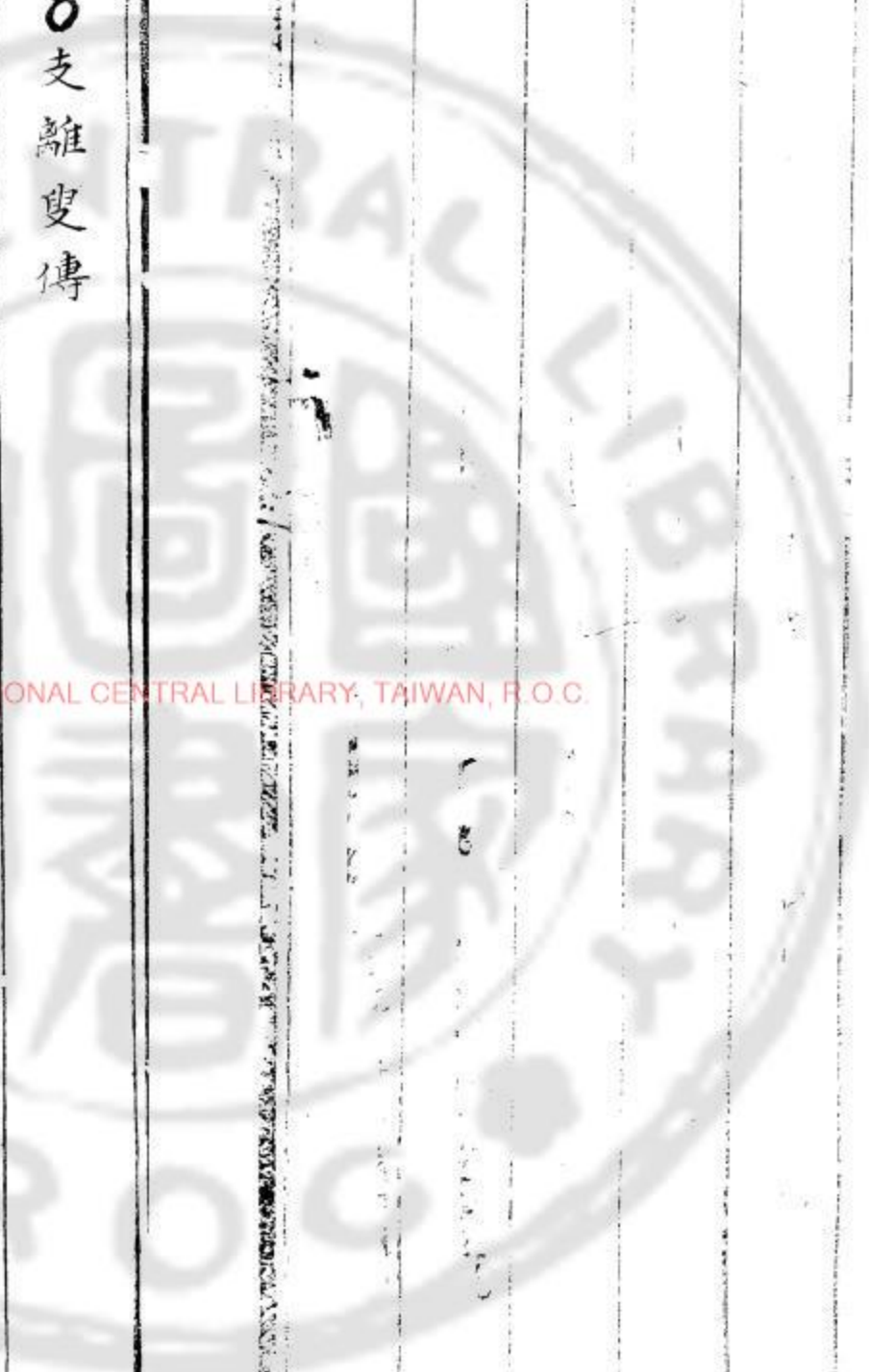
九州皆貢士青州以司戶君之嗣進以為社公殷代夏湯未正

仇生赤與社公之孫善常就之食竟不仕洎周興太姒夢庭中

有偉丈夫立寤召史佚占之其繇曰顏子黜鬣直勒梓所化稱

鵠刻三百年後滿苟得時人不能喻後穆王周游升長陞見一

人古貌伏道剪命高奔戎載之後車欲以為卿堅辭潛逃于廬



山以適志周末乃遷于徂徠云叟生于秦文公之二十七年性
幽貞尤善頤養常蓄茯苓飛節服之狀益龐行殊偃蹇遂自號
為支離叟穆公時主魚吏赤須子為食客始皇帝東巡至泰山
值大風雨幸叟家避之封為五大夫攜之入朝齊王建失國住
其家時上邾人程邈造隸書將軍蒙恬造筆知叟有藏煙咸弓
以為用因與之密而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亦求之叟斯不與斯
銜之采發也會始皇帝復東巡崩于沙丘二世胡亥立趙高秉
政譖李斯死高作爰歷篇遣使乞煙以大良造壽昭之叟固稱
無有遂以言鹿抵辜斥為民叟自是放浪于深山大澤臨清泉

國立中央圖書館

倚白石彈琴以延風招鶴以陶月意甚樂之常言大丈夫不得
樹功于時要當著述以傳後耳乃擘精殫思終夜然明作延年
經三卷其本性篇有云毋滑其精毋膠其情含芳葆素津結澁
貞高莫銜嚮直莫震矜世不我知空山獨行其言殆與猶龍氏
之旨合無何有庾嶺生來訪又有豚水夜郎接踵至皆清流高
節聞叟之多學也咸來為友揮麈而談謾謾可聽而天都桃豹
房陵李縹復攀援求交叟獨拒格不納益深自匿常乘青牛牽
白犬襄羊乎一丘蕭蕭然神王也秦末去亂項羽沛公逐鹿中
原張良陰知叟為赤松子之裔也以為必有輔帝王之術

之叟乃託黃石公期以夜授之書卒能剋秦滅項封侯為師後
棄官從之游叟于元封二年大雪時卒先是民間有謠曰三鹿
死後能倒一松其應蓋在叟矣庾嶺生子南粵將軍絹夜郎子
樅陽侯晏猶遣使厚致賄子十八人第四子為丞第七子為處
士餘多登三公者

論曰叟以蟠株聳幹之懿凌霜浴雪之奇宜其鬱為時棟也而
卒放廢以死世或惜之然使叟擢穎當塗受寵人主即倖免暴
秦之酷法亦豈能逃楚人之一炬乎而潛脩墳典遐世作程味
道全真齡比喬晚出其餘緒帝業以興非早退之故哉乃知小

人之所以禍之者即其所以福之也悲夫

○○○瀟湘侯傳

瀟湘侯竹懷者夜郎貴胄鄴社學宗傲骨霜寒清姿玉立借冠
劉氏卜稼高遷徘徊淇澳之野嘯咏雲夢之濱惟荷簞以孤生
不改柯而求仕與銓縣嵇康陳雷阮籍河內向秀琅邪王戎等
為友七人時時詣之恣林下之游當其合歡則夾池而舞忽焉
零涕則擊石而歌埋頭汲冢之文汎飲兔園之酒不知兒童之
迎拜不聞蕭管之喧闐深知者契其虛心異趣者詆其圓智豫
章內史梅頤薦之于朝曰某品竝南金聲高嶰谷家多青簡腹
有朱書德猗猗而有斐儀娟娟以無黷帝俊巡狩識有舟楫之

材穆滿盤游歎為樂池之器是宜登諸左右假以事權必能潤
色魚須增光紫闥與人蠲毒為國塞河也天子允其言拜符節
令賜壽瀟湘侯既以脩整得名潔貞釋禍遂上平安之策以報
洗濯之恩夜仰思于桃笙朝竭慮于緹幕將以建渭川之業興
陸海之功會越之處女苦成氏好劍術糾眾畔天子以侯為帥
討之侯成筭在握折箠可驅持蕩節駕篠騶綦箭彗雲輕甲曜
日爆火沸海鼓吹搖山先鋒所摧大勢如破妖黨瓦解陷澤塗
迷如衝風之振穉應時雨之洗兵苦成氏逃于會稽之穴乃搜
而禽之露布上聞天子曰吁國家一日不可無此君也益封以

筑陽之縣為采邑焉侯勲庸既茂讒構斯生有汝南袁公時為
筠連守夙與處女善又蘇臺甘蔗曾被侯彈劾二人蓄憤共媒
襲之遂誣奏曰瀟湘侯某逆節之日志願甚奢匿長房之杖藏
子罕之鑑占竇將軍之青田擬梁孝王之雪苑且其人外雖礫
砢中實虛枵幸賴王靈得立微效遂乃飾稚子以錦綳排主人
而羽仗經四時而不改無一个之能容妄謂德盛降甘聲和應
律枝分葉布私語流謠不加鄙折之刑恐招雉頭之變天子念
其功重致于理俾以侯爵就第侯既黜乃慨然曰我其從離婁
公游乎遂合六十一族之良為五月十三日之會登樓節奕抽

簡聯詩摩遂龍吟引管鳳叫壘籜籜之竿以釣水掃粼粼之石
以披風給勇夫以長槍盼孝子以冬筍豪情既暢雅性彌幽見
者不知為千戶侯也○有北海松贊懷刺來訪媵以宜城之綠醞
侑以巴郡之紫花設難獻疑迎刃而解嘆曰君侯精悍之色○猶
見眉間磊落之才○當為世用○何為棲遲側里○淹滯荒郊○鬱青士
之芬芳○守墨胎之飢餓○是琅玕委于泥土○檀藥謝于棟梁也○侯
曰聞之帚細者不任掃絲柔者不堪牽我已投簪來君且扶筇
去山暎之鬼方以我為焚荆揚之州當以我為貢_後何_{延熹}
七年大寒致疾枯膺而薨有司馳聞天子震悼下詔曰故瀟湘

侯其壯歲登朝頗歷顯位建身南征克平苞蘖婦女無纍不灑
斑淚旄倪即返爭獻篚筐冠靖林於功書箝府方期絕席于崇
班竟乃歸魂于梁甫忽聞溘逝深用盡傷賜謚曰貞嘉此榮寵
子地節二年葬于大竹縣之北原子二人伯條仲萌鳳毛浴日
龍種籟雲劍氣弓聲遠流四國虎韜豹畧能下七籤必能負荷
緄滕永保練實者也

論曰世趨蘭媚人尚棗昏譏歲稔為專橫斥勁剛以峭直宜乎
侯之扶疏不偶遭謫見捐逢涼秋而悲鳴望羊車以躑躅也然
聞蒼筤出震見紀易辭子母稱慈聿昭漢頌含霜不渝其色負

雪不埋其根豈非浮筠之珍歟堅之質哉彼杜陵元卿延羊求而開徑廣漢與可展鶯絹以績圖慰藉于寂莫之中鑒賞于瑤塵之外侯亦可以臨風一笑也乎

〇〇〇羅浮仙傳

羅浮之山有仙人焉性耐寒軀幹清瘦高格勝韻懶與俗人交有載酒相訪者亦欣然相對久之徵其姓氏自言姓梅名放兄弟七人居長字一枝為梅伯之子伯以直諫為紂醢遂遜難羅浮山隱焉娶妻九嶷萼綠萼羅郁綠萼有仙術教之以乾棹漬蔗蜜為食久之覺玉骨冰肌能祛瘴霧自饒仙風時人遂呼之為羅浮仙云一日綠萼絳帟縞袂偕之朝元至乎都宮有白犬守之不得入遂游巴蜀登郡侯之官閣有兩婦人高髻大裘憑軒笑語仙與綠萼循東壁見墨瀋如新詩題其上云南枝向暖

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憑仗高樓不吹笛。大家留取倚闌干。
讀之知其為同族。尋之忽不見。歸來懷思頗切。一夕有青衣女。
子排戶入。贈一雕籃玲瓏可愛。語殊狎。仙起巡簷笑之。青女曰。
看君有酸態。何能調羹味。仙乃至竹外避之。青女憤憤去。與葛。
三滕六結謀。思有以中之。忽陰風怒號。同雲密布。大雪如席。藪。
藪下不止。青女意甚得。朝徃瞰之。見一枝橫斜。奇香襲人。如袁。
安之高卧也。因知有仙骨。止不復踴。先是殷高宗渴意求賢。欲。
得仙為鼎臣。顧意雅不欲仕。因驛使薦博說。以自代。每當歲莫。
天寒。扶綠萼。踏松間。小飲翠鳥啾。嘈月斜。參橫戲吟詩。遣興綠。

萼先成。詩曰。疎影迢迢奈冷何。竹籬茅屋是吾家。風來夢斷煙。
邨遠。無處追尋。落地花仙曰。卿詩自艷。抑何哀怨也。遂賡云。江。
南芳訊與誰同。落月黃昏夢又空。小調歌殘天欲曉。人間惆悵。
趙師雄。遂擲筆起。無何綠萼游雲山中。毒病如腊。以卒。仙益無。
聊賴。會越人脩禹廟。苦無梁匠。石言羅浮仙家蓄天材。可索之。
仙竟遠避。不知所終。其子免為起南陽為太守。最酷暴識者非之。孫。
福官。議郎。上書攻王鳳。挂冠為吳門市卒。傳者亦以為仙。蓋能。
世其家風矣。

論曰。予觀古今餐霞吸露之客。皆忠臣孝子為之也。而因食之。

人心非鐵石。輒欲向空山。問徑不亦慎乎。余昔游昆明。見滇池。上一老翁。偃卧須眉甚古。問之人。皆不知其何來。意仙又遁跡于此也。

○明河間府知府石公傳

公名文器。字伯重。又字玉完。江西瀘谿縣人。隆慶戊辰正月初二日生。岐嶺有異表。萬曆時弱冠補弟子員。以竒才生選。貢北雍。祭酒敖龍。擢取為天下第一。己酉中順天舉人。庚戌會試。乙榜。登癸丑進士。觀政禮部。授廣東韶州府曲江縣知縣。治尚嚴盜賊。聞風遠徙。分校乙卯。闈得士六人。而蘇昇令新建。最有聲。丙辰上計。返郡。值大浸。水入闈三日。公畫策。疏之。漂溺之餘。民無食。公不待命。下盡發倉廩。並捐廉千金。賑之。民賴以生。府司理昇

公不相能又以疏濬事忤翁邑要紳交以專輒
劾之降一階會丁母艱歸居家養父有終焉之
志奉父命彊起泰昌庚申元年補安慶府經
歷為翔鶴清署記以寄意時太湖民訐令敗
縣無令半載人視為畏途公奉檄署篆聽斷
如流平反多案解徵積逋錢糧五萬有奇以羨
餘造載陽橋匝月去民立生祠祀之秋膺湖廣
御史聘分校楚闈得士七而方禹備名尤著未出
闈報升直隸永平府管理經畧查核山海關內外
將領軍馬糧餉事務推官公以父老不赴告終

養歸尋丁父艱服除補福建建寧府推官有巨猾
數十人号天罡地煞橫暴都市公捕治之窮竟
黨羽羣凶屏跡奉檄盤查邵武四縣兼理崇安
大關稅務值府廳昇建安首邑俱缺官公攝數
印理之裕如也循資升大理寺左寺副轉右寺正
上平刑疏是年熹廟喪祭奉詔襄事德陵賜
白銀方是時京師告警四郊多壘大司馬某斂
兵入城公力爭宜陳師于外乘便擊敵母墮
士氣長敵智因上疏陳不便十事莊烈帝嘉
之而未能用考滿升直隸河間府知府郡當

南北咽喉水陸孔道盜賊充斥公銳意剿除地
方安堵時山東游擊孔有德叛逃兵數千欲于
河間竊發夜率前隊來攻公親袍鼓冒矢石
大破之賊遁去畿南得無事公以郡城無險可
恃周圍浚濠二十里廣三丈深七尺五閱月而竣
增置軍器五千具火藥五萬斤皆捐廉俸措
施不費公婦列治行異等署天津道奉旨護
送邊兵一萬援揀登萊捐資犒賞軍士大歡
薦者相屬莊烈將大用之會靜海令張某負
巡按御史勢溢河隄庸錢又私役民夫為管

河通判李日新所發總河朱光祚委公覈之公
以實報巡按怒以李為公粵東所取士左袒劾之
新巡按徐尚勳不平亦劾罷張令下刑部獄公解
任待甚士民大憤欲赴闕辯寃公止之寓河間三
年始歸里而巨寇起縣之奇山身鉅山賊合謀攻
城知縣陳大用欲勦之苦乏餉公出貲廩之率
鄉勇助討遂覆其巢是時天下已大亂莊烈
帝思用舊人知公忠且才賜環將起用俄遭甲
申之變公慟哭幾絕聞福王立南京乃傾產助
義福王敗唐王復立欲往輔之已老不能行

國朝順治三年縣境寇復發街公之破之也大掠
所居杜藍里將剽刃焉公避于石室中人見有
朱雁旋繞洞口得免難是年冬卒年七十又九
葬石坊學使黎元寬銘其墓臨川揭重熙表
所妻饒氏先公卒子十人鳴鳳文學鴻太學鵠
鵬皆增廩生鶚文學珂明經梁璜致琮皆有名
所著翠筠亭集大學士范景文序之易經臆屬
四書義毛詩義理建錄棘寺識錄字瀛錄皆行
于世

張介侯曰公以槃二大才際流極之運不克伸其

偉抱鬱抑以終可不悲哉當己巳年都城戒嚴
肉食者謀息甲郭內以待勤王使用公言陳
師鞠旅申明賞罰致其憤怒簡練精銳伺
懈奮擊雖不百年數世之安猶可反也天未
厭亂嘉謀用紘遂不能奮揮魯陽之戈返虞
淵之日可哀也已○然觀其守瀛大創叛帥不敢
窺境扞衛鄉國殪乃蛾賊其幹畧有足多者余
宰瀘裔孫元珪茂才持行狀句為傳適脩志乘
邑之人以為其集有違辭欲鐫其名是烏知
聖朝之寬大也乃作是傳付之

劉星五先生傳

先生名劉名作垣字星五正威縣人乾隆丙子舉人辛巳進士宰安徽舒城縣。當通衢有司日急供張多不暇謀民事先生性果決善折獄有訟牒即攝兩造至不問所訟事先以道理諭喻再三然後訊釁端靡不輸情悅服最惡侮張堅不吐實者痛懲之久之民知官之廉平而明敏也則相稱曰劉頗蔡遷泗州知州以讞隣縣註吏議歸闕撫軍鶚元嘗謂屬吏曰身入仕塗不脫書生本面目者劉泗州一人而已方先生未

赴選也嘗掌教酒泉書院恐學侶囿于時執
不知稽古乃量材質高下日課經籍數十條
夕講貫弟子交相激發多博通掄雅之士科
目蔚興泉罷職返里酒泉復延之人文踰于
曩昔旋主講天梯書院嚴立課程不與以
暇坐止語默繩以孔法稍踰^田閑呵責立
至學者莫不冰襟為文恪遵先正矩矱以
理醇辭雅為的澍年方稚從之受業先生
奇愛之病其筆端縱橫常曰子才信佳而
文執法度非時執也會學使章桐門先生

守按臨先生謂澍曰子熟文選亦曾讀律賦
乎澍對曰未先生曰子急取律賦讀之學使至
可考古也澍乃取家所有新賤湧雲全部讀之
六日而熟請先生命題作之先生賞其藻麗
復嘗其奇放已而學使至流澍以幼童與試
名列第二先生喜甚謂澍曰子毋謂賦佳而
被拔也學使憐尔幼故提獎之耳澍于是益奮
厲迨成進士為庶常改知縣令黔中玉屏先生
寓書曰古人之牧民也官府若無吏亭落若
無民鄉閭無鄉^夜邑之征郵驛無夜行之吏犬不

夜吠鳥不夜鳴者以其不擾民也余不患子之
慵不事二而慮子之勤而多事也先生治尚
綜覈而其言乃如此謝覆之曰令煩則民詐政
擾則民疑不治本而務其末譬如掛溺而坐之
以石救火而投之以薪也淮南子云小人之治民
如寢關曝績不得須臾盛謝不敢出此也即
子美之烈火安于之峭瀾謝亦審時量地
不敢妄學也迨謝自蜀屏山歸而先生歿矣
年八十又二澍後南游遇舒城老宿言先生初
宰舒城有兄弟爭產訟者各以財賂之受其

財不之理賂踵至仍不理兄弟又多其金賂之
先生乃坐堂皇出其賂呼其人至而呵之曰尔
兄弟爭產是愛財也何為以財賂官豈官愛
財乎得毋以財求勝乎然何能爾匪也尔祖尔
父銖積以有此乃以飽官之橐囊愚孰甚焉
呼伍伯將杖之兄弟則叩頭哀乞願不終訟合
財如故先生乃令兄弟均分其金各悔身揮淚
去嗚乎此亦今世之所難矣所著有周孔滙解
左傳闡義二書大抵采宋儒之說而參以
本朝諸家于方靈皋尤為服膺其言平實堅

確不尚新奇可傳也子學海崖生孫瀛亦崖生
皆克世其家風矣

○○軒雲子傳

天山之中。古雪無垠。雪蓮如掌。往來僊人。其下有軒雲子居焉。
軒雲子生聰慧。讀書務博覽。輒召意會得解。俗儒訓詁勿瞬也。
後肆志遨遊。過西夏。覽元昊跋扈之故蹟。歷金城。睽黃河之勝。
洎至長安。登太華。見秦川流離之民。北望蕭關烽火。亘天嘆息。
者久之。其在燕趙也。多與豪俠烈士者游。嘗登碣石之舊館。睇
黃金之遺臺。慨然噫曰。昔無良馬。遂使火牛。擅奇彼樂毅者。獨
何爲哉耳。其言足以覘其志矣。軒雲子額清臞。眉峰聳秀。身幹
短小而精神奕奕。性岸異與俗多齟齬。若遇一二莫逆。促鄰聯

袂呼酒譌嘯譚笑生風蓋和易可近人也嘗論世之小人卽臣
僥倖敗人家國事而君子者剛又名心太塞理障太深不免矮
入觀場由胃無涇渭徒騰口說也下士聞道大笑之獨南山君
臣是躉馬

史氏曰自世脂韋之風盛而突梯絮樞者爭貢術臣干時又或
指天誓日訂刎頸交往往挾詐相賣蓋俗之弊也久矣軒雲子
臣雄才直氣出之故宜其鑿枘也然百川未東狂瀾已倒則中
流砥柱微斯人其誰與歸

○○ 馬衡山傳

君名璇字衡山世籍鞏昌府安定縣昆弟五人君次三少習儒
業從邑朱明經學博心揖志明經器之文日益斐將應童子試
會父疾草歸省卽居憂旋以胞叔父分爨僅得瘠田數畝糗糲
不給乃廢學務農俄值歲大歉田蕪利榆皮羸糶糠食之躬任
耒耜勞勩終年後稍稍益田置宅家計少豐而勤儉如昔君既
以未得究儒業為恨顧性嗜學又愛觀史家若無書從戚友宛
轉借之每當農隙之暇負曝南榮手一編吟哦竟日嚴課二孫
讀為言歷代帝王世系及稗官野史之相符合者穿貫證據雖

老生宿儒咸以為不及也事繼母至孝款款惓惓務得其歡心
迨歿也哀毀柴立盡儀竭情兄弟各欲析箸勸之不可凡財物
推多取少不以芥懷後常振卹之不稍怯鄉鄰有爭訟事皆來
取直君據理剖析是非俾兩家相悅以解不至終競里鄙化之
比于少賓體素羸能葆壽神氣享年八十卒妻劉氏饁餉之餘
偕君操耒是所謂相攸也子則範亦業農有家法孫二人考廩
膳生疏辛巳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知縣逢

單恩

貽贈君儒林郎妻劉氏

敕贈太安人

前史氏曰世儒每矜譚勛庸至含曜韜光蘊真抱獨之士輒慙
置不道豈所以風世哉吾觀周燮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
陂田肆勤以自種郭翻居貧無業墾殖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
息彼昏不希世榮故甘心荷鉅以老也若衡山者非其人與

○忠顯校尉李君傳

校尉李君貴州廣順人也名德字至善其先歛入高祖新字以
丞功官四川總兵封長寧伯寄籍壁山縣再傳至培實爲貴州
衛指揮家于平遠後乃移廣順之某里培實生希正希正生載
陽載陽生公昆弟三人長四表季秀山君其仲也公幼有宿慧
書不原誦輒通奧窔且至性敏篤氣宇裒然鄉長者咸器其遠
大旋以家中落已著維艱爰躬耕謀養俾伯氏攜季秀山就館
肄業力田之暇時復省覽載籍旁及風角卜筮堪輿家言冥索
覃精以期遠于術而措諸用嘗言丈夫生不能翼世察倫爲聖

爲賢作千秋尸亦當效霍粟姚馬伏波輩立功疆場雖復馬革
裹屍終享令聞豈可樸邀奄忽煙銷草萎姓字不出于里閭耶
每值酒酣耳熱豪情激發四座盡傾聞者壯之後季氏學漸殖
貧益甚恐因是廢業乃攜依或戚家或官叅將署中案牘季氏
代之理每遇貴山書院文期輒督責往會越二年季氏食芹始
歸家奉親課讀以供甘旨而伯氏四表亡方是時蠶苗煽爛木
札羣飛大吏調集士卒將捧海澆瑩適或叅將麾下騎兵王
祖德者名列軍書尅期赴敵其祖母暨母兩世霜髮祖德又甫
婚未有子舉家悲號不忍舍或聞其慘切請于或分願承其姓

名而代之往或知君素有請纓志欣然允之至則將官愛其勇
壯每令當士卒先果戰屢捷叙功擢外委君益感奮思圖報朝
廷復臨陣直薄賊壘忽被銃傷中右脇貫背猶奮力手刃四賊
見衣血模糊始暈絕仆地昇歸營已坐斃惟氣屬縷越三日復
甦及凱還大帥錄其功奏補古州鎮標下江營右哨千總至是
乃具文請改復本姓旋以艱歸家居謙謹閭里宗之起復後數
年以俸滿晉守備因年邁五十生子屢瑯遂移疾歸會村有競
民因捕盜誤斃二命誣稱督督率計圖賺財賴州官廉其實原
之然囊中餘金既以雀鼠耗而繼嗣復愿無志分益鬱鬱無可

意遂傷貧病久之易箦時顧謂二孺人曰吾一生行事不悖天
理死後有遺孤幸善撫之他日必能大吾門也遂卒時乾隆癸
未仲冬也後蓮室周氏腹子曰芬登丙午賢書有文名克光厥
家異日顯揚崇褒當如考遺言矣

前史氏云儒者平居稽古輒攘袂大言我能馭駢突我能披肺
附既得職守輒魚肉侵欲民類于越貨否則持梁齧肥惡志固
養于國事無毫髮益一遇潢池有警又忘忘稠莪首鼠死灰惟
恐刃及其頸甚或無橫草功邀恩罔利債事殃民誰則奮不顧
身首公慕義急國家之急君以材官陷堅跳盪蹶張意烏未嘗

盡諸利以用命即使膏潤墊草當亦含笑弗悔卒之偉功顯著
雖曰選時豈非忠義之夙深哉可以愧夫窮九閩於每生韜面
者矣

昭忠將軍桂亭何公傳

余外舅何公諱守林字莫舉又字桂亭西寧人也
由行伍積功游計湖北興國營參將以足疾引退後緣事褫職論成正感遂家焉方金川酋阻亂稱兵也公年十七負羽從征隨偏裨攻碉卡不避矢石屢冠軍鋒蒙

皇賞緜甲歷次優叙領功劄十三張擢陝西七里關守備時年二十二升定邊營游擊都司遷甘肅紅水營游擊調巴里坤右營游擊又調中營游擊署署理哈密副將遷湖北興國州營參將其官巴里



坤游擊也。氣管屯田事。種田之人，舊以阜徒充。
且用吏員士，多虐使之。晝則驅耕，夜則閉諸室，
以鐵長鍊繫頸，足食不果，腹冬嚴寒，衣薄，
不堪其苦。多逃，被獲則捶死，而逃者益眾。不
上公至嚴禁，用主者貝士，卒勿凌虐，飽其飲食。冬
逃者，是時方運大玉，玉大如屋，製大車，凡二十
四輪，駕峴馬百餘匹，百人鳴鈺，擊鼓，千夫揮鞭，從之。
峴馬奔騰，跟壓夫役數十人，死輪數轉，即止。
稍憩，復鞭之行。或軸一日數折，則匠及脩作官

役苦之大府以

上用不敢奏，聞公慨然曰：是役不已，為害甚大，乃

稟于其欽差吳將軍杜某，言此役日斃峴數十

士卒，殺十日費金錢若干，萬不能運，即運至小，而

中原地狹路窄，不可容難行走，且舟船難載，橋梁難勝，

亦斷不能運至京，師員若奏

聞停止，以省民力，師員即財用，或奏明

皇上不用此玉，應作何器，召集玉工，斷成坯段，則

運之尚易，吳欽使者和時相之舅父也，即以此意

致書和相，相不聽，皆運急公浩歎而已會

仁宗睿皇帝即位和_田以罪誅籍沒_時家_{買財于}其家得其書有以上聞者

上即詔停止勿運公之知大體也如此公幼未讀書及官守備_田慚不能握筆乃延師自課讀四子書漸曉文義迨罷職家居日閱資治通鑑逢儒士則咨問疑義數十年未嘗休訓子弟以忠厚樸誠故子姪皆循_二謹飭固有通蕩者娶西寧處士沙某女妾田氏子五人長承宗癸酉科選拔貢生候選教諭次承恩生員三承泰四承文五承烈公卒時年七十有二余所續娶_田其第三女也

凡公之整飭營伍訓練士卒百戰荒裔全瘡滿體此將率之常事不其書_二其大者為傳_田待後世

三宗探

8

何梅生小傳

君名承先字梅生與吾為同縣人父天民乾隆乙酉拔貢生績學敦行卒後數月君始生育于舅氏林明經起鵬家君性幼而夷曠邈然高厲嗜讀書熟于注疏尤精綜史漢凡鄭賈之說顏李之注皆言之鑿鑿如以弗貫因乾隆乙卯鄉試經題為詩小戎首章之前六句典試者苦不得佳構從落卷中蒐獲君文考据獨詳覈激賞之視所為四書制義皆超逸非俗手所辦乃拔列第一為解元時典試者湖南羅翰林修源也得君喜甚延譽公卿間而其名由起嘉慶乙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戊辰散館授

知縣官福建之長泰君於事御之以簡時或登山臨水賦詩自
娛而尤湛於酒庚午冬調南安未抵任而病病良久遂卒無子
君之繼室黃載其柩航海至都由都返涼州葬時予在蜀聞君
之卒也哭曰梅生其死於酒乎君與予交最密年長于予予兄
事之顧畏予能聽予言猶憶君為庶常時余適赴選到京見君
面省瘦患痔剝水淋漓透衣辱余曰君病如此尚事杯棗乎
必痛絕之君笑曰速絕之不能請以漸而絕之可乎余曰聽吾
約早飲必禁哺食則數巡能之乎則笑曰如約一日午熱君方
卧余異其腹彭亨捫之冷如冰堅如石大驚曰何乃如是君笑

曰此病甚佳厥名古賁何幸而有此也余曰古賁牡蠣也君腹
豈孕牡蠣乎此營濕之所結久則必潰潰則既烈君何幸之有
君乃喑曰有是哉既而瘕漸輒痔亦稍愈則謝余曰此禁酒之
効也今而後當嚴守約君性既疏曩凡錢財一委之家人乾沒
置不問故篋囊常匱會予以選滯欲南游君亦請假返里偕出
都門至衡輝而別從此成永訣矣距君歿之九年余入都補官
或言君為江南廬江縣顯應侯云先是繼君任者白鳳有神降
其署畫字槃沙中為詞一闕署梅生思謹曰梅生先生來也先
生喜飲曷飲乎則又書曰予為廬江城隍神將之某處鞠案勿

勿不暇飲然從人多諸君其飲食之梅生內弟林大本適與其
間為人言之如此林質厚非造作事端者噫異矣

潘石生考功傳

嗚乎君何以死哉今世如君之厚天倫敦信義
復艱險而不渝者幾人如君之輕貨財拊危困以
友朋為性命者幾人君何以竟死哉方余己未

釋褐也請假歸里君父曉山翁招飲

君時授徒肅州及余改官黔中數年入都

赴選君已舉于鄉應春官試于同鄉旅邸中晤
之時君負才名尚氣未嘗款語也後余官蜀奉
先大夫諱旋里遂僑青門君早成進士官吏部
鄉人有自京來陝自甘入都者咸津津二述君待

人之厚處已之約即心識之不置迨服除北上補官乃

握手歡然如故舊凡事余必就之謀画策必當

余性孱不耐煩有事則委君為之不過問也而君亦

不違寢食不避寒暑為之必得宜其于他人有

諛誣者亦然獨後色每料赴部闈試者百餘人

判中或歸獨後留者輒十餘輩君皆延于廨舍共飲

食必豐腆而身昇李安人諸兒女國糖如蔬而晨

敝車赴部治公事返昇諸同人講論文執立課

程皆其作文不令曠日月或為謀館得備金俾

貨旅費尚賓主不吝或謝法數月謝絕君仍館之供

給不倦然君故貧窶不名一錢也余選江西吉

安府之永新君送至長興店聯牀話終昔不

寐詰旦眎余登車乃去余復任三月君寄懷

詩四章懷之以柔道為助後余以前任欠隨

漕道款職旋開復補瀘谿之次年牛給諫鏡

唐信來言君聞父病請急歸涼矣俄曉山翁

歿君哀毀幾滅性震寗宵事無幾微憾弟挹

性懦而侈君推之甚厚如其意漢軍酋某昇

君素密監督山海關稅知君難家食也書邀之

往為釐剔弊端幾盡數月而病作返都余聞君

之病腹也謂素彊力醫之宜可瘳時道光己丑
五月也至九月余丁先安人憂以交代未盡滯
松門同邑李君世琦銓永豐相見為言君亡矣
余哭之失聲李君又言君歿後弔者甚眾無
不痛哭嗟以為今世不復有是人也君身
長五尺許貌寢碧瞳饒須坐兩顴下五寸
伸舌可及鼻相者以為大壽且富貴惟余亦以
為然蓋以君之行卜之何天不右善而殲良如此
之酷也君為舉人時館肅州適通省屬空事
發知州李其鵠三萬金 欽使將來州盤查

事急李其謀于君 曰易：身此邑雖小暫假
三萬金于富人貯庫事後歸之君宜早彌補李
曰某之政事素不足取信于人士奈何君曰某寒
士家徒壁立然為眾所信商之當有濟君出而
一言思立諾數日致三萬金于庫使者至盤
查無^短李其得脫于既而其銀為使者運諸省李
其大窘邑人聞之謂君曰吾儕信君故哀金以
紓州尊之難今如此非所料也君異日得官償
之吾儕不向州尊索以負君也友人又言君在
靜寧州時知州事福建陳某短庫項君亦為肩

七千金其豪俠仗義能救人急而結人信如此
所著有通鑑論十六篇洞達古今治亂之源
人才盛衰之故後數篇言今中外吏治民黨
國扶摘利病甚數非猶夫書生紙上空設者倘
得為言官以是奏之

上必允行必能祛諸銅習有補于治道又著論
論語六卷考核事實四補中窺日發揮義理
場裏著鹽其文筆與折翁薄回吳于學究
語錄之西成者舊傳以卷余閱其屬藁作
序其行知言者多疑之憶在都門時與余飲

次忽長嘆余問君何事不憚君曰以子之精心
果力著書當可傳以子之道氣嚴情筮仕實
不合余曰入世不諧良自知之著作有聞得毋負
譽君曰不然子經學諸書余未嘗編讀之也姓氏
五書僅覽壽源辯誤二種經學史學諸學一
以貫之前此未嘗有也余曰余自負志耻為文人
息為吏稍有樹立莫附于古循良後身君乃大笑
曰子性方而不圓大府有巨子則愠于色見于辭
人且齷子何能展布所學即如方葆巖那繹堂
蔣礪堂皆稱賢制府而子屢上書責備攻其

所短惟方操嚴喜君之言以為直諫而將尋那
 固怒之以刑署吏部尚書日余身郎中洪守愚借至
 那画業設以甚怪子之懃將則逢人詆子之直
 何況他人余日有是哉余知過矣遂啼噓而罷
 今良友既止無人規余之過而余卒以懃直受
 憚人之陷賸累不堪乃嘆良友之言為藥石嗣
 後不可得而聞也嗚呼君若抱奎字石生已已進
 士吏部考功司主事卒年四十六

誥授朝議大夫掌貴州道監察御史姚君傳

君氏姚名塹字子方又字廉山同州府澄城縣人父名廷儀字
 振九乾隆丁酉拔貢中順天癸卯舉人歷任直隸東明西寧無
 極宣化知縣升景州知州母侯氏生子二君其伯也七歲叔舜
 麟授之讀十歲能文十四應童子試十八補諸生次歲食廩餼
 時君父宰東明命受業於羅碧泉學士學日以進乾隆己酉歸
 試選拔考取一等一名庚戌

朝考覆試並列一等一名引

見以教職用辛亥春借補成縣訓導抵任見學署傾圮寓書院

課生徒多士景從學使周廉堂宗伯按試到州甚器重之壬子
秋領鄉薦次年赴禮闈不第引疾留都歷乙卯丙辰不獲雋以
報病痊例應坐補原缺丁巳冬歸家戊午夏聞振九公患疾星
夜馳赴比至已謝世哀毀不欲生然念母在堂骨立支持先是
乾隆五十九年景州被水災例賑不敷振九公請於大吏開倉
庫拯濟共用銀四萬九千餘兩未及

奏而大吏卒例不准報銷接任以虧空故羈留家口君奉母居
陋室朝夕至不給辛酉成進士
授翰林院庶吉士兼國史館協修壬戌散館改主事癸酉八

月以員外擬陪赴熱河引

見夜抵昌平州之簡溝盜十餘人突至刀斫馭夫從者悉逃君
從容諭之曰爾輩欲財耳烏得傷人盜席卷而去至熱河堂官

據情入奏

上震怒飭令順天府嚴緝遂獲賊首白大白二梟示是年冬十
月陞職方司員外郎兼馬館監督甲戌三月陞郎中

記名御史乙亥補江西道監察御史秋充順天鄉試外監試官
冬奉

旨轉掌貴州道監察御史丁丑春充會試外監試官冬十二月

命巡視北城稽查太平倉戊寅春因巡視南城御史蔣某事被
議奉

旨降一級調用君之為御史也奏請補驛馬之缺額不許輪派
各鄉攤出僱價及截留過客當支官差並禁濫用驛遞奉差之
員執持勘合火牌各照品級應付又奏役滿書吏茅警聞朱介
夫等違例留京招搖作弊請
旨飭令步軍統領巡視五城御史查拏交刑部審訊治罪又奏
請嚴吏部誤選之條以杜賣缺之弊又以陝西漢中興安兩郡
毗連川楚甘肅深林密箐易於藏奸奏請

敕下撫臣於漢中所屬之寧羌畧陽等處嚴行盤詰毋許游民
竄入境界又以京師奸商設局誑騙無賴游民藉端搶奪奏請
遵照定例嚴辦皆切中時弊得
旨允行其知治體也如此君既錫敘念

聖恩高厚思有所樹立以圖報具呈吏部請捐復郎中格於吏
議不果壬午夏返里省母以弟堅官廣文在省赴視之數：過
予舍無何患時厲卒君性坦易與人交洞見肝膈不作一欺兜
語平居無佗好顧獨嗜書一日不能離嘗手鈔十三經注疏之
精要授其子告之曰昔歐陽公嘗欲刪箋注中引識緯者而不

果其意可師也然漢儒解經各有師授唐宋以來專主義理二者必交相資乃善可以知君讀書之大旨矣所著有周官識小錄爾中風俗考子史雜識咫聞錄隸釋補正詩賦雜文若干卷藏於家娶張氏子二人長敬之增廣生候選縣丞次義之女于二人得年五十有七

前史氏曰余始識君於邸舍嘆為周才舉掇魏科陟諫垣稱敢言可登臚仕矣因事有齟齬之者迄以不振深悲君之不得大用以竟其才猶幸及見君之終以訣別也嗚呼

田鑑川傳

田君名均隨字鑑川又字玉洲本江南如臯籍明初始祖駢授驃騎將軍從沐國公英嶺軍定滇黔分駐平谿衛衛後改玉屏縣縣遂有田氏云君坐而有至性庶常公熙之季子也甫五歲嗣于庶父煦父煦患風寒成痿痺疾君左右扶將之者甚篤既而母氏賀孺人守志撫孤顧家貧甚無以為養君晝則負薪售以供饘粥宵則焚膏讀書期有才進以慰親心是時曾王父榕中書公屈重赴鹿鳴之期君侍行中書公年逾八十行至貴定無疾而逝君倉卒遭變凡衣食舍斂靡不如禮孝撫軍遣龔

觀察詣奠君銜哀將事一時顯貴咸以童子知禮而心重之後
子孫補山學使按臨時入庠晚歲貢成均待選廣文然平生以
清白自厲不謀榮利功名之念泊如也事母氏極色養之歡母
氏小不稱意即攜子訓金叩寢門長跪婉請必俟怒解乃敢即
安其承順有如此者遂于乾隆己酉為母氏請旌得旨建坊
如制君之心于是乎稍收君性既誠慤而遇義勇為侍族黨姻
婭皆有恩誼以相聯如修學宮建書院諸事皆竭力匡襄以故
邑人欽敬之嘗曰吾夙昔所得力者忍讓二字耳蓋終身未嘗
與人較曲直也以嘉慶戊寅七月十八日卒距生于乾隆癸酉

年七月十八日得年六十有六元配許孺人繼配周孺人子五
長訓金許孺人出中癸酉舉人保舉孝廉方正次誥金謚金皆
庠生又次諤金誥金皆周孺人出

前史氏曰余昔宰玉屏稔知田氏以儒業世家多為行君子後
得詔金訓金二生愛其才昇之言學後詔金成進士作令楚南
而訓金亦掇乙科方志進取豈非被詩書之澤哉全訓金丐為
其父鑑川君作傳余閱其事實殆所謂篤行君子者歟

安節婦楊氏傳

夫不回之德愚智所同含也難轉之心艱危不能易也然而饒階
饒驪子反歌寡鵠積積躑金又即奏求凰方先磨軒忍欣合鏡母亦白貞姬之令則未

可求諸今人梁高行之芳規不容槩于下里乎如安節婦者其
範乃可甄矣節婦氏楊安定人父某縣學生員也氏幼而淑春
長復幽閒孝經雌篇貫穿得義女誠七則循省知言婉嫕流聲
見稱戚鄰爰歸于同邑生員安馨其舅岱癸卯舉人也皇甫
經遠猶借書以求通梁肅文高乃招徒而授法安馨孺染家訓
誦常絕編接交名流設能折角氏則夕殮朝饗講中饋之儀荆

釵布席守孺門之素事尊章以敬難鳴而興勛夫子以賢雜佩以贈庭闈蓋穆穆也既而維熊有夢得麇爲祥方冀梓可承橋蘭能汎蕙迨及五歲竟尔夭殤氏之心于是摧矣踰年未幾夫又病亡呼皋不復對案無期誓投帛以捐生九原尋特恩列顯而効節半粒不吞家人持之急防之嚴則不可得泯而有勸之嫁者氏憤恚走伯母所訴之伯母賢明婦人也爲之喻泉水之清濁說竹筠之榮樛誦青陵烏鵲之詩臚敬瑜亂燕之事氏揮涕曰是兒心也敢不勉之捐棄粉澤趙札脩之亂頭慷慨金刀吳孫奇之殘鼻是其決烈無媿前人初氏與小姑娘居事繼姑繼

姑旋沒小姑娘又嫁嫖嫖孑形痛呱呱而不見蕭蕭夜雨悵耿耿以何時氏之心又苦矣時翁將赴禮闈呼氏出諭之曰媳年少吾且遠出將無以依殆不如嫁氏大哭曰兒願死翁前以絕翁念翁亦哭失聲慰藉者久之氏曰兒願繼族子以守志翁許之乃擇親支子為嗣而遂北上並無應門之僮絕少漸創之米氏即屏當家事訓課孤兒圓月如霜窺窻而映荻字一燈似豆依壁而軋機聲咽藜藿以如飴披須撓而不耻蓋下以瞑泉臺之目遠以慰京國之懷也無何翁不第館于山右一年次科復失意歸卒于涇陽旅舍氏聞哭不止親黨扶其柩返葬之日哭而

氣絕者三鄰里哀之天荒地老何風樹之聲多石爛海枯復藁
砧之影絕撫藐諸而曉血蜀鵲三更坐破竈而覺薪秦書一篋
氏之遭際至是蓋彌窮矣戚某者乃以賻助餘資為置田于北
鄉之老莊坪俾氏母子藉養焉氏不辭劬錄每事經營霜壓烏
衣荷耕盥于隴上風梳蓬髮拾積藁于塋中兼之痛結人天悲
銜身世上冢則淚流麥飯撫衾則骨冷繩牀節隨時而不遷花
月無影心與境以交悴夢魂皆驚故享年三十七而即溘逝也
拂衣行矣不過妬女之津執手奄然難挽靈妃之步今嗣子應
試已成立頭角新然能讀父書庶延博士之澤知寶祖研不隕
孝廉之風氏亦可以含笑地下矣

前史氏曰盱衡古今婦人抱奇節偉彤管者信多哉然龍憐弱
質窮守餘年義桓孤蹤堅持遠志何其中情之亢厲乎若楊氏
之鞠育螟蛉綢繆牖戶備嘗辛苦極其顛連安而行之毫無怨
懟嗚乎是豈不足以風乎

○旌表貞節王孺人傳

嘉慶己未歲余春官釋褐幸廁館職請急返里及假滿還

朝道經長安晤臧簡如員外梧深人也泐桓者衆月後余改外

令黔中數年引疾投簪泥游南紀聞簡如已謝世尚無子嗣為

之泣然及余率蜀之屏山奉先大夫諱旋涼遂僑青門微聞

其副室王孺人之賢既而嗣子迎福白余作傳仔詢其詳而嘆

孺人之賢為難能而孺人之節為尤不可及也孺人王氏西安

郡屬之渭南人性端慤柔惠寡言笑嫻於組紃簡如取為副室

時年十五佐鴈綺譜蝸徽婉孌之聲稱於戚鄰甫四載而簡如

殂時秦恭人稱未亡人素善病膝下無承歡者意彌不自聊孺
人事之唯謹藥錯以時牖帚必潔靡間寒暑不殊姑章迨秦恭
人終孺人銜悲茹痛幾不欲生然時以所天無嗣為憂簡如弟
晉堂者有子二長凝福次迎福孺人泣請之晉堂以其次子為
後味嗅之襦襟之不啻已出稍長訓之以承家砥之以立品而
於凝福亦加意慈愛蓋十餘年如一日焉稽之禮父卒為母繼
母如母言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慈母如母
謂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汝以為子命子曰汝
以為母如是則生養之終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

可補注疏

命也夫簡如亡時尚未以迎福為子也厥後為子則有秦恭人
在迎福宜以秦恭人為母也然秦恭人多疾不能鞠育旋即溘
逝則孺人攜持抱保雖與厥夫之命而孺人固已子之矣孺人
子之迎福得不母之乎夫禮緣義起恩由情生孺人以妾而代
嫡撫子三年之恩同於所生不得以慈母無服愍置之也先是
孺人以十九歲守志至某年合例有司以事上
聞奉

旨予旌今於道光元年七月病卒得壽六十有五嗣子謹飭端
良自厲不怠孺人亦可以含笑九原矣若乃心如古井波瀾不

起則非孺人之所自推也

前史氏曰世風濛濛起於閨壺良人方屬續思為姜姜之難者衆矣孺人以妾綜家事刻以承祀為念卒能鬻子鬻斯以延宗祀之一綫蓋其心獨苦脫令早以身殉不可謂非貞烈然何由非翼似續以慰夫子於黃壚烏虜可謂賢矣可謂節矣

○ 旌表貞節尤恭人傳

昔古朴之摘文也孝慈著錄甚疾之作記也貞潔名篇豈不以婦道無成而有終女宗樹善以崇禮哉然席豐復惠未嘗于里閭茹苦懷清教或弛于孳緒猶未足言澄粹矣

若

旌表貞節尤恭人處士鳴鳳之季姪員外晉堂之副室也南劍名家克嫻壺範西川理窟久習川言年十五歸于晁幼窈之容抑何蘊藉婉孌之性兼以幽閒佐最婦以捫捥

勤渠勿邱御夫子之琴瑟靜好有聞庭闈蓋
穆也生子二長凝福次迎福

恭人不隣詆擯亟事丸熊警此竅則折莖

督勤勞則画荻囊螢弗徯于月上守玉每

戒于風懲蓄古彊之良書豈愜金釧延范

遠之畏友輒溉釜鬻以故二子幼而有跲長

則能融凝福博士弟子員援例員外郎迎福

欽賞運同銜候選鹽運副詎非

恭人婦德純全母儀聖善追周才于絡秀襲
大訓于敬姜者乎何意廿五之年夫君捐館

圭景端操棘心練要奏黃鵠之曲不异思同

咏柏舟之詩頻呼天只乃益染絲勛子闔澤

逮人施閭尉之藥授期草之衣饋禽教之食

生者咸頌者婆也給元始之棺賻胡安之祔

捐宛荆之塋死者胥感慈妣也而且慈厲揭

之涉建杠倚之橋平坎塹之塗為莊馗之路行

旅不病輶足矣助孤另之婚閉鯢魚之日扶

窮孱之嫁息伏悅之危夫婦不慮鳩媒矣凡

此上以紹所天之風志下以厲厥子之脩名
蓋行之數十年而未嘗休斯費之繁萬鑑

而無所靳也道光八年 月有司以守節台例
上請奉

旨旌表嗟乎蕙質蘭儀變為松心竹節燕
筐鳳導臻于鶴髮雞皮受

寵誥于觚稜鐫若徽于棹楔不亦榮哉而
以長子早歿大傷厥心折玉樹之瓊枝悲纏永

夜摧鷓鴣之采翼淚涇盈襟于道光十四
年二月初五日微疾不起享年六十緜姑返

兮圃嫌可哀于人聞魏妣駐幔亭謚無愁于
天上筠匳尚在子啓之而泫然木比猶存媳

撫之以悽爾孫葆源尚未設齒纔能勝衣仍

桁上之帔帟呼夢中之嬰孺此

恭人泉臺日暝願無廢平仲之楹書恒幹魂

歸期早付喬年之櫬斫者也系之贊曰

如賓相夫齊賢教子用伍懷恩族隣交祉宜

築清臺載瞻德是寧嶽三峯滿瀟灑八水視

此義桓崔：滿：輝昭管彤封錫泥紫

○楊母許孺人傳

昔余主講蘭山時頻陽楊生浚以游幕在甘肅書院來款歎其
淵映清才也洎余赴都謁選得蜀之屏山牽絲七載奉 先大
夫諱迺里經營寔歲畢來陝授徒知己登賢書訪余於滴水河
之廡室見其藥藥素衣鞞詢悉服母氏喪泣然者久之且覩縷
母氏之素行甚具焉余為傳以章之余以孝廉不忘腹我追慕
聖善其意未可卻也諾之按孺人姓許氏父仲玉為邑老儒時
以班昭女誡七章為之解說聽受鵬然未幾父母俱謝世銜哀
茹苦附棺附身之事必誠必信復提攜幼弟底於成人戚鄰咸

歎異之迨于歸惟一先生執勤守慎媒贖不生相夫砥礪有如
賓友其時姑早亡事翁克謹凡飲食寒暖昕夕伺察翁既沒薦
蘋蘩湘綺釜惟潔惟敬而奉繼姑馬孺人每事咨而後行五十
年如一日夫弟之幼子失養眎如己出咻噢之教誨之俾克成
立親族有乞貸者分所有拚捨無怯色嘗值隆冬凜寒朔風棲
絮雪簾蔽下如掌見鄰婦被單衣行風雪中狀敲敲然即解綿
衣昇之不使人知其性慈惠也如此自世尚僕邀俗競涼濠率
羽毛貪錙銖雖士大夫不免而孺人亮通不嗇愉愉安貧兩次
析炊悉以貲財推讓諸弟姪無幾微蒂懷惟督責二子立品礪
經不令集詬故長子灝在黌序有聲次子浚領鄉薦後講求學
術俛焉不怠世人繩已循循有規矩蓋其階稟者素也余是以
表之為世之中箇勛且以為風

〇〇伏羲畫卦臺碑銘有序

粵自虹光遶瓠胥之洲雷澤履威仰之跡仇維遂誕夫白髮幾
矩爰握於蒼身牛首龍身山準日角渠肩達掖齋目珠衡孕子
有二年靈符亥歲長九尺一寸號紀蒼精姓沿燧氏之風王繼
木德之震全別成宿世應有句望廣視專道同元氣天應以文
章鳥獸地呈以河洛圖書於是探陰陽之微順性命之理通鬼
神之德類萬物之情三畫成八極法五行正八風蘇啟炎帝之
連山襲遂皇之瑞籙至今成紀之地傳有畫卦之臺焉想夫仰
觀俯察原始要終章往察來窮蹟極動贊之以鬼道筮之以神

著六十四而重一十八而變即以先心退密竅雖絕傷家國之
理明君民之別厚十言既作六爻復申觀先天之圖詎小成之
事哉吾見汁五緯以順則運五氣以調元八節建而順逆昭百
鵬平而災惡志迎日推策甲子配乎幹枝旋蓋合規星辰著於
躔舍鳩甲布川原之勢五色蜚文烏明奠州土之封九部辨位
此封之通乎天地也陽初爻紀律法載塗灼土爲垣緹桑製瑟
合五音之正驗六呂之符立本扶徠人安於鎮靜離徽駕辯心
返於潔清素女爲之破悲身修性理朱鳳於焉翔舞靈達功昭
立基雅歌超鱣先之圭水網罟高詠肇邢天之豐年此卦之治

乎聲音也二十四之消息既通三十二之草木遂易日抵於策
氣配乎爻統定以三圖穹麗位運推夫五上相咨民歲起甲寅
春夏秋冬以合序木盛辰卯東西南北而知方萬物當期三百
六十兩儀定度萬有一千邁軒轅之璣衡聲諧律本軼顛頊之
章節數紀歷元此卦之協乎歲時也即其效螿弧而收漁興化
蠶桑而布帛賴芒氏俞命犧牲馨薦於羣祠媒妁聯情儷皮禮
昭於合姓聚銅鑄九棘幣留界奩之文極柱製九鍼砭洞脈筋
之理服牛乘馬草鞮重引於堪輿稽夬代繩龍章遠紹夫粵會
此卦之利於器用也而且絀明開意拜宛粵而隙詞禦敗達懷

命蹇脩以爲理六佐輔治木兵立九宮之營太岱升禋玉瑞隨
六蜚之駕老極而坐皇策績效摩龍靈飛而受廣成卜歸六甲
迨至處妃殞洛渚遂壇禪於伯牛巴人祀乘釐知世延於咸鳥
女希補鈞霄以鍊石雲絡而白螭前奔高密得玉簡以繫河珠
明而青犬行吠可不謂功際碧落烈契黃墟道德上通智故潛
滅者乎嗟乎難演四營夢予禳於牖里贊述十翼磨漆書於緇
林况春皇通靈昌之成而畫事表計寅之秘太初太始太素剖
太極而渾淪六位六炷六宗隨六書而治察瞿欽規夜躡匪增
複卦以敷文寶鼎溫星絕瑞援靈門而朝帝今日者宛丘岌巢

誰問太暉之墟南郡荒遐尚存庖王之廟試泳游於蔡水覺靈
龜知啟苞符乃登覽乎秦川篆雪痕宛如畫字豈徒告民示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傳教升臺於寅時曾記鑿度名乾運著著圖於乙冊銘曰
予黃初剖法度未章八鴻胥闡萬象包藏人帝出世枕繩寢方
伏別義獻承父雄皇教立十言樞應一畫遠物近身規天矩地
日月以明乾爽不壞旋復易威斟元體泰瑞圖因燧中天肇農
紀衡合德殺秋約冬事無嚶喋心乃虛公八神金版四兆玉弓
遐矣成紀峙茲卦臺三陽川抱十月神來洞猶名馬車孰聞雷
里近石蜀陵遠風堆紫泥雲連朱圉星映蟠冢前屏空桐後鏡

汚漢南奔涇渭北巨神母虹消巨人跡逆庸成冊府祝融營丘
荒醒恠夢四徹九頭蒼精遺蹟白日高秋鳧山陳國坳會其休

石泉縣禹穴銘 有序

司馬遷有言上會稽探禹穴張晏云禹葬會稽
稽上有此穴禹入也此穴以春秋宛委山中有一穴不見底謂之禹穴

山東有硯溪不見底謂之禹井來游者多撰其
穴始與舊圖經云宛委山為禹穴鄭鯨序元
頑為銘又云飛來石下為禹穴是藏書處洪景
廬云禹穴有二處其一在若成觀上空石尚存
其一在名廟十餘里名陽明洞大禹昔治水投玉
簡于此鄭尚夫云山陰有禹穴黃帝藏書之
所為得水經于穴按而行之獨明人楊慎云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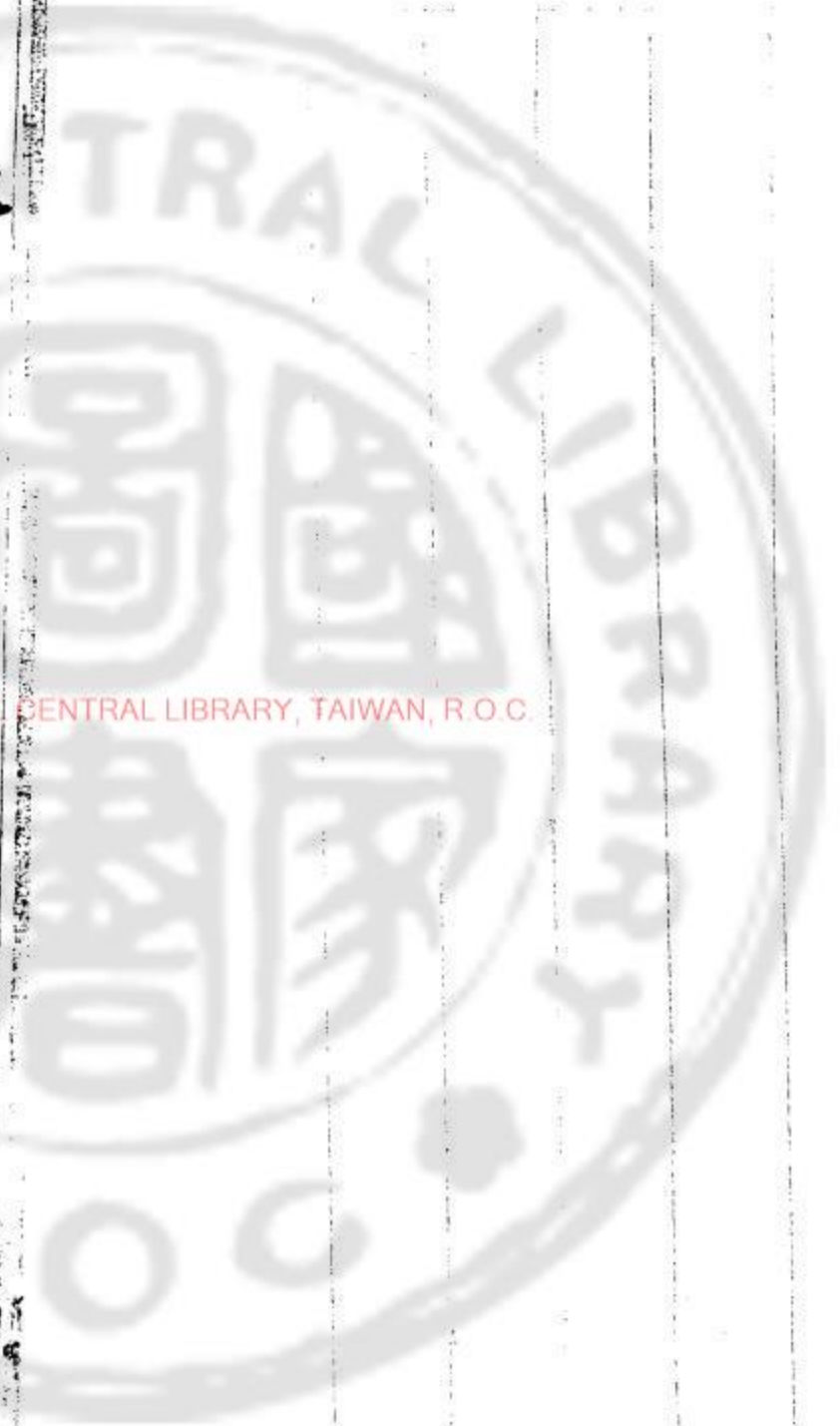
之石泉為生之地有穴深者人跡不到古碑刻
為穴二字李白所書曹能始四川名勝志亦同
是說余以為軒皇鑄鼎湖縣留蹤而差哉亦
有虞舜耕田歷山讓畔而濮陽亦然為之石穴
不妨越蜀皆有之也爰為銘曰

劉兒坪古娶婦邨荒石夸石鈕石泉之鄉西
夸西美西王之堂阜人逃遁捕者悚惶畏乃
神靈敢尔披猖怙怪一夢滌濯三光山川重
秀天地不亢若有人兮跨策馱驄年追龍裳
山藪兮生頌儀黠徽綏旆離迷魂依脩母鼓

駭攸妻愛子呱良臣栖神女雲散聖姑
鬢低泥印亭埃喜留層稽今也不作空穴廣
廣鳥訃欽鴟景闕雨草翳帝休蛇蟠五
莽威噫乘舟悲傷息壤是質劍沈霜銷
鏡響憶八載之勤勞兮想三門以愓慌登高
丘而屑涕兮鳥知岩俯而山仰

成都府高王宮碑銘

夫不能宣贊幽明變化不測者不足謂之神
不能包括宇宙埃垓無垠者不足於大不能
副輔景仰謚安荒而者不見全夫文正不能
焦灼支體屏絕旨甘者不見任夫勤儉不能
澄回羣命挺洞泉萌者不克擴夫仁慈肝衡
遂軒之朝高推伊馮之代兩靈挺類括真
原軋結堯舜惟憚之願發英呈寶扶康回傾
折之柱灑况澹齒其惟夏后氏為乎觀其威
日卯吞珠翻生石鈕戴鈴懷斗夢滿河流十二歲



司空十三年在外濁水得絲簡臨訛獲黑書宛委
發黃帝之符空巖受伏羲之笑控風雨之龍馭
則郭哀元成鑠淮濶之支祁則庚辰臺律震日既
止泉源乃通龍曳尾而圖呈龜負泥而書出馱
蹠之獸振鬣能言蜚菟之驄翔風遠至光如日
月山剖赤碧之圭鼎鑄雌雄鷓鴣亭陰陽之卜
召百神而臨司金司命益其當年見六子以來
午女瑤姬助其導扼梓伐尼陳而童子伏熊化
輓轅而夫人慙然後登鐘阜而解疑陽舒封金
函而樞印元都黃蚪負舟等趨疑而不變青犬

行吠竟庖皇之相逢是其為之神也若其律
度處身紹鐸者過好學不已敏於有為以墨
如務付大成執手西王困為之師以狂草鴻蒙木
田犁盧氏為之佐又得杜業既子施黯然湛
玉以詢謀復有咎餘化益橫草直成之交以集思
從東里槐之黃約法三章延伯夸父之氣始封四
嶽取承瓦礫証希民知鬱起雲煙乃膺帝為
不以黃能之殛而隋志祖媛之姆笑徒勞不以午
圭之錫而裕能阜游之推讓可挹肅祠上帝歸
功于九天稽首次階遜勞于三子褫衣而入裸

國陋俗可因焚甲以徠遠奪威稜不為振繼之
屬風之上思散景于世為涉身沮洳之中
憂阻飢之艱食是其高之大也然且操藁坐
執橐棍輕拋尺璧愛惜寸陰沐雨櫛風斬高
橋下皇之馬簪墮不掇冠挂不顧復遺不躡也汲
汲乎饋不暇食寢不暇安樂不暇馳也遂乃斯
二渠疏三江道四涇辟五湖察六虐度九山通十
二渚因之開峽口關伊關蓮底柱破碣石泄流沙
決弱水隄防彭越過所者手啓呱之而舟子乘
載有四狐綏之以遺妻手不爪輕不毛瘡色

于以黎里窳不通步不過支體為之偏右况乃輟
儀狄之旨酒無須海島之隋冠御襪襪之菲衣
不假渠梭之珍服凡青羌赤岸寒谷交止扶
桑攢樹黑齒交趾一背三面之鄉無不至及胜膺
格羽殖殫割恣沙朱湛滯尔鹵墳墮泥塗上陵
之土無不罄定千八百國咸蒙土姓之頌聲十
有二州遂窮章亥之步此其為之勤儉也若其
上網不紀左準右繩塞岫嶺之奇文刻匡廬之
古篆樂成英列扶登与石護諧聲麻也甲寅
伯封共昭明紀歲難彝龍勺漸有藻鸞符

席懸盤頰事○襲飾綢練箕筮宮室之
制備嶽姐銜斗斛之器備山海疏經又作岳
瀆小正頌令復箕坤乾于是誅後至之防風
二臣貫刃把午宮之瑞令三苗舞干改曹魏
而伐屈騫焉玉帛之要輸萬國誅相繇而桂貳
負帝臺之高廣三沮石怪木妖則天荒廟兵
若雨頌雲則巫女授策驅龍蛇如泮水銘
乃劍以星辰孽毒廓清氛祲蕩掃不達不
若山林之魑魅皆空無害無災江海之龜鼈
為渡此則名之文也况乃帝采臚言燕豐之

鄉○孔好緣而惡組者信而貴忠泣舉人而不車五
罰何怨忒耕者以憑軾十室敦輕為道德之士
存仰山俯谷慮驕汰○時作蒙誦史箴航海梯山
九奪賓服舉陶唐益百神來臨雨緇雨金貨以
之富聲鐘聲鼓寃以之申鑄歷山之鏃掛躡
危困揮漩淵之貝通化懋遷民自無翮慮八風以
循順土固有沃衍百穀之珍豐天地平成人飲
鸞將水○神漢會歡逃匿藪集青鸞白朱
鸞鳥此則禹之寬仁也吾觀演龍德以協天人
坐鈞石以貽孫子秉君人而大帛竭事主之

精誠字愛民之惠心施治世之懿軌所由勳肩
 二帝功冠三王縣玉兔而飛金鳥榮九陽而
 承七表也迨乎會稽東巡不返陽城之駕桐棺
 夕掩仍留窆石之封鳥耘象耕望九疑而疑釋
 堯韭舜草配五德而德明乃知天下為家非德
 衰而傳子萬世永賴記聖域之未優尼父然其
 無間公子美其不德游海濱者藉餘糧以為菜
 觀河洛者免其魚以興歌非竊寶言雀銜包
 山之笈敬慕命字息恩海之波豈非森矣
 神靈顯哉不續極者吳而契黃壚著監盃

而鑄金石難以揣測末由形容者乎余之銘曰
 蒼蒼者修已背剖如瓦共震洪流空桑薄瀚鯨
 剖吳刀羽瀉頹矣高密十二克成父志獨建
 元功是惟大智綠錯披經蒼水欵使天由是
 成地以之平任土作負紉已孝神柏高雖避奇
 封是迎巴子之國斧鑿雷浪彼女之洞伯姊
 軒黑水波靜坐山雲屯刑此白馬背乃黃牛
 填德履峯餘杭葉舟心勤五岳形瘞九州
 想像荒坪來尋深穴梁非浙梅碑猶唐碣
 台桑路遙息壤悔竊載念奇功能抑下鴻珠

來亥既神降祝融堯風仍扇舜日再中彼李
 冰之遠離堆兮尚血食于庸部洎文翁之登瀛
 江兮亦祠禮于蜀土矧文命之訏謨溢六合并
 八區奏九夏以侑嘉禋列九旆与四瑚烏知一
 沐三握髮兮乃見八載之鴻模

○伯夷叔齊墓碑

中心無違之謂仁○獨行其是之謂義○惟仁也故能篤橋梓之恩○

惟義也故能嚴堂廉之分○若夫持介志抱幽情扶忠孝之綱常○

起頑懦之癡疾與立而鄉人若浼有道而偏伯是依吾於殷二○

士有景行之慕焉昔者九井沸波安登育石年之帝七歲銘藥○

岱土饗稷主之君姜水瑤源千年不竭墨胎著姓永葉相承蓋○

自天已析封離支建國異檀君之降樹紹列山之遠芬厥後剖○

節訛傳夜郎襲南土之齋俟汾念祖烏釋長朔方之雄由於世○

德敦旣精英淳耀者也想夫瑤版絢采求者諛臣玉馬違邦逝○



矣賢士蜂旗電掃魚甲土崩天智君燔輕呂后膏雖屬殷命之
訖○毋亦周德之衰○胥餘被髮竟奔朝鮮微啟牽羊甘枹祭器而
獨指斥揚夢譏姍割牲不畏左右之兵先定輕重之志是聖人
之剛正○當子朝徂謝伯僚居尊去千乘之家國作海濱之布衣
心似波清遜猶藥采不辱身不降志視富貴如浮雲不聽聲不
視色坐衣冠於塗炭是聖人之高亮○不假詞於匪人固縈念於
舊惡仁即求得怨是用希商容雖辭三公而有馮馬徒之叛膠
鬲亦期四內復爲就官列之盟待天下之澄清同長者之掩失
是聖人之廣大○迨至共頭埋書宣室拘主相視而笑忍漫吾身

北至首陽西望商邑痛六七王之不作○宗廟丘墟恨二大夫之
皆非○功名土苴○殺伐要利孰與敬祀之無祈阻兵保威何若盡
信之樂正避以潔行不事於世是聖人之公忠○爰乃登彼作歌
恥食其粟采薇聞摩子之難絕食感淑媛之言殷甲子永懷不
忘○周草木從此長棄○雖使貝朋見賜難挽逸民之心○况復蒼天
見憐○豈貪白鹿之肉○何三年之不變○竟七日以告終○齊景無名
空擁千駟盜跖死利疇興一哀可知死乃其生○餓猶之飽○是聖
人之貞介○夫其峻節邁乎流俗穆行符乎古初遭治世不避其
任處亂邦弗爲苟存稽黃圖而溯農教欽虞禮而思夏績有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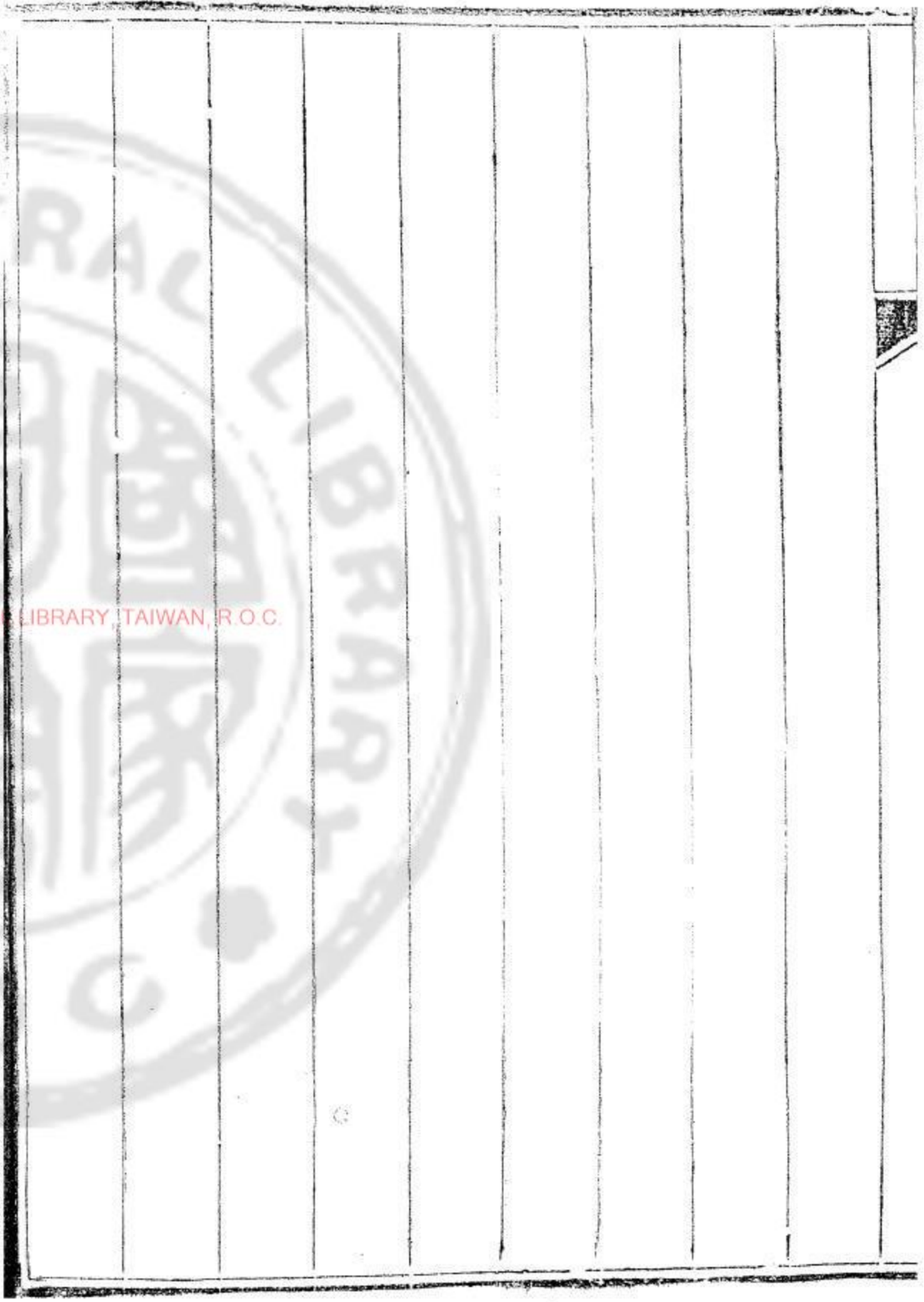
人之大帛。屣脫榮名。有報主之小心。土安衰命。聞養老西伯。不妨歸來。見木主東行。是用大諫。鄙三等之要誓。正萬世之君臣。非徒獲其親。安其弟。美其身。得其名也。是以龍蹲素王。稱為仁者。鷹揚尚父。號曰義人。任如阿衡。應懽心於五就。孝如姬旦。定失色於三分。豈直齧缺被衣。辭生雲之棟。許由巢父。驅飲水之牛哉。或謂戊午渡河。桃林歸獸。亂子在邛。父師處夷。奄觚竹而君之。煽小腆之餘燼。安見三監協力。毀室不連於鷓巢。十夫同心。寶鼎何遷於邾郯。不知龜毛兔角。天既棄商。牧羊野鴻。我安歸適。又謂祿父既殪。宋公始封。天子有真難回。謙志左相。是拜

可慰。莫年卻之不恭。終焉爰斃。豈御龍董父事。兩朝而寡廉。百蟲將軍。臣三代而鮮恥。夫怨言且出。介推焚身於絳山。讓說惡聞。樊豎洗耳於潁水。彼辛甲食采。長子空負七十五之諫。章况丙寅錫茅。成湯甘隨十三祀之朝會。乎當日者。中原羹沸。側身鳥鼠之鄉。故國瓜分。何心蒲陽之坂。林密山深。惡不接於耳目。予端大輅。夢每寤。夫君王嗚呼。噫嘻。忽焉以沒。墓連畫卦。風吹成紀之沙。山接西傾。星墮朱圉之西。豈無蛇銜。誰為吳義。塗修詎有珠含。定免張恩。掘發問庭。堅之禩。楚國亦蒙公琴。訪彭鏗之墳。宜君尚存大冢。前岡後道。銅盤銘出於比干。投刺書名。墨

客裡處於蒼頡。然而句吳埋骨。梅里誰尋。已氏起。邗濟陰未復。惟西山之石。有聖人之清。鬱鬱佳城。遼波何處。於弱季奕奕。新廟雷首未栖。夫靈魂朝市。變遷兮成來。神馬之夢。德行累積。終古報。肝蠻之豐銘曰。

乾坤位奠。堂陞禮尊。克恭能令。不疏不煩。理剝數盡。黃蹇元屯。爰啟偉人。倫紀飭敦。蒼兕誓師。赤烏流屋。林旅倒戈。宵鬼聞哭。臣固知堅。君反爲獨。敵遇三千。運逢百六。孩子性惡。父師顛躓。舊社移栢。陳倉鳴雞。三仁淪亡。二虜拜稽。嶷嶷初子。叩馬嚴詆。虎賁扶去。駘谷猶與。芑苗慰饑。麋乳抹瘡。穀囊誰遺。葛衣載御。

意痛皇輿。身歸泉路。大哉此餓。今也如生。遺命岳重。故土煙輕。子臧後勁。泰伯先聲。姚風再扇。唐日重明。文鑿孤忠。老慚盡善。內史載圖。丁戾服冕。居寵實榮。周生幸免。死名礪仁。莊韓好辯。涓流涓涓。峻峙幽宮。煌煌靈降。剡剡神馮。土伯巡瑣。木客吟松。鼈蕨拳茁。螭碑字磬。考少陽之古篇。信夷齊爲公。謚何將軍。兮錫號等天子。于有鼻鴻翔。兮厲操龍舉。兮尚志九駁。空伏兮文塗。覆舟難覓兮我思。



○擬鄭相國僑神道碑銘

蓋聞無旋轉之手者不足建扶危定傾之功茂堅忍之心者未能責
弭彊禁暴之效况國小勢逼處隸垣而燥溼不時族大寵多越農畔
而朝夕有過其何以息陵虐而輕幣象不焚身輯侈愆而會晨莠未

在戶若是者吾于鄭相國子產見之矣君氏國名僑字子產又字子

美穆公之孫國發之子也

爾儀曰角者吐鈞鐘言三難故生而知禮善為禮所不能

師伯昏而兀與同席知天遠而人邇為人愛而已恭識入夢之黃熊

夏郊不祀辯實沈于汾水臺駘有神浮游窺屏祀共工而病已兩龍

鬥渚見時門之波平是真博物之聞人有道之君子矣然當瘧疾赴

手文相里

交

告之年喪田攻朝之日如北宮而盜不做討西宮而室遂分游販奪
塗人之妻伯有嗜窟室之酒子皙強委禽于吾犯罕朔敢求位于韓
宣駟氏欲逃而請龜伯石請命而受策朝多耕葉國乃机隍君則焚
書于倉門枕股于羊肆立良止而消厲鬼宥游楚而放句吳加木周
氏之衢公孫黑得免司寇弗毀游氏之廟子太叔僅使除徒雖虎帥
以聽從詎河珪之質信乎時則楚師次旃然而涉魚齒晉人會溴梁
而謀虎牢陳會荊以興戈星孛辰而將火簡公憂兵甲之不備患城
郭之不完悼共爭社稷以尋仇卒子弟以咎覺疆場外擾邊吏時驚
君則甚而及之敵師凍死草木譬之執事重圖寓書于西德輿以責

宣子獻捷于晉戎服而屈趙文叔嚮視有人而輟兵文伯因壞垣而
輸畢率唐幣有辭簡四子以應對賓客敗事遂鮮越三年而讐服諸侯惡人是畏

外患平而內政理悉索止而礼讓聞謂非君之力耶以故鑄刑書以
救世既不避于子孫作止賦以利邦諄何恤于蠶尾國有縣書殺鄧

析以而訟息聞聞哭婦付有司而姦懲猶且動色鄉校之論雍容隰
桑之賦納然明鷹鷄之說拒韓宣玉環之求季札論交于縞紵尼父凡事于轍環褚衣冠伍田疇政有興

人之頌美衣裘飾車馬君則抱鐘以朝由少正而為卿繼子皮以當
國勤勞致瘼稟命不融相鄭二十五年疾數月以卒傷哉彼夷吾官山海賴

國大而功高為教前茅中權恃兵強而績茂平仲雖狐裘不能止景

賴素心之義

誅

告

作

所

御

公之披咎康犯雖多盟曰璧計未能弭重耳之食曷言若君之閑外守內因弱為

疆民安于竹刑國固于磐石蕭魚而後不因袒以牽羊坐隴以來用

褻裳以涉洧桃棗蔭于街而莫之敢援錐刀遺于路而莫之敢拾君

之惠溥矣君之仁周矣疾無餘財子不能葬宜丈夫舍玦珮而婦人捐珠珥也宜丁壯多

號哭老人作兒嘯也嗚乎琴竿不聞為千古循吏之首簡成為謚行

思參王珍之宗為之銘曰

東里多才是稱博物裨竈情勞梓慎術屈火烈水懦寬猛相濟舍是

不循崔苻盜噬遷里析柩殯良霄尸抑何惻怛駟氏懼疑維彼尹何

操刀傷多美錦學製未御登車非恠大邑懼折棟榱子心子面來告

以危乘輿救涉封洫制農雖乖政體何病慈悰有功辭邑讓不失祀

遭旱斬木臯以之抵擇善而舉堪以隆世古之遺愛仲尼出涕雖曰

染練何讓文錦美而又尊史付洛水圖石聳彼方高墳照人之母千秋

葛鼎在泉寶之魚註耶山圓

仰君

〇 畱侯廟碑銘

夫狐鳴業祠之日徑忽蛇分釜破鉅鹿之秋勢遂執建提三尺

以翦三猾總四荒以平四海雖絲隆準之駕御項籍之驅除而帷

帳之謀決勝千里麻木之正藉手一編三寸舌為帝者師萬

戶侯遂終身願則于我留侯允之侯公族世曹弘星精英

學禮淮陽倦游邳薛書授黃石窮呂望之陰符經著赤霆

通堪輿之窆奧求士滄海報仇以奮椎匿跡彭城從王而策杖

遂啓焚棧之計布銷印之籌竟撓楚權克成漢業三秦之固

作都西京五星之精聚暉東井俾沐猴氣盡於垓下功狗怨消

廟在棧道紫柏山余嘗巖拜謁律道士曰文碑之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沙中渠非一世之雄萬人之傑乎或者謂登壇決策渡毘立功
實由國士無雙未必蕭何第一而封王躡足竟胎鐘室之災
抱病杜門久享駒隙之樂是為狙詐詎稱真純不知豨攜手以
何為蒯相背而不告乃韓侯之自取非賣友以居奇也或又謂
身居少傅不諫立儲義遜叔孫竟遭彊劫慕千齡之歲月豈
是神仙借四皓之衣冠未成羽翼卒使醜酒斃乃如意人羸慘于
戚姬未免忿然難言盍各不知高帝大度雖受桀紂之呼而呂后
伎心莫收導引之志乃勸太子之不將激而公之自行殊勝口舌之爭
即屬調護之善也况夫八難設問賢于曲逆之六奇赤松從

游逾於鄴侯之黑索功成早退依然賢達之風羸秀多謀何
嫌婦人之貌馬頭錢卜術眩于靈棊龍首山深書藏於風后
斯乃奇佺之所由熟而為勛伐之所獨豐也為之銘曰

天生異才輔翼竟後八千兵殲四百基厚報韓摧懷鏹楚吹垢

謀若源泉功為傑首

是有金心不負琴手長桑拜歌辛翼偕偶小穀城東高冢如

阜紫栢山中石林倚牖瞻仰欽遲焚香奠酒

〇〇 漢紀將軍廟碑

在昔鄭容遺壁魂斷祖龍叅木鑄錢虐播項羽指鹿行詐臣劫
望夷噬虎生蓄君繫素組秦既失夫金鏡楚復劇其雨刀破釜
沈舟諸侯壁上示玦舞劍沛公廁間雖虎氣上騰兆見豐邑而
梟颯鼓扇勢劇策陽此固疆弱之縣殊而亦興亡之呼吸也將
軍推麻數之歸劉設詭言以誑楚乘彼黃屋趨降重瞳出自東
門羣呼萬歲儼然隆準潛脫成皋身遭焚如吁可悲矣夫彤雲
鬱碣實由天授素靈号路詎假人爲天子有真難取而代王者
不死竟濟其凶頓意烏之威全黔首之望遂使三槐夢驗竹皮

不至於石危一劍功成金城道等於瓴建向非左蠹之載何致
大風之歌惟出女子之軍乃堅霸王之信膏流焦土功在廟堂
以故沐猴仁婦褫厥錦衣戲馬英雄陷於泥淖鴻溝界斷烏江
舩空坦不登太公之羹騎反逢故人面非忠踰皎日義槩秋
霜而能若是乎吾觀豫讓漆身漸離矐目一擊失筑三躍斬衣
致太子之被禽逢故妻而不識不得謂之仁也先軫免冑富辰
赴師元歸如生屬徃致死莫贖不顧之唾徒愧復諫之心不得
謂之義也鉏麇觸樹季路結纓血染庭槐袂蒙星目啟桃園之
後旣留蒲矢之餘殃不得謂之禮也弘演納肝申蒯斷臂殞涕

仆地拔劍呼天膚傷顧復之恩志殉淫昏之鬼不得謂之智也
荀息立于杵臼潛孤在廷僵尸出山佯哭圭貽斯言之玷崇召
天業之餘不得謂之信也將軍見危授命視死如歸不做六奇
克全五德從容過於周苛慘痛甚於酈生蕭丘青枝經烈火而
愈茂崑岡碧玉入猛炎而益堅彼敗績蕩陰嵇紹集矢迫脅隗
躡温序銜須臾濺御衣尸歸故里即萇叔化血櫃匪三年比干
剖心毛見七竅蕭斧雖膏龜鼎旋移况復長兒還車絕屬無別
且父易位臨刑而呼均難媿此孤忠方斯壯節矣或謂側盾鴻
門俎免魚肉懸畫馬邑圍開閼氏一則怒髮衝冠折拔山之氣

一則蛾眉螭首卻冒頓之兵卒之虞姬空喚奈何高祖正終長
樂豈知龍變星集賴有降王蛇分徑開非關壯士乎嗟夫葬身
魚腹正則水仙殲命鵲巢景純都錄朱遵失首成都立勇士之
祠蔓子捐軀楚王錫上卿之爵伊昔精忠之士類食肝蟹之豐
此皋蘭城隍神相傳將軍主之歟藉曰未然是漢莽可得而神
晉敦可得而祀杜洪可祀于鄂渚成汭可祠于荆門矣乃當日
者帶河礪山未蒙景風之賞馬傳班史莫詳氏族之原誼士爲
之拊膺魁人爲之搯擊而乃英靈赫奕不沫千年功德宣昭爰
視百姓不同淋岑邀祀迴異蕩痛感人螭首天成孔祖舜之脩

墓雲雷業大盧藏用之投文某式欽大節來謁崇祠棟宇塵深
丹青苔古北瞻蘇武之廟塞雁凌雲南睇營平之墳翁仲埋草
壯白骨之灰滅保赤兒以岷興敬搗燕詞載鐫樂石庶幾嬰毛
吉玉千秋享邊域之馨香翠竹蒼松萬古知漢將之節烈

昭烈帝廟碑

聞之紫色蠅聲不足當琛火樂于之用餘分閏位因能膺璿機

圖籙之休雖海水羣飛中原不乏逐鹿而泰階著象羣星自爾

拱辰况絕緒紹夫山陽爰精唄虛於火井吳綽未割漢樓桑之羽葆高縣

億兆尚思劉石筍之銘文久出不桐速以俶德元篤恭謀國職命而德榮南陽之社樹應龜首之簪釵可謂伊祁之

精苗乾坤之正統矣方其桑椹作糧蕪菁自種斫石舒憤結眊寫憂髀

生肉而拊鞞食聞雷而失箸亦幾英雄氣短中叔茂之姍唾歲月駸馳

負元起之資給卒之下輦而邛部收通門而齋堂立樊襄壘至靈光

徹天武陽龍翔備鱗躍水燔柴瘞到五薦上帝之馨香立廟分郊肝靖



王之禮祀進諸葛為主謀詔孟光典朝儀遂乃喬喬皇皇師師濟濟儒
林祭酒漢紀重編校尉司鹽倉儲以裕練五軍之散騎赤甲能飛蒐七
部之斯叟青羗善戰鐵山之刀劍淬雪汚水之亭障倚雲用能躡魏
蹂吳思飲鳥於河洛襲軌循跡占飛龍於益梁與夫其卓犖弘規協
於世祖恢廓大度符乃高皇分珪而封魯梁合周書列爵之義惜赦
而遵盧鄭循堯典昔災之文業濟艱難邁少康之一旅謀深密草創勿媿公
劉之三單瑞錢錦遠賈夫長洲雙鉤餘波于鄴邑雖未及年盧六合
舉宰九州而斫案阿儂進妹固好捉刀老瞞遷都避鋒此彊敵畏
之如虎而天府安于拔蛇也夫康回曾稱黑帝位在火木之間夷

羿亦據夏邦命殲桃梧之下均不得芑符以握闡又安能九五之
普施彼孫氏乞憐爐火曹孽以贊安篡禪碑則赤烏青龍不過羣兒之
自貴白鳩皓燕終為典干之先資何足言紹祖業以定尊號答天命宜重光
以主神器者乎若其開國之初不乘喪以取荊州不因會以襲劉璋則
義聲著於四海矣而其用人之效放徐庶以將母寵霍弋以資父則仁
風被於三巴矣而且前牧之親戚寵用者盡其器能宿昔之嫌恨排擯
者處之顯位是萬光其結人心而和士氣用正道而屏權機也如此迄于今空山
翠筍尚墮野老之淚惠陵蛇帶猶褫暴客之魂問荒浦于孱城留
蝶磯之遠恨尋檀谿之危渡識的顛之逸蹤乃知繫柳而逃即沛公

散徒之智販屨為業亦文叔賣蜜之風所恨軍敗猗亭消雄心于白帝
不得援以相繼藉斯為累警陽黑以重爾有姓之天
關開劍閣送降箋于青驪悲夫與元年

銘曰

天胡為而大醉俾隨塵以縱橫伊景王之宵緒竟偏安以
徽各穎諸葛之英志僅北伐而南征恨艱難之王業業
嗣亂之牙成豈知安運之將終見典午不吞聲彼仲
惟三壽勉竟名分之未明嗚乎張堅篡劉并銘于是乎
梟刑

諸葛忠武侯廟碑銘

夫已寒之燼不可吹也既絕之弦不能續也
有人焉手攜虞淵之日返諸咸池目擊夷則之鐘歸于周室俾天光耀于井絡嘉兆協于樓
桑奉揚仁風蕩桓靈之蠱毒宣昭義問鉗吳魏之鴟張信天下之奇
才真識時之俊傑惟忠武侯庶其人矣
武侯葛嬰根嗣松皮頌儀妻黑
色而多才子青年而善畫兄弟為二方冠蓋女果乘一氣煙霞姊嫁
山民朋聯水鏡抱鄰長嘯悲涼梁甫之吟大意略觀注釋漢書之字
而又貞潔纂記徽絲誼琴揣摩呂望之陰符銘勒季主之冢墓固已
不求聞達作南陽之布衣隨處遨遊招北歸之石友豈與夫菰蘆公

吳會許
昌安據
家之書
言徽以
為此法

瑾假大宅以呈身。鋒鏑許攸。喉焚糧以求活。者可同日語哉。既而宗子枉駕隆中。獻言心腹。委而晷景未移。感激深而馳驅已許。投眊咨當世之事。預決雌雄。解帶值傾覆之秋。敢辭况瘁。遂乃赴柴桑。戰赤壁。據油口。跨荊州。自臨蒸而涇江陽。由軍師而為丞相。開府作牧。日月贊揚。北出南征。風雷振盪。木牛流馬。經營般若之模。赤甲青羌。變化孫吳之法。蛇鳥衛八陳石。不轉于江流。豺狼靖七禽。燄遂盛于井。嗣主泯猜疑之意。庶寮洗異同之懷。由于峻法無私。秤心稱物。羽扇揮而司馬甘受巾幘。櫛木貢而冬狼順入版圖。用能路無醉人。軍有瓜代。所以翼戴劉氏。冠不至石危。坐鎮益都。謠不興于倉空也。若乃

集思廣益。開誠布公。賞不闕于仇讐。罰不梏于親近。甘戚著論。惜楊魏之才。鋒延士築臺鳩孟來之典。籍愛伯約而寓書獎。借憂元遜而騰箋。徙遷正方。情詐而義性。黜一麾不復。幼宰勤渠而元直。誨十反何辭。其篤友也。溫不增。萼寒不改。葉怵惕。勢利之交。其審已也。三軍喜勇。百姓騰歡。鳴謙帷幄之策。宜其誠昭天地。信感陰陽。雅化被于蠻鄉。酋渠效命。公忠形于文墨。說命追蹤也。與想夫蕭何薦韓侯。奠黃圖于混一。夷吾舉成父。致青齊以富彊。而侯率睚眦之兵。抗勁銳之敵。據險隘之地。謀橫廣之邦。進退雨風。井竈繩墨。方欲飲馬河洛。踐平銅燾之臺。宅都鎬京。盼望蒼龍之闕。而將率牧豎。參佐駘駘。不

得旋乾轉坤。掃彗于倬漢。制礼作樂。追姬旦于隆周。遂使壯志積
隨。雄圖銷歇。五丈秋風。大星賈落。定軍鼙鼓。永夜喧闐。悲夫。在昔周
人。思召公甘棠。載詠鄭國。念子產玦佩。爭捐咸由。愛結肝腸。謳歌于
烏奕。誠形金石。眷戀夫懿徽。觀其樵採長禁。戎夷奉祀。守擇米卑。戶
之制。遵屯田安堵之規。風雷護其儲胥。驛留籌筆。松栢森于寢廟。原
有蔓菁。嗟乎十命何嫌。竟少知心之侶。萬歲之後。誰為勝我之人。不
亦賢哉。何其久也。系之銘曰

漢運陵遲。羣雄鼎沸。侯也臥龍。奮鱗噓氣。啓國益梁。配天禮祀。是為
元功。魚乃得水。攬拔英奇。翊贊宗傑。夢見周公。勤勞一轍。節制之軍

正堂堂七營。五部虎步。龍驤成屯。赤岸農勸。黃沙堰官。閭尉斯安。
遑耶巧思。入神遠過。馬鈞連弩。簇矢淬刀。涪津雞鳴。瓦枕蟾棲。銅鼓
石樓。石人鐵錫。鐵釜允矣。奇雅信乎。英霸孫貉。曹賊不足。參駕指揮。
蕭曹伯仲。伊呂鼎足三分。草廬數語。古今盛軌。宇宙大名。畫圖什襲。
陳壘縱橫。菱而不見。遺像清高。執鞭忻慕。拊劍鬱陶。

○ 吳丹楊太守聶公廟碑

昔諸葛氏東興奏捷陽都受封遂負氣于拔山爰著論以杜口
狙同蒲騷之役安真赤壁之功何異元緒遭烹而子明亦及僂
囊引手而故地自離乎君以素訂蘭交愷陳石畫審量乎彼此
權度乎弱彊欲蓄銳以養精宜按兵以觀釁儻使謀用其臧策
從其吉則限以天塹終賊岸上之疑城踞之火鑪難縱長洲之
獵騎威警敵國勲銘鼎彝何由白虹繞車輪蘆葦鉤落帶耶而
乃忠言逆耳義憤填膺才罷朱崖之師旋櫻孫峻之忌事同于
遷謫遠守乎鬱林念步蘭夸宗遺無尺口桓彝守正膏乃劍鋒

報謝斐以何年思虞翻而不見君之抑塞無聊晡而沒也蓋
有由矣夫呂岱國之元者也而以示劣見拒蔣延朝之智計也
而以固諫被扶豈非機神不俱既患自取與可知善道誠難轉
圜不易誰則整冠拜謹躡履受箴消孽于未萌綢繆陰雨張弦
于既絕收効桑榆哉今日者富春骨冷滄水墓荒問遺跡于牂
牁想英風于章貢封溪月黑箭著鹿而猶存丹楊風清板夾船
而忽失以視許遜除恠西山留挂屨之楓胡慧驅雷南浦走奔
牛之梓何精靈之不沫而先後之同符耶某權篆別駕揆日拜
瞻廟兒莊嚴聲恍接于脣吻精裡肸蠁酒猶泛于曲阿日色曛

曠致丹雘黃荔之薦江流澎湃儼風馬雲車而來

〇〇 孫仲山先生松濤寺講學碑

蓋聞瞻八靈香幽巖不頤其芬烈官兩嫩質浩劫益發其精瑩
况卓立楷模能無典型之慕望崇山斗詎同敝筵之遺彼順子
韜先道行鄰國卜商授教文化鄉閭非徒校量束脩矜傳師說
良由性真不滑以發醇懿之和學術惟淵克昭沈潛之象雖納
之闕里而宮牆難窺印濯以漢江知波瀾莫二也仲山先生者
質量恢宏襟期澹逸言無枝葉行有準規律治性而麻治情世
處人而繩處已含章沈映不以摸蘇詭時冲識明融詎時浮藻
曜物心源鏡澈巾士承乃芳流惠榦松貞里閑莛其樾蔭徐孺

子南州標準部有道東國入倫是其制行可則也若其慧解洞

冥聰聽瑄朗十行並下雙管齊飛聚五總而壽龜記三篋而汗

馬兼以剗磨淬礪鑽仰沈研焯掌不辭糞心逾進荷鈕月上星

窺牛背之書握槩霜侵鼠鯁帳中之墨劉積焚木葉得榆莢以

為糧朱唐袍寒趁吞竹簾之故紙是其篤學可風也遂乃采謨

觴之逸記儲魯壁之副文及家殘篇局馬響答節陵遺策朗若

螺紋不必滑題子野始識豈惟犧爵劉香能知奮鳥冊如已構

讀龍經似夙誦信經神之囊括亦學海之滙包此其博物足尚

也由是詞麗柳星文高謝日袖祖瑩之機杼酌韓休之酒羹搏

孟仁之騰蛟驅思王之繡虎振鼓吹於平子列纂組於長卿探

馮定曲鶴之記傳請新羅繆釐青芝之文章抄鄴下非梓嘗言之誇辭幼婦色絲

鏤管於少瑜受彩毫於郭璞樹官屈宋幼婦色絲沮浪渙波都

為藻績荆山崑園咸是瓊琳此其文章有儀也抑且提飾英奇

宏獎寒峻公沙之門徒成市劉淑之著錄如雲比之衡尊任多

得路拔消叔之肘柳皆撮視天歲言恍佩迷穀得其

蛾術甚飲蕩漿劉嚙青谿之間斷無膚受季長絳帳之外詎有

起聞其施教有如此者當其獲雋春官牽絲海澨矚宗戢化絮

掾畏威履芳草而雄馴感昔霖而蛇馴判衫則霜發立節問警

則臧獲輸噲牽纜引舟以紓民力削木為牘即察神姦駿馬繫

銘于測向服

乃伯喈

途坐振羅衡之躅貪泉飲酌不易吳隱之心而以董宣彊項蕭
育英鋒遂挂彈章爰擲銅綬惟時民欲借寇士咸思黃送劉寵
以一錢聽鄧攸之五鼓至今鴨湖水畔恍響必賤之琴圭碧峯
頭尚留盧耽之鳥其治績有如此者既而歸於霧岫掩我柴關
三徑則松菊猶存五經之中箱如故蕙楊蘭棠藥乃芙蓉之裳
笑牒言鯖飽卿首藉之味追稚川之抱朴內外成篇續予晏之
春秋帝王作紀開樽白墮餘北海之豪情入枕黑甜尋漆園之
逢趣時復怡情貝筵睽襪苾蕝非沈溺乎三緣乃冥符乎六入
猶之昌黎廟佛不絕大顛泉明避喧亦延慧遠其規範有如此

者在管不其讀書之地帶異草蒙茸柱下譚兮之臺精奇林翁鬱夸

陵池黑懷郭璞景純注雅之景純賢雞坊泥青青湖嚴遵傳經之伯起是以文翁石

室過客流連維摩選樓後賢歌詠矧以龍城碩士鹿塞魁儒秉

道匿暉會和隱璞卓五涼之望繼三明之譽曾同次宗傳講學山蕭

寺次不是周朴寄食蘭黎顧令欽風者迷仲蔚之廬憑軾者失元公

卿起之徑市楊鳥鳴牛卧後不識鶴止頤鱣登丁鶴歸來無戢羽之粵表塗

旅必且躑躅後進何所步趨哉夫敦煌宋纖雅操堅於所石酒

泉郭瑀純備通經徹於宸楓當塗然或兮虛錫號元德為謚郡守頌其畫

像史臣贊乃清規所以播祭酒之芳馨其人如玉揚人龍之逸

致維國之琛也今茲都講盡屬名流早侍揚雲羣傷溢露非聞
風於夷惠實立雪之游楊游董舍而裴裒視乃鐵鎬拊張槐而
蹻躅循其皋比聆谷水之聲似聞七重之舌眺蓮峯之色儼觀
四氣之容夢執漆而西行憶遷徽而北面乞予不佞臆此遺芳
自慙覆瓿未能銘石雖木天校執窺錄字之奇編而蘆白飛文
少黃絹之麗句曾濡莞筆緝舊事於西河敬述前模溯子產於
東里從此關西夫子不數楊公姑臧詞宗又繼陰氏祈連之巘
金液化而鼎丹姜賴之墟海波恬而鹽紫

○重立平番令牛戾開新渠碑銘

管高密鬣河醜渠親藁筮以身禱姬公儲畜防止置匠遂爲官
司灑沈澹蓄安毗任土載興水利伊古重焉蓋鍾美豐物是爲
民功徹壅通埋不同隣壑此涇陽三白肇遠利於仁師鯨得干
金洎餘波於樂澶點黎流誣詎不偉哉平番允吾舊壤岡阜阻
深養女山前湛流久斷鄭伯津畔澗水已枯候天馬兮何之攬
泉龍而不見旱魃無備與草未除深識之儒每用感喟自我明
府之莅斯邑也深知地防首講水庸申畫徑術善相丘陵冒土
陳汜勝之書塢流倣河渠之志固已田正封洫人歌國僑矣而

鹹水河舊有蒹葭井距野狐城二十餘里爰濬疏之名曰新渠
謀及乃心捐斯清俸無王葑之助臂詎聞左之施金京兆之惠
渠氏樊豫州之長波姓賈實公引白浪曲折何妨強君通粵原
人畜以濟光祿特進世載其勲古史考功民享其利以今揆古
與廢者遲也殆有同符今夫醇醜者時也肥磽者地也利鈍者才也世尚趨
趨吏務奔競校案牘為精能勤催科而上考通蕩放手號曰嚴
明翔實首公斥其庸妄誰則如何敵之修嗣陽嫉彼文俗鮑昱
之作石洫臻之富饒乎即或不安諄諉庶覲猷為既櫛沐於雨
風復披戴夫星月溝洫未達怪泉水之不肥灌溉不時慮石田

之難孰誰則理商顏之積岸通井而穿龍處豐州之窮邊浚渠
以降雨乎又或民瘼關心幹翻無力狐疑寡斷築室同謀未審
利害旋棄陵陽徒飾聲名冀開谷口誰則導蠻水於木里利食
灌田立鉗盧之石門約遵均水乎明府處掣肘之時管烏鹵之
地卒竣乃揆程之事展其宏濟之才凡屬有司可以興矣吾觀
叔敖灌雩婁川谷導宣李父鑿離隄疆里綺繡史起浚漳而魏
富堤固千年鄭國引溼而秦疆鐘收一畝自時厥後音塵缺然
明府勤卹民隱培植壻原步學二友早熟山經鑿似五丁直窮
水脈今也彌望遙田連屬畎澮絲來榛荆之所咸為膏腴之鄉

誰之澤歟舊有碑其詞浮俚不足以詡揚盛德鄉人士丐余文以述之明府牛姓名運震字階平山東兗州府滋陽縣人雍正癸丑進士尹此邑二年以疾去嗟乎姚武功宰相之才乃任庠劇仇季智鄉里所仰尊在簿書然孔門諸生以蒲莒單父著徽東漢循吏以交阯九真報功某豚流牽絲未立水約蘭峰主講輒滌典型侯罷官掌教蘭山用感南陽思召父之謠元康樹劉靖之碣追攄實政傳示方來系以銘曰

陂官湖官久不設西北荒田堅如鐵不苦水滂苦旱熱侯與古賢同一轍壤沃稼茂民驩悅我之思之中心噓

皇清誥授奉直大夫刑部湖廣司主事雲樵張公墓誌銘

粵聞性真不滑者長養無累之神學術得根者克存有覺之體蓋緇塵軒輊非靖真無以定羸乎圭璧身心非藻厲莫由成峻潔歷觀曩詰博診時賢無忝此語者其惟雲樵先生乎君諱述燕字雲樵又字友蘇長安縣人也天上星精人間日采瑤源湖於鵲印葉語演自金鉤上世穆行著在郡志不復翮縷矣厥考拱辰太翁字星臣附貢生生子二人君其伯也趨庭之鯉幼即聞詩荷戟之烏童而擬易穿牆嗜古下帷覃思凡汲冢竹編魯宮漆簡莫不數螺於仇列宿於胸雖幼權之日誦千言孺之

默識三篋無以逾之若其眷戀庭闈順承意志樂其心則文強
扇枕察其色則叔異孺嘯而乃詠棣華於鄂不顧荆樹而陰合
姜肱共被季氏亦嘉遜遺榮孔奮分糧仲君復通經尚志是其
竭情盡性有難蹤者夫浮筠之璧韞山而氣早騰虹團鞠之乘
咫尺而神已逐電君以雋上之才淹通之識搖毫綺繡發韻宮
商當代名流翕然崇尚爰以暨歲卽補博士弟子員食廩餼膺
優貢飛聲槐市溢譽鴻都平子咸仰學宗長賓倬號魁士遂於
甲寅
恩科登賢書越嘉慶己未科成進士

殿試二甲朝考第一為庶吉士仲舒對策抉奧旨於天人公孫
進言作治民之龜鑑遂乃木天翔步得奇聞於黃龍芸館校書
預奏議於白虎迨辛酉年散館奉

旨改授刑部主事簽分山東司行走效雋氏之平反追于公之
寬恕持丹筆而泣秋讞無冤拊赤衣而哀畫斷有準此則本明
允之念為敬公之行者也既而李太宜人有疾卽請急返里眎
藥餌滌厠踰長魚吮癰左右不離君仲嘗歔飲食必謹無何寒
泉咽響顛顛消形其至性良足尚矣洎戊辰之春仍赴刑部改
分湖廣司行走以春秋決獄事比有書以繩墨活人雜履知恥

己巳正月恭遇

覃恩為星臣太翁暨李太孺人請五品

誥命雖養堂未築昕夕疚懷而

皇綸式賁歿存榮感維時星臣太翁年邁多疾君又請假旋鄉而仲氏述郇候補江西知縣亦回籍侍養晨羞夕膳馨潔於蘭前舞後歌娛弄夫鳥續梁元孝德之傳補東生色柔之詩樂可知也既而星臣太翁殂謝哀痛之情瘡毀之貌蕭濟以比曾閔傳予謂之荀何信無愧焉惟君受性剛鯁不喜摸蘇結交青松心而不面砥行碧石澀而不淄而又節提後進愛好英奇倚觚

聽經載酒問字蒙其指授則蹇足變為籥雲承其吹噓則鉛力化為割玉時復臨池染練聖是漢芝噴墨濡頭顛乃唐旭可謂儒林之標準關輔之儀型矣不料厄遇張軫魂歸梁父締謳咽苦薤露光晞邁疾於道光二年六月初七日不起得年六十又一按於道光三年某月某日葬長安縣之集原禮也郭林宗之角巾髻髻如在楊伯起之大鳥依稀來飛子二汝棹汝弼或游鬢序或世縹緗驥子睨雲鳳毛洗日悲松門之永闕痛萬里之不歸焉余製文銘以紀實其詞曰

風雲兮聚散日月兮盈虛舟壑兮默運腥羶兮爭趨君獨厲兮

高邁遊游心兮太初中如止水兮外如浮雲貌如植鱗兮言如
吹斲風規長在兮不沫恨不呼降兮靈氛

〇〇
教授文林郎四川銅梁縣知縣鏡泉呂君墓誌銘

嗚乎余忍銘吾友哉天降鞠凶同為鮮恤風樹傷懷哀毀骨立

何來二豎竊處膏肓加以厲氣害善傷良殲我荀覲殺我皋魚

茫茫帝緝神理竟虛余何忍銘吾友哉君之舉於鄉也為乾隆

壬子其登嘉慶己未科進士與余為同榜又同官於蜀為知縣

其悉君行事莫若余詳者又烏敢以不文辭初君銓選得重慶

府屬銅梁縣其地幅幘遼濶山川險阻民風狙譎悍盤好訟胥

吏因緣為奸翫法無忌而天星橋空穀樹三交場諸處囑匪如

麻為川東逋逃藪號稱難治君下車待百姓以誠待吏役以信

日坐堂皇諄諄開導久之治化大行訟牒漸稀賊竄他境而省垣候補者垂涎此缺妄以為脂膏邑日夜煤梯而君以調關差去任矣。揭曉畢栖遲錦官殆逾半載始得返駕而鑽穴私人駢肩接跡而君又以買點鉛去任矣。差竣旋邑席未暇暖而君又以署會理州去任矣。州與滇南永北廳為界連峯造天夸種蠶聚水土惡饒歧尾蛇山富瘴毒蒞斯土者往往嚇蠻取財物傭不事事而流民多侵踞夸山鑿巖截壑牟銅鐵利又放責諸佃厚息剝取之久不能償則據其田土室廬甚則算妻女以為抵夸既貧或以土地外售則又故輕其價兜之夸之積怨者久矣。

君抵任驅逐流民毋得入夸地又檄各土司令夸人毋得以田土私賣昔之疆占者俾流民還之賤賣者俾夸人贖之而苾部大悅然曩署此州者甫一歲即得替去君在瘠區三年乃却責余以伉直為人傾軋宜也。君接物煦煦無賢愚皆容納數為人稠藪何哉。是時君宦興蘭珊已著歸田賦且值十年俸滿引見期資斧無措決意投簪矣會制軍蔣礪堂先生至廉君治行重之將薦於朝君感之思有所表見以報知己諸同人共貸之金乃北上及旋即署直隸州邛州篆余時署大足縣事而本任趙君時以唐仁德劫案將屆四參限部議飭回本缺大府乃委

余署銅梁銜絲舊章幸無隕越然余特精察民不敢欺未能及君之樸誠民不忍欺也旋余調入簾部議又以君劫案叅限至飭回本任余乃承檄署南溪縣事君至省制軍札委署成都縣方踰月仍回任余在南溪甫匝月即丁先大夫憂君抵銅梁未一年亦即罹繼母梁太孺人大故先後歸里運之蹇阨何其同耶君貌雄偉大聲音鬢鬚如戟能飲酒至數石不醉質樸不修威儀與人交澀肝灑膈無纖毫綠飾性又廉儉不妄取民特以札調紛紜終年道塗夫馬之費耗損不貲又權攝之員搏拏善攫谿壑既盈詭作虧短陷君賠補_亦數盈萬君不校也歸

而囊橐蕭然無以為家計見諸弟力田作勞憫之戴草笠行烈日中送耕者饁遂受酷暑而痢作余念時疫盛行衝泥往視見腹彭亨然君言服寒劑致此近稍痊思飲食矣余以君體氣素壯當漸瘳不料其竟不起也嗚乎君諱清字鏡泉一字時山父

陝西長安縣人

諱應熊太學生母徐氏皆先卒以君之官逢覃恩受封贈同母弟三人君為長次浩澧異母弟五人若濂深潤澍妻元配李氏繼娶沈氏_又繼娶王氏王氏生子三蔭耕蔭梅蔭社女四君生於乾隆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某時以道光元年十月初九日辰時卒得年五十有八將以道光二年某月

某日某時安葬新塋濂深等率子蔭柙為銘文以余備知君之行實也而余深悲君之不克大竟其用以沒世也又何忍不銘於是銘曰

土神智水神信君篤厚尤明慎作吏來墨綬印已嶽深浩江曲
羈生虎撲噬毒君治之無婦哭焚理人號神父老婆心塾師語
城逃狐社走鼠何人斯怒君直朝移東莫徙北年復年風塵色
君之貧實由此吁彼哉以官市君仰天大笑耳所嗟今吏治廢
道未學民何愛安得君數百輩付以民布郡縣飢為飼暘為扇
十數年濛風變志未申奄就未繅之衣淚痕漉天何心痛余腹

○呂文占先生繼配梁太孺人墓誌銘

嘉慶二十四年十一月三謝署南谿縣篆 先大夫在籍棄養抱
痛於二十四年三月返里營窆安畢僑寓關中是年十一月銅
梁縣知縣同年呂清丁繼母梁太孺人艱於道光元年四月抵
家謝詣弔之涉數月聞其病往視之伏牀雪涕以太孺人誌銘
為請謝諾歸人尚未濡筆也而君之訃至矣烏乎敢不縷紀其
實以負亡友託謹按狀太孺人梁氏山西介休縣籍父福志母
詹氏年十七歸我年伯文占先生性情婉嫵容止幽閒無疾言
忤色宗鄙重之其事尊章也酒漿必潔廁踰必親雞鳴而起

薦鄭媿之點心月出之光熟盧家之饅首忘其寒暑勤斯組紉
可謂恪孝矣維時文占先生方以太學生焯掌讀書奮志秋賦
太孺人^即續燈孟晉淪葑泮桓鄙牛衣之泣勸仲卿以激昂斷
蠶織之絲戒樂羊之曠廢其志識何明達也泉文占先生歿先
徐太孺人之三子清浩澧與所生之四子濂深潤澍所以撫育
之者慈愛均一焉嗟乎閔損能賢失轡而衣蘆絮伯奇至孝采^履
^霜而歌履霜昔人致嘅於不造者何多也太孺人儀鴉鳩之降
桑其心如結恩鴉鳩之毀室予口卒痛故其子咸皆束修自立
豔豔閭閻信無愧於母儀者乎時則長君清知四川銅梁縣已

山白雲每悵望於親舍涪江碧水仍間隔於瀉池屢駕潘岳之
輿頗寄孟宗之鮓太孺人春戀桑梓疑怯閭棧在家督家政焉
張緬之親不入官府崔實之母切訓臨民故吾友循良自厲縣
廷部戴釜之魚邵蜀州兼金之布為蔣礪堂制軍所甄拔先是
嘉慶十三年逢

覃恩徐太孺人暨太孺人均膺

榮封虞潭養堂雖有待於興築而謹母閨範實堪述於彤編也
已太孺人以乾隆某年某月某日生以道光改元未踰年之十
一月初七日遘疾卒於道光二年某月某日祔葬於某鄉之某

原謹為之銘曰

松摧兮柏謝鳳靡兮鸞訛捐珮玦兮不見尋我特兮修羅幸多
子兮翼翼紹防臨之繩墨滂澆滂灑有時湮淑德懿行示此刻

○ 誥封張母郭恭人墓志銘

昔中壘傳列女多取柔嘉宣城紀婦宗不專節烈可知蘭閨令
範在凜三從柘館淑儀必全四德矣繫惟郭恭人者四川直隸
忠州知州

欽加知府銜張君星煒之配前明大司馬良之孫女九品職應
元之長女也汾陽之裔有大家風堅伯之苗率正直性自于歸
以後斗南^君先生膺鄉舉從楊子安學于同州太守署仲瑗宦達
仍師康成根矩好游不問產業恭人則事李太恭人有加焉奉
匱承盟不俟雞鳴折枝滌踰弗假臧獲時復挑魚鐙而紡績書

課驕兒對瞻月而杵碓裳寄夫子時斗南先生奉挑以知縣用
即迎馨圃太翁入蜀恭人則奉丁太恭人居馬棧雲萬疊腸
斷嗁暖錦灑千重夢縈已字雖孟宗寄鮓時有魚來而曾妻蒸
梨不聞狗叱其事姑能謹也如此既而侍丁太恭人之任時斗
南先生權篆壁山賢能日著歷任德陽大壺鹽源閬憲境內盜
守遺金易于封中民知買犢蓋恭人內助之力為多楊敞之妻
能決大議辛毗之婦善用奇謀既而斗南先生擢知蓬州教匪
滋事賴防禦有備勦撫兼施黃巾猖獗畏皇甫之威青犢陸梁
憚子幹之怒大帥器之遂檄往軍中司團練事宜葛洪書生最

石之蓋無

能殺賊鄧禹文學儘多戰功時恭人侍丁太恭人病寓順慶府
王尊叱馭椿蘭聞而情傷史慈荷戈鶴髮勉而生疾恭人則自
醫藥以至含殮靡不中礼焉養堂雖築虞潭抱疚于呼皋泉室
已瞑饒娥泣血于薦俎是其至性良有過人者會軍務需才斗
南先生以奪情留川事竣

欽加知府銜補直隸州忠州子為坦等乃逐恭人至署蜀錦雖
粵祇服阿錫羊脂甚美僅餐藿葵其儉樸又如此也樂羊之配
力賜于杼機梁鴻之儀心枯于井臼因以氣血之虧遂致痰嗽
之厥子為塏以州同職効力湖南苗疆聞其草也即乞假星赴

猶冀速痊竟以不起嗚乎熊九何在霜壓慈篁荻宇猶存月懸
空鏡菴人生于乾隆辛未年九月初五日丑時卒于嘉慶丁卯
年正月二十六日寅時得年五十又七牛眠未卜暫依魄于先
姑烏日已撥乃埋骨于吉壤以道光某年某日葬菴人于等陰
縣東八里之東原坡祀也子四人長為塏增生捐州同職加捐
通判選授江西南昌府通判次為坦從九投効軍營留川候補
次為珠從九職銜次為塔先卒孫男四人長錦邑優庠生恭逢
道光三年

恩詔公舉孝廉方正為塏出次鐸邑庠生為坦出次鐸業儒次

鈺幼俱為珠出謹系之銘曰

先夫子而靡訛兮嘆厚夜之沈沈棄諸孤而徂謝兮想德音之
愔愔九原既不可作兮烏知夫生者之痛心

8

誥封忠德騎尉茂學李君墓誌銘

今

上之十二年封翁李君以疾卒將撰月日葬于北城其嗣子萬年持狀詣涼泣血請曰先人不幸溘逝矣其幽窆之石句于銘之以垂永久于其勿辭予曰諾謹按狀君秉性愿慤弱冠如成人里黨長者以遠大期之入塾讀書刻苦有慧解務窮奧窔爲文負奇氣不規規于萬繩宿儒爲之咋舌顧屢阮于童子試_{獨不}得游黌序乃慨然曰奚必青此衿而後榮吾親乎何如力田_{獨不}得奉旨乎遂弄篋帙秉篋劇與傭人雜作又以時溫清抑搔市

鮮薦馨以博二老歡後復為懋遷計奇贏逐什一之利家用是
阜尤友愛二弟推多取少無稍斷斷夫好貨財私妻子習俗猥
薄之風比比皆然君則矯之蓋其敦篤雍睦自性始也會以子
貴遇

覃恩誥封為忝德騎尉

命下之日戚友軒輦赴賀咸以為茂德之所致君則嘆然如不
勝顧萬年曰吾家夙寒微汝幸受

國恩當思所以報稱毋或勒情以速官謗戚友咸頌之蓋君之

識大體也如此君諱芴字茂榮於嘉慶丁卯年四月二十四日

原人

加字人亦
字補入

卒距生于乾隆己未年六月二十三日高年六十有八娶梁氏

無子又娶張氏王氏皆先君卒張氏生子一即萬年現任督標

前營守備王氏生子二萬枝萬盈為之銘曰

自管孝子多為祿仕越三古後仕不可恃是以力田服賈養侍

何期嗣業隆隆誰起爰錫龍章以綏邇祉伊嗟山積亦曰哲萎

蠲德穆行鄰閭仰止泉室幽冥礪石莫擬惟此媿詞歷千百禩

誥授通議大夫廣西按察使司按察使程任齋墓誌銘

粵聞秉^質石信之賢者必不^質礪仁樹蔭帝之蹤者自能蔭樾蓋在

公禕隆本經術之弘涵抱德夷蘇卜根嗣之繇麻今于

任齋程君見之矣君名卓樑字肩宇号任齋晚自署兼山老人

系出新安篁墩之後子^質等著書曾受尼山之帛德樞通學爰履

司農之門涵其精苗源于謀甫先世自閔川京山而建昌遷居

宜黃盧愬徙靈昌鬱為望族席衡居漢上競說名宗君年十歲

厥考象春翁謝世王節信是孤兒面墻抱耻趙臺卿為狎子撤

裾著名母余太恭人愛其誠篤好學令隨表伯祖黃庸齋公太

周道祖之從子，年四姓，歟襟，韋德基，年師劉顯。原任所肄業方十二齡也。在撫千里，從師柴車，自御有若五更十事剖疑不寐，焯掌何辭。迨學業有成，歸田受業于鳳岡書院，黃進士汲

浪郭丹事公孫執蒲編，而見重彭宣。從張禹陪尊酒，以待言年

二十四補縣學弟子員，初翔雲路，謝超宗故有鳳龜馳譽章江。

作檄之年徐孺子能知月，邑耆宿丁公旭東一見器異，以女許焉。摯恂

之妻馬融，由于碩學郭瑀之席，劉兩是為快婿。乙亥應鄉試中

式弟十五舉人盧肇，奪錦標以歸邑，令媵箚，諶貢釋席帽而返。

富威墮，遂于己酉科會試中式九十四名殿試。

欽點主事，改即用知縣溫成，對策抉奧旨于天人，李菑進言作

治民之龜鑑，辛亥選湖南安福縣缺引。

見調貴州開泰縣，壬子到任，迎余太恭人，就養凡地方興除一

稟慈訓，鄭善果之護堂，聞明先而心懌，崔元暉之聖善，勛忠潔

以色歡而以運鉛，安速升都勻府丹江通判，時則楚氛不靖，黔水又

飛

上命大學士福康安征勦君委辦運糧米，君偕弟卓柱同往塞，蠶

役之弊，竇聯客民以親書，數月之間，軍儲委積，岑述之饑，漢中

舞李平以掣肘，桃豹之饋，譙郡遇支當而飛芻，已而南籠狎苗

茲事奉上官檄，召募鄉勇，催弁官前進青羌果，剛早熟，龜環之地

白芳精銳善演魚復之圖遂解永豐州之圍總理一路勦撫事

徹宵不寐者七閱月甲冑蟻蝨沈文秀李襲譽未辭勤勞餐宿米霜段

紀明實耐辛苦而于被脅者釋之陸梁者招之黠者旌功牌以

消其逆謀愚者充夫役以贍其口食故間興霸之鈴聲不敢咳

唾嗅簡輿之執鼻願歸農桑也廣順州舊無城奉馮巡撫光熊

檄偕州牧築卡守禦立釣魚之城丹璣画灰以審勢築遮虜之

障博德馳馬以臨戎既而制軍勅保翼長常明奉

旨由四川帶兵至暫駐安南君乃繪圖上之大府以為然檄君

守壩陽以衛廣順等州有王罷喬轉執趙青雀聞之而返合肥礪敵有韋虎

魏中山托跋見之而驚方賊魏之劫雞場打扒關也副將王格畏不敢

發君即帶兵四十名前進鎗斃賊首數人葛洪書生竟奮矛以

殺賊鄧禹文學乃被羽而殲渠君偵知近寨之苗不樂從逆莫

如散其黨羽乃可用兵遂以二十騎至木廠招降李連成等与

之同攻禽大頭目數十以獻遂復壩場昔韋南康之取松州用

降人為鄉導俟盧敵之蹙弥射因敵詞以成功有如此也厥後

洞洒之役永豐解圍歷捧鮓魯貢諸嶺險阻異常王尊過中劫坂

叱御而氣弥豪士季踰陰平褒壇而志更銳大帥錄其功奏

賞戴藍翎前已升授普安州知州嗣又擢遊薦台拱同知檄委

賞戴藍翎前已升授普安州知州嗣又擢遊薦台拱同知檄委

署興義府篆辦理善後事諭苗民各耕附近田土給照為永業
龔遂治勃海佩犢者賣劍以賣張網牧廣陵負嵎者播琴而磨
蜃奉

旨換戴花翎補黎平府知府又以銅仁石峴苗白老寅等倡亂
巡撫伊桑阿檄君督勦所以安難民靖餘孽者極周至枕席過
師趙充國老于軍事刁斗撤響唐休璟善為權謀遂調貴陽首
府升糧儲道丁母艱歸服闋赴部候選直隸總督請

旨揀發道府吏部以名上奉

命馳至保定時滑賊肆逆勢甚猖獗君奉署總督章煦檄彈壓
景德二州故城等處地方緝獲賊目李盛德劉坤宿元談劉功
宋杼甲等數十人威明龕黃巾天地人之將軍皆殪耿弁攻青
犢東南北之苦哂咸殲乙亥冬奉

旨補授大順廣兵備道旋兼署清道篆

仁宗睿皇帝駐驛之次問直隸總督那彥成曰大名道程卓樑

何以未見奏云卓樑目近視行止不便是以未令來差孔季彥
之聲名早熟童穉韋孟達之姓氏久徹宸聰旋奉

旨授廣西按察使詣盤山

行在蒙

召見

溫諭有加

庭從四日

思賞食物三次即赴任懸肺石以達民何敞理鵠亭之獄

縫采

純以弭盜虞謝展錯節之威洎署布政使自揣年衰稟總督

奏請開缺權寵方隆王晞凜熟官之懼冲恬思暹曼容深解職

之歡而以失察屬員遲補虧缺奉

旨以五品休致又以同官未協

欽差刑部侍郎文孚鞠訊請

旨軍臺効力

君思似海子幹願荷戈長驅臣罪如山近年敢匿影逃避子文

綸等以君在黔兩次帶傷得有宿疾不能徃措繳臺費免戍奉

旨釋回原籍寂莫林園是孔苞省過之日婆娑猷畝為庚亥悔

辜之秋愆邑旱鼻宰画策而飢者得食杜密不隱情惜已豈是

寒蟬申屠因樹屋讀書亦救緹王繼乃主鳳岡書院造士有法

獲雋多人鄭北海之經學傳汜閣与吳模和令公之文章鄙香

奩与金屑盖自是而君已老矣自作生壙殆預占委化之期爰

以庚寅年三月微疾不起嗟乎君之才能李普濟之入粗入細

君之事業尹翁歸之能也。能文赫赫在人耳目矣。而其內行脩
備尤有可言者。其事父母也。汝郁真情。伺疾病而不食。女慶至
性滌滌。而即安其睦。兄弟也。裴安祖讀鹿鳴。不先下箸。姜伯
淮其大被未嘗暫離晨韻。平仲鑿楹之言。傳于壤子。范喬年貽硯之
訓。示于蘭孫。蓋其淳懿如此也。君生于乾隆辛未閏五月十七
日寅時。卒于道光庚寅三月十三日壽享年八十德紀配丁淑人
先卒子五人。文綸。文紹。文綬。文達。文遠。咸傳家業。接踵公沙之
龍。各蓄文才。連枝燕山之桂。悲松門之永闕。苦咽緋謳。痛蒿里
之不歸。哀流薤露。以某月某日葬君于某原。凡也。余与君落岑

氣合金石情堅。回憶鐵鑄譚經班尹陶陶闕闕于永夜。銀缸覓句皮

陸款款頹頹于終宵。而又同官為寮。因緣獲譴。失馬塞翁。安知非福

折臂陶叟。翻得永年。想秀峯白鶴之花。難禁老淚。拊化臺黃腸
之版。彘錄偉功。系以銘曰

休父瑤源。元岑潤葉。兵謀縱橫。書林漁獵。早擢巍科。爰縮符帖

女嬪遐方。惠風扇筴。忽起長蛇。血人于牙。募士戴鷓。唱籌量沙

網開三畫。放丞走麇。銜貫一條。檄蜀諭巴。游晉雄階。克舒壯志

風順毛豐。波高舟駛。觀察畿南。又控戎戎。既獲赤着。旋翕白鼻

皇旌其庸。司臬粵西。春秋決獄。草纓含悽。持毫秉燭。抱兒顧妻

如仁盛吉比慈莫題遼陽之謫豈曰不意箭瘢滿身風霜異地
乃以錢贖遂荷

環賜優游林承泉感激蔭庇良策救荒邑少牂羊善誘教士梧栖

鸞凰古之少師規則攸章穆行雨澤蠲德蘭湯君今逝矣誰併

予美天上黃星人間綠耳佞指屈軼邪觸獬豸陽如之何光陰

黃髯牛眠地吉馬鬣封崇鴻聲于外鰭植在中靈脩何怨坐裕

無窮我銘石何慚蔡邕

夫姑繇巨木枝蔭九州星宿洪源流逕萬里是其比覆者廣四
○誥授朝議大夫即用員外郎雲屏晁君墓誌銘
正統八年三月...

夫姑繇巨木枝蔭九州星宿洪源流逕萬里是其比覆者廣四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照猶遜其餘光漸漬者深三洲難言夫下潤况乃鵠乎其慮里
邨被拚躄之仁鶯然有文執林推甄綜之學豈非表方之檠楬
正景之儀圭乎若我雲屏有可述焉君氏晁名疑福字箕五又
字雲屏西安府咸寧縣人襄平世業潁水名宗家藏博士之書
圖雷太史之術令真從掾位克贊郡朝產伯典功曹董治邨商
載稽往牒可以前知君曾祖鑑伯祖茂林祖盛林皆舍光隱耀
抱蜀守孱薰其德而善良多人飲其和而報稱何日君父陞由
弟子員援例爲員外郎濯翼清流褰衣高岳踰規遵萬門律嚴
於朝科愛眾親仁庭誥播爲家訓咸贈祖若考爲朝議大夫君
嫡母周恭人庶母尤氏生君弟迎福迎福嗣伯父坤後君幼

而愴定長卽端莊六歲就外傳誦管不輟解結能通辨黃初之
鐘尊親若失識琅邪之稻人客咸驚年十九入縣庠觥觥一角
長麗九苞吟詩則擊鉢立成揮翰則屈釵如意坐多名士校勘
壁中之經會集高賢商榷瓠裏之史識者謂學堅文富問舍不
窮於竈馱風順毛豐騫騰定傳於雲路不意制鐘寶劍逢薛燭
而斂銜團翔神駒遇孫陽而躡足兩被鸚薦三歎珠遺士類惜
之若其惠心有字高情不倦發雙弓之米黔婁昇旌日俱蘇分
重裝之衣伯桃昇羊角昏暝散赤仄而婚葬舉何待假斗水于
藍河頒青粳而疾病愈無須祈上池于扁鵲而且葺書院昇學
署巾儒則橫卷精廬脩道路昇橋梁塗旅亦翔游莫夜具勤施

嗜善有如此者方君之少也伯父遙室王孺人實撫養之君永懷咻嚶默念顯揚以孺人守節為請

旨得旌又以弟官請

封為恭人周周之鳥依老樹而聲哀習習之魚戀回淵而沫煦慈母如母敢忘苔岫之文緣情竭情未倍直相之制先是君以捐脩石路各工大府上聞奉

旨賞直隸州州同銜為生母尤氏請

封為宜人旋以守節合例呈請奉

旨旌表又以員外郎官晉封恭人叨勞聖善棘心激響于寒泉樹背芳護蓬首誰容于膏沐欣

龍章之乍錫我儀瞑目于泉臺盼

鳳誥之遙頒史氏揚徽于彤管君之孝思不墮也又如此何期遺風駿足莫遂籟雲吞海脩鱗竟難縱壑鵬在梁而誼忘鶴棲

宇而鉅隕以微疾于道光十一年九月

日溘逝得年二十

有八嗟乎王脩之雖不永年終為逸品郭奉先竟鬱壯志豈非奇才赴召玉樓長吉之龐翁如在修文午夜顏氏之重瞳可思妻傅氏為候選布政司理問傅繼志公次女子葆源契于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葬於北池頭祖塋禮也弟迎福常棣情深鶴令誼篤悲松門之將闕悵蒿里之不歸再世為期聯牀共聽夫風雨精靈不沫奕禩應託于藻筆謁余為銘藉以紀實其辭曰

歲司鳩羽桓寬所言君乎推解信砥仁敦墮會養翮涸鮒游鱗
彼嬾泳者滑性膠真惟木有風惟石有火恩斯勤斯顧我復我
何以報之心焉寸草以茲松操賁乃鸞藻所嗟偉抱未獲展施
珠沈玉碎蘭折蕙萎欲詔巫陽彼蒼茫茫遮須有國其樂襄羊
余也不佞每嘆掉磬愛君穆行得之目證今則云止頌儀弗見
陵谷可遷金石不變

〇〇 止姬謝氏墓誌銘

姬氏謝貴州貴筑縣籍嘉慶癸亥冬余解玉屏組返里姬始歸
余時方十歲性聰慧稍長工鍼黹善烹飪佐冢婦承 堂上
歡昕夕維謹楊孺人沒代鞠子女備極慈良癸酉春余令蜀屏
山侍板輿至署年已二十乃侍巾櫛凡內政均付之艷艷有條
每處糾紛更能從容不迫屢生子不育私嘗痛悼庚辰秋丁
先大夫艱返鄉理窀穸眷屬僑陝姬規畫內外事劃如也今道
光壬午春患咳嗽內熱醫診曰虛勞藥之余還鄉釋服四月旋
猶能步履夏酷暑姬善靜攝幸平安立秋後漸思飲食竊喜可

就瘞也儵變癘似二豎作厲者延至八月初九日辰時溘逝嗚乎傷已于是銘曰

胡天畀之才德而不豐以壽劬錄二十餘年終焉餘暇造藥石無靈因逢俞傲視天夢夢兮烏知夜昇晝

8 亾兒阿多墓銘

○ 兒生于嘉慶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以暑痢殤于二
○ 十五年七月十九日卜葬于長安小雁塔前園隙地時
○ 道光改元未踰年之十月初二日也

邗張而若穎秀而聰何命之監胞不克世以雄於序尔其蛻禘
祿朋靈妙游戲霄霓不然辭錄事尋玉環仍侍吾顏

墓表

誌

祝文

銘

祭文

贊

頌
誌

責文

吊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諱贈奉直大夫晉贈中憲大夫江西建昌府知府拔貢生王西園先生墓表

嗚呼此吾西園先生之佳城也先生以碩學穆行既於運未克章達以裸其才卒育良嗣為國宣勞榮膺

褒贈含笑黃壚傳所謂有德者必有報其謀然乎先生諱繼謨字丕文又字西園昆季二人序為伯繼世父敬宗公嗣世父母即世早不及養所恪奉者本生父母也性至孝侍膝下先意察色盡力樂心夔夔孜孜二老欣然與弟允若甚友愛翁和無間共被分甘怡怡如也顧嗜讀書焚膏映雪研精不勌嘗詣郡豐

登書院從周蓮谿先生學先生雅重之謂曰子文有根祇氣體
淵茂^大利器也^異日必提自入庠後益攻苦凡經史諸子百家之
書皆手鈔之提要鉤元畧不少輟四方知名之士咸樂與數程
嘗以歲時抵舍縱譚今古人文酒酣耳熱賦詩言志輒數日不
去而韓城王惺園相國華州王檢齋司寇尤以文章相知好名
在伯仲^之間二公既顯貴先生獨艱於遇庚辰秋闈業中額矣
^而以^第三^藝微疵見遺後壬午薦不售癸酉選拔貢乙酉復薦
仍擯落自此侍養高堂不復遠出館鄰邨呂氏宅生徒日^益進
復時時溫尋舊業丙戌遭父喪哀毀幾損性飾終之禮慎密周

詳明年戊子先生以降服服闋勉赴秋賦猶冀獲雋以慰親心
於^九原詎喪父之後繼丁母憂痛鉅創深而成劇疾遂以不起
厥配党恭人生子二長夢蘭次楠方孩提而党恭人歿續娶張
太恭人大荔^之名族也幼端淑通曉大義年十七于歸相夫以
敬事尊章恭順治家勤儉撫前子如已出越七年而庭華生又
數年而先生捐館舍太恭人願嫖嫖環侍義不可以徒殉也乃
躬自刻苦勗其子以力學脩脯膏火之需屢脫簪珥以給之叔
氏不善持籌售良田過半有勸以分析可少留先人遺業者太
恭人泣謂諸子曰我家十餘年來一門和睦築里無嫌姪子女

皆我所平日撫視者一旦各嬰情實不忍且非汝父心若則同
苦耳汝等果能奮志讀書出人頭地則我願足矣厥後庭華食
芹舉甲寅鄉試己未春闈成進士分隸兵部觀政恭逢
慶典

誥贈先生為奉直大夫恭人為太宜人旋太恭人就養京師督
理家政端緒艷如以楠歿遂返里勤劬瑣務如曩時癸亥甲子
歲連歉邨人多鬻妻子以謀旦夕者太恭人則給與升斗履其事
俾天婦母子仍完聚丙寅以後大飢斗米千餘錢有司設粥廠救
荒並諭紳民有力者隨地施粥太恭人數以銀米付邨東粥廠

全活者無算大吏旌其門庭華補職方司主事太恭人以書戒
之曰為官須勤慎供職不可躁進有失士君子品又曰官想不
貧便非好官薦紳大夫聞者咸嘆息以為知大體既而庭華洊
升員外郎中遷御史授江西建昌府知府循聲遐播豈非太恭
人勸教之驗乎乃遽於嘉慶九月卒祔葬西園先生之塋嗟夫
士君子含和蘊璞宜乎騰驤于時出所學以理物乃竟蹇偃不
偶賈志以終詎不賴有賢子孫哉先生雖沉淪而庭華能象賢
以顯揚此天之所以報潛德也余故揭其梗槩以表之于阡

○○ 贈朝議大夫允若王君墓表

王君諱某字允若現任直隸保定府知府庭華之叔父也賦性
恂謹幼從其兄西園先生學循循規矩奉若嚴師繼而從豐登
書院山長蓮谿周先生受業先生器重之曰爾與兄聯躋也拾
青紫何難當是時厥考翁年邁食指浩繁歲入不敷君慨然曰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今父劬錄子乃窳逸情何以堪於是屏當
瑣銳以計斫術跋涉吳越獲有贏餘以奉甘旨而西園先生亦
得以專壹於學不紛其志書曰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
慶君之謂也既而父母先後謝世君哀毀柴立自舍殮至緇謳

竭情盡禮論者躉之其事兄也因心篤慶孔懷急難不啻如事
父焉亡何西園先生歿遺孤弱小君鞠育恩勤同於所生時誠
之曰余家自先世以來耕讀為業列爵序者代不乏人汝父雖
以選貢終而有聞於時遠邇景仰今家道淪替余自肩承汝等
其益孟晉於學無以家事縈慮以故子姪皆敦厲不敢逋蕩夢
蘭入庠有聲庭華捷南宮皆君督責之所致也在昔漢世盧毓
二兄喪亡養育孤子以學行稱魏之山偉元亡撫寡訓孤恩義
甚篤不私產業君之制行庶幾似之且性好施身遇里鄙貧困
不吝罄囊之次嘗曰吾先世如此安可及余身而廢之其篤厚

也如此君既卒歲在丁丑庭華蒙

恩簡放江西建昌府知府恭逢

萬壽覃恩乃呈請

馳贈君朝議大夫君妻李氏馳贈恭人所以報君教養者至矣
而庭華猶時時念之若歎於懷者余以為君之行誼是可表也
遂摭實書之以為世勸

〇〇 誥封承德騎尉茂萼李君墓表

君諱芎字茂萼陝西鳳翔府岐山縣人李姓祖賓有隱德不仕
父文徵業農以長者稱于鄉里君幼而岐嶷不好弄讀書穎悟
有慧心時出一解爲宿儒之所未及塾師甚器之洎童子試屢
躓顧爲文益竒卒艱于一遇乃棄去嘆曰經明行脩博上第服
官食祿天庾以遂顯揚學人之志也即不能從事南巡塗足沾
體雖則劬勞常依膝下奉薦滫瀡古之人有行之者吾何必爲
腐儒乎遂服耜課晴雨不辭夏畦之病時市甘鮮以頤二人親
族稱焉嘉慶八年以子貴

勅封爲孝德騎尉戚黨赴賀咸以爲茂德之所致君則嘆然顧
萬年曰吾家世寒微今得蒙

朝廷恩汝其祇敬厥職無負

國以爲鄉閭羞以故萬年服官謹操守不妄取充矜恤士卒戎
行多謳歌之所友多知名士蓋皆稟君之訓也君有弟二仲曰
秀梅次曰煥梅君愛之甚飲殮與俱不忍須臾離雖姜肱共被
不是逾也于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以微疾易箒距生于乾隆
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高年六十有八娶梁氏無子次娶張氏再
娶王氏皆先君卒張氏生子一卽萬年現任督標前營守備王

氏生子二萬枝萬盈系以詞曰

惟君德罔不以揚知君後嗣必保大以昌予謹書其文于墓石
之陽曰時李君之藏

○楊母原太宜人誄 有序

維道光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楊母原太宜人卒于京邸春秋八十有一此我工部主事維楨之賢母也嗚呼哀哉天姥峯摧樹蕭蕭而實葉皇媯石裂月黯黯而淪輝望碧海以無歸剪香芝術登青廬而皋復屬續何時小別鄉園隴雲飛而不落暫游京國孤鶴去而不還千里渭流波咽秦關之渡三秋嶽色霜凋玉女之蓮此所以腸斷玉脩鄰人于焉罷社形銷吳隱韓母且為動容也繫觀柔嘉維則淑慎其儀譽滿盤匝躬采桑柘聲高璜瑤手擷蘋蘩折枝滌踰遵施衿結帨之戒浹盎饋食稟敦詩習

孔之風而乃鴻案能莊鹿車代輓弋鳧與雁循昧旦之儀荆釵
布席慕少君之志兼以課兒紹業遷里擇師中夜丸熊磬響與
書聲相和連朝晝煖炊煙共墨潘偕飛用能浴出鳳毛翔翼觚
稜之廟養成龍角濯鱗太液之池且也碧浪無私揉渴鮒于涸
轍黃花不怯飼墮烏于窮途分如雪之機絲東郭生有煖色捐
纜春之困粟北舍婦無苧容方期福與德道壽隨名永享曠亭
之笙鼓百歲為期餌鮑井之丹砂三春可報奈何璇源告竭玉
鏡長埋堂北凋萱榭南罷織虛聽鳳曲凝瑤席之香塵空薦藤
枝留筠奩之舊器可為哽結用作唁言為之誄曰

寒泉寂響大壑移舟風寒樹折日莫人愁粧臺永隔冥寂長休
嗚乎哀哉朝露晞晞浮雲宵散洛霧既沈賡發不滿金母窻扉
麻姑池館嗚乎哀哉音容髣髴手澤依稀馬誰剉薦線孰縫衣
汝郁無恃符表何依嗚乎哀哉粵山莫莫潼水瀰瀰白牛眠地
青烏筮時周官罷講我有謫詞嗚乎哀哉

○馬素軒貢士誄 有序

夫豪曹豈泥經折而益曜霜芒微尾流膏遭碎而猶騰虹氣何者萬辟千灌粵藻自繁五穀十區理字兼勝矧乃性情準諸律麻弗尚摸蘇禹昨得其柁繩未嘗踰萬而復聚沙老教縈帶草於不其仰屋著書集鷓鴣於講舍一旦塵霾蝨簡洞掩謨觴響穿蝸微視歸梁甫能不鬱懷填肌躑躅青鳥之墳悲緒盈衿衰衷丹旆之路哉繫惟素軒先生吾里之宿儒也志尚通亮操履約清秉德而不矜仁含酥又以砥信采蘭鄂棣歸歸於庭蘭斂衽整巾翬翬於戚爰經關狗曲化粉澤與橘櫟文造鳳樓姍疥

螟與封禩可不謂龍城之圭臬鹿塞之籠甄乎胡天不惠斯人
臣終醫失秦和星降張軫嗣屯虎豹夢尾龍蛇春秋五十又五
卒於嘉慶庚午歲乙酉月戊子日嗚呼古而無死曠節誰匪今
也則亡翼神欲表白者宛宛黃腸沈沈卅腐螢飛柘摧鶴去雌
鷺獨影雄劍停吟詎不哀哉為此譚文爰薦冥漠其辭曰
雪泥歎滅舟壑潛移茫茫吳緯億不能知辰禽激美黔婁偶稭
上下求索杳覩頌儀追仰芳規西國之紀汝郁承歡符表法時
苦性驅靈精心裡祀教子選楹誠姪畫虎祁彼學侶罔不達材
叩鐘鳴鼓雕宰鑄回沙穆蛾術檀敷鴻裁貽斯迷毅自遠方來
嗚呼哀哉德未暨天身何賈地葆真石震希怨墨智宜壽旗幢
竟鍛羽翅惜無震香不返仙轡谷水瀾瀾梯山峩峩秋聲咽樹
暝色擁蘿蒿里露溘兮序雲柁詰人逝矣勗如之何

何仲昭哀辭

嗟君幼秉此蘭石兮
羌中道而摧傷鬱鬱
美其未禠兮
中夏忽實天嚴霜憶講釋于
學圃兮
焯掌不辭其勞若
遂蜚聲于學舍
兮
旋負名于天府
莫鶚厲于秋霄兮
益函茹
于今古謂余幸著夫
先鞭兮
屢崇之以咨謀
既貽以秦漢之卷
袞兮
復誌以經術之源流
爰追騁于會鄭兮
又尋跡于程朱
理窟
入而經神來兮
象罔冥得其
珠何粟
命之不融兮
偕卜商以脩艾友
相盡其



彫華兮昆季悲吃其芝焚余并君有厚
望兮焉能禁淚之霏旌死者不可復作
兮亦徒慨俱止于人琴

8 誥封一品悼太夫人哀誄 代荅航河帥

式觀女聖婦宗坐桂馥奕母師媛憲作鏡坤儀
豈不以婉孌猶容焯昭彤管珩璜矩度榮膺
紫泥為足鐘邨比肩在盧接踵哉自俗習淥醜
競尚斧藻繞銘椒花便詆團扇方吟柳絮即笑
荷塘諳識有限未可稱才即蘇蕙織圖宛轉千
句韓蘭獻賤賞遇九重雖富辭章未貫經術若
宣文授學音究周官大衆入宮篇續漢史典訓能
通治源則昧彼元暉蒞政皆厲潔清善果識
刑鵬擇平允吏道克嫻心學莫喻夫介綏縣

上偕隱山致光索以已中安貧樂道雅操雖高罕聞
著述馬氏正方起居注孫奭淹雅裁書盈箱載
筆頗多權變何少臧孫柏木書釋同魚江乙候官
喻設盜布亦饒智計勤儉何遜居歎主猶績防乃注
稷子反金恥其貪冒雖席貴隆尚崇廉化乃知一端
自稚未許弘通全德斯臻允為美善矣猗惟悍太
夫人者河南知府某公之柘室南河總督某君之萱
堂也表裏清美緒理秀遠兼才似智游藝多能錦
雞之什則管靖之有魚也蘭閨之錄則班昭之烟誠也
護書之圖則伏女之授經也正始之集則左芬之編

也鶴背之方則鮑姑之蓄艾也軍書之箋則呂南之殿
雷也至于示守頴治河之訓無異敬姜之論相綜稟中
字避斧之書何殊智瑛之擘文象豈非定哀聖善
析理昭融陰教脩明內則純備者乎宜其有子
雄駿為國鼎臣

楓陞僊嘉黎儀景附歟何期姥峯推夢媿星實
暉瑤圃未枯暢亭鈿宋不櫛進士筆研塵封義
成夫人印綬采甄鳴乎哀哉爰摭誄文以志驂仰
其辭曰
楚茅精苗毗陵茂族降靈青島山歸字琴屋

孝事尊章慈憐婢僕相夫匪躬教子式穀奉
已則約施人斯博道路砥如橋梁此若忠廟關
仁祠廣廓傷力竭誠非邀福澤逢天之寵伯彊
游行長桑訪術貸季求生太陽六戊軒光八成
君年
憲簫勺斗極光明又工餘事詩情画意蓉湖微
有風月清媚桃園魚佩兒孫娛萃寓以寓懷
緹醴在窗鵲火无物商雲蔭人宜壽旗翼若木
恒春算錫白世祥來師親惟能砥信孰曰廉仁
存連獲縶姪並輪天胡不惠殲我賢母危荆誰
衣黔教誰親疇砥心蓬疇割肘極徒跪至馬徒傷

夜厚士也八能臣兮九德如此神禱何嫌中
學理設漢儒經則性定大秋慧參淨域萬
之情松柏之心竟不百年孰嗣徽音紅蓮返
白鵲棲林名騰汗簡德播瑤琴鳴字哀哉

潼關銘并序

嘉慶上章涖灘之皋月余假滿將入都因溽暑息車華山之麓
三峯造天芙蓉削出遙岷潼關鬱律崩劣偉哉洵百二之屏藩
也乃作銘曰

金天巨鎮百雉雄關潼流北激渭水西環南連太乙東壓首陽
黃河之水襟帶一方深谷無景坂沂黃卷墳湧女媧雙桺掣電
峭函以西此爲天險嬴氏宏開諸侯不來爰劉李世韓馬喧逐
延請精卒相亮制裁失此兵機蜀業以衰疇謂地利王公可弛
勇夫重閉誰干國紀岩岩形勝金湯作固匪親勿居惟德無敵

大清御寓四扇表途樓蘭部善隸我版圖蘭珍宛駿責我支膺
云何能然帝澤三無効銘劍閣錫石康衢

龍關樓銘

若水西徠繩波東注孫淹附流駛奔姦怒天作高山壁立江步
拒浪截濤屹然作固雄關岩堯拱峙麗巖浼窺銅瀨印眺瑤杓

鐘釁幾日瓦敗何朝烟塗檠折風路樂搖予宰馬湖壤接邪龍

左擔五尺鑿憶唐蒙探丸緝盜賣劍劭農漢息堂琅戈偃冬逢

鳩工砒石駿發斲栢面部開軒負巖樹碣極拂蜃雲阿留蟾魄

影攝楚魚鰲飛夏翟蜺棲椽藻鸞響角鈴崖壓蛟鱷壑撼雷霆

毗萌窺顛印翹邊聽永鎮三絳空裏五丁劍閣荃荃玉津崔崔

千里極目百尺雄才籌邊濡筆嘯月浮杯勒銘斫砢萬古莓苔

屏山東門外五里有龍關依山佩江勢極雄壯昔積敗宋作危日脩之

刻石為銘

〇〇 棧道銘

嘉慶歲在甲子余選天漢經歷棧道念其險為攻取之所由也爰作銘曰

惟天有日惟地有肺天或可梯地亦可戴秦北蜀南坤維則斷崇崖刺天覺騎阻軌天實不通繫誰鑿空竿橋縣度魚鳧蠶叢潢池通警梁渠舞景如虎負嵎嘯聚峻嶺天聲遠震六師霆迅山殲盡殪鷄冠懷印安得隕歎焚林焯焯蕩無藏疾泉露土恢爰鳩哀鴻以脈以望利埒金牛奚虞縶

〇〇 羅喉山銘

此山在銅梁縣東門外四里余署篆日新其軒鏡壁舊也

是是佳者何桀特哉二酉隱處五丁移來巴嶽拱揖計都奔趨

峯高日翳阨落雲扶衆折孱顏堪當良足凸路筭坐曾崖几曲

點黛巖青鋪霞蔚赤風息招奢煙生齒履育蟲桃竹秀石楠花

爭禽啁譟鬥蟻紛拏佛卧不醒〇仙醉無期〇靜如太古〇藹似新知〇

自有宇宙誰壽金石得間且游此地非僻繫我登臨遠望喟歎

麥積銘鐫瑋胸天笑



普照寺鐘銘

寺在蘭州府城東南昌創自唐貞觀間
即今大佛寺也鐘為金泰和時所鑄
重萬斤

貞觀古刹泰和洪鐘萬鈞樂重千歲塵封
蟠文在紐鳥篆蟠胸鼓延意匠見氏鑪鎔
騰光寶電銜火應龍窺來太乙作此大鑪
何年血鬻幾代落重霜辰韻亮月夜聲鴻
蒲牢鯨擊佛澤雷擬嚴城夢曉遠野心松
金徒漏短雞人唱慵焉逢仲夏御旅梵宮

摩抄進蠶瞻拜佛容朝夕熟聽自吐敬言龍
發人深省破我愁悵鉢敲響遙枕頰音通
雲壑九乳風送三峯重泉之磬周庭之庸
鸞翔翼二鼉作蓬二騫林闕寂震旦昭融
銘文新勒脂帝其宗

〇〇 顏子陋巷銘

蓬蒿沒徑犬吠不停兵者車稀
闕如郊垌獨處此心齋冥冥
風吹瓢響日照簞塵賴有度
較過從情親何來風雨有女娉
媵縮屋繼照柳下潔身朝歌在
卽曾莫之經所苦卓爾髮若積
齡偶然夜浴如對明神師欲居
夸與陋為鄰况以不敏聊樂我
貧賜室窺好宰寢畫新此焉栖
遲四時有春

○ 蘭木刀銘

○ 余宰蜀屏山以事赴成都有侯補通守楊君渙湖南人來
○ 訪探懷出一刀楯長四寸厚七分寬六分以骨為柄質似
○ 石羊肝色曰此木也可削銅鐵試之良然且曰君博物知
○ 是何木希為銘之鐫其背余曰此逸周書王會篇西南夸
○ 出之蘭木也觀孔晁注可信乃為銘曰
○ 石之質木之名削銅鐵冢無聲昔聞金克木今見木克金物理不
○ 可測吾將問林林

石研銘

中鴻塵逸墨池沈沈秋永壯遊青佩相隨醫心紫雲前盤石
梅房用鐵如見澤妃倚文抱素玉簪香時因露去有累以此
目今以指守黑以微靜者不新年其掩錄

金星石硯銘

金星石陰山璞割復磨光歷錄廿八宿羅胃腹

〇又

墨水果能有幾升慎毋點筆作飛蠅佐予鈔寫神仙傳活眼看
他夏作水

〇又

勿矜尔善文十六經都焚守黑尋予此五千言安云吁嗟老壽
者定屬陶泓君

8

又梅
石研銘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繫栗固之碧練兮而結綠之芳鄰
羌廉貞其厚重兮封萬石以爲君

○ 龍石研銘

噴墨雲成字雲煥章雲郎雲好樣雲張雲弩囊雲

○ 圭石研銘

其形銳如終葵其質跗如蒙俱妃無留辛道支王無怒徐彖之
我藏此作易旗風雷夜謹護持

○ 青州石大圓研銘

尔何不為斲以殪虐綸尔何不為刀以截貪饕尔何不為鼓以

警聾枯乃為此純然之硯焉知夫人情之幻變

○ 龍骨石研銘

石磨墨墨噴字字成文文無害惟天雅卓不羣訴真宰按鬼怪
通風雲我知白能守黑為誰焚

○ 銅雀瓦研銘

高臺傾古瓦出琢磨之鐵石質不渴墨不莞筆宜寶藏羽陽匹

○ 海天旭日研銘

繫墨海含之珠筆不斃焉可枯續日月天為圖永珩藏作神翰

○ 端研銘

巖之石青紫色騰寒芒劇發墨以為田筆耕得郎官樣時在側作為文
鬱典則儻風雷須臾藏匿

8 倉頡贊

予扈靈龜負書青文因而制字雨粟紛紜百王取憲篆籀後分並明
四目鬼哭夜聞智詐日啓龍登予雲丙日禮祀或史或君

8 葛天贊

何幸為民古風淳真不言自信鵬然如春聽彼八閩牛尾綸紘泰山
之上鐫跡未泯興乃貨幣誰或患貧我今囊澀恨不逢君

8 祝融贊

登彼衡峯追尋遐蹤九頭圖出淳耀昭融以火施化參駕赤龍師乃
廣壽其德在躬弇州之鳥鳴聲雖離何由聽之耳目明聰

8 老子贊

天生猶龍為道德宗柱下司史老有少容出關西去流沙寄蹤
追隨徐甲青牛蒙茸著經五千枕中又記震盪三川知周之季
尼山問礼伸舌示意尹喜來尋在青羊市云何秦佚拊尸痛哭
毋乃形解飛遯幽谷我徂瀨鄉乃井波瀑棄妹匪仁隱如貽穀

8 李廣贊

何故將軍霸陵夜獵醉尉呵之理宜服帖竟斬軍中毋乃
仇挾以此不戾于穀河涉大漠悲風飛沙擊葉一劍身必絕幕隕身
萬思氣懾北平片石荒草重叠射法猶傳匈奴震聲



○孟子贊

仇母善教蔚成大賢本仁祖義待守後守先言稱
堯舜治法井田特遭戰國民若倒縣不操尺柄反
手徒然養素著書性善說堅荀卿老師言偽則
偏我過鄒邑踰五百年如此名世不遇其天

○河間獻王贊

惟王不帝漢治其衰賴立博士聖經不枝貫公春秋毛
萇傳詩又得周禮治術以熙所獻雅樂並皇棄之遂令
後世鄭聲繁滋嘒想功烈媿者伊誰三雍應對文約
理持

何邵公贊

阮雲臺少保師總督兩廣日發學海堂策問俾諸生為何
邵公贊余今補為之

東漢之季經籍道息內學滋興邪說充塞高密鄭公志為經翼囊
括眾典解煩祛惑君子此時公羊殫力義符胡母條例定則其學
如海為羣儒式微涉讖緯自生荆棘墨守之篇康成攻克要其所
精于經有得後人操戈有類耳食巖樂以來此焉斗極

鄭康成贊

大道既東季長生志已與鴻苞誰堪執轡王肅何人有
心違異聖登之論矯誣很忮豈知司農兼才伯智解

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釋羣經囊括大義雖有玼瑕不掩精粹王祭何疑
孔融何戲儻微鄭君聖訓具墜東西二系莫焉
莫二

許叔重贊

不知文字訓詁何通不知訓詁經義難窮卓哉祭
酒六書精工古文篆籀參稽折衷博問通人實
透是宗康成經裏晉灼史中咸采其說如日出
東是歆秦灰燼一旦招融嚴峻江武鑽碑追蹤我過
召陵景仰遺風交長雖眇于聖有幼祀之廟庶誰
曰非五公

下字必重至矣
許叔重

8 孝獸贊有序

思南有甌峯盤亘銅仁思州石阡數百里大木碩少莫不茂者
騰林拂雲幽煙冥緬窮崖造漢元石無階杳無人居人蹤亦不
能到所產草木多異狀有獸焉形類獼猴而大尾長四五尺而
歧端色蒼黃鼻露向上兩即自懸於樹巨尾塞鼻或巨兩指爾
雅所謂雉也巢於樹老者居上子孫巨次居下老者簡出于孫
搜巖得果即傳遞而上薦老者食食已然後傳遞至下上者未
食下者未敢嘗先王用巨繪於尊彝取其孝也按寓屬小而尾
短者猴也倮猴而多鬣者猿也小於猴文采蔚然者果下豹也

後序

侶猴而大者獾也大而尾長赤目者禺也侶狄而大者果然也
九真人号歌然侶狄而小者蒙頌也一名蒙貴侶狄而善躍越
者獬鬄也侶猴而長臂者猿也侶猿而狗首巨猿為雌者獼狨
也又名獼狨侶猿而金尾者狨也侶猿而大能食猿者獨也食
猴者獬也印鼻者狄也狄即雌也南人名之曰仙猴也鄧景純
贊云禺屬之才莫過於雌而則自縣塞鼻巨尾厥形雖陋列象
宗彝余賡贊曰

蟻穴蜂房君臣道章鴉行雁序兄弟燕處鴛鴦遷雞呼朋友印須
鳩摯鶯別夫婦締結惟鳥能哺惟燕能乳愛深養隆曰母曰父
云何蒼雌念厥顧獲嘉果摘來爰薦菴壽嗟嗟世人誰無二親
商賈逐末葺壽空陳士也遠宦鐘鼎自榮繫皆子與益母長歎
亦有周磐感懷魴魚銜索幾壽奉檄樂骨蒼蒼者天薄薄者地
固極鴻慈豈惟酒食此而不將嬾嬾所戲

8 諸葛忠武侯像贊

溘天民學。苞王佐才。三顧魚水。八陣風雷。託孤作牧。甄善釋猜。
紆籌開濟。大運斡回。氣吞疆敵。家匱餘財。斗膽雖破。秤心難灰。
彬空測識。浩妄詆談。詰人景仰。梁父悲哀。

○○生員周祚脩之母王氏節孝贊有序

前史氏云天下莫陸梁於盜賊。過孝子節婦之里。逡巡不敢入。或且咨嗟而歎息。莫悍盤於虎豹。守廬銜餉。鹿兔聞哭聲。則悲嘯呼。莫恟慌於鬼神。燭路而飛炬火。抹疾病則降藥餌。非由性情之至。精靈震怛。與今孺童周國望之妻王氏。以薜華之年。即辭藁砧。尊章梨凍。孳緒雖呱。蒼餘顏子之瓢。稅乏李衡之橘。亦甚零丁矣。氏則封鬢矢志。茹藥守貞。夜績以奉晨羞。丸齏而策駿足。卒之黃壚。瞑目親享。旗幢白日。明心子采芹藻。可不謂母儀脩備。婦德純全者乎。嗟夫。引斧臂斷。援鏡鼻空。陌上箏哀。

山中石老蝶翩翩而翻墮鵲宛頸而悲鳴均為高行無傷苦節
氏乃可與亢衡矣繫以贊曰

廖妻斷指相媛截髮張帛貫淵敬賓泣月蜀國前徽於今未歇
倚維同母銅梁規萬蓬影壓霜菽字淋雨春熙襟堂文飛黌序
宗鄰熱仇族鄙慕桓瑤池欠雪古井波瀾梓上鴛白筠根血丹
仰貞風之肅穆巴巒高而涪江長汜濫兮金石沈止栗烈兮草
木凋喪桑田滄海紛遷變陰兔陽烏照節坊

○代為參領某君頌言

二疏解組道路榮觀萬石懸車史書頌美是以知止足者猶
童之學愛閒靜者不羈之才自古稱賢于今為烈參領某君名象
杞梓等胄綦裾霽月挹其冲袞幽蘭寫其迴韻秉心維塞接物以
和重以原思宦仕不翦蓬蒿仲路居官依然泉著水衡之錢選一
而不受太倉之粟匪盼而必均賦交口以成碑臣有心而似水洵
所云隆隆恐墜蓊蓊不緇者也乃者亥字書年申章得請歸彼空
谷遂其初衣時則吏民戴德而遮畱紳笏動容而嘉歎屬余不佞
贈子一言嗟乎榮名為寶晚節實難松菊年年訪泉明而不見尊

山中石老蝶翩翩而翻墮鵝宛頸而悲鳴均為高行無傷苦節
氏乃可與亢衡矣繫以贊曰

廖妻斷指相媛截髮張帛貫淵敬賓泣月蜀國前徽於今未歇
倚維周母銅梁規萬蓬影壓霜荻字淋雨春熙襟堂文飛黌序
宗鄰熱仇族鄙慕桓瑤池夕雪古井波瀾梓上鴛白筠根血丹
仰貞風之肅穆巴嶺高而涪江長記濫兮金石沈止栗烈兮草
木凋喪桑田滄海紛遷變陰免陽烏照節坊

○代為參領某君頌言

在筭二疏解組道路榮觀萬石懸車史書頌美是以知止足者猶
龍之學愛閒靜者不羈之才自古稱賢于今為烈參領某君名家
杞梓罕曾蒸裾霽月挹其冲衿幽蘭寫其迴韻秉心維塞接物以
和重以原思宦仕不翦蓬蒿仲路居官依然泉著水衡之錢選一
而不受太倉之粟匪盼而必均器交口以成碑臣有心而似水洵
所云隆隆恐墜蓂蓂不緇者也乃者亥字書年申章得請歸彼空
谷遂其初衣時則吏民戴德而遮畱紳笏動容而嘉歎屬余不佞
贈子一言嗟乎榮名為寶晚節實難松菊年年訪泉明而不見尊

山中石老蝶翩翩而翻墮鵲宛頸而悲鳴均為高行無傷苦節
氏乃可與亢衡矣繫以贊曰

廖妻斷指相媛截髮張帛賈淵敬賓泣月蜀國前徽於今未歇
倚維周母銅梁規萬蓬影壓霜荻字淋雨春熙襟堂文飛巖序
宗鄰熱仇族鄙慕桓瑤池欠雪古井波瀾祥上鴛白筠根血丹
仰貞風之肅穆巴鬱高而涪江長記濫兮金石沈止栗烈兮草
木凋喪桑田滄海紛遷變陰兔陽烏照節坊

○菊頌

猗矣芳菊在彼東籬葉其鬱翠花乃歲筵秋時佳色霜後傲枝
瘦真比我竟沒國如誰相逢載酒相賞題詩兩開杜淚三徑陶詞
助老彭壽瘞孺子飢香踰蘭蕙光映階墀滿頭插髮盈把拈髭
是真隱逸晚節榮滋鄭泉甘冽女几屢屢登山臨水送歸何時
故園采采鄭泛金卮猶然塵鞅九日含悲

8 禽堅頌

孟田至性感動殊俗負父歸來終黑月燭勤奉晨歡地應出粟先維葬
魚支漸傷鹿可知大孝鬼神載粟王商表之風示巴蜀

8 隗相頌

母也懷清飲此江水江聲生石天為孝子精感竒相負甕可履何光覺
井騰波姜詩泉躍鯉乃如之人聯芳繼軌彙道至今說叔通氏

8 叔先維頌

成瑞灘險浪湍怒尼和詣郡波摧艣倏忽淪沒歸水府女維聞之淚如
雨兒頸珠囊繫以組實身狂瀾尋吾父見夢弟賢容若覩果然抱屍出

江許太守蕭登高拜俯上書當宁極揚詡立碑圖形黃絹補嗟乎姚精
死賊曹旰沈孝娥前後此丹心永建至今逾千載過客猶恨江水深

〇〇張帛頌

貞學易韓子方船覆沒弟求喪久不得帛徬徨遂自沈大小惶十四日
出水旁持夫手如頡頏韓子再生堂皇聞烈節深褒揚台其子列班行
符先絡比芬芳時人指棘道鄉駕鴛鴦圻水波香

〇林閻頌

翁孺之學能通方言子雲從游阿俗翰軒厥性貞亮不踏金門山飛白
鶴峽嘯青媛掌妻階隱伯鸞風存訓詞予遠後世昧原

〇巖遵頌

後儒學易盤理離象先生湛冥以下警固得錢坐簾老子在掌心游太
始隨和俯仰不滑性真不膠因想骨髓一訣窮形極響極空醬翁珠還
壁嚮子雲師之太予其爽得乎不得杜陵李疆

〇李宏頌

不夸不惠可否之間伏處陋巷君平鼻班為州從事直諫犯顏志淬金
石岳立孱顏言行必正化愚格頑邦家孚德擔免白斑揚子所稱吾亦
何間

8 怒箴

余生卞急疾惡太甚奸鋒髮指邪盞皮寢豈知九乾亭毒萬品
諂佞影纓庸愚積廩弦直鉸僵拒遵凍噤並育兩間焉能精審
吳絳有權侯善惡稔余也罕漫奚為踴躍誰貽帝休移乃夙稟
順詠任人幼清葆朕北方之強金草可祛戒之戒之卷舌痛飲

○曾子三省箴

余生執啓老而嚮學僣郵叢集身馬遭灼始猶昏迷今乃夢覺
敢不惺惺負斯頭角駒景如馳一去難縛惟日孜孜癡癡是索
莫謂無視十目明暉莫謂無指十手捫摸嚴乎可畏心彊力弱
與人為謀懼不終託惟朋之交詐或勝樸惟徒之傳純或駢駁
思之思之忤莫余若

祝洞庭君文

歲在昭陽大淵獻之陽月張子自黔返秦汜舟東下阻風洞庭
之江三日稔洞庭君之靈甚著乃爲文以祝之其詞曰

惟神淵默協佐蒼穹潛光貝闕浴德鱗宮抱貞正時善下首公
徧與諸生大苞羣蒙以平以準惟神之功衝颯何來越至三日
舟楫延阻榜人戰栗檣傾欲摧拖轉如匿軒然大波汗漫無壁
沸浪駕天飛濤襄萃深夜雷霆大海翻颺粵余牽絲服官未久
豈有豐功惠濟默首竊幸永清無貽厥醜禁暴戢奸市虎反走
操守苟渝神執其咎白雲在天膝下誰歡倚門盼望于焉桂冠

黔南未落。河朔水寒。歸裝明月。書籍一船。迢迢道路。憂思沈瀾。
胡爲惡浪。侵我舟楫。憑合窳威。假竒相。勞聰明。謂何而水之罔。
正直謂何。而風之枉。予爲神羞。望洋撫掌。庶幾有靈。助帆揚舲。
驅彼雉龍。潛搏淵濇。神鈿攝恠。聞鱗匿形。君山十二。螺髻含青。
順風而呼。千里歸盍。載拜家慶。曰神之力。載奉笑言。曰神之德。
火珠秘經。是鎮惶惑。敢告波臣。無或反側。神其鑒之。機發矢直。

吊三閭大夫文

玉屏北門外水月菴有祠祀楚屈大夫土人傳其
國初兵燹時見形水裔賊爲辟易故祀之按涉江篇有曰乘舲
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臣擊汰又曰斡發枉渚兮夕宿辰陽玉屏
古爲沅辰地諒當日者儻涸激浦淹水容昇采芷沅江卽大夫
所謂僻遠何傷也予於壬戌夏雨霽來游刪芟砌草進謁遺像
乃爲文吊之其詞曰
痛九天之夢夢兮聽皇輿之敗績孫又不答夫忠謇兮放江潭
而疏邊羌不能循矩逐時兮眾女謠詠臣貢色鯨殛死于羽山

兮雖女嬃猶忌其婞直幼清安肯涅淄兮豈靈氛筮蓍之能占
時幽昧而捷徑兮蘊吾道其何嫌漁父既莫我知兮又誰能昇
黨人爲緣瀕于危而不顧兮終湛淪乎汨羅之淵鸞皇折厥翼
翩兮讓鸞駕之追隨躡騁驕于艱阻兮驢羸騰驤巨驕馳神龍
困于泥淖兮亾慶雲之被覆枳棘榛榛而梗塞兮不得寧若衡
而餐秋菊嚴霜忽賈季夏兮芳苓喪粦而彫夭扶桑鬱其危穽
兮誰總轡巨消搖睇高丘而無女兮求慶妃之所在陽侯乘巨
素波兮彭咸騰巨飛鯨竟不能遠游延齡兮依傳說而騎箕尾
嗟正則竟溢亾兮雷溢豔之嘉藻何儒臬虧我高明兮謂揚才

○祝先秦蜀郡太守李公文

惟神生負靈異長裕經綸當崦江之興濤有奇相以肆暴菑浮
於決壘莫遇開明害劇於襄陵誰爲高密自神典郡民免載胥
縈白練以殪牛風雲改色持青萍而嘆酒雷霆助威神受約而
波恬恠遭誅而石爛益部成膏沃之國蜀黎享灌溉之饒神之
德大哉神之功豐矣今澍葭邑四月當此蘊隆陽烏吐暉女媧
睽日商羊戢羽耕父閃屍方畀圻龜蛙陷泥而跽伏秧苗燎火
鷓失水而傍徨悲魚羊將無所遺痛草木不復有賴老扶鋤以
掩泣窮甿買犢而逃鄉天實至仁詎肯爲厲澍實不德乃召此

殃宜降重罰以明威何致無辜之罹咎伏念神黃魔法術紺髮
慈悲七星橋成五犀石立深潭淺隔澤偏青黎鹽溉雷追懸解
蒼赤拔劍虹起呼來難陀之龍鬪弓月飛射去畢方之鳥萬民
鳧藻四野雲蒸淘翹瞻雲漢空測月離既不能效戴封之自焚
束薪何在復不能如廣微之善格三日難期惟有仰祈神力以
蘇眾生白虎伏巖不誑以黃龍之酒青衣樂業仍歌兮蟻之城
伏冀哀矜無任翹切

巨競羣小詎識風諫之優游兮引靈修於當道○睠顧舊鄉巨唏
噓兮不忍三戶之煙空○世既邁夫椒蘭兮今又何嘗乎過忠
繫余企仰練要兮覽遺則焉隕涕欲唱小海之曲兮久夷舞于
波際寤堯舜之超軼兮巨耿介爲天姿○何未俗競昌披兮○反離
騷而搗詞斥鷃固測雲鵬兮○鳩塘榆而笑之○我薦椒糝兮哀日
月志佩芳棄穢兮導吾先路中道不改此度兮冠切雲之岌岌
行砥矢而言丹青兮嚴界絕夫非義儻世蔽美而好朋兮○吾將
高馳而遐寄○

弔徐孺子徵君文

南昌進賢門外望仙寺東里許有東漢徐徵君禕墓舊碑
剝落即白社地也暇日來訪作文以弔之其詞曰

夫何見幾之獨明避宦豎之縱橫伏丘園以養晦同申屠之銷
聲蒲輪徵而不起友李贄以陶情信南州之高士實心跡之雙
清不孤高以絕俗負箇井而寫東雖茅容其能言難挽駕而回
躅樂陳蕃之好賢憑漆几以款曲慨中原之戎馬乃被褐以懷
玉何郭泰之皇皇支大厦以一木嗟乎黨人盡兮漢鼎移徵君
沒兮宿草悲將軍之頭顱莫葬椽史之面目羣疑黃巾起而飛

海水○黑山來而掩朝曦○玉石兮俱碎○棟梁兮咸披○然後知逃名
世散髮湖濱○不希薦章于徇監○可並德量于牛醫○亂曰嘉禾之
年誰種松長沙徐熙植蚪龍永安之歲誰築碑南陽謝景紀風
規不尋市卒梅仙宅長憶先生湖水白

弔梁鴻文

○道光辛卯仲夏汎游南國過梅里訪泰伯之墳入延陵尋
○季札之碣裴哀遺跡塵邈莫攀抵吳門聞伯鸞堦翁知其
○尚存不得效周穎文展墓望祭而欽其志節清高古今鮮
○一倆且吾秦人也爰摛文以弔之

惟先生籍扶風兮曾上林以牧豕入霸陵之深山兮業耕織而
琴倚東出關而五噫兮帝聞歌而悲只易姓名而韜光兮由齊
魯而之吳市依伯通之廡下兮為賃舂而不耻妻舉案而齊眉
兮乃見異于皋氏潛戶牖以著書兮十餘篇而俶詭忽念高恢

之良友兮鳥嚶嚶于高枝作廿四人之嘉頌兮聊翰寫乎心儀
遘厲疾以大漸兮告主人而使知之羨延陵之葬子兮又何必歸
夫豐岐卒之日而求葬兮竟冢依傍于要離嗟先生之匿耀兮儔
鄭樸而何疑彼法真之謝世兮有胡廣盡以撰碑何先生之貞亮
兮無鴻文以表裸豈龍德之難摹兮莫能擇其蘊奧管黔敖之
受飢兮妻謚康以敦好胡孟充之賢明兮不搗辭以傷悼繫余
疲于津梁兮願歸秦以阜帽昇先生豈異趣兮亦欲煙霞以寄
傲補臺卿之決錄兮以著孤生之風操

○ 弔龍丘長文

○ 辛卯夏季過衢州望太末之山慨然懷龍丘長之高節風
○ 帆迅駛恨不得履九石尋耕稼之跡也遙為文以弔之
巨君竊位兮滔天矯符命兮黃虞為先逢真著書兮牖下胡剛
挂冠兮府前楊寶逃遁兮景宦注丹教授兮易傳子建褫冕兮
友絕郭憲焚衣兮海邊許楊巫醫兮姓變虞峻飲藥兮身捐
銚猛歸邾兮憤悒嚴遵却聘兮迤邐葛盧棄官兮戈奮應豫謝
病兮粥蠲丘俊留吳兮棄節疏彥入晉兮飲泉豈諸人之頑固
實新室之殘蠹偉先生之霞蹤翫蓮萼以散步違四輔昇三公

甘卧雲而行露。洎建武之中。興詔任延為都尉掾。吏白以檄召。羌不可乎。齋怒致藥。餌以脩書。甘酒掃于居。寓積一載之殷。勤乃詣門。而景附願備錄。以效死為議。曹以答遇。嗟乎天地荆榛。兮蛟龍遁藏。倫類黷亂。兮賢喆佯狂。况哀章之貢諛。又原碧之通房。漬鵠血以種穀。祈壽命之延長。豈期春陵之佳氣。蘇伯早識其新。凶何俟公賓之加刃。漸臺避火以蒼黃。信先生之鏡機。依九石以葆光。神千秋兮栖託。景姓氏之芳香。

○ ○ 弔嚴子陵文

○ 辛卯六月初十日舟抵釣臺。覽子陵之遺跡。緬高風之不再。為文以弔之。以志景仰。其辭曰

繫巨君之閔位兮。亦搜采乎英賢。或焚衣而蹈海兮。或挂冠而尋仙。佯狂以逃毒蠶兮。恨瀆亂之滔天。先生歸自豐鎬兮。潛富春而耕煙。舊交龍飛于白水兮。詔蒲輪以徵之。使三反而脫表兮。來帝庭以娛熙。足加腹而動宿兮。賜巨粟而推辭。郭外行而徐步兮。皇降輿而手持。茂諫議之榮職兮。返桐廬而理緡絲。昔雄陶昇靈甫兮。友重筭于歷山。既登庸而陟位兮。咸逃避乎幽閒。耻廁九官十二牧兮。牛羊走

于榛管誠高風之邈厲兮。踣巢許而凌塵寰。何先生之遐心兮。宛湛爾而淵深。謝雲臺之圖畫兮。樂山水之清音。豈狂奴之故態兮。寄霸書以作箴。守老子之知足兮。何羨夫四七之冠簪。為之亂曰。桐江兮漫行石瀨兮。清淺澆濤兮。游鱗嵯峨兮。危巘踞石兮。投竿細沙兮。文篆後人兮。思君維舟兮。懷芬。衰哀兮。俛仰高臺兮。摩雲人去兮。寂莫風寒兮。日曛。

○ 祭嶠江漢魚子灘神文

嘉慶某年某月某日。具官董某。謹以牲牢。沈祭于漢魚子灘神。曰維神潛光貝闕。浴德鱗波。涼佐奇相。鉗制毗羅。河伯勢竝海。若靈多蜀叟。仰潤巴賈。切和緊此灘窟。神所憑依。浪作回復。石如捍違。崖峻魚畏。湍急鳥歸。先絡淪魄。貞帛碎頤。瞻言行旅。靡不茹苦。兵蘭為難。弄棟與侮。蛇尾歧鉤。魚頭鐵釜。呼來聞鱗。挾以合窳。颶厲濤飛。檣頌禱折。玉闕豚膽。陳衣縮舌。千金壁沈。一綫命絕。涕溢玉津。悲填荷節。在昔李冰。察脈弗迷。駕七星橋。厭五石犀。勸酒祇遁。操刀恠唬。約誓既定。養生遂視。亦越正方。鑿

鑿天社赤水恬波黃龍馴化藉江堰開通道舟下揚毋無阻常
隄乃跨豈皆人事實賴神功濶崖失險石室禦洪壘埴平坦鹽
溉疏通管兜戡景黃牛董工今也塵邈前詰不作唐蒙路封道
興坻落漬石喧雷漩淵轉壑舩懼觸襍人愁葬鱗某司隄邑軫
念黎惠亟思澹蓄爰督利鏹術思翟乾勇學成覲召龍石驅渡
席瀾晏伏祈明神相助之力決院繫流平險戡滅夢授符精
藏日稷孽萌戴慈涂客襄德尚饗

○ 祭古墓文

乾隆某年西安某旗某官某以白鐵若干契地於長安縣之某
鄉欲為其父某君作將來兆域嘉慶某年某月某日某君歿延
青烏家指牛眠地置錘掘壙深入丈許有舊穴出焉窳窳開闢
方圓楨緻赭壁堅凝有若霞駭黃腸既燼白骨靡存明器之屬
有瓦釜瓦燧數事釜范魚文竝綴苻藻燧有竈口上橫權稱無
髻墜無薜暴蘄然若纒出旒人不見誌銘莫知族姓亦無繇悉
其時世也爰帚遺塵囊而盛之瘞諸塋後便房既完遂宅厥考
念昔人有祀冥漠君者乃徵余文以為歲時用享其辭曰

君為何代之賢兮乃隱儀於此土繫幽竈其康唐兮宿軀質以
莫覩潛靈諒絲邈兮茂樂石之鐫銘出與處兮何操天與壽兮
何齡耳孫今果安託兮鼻祖昔為阿誰僅釜爨之如新兮長鏗
置以安施嗟嗟廣堪何思兮大輿何仇何荆卿之不諒兮與羊
左以相尤昔骼掩於甄舒兮儼予冠以來謝取司徒之威斗兮
未聞閃屍以疑訝詎敢佳城之鬱鬱兮符踏驥於蘭闈彼一雙
之青鳥乎胡寄信于揚州願靖謚於厚夜兮毋鼠聖而狐神歲
時度致薄醜兮乘雲馬颺車而來饗拊一坏以增哀兮風雲悽
其莽蒼

○祭錢漆林夫子文

嗚呼梧葉初彫秋聲四起泰嶽積傾斗柄移徙典型孰寄楮模
淪亾音沈響杳流水徒傷繫我夫子實惟國等肅王世胄越水
名家緬懷祖德秩秩台垣建猷樹績優渥

皇思念厥先人南邦著績騎馬迎來鐫碑思去荆枝隸萼璀璨
芬菲珂鳴竝響笏耀連輝幾世恩綸累朝軒冕不墜箕裘式遵
前典幼而好學長也能文螢囊雪案寒暑辛勤翰墨之場共相
角逐穎悟天成脫稟如腹文壇拔幟雲路初登蜚聲贊序翔步
騫騰庠子賓興賢書伊始鶚薦三秋鵬搏萬里六月之程于焉

暫憇越劍吳鉤頻經淬厲乃躡而起旋陟雲梯泥金奏捷雁塢
名題英李通籍載履花磚班聯玉筍望重未天稽古之榮幸惟
經史手錄口吟孳孳不已優游藝苑夙擅鴻聲更歷中外屢主
文衡壬秋奉命典試黔陽爬羅剔抉無隱不彰關中星使曰惟
甲寅搜荆識寶大雅扶輪軺車甫返旋校春闈盈門多士彬彬
庶幾承明奏對帝曰俞哉舊有聞望宜爾育才遂往滇南振鐸
是司崎嶇萬里履險如夷口講指畫昕夕不遑化其樸魯登彼
秀良載勤王事霧重爰蒸復著罔效二豎忽膺七月既望惡耗
忽來驚聞但化肝傷心摧嗟嗟慈顏謁別三載于茲高山仰止

靡日不思方圖入覲天顏有喜面命耳提不遠伊邇何期鶴駕
召賤玉樓修文天上欲從未由憶登緇帷滿庭桃李教之誨之
孰踈孰昵而今安在哲人其萎宗風孰振將焉取規懿行嘉言
殆難殫述齋咨涕洟嗟何及迨遙南詔丹旒翩翩魂兮來歸
人耶其天椒漿桂酒灑淚噉詞師其有靈庶其尚東鑒之尚饗

祭章祠門相國師文

歲在己亥之五月某日弟子張某叩頭哭奠故大學士祠門夫子嗚呼昔我衿青值公使星今我竹素夢公薤露九原不作魂依宰樹憶赴春官羽鏃鳳鸞賴公延譽譽滿長安將軍平揖上公睽榻人亦有言終童玉立翔步未天玉堂金蓮何期淪謫黔國荒煙公時奉使馳驛滇南樞衣行館夜語醇醇河濱李樓我則儻鳩公時撫蘇侍宴清秋自後分襟牽絲于蜀字剖魚腹書繫雁足巴山萬疊燕樹千重路遙神通跡沒情濃不意興戎公制畿輔蟲沙既化調梅舞羽功成引退澗水之東心焉頌祝壽

如召公忽聞殂謝騎箕歸天銜哀茹痛淚若涌泉公竟去耶蒼
生謂何公不返耶子弟則那我猶作吏鹽車困驥民口如碑不
勝媚忌嗚呼我公急流何高尋當釋轂去聽松濤西湖水碧南
屏山青音容如在天上雷霆嗚呼哀哉

〇〇 祭管韞山侍御師文

嗚呼我師薦紳鳳羽抱信而缸敦仁而土蠲德字儔法言稽古
觥觥立朝矯矯繩武蘭石自然苞苴不取經術能神文章鸞虎
鷓乎其羞儒也不腐嗚呼我師學人麟脯乙卯之歲執贄追隨

公見我文擊節驚竒稼軒豪氣同甫雄詞評謝文謂譽延人

海名噪一時示之椀瓠棄乃糠粃春官報捷芸館栖遲公曰不

媿子其攸宜聞之感激彌復操持何期鬼伯妬我象材學士相

約尊酒宏開汪學士滋晚招飲席中患病歸而卒日未移景顏忽飛灰速駕而返

皋復不回呼醫未診招巫莫來魂歸梁甫魄逐鳩媒鵠妻泣血

驥子銜哀我獨何心能不傷盡新之禽假之風翼被褐之夫

飾之琴絃露潤枯枝波涵淺洫遂令鉛刀化為大食鵬漸圖南

馬斯空北雷電文心纂組賦則不敏如子終焉有得哀哉我師

眾謂能賢朋為性命書乃陌阡旋歸豹直勤守蠹編點纂文字

勁矢上弦咏哦詩句空澗流泉李崔鵠起成思鸞遷待御李如梓學士崔

景儀中丞成格侍郎恩普皆受業弟子惟予骯髒困乃絡穿師謂子仕魚上樹然

師謂子學鶴鳴皋馬愧此宗匠敢忘祖鞭今則馬帳虛縣壺杖

違侍立雪何年希風靡日鄴架坐蛛賈園朽橋遼鶴遲歸滌魚

空出藥賸不龜射荒于蟲蒜髮紛披蓬心以室遙望毗陵徒懷

蛾術薄醜敬陳神靈式苾嗚呼哀哉

祭封翁劉芸谷先生文

嗚呼珊瑚委浪子午積峯彭原柞朽高墟雲空空桐化鶴尉李
蟄龍泉寒裂石風厲摧松書羅簡落琴覆絃椿辟碎珪琳劍折
芙蓉心追黃玘氣憤蒼穹茫茫神理能不惺忪繫我芸翁義渠
巨室族啓唐都糸繇隰叔天上耶精人間曉日記蕙盅祿渾金
粹質儀偉姚姚氣閑豔豔養醅兒和詞寡人吉厥心孔臧其德
惟一暨年起靄綺歲騰芳門勔題鳳案畜螢囊譙周思苦朱穆
餐忘江花夢吐郭錦懷藏工賦榴枕嫺歌竹箱情游汙簡心醉
謨觴固宜霄騰健鷄塗騁爾驕劍逢薛燭曲賞瓠梁乃以高堂

顛髮辭塾督家聲蜚壁水籍謝公沙折枝柔色問饜息誇圭然
智術陶衛才粲彈勤機杼激力桑麻書繙都尉樹種橐駝用能
櫃溢陽邁倉貯汗耶脯成未雨酒不畫蛇而且貸波捐惠指困
專恩魁旌目餓噓羊角溫買山造都乞火叩門麥舟助喪蚨子
贈婚沈泉注溼春雨滋根所求必給相遇無言尤好名賢膠漆
斯堅鄭莊置驛陳遵留筵吳札投縞王宏送錢鵠蓋朝擁虺膏
夕然季心諾重葵足智全嘉譽日起冲懷彌惓然當慈聞遘厲
扶服戰兢樹下琴果山中問籊長魚癰吮君仲毒嘗丹書罔效
紫石空承班衣不舞巫即訛迎脂澤籤咎髮彌夢應陰元虎嘯

荀顛柴煙里閉節擊邊聽風聲若其念切燕怡情殷毅似橫斫
書銘篝燈課史游戒撫塵習慎斲梓人已世絕言行坊宇庭誥
顏君門律張氏重道尊師隆儀厚禮龍超利弟彪怒誘子杖奉
壺邱衣樞角里庶莫顯揚以報恃怙三寸毛錐四方蓬矢以故
僧彌通才房齡國器瓊響青萍價高白蟻貢天府名爲玉皇吏
鱸舍訓徒烏臺奏事也於戲石火電光百年猶瞬桑田滄海三
度何深古疆見眉未爲旋壽孟岐攀足詎算仙真惟此懿德堪
式古今性既似蒲心尤如金鱗我散怨玉汝分甘停澆激薄立
懦興廉所以 恩承楓陞榮貫氷銜克爾素願永嗣清音與今

者秦雲積遲隴月虧闕弔鶴臨門巢鷺入蘭白馬山高青鳥墓
凸阮咸痛深顏丁哀切夜色蒼蒿夕陰沈翽嗚呼哀哉苦日落
西酸風起北靈州根枯瓊田路絕薊門魏莪栢邑迢逼某等敬
佩穆行素知謁德規萬成風楷模語葉天上京兆旄導杜靈人
簡巾儒學傳邨夾悲緒無窮傷恨何及魂兮有靈音如可接桂
酒椒漿陳詞濡泣尚饗

祭李石農方伯文

歆序哀哉長庚淪曜霍岳摧峯天理星傾尸臣鼎沒煙寒玉壘
樹黯銅梁波咽錦江月埋石鏡國喪氏柱人失所矇歆序哀哉
惟公髫季超靄鵬歲騰芳丹桂攀枝敷教胄子紅綾咬餅觀政
刑曹望重白雲才雄紫電五辭決事三法求情咎繇倚毗
唐帝嘉許貫索是主秋讞總司雋疑平寬定國明察寃達肺石
恥格草纓可謂叢棘夷塗樹槐實錄矣矧乃玉抵學山珠函筆
海鳳樓巨手龍簏大鐘譽滿上都文邀

皇覽用充鄉試旋校禮闈珊網宏開蓉鏡廣照不失李定可傲

東坡能得韓愈堪追陸贄既而尤異之材茂膺計典匡時之略
觀察温台第五廉平躬判馬秣伯道清約自運家糧比謝宣城
吟謳不廢如杜元凱講讀何妨露冕宣風停車待雨循聲慙眾
御屏書名瞻彼漢南陳乃臬事茶首遐適改蛇靜藏葉榆波清
雞足霧斂方思秣陵之柳揚以和颺陝服之棠留以美蔭而乃
挂于吏議遠謫輪臺黃河久堅青海月苦新陶飲水渥洼尋駒
大漠沙飛浚山鵬健王鬪人老未動詩囊

楓陞恩深即許生入孤講日暖狼孟泉甘扶杖觀鳩呼朋浮蟻
將欲韜光涅氏戢景後人蔡藻灌園橐駝種樹經緡相鶴書著

養魚回憶曲唱刀環星歸榆塞龍庭磧遠賓鴻繫帛馬邑霜寒
留犁撓酒未嘗不嘆

君恩似海臣身如邱也果爾輸粟天藏飛輓是寄河隄謁者塢
流是專鵬將起溟鳳亦覽德

九重簡在六典頻司鉅鹿彝庚五羊熟酉道虧緒衣宵持丹筆
惟良折獄盜夫不經

帝鑒其勤來旬于蜀在昔文翁身化金馬銘刀或戾峻刑未牛
運粟兼瓊水利寅德孚民鄭國戰勛辰心格物前詰遺徽扶搖
可接公學甚正稟命不融鳧鐙夜沈鶴闕晝掩壁碎符采劍匿

光茫何處池臺誰家風月婆羅枯樹旌節殘花相杵輟春鳴機
罷織青鳥墓遠白馬山高祇奠椒漿伏惟尚饗

8 祭亡弟洵漳文

歲在壬戌之六月余宰玉屏官衙無事長日炎炎倦甚午
寢夢至涼州之海藏寺游人如蟻見亡二弟洵三弟漳在
柳下裘裋急呼來前則衣布衫面瘦淺顛顛然若不擇者
市糕餅與之卻不受彊與之復不食問曰尔何以形狀如
此得毋患病乎噤不應余色怒二弟則不顧而行余尾之
行逾速轉瞬至一邨二弟偕奔余亦追逐則入夾道兩壁
高十餘丈中僅容一人至轉角處忽不見則擗膺頓足大
哭而醒淚芫蘭盈枕席矣急飭廚人具肉飯備楮幣爲文

以祭之其詞曰

久潛靈于厚夜兮何曠野以偕行立柳隄而延佇兮水汨瑟以
咽聲余魂游于故土兮忽覩覩以相覩何魑服之廟單兮何形
容之賸若持糗糒而不噉兮與款譚而不答目瞠視而膜然兮
若秦越人之不合勃焉袍顏兮怪爾顏頑揮手東驚兮不與偕
還遂擗衣而逐之兮限足力之躩踈乃遁跡于甬道兮
而曲歆尚聞衣襟之碎縑兮儻忽没于埃塹腸斷肝摧兮大呼
無奈痛極而覺兮淚盈枕角白日荒荒兮午雞喔喔祝猷鞠而
酒斟兮冀魂魄之來臨與君為兄弟兮詎人鬼之殊心羈墨綬

1540

張介侯所著書不分卷一百十八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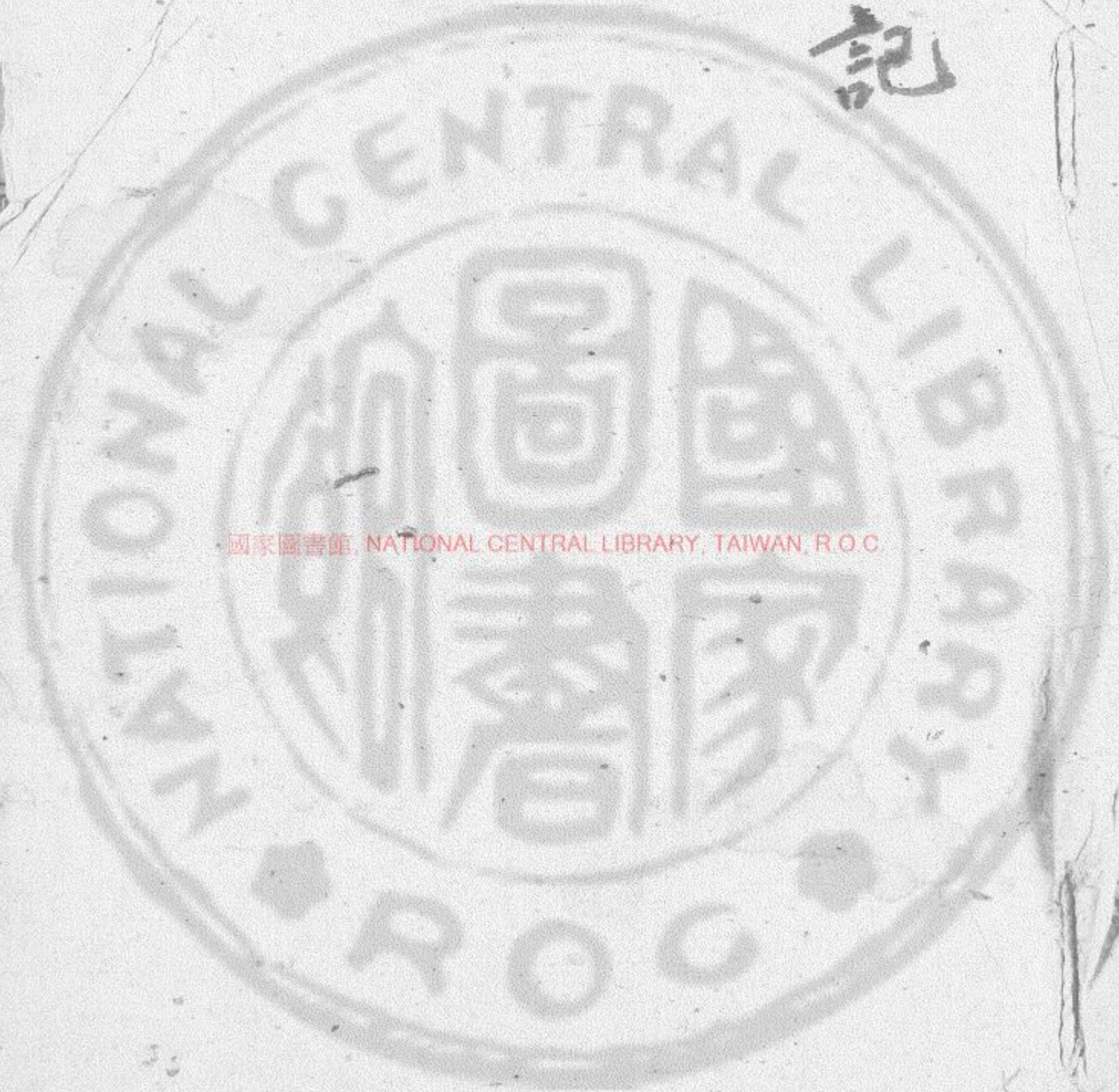
清張 謝撰 稿本

(文集餘卷三)

- 1 養素堂文集三十五卷續集五卷
- 2 養素堂詩集二十七卷
- 3 養素堂雜文不分卷
- 4 南征集三卷
- 5 京華集二卷
- 6 關中集二卷
- 7 詠史集一卷
- 8 野中集一卷
- 9 入都集一卷
- 10 入蜀集三卷
- 11 西歸集一卷西歸草一卷
- 12 江石初集一卷二集一卷
- 13 秦音一卷
- 14 七藝一卷
- 15 續敦煌實錄存二卷 存卷四、卷五
- 16 十三州志四卷 後魏闕 駟撰 清張 謝輯
- 17 世本十卷 漢宋 袁注 清張 謝輯補注
- 18 三輔決錄二卷 漢趙 段撰 晉學 虞注 清張 謝輯
- 19 風俗通姓氏篇二卷 漢應 劭撰 清張 謝輯補注
- 20 洪書注鈔一卷 史記注鈔系
- 21 太平寰宇記鈔略不分卷
- 22 太平廣記鈔不分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逸興

○○ 題目

○註：此書即仿有
原稿已重訂
稿今作補之

板 (公分)
22.7 x 16.8

15410
118册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	
書碼：	張介侯所著書 之屬
書名：	張介侯所著書
著者：	清張 澐撰 卷 一一八册
版本：	編本 (文集缺卷二)

汪寫國明府初建蠶叢祠記

督儒多溝猶諛之竹郎三節沙壺九隆則色然駭僮告呂望復
 頽羸岳經粗首益礫礫然矢言其必安烏謀夫草榮木替歲有
 萬齡役風襲氣紀為九頭者式觀人皇御世蠶叢氏治瞿上縱
 日繇麻為魚鳧柏獲之先蠶事於此始或謂黃帝軒裳嫫祖造
 端未核也西陵勸蠶稼親蠶肇興淮南王蠶經可按非苑窠之
 說矣齊永明初蕭鑑刻益州治園江南達石冢得金蠶十餘萬
 有篆曰蠶叢氏之墓詎不信與諸葛相季漢掘其啓國之碑有
 文言歲時豐儉兵革水火事後范長生能譯之是其神靈警奕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素堂文集卷。

數目字五空

世侯張 澍介侯 下留二格

○記

○題目

逸興

○

汪為國明府初建蠶叢祠記

明流

晉儒多溝猶諛之竹郎三節少壺九隆則色然駭儻告巨望復
 頽羸岳慳粧首益礧礧然矢畜其必妥烏謀夫草榮未替歲有
 萬齡役風襲氣紀為九頭考式觀人皇御世蠶叢氏治瞿上縱
 日餘麻為魚鳧柏獲之先蠶事於此始或謂黃帝軒裳嫺祖造
 端未核也西陵勸蠶稼親蠶聲興淮南王蠶經可按非苑窳之
 說矣齊永明初蕭鑑刻益州治園江南達石冢得金蠶十餘萬
 有篆曰蠶叢氏之墓詎不信與諸葛相李漢掘其啓國之碑有
 文言歲時豐儉兵革水火事後范長生能譯之是其神靈警奕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烏衣被普蒸萌漚鬱焉肝蟹焉誰曰非禮顧其襪久劉庶顏未
立得毋食其意而忘其報耶汪君撫邑之四稔字良莛蠹民氣
大蘇乃揆日兆地建祠朝陽寺之東負山枕谿風煙秀麗勾工
於癸酉且月至辛月釁鐘焉殿宇拱張廡廊翼直弗微岷賢弗
費思力嗟乎夙沙煮海享重鹽宗侯罔製文禮虔墨客明府絮
不繭絲深惟壤壤之利政先杼袖滌乃儼儼之原千載曠典一
朝精裡可謂練治體矣異日者盤古祠前八熟獻瑞阿育塲畔
五色蜚蛾是真青衣之靈貺無負白粥之泛膏也爰爲之記以
詔來茲

8 重脩漢相樓記

大足縣

漢相者誰諸葛忠武侯也侯之功在相漢故不曰蜀而曰漢也
余不解世之何以輕詆之也謂身杖疆兵狼顧虎視者李邕也
謂抗衡上國如宋襄求霸者常璩也謂守窮僭号與趙佗為偶
者崔浩也謂應變將畧所非長者陳壽也謂才薄不宏者薛能
也謂才有餘而識不足者呂溫也謂不忠于漢比諸劉盆子者
俞文豹也謂偏據一方如公孫述者葉龍泉也謂學雜申韓不
純王道者朱熹也然當日謂賞罰得宜賢愚僉忘其身者張喬
也謂與眾無忌錄功忘瑕者呂凱也謂為天下奇才者司馬懿

也謂善為國者賈誦也謂為古之遺愛如周之召公者袁宏也
謂能用刑自秦漢來未有而信義過于周瑜魯肅者習鑿齒也
謂如子產之治鄭優于司馬懿者張儼也謂宏謨雅規與伊呂
同儔者張輔也謂權智英畧有踰管晏者郭冲也謂達治知變
正而有謀者傅亨也謂其訓厲合周孔之教者李嵩也謂禮樂
可興者王通也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裴度也然而侯之自
許則管仲樂毅也崔州平徐元直亦以為信然也是乃侯之謙
志也而李翰則以為優于管仲而不及樂毅則不得謂之知言
也今余之肖其貌而祀饗者震其才尤敬其忠也時則嘉慶之

二十三年八月也作記者誰署邑令或威張澍也

〇〇 謁王陽明先生祠記

澍嘗誦先生何陋軒記之言矣曰愛憎面背變亂白黝浚姦窮
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雖彬彬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
矚猶之陋也夸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
世徒以文詞物采之渺而陋之殊不知也嗟夫先生之論不獨
洞物情直示人以樸令各返其渾穆之天而狡慝譎詐之不作
庶典章禮樂宮室軒裳可珩之且行不然是無軌輓之車也又
且夸之崇巫事鬼瀆禮任情不中不節期望於來者之移風易
俗是直以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且夸之昭質未虧因其機而利

導之則爲功易而爲效亦速。何今數百年間。醜風潛煽。醇源浸竭。變愛若此。其甚豈降衷之不恒乎。夫固有以教之也。誠使爲司牧者。倣古敏射讀瀆而教之。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經。以戢其椎魯。以悍睚眦之習。俾各安於刀耕火耨。無飢渴死傷之嗟。因示之以典章禮樂宮室軒裳之樂。漸改其椎鬻弄服鳩音。獸息之敝。夸雖蚩蚩。吾知其從之也。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赴也。乃有司者。固知福利競爲貪贖。且以夸之蚩蚩也。而誅求之過甚。夸之人。以爲是不足。父母我。也規避之心。浸假而爲侮慢。侮慢之心。浸假而爲狡詐。其本狀樸塞之陋。而亦失

之。是士大夫無廉恥。而望天下有風俗。不可得已。今者顧瞻。顧道範。斯在念先生。尚不敢任化理之責。余小子痛俗之不競。教化闕如。用是奮用是懇矣。

8 游東山記

出玉屏東門循山麓而行石磴盤曲路才容軌牛叩馬轉視此
郁夷方里許延緣於田畔時新雨初霽畦水漲汎秧苗抽鍼平
綠如扇穀犬亂吠殊足喜人再進則一徑雲深層松攢栢列若
夾道叢柯隱景交蔭脩篁清籟鳴條山壑奮響雅可游目憑禮
悟衷散賞山之右為寺正殿倚巖結構雖未宏麗而真容巨壯
亦稱雄剎兩廂有樓可眺遠下則游人憩息之所旁穿小徑蔕
蕪雜花有洋繡毬二株爛如雲錦薄午鬱蒸予倦甚沈睡多時
起呼饋則積陽已栖岫矣出山門振輿延風神志為豁牛下遠

邨炊煙在樹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俯瞰大江回縈如帶視往來
征帆不啻鳧雁也

○ 臺游東山記

今夏三月杪余曾策杖來游茲居巡稼之隙復問塗焉時金風
初扇而除暑猶勻藥乃於林際跌坐散髮跣足松濤竹響清若
筳笙舉頭一笑宛暘都消俄王尉聞予游亦來相昇踞盤陀翫
霏靡聽鳴禽之上下俯視遠水空明皓同積雪印瞻白雲翹然
天外容裔自如而蓮峯北聳疊椒重萼刻露清秀恍覺舊游無
幾而風景頓殊猶狀塵鞅儼山靈騰笑我也乃朗唵曰青林倦
鳥語繇蠻侶說白雲返故山日月幾何風景換鏡中疑我尚朱
顏蓋予是時有退志矣遂循憇逕至寺後見碩木森并圍繞沈

池激滄鏡澈浮萍含綠微颯乍拂漪漣生文蓄金魚二三百尾
曠景斜注則相聚响風禱為戲又或衝藻徑去游閒遠放若避
世上然低徊者久之乃身王尉聯騎歸回視崦嵫如攢圖之托
霄上矣

游紫氣山記

晉柳柳州之記遊也曰奧曰曠竊謂此兩言者不獨鑿山之景
兼得山之理焉黔回山國也而王屏之西境隄黎平昇粵為隣
連峯複嶺彌望不絕然或則魁父無丈之材或則單椒無曲之
巒求所謂奧如曠如者不可多得今夏伏日埃鬱衙齋嘲溼赫
曦逼人王尉露謂城西隅紫氣山雅宜游暑遂觸熱徃未半里
見陂陀回互岡巒起伏雜花叢於層石古栢蔭於疊崖涼颼徐
來煩禔頓滌實仙靈之館也爾其清谿環鳴瑟雞叶韻苻藻漾
潔游甲浮空樹入牀菴橫籐礙路山來鏡裏鳴鳥依人予亦不

自知其何目不周翫情不給賞也嗟夫乎圃銅柱君山玉臺
姑射尋仙空桐訪道誠栖霞之逸志或齒履之寓言孰若此山
境隣城市不染跼氛楹不待蓬日自隱離田鋤芝而烏耨泉挂
鶴而煙霏哉假令子厚來此必悔其呂嘉名錫彼穢區也

8 游萬卷書巖記

水經注云積石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縣巖多石室室中有積
卷而世士罕有津逮者謂之積書巖巖堂之內時有神人進還
或陵記云天門山巖中有書數千卷見而不可取伏滔北征記
云皇天場古陶穴藏書二千餘卷異苑云百丈山中有石房內
有石案置書二卷荊州記云小酉山石穴中有書千卷相傳秦
人於此學畱之故梁湘東王云訪酉陽之逸典也余載念蒞言
每思御飆輪而上尋瑯嬛福地培守門之犬讀玉京紫微金真
七映瑛一作瑛丹書紫字諸秘籍而遇喬緣慳未之或觀又念之壯

或之方聞慚安世之善記卽有玉版奇文瑤壇恠牒亦嘗視芒
芻矣夫羽陵蠹簡牧德靈符羣王爲庸成之策府宛委有高密
之元經是名山者固儲書之石室貯典之蓬觀也玉屏邑東一
里高峯峭壁疊石千層儼若牙籤萬軸橫亘江左則萬卷書巖
也余旣不得讀中祕書而來此何敢溥民社爲粗官但一行作
吏此事遂廢每當敲撲犯慮牒訢裝懷之時登臨舒嘯坐擁萬
卷不啻南面百城而塵容俗狀俱爲之一洗是亦罍宦之至樂
也

游飛雲巖記

天官家言周雲如輪魯雲如馬衛雲如犬秦雲如行人齊一作鄭

雲如絳衣宋雲如車趙雲如牛楚雲如日韓雲如布魏雲如鼠

越雲如龍蜀雲如車而不聞黔之雲爲何狀余來黔見毒菁灌

莽嵐溼之所蒸鬱爲蠻雲類符陽之恠氣無所謂花葩紉縵錦

繡縹緲縣芻曜藻慶喬網縕者乃至黃平游月潭寺顧瞻巖石

則爽然失愕然驚且憲憲然目不周覽也則見奇執鬪說不可

名狀或巖巖而彭薄或輪囷而屈鬢或遼巢而蒼鬱或逆豎而

倒縣或龍躡而虎辰或鵬奮而鳳軒或蛟騰而鵠逸或獅厲而

象狂^越或轟引而旗導或纓綴而帶翩或乳壘而煙結或浪擁而
濤旋而且高者礙日下者回嵐巨者勺谷空者隱潭皺者膚蹙
漏者竅含瘦者骨削薄者毅多墜者星落簇者毛毳土者如眯
歎者如嬉蹲者如怒斷者如虧竊嘆曰此巖之石何其譎也何
其侶雲之欲飛去也雖然造化之工之奇能呂黔之荒僻而闢
此靈巖復能使磊磊之石變態而不可究詰卒不能使雲之東
西絡繹南北油喬者如此巖石殆此巖已罄造化之巧彼蒼無
復餘情呂付豐隆故此巖遂得獨擅飛雲之奇也夫

〇〇 梵淨山記

黔之郡凡十三〇而山接盤叢江通雲夢抗百蠻之要害者呂銅
仁爲最〇銅仁之山凡數十〇而巖谷幽異〇峯巒峭別〇壯三江
江銅仁之形執者呂梵淨山爲尤〇玉屏昇銅密邇余恨局於墨綬
不得達一問辟支佛之遺蹤〇然數數輒聞其奇〇默想其景髣髴
其境界不啻目擊之也〇聞絕巔有寺風厲不可瓦治〇呂鐵疑蜚
廉爲之歛炭屏翳爲之鼓爐也〇寺側有崇臺三〇曰拜佛〇曰說法
〇曰煉丹〇疑鴻衣羽裳練精餌食之夫所宅也〇有井〇曰安心〇水寒
沁肌膚〇清鑒毛髮〇疑飲之者可洗躁進之懷也〇山後有池〇曰九

龍池皎焉冲照淨無斤草疑有翠鳥銜其淪穉也登之者先由
金刀峽而上峽之高千仞中如斧劃隔五六尺許有飛橋相接
疑巨靈之所開鑿也左右皆大梵宇廣濶可容數十人陟者攀
絙上下若蹈空而行疑上落雁峰千尺之巘也至其椒千里風
煙可一覽而盡疑登岱宗日觀可小天下也然周圍僅四丈突
兀陡絕疑猿猴喪其捷巧鼉族謝其輕工也又有香爐峰綿絮
巖藏經巖羅列競秀下有九十九谿紆折環繞疑匡廬或尼之
勝天台雁蕩之奇亾呂逾也余於黔之錦巖珠壑秘洞靈淵亦
幾遍踏矣疑此山不獨銅仁之壯觀且爲全黔之勝槩也何必

泛螺舟而渡海乘毛車呂翔風登孽搖顛羝于大荒探踰次錢
來于秦遠然後詫語殊靈棊標怪秀呂爲異乎

〇〇 飛鳳山記

管向長欲男女婚嫁畢果糧游五岳是其勝賞神鄉秀情超拔
矣余疇管亦心衲白雲邈想霞踪今遠宦來黔始入界所遇巖
巒殊無慰羈望者舊說天下山半在黔中青疑管入譌詞也泉
抵任眠事稍暇凡境內山川亦每觸岫延賞傾瀉懷煙而人士
多嘖嘖飛鳳山之奇其言曰山之高森峯限日峭壁爭霞俛瞰
城郭猶匹帛之繞叢花險逾縣度累梯乃升下則墊雞河清流
見底游鱗可數沙如霜雪石侶孳孳架木爲略約通之蘭茝被
徑送履懷芬榜曰眾香園高僧某卓錫時之所顏也玉皇閣倚

雲結構渺如仙居梵響凌虛遠山相奮轉側十餘或丹崖翠嶂
點黛飛瓊石罅中瀑布激素灑清如委幅練數折入河聲猶雷
轉循崖東而左仄徑難登緩亦須翼攀蘿尋葛乃躋絕巔其上
眞花不落古樹恒春岫挂松欵岑交竹影流風叩阿宛若彈絲
自下望之澹冶如笑蒼翠如滴明淨如粧慘淡如睡四時之景
豁目頤懷又風胎雨殼戲弄羽毛飛悟栖狸乘煙歌唵信可
韜軼笙簧跨躡管籥予耳之神思飛越覺風麻玉筍恍遇目前
急欲遑游巨盪吾甯會差至不果輒形癡寐後勘地丙谿途次
墊雞坪去山巽許見層巒疊嶂中一峰高聳旁有兩山夾峙如

鳳舒翼曠此山之得名不誣也爾時船雲彭澤陵雨瀆流路淖
而涸又不得徑游巨探勝恍如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卽然予
有濟勝具俟秋高勝涼餘歎稍退終當凌最高峰造幽峻看博
芙蓉之石調鶴拒格之松聆風泉之虛韻翫巖桂之清香不使
子平獨精物隱也聊記此言巨爲券

○ 游白雲山記

廣順州東四十里有白雲山層巒疊嶂如渴驥奔泉至此而止
白雲盦峰頂陰晴皆見爲建文帝荒遊之所上有羅永莽莽
古杉三株長數丈其一經帝手摩至稍無珣枝又有跪井舊無
水龍神爲之涌波恆雨不溢恆暘不涸時有雙鯉出沒其間取
水者必跪汲乃可得云余於癸亥之二月攝篆斯州暇日命駕
徃游欲向寒煙蔓草問卓錫之遺踪至則鹿苑積廡濫泉息脈
林雅空噪巖磬無聲惟嶺上白雲尚依依侶舊也道旁卧一石
碣鐫帝詩三首係州牧韓之屏所刻其中牢落西南一詩作於

滇南後二詩作於羅永者彙刻於此則韓君之疏也余既別蘇
讀之遂策馬歸歸塗少轉有蒼嶺橫巨挾雲欲飛縣崖青石如
婦人回首顧盼簪髻宛肖相傳有神嫗每夜至帝所服役後被
人覩歎化爲石又有沈潭澗渟滌澗涵碧無波相傳帝嘗經此
忽一靈犀躍出踰伏道左若聽驅策者噫鳥翼庚辰虎乳鬪斑
金狄洒淚泥馬騰波蛇衛顛頊之墓燕填臨江之壙神獻管涔
之劍龍舂寄奴之藥推詳徃迹則影徹經史考驗真怪則叶符
圖籍雖詞趣涉誕而音旨非誣矣既作此記復繫之巨詩

游羅睺山記

必欲陵丹止以款羽人。記滄溟以窺龍伯。始足窮山水之觀。則
見亦同于拘墟。况牒訴控德。敲朴喧蹶。而效靈運之聚徒。通道
安石之攜妓。娛情則于民事。必有不暇爲謀者。昔人卷簾白水
隱几青山之誦。真有味乎其言之也。銅梁邑東五里有羅睺山。
余履任後公事稍簡。筭將游焉。前爲聖壽寺。由左而上。唵巖。巖
鑄。峭壁。駸駸。碧篁。翳景。蒼栢。拂雲。行五十弓所。乃至東巖寺。懸
崖。矗起。瑀。鑄。佛像。架木爲梵宮。再進爲卧佛岩。覆以脩廊。右轉
渡石橋。爲東嶽殿。踞山之臬前。橫巨石如屋。有宋紹熙時刻上

多茸竹勁根附石不土而生後則盤陀隆起履磴而上阿平四
徹前人建亭遺跡尚存則拜雨臺也西瞰城郭蜿蜒起伏跨岡
包谷南則巴嶽桀峙疊秀干霄壑氣嵐煙變幻作態北望則遠
岫巖濛橫列如案飛鳥翻翼時沒林杪迨至養和軒余所新作也
疎櫺四啓清風入袷鶻鷁之聲圓亮悽切扶光穿林綠影在地
酌贊夏披師春殆忘乎簿書之劬錄矣嗟乎異糧五嶽鼓椎三
江早償向平之願不讓志和之踪而乃流連於此者非效泉石
膏肓煙霞痼疾之爲抑以鸞峯穎楮祁連金液欲踐約于陀年
也。

8 錦屏山記

錦屏山在縣之北周圍五十餘里高聳橫峙如屏然縣因以名
鉢木翁蔚流泉感沸曠如奧如鍾孕蕃滋管時人文淵茂碩彥
迭產珣近諸鄉資其水源灌溉田疇民生巨裕有泰洪寺僧覺
清窺見溪邃利其繁殖私建刹宇規圖侵占福延洗油兩台之
民因水涸控縣斥逐後仍竊踞焚林開墜殆無遺土邑紳士稟
請葺署篆牛君履勘定界詳府立案余即任之二月出示嚴禁
盜伐查明舊蓄杉竹若干捐廉栽杉鉢三千招僧徒守護並禁
左右居民不尋越畔暇日單騎遑游未至數墨跡之赤壁輟駁

列若城墉入其中縣巖脊翳幽壑回互喬栢偃鶴清篠鳴鸞立
泉濺玉呂坐紳曲澗霏煙而歛霓轡顧遠望乘輿者久之從此
雨露涵養坤媪效霧姑櫟干霄脩篁鬱蒼不獨延賞壘檜擅一
邑之勝概而官府風雲襄吐川渠亦大有賴于蒸黎也恐歲月
塵邈奸民覬覦爰述端末槩石坐遠山之界北抵泰洪寺黃文
賢地西抵泰洪寺地南抵學田聶廷相宋國松張之楫地東抵
羅光燦楊世淳楊世振地竝刻條款於左經理紳士姓名於碑
陰

8 修西寧堡記

西寧汎去縣治三百里許與雷波毗連涼山猓夸時出劫掠斯
地爲必由之塗掘壙焚室剖媿剗兒惟斯地首被荼毒而乾谿
菜壩以次受其繹騷雖屢徵兵勦戮磔膊披肢而夸性生獍姦
猖鈔鋌頻歲有聞又窟穴深遠蝮蛇豺狼叢伏肆孽菁林隱翳
追竅無蹤聚而殲旃不其難哉計惟有以守之乃克禦之故守
邊之術李牧善筭保塞之論嚴尤著要古人築魚澤石門之障
置烏壘支就之城其控北狄也有然余謂治南夸亦當如是西
寧舊有城淪褫多年僅存垣址邑之人忘懲後患思有以固圉

而土地瘠确素尠殷啟且蹂躪屢經日形蕩析監生祝世鳳抗
達有識隱憂未然乃募眾捐修得金若干計時數月而城堡立
焉其祀總解署兵丁舍宇靡不完繕可謂有功桑梓矣余蒞任
之二年夸人自化林羅三路至東寧烽火相望乃刻期遷徙給
銃矛發餼糧往堵旋即退去幸無擾我壇場從此邊城晏閉牛
馬布野父老緩帶稚子咽哺共安耕鑿之天不知風鶴之警苗
且舞羽城可不慕是亦守土之厚願也是為記

○ 修迴瀾橋記

沐川司去縣治二百里而遙研井溪去沐川三里而近溪舊有
橋績圯者數年矣駕椎以渡塗旅病之每值大雨時行山潦鴻
發往來迷津望洋裹足余履任後頻過其地睇畧約之支離憐
揭厲之契拙捐俸倡先我民助臂無蝕無窳戒飭董事礱石駿
佗不月告成長虹卧波銜絲砥平在昔薛惠宰彭城鑿砥濟思
崔亮刺雍州攻木利人率皆留心與梁克符仁政若李久初造
七星灌乃田圃王周見覆租車引為已過雖古烈之難期實余
膺之所服也爰紀始末以詔來者

○安濟橋碑記

什葛營而南有下溪連山縈迴峭壁巉絕巨石磊落深壑黝冥
其水承東興團魚瑪瑙諸溪積波鼓轉駭浪雷殷湍激之音喧
岩傾地負算褰裳者至此望風謝路羅生廷謨翔實敦竺嗜義
管公憫涉者之病爲濟人之舉勾工伐石昕夕董作蓬險剝狹
超涯截壑糜金五百有奇歷六月而橋成焉嗟序雨畢除道辰
角昭回水涸成梁天根灼見後世惠人政廢徒矻不修斯單襄
薛宣所爲浩歎也羅生此役補有司之不及爲玼吝之所難人
不必川游徑踰路自覺矢直砥平蛟龍伏幽星象瀉漢跨虹連

岸浮龜續航亦屏邑之壯麗者與余爲之名曰安濟而記其緣起如此

○○修靖邊樓記

去縣治二里所有望龍山山之岬置關曰龍關俗謂之東關也舊有樓淪褫日久烏桷靡存余於簿書稍暇捐廉修之觀其巖巖霞起巒岸無階隱曦削雲翼佩江聲水脈漂汎爨怒震霆路不容軌牛扣馬搏石乃累甃魄斂神驚極艮坎之形勢矣昔法孝直有言魚復捍關臨江據水實益州甌福之門予謂此關界限滇蜀控制都夸亦戎瀘之屏障也登其樓眈視暉之鐫監賊繩若之源流指昌意之荒野眇隗相之平石尋葛相之古渡吊姚岳之戰壘亦將幽情瀆涌壯思峻增豈徒天水長笛歛摩一

聲東陽兮暢妍袖八詠哉工既竣銘諸石復爲之記識其甲子
時維嘉慶馬逢淹茂涂月之庚申日

脩單石鋪旌善橋碑記

今以大行王屋之山舉而擲之勃海之尾此河曲智叟所竊笑
也而愚公能移之今以浙江錢塘之潮驅而注之西陵之岸此
靈胥天吳所稱雄也而錢鏐能射之是天下事固固有難焉者
也然而有難焉者折秋蟬之翼埋之游蟻之垤而童子不爲抽
穴鼠之肝登之函牛之鼎而壯夫卻步何則名所不在亦利所
不存雖鉢之使前將廢然而返矣唐生宗舜內江國子生也翔
實數篤輕財樂施有古人風其生平豪舉難更僕數而廖子一
鰲實佐佑之蓋其見義必爲自性然也往者榮昌縣吳家場之

萬古橋蹟陀久矣^而廖子募得數千百緡歷六載之勤成虹梁之
觀至今人頌砥平焉余暑大足之歲暇日廖子偕唐生謁見請
曰足邑東九十里而近有單石鋪爲驛路通衢有小安溪源出
玉口山下流逕永川銅梁二縣界至合州西南入涪江舊有橋
甚庳小每值大雨時行山潦衝溢波襄四陸吏人望洋植望竿
設溜筒以傳文報蓋亦勞止今者善政遠聞鄰封景慕宗舜願
捐錢數千緡另建大橋一釐願助力督董其事余曰有是哉二
子之嗜義也夫人坐擁厚貲世躋粵廡衣媮食呼盧百萬宗
族飢寒喋不之卹此世風所以日淩也子乃能視蠛蠓如塵埃
拚陷溺于衽席以補救地勢人力之窮可謂獨爲所難爲者矣
儻其終勉之二子告退即鳩工伐石昕夕從事爲橋高三丈長
十八丈寬二丈爲洞三而冷貢生玉斌偕族人以店房讓^田爲
橋基鄉約陳開訓亦撤屋焉皆激于義者也蓋閱十又一月而
功始竣爲紀其顛末令鐫石垂諸奕馬以旌其樂善利濟之美
遂以名橋云

〇〇登多寶塔記

晴雲擘絮暖日生烟波綠水喧峯青山笑尋芳草而蹀馬攜雙
柑以聽鶯此其時矣多寶寺者唐宋古刹也鼠跳敗瓦鷓嘯摧
梁樹禿如鷲僧窮似金伊蒲養冷梵唄音沈山空谷靜步晨鐘
花落鳥啼寂暮鼓蒼落碧蘚何人到寶地香城又日荒余偕少
尉蔡雲往游焉語燕隨旌春風護幃岡曲桃開谿橫柳卧泥滑
石路炊熟烟邨童安聚觀苾芻導迓至則踞磐石而憇之蜀筍
堆盤巴清瀉瑗垂虹倒飲吠犬斜窺漫說覺皇縱譚脂帝三明
三昧六趣六根神耀無師檀特證道二莊瑞雨三戒劫灰蘭

廢興羅刹漂墮妙義破銅鑠英詞排鐵圍蔡子聞之幾至眴顛
遂與褰衣袂躡磴梯炬火雙童僕掖盤蝸綠壁偃歸攀枝逶迤
十一層髣髴三千界已造多寶塔之頂矣診諸殘碣建於乾寧
壬子脩於紹興壬申殆千餘年雄峩如故菩薩低眉金剛怒目
青蓮獅吼紫竹鸚飛難陀呪龍迦葉馴虎竭宮妙質盧舍真容
瓔珞垂光寶珠漾色蓋法象如是其精也則有寶幢卍字貞珉
梵文曠目刹那驚心阿鼻慈門瞻仰福海郵斟證最上乘生極
樂國欲求果報用是檀施是為廬南安撫使馮大學施錢之碑
昌州玉溪井劉傑夫捐鐵之記由是遠望烟霞往來林泉左右

崇巒聳峭複澗縈迴耳聆天言皆決鳥背朝棲羲駕宵駐娥軒
法雨飛簷恒星耀拱颺吟鳳鐸霓綴虬幡軒皇西城樓阿
育寧塔萬四千塔此亦可以廁之乃牽連而下復為北山之遊路
險蟻封徑通鳥道泉聲殷地石色遮天聖跡留崖佛影在水毒
龍驅霧淨醉象掃風萬清仙人毗耶布路十千天子帝釋來千朝帝釋迴
視浮圖頂如在空際也

○新繁縣王虎臣明府重修來薰橋碑記

晉秦昭王時蜀守李冰穿二江而鬥牛殪田溉舟通乃鍬石犀
厭水精築金隄防波衍蜀于是成沃土乃復上應七星作橋以
濟行旅所謂南江橋者後名安樂萬里橋者亦曰篤泉市橋即
延岑敗吳漢之處若昇仙冲里雁犀笮繩皆著見于舊史新繁
本漢之繁縣李漢延熙十年改爲新繁晉太康地理志云沱在
繁縣蕭廣濟注江賦云江觸玉壘山東爲沱或謂卽禹貢之江
沱者非據漢書溝洫志亦李冰所鑿水經注云文翁又穿湔洩
以溉灌繁田千七百頃卽今由灌崇二縣逕邑城南又東南入

新都金堂而注于岷江者也乾隆三十四年建石橋至四十四年冲毀五十九年重修屆嘉慶八年淪禱九年復脩抵十一年又傾陀每值夏秋之交波襄四陸行者望洋渡以小泐淪胥弗免甚且牛馬不辨橫岸檣舟王君文炳履任之二稔毒育淳樸鈕剔蠹奸民大鳧藻爰集紳耆而謀之僉曰良善乃相地勢召夔匠采堅斫樂輸之忍比于慕羶董督之人固有詣窳費將萬金閱四月而工竣焉靈螭負砥長螭飛梁瀾鏢沙明雲鋪虹卧信乎鞭石不走**村**留永潛矣嗟序崇隄尹維陽委輸流通尚賴卑國降監之協贊崔亮刺雍剛億兆利濟而得長浪浮木之

竒恢要皆不安謹諉克符仁政也今君之為此橋也其非周禮司險知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之遺意乎

○南谿縣修文廟碑記

稽自麟書吐後道衍素王天秩人倫萬古不夜降及六國嬴秦
角力膠庠遂廢仁義爲桎梏詩書爲灰燼聖學殆歇絕矣漢興
崇儒幸魯牢祀太學視市子衿莘莘褒成封侯厥廟以立歲時
修葺重于甘棠觀鍾離意之獲璧知非初于永平或謂始自梁
天監者妄也我朝

列聖相承

文德誕敷景運鴻鑠聲教重熙凡聶耳奇肱之區拘纓歧舌之
國莫不束髮襲帶弭志黌宮益州之都會昌建福井絡躔曜江

漢炳靈文翁揚化舊存石室蹟斯古矣南溪爲叙郡屬縣城北鳳皇山勝朝建有

聖廟屢經兵燹鞠爲茂草迨乾隆己酉徐令蕃地肇遷城內厥基隘迫又隣鄙市歲月塵瀛又將榛蕪毗陵胡君蒞此蠹剔利興封節晏如乃布弦歌戶比鄒魯釋奠之次仰瞻棟桷俯眎几筵心焉繫黜思欲新之至己巳時和年豐人士樂業爰釀金相地揆日庇材于是冬鳩工迄辛未夏音竣落成倚禱哉義堂宏敞經肆紆縈重欒霧宿榮題風清依佈聞絲竹之音擊鬚執丹漆之器鐘律自眩盤染蠲絜誠足以棲止神靈坐永金石也已

○興文縣修文昌宮記

戴匡精裡廣堪皆是金鋪玉城煥若神居良以反暉離宮典宰秩命聚精揚紀天象炳然也獨興文界在蜀裔竇燹穴叢媿劃樸僂靡有闕宇祀典闕如乾隆三十九年縣令潘敬蒼因會有儲資囑監生石游宏契地立廟奉薦血骨嘉慶六年

制詔天下州縣皆建宮用享以禱旣釐邑令路雲瞻念基址庇隘臚牲牢縣鐘簾局無隙地不足昭誠恪也遂庇材起殿式廊具瞻工未竣去十五年楊令迦擇履任以前方嚮未協僕改修之捐乃廉俸簡貢生石銓廩生張廷拔生員蕭應智董督其事

旋以泉布告賜復令貢生童雲涵等募帑襄助洎余署篆已閱
五稔矣而土木始畢雖未能巨麗廣敞而榷稅端置宏燭俎豆璘璠
廡廊豁閭奎閣嶧隄亦足以享靈祉而薦觶膠已余嘉諸子之
激時日以經營累銖鎔而擘畫訢識顛末錫之石以垂焉奕

8 修文昌宮記

今

上卽位之四年九塗榮鏡六幕同文猶復崇儒重道加意菁莪
爰允儒臣之請於畿甸首善之區建宮祀文昌仍

沛綸音飭十三省大吏董率所屬於府州縣各建宮虔祀茲
頒祝告之詞用安神靈凡昌誕敷文德樂育子衿潛化頑悍躋
治淳熙之至意也歲壬戌余履玉屏任視事後簿書稍暇巡覽
郊垌見屏山東有文昌閣敗瓦飄零殘椽傾圮將委諸蔓草荒
烟慨焉興歎思有臣新之以培風脈而地衝差繁供張竭魔力

弗能較適邑紳士咸欲捐資重建且謀卜地城內呂僊歲時用
享原任綏陽鄭廣文洪孝廉堃文學諸君造余呂碑記請且謂
余之不鄙夸其地而樂身敷社講藝也廣序子弟莫不爭先淬
礪思執檢道德之圃按響文雅之場倘受得昌言呂啟其牖不
獨親炙之不安咫聞斷有呂規於遠大卽後來者聞風興起順
就甄旬不至徧規改錯亦所呂成埏埴之志也余曰然乃進諸
君而諭之曰凡人之學學為忠孝而已忠孝根於性生而亦本
於經術黔雖介在荒服文采風流遠遜函夏然漢時盛覽字長
通牂柯名士昇司馬相如為友作合組歌列錦賦知賦家之心

毋斂尹珍字道真自呂生於遐裔未踐庠序乃從汝南許慎受
五經師應奉學圖緯通三才還鄉教授南域由是知學孝桓時
尹氏呂經術選用歷尚書丞郎荊州刺史而應奉為司隸校尉
師生並顯平夸傳寶夜郎尹貢亦有明德歷尚書郎長安令巴
郡太守彭城相号南州人士明代如馬氏心菴陳氏五粟研鑽
理蠟克紹關洛之傳而清平孫文恭思南李少參篤學超詣鴻
文經世為時所宗夫呂榛狂之中卓然崛起功業文章流芳汗
簡而教言懿旨復有呂啟後人之靈府豈非聖賢非異人任而
學之可幾哉至於精裡邀福謂可呂登桂籍而膺仕版非余之

所期望也眾曰然工竣遂詮此言以記之

○大足縣脩孔廟碑記

粵自空桑毓聖靈降蒼精制作握符鴻苞造化乃鯤門運阻喟
感鳳嬉吾道其弛爪矣洎赤兕龍興麟書立學乙瑛置百石卒
史韓勅造胡輦禮器倚禕哉洵尊崇素王之盛典也益州之都
會昌建福自文翁勅石室後世踵修三陽二陰吐圖出讖炳乎
其若旭大足爲唐昌州地明嘉靖乙酉邑令唐君簪地自東南
遷

聖廟於此萬厯乙卯稍事補葺迨

本朝雍正乾隆間亦復召梓程工繕其積遐今

上嘉慶之三年九嬰翦孽三巴肅清諸生莘莘驩思嘆印有除
荆獲璧之心爰於二十一年量力助金擴其舊規而制度未脩
亟謀恢更思情鳧藻次歲即醵錢三千貫雖升輝弓如之樂施
史晨李謙之飭治不是過也遂鳩工庀材揆日伐石門闕翬如
類池鏡如兩廡豁以庭兩階峻以砥
大成之殿騫乎特起彷彿覩龍蹲之儀

崇聖之祠儼以鴻濬依俦闡笙竇之響桂樹宵宗比乃鳧檀石
欄雲矩如游曲阜凡名宦鄉賢忠孝節義之祀罔不舉即鹿祖
雷洗邁豆於禁之屬靡不周邑人士可謂有遵彊之思焉余來

攝篆適工告竣人士伏請紀厥顛末嘗謂孔氏之道燼于嬴秦
樽俎壇坫干戈載揚元始封褒成以光祀典黃初齋宗聖爰緝
舊章經籍禮樂厥有端倪至

聖朝德邁三五微言大義燦然如新諸生果能襟佩仁義咀嚙
詩書姚姚盛服豔豔禮容即不必耳聆金絲之音夢執丹漆之
器庶接於希驥弗絕望于階天矣敬爲之記以勗方來

○ 天足縣脩文昌宮碑記

按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星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
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春秋文耀鉤云文昌宮爲
天府孝經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並居以成
天象故曰文昌宮春秋元命包云上將建包曰上威次將正
左右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司命主災咎司中主佐理是
貴相司祿與文事相涉青衿之子嚮旰漚鬱爰褫厖釐詎得爲
淫祀哉夫星之爲言精也精感列宿實降生人如老子火星微
子牽牛顏回中台黃石土星東方木精張良弧星樊噲昂精蕭

何狼星甯壽歲星是也又或生理不沫反形虛廓如傳說騎箕
王良振策周伯揚輝王蓬兆福是也或者謂予象冥眇天阿冀
絕梓潼之說涉于恢竒蓋惡子跡蜀故牒有徵反暉離宮典宰
秩命靈智赫奕一孔之儒未可輕議其誕矣然余竊有所感者
彼青駕白馬金刹紺園鏤鴻字如達嚬孫相輪于剡飛豈真卓
錫嶽麓味水曹溪爲博鉢之赤髭踐沙之白足要皆撫自何充
妄希梵福指出許詢精覲仙藍卽松壇羽士協晨鍊師託補三
闕實昧五練徃徃借銅靈以栖寂假火絕以引元不過壽祈者
婆爲杜靈作觀符生徐甲貌尹喜起樓此亦猥俗之大惑也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邑生監某人等募眾泉刀齋心將事激時日以經營累錙銖而
擘画染稅匡飭俎豆辜絮門宇時稟奎閣登闕足以安靈祉而
媿禔燎可謂急所當務矣

聖天子與神合莫不重精禋

頒發祝詞歲時脩祀有司趨踰其間肅恭罔忒不可卜雲漢昭
回珠氣如弓人文蔚起科第蟬聯哉爰爲之記以志告成

8 代蔣制軍成都府重修錦江書院碑記

嘉慶二十二年冬余奉

命總制全蜀下車後夤夜孜孜未敢遑寧期欲澄草榻藥壑消
雍且俾吏鏡貪流民社豐蔀邊徼報平安之火鉗徒銷赤白之
丸以上稱

聖天子綏輯黎元訓俗敦龐之至意竊念井絡之墟會昌建福
在炎漢世瓌才駢羅經學詞宗方聞執術溢于道將之粵陽芬
于承祚之耆舊信乎其炳靈載英也今則綴學之士舞追王壽
章上柳津陽城衡之樂經范長生之易注杜叔和之詩題郭舍

人之爾雅眎同覆瓿因能甄綜爲問長卿值時子雲繡補允南
然否東戾其平且有不能舉其名者蓋經學之廢弛久矣○余以
爲擾柔民氣○必淵茂士風○儻指歸邁德之學不講○則寡廉鮮耻
之俗不除○急思拓黌序進青衿與之振發新機○被濯舊染以紹
赤兌之名賢○適成都首郡暨各府紳士以錦江書院門徑紆曲
體制未協○合詞公請冀欲改脩○爰即允准捐廉程工而學使余
君慨分清俸司道及各屬吏咸欣贊襄事遂移府學於東書院
之門曩右趨者改作於中以端其向○凡講堂學舍賓廨諺室皆
整飭登閣煥然改觀焉○考諸圖志即文翁石室舊址也○當日者

下縣子弟招入學官開敏之吏受業博士飭厲誘進齊魯比風
厥後文參增舍高映鐫柱禮殿賴以永存○洎宋時蔣堂韓絳王
剛中范成大輩亦復建西學廣齋楹延廬江之遺緒○何期明季
兵燹蕩焉灰燼我

朝戡定寰域益部敕宣持節諸君皆隨時繕葺加意陶甄仰體
壽考作人之化○今茲新厥精舍益乃廩餼人士莘莘褰裳鱗萃
非吾道昌明之會與嗟虜張收畫像宋恩題名香不可復覩矣
諸生果能折衷六藝含咀百家循莊遵忠孝之譚守李宏金石
之志觥觥其氣抑抑其儀騁白鳳之雄才洗碧雞之浮藻漸摩

觀感激厲涵濡儲爲國家棟梁之用則程黼揚終之學術馮緄
王阜之事功來軫自道前丕可繼若徒取誦說爲也彼客嘲僮
約篇章俱在德釗席益石徑不存學爲梯榮文爲釣利仁義徑
楛道德橋樑豈余期望之本意哉

○ 馬邊廳 建蓮峰書院碑記

於戲自先王經學造士之法弛聽異者沈溺于旁行敷落而不
知返其淺者役志夫詞章文字不復寤閉心葆真之道矣自循
吏董重儒術之政廢勤能者殫慮于催科簿書以希上考其陋
者竭力爲突梯脂韋不復知作人養材之理矣即使地處殷啟
英材相望講學之舍橫術柳比亦且整置弗顧誰能向狂獠實
變之鄉與之敦詩書說禮樂哉惠君撫馬邊之日以土俗椎結
婁劃左言悍盪不文思豈士風以柔民氣乃集眾爰咨爲書院
之脩旋受代去喻萬二司馬先後釀金相地而板築興焉迨談

君至規制粗立即延師訓迪皆所以成君未竟之志也今君復來蒞斯邦童子竹馬而迎郭伋父老鳩杖而觀劉寵其遺愛在民也如此君仍捐廉重葺堂廡恢廓子弟莘莘絃誦比戶異日者化行俗茂碩彥雲蒸白鳳才人兼通乎理碧鷄主簿亦号經神可繼文翁之飭厲不羨稚子之善誘也已

○代勅修蓮峯書院碑記

昔漢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選吏開敏有才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又脩起學官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由是大化蜀學比齊魯焉馬邊地居荒徼自乾隆四十六年通判魏君廷觀詳請設學文廟文昌宮洎奎文閣以次脩理獨書院闕如嘉慶十六年

制詔府州縣未有書院者悉令添設以廣教化時富平惠君署任翔實首公即以脩舉爲念集邦人士酌議已有崖略矣旋受代去喻君曰泗繼之募眾經營以疾終罷十七年萬君春權篆

捐俸百金爲倡共計醵金陵百餘兩遂券置城南丁姓地一區
前對蓮峯遠去塵囂爲書院之基而貢生楊藝林等復捐山地
一處計每歲獲租貳拾餘石以供膏火之費而規模粗立矣十
八年談君林履任之次年延請山長考取生童肄業其中復捐
俸繕治房宇以馮所捐瑪瑙場店基及各鄉場斗秤課息歲收
租銀肆拾餘兩撥入書院以助束脩膏火之資至二十年惠君
重蒞斯邑慨然曰是舉也余昔始之諸君踵之今余將觀厥成
乎又募金若干復置地以增益所需並捐廉改葺講堂廊廡門
壁墁聖采繪焉規制于是大備往歲先大父璉友教於茲羨是

邦多英俊今既得賢司馬爲之栽培更得明師爲之誘掖獎勵
以經術啓迪從此人文蔚起崇實黜華匠成翹秀鬱爲良材上
膺廊廟之選下作里黨之式豈不懿與

8

大足縣修
棠香書院記

士人束髮受書動言學古問若者爲七經十一經若者爲七緯
九緯十五緯則蒙然且若者爲大經若者爲中經小經則又瞠
然違與之譚三皇內文四聖秘旨哉昔人云士不通經果不足
用然則通經學人首事也○今之士亦講經矣耳食宋人不根之
說奉語錄爲寶符輒斥鄭康成爲庸妄孔穎達爲粗疏安知兩
漢儒宗師友授受專門名家各有源淵不肯輕改師說如譜繫
之一定不可易暨三唐文人或士亦復孳鑽訓故通典函雅不
同勤說如王勃之易發揮成伯璵之詩說薛仁貴之易解其顯

著也士不通經一旦筦朝政必坳會穿鑿病國殃民即發爲詞章必嵬瓌枝離警言兜物豈非世道人心之害哉大足爲唐昌州地歷宋元明洎國初時有登科第者究無卓聞之碩儒近數十年來並鄉舉者絕響豈今昔土地之殊歟抑以教化不興士安樸僿靡所師承雖有姿性穎敏者目不覩經史耳不聞講授株守學究心如廢井聰明錮蔽皓首無成良可哀也邑舊有棠香書院前任和君隆志所脩捐廉買田畝亦有好義施入者每歲收租爲束脩之資然延師到館匝月即歸虛糜金錢終歲曠業此文風所以日敝歟余自六月來署此篆值大比年士子赴

秋賦念歲入甚夥以濟田餘款錢八百餘緡請于府憲歸入書院從此束脯優厚莫得堪經師入師者以訓迪並給諸生膏火俾有激厲異日或有端士茂才出其間亦守土之幸願也遂飭齋長黃性周劉宏洲等脩理講堂書室整齊潔肅青衿絃誦于斯揖讓于斯變嫖劃之習成鄒魯之風其尚勉副余期望哉

重脩鶴城書院記

瀘縣

古人有言士不通經果不足用然則窮經之要其在于致用心
謹矣式觀兩漢經師家法相授如丁寬之明易而知兵王吉之
善詩而諷諫王延世之通禹貢而治河患劉更生之知鴻範而
說菑異雋不疑之熟春秋而斷疑獄非猶夫後世之繡槃悅而
拾香草也瀘邑爲山國士習舊稱淳樸余履任之日詢所謂書
院則敗瓦殘椽風雨不蔽盡然傷之急以庫存罰鍰囑傅林二
生脩理之去盱江之名而顏曰鶴城紀實也時值大比諸生赴
秋賦予亦以漕事晉省比其反也歲聿云莫乃錄取生童若干

名延教諭甘君主講焉嗟乎以予之舟平南北必載書甚多屢
為弦唐子所怪即一行作吏敲扑喧譟牒訴控愬而此事不廢
未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蓋深愍光陰易逝經術不明而尤媿
未能致治上理俾四境之內彊競輸情善良安業盜賊屏息陰
陽協和是仍為有體無用之學也讀聖賢書抗心希古力圖遠
大而於制執試帖之末反不能精此固獵葉之風不如聚沙之
雨毋亦固陋就簡不思淬厲以底于成乎願諸生勿憚焮掌之
勞糞心之苦闢經苑啓史笥引之以道糾浴之以學海何遽不
為文囿之鳴鳳執圃之靈芝哉夫朱穆忘食而窺編公孫牧豕
而習業黃霸請室而問難盧植戎服而設論前喆勤劬當不我
欺今紀堯梓之竣功輒述儒林之遑事以為諸生勗尚其蠹沒
孟晉無弁髦予言是為記

8

重脩龍王宮碑記

大足縣

邑界榮昌永川銅梁安岳之間單椒小巖無高山之蘊蓄曲澗
淺瀨無大川之滙疏土壤不爲膏沃糞種不爲劬錄而歲多糶
斂不虞饑饉民飽長鎗不愁旱暵者由雨澤之及時也嘉慶之
二十一年女妖爲虐當康不來苗禾如焚泉澤胥渴農吐輟鋌
咨嗟無年邑令趙君憫民之將毛食也禱于東門外之
龍王宮冀得甘霖以蘇羣命旋即沛然合境荷

神之嘉貺也走相告語謀新厥廟以肅普淖趙君飭監生劉增
爲首事募集眾貲恢廓靈璫軒豁肝飭稱漚鬱焉余于戊寅之

六月署篆斯土入其境火雲燒空罪田龜拆詢諸父老不雨者
六旬矣眎事後即設壇步禱昕夕靡寧自陳無狀默祝有秋豐
隆大出以將其雨地乃不赤天實至仁豈余誠之至誠能感哉
邑之人宜何如豐融肝蟹以仰會

神庥耶茲因劉生之請爲文而紀其靈應且爲迎神送神之曲
以侑之其詞曰神之來兮如雲洪頤舉兮翻翁風伯翼從兮雨
師驩欣電母熠燿兮雷公殄破薦肥豕兮旨酒芬雲黔纓兮蕭
煙焮神之去兮如羸商羊跳足兮焦明羽儵東海之童兮青驄
驕阿香車推兮藥師執搖山之髮兮瞬不焦百里蒿兮民歌且謠

○ 大足縣 東郭虹橋記

余足跡半天下凡游歷之邦見陂塘浚濬橋梁整飭即意其有
司吏治之脩心竊稱善前在屏山任時于境內病涉之處相度
地形踵司險故事于下谿建安濟橋于研井谿建迴瀾橋于結
髮壩建鎮螭橋皆戒飭董事者無蝕無竅儻工旭卉俾民免揭
厲之虞今來署斯邑有監生劉增前請曰東關之有橋尚矣父
老言建自明末厥制甚庠狹洎本朝乾隆十八年鑿石砥而高
之上駕木立亭于迨二十六年遭鬱攸以毀遂即補葺今
上嘉慶之十八年秋水鴻發淪于波臣往來累足目者心惻增

乃募金重修橋因以立計橋高二丈六尺有奇長十八丈寬二丈五尺有奇爲洞五上建亭三十間以憩行者高二丈六尺有奇亭上樹樓祀神以祝鞏固費錢四千餘緡經始于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春乃歲事今又于上河脩小石橋以便鄉邑之人往來于下河築堤堰以遏水勢皆增昕夕董工幸而告成也其涼亭店房每歲賃租六十餘緡付九廟首事生息以爲修補費敢祈文以示久遠余曰此守土有司之所宜從事也而生能蠲沒以斷于成殆可謂首公者矣遂書此胎之勒石以嘉其嚮義之誠篤云

〇〇 游北山記

嘉慶歲己卯正月初五日余卸篆無事聞北山有佛灣瑠鐫法象儀態俶詭意或有殘碑斷碣沈霾于蔓草荒煙遂徃尋之出北門二里所路漸危聳有石磴古道似歷年無人行者又里所造山臬見峰巒層疊洞壑窈窕巨石拔起如樓屋鏡觀音彌陀金剛諸像甚奇壯山胛中開一綫路兩壁悉雕西竺諸佛尤甚精巧其巖左峭壁赤如霞駭即而眎之乃唐乾寧二年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都督昌州諸軍事守昌州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揮靜南軍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韋君靖建寨之碑軍事判官將仕郎前守靜
南縣令胡密撰文其文自後而前與梁相孔耽神祠碑同意其
為梵氏之學者雖有駁落大率可讀蓋以乾寧壬子歲春正月
于龍豈山建永昌寨碑言築城墻二千餘間建敵樓二百餘所
又于寨內西缺三翠壁鑿出金仙又言施缺四舍廻祿俸以建
浮圖乃知天人諸像並白塼皆始於君靖也循巖而北遼洞恠
石千百其狀所鑿天王菩薩羅漢亦千百其形有乾寧三年四
年造者有王建永平時造者天漢時造者有孟知祥乾德時造
者有孟昶明德廣政時造者有宋咸平紹興乾道元祐大觀淳

熙淳化嘉泰時造者一洞甚空澗就山刻碑形乃上柱國天水
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贈右銀青光祿大
夫謚懿簡公趙瞻神道碑撰文者為左朝散郎試尚書禮部侍
郎兼侍講范祖禹書並篆額者為左朝散郎龍圖閣侍制知永
興軍府事蔡京字極秀媚饒勁挺之氣洞內外石壁刻古文孝
經二十二章字徑二寸許循巖再進有石壁巉削高十餘丈刻
文殊詣維摩問疾像像下截稍有磨泐旁題字均無損蝕其他
游賞題名者或文字全存或僅存半不復覩縷矣復沿山紆行
至白塼寺塼建山椒高二百尺周圍廣六十步切漢摩雲飛鳥

不到爾時整煙漠漠暝色迷雅林樹蒼茫略辨邨舍俛眎城郭
形如盤蛇乃緣石梯下于峰迴路轉處鑄大佛二尊高與山肩
雄偉不常下與步行復有石洞鑄山神像獠醜如村留迨迨署
聽譙樓鼓聲已初更矣

前游寶頂山記

久欲躡寶頂山巔尋幽探異問毗盧佛之遺跡以牒訴倥傯未
暇捫壁旋因岑醜隕月路甚溇溇不便肅驂乃雷鼓北巖宣陽
排陰天乃暝霽于十月十八日載塗馬出東門十餘里漸折而
北路漸艮坎將至寶頂山五里許有孤峯斗絕在外鑄白衣觀
音像上鑄小佛三尊懸崖覆之遠望西北諸山如狡猊蹲踞伺
攫行人及抵山隅路側有石屋鑄林林央央狀生獠堪當轉而
東則至山門門外大石池方圓三畝許池中左側豎一碑碑左
右石上有雙足跡大如箕惜水深不得至碑所摩挲整衽入則

石坊高峙橫書西竺仙境四字循階上內爲韋馱殿再進卽維摩殿像極莊嚴令人祇竦再進爲觀音殿由維摩殿之右而行有大寶樓閣卽寶頂也內藏毗盧肉身尺三層以石砌成下層鑄達摩中層爲迦葉上層爲釋迦周圍鑄經間以佛像樓閣後石壁下截鑄八字大如斗僅存末大寶樓閣四字由右側陟石級而升高丈許爲平臺建石屋屋亦高大餘自東壁抵西壁長三十步後壁鑄小佛數盈萬凡柱梁椽拱圈非佛者或向或背或坐或卧或行或立或曲膝或伸臂或瞑目或歡笑或悲戚靡不生動曲肖所執香花寶珠鈸鉢纓絡之屬亦復精巧寡倫西

壁多鑄女菩薩像東壁上鑄毘沙天王像怒氣鬱勃陰森逼人旁鑄佛數百妙麗端嚴天人俱足屋檐外左側有毗盧石庵左右壁外均鑄佛又鑄天神彎弓拔劍檢袂極威猛之狀庵後壁外畫寶璫圖圖上鑄佛橫書釋迦舍利寶璫禁中應現之圖十二字佛下畫寶璫像旁刻嘉定十年僧道權記敘事雅潔有體庵前楣橫刻毗盧庵三字庵之下有石洞內鑄佛像門前立二力士手執杵鉞右石壁亦鑄二力士像厥狀復慈良喜色可掬由觀音殿右出沿緣而上約十弓許爲聖壽寺寺踞山頂巍峩宏敞老松幽篁宗生族攢殿中塑如來上有樓木刻曉山和尚

卧像倪眎羣峯羅列環拱如小兒孫洵此山獨秀矣寺側石佛
數十立叢芳間悉斷裂土人云係張獻忠所毀東南小阜有白
塢下狹上廣無頂土人云國初時飛至瀘州爲鐵索鎖住不能
飛來矣乃返禪堂少憩出山門折而西百許步至佛灣縱觀右
巖聳錫猛虎下山勢極奔逸折而東巖高百尺鐫金剛十尊三
世佛三尊各高五丈許有轉輪佛口銜金輪霞光萬道狀極雄
偉少進孱顏橫錫寶頂山三字末署銜朝請大夫權尚書兵部
侍郎兼同修國史兼軍口錄院官修撰杜孝巖書下鐫大佛尤
爲奇特頂上圓光配藜于厂際再進則爲千手大悲殿慈憫之

懷溢于眉睫真鬼工也杜覲龜畫所不到稍轉至巖曲鐫睡佛
首大如屋身長九丈旁鐫弟子十餘向佛若悲泣者又折而西
至北巖爲九龍口有九龍口噴清泉飛灑益壽始生之兒流于
方池九曲入澗旁有孔雀明王洞明王騎孔雀勢欲凌虛旁有
毗盧閣像靜罔若有思者再進則鐫佛身六賊圖又鐫地獄變
相鬼恠紛沓暨兜率天宮諸佛拈花又雪嶺鷹崖釋迦苦鍊令
觀者神游其境復返至南巖之左沿崖而西凡鐫牛九頭牧童
十牛或斲草或飲水或跽卧或倚樹或仰首鳴或控勒不可制
其牧童或用力牽拽或揮鞭或倚石卧或坐石吹簫或延頸斜

睨或相抱而戲乃揚次公得道牧牛事也山峯忽危聳而起笑
出丈餘則爲圓覺洞有大獅雄踞洞口拳毛斗尾恍罔吼聲洞
甚黝黯上鑄觀音文殊普賢兩旁十二尊者儀態幼眇匪復入
間周圍及頂俱鑄鷲嶺峯巒大海波濤花鳥飛舞魚龍變幻睟
眇者久之惟前巖上漏一綫天天光斜穿入洞乃辨諸像由獅
子崖而西路徑逼仄鑄坐佛巖際有若城者名魯班倉仍返自
左巖口緣磴而登其上平阿四徹建萬歲樓作八卦形簷拱翼
騫勢若飛動蓋是山分南北二巖中爲深澗由澗底西行有大
足川土人云川亦有大足雙跡也嗟序予行天下徧矣凡所登

覽已極耳目之觀今至寶頂浩眺岩壑窮睇法象則擗舌而驚
曹能始曰寶頂寺者唐柳本尊學吳道子筆意環崖數里鑿浮
屠像奇譎幽恠古今所未有也噫信矣

8 後游寶頂記

前此登寶頂搜巖尋壑軒豁呈露坤媪不敢秘竒矣而于殘碑
斷碣未能如正平之默記成誦心甚嘽嘽歲已非正月十六日
呼蔡少尉為再游之舉春陰日久黔雲冑岡水滿野田泥没人
蹠及抵山傾側縈迴下臨絕壑絕不啻歷七十二絰之艱焉入
禪房靜坐飲酒二升步至後山巔聖壽寺寺外樹石幢二其一
署銜係翰林院纂修官平湖陸壇撰紋山所原起及興廢之由
其一則乾隆時邑令李德沈潛等補修寺者迤至毗盧庵庵楮
橫刻毗盧庵三字兩石柱刻佛報恩 國大孝釋迦佛十字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下石洞橫刻迹石池寶頂山六字登平臺至毗盧庵後壁刻畫
寶塔圖圖上畫佛橫書釋迦舍利寶塔禁中應現之圖十二字
佛下畫寶塔像兩旁刻北祝皇王隆睿筭須彌壽量愈崇高國
安民泰息干戈永順風調豐稼穡二十八字又寶塔圖左右書
釋迦如來涅槃至辛卯紹興四年得二千一百八十二年二十
二年又圖測刻紀一篇末云嘉定十年四月一日慶元府阿育
王山廣利禪寺住持傳法臣僧道權謹書首敘嘉定八年十一
月有旨宣舍利寶塔入禁庭安奉塔錦堂焚香致敬嬪御侍臣
及東宮屢見琉璃珠水晶珠真珠之異道權爲贊其盛果也其

文館閣體非山林衲子所能爲者石屋左側有一碑額刻隸書
唐柳本尊傳五字字極娟秀有曹全碑氣韻碑文約二千餘字
字極小漫漶不可讀不得時代及撰者姓氏碑陰橫刻寶頂山
常住田產碑八字文亦磨泐右面正立一碑額刻恩榮聖壽寺
記六字讀其文如今之牒移體前半乃永樂十六年四月初十
日蜀府長史給住持惠妙告示一通中敘洪武二十三年九月
十一日長史陳南安奉令旨凡境內各寺皆禁樵採侵占什碑
寄宿嚴加禁約也後半乃成化十年六月十三日蜀府長史梁
能安奉蜀王令旨着僧超禪住持焚獻並禁軍民人等毋得欺

侵榜示一通中敘蜀獻王曾駕臨此寺見石像儼然殿宇傾積
缺僧修理令旨差百戶彭善新送本司惠妙住持以超禪雖蒙
府縣帖委未奉國恩難以護束也出至維摩殿之右建大寶樓
閣周遭皆刻佛經閣後石壁首刻勅賜聖壽寺院等字下截磨
泐又橫刻唐瑜加部主摠桓王八字下刻煥章閣學士字下磨
泐次行刻昌州字下亦磨泐旁刻文大半消蝕就其存字繹之
乃係趙本尊智鳳事實也末存承直郎三字蓋知昌州軍事判
官席存著所作者下橫刻八大字尚存大寶樓閣四字字大如
箕旁有勅賜聖壽寺傳燈記碑乃大明隆慶五年住持悟朝立

碑陰刻寶頂山四字頌凡二十二句獨末二句六字係李開先
作也開元康熙時舉人長壽籍遂至佛灣之左巖中間刻三世

佛上橫刻寶頂山三字末署銜云朝請大夫權尚書兵部侍郎

兼同修國史兼軍

錄院官修撰杜孝嚴按孝嚴安岳人杜孟之子登

慶元五年己未科曾從龍榜進士大佛脚側有一碑刻七絕一

首末題云寶頂趙智宗刻石追孝心可取焉日成絕句立諸山

阿笙鐘鱗甲事見坡詩謂為神初呵護之意也署銜云朝散郎

知昌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口口二江宇文記書記雙流入

崎之弟又有靈湫泉七絕詩碑末署忠州刺史楚人戰符符斬

人曾官南京戶部司務循崖而轉至北巖所刻天竺諸佛地獄
變相千儀萬態不可名狀其上刻云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旋
終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凡數十處又刻云假使經百劫所作
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亦數十處其他所刻佛經無
慮百數也至巖盡處隔洞見圓覺洞仍返至南巖之左崖口刻
朝奉郎知潤州賜紫金魚袋楊次公得道牧牛頌十九字旁刻
頌云笑出欄中不奈何若無繩綫總由他力爭牽尚不回首只
麼因循放者多無作者姓名想即次公作也次公名傑濡須人
著無爲集十五卷別集十卷官禮部郎平生好佛其成仙事蹟

不詳沿崖皆刻牧牛狀態生活戴嵩之圖不能踰之入圓覺洞
洞內右石壁刻南無大般若經南無大寶積經南無大華嚴經
南無大涅槃經共二十四字字徑五寸凡四行又刻忠州刺史
戰符題圓覺洞五律一首蓋用左壁康圭韻也未直刻寶頂山
三字字徑八寸筆極清健未刻云邛州魏了翁書左右壁刻偈
一首亦釋子語有意義者上橫刻寶巖二字字徑二尺餘係隸
書旁刻嶺南康圭五律一首題爲秋日同馮羅二齋長游圓覺
寺未刻門生馮臣虞羅如綸八字下刻湖南黃朝記十數語大
約言其父爲重慶二尹渠構木爲洞門以蔽風雨也係正德時

出洞而西有洪熙元年大足縣教諭江西錙畋人之碑碑敘趙
智鳳生於宋高宗紹興二十九年七月十四日五歲出家十六
歲雲游還建聖壽本尊殿因名山曰寶頂聖壽本尊生於唐宣
宗大中九年六月初五日出于柳癭中州吏見之收爲子比長
修苦行明宗賜其院額曰大轉至宋神宗熙寧間勅賜聖壽本
尊智鳳持其教亦以是爲号也旁有康熙庚午歲大足縣令史
彭碑碑言圓覺洞佛像爲魯班所造唐大中九年柳本尊出而
重脩宋嘉熙年趙本尊復爲建脩元明香火震耀川東歲久大
悲像爲樹根侵裂毗盧洞爲猛虎拔木所損圓覺洞內石釜爲

盜賊撬傷寺內正殿天堂暨僧廊山門俱遭火毀有僧性超募
脩之也仍迂至山門綴尋所謂雙足跡者池中左側樹一碑碑
左右石上有雙足跡焉架木至碑所諦跡乃永樂丙午歲正月

新文

立碑大半磨滅尋其文義禁居民毋得網魚采菱藕也舊碑言

昔時有亭覆石今無之矣復循跡兩廊見明侍御曹瓊所作碑
敘明弘治癸亥秋僧錄義成完公領捧內賜水蓮觀音畫像安
置雁堂爲釋弟子供侍甲子秋九月完公駐大足與邑官薦紳
來游嘆以爲崖跡迴異不在五臺補陀圖下也飭畢因按藏經
見數千函皆殘缺零亂爲整理數局命僧人于夏課之暇分類

排次勿供鼠嚙將來或不至散佚亦此游之力也時夜已半明月在天寂無人聲鐘磬時作揮毫疾書得詩二十首粘之僧壁爲異日雪泥鴻爪云

8 多寶塔石記

多寶塔今呼白塔余登其巔乃知原名多寶塔也第六層佛龕內兩壁有嵌石左刻云敷文閣直學士左中奉大夫潼川府路兵馬都鈐轄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軍州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使文安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馮今于昌州多寶塔內施錢四百貫文足造第六層塔一級全用銀合內盛粿嚴感應舍利一百二十粒安于其中祈乞祿壽絲遠進道無魔眷屬安康子孫蕃衍盡此報身同生極樂紹興壬申歲仲春旦日脩塔化首任亮刊石右刻云敷文閣直學士左中奉大夫

潼川府路兵馬都鈐轄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軍州提舉學
事兼管內勸農使文安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馮
大學年七十八歲男右承奉郎瀘南安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
馮覺男右迪功郎前成都府路提刑司幹辦公事馮覺年三十
歲以下皆子婦孫男女暨其子孫孀母之名與年歲也考大學
南部人登景祐元年甲戌科張唐卿榜與蘇舜欽鮮于侁青陽
楷等同年官爲安撫並非末秩而通志竟無其名但載紹興時
瀘南安撫使馮楫案楫幼喪父離母寄養於人後官瀘求其母
不得會誕日羣丐聚乞署門外內一瞽目老嫗曰吾兒生同今

日若在老身不至流離如此也家人入告楫進嫗問曰汝子生
年月日能記憶否嫗一一言之不爽又問曰身中有記否曰二
子共胎連背而生以刀分之一死一生生者脊有長痕楫下拜
泣曰是吾母也扶起薰沐焚香告天跪飭其目其目復明因建
塏日報恩今在瀘州開福寺中是楫爲安撫使在紹興時大學
爲安撫亦在紹興時或楫即大學也又考遂寧志有馮覺慶元
五年己未曾紹龍榜特奏名或即大學子而父子乃異籍蜀人
風俗向如此者蓋是塏原爲唐乾寧時韋君靖所建宋紹興時
重脩馮安撫特捐錢脩第六級耳其化主則任亮其砌塏者則

道人邢信道也亦見壻內石記

8 游馬湖記

蜀之屏山縣為李漢馬湖縣前漢楚道朱提二縣地棘道故
棘侯國今為宜賓朱提縣因山為氏山出銀銅馬湖縣治有馬
湖江為金沙江之下流即若水又名瀘水諸葛公渡處在此非今之
瀘州湖在縣治西一百七十里黃螂司南五里黃螂即漢之堂琅
縣地一作堂狼後人音訛轉為黃螂謂其地出螂訛矣其山崖巖
巖窠直刺層霄即酈道元所言高山也湖居山巔袤三十餘
里廣七里餘淵深莫測去大江二里水泉江流同消長日夕作潮
中有島嶼如螺髻石戴土可容四五百人俗謂之海包有海馬石
水消則見者舊相傳有龍馬潛海內亦謂之龍湖春時繫牝

馬于湖側龍馬出舟交則生神駒圖經言明昇據蜀所獻明太祖
之飛越峯即得於此湖或云得黔南之柳坑非此湖四圍皆峻崖
峭壁一綫鳥道余於辛未歲冬十一月以公事赴雷波廳抵黃
螂巡檢黃君省曾言陸行奇險不如汎湖僊安乃乘舟時朔風
正厲波濤震盪巨魚涌躍舟若鳧雁飛浪上日未映出湖至岸
叱易轎入箐口劇寒林木森密堅冰在樹厚寸許雪冒枝上風
吹之斗出枝外寬四五寸如馬鬣魚鱗然出山則天氣和暎如二
月時也按南中志朱提有大淵池水名千頃池西南二里有堂
狼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脈其道里千
頃池即馬湖也蜀都賦注朱提有靈池在縣南數十里周四

十七里靈池亦即千頃池疑當日朱提縣治在今平夷司故云湖
在縣南數十里也所言廣狹微異想今昔變更耳嗟乎造物
亦太幻譎矣匡廬山頂有方池中橫大扁水多白鷺朝那縣
高山有靈湫四時不涸風吹葶入水輒有鳥銜去此皆余所
目睹者其所未見更不知幾何也

游涪翁洞記

涪翁洞在屏山縣東龍潭石壁下黃魯直安置
戎州時曾游憩于此明萬曆時明將軍興安邊同知
汪京平治道塗洞遂破毀余宰縣之二年重脩
龍關因游焉青壁萬尋鴻波奔激舟泊江湄步
上崖隙入其中甚仄淺洞口有記駁落不可讀
翁隸書刻曰挽士不能寸推去輒數尺才難不其
然有亦未易識又云面前路須常令寬路徑窄則無
容身處况能使人行也下刻云右豫章黃太史詩康
節邵先生語東漕舊有隸本奇特郡守臨邛黃申



為摹刻于涪翁同側以增偉觀嘉定辛巳十月既
望然余曾游宜賓谿^{涪翁}山山中分相去二丈所石壁
刻挽士不數尺詩面前路須常令寬語款云山
谷老人書蓋魯道成戎州日書刻之翁高崖
又鐫南極老人無量壽佛八字字大徑三尺餘
廣如之雄偉可喜殆是黃守以戎州刻移刻于
此也

8 重九日偕友人游南禪寺至玉皇觀登高記

鴻雁北來節逢九日簿書少暇選地登高城南三里有南禪寺
僉曰幽勝肅駕游焉梵宇荒涼禪高庠廡不足鬯襟惟門外松
檜補椽頗堪延賞遂呼驢赴玉皇觀路漸曲仄延緣而上約里
許乃至茶飲少憩入三清洞瀏覽鑿空岩石瑣鐫法像非自然
者撫視洞門右上刻淳熙戊申季夏梁當之陳應辰鮮于東老
何長文^字缺二擇趙用若避暑于此共二十九字缺二字下刻隸
書二十字筆法甚雄傑乃譙人曹偉卿公餘侍親游此為慶元
庚申冬至雪後三日也側面刻楷書七十字乃知昌州陳伯彊

饗其先考妣者爲乾道己丑冬至日也循視洞門左刻楷書二十三字乃申國呂元錫挈家尋仙追涼於此爲淳熙戊戌六月十三日也尋仙下二字爲人鑿猶可辯出洞摸左右壁屋欄遮擁甚黝黑燹火燭之得七律詩四首倡者爲左朝請大夫知劍州軍州事張宗彥和者爲左朝請大夫知昌州軍州事何格非無歲月旁刻草書四行甚模糊諦視乃辛未初冬鄧早跋張何二公詩者知其詩作於淳熙五年六月十二日又旁刻呂元錫挈家登南山回少憩南禪寺所作詩下刻和韻詩署款處數字極小不可辯仍循至右石壁有淳熙七年冬十月大足縣令

何光震同教授主簿等官餞郡守王夢應刻石紀事者文凡六百二字利缺者僅十三字旁有端平二年六月六日江原樊允季頌容資陽王熙避暑於此凡三十二字數百年落封藤覆之物一旦出於人間喜極欲顛如獲百馮飭吏人撤木欄洗塵土將榻以餉知好也遂登玉皇閣石像數十斷裂橫卧甃視閣外野煙宵樹時漏積陽孤鶩飛處白堦露尖縵田水滿皓同積雪矣呼燈劇飲聯騎而歸濡墨作記茲得二詩

8 代朱小裴明府石盆記

余鄉富山水虞衡所誌子厚所游逸情超拔霞外寄蹤疇昔亦
思觸岫延賞傾澗懷煙而羈于塵鞅向長笑人言念翠巒悟衷
何時拊帶自慙已頃棗園春嶼兩弟來簡云購得巨石如盆狀
廣袤七尺深二尺許可注石水中峙五峰真偉觀也管嘗怪奇
章好石甲乙第品何取氣核爲是新新今斯石也方之到氏奇
礪未知何似而辰秀浮清足以官府風雲輸納波浪矣新楹適
成寓書顏額庶幾鑑此汪汪思我叔度瞻彼岩岩儀我于輿豈
必效米顛哉抑汾隅有言丘陵學山百川學海至不至分焉存

之于畫是又在觀者之會心也夫

〇〇 兪觥歸趙記

代陸心蘭方伯

當明之神廟江陵秉成勝算老謀海內殷富迨奪情起復羣賢
交攻論者多咎士大夫過激昧為國愛才之義余則以為身居
墨經妄附從戎墜先王禮蹈宰我愆諸君子之彈章疊上所以
勉子孝即所以厲臣忠而小儒過為訾議何哉時則常熟趙文
毅公亦疏劾之受廷杖出國門許文穆方為庶子鐫兪觥贈行
文毅既沒其觥傳於黃端伯陳潛夫章藻功何廷音諸人後歸
曲阜顏衡齋文毅五世孫者庭於江西學使翁覃溪宮詹許見
拓本泣然乞翁為文致顏氏謀易之觥卒歸趙今懷來心如明

府弄藏之來謁時呈家刻兒觥歸趙詩文一冊且求為記余觀
伊古蓋臣篤渠直亮有所論列奮不顧身逆鱗蹈刀百折不回
幸而寤主明良相慶愷無矜色不幸遭誅或加竅逐甘飴受之
毫無憤懣未聞張網留輪以示後辛毗藏裾以炫人然葦檻而
念朱雲○洗衣而思嵇紹○覩物繫懷烏能已已○然則忠臣之身騎
箕尾○氣作山河○而遺物遂壽比金石○珍侔鼎彝○亦理之常○無足
怪者○今夫因位所以立者忠也○因生所以盡者孝也○文毅公既
削職歸藏其腊肉示子孫而中允公於崇禎朝復劾楊嗣昌之
奪情其疏有曰人才所以不振○正由愛功名薄忠孝致之又曰

臣祖用賢首論故相奪情幾斃杖下臣敢背家學負明主坐視
綱常掃地哉嗚乎○可不謂世篤忠貞乎○而者庭之惓惓舊物○跋
涉間關○期於必得○以永先澤○亦可謂孝思不匱矣○今心如牧民
作父母其益孟晉以繼先世之業哉

張雲麓明府
寧遠宗祠碑記

式觀莽古治化瀄懿世風樸屬在上敵本俗之教里巷循收族
之經以故其時孝友嫻睦萃而弗睽歲時合其食吉凶通其財
葛藟無傷角弓不作遺棄滯穗利且及于寡婦自宗法不行俗
趨澆薄皋牢襍積各殖其私相怨一方固聞任恤而餅壘交恥
泉池並竭甚至杖屨瓢梳之色加于父母嗟乎本之不固枝將
就萎膏之不沃光必不華即使倖躋膺仕○毛薦豐潔麗牲骨毛○
鼎之俎之鬼神其吐○此有心者所爲蒿目而永嘆也古筑雲麓
先生由進士爲江南寧國縣令凡七季有惠政解組歸爰契地

營祠爲堂三楹翼以兩廡豁如輦如凡樹棹繚垣悉以法用以
妥先靈用以合宗鄙用以示雲祲報本追遠聖諸奕禩厥意良
謹顧余嘗誦着山蕪氏族譜記言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臘
社不能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念今世知收族篤
本支者益尠矣貧賤則骨肉交惡富貴則秦越一家本根不庇
數典殆忘張氏之子孫果能鑒劫凋之俗篤爲奕之情值春秋
祭日合宗族子弟咸集祠宇拜奠既畢以次揖坐顧瞻几筵感
懷風木其翔實白著者則改容熱服之其寔義通蕩者則訟言
厥厥之庶幾孟晉厲志集詒興懷相與肺附以崇庸德用能保

世滋大丕慰靈爽豈僅栝椽占護貯饗豐融謂足以繩祖丕繇
蟬嫣哉嗣子啟瓏介李孝廉芬徵余文以勒諸樂石斯亦可謂
善述先志者也余故詮其義以爲記

8 岳一山舍人先墅記

嘗讀蕭仁顯言志論有云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二項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烹羔羊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斯亦足矣樂不可支竊念超踰世網枕藉平臯勤是菘蕪未易云覲繼讀漢中士女志不獨偉勛亮節濟世之英駢肩接跡而隱君子之秉道匿暉舍和隱璞遁於犒牛摩蜃之間彈其長兄去弟之業祿刺無數孝思靡窮診諸舊紀求之方今則於慎菴質齋兩封翁信之質齋翁者吾友中書舍人一山之哲考而慎菴太翁之淑嗣也鄂國之喬不乏壯懷蕩陰之支爰栖旱麓固

非南陽樊重世饒上腴蘄州龐安素席沃產者矣當其始以白金數笏買吳氏曠土一許沙磧所積榛莽所封污萊極目磽确不毛父把鉏於前子荷甬於後鬪蕪撥腐曝淤翦荒去草而蘊崇之槩木而水火之而後霑體塗足趨耨深耕變雲雨於黃污化膏腴於烏鹵凡得稻田七畝焉郭翻立表之後卽有康年淳于操豚之時不為奢願爰乃栽柳以固岸樹桐以取膏植棗粟以供饋遺種木棉以資衣服風雨之夕灌溉之晨固不在茲以企收內蓋終歲而勤動始俯仰有蓄事也然當賊賊倡亂虺毒陸梁腥染壻水烽迷聽山軍慘於蟲沙戶絕夫炊爨吾恐黃牛

再孰之稻鞠爲茂草黑水魚池之田躡爲戎場矣何以戈鋌彗雲焚掠徹地畛畷依然廬舍如故非善人之遺澤賴蒼昊之陰祐歟今一山有列位於朝宜蜚名於世而乃嬾踐東粵之塵高卧南岐之野言尋斯趙之所悅聞叱犢之聲則悽然以悲肅然而敬况復母氏餉盂白髮風梳得不念劬勞頌聖善乎於是護松篁築茅屋引泉流莩蔬圃服我先疇食我舊德鳩我宗族保我廛區庶幾兩世之艱辛永述遵而不廢在昔龜蒙著書結宅於故鄉之壠畝周燮精易畚於先人之草廬一山之守此墅也合軌往詰無忝所生豈徒衍相臺程史之傳紹梁州美農之

俗哉澍既爲記復系之詩曰漢江之南先墅在焉父蓄子播乃
成良田用遺後嗣有幹有年豈無傭者不如我先江天未曉風
雨淒然作苦敢辭洪縻牛牽兩蹠入水踏破蒼烟歲其有矣羞
膳豐蠲伊何人哉古之懿賢予言不讐視稜衫篇一山有棕衫
濕詩述兩封
翁之力
力田也

登邠州石佛寺記

邠州二十里有石佛寺余數違來未之游今春三月將入都補
官道經幽風閣下乃躡石級登焉覽舊碑謂此寺創于唐貞觀
年州志載興工者鄂國公也其石佛像高八丈五尺有奇浩哉
工乎當日亦甚勞民力矣原佛法以施舍因果爲說其心主于
憫眾生苦難而淺者謂以象爲教違違廣造精舍以紫磨爲身
頗黎爲眼珊瑚爲舌飾紺青之髮豎光明之拳龍蛇虎豹之區
化爲金碧即謂之慧門而佛遂俛首以寶珠身盜無乃妄之甚
歟夫三昧四禪五戒八空豈有異解要歸于清淨而已倘世之

人不使六龍驚軫三鼠馳光卽可以度愛河可以塞欲網豈非
昏衢之巨燭苦海之慈航乎今則誕其金剛不壞積薪不焚薦
以伊蒲飯以香積卽能貫其宿辜是般若臺上真有陳文達矣
昔丹霞禦寒則燒木佛德山說法則撤塑像空門之有識者尚
不以土木爲事而儒者反或信之○余平生不喜何死之佞佛亦
不作范縝之無佛論而奔走塵途煩惱殆甚思于婆羅樹下一
蔭清涼詎必向苦行林中飽麩蜜哉然三獸渡河而喻有淺深
吾甚鄙夫蕭瑀之聖之也試詰佛曰子疲于津梁以身世爲妄
是選佛不如選官也恐如毘羅之石亦不能量奮道然一笑登

車而去宿旅次而爲之記

游玉泉院記

嘉慶庚申三月余自家將還京供職四月抵青門偶
病肝鬱友人^{朝邑}王葵圃^{茂才}言玉泉院邃幽清敞可避蹢躅
彼靜養疾當速痊余曰善乃四月中旬膏車造山麓稅
於前院邀華陰甘馬指揮伯雅其弟茂才仲循潼關劉
瑞符副貢湖北劉俠君上舍^{朝邑}王葵圃^{茂才}同憩焉
早睡初醒呼僮啓牖則靈鳥仙蝶聯翩入房翔飛旋轉或止
几上不畏人良久乃去盟畢則烹茶于山蒸亭餘後則
讀書于挹翠軒正午則芾基于眺遠堂稍倦則卧于希夷
洞夕則望月于無憂樹前暇則入竹林觀飛龜之超越熱

則濯浴于玉女泉泉源出西峯之玉女洗頭盆自山峽流入院後為方池鑿龍首水出龍口溢為塘芙蓉叢生石船浸焉有時賦詩則列坐其中入夜坐院清暑見星月皆大光照須眉間地下水聲琮琤然時或出後門望嶽見白雲縈山霧如帶轉瞬則雷霆砰磕山上大雨山下仍驕陽也昕夕瀏覽病然霍脫流連久駐不忍別去一日昇俠君較射山門外有蒼松四五株高皆三十餘丈北周時物也俠君曰君能挽彊試射矢踰松頂信能射矣余以鏃矢射之著於松音本入寸許後七年自黔回里復入都往游舊地見矢猶在松上也遂追為之記

8 游峯山記

爾雅釋山河南峯周礼職方河南豫州山鎮曰峯山是殷周時峯屬豫雍州之鎮則曰嶽即沂之吳嶽也峯今為秦望余往來京師至峯陰縣遙望三峯未嘗一登陟也嘉慶庚申四月養疴玉泉院在山之麓時欲登椒而憚其峻恐發昌黎之慟遲回者久之屈五月歆蒸擬到落雁峯游暑劉瑞符副貢王葵圃茂才謂余有濟勝具憇憇之乃儲肉脯糗糒酒米以十六日戒塗跣布鞋蹠上纏勝頭戴笠腰繫布二丈許俾人挽曳行四十里至青柯坪宿焉夜靜時聞鳥聲泉響步廣庭星縣樹抄銀河挂檐際月大如盤

金波欲瀉信靈境也詰朝路險不能繚緩步行徑益峭歷
百尺墮千尺墮蒼龍崩鐵絙直挂攀之而上隨長短皆可
受趾幽窅深壑窺不見底水激石為雷霆風入松作江濤
蓋廩廩子眩欲顛也洎上南峯回睇西峯仙掌赤壁霞
駭高擎九霄想見巨靈崩巖之烈郭道士延駐精廬月上
觀諸穹碑不火而明次日至玉女洗頭盆無所謂十丈蓮萼而
清流涓涓直奔巖下因與諸友詫山之竒道士曰此不足竒
也于東方未明看東海出日乃大竒余喜甚五數初即披衣
催諸友起急登山巔見日初出大于車輪作紺赤色少選
則漸紅紅珠如球數十百起于日下跳躍不定久之海水瀆涌

日紅如焉支又久之日漸黃珠珠隱沒遠邨雞亂鳴天乃曉遂寓
道士為煮酒呼僮磨墨伸紙欲作觀日篇未成擲去早食後
即下山仍憩青柯坪夜大雨迅雷起屋上棟梁搖動令人龍懼次
晨晴霽澗間水聲盈耳古樹翠色滴人衣裾返至玉泉院日已
曛莫得詩三十首按漢官儀言泰山高四十里郭璞言從山下
至頂四十八里三百步明人張五典疑其誕以竹竿量之高三百六
十八丈三尺四寸折步七百三十六步六分八釐平高共積五千一
百二十步有竒實高一十四里零八十餘步耳若嶠山三秦記言
不知其高幾千仞如半天之雲山海經言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
惜未有量之者

8 重修狄道楊忠愍公祠記

夫洪濤稽天而金石不轉。繁霜被野而松柏獨榮。豈非質厚者難遷。而節堅者不改。與師尚父曰。忠臣無二心。鬻熊曰。君子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趙孟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肥義曰。難至而節見。忠臣也。蓋獻可替否。夙夜在公。殺身成仁。不畏彊禦。芳徽歷久。聞者興焉。當明之世。廟淵默。修元委政。端揆逆嵩。父子盜執太阿。倣擾國是。威福專擅。紀綱滌蕩。戎馬在郊。聲名之士。華腴之臣。咸洩忍。依違承順。氣使宗社之事。有同秦越。頌莽稱曹。惟恐在後。先生義憤雲湧。首擊大憝。聲討十罪。擿撥五姦。俾阿順

雷開專利榮夷顯然白著靡得隱匪詎非烈丈夫哉然先生特
一部郎耳任匪鈞衡職匪諫諍貴戚無援信任無素屬在疏邊
抱國隱憂白簡生霜神叢基固勢之不敢概可知已先生一無
顧慮上叫天關糾正奸邪議論鯁切不求名譽不避仇怨抑何
壯歟夫驚弓之翼聞弦震顛脫餌之鱗觸藻潛伏翻然之計繫
誰不知當仇鸞憑權馬市主議萬口皆喑縮項頰首先生力排
羣說昌言不可致令魚焦瀕死五木竅逐荒遐流離辛苦歲月
遞嬗始還郎署脫令他人處此必且全軀保位與時浮沈前轍
鑒戒後患茲懲毀方瓦合棄蓼集菀甚則感荷私恩以圖報復

國計安危罔養弗問先生瘡痍未復正色敢言借劍批鱗攻其
難去忘家殉國視死如歸吁可悲已設使先生稍就委蛇通顯
立致卽括囊屏息循職自守亦可坐貌榮名無傷詭隨而乃疾
惡如風比於鷹鷂白刃可蹈丹心如見方之比于剖竅長弘化
血斯爲酷矣可不謂忠乎吾聞墨陽百鍊不挫鋒芒荆玉七燒
彌著瑩潤先生夙邁閔凶艱難備嘗性真不滑視險如夷加以
讀書擘理實求經濟故能諳熟邊情燭照奸慝從容就義非同
意氣也狄道舊爲先生謫所而起然書院又講學之地也舊有
祠祀年遠淪褫邑人重修爰攄鄙文以志景仰系之銘曰

謂公賈狂曾卧冰霜謂公懷刑乃撼雷霆擊斯黃鐘堂上大舜
賦彼白雲泰岱千仞椒山有膽何必蚺蛇青衣奉丸竟起杖痾
我思先生涕淚芄蘭道統祠畔風悲日寒

○代重脩楊忠愍公祠並新設義學碑記

保陽省垣之有旌忠祠舊矣乾隆三十五年周燮堂制府為方
伯時重脩之營立房室賃租作費建設碑亭載植樹木而又朔
望謁香以昭虔祀誠盛舉也余蒞任後見其積湮急謀旰飴同
寮助金襄事設義學於其中以培人才惟

公鬱抱孤忠馬市議開力排羣說昌言不可瀕死五木竅逐遐
荒纔返郎署首擊大憝五姦十臯借劍批鱗卒遭不幸嗚呼慘
已當其在狄道時流離造次獨立超然書院與士子講藝人文
以興今於公之祠立義學亦所以體公之志也梓塤告竣爰述

緣起著之石以坐爲奕竝附規條於後

8

吳城葉氏忠義節烈祠記

代陸心蘭方伯

問乾坤何以不壞曰有正氣幹之問彝倫何以常存曰有正氣
維之莫或幹之莫或維之則乾坤其息彝倫其斁然而忠臣義
士烈女節婦常相續於宇宙史不絕書則以正氣流行含英淳
耀震但精靈輪囷勃發有莫知其所由然者也吳城葉君立筮
爲余己未禮闈同年令滇之定遠有循聲投簪返里其弟孝廉
之筠需次直隸邑宰君遠道寓書以家刻忠義節烈誌見示且
句爲祠碣之文余終讀之竊嘆葉氏之忠義節烈爲不可及而
益信正氣之旁薄鬱積久而必伸也當武宗時盤游佚樂國事

杙程宸濠蓄謀覬覦神器一時厚祿大臣黨逆潛通規冀非分
因養無恥而景思以編戶之氓無捍圉之職特以俠烈著聞長
於彈擊乃羅致之不可脅降之不屈填尸牢狴論者痛之既而
連檣東下泊譚家灣其弟景允率三百人伏隘奮擊所殺過當
濠軍大亂卒以勢孤被矢而死其族血戰益力三十六人胥就
殲焉濠憤甚遣黨焚劫其家婦人或焚或縊舍命不渝九姑弱
女子耳亦能達變實軀塘水死者共四十九人嗚乎慘已時都
御史王公守仁既以一家忠義旌其廬距今三百餘年歲在嘉
慶之己巳寶應劉君台斗攝吳城丞亦余同年也搜討遺事請

於大吏為之建祠有司歲時爰薦明禋可謂盛舉矣方景思之
被招不辱也蓋灼知夫君臣之大義必不可以從賊而不惜以
身殉若景允等之結族潛攻亦祇知雪憤報讐初不慮及被旤
之酷烈而諸婦女之毅然就死既知夫君之屠戮亦復何心人
世故相率駢屍於一堂此豈有沽名市譽之心存於其間哉儻
使百世而下垆冢淪褫尋訪父老姓氏莫詳吾知英魂毅魄必
不隨荒烟蔓草以俱堙而卒之幽光白著大節歲蕤奕烏盼嚶
放惠靈來豈非正氣之不可磨滅歷久而彌昭乎吾聞于將埋
獄光射斗牛隨珠沈淵采飛碕岸然則葉氏之一門赴義力捍

凶暴視死如歸計不反顧其正氣之所萃聚歟宜其今之科第
蟬媽簪纓相繼寢熾寢昌而未有艾也於是乎書

○代重修名臣祠碑記

大凡日星光氣河岳英靈淳耀積精輪囷盤礴則必篤生偉人
榮當時而昭焉奕况秦中土厚水深風樸俗茂往詰先賢溢於
縹緗者或豐功駿烈柱石朝廷或蠲德穆行矜式閭鄙其尸而
祝之社而稷之也固宜即簪仕是邦或龕暴宇良澤能蘇槁或
徇名遂志節足砥頑詎不當漚而鬱之肝而嚙之乎咸寧縣治
舊有名臣祠建置始末蓋自勝朝

國初某學使重為葺理至今歲月塵邈敗瓦積垣僅餘梁棟邑
薦紳等盡然傷之以志書局贏金僉議修之費不足則晁氏凝

福仞之越數月而工竣猗禕哉殿宇登閣廊廡整飾丹腹綯如
門徑闊如信足以安神靈而致禋祀矣且各木主既書其諱字
復詳其籍貫俾入祠者畧知梗概翹首聳肅敬之容撫心奮思
齊之志豈非盛舉哉余承乏守西安目覩其成深嘉與諸君子
之好善而不能釋也於是記之以示久遠其修理紳士例得附
綴於末

〇〇 寓廬菡菊記

歲在馬逢君歎張子待銓都門下榻錢衍石侍御許雙丸屢易
兩鬢頓粵榮落驚心慨慷拊髀况乎秋之為氣潭壑悲填壯不
如人功名薪積匏瓜天上繫莫濟川首宿盤中飛難食肉招我
叢桂〇欲向山樓〇懷入簾葭〇空望水沚〇愁因酒而轉劇〇倦把書而
無聊〇門有擔菊呼而市之〇略得百本〇列于階除〇綠葉紫莖〇紅芒
青穎〇倭遲老圃之想〇髣髴東籬之觀〇麋色侵衣〇鬱香散鼻〇於是
緜正則之辭〇展致能之誼〇挿研光而顛舞〇傾浮蟻以狂歌〇天識
旅情〇返冰魂而倚影〇人畏秋瘦〇吸溼露以晚顏〇豈非散愁之禁

方延齡之珍劑乎。嗟夫光陰激矢，天地遽蘆。蘭以芳殘，芝因秀折。空辜九日，誰是百年。滿堂美人，雖目成而不識。盈耳妖曲，即梁繞而終停。何若或或寒夜，終古無絕。煌煌翠蒂，晚節獨留。故國松筠，不縈化蝶之夢。滿城風雨，竟斷催租之人耶。回憶鶯囀亭前，在黔之遵義縣署天涯石畔，成都坊名裁曾百畝，莢亦千叢。遠性風疏，逸情霜傲。婆婆偶寄，躑躅長留。憐小草之救時，埽秋穉而無迹。今則久荒三徑，猶折元亮之腰。空說兩間，欲灑杜陵之淚。心蓬閉塞，肘柳支離。未免不採之傷，那禁背明之感。所幸節到重陽，問消災于桓景。鉏來一束，求助術于彭錢。葛三能仙，莫嫌

蕙醜。歐九不學，尚戲金飄。亦足炫張仲之蓬蒿，盈陶令之把握。供成公之嘉頌，入嵇舍之麗銘。何必百蟲將軍，極楚望于女兒。覆羹太尉，致甘谷之鄴泉。哉質之侍御，亶其然乎。

寓瞻園記

辛卯春李舟泊金陵同誼陸君瞻園舍我時則風光駘盪日色暄妍
嬌鳥弄嘯濃芳吐蘂亂紅鋪地眾綠掃天隋石學山方池嵌鏡樓臺
高下亭榭參差偃蓋擎松籜龍抽竹緣階碧草襯我芒鞋繞郭青山
入我衿裊瑋牖天小澗浪地平光景流連信可樂也乃有園丁鉏菜
奴子摘藹瀾茶品泉磨墨試研樓頭楸遂樹根讀書清脆鴿鈴雲端
風送甘甜蜂蜜檐際日烘壁走蛇醫衝破蛛網墻抱雀殼糞污蝸涎
飛虎擎蠅小雞啄蟻螭螿冠蚨翠碧銜魚靜觀得之良亦鶻爾時或
廣庭久坐曲檻旁依蟾蜍月來蛞蝓星上清見眉髮涼襲衣裳烏鵲

獨飛蛩螢自語銀河耿耿欲汎仙查玉闕迢迢冀聽羽曲麗譙鼓緊
砥室燈明鄭酒百杯說狐設虎蕪香一炷佞佛證仙僕倦斲牀客劬
聞橈大笑揖別明日重來又或拭几觀書開幃評画閣部楹語觀史

對經心蘭出所藏史道鄰先生所書斗酒縱觀新建芳儀拊膺挹郝

又出王陽明先生真容葉拱而起景仰良殷彼狗苟蠅營徒為顛涿

係劉念臺先生所題 狐神鼠聖自覺顛狂白眼頰望青萍欲斫王戎滄父買李鑽核祖約

贅人掩幔持籌殊為赧顏不足置齒也嗟乎光陰逆旅天地剝削奸

權塵埃聖賢日月何論軒統乃壽旗幢况以腐儒又同窶子療飢煮

字撥悶吟詩氣總凌雲乃墮雨精消燭明凶貧甚黔婁反裘負薪遺金不

拾拂龜端筴卜居何期詰旦張帆便為陳迹侘年作夢何異蘧廬倚
裝操觚用紀鴻爪云爾

寓瞻園記

辛卯春李舟泊金陵同誼陸君瞻園舍我時則風光駘盪日色暄妍
嬌鳥弄嘯濃芳吐蘂亂紅鋪地眾綠掃天隋石學山方池嵌鏡樓臺
高下亭榭參差偃蓋擎松籜龍抽竹緣階碧草襯我芒鞋繞郭青山
入我衾裊瑋牖天小澗浪地平光景流連信可樂也乃有園丁鉏菜
奴子摘藹瀹茶品泉磨墨試研樓頭撼遂樹根讀書清脆鴿鈴雲端
風送甘甜蜂蜜檐際日烘壁走蛇醫衝破蛛網墻抱雀敲糞污蝸涎
飛虎拏蠅小雞啄蟻螭蟻冠蛛翠碧銜魚靜觀得之良亦鶻爾時或
廣庭久坐曲檻旁依蟾蜍月來蛞蝓星上清見眉髮涼襲衣裳烏鵲

獨飛蛩蛩自語銀河耿耿欲汎仙查玉闕迢迢冀聽羽曲麗譙鼓緊
砥室鐙明鄭酒百杯說狐設虎蕪香一炷佞佛證仙僕倦斲牀客劬
聞橈大笑揖別明日重來又或拭几觀書開幃評画閣部楹語觀史

對經

心蘭出所藏史道鄰先生所書斗酒縱觀
廿一史爐香靜對十三經聯語見示

新建芳儀拊膺抱郝

又出王陽明先生真容
係劉念臺先生所題

葉拱而起景仰良殷彼狗苟蠅營徒為顛涿

狐神鼠聖自覺顛狂白眼頰望青萍欲斫王戎滄父買李鑽核祖約
贅人掩幔持籌殊為赧顏不足置齒也嗟乎光陰逆旅天地利卹奸
權塵埃聖賢日月何論軒輓乃壽旗幢况以腐儒又同婁子療飢煮
字撥悶吟詩氣總雲乃墮雨精消燭燭甚黔婁反裘負薪遺金不

拾拂龜端筴卜居何期詰旦張帆便為陳迹侘年作夢何異蘧廬倚
裝操觚用紀鴻爪云爾

游金山記

嘉慶己巳歲余在都候選兩江總督百菊谿先生
奏請赴李家樓河工効用時尚未動工座主文遠舉
師督學江蘇書來招至常州府校文試畢將赴
揚州舟抵京江大風濤遠鼻師慰戒橋人勿渡亭
午風稍定余勸師登金山師難之同門諸友咸從心
息之乃汎舟至山麓登焉山脚鑿江天一覽四字明
巡撫胡纘宗所書秦州人也道至妙高峯少憩煎茶
一泉瀹茶飲之望窳堵坡卓立雲霄和上延入禪
室出蘇東坡玉帶置几上令展視曰此蘇老先生

所畱鎮山門物也師微笑曰蘇老先生為蘇學士
耶和上曰非也是蘇東坡諸友皆笑余曰諸友出相
鼻依危欄看江江四面圍繞波鬣山根勢若浮動
舊說名浮玉山唐時裴頭陀開山得金賜名金山
或曰明皇改之然山海經云浮玉之山北望其區則山
在其區南則非金山明矣遙睇江心亂石間有叢
薄雅雜樓集問之諸友咸曰郭璞墓余曰晉書
郭璞傳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于暨陽去水百步
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其後沙漲去墓數
十里皆為桑田按史又謂去水百步許不在大江中

且當時即沙漲暨陽即今江陰不在京口又所葬者璞
母而非璞也璞墓在江陰今在湖中王敦廟視惟有
短杖膝琴子鑑乞收琴杖葬之南史謂宋世帝浚卒
世朔習水軍得璞墓遷葬之諸友曰世之妄傳多類
此正笑語聞師呼慊從還舟余作四詩句師及諸友
和之次晨乃渡江憶丙寅歲余來南由蘇州至丹
徒邑令靳君金鼎延津人為同門生在都中相識
訪之靳君以余船小為換大艚日夕乘風泊金
山下挽衣荷笠而上造其巔洪稚存太史在焉余
問前輩何此在幾時來由洪曰余寓此游暑已月

餘矣君何往余日將赴江寧洪日今夕須痛飲狂
歌呼風喝月醉則跳江波中尋郭景純較戶之六
小自余笑曰前輩興固豪醉則可何必求死洪曰
君思死乎余曰澍不畏死恐奇相不受前輩耳
相昇奉腹笑銜杯嚼復嚼成茗芋起則若未乘
低昂磨墨伸紙作金山頂放歌畢各釋去誌且
洪前輩送余至舟時風正怒遂揚帆去此游較
後游勝遂並記之

游焦山記

余隨遠臯師校泰州臯將謁百制軍師于金陵
仍自小步洲出時十月江風琴厲朔雁鳴空聞
橋人此去焦山幾許橋人曰過設辰洲十餘里即是
遂張帆往至山麓亂石紆回中有平階拾級上東
有長廊十數楹歷人勝坊平臺廣數丈存進則
焦山寺殿後有軒設古鼎傳為周景王時物無款
識可辨尋磴至松寥閣少憩巒上楊椒山先生所
題絕句楊子懷人渡揚子椒山無意合焦石刻
尚在倚徙山隙望大海波濤浩水回顧金山煙

樹迷離不辨逶迤循山之西由曲磴下及江濱訪瘞
鶴銘已崩摧乎鴻波中過三詔洞祀先像得
絕句云先生何避世有夢到義皇儀頌誰歸
切安遼海翁尚欲瀏覽而積陽栖岫乃回舟
東口惜未攜酒來畱宿痛飲山臬夜中聽江聲
陶月色也為悵然久之

游西湖記

嘉慶丁卯之二月二十九日舟至嘉興訪錢心梧于
秋湓橋詰朝偕謁漆林先師墓淒咽良久晚到祿里
街觀先師舊宅後嗣彫盡尤為悲惻次日怡齋同年來
同游駕蒼湖即聞人滋所記南湖也中央有煙雨樓風
力甚勁船簸揚心梧慰余笑曰子南人尚畏水豈能
如予之汎洞庭湖耶次日邀陳妙士同年戚南如上
舍心梧恬齋游御花園晴雲罨靄芳草薈靡雜花
栖樹嘯鳥呼人頽起羈思厝外蒲帆隱見一棹
漁歌歎乃鼻榔相和歸飲于馬氏晤香室蘭茶馥

郁鼻觀亦香次日遂約為西湖之游越再宿抵杭寓妙慶
寺心悟赴黃湖余偕其妻元陳太學步湖邊登保俶塔
歷夜神廟岳鄂王祠見翁覃默先生所題銅甬詩石刻
壽為王孫珂所鑄以祀王者乃踏蘇隄白隄歸次日入城訪
許周生同年張整渠大令章子卿大使皆晤之次日陟城
隍山即吳山也觀錢塘江江波黃濁征帆者必在雲際
次日心悟回同至金沙港繁茂爛漫落紅滿地少選移舟至
西北岸入靈隱寺古木輪囷脩竹檀欒細流鏡沙游魚可
數遂抵九里松甚熟緩步踏莎行約十里許渡橋西北
奇峯突兀瓊瓏萬狀則飛來峯也因遭佛像元僧楊璉

真伽所鑄者峯即越紐書之龜山吳越春秋之怪山本琅
邪東岱山一夕移此故名飛來倚即冷泉亭濯手泉邊
寒沁肌膚唐右司郎中河南元稹作此亭或謂即郡守
相里造之虛白亭僕射韓高之候仙亭庶子裴唐棟之觀
風亭給事盧元輔之見山亭遺址也次日欲游韜光寺
看竹不果乃游天竺路畔夕殘體乏錢見之酸鼻至
則煙氣薰灼不可耐急返舟中至小有天園登南屏山觀
司馬溫公磨崖刻易家人卦孔記孔樂君子斯須不可去
身一節又君子素其位而行一設入淨慈寺僧小顛貽
之詩集出仰雷峯塔頰巨牡獸多積落此時已夕照

矣舟至白雲峯境地清闊游人稀少登樓遐眺水色綠
煙風吹乍散亦足喜也至錢忠肅祠東廡峙蘇文忠表
忠觀碑遊回第次日汎舟至蘇白二公祠又移南岸謁
于少保祠去湖岸可三里許祠額曰旌忠步幽徑而出
竹樹蒼翠映人衣裾蕩舟至小孤山尋林和靖墓元
特為僧振發棺有端研玉簪各一枚今墓不知何處但
草綠山青身放鶴亭暨穹碑刻鮑明遠舞鶴燈趙吳
興所書山在水際大呼笑則岸山響舍因至六一泉上
荇藻蔓延水不清冽石壁百尺多鐫詩句還至聖因寺
登望湖樓匾曰吳越翰經樓阮雲臺撫軍師所建也詎經

精舍在其後蜀為第一樓亂雅飛噪弓月桂林抄乃
歸次日為初十日余欲歸許周生張望渠章子卿各齎
飲一日日在醉鄉不復游迨十五日乃返攜李仍買舟赴
長興與心悟抗手而別

題
碑
後

碑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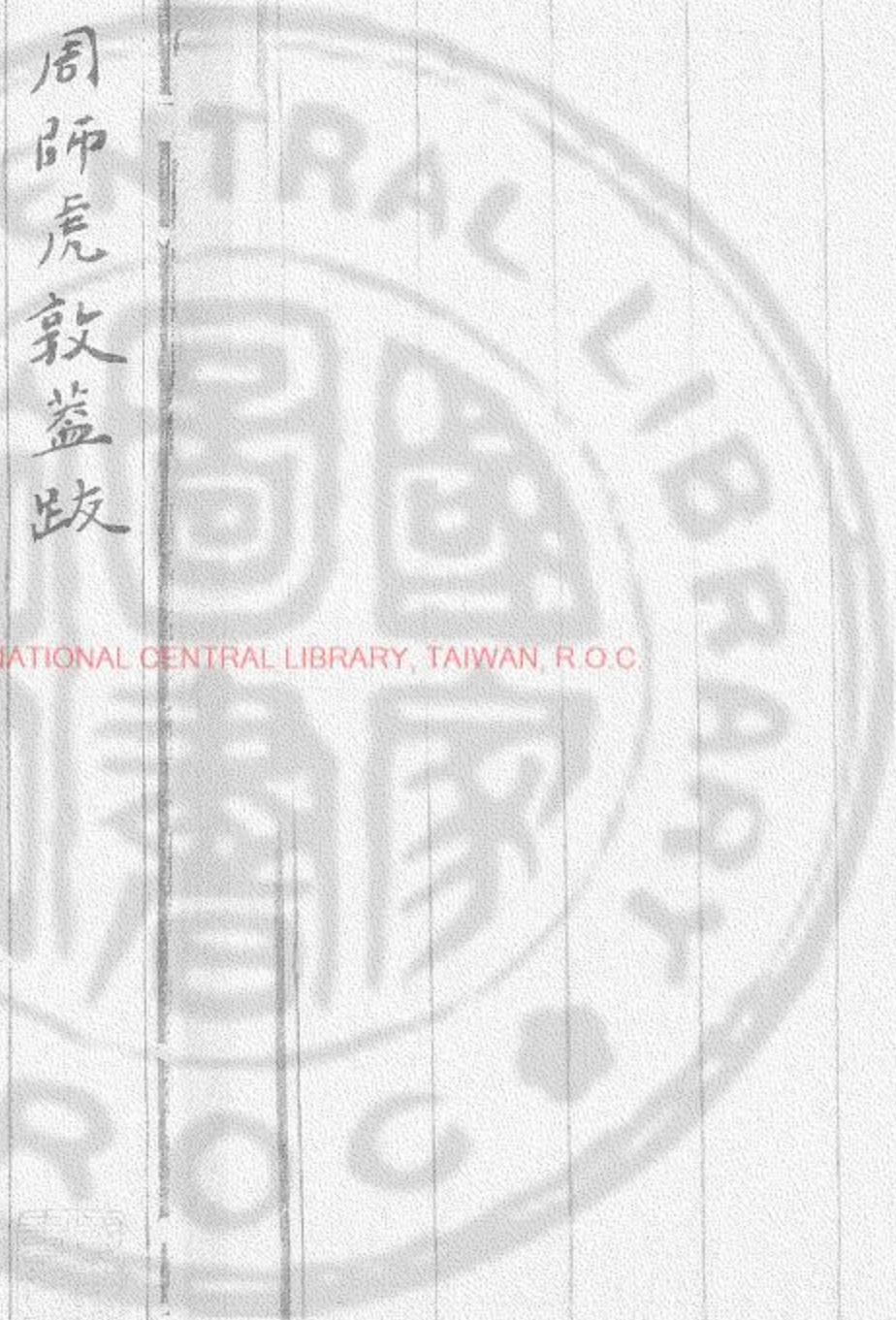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師虎敦蓋跋

此敦不見蓋為安定陳秋谷官岐山縣廣文時所得
高一寸六分濶六寸有銘五十六字曰惟王三祀四月既
生霸辛酉王在周客新宮王徙正師入王呼師朕錫師
虎貝朋虎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文考
旅彝尊斂子孫永寶凡五十六字敦下一字不可
辨識按商日記周日年然稱記者不必商也蓋王克
商訪鴻範于箕子書作惟十有三祀博古圖周已
酉方彝銘曰惟王一祀蓋周人沿襲商稱如此其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錫師虎貝朋虎拜稽首云：者詩大雅江漢周宣王二年命召虎伐淮夷詩末二章有云釐濶王瓚柎鬯一由又云虎拜稽首對揚王休此器當為召穆公虎既平淮夷之明年拜其錫命而作也朱元晦注江漢詩引古器邠鼓銘以為文義相類孰知千百年後又有此器出土以為詩證佐也邠秋谷子正常茂才搨以示余為志其後如此

三 書國三老袁良碑後

碑云孝丞征和三年袁生曾孫幹斬賊公先勇拜黃門郎按賈捐之罷珠崖對曰關東公孫勇詐為使者又田廣明傳云故城父令公孫勇謀反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圍使小史侍之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等共收捕之上封四人為侯小史竊言上問之對曰為侯者得東歸否上曰汝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于是賜小史封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小史即幹也遺鄉金石錄作貴鄉誤世系表亦訛

十六 書冀州刺史王純碑後

碑陰有門生勃海公族進階卽漢書黨錮傳所云并魏齊卿拉危言深論不隱豪彊者也狀碑凡一百九十三人皆書字而李賢注以為名誤矣亦見風俗通卽林宗別傳

又十六 題樊毅論警獄廟碑後

文云世室不修春秋所譏又樊毅復警不民租田口第碑云大室不修春秋所譏二碑同時所立知大世二字通用也公羊傳皆以世為大如叔儀作世叔儀宋樂大心作樂世心又鄭太叔論語似世林天子之子稱太子春秋傳云會世子子首止諸侯之子稱世子而魯有大子中世鄭有大子華春秋經高世子光左傳似大子光是二字相通之證也

五 書博陵太守孔彪碑後

碑陰有故吏司徒掾博陵安平崔烈字威考按摯虞文章志崔烈字威考駟之孫瑗之兄子世系駟子盤生烈漢書烈無傳附見崔實侍中此碑可以補史之闕又按劉孝標世說注服虔欲治春秋聞崔烈方集門人講傳乃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是其精通春秋子慎得聞其緒論獨以銅臭遺譏何耶又烈子均字元平均弟鈞字孔平見九州春秋而崔氏謚以鈞字為州平卽諸葛亮之友也

七 書韓勅造孔廟祀器碑後

按碑有故平陵令庶恢元世故涿^郡太守庶次公故樂安相庶季公皆魯人當為秦始皇將軍庶公之後吳王楮以庶出于魯恭公無據又張遷碑陰有故樂安太守庶君亭長當即韓勅碑之安樂相季公也又韓勅孔廟後碑陰有兗州從事任城樊何榮邵公按何休字邵公任城人此何榮疑是休之初名也榮身休字義相通榮光四塞即休氣四塞也

九 書韓勅後碑後

碑內榮陽作熒陽按劉寬碑鄭烈碑皆作熒陽古熒陽字从火不從水尚書洪為熒周礼其川熒雒左傳閔二年熒澤詩鄘風箋熒澤皆不從水唐盧藏用紀信碑亦作熒陽隨書王劭傳上表言符命云龍門于熒陽者熒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禹貢釋文經宋開寶中改為榮字非也沛水出沒不常故謂之熒猶熒惑之意也尔足

注圃田在熒陽隱元年杜注魏國今熒陽縣釋文本或作榮非說文亦作熒陽^水可先熒澤熒陽古不從水也今史記漢書水經注皆為後人竄改遂使熒榮錯出而

岳相臺^所著九經三傳沿革例且以陸元朗為未深考爾詩潛止劄記榮絕^水水也尔足正絕流日^水絕身為有沛洪為榮相發明可謂穿鑿^水增會矣

水經注 卷之六 滎水 滎水出龍門山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又書韓勅孔廟碑後

碑陰有故蒙令大將軍掾山陽瑕丘檀敷文有按黨錮傳檀敷山陽瑕丘人少為諸生舉孝廉連辟公府不就桓帝時徵博士不就靈帝即位太尉黃瓊舉方正再遷議郎補蒙令棄官去不言辟為大將軍掾亦史之闕漏文有漢末名士傳作文友

十一書司隸校尉魯峻碑後

碑後有故吏陳留誠屯按後漢書儒林傳誠屯治嚴氏春秋陳留人當即其人

十二又書安民校尉熊君碑

按碑又有顯字據義當為顯與濕之為濕同也漢書功臣表有濕陰侯地理志

去病傳王莽傳皆作濕陰則濕濕實一字漢十乘郡有濕汝縣濕水所經地理志

作溼五經文字水部濕濕二字下云他通反說又濕經與相取隸者竟

州水名經典相承以為燥溼之溼石本溼作濕別以溼為此字見

夏書釋文有溼字義不同蓋漢碑借濕溼為溼字今人以濕為溼本字也

六 又書博陵太守孔彪碑後

影宋本釋文日用丞拯救之拯說文去聲也鄭康成也

碑有二拊馬蠲害按子夏易傳作拊云取也此碑亦作拊知漢時

所傳如是說文字林亦作拊音升音承止舉也今本作拯者唐

開成以後所改正文選揚雄羽獵賦丞民乎農桑李善注引聲

類曰丞亦拯字也漢書本傳作丞民師古曰丞舉也易艮不承其隨

釋文亦曰承音拯救之拯蓋丞丞承通借字拊本字拯俗字拯或

大 書吉成侯州輔碑後

碑陰有延篤叔堅名是叔堅疇昔亦昇內閣周旋也觀其在東觀

作孫程等傳咸附會出于名賢之後極其詡揚則叔堅學術人品

誠有愧于其師堂谿典矣然典亦為中常侍曹騰所薦何師徒之

相似耶碑又有處士李名文德當即叔堅昇書之永昌太守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九 書巴郡太守樊敏碑後

碑有云題蜀傑立即提綱也又云冠履同囊投核長驅畢志枕丘
冠履同囊者言其賢否並進也投核即投劾謂投檄也

二十 書潘乾校官碑後

碑云宗懿招過德按招德即昭德古招字与昭通國語國老子好
盡言以招人過羣昭注云招舉也其說非後漢書鍾皓傳好昭
人過以致怨蓋言好盡己之言以明著人之過也

二十一 書石門頌碑後

按石門為楊准所開准事不概見惟益部耆舊傳曰太尉李固薦
楊准累世服事臺閣既閑練舊典且有幹用宜在機密特拜尚書
固薨免官尚書令陳蕃表行狀復徵為尚書書此以補其事

書蕩陰令張遷碑後

碑有云晉陽佩璋西河帶弦按韓非子觀行篇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章以緩已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而碑乃顛倒用之豈別有傳耶抑誤用耶若南鄭趙宣之妻杜泰姬曰西門豹佩章以自寬宥子賤帶弦以自急又以帶弦為宥不齊事未知所據何書

書斥彭長田君斷碑後

碑有云三歲喪父事母有柴穎之行按柴即高柴穎即穎考叔也又云見勞醕芳馨馥芬洪景伯曰醕字未詳按醕即醇字也勞醇即所謂勞酒耳勞上有史字當是刺史以酒勞之

書嚴訢碑後

此碑見洪武隸續云訢治嚴氏春秋馮君章曰馮君不知為何人漢書馮奉世字子明初學春秋涉大義又馮立字聖卿通春秋考陽國志馮^{字集}諱字皇卿少學春秋謝承後漢書馮元興肥鄉人為御

史後左之春秋于武乾殿通典引公羊說至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魏化或問^{字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說正廟之至各藏本

室西壁之中遷王太極室北壁之中此是公羊家說元興授左丞相非其人當而杜

陵之季世子立

書太尉宗俱碑陰後
碑陰有太原中都侯汝字文林按漢靈帝紀有侍御史侯汝帝使以粥賑飢民不實受杖五十碑陰又有勃海脩張儉字君則按黨錮傳之張儉字元節不知即此一人否

書冀州從事郭君碑後

碑有云君季卅一以光和二季大荒較紙月戊申晦留而終又云魂而有知萬較熙寧其銘詞內有云串千較涵山停按大荒落已年也較紙疑是載紀巴郡太守樊君碑云歲在汁洽紀驗期臻是邦雄桀碑有紀浚字亦歲在浚灘也萬較即萬載串千較即坐千載也成都太守李翁天井道碑云過者鞞鞞即戰字戈字亦作友寫則較字為載字信矣張公神碑贊中獻旁犬字亦作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漢尉氏合鄭季宣碑後

按碑文中有續既二字下缺六字下接虞放鵠沙四字下缺十二
字所謂虞放鵠沙者即用安放驩兜事也驩兜即驩頭古文尚書
作鵠咬驩昌黎詩用之廣韻引作鵠咬或作鵠咬又作鵠咬沙蓋
指三危三危在沙州也而洪景廬釋以為鵠與驩同驩是鵠名
用趙簡子放鳩事失之遠矣鵠是鷲鳥豈為鳩乎又碑陰有記室
書生侯瑾下缺二字其字也或即文苑傳敦煌之侯子瑜

書萼嶽廟殘碑後

碑陰有故功曹司隸茂才司空掾池陽郭暉公休故功曹司空掾
池陽吉萼伯房故功曹太尉掾潁陽游殷幼齊按三輔決錄云游
殷為胡軫所害同郡吉伯房郭公休與殷同歲相善為總麻三月
非此碑不知郭公休之名暉吉伯房之名萼矣

十一 書太尉劉寬碑後

按劉寬門生碑陰有皮氏長右扶風杜陽魏傑齊卿此即黨錮傳之魏齊卿也并勃海公族進階並危言深論公卿履履到門范書不書其名亦未言其為皮氏長得此碑乃知齊卿之名傑又蓋勳傳注桂陽魏傑為破敵都尉桂字誤當作杜陽杜陽屬扶風即碑所謂杜陽魏傑也獻帝春秋有步兵校尉魏桀疑即是人桀與傑字相通且蓋勳所表用士孫瑞係扶風杜楷係京兆楊儒係弘農第五雋係長陵皆陝人傑為杜陽何疑

十二 又書劉寬碑後

碑陰門生有涿令遼西令支公孫瓚伯圭按范書公孫瓚本傳瓚為郡小吏舉上計吏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遷騎都尉拜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兼領屬國長史拜奮武將軍封薊侯未嘗言為涿令亦史文之缺惟魏志袁宏漢紀則云遷涿令是碑文為不謬矣又門生有議郎北地靈州傅燮南容而范書燮本傳亦言少師事太尉劉寬與此碑合其為議郎在為護軍司馬安定都尉後也碑陰又有離石長北地泥陽王邑文都按董卓傳注王邑北地涇陽人考兩漢志北地有泥陽縣涇係傳寫之譌獻帝起居注邑封安

陽亭侯獻帝時為河東太守被徵郡掾衛固中郎將范先詣司隸校尉鍾繇請留之曹操以杜畿為河東太守鍾繇促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

十三 又書太尉劉寬碑後

碑陰有門生大尚書河南平陰張桓子或是官有大尚書也山陽太守祝睦碑云拜大尚書尚書僕射廷尉仲定碑亦云徵議郎拜大尚書蜀志衛繼為大尚書隨經籍志法家漢大尚書崔實撰正論六卷晉周處碑亦云拜大尚書周孔昌寫碑云世祖潛與侍中王粲謀章太守於三大尚書嘉興錢侍御儀吉以為大是誤字余未敢信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漢楊侍中文父之神道碑後

按隸釋不知文父為誰考漢書楊序字仲桓死後鄉人私謚為文父光祿大夫楊溥之弟也為楊統之次子又寧陽國志楊厚年八十三卒天子痛悼詔謚曰文父其本傳不同又張霸亦謚為文父書陽成令唐扶碑後

父有云優賢颺歷按世文為書之心腹賢腸曰憂賢揚歷曰試也又魏志管寧傳優賢揚歷樂聲千載悲松之注今文為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心歷試也知正義憂賢揚為優賢揚之訛蓋康成本心

是漢人友字多作布也又跋尾之跋以是亦以才如拓跋也亦作拓跋也

書司空孔扶碑後

碑云扶當國時辟史晨之父為東閣祭酒風俗通云周舉為東閣

祭酒且不特有東閣祭酒也說文許冲表云臣父故太尉南閣祭

酒又不特有南閣祭酒也晉書衛玠為太傅西閣祭酒惟北閣祭

酒不見載籍漢人所謂閣者皆門旁戶也顏師古公孫宏傳注云

閣者小門也唐時不臨前殿御使殿謂之入閣謂立仗于前殿喚

仗則自東西閣入耳然則東西南閣祭酒設于漢世胡三省謂曹

魏時有東西閣祭酒俱矣按漢舊儀丞相設四科之辟第一辟曰

德行高妙志節清白補西曹南閣祭酒

書鐘鼎款識後

鐘鼎款識漢書言府弩機銘二十有七字延光三年閏三月書言府作樓書言府或疑是人姓名而他書無言及者獨朱博傳云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据此是拘繫羣人之所也而博百篇乃云書言府有所謂言則左史書之之義天祿石渠之屬蓋漢之正序隨所言之若肩有是也其說疑非

書蜀郡繁張禪題名碑後

碑有云五大夫楊賞字伯騫五大夫屈暢字進騫是漢時尚有五大夫之爵也義井碑稱五大夫者三十一人漢承秦制爵二十級其九爵曰五大夫安帝紀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緹騎營士又靈帝紀光和二年關西郵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是五大夫以貨得之者

書永建五年漢長安陳君閣道碑後

碑有云此地本有根閣二百餘丈洪景伯曰根字未見所出按根字即柢字借作邨用蓋邨閣也柢一作桓根字似之

四 又書國三老袁良碑

又云隱居河洛此洛係假借字蓋豫州之碓作碓出最領之碓水也雒州之洛水作洛本自別而魚豢魏略云漢火行忌水故洛水不加作顏師古謂尤恣以後改為雒字淮南子陸形訓洛出獵山為注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又曰雒出熊身為注熊身在北地石北淮南王在前漢于洛雒二字分別劇然逸周書職方解雒州其川渭洛豫州其川梁雒二字亦分別與許文說文同後人則洛雒互用皆沿黃初元年之詔未可從也

書無極山碑後

漢書律厯志光和三三年詔書下太常其詳案記注平議厯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就耽上選侍中韓說博士蔡較穀城門候劉洪右郎中陳調于太常府覆校記注平議難問而碑云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太常耽丞敏下常山相之云是耽于三年已為太常也

書街彈碑後

碑有云吏無荷擾之煩按荷即苛字而蜀郡屬國造橋碑有荷吏
 二人又有荷賊曹掾當是說吏以苛察諸事意與呵字同即誰何
 之謂洪景伯曰鄰邑有荷節或是遣吏助之比說非也袁宏紀伏
 后一手持絹十疋董承使荷令孫儼從人間斫后荷令即荷吏耳

書荊州從事苑鎮碑後

碑云膺安管蘇靖共衛上洪景伯以為管仲蘇忿生非也按說苑
新序
 楚王有疾告諸大夫曰常侍竟蘇狂我以義違我此與處不安不見不思鮮有得焉吾死後
 楚有宦者管蘇蓋言如管蘇之侍衛上也管蘇呂氏春秋作竟謹
 碑即用此事漢人竟竟字通故作管其竟管竟二姓也
 或作莞蘇

書故元吳仲山碑後

碑有奈何字北海相景君碑孝子逢盛碑均有之段若膺曰本借用李杲
 字而唐石經有奈字乃俗字也然奈何二字兩見于左傳遂碑雖
 日不然奈何叔展曰河魚腹疾奈何皆楚人語呂誥曰曷其奈何弗
 敬是二字古矣姚姬傳以為是如若何之誤恐未然也五子歌曰
 為人者奈何不敬改梅氏者必以為撫指呂誥之文矣若莊宋皆有奈何語

書安平相孫根碑後

按碑陰有大中十四人陳勝傳勝以朱房為中正兩漢無之魏陳羣始擇州之有鑿裁者為中正晉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中正小中正此碑之大中即大正非大中大夫也

又書郭究碑後

文有云槃桓俟時即易之初九盤桓也釋文盤亦作盤又作槃馬云槃桓旋也釋文引易作般桓漢張紘碑作般桓張表碑作畔桓後成碑作磐桓劉寬碑作盤桓字異而義同管子小問篇君乘駿馮而泐桓尹知章注泐古盤字曹大家幽通鑑注盤桓不進也

書廣漢屬國侯李翊碑後

碑云深執磐匪言守考槃匪躬之節也觀下句棲遲不就可見洪景伯以為磐匪者匪石不可轉也疑非磐亦同盤易之盤桓利貞是已

書執金吾王榮碑後

碑云亦世載德亦即奕字如楊震碑之亦世繼胡李含石狹頌亦世賴福中常侍樊安碑亦世載德樊毅脩磐嶽廟亦世克昌

先生郭輔碑之休矣亦世安比較尉熊居碑亦世載德皆是也然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謙書引志引作奕世是漢人用毛詩也漢人用字多有文褒斜之斜作余須胸之胸作句如此者不

可枚舉

書司隸從事郭究碑後

按碑云懷刑拜讜拜讜者即拜昌言也古文作昌言張平子碑黨言永諧劉寬

前碑無此字後是後人賞讀通用矣碑對策嘉黨皆昌言之假借又云破莫邪之刃而不宰元推晨風

之翼而不厲天不宰元謂不殺牛也又云命登六辰即趙壹書所

云司命斗極耳

此說
文見
言也
國書
三說
言說
林謹
美言也

書督郵班碑後

碑有云為五業博士又云嘖志五業要道氏綜按五業謂五經也

魏畧言樂詳五業並授後漢荊州五業從事宋衷并劉表共定五

經章句故表以此官官之今魏志經典序錄均作五等從事誤矣

隨志宋衷為五業從事同時王粲荊州文學記作五業從事可知

五等之非也

書李合羽析里橋郁閣頌碑後

文云行理治嗟按國語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
 理以節迎之賈逵曰理吏也小行人也然古者謂行人為行李亦
 曰行理左傳三十年傳云行李之往來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
 告于寡君註作李昭十三年傳行理之命無日不至則作由理
 李理古字通故皋陶為理管子作為理老子之後改為李也
 又云劬勞日稷子推惠動稷即易之是字一作具釋文云具孟作稷蓋即側
 字穀梁穀成君公雨不見存及午日稷乃克葬尚書中候握河紀至于日稷運銜篇
 退侯至于下稷考河命篇至于下稷鄭注稷讀曰側下側日西之時又靈臺碑云日稷
 費鳳別碑云乾日稷大子君子應以大稷說文日部陌在西方時側也孫詒曰俗作具是

十四 書綏民校尉熊君碑後

碑云祖父缺二治歐羊尚書六日七分按六日七分見郎顛傳斷也

云六日七分者其法故坎離震兌為四正卦坎冬離夏震春兌秋

卦主七時每卦六爻爻主一氣共主二十四氣餘六十卦每卦六

爻爻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十四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為

八十分五日四分日之一又為二十分是為四百二十分

六十卦分之六七四百二十分每卦各得七分是為六日七分蓋

亦卦氣之說也卦氣始于孟喜章句其後京房揚雄谷永皆依以

為說耳隨經籍志有六日七分八卷又洪景伯以綏民校尉劉表

孟京房易

書司農劉夫人碑後

郭忠恕云軍陳為陣始于逸少按陳字作陣始于此碑香車騎陣不起于王羲之也又按隨書經籍志晉下邳內史王羲撰小學篇陳字作陣當在此書郭氏乃訛為逸少當因羲羲之字誤疑而言也

八 又書韓勅造孔廟礼器碑

青龍在涖歎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說金石者不曉霜月為何語歐陽公謂是九月五日而笑之靈不成語錢大昕養新錄云霜月者相月也爾雅釋天云七月為相此說非也蓋霜月者九月即用詩之九月肅霜耳皇極之日謂五日也然漢書外戚傳云正月于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于此碑語不合又廣雅云甲乙為幹幹者日之神也寅卯為枝枝者月之靈也甲剛乙柔丙剛丁柔戊剛己柔庚剛辛柔壬剛癸柔則所謂霜月之靈者言九月之枝日大戴天圓篇三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用尔雅之歲陰也文忠失考

日神

四十九
書魏大饗碑後

碑有云是以士有拊譟之歡按拊譟即大誓之鼓譟也王逸楚詞注云咸王三軍人人樂戰並馳驅赴敵當先前歌後舞鳧噪謹呼也而漢書杜詩傳及劉陶傳作鳧藻釋云如鳧之戲于藻非尚書之義也

五十
書夏侯孝若東方曼倩贊後

吾觀東方生與公孫宏書又與驃騎將軍書何其言之凌厲也若乃匿曜吳市為書師十餘年豈神仙者流果不可不識字耶而或者疑其屢棄宛若非清淨之旨滑稽恢諧違大雅之體殆若以篙測江未聞言於大伍公矣而孝若之頌則真能繪歲星之須廩者

書堂邑令費鳳碑後

碑云黎儀瘁傷泣涕連瀝按黎儀即皋陶謨之黎獻也洪适隸釋
 讀儀為旄倪之倪大非周官司尊彝鬱齋獻酌鄭司農讀獻為儀
 蓋古聲儀鼻獻通也漢書翟方進傳又儀九萬夫即用書大誥之旻獻
 有十天當是今文說古文旻我班固年駢字類編此旻與旻同音英景附旻是
 山都尉孔宙碑云乃姪二縣黎儀以康漢人解經多如是者

書曹娥碑後

按此碑文為度尚弟子邯鄲淳所作其云盱能撫節安歌婆婆娑樂
 神婆婆者舞狀也所迎者伍君也而虞預范蔚宗以為迎婆婆娑神
 譌矣劉敬叔異苑亦襲之古文苑載碑後云漢議郎蔡邕聞之來
 觀題文云黃絹幼婦外孫齋白二百年後碑冢當墮江中當墮不
 墮逢王叵世說謂魏正與楊脩同觀行三十里乃測為絕妙好辭
 四字異苑則曰有婦人浣于江渚曰第四車既而禰正平也衡即
 以離合義解之攷阿瞞足跡未嘗過江至上虞也斯又傳聞不審
 之說惜項原列女傳後不傳不知其說云何



書魏公卿上尊号表碑

父有云遵大鹿之遺訓又受禪表云故書陳紂于大鹿古麓鹿字

通易之即鹿亦作即麓也然鄭注以紂于大麓為后攝魏碑則以為

即真誤矣堯本紀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

舜本紀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皆不言大錄萬機之政而

康成注尚書皆云麓山足也論衡吉駘篇堯使舜入大麓之野虎狼

不得履地不噬蓬烈風疾雨行不迷惑風俗通山澤篇尚書堯禪舜

紂于大麓麓屬于山者也是皆不以大錄為解蓋古史說也而張竦稱

功德莽之自謂及于定國傳上報安國論衡正說篇班固封燕然山銘皆

訓總錄是今文說而鄭注大傳亦云命舜陟位后攝致天
下之事使大錄之又從今文說然大傳本文固無大錄之說也偽
孔叢子亦沿龍衣之歲由不知歷試諸艱之文矣

書孟郁堯廟碑後

父有云振旋機之政按用堯典之在璿機玉衡也唐石經已下皆作璿非

也鄭注云轉運者為機持正者為衡焉融云旋機渾天儀可轉旋

孔安國云機衡玉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可見諸家皆作機矣父

選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冊文曰仰涉天璣李注曰天璣喻帝位也

書考靈曜曰璿璣玉衡尚書為此璣曾植秋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

春秋運斗
極云北斗
星第三旋
第三機別
極云木篇
矣

承天璣然璣與機同也按此當云為書為此機以別于考靈曜之承天璣
行亦作機其下申之曰璣與機同也璣或作璇或作旋為書大傳在璇機
玉衡者何也璇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不謂之璇機
是故璇機謂之北極後漢書安帝紀永初二年詔云據璇機玉衡以
齋七政周公孔殿圖記旋機離常周易略例故處璇璣以觀夫
運是璿旋旋璣機不同如此總宜訓為儀器乃或以璿機
指帝位未免支離又碑云師工旌密旌即精字古旌精字通列子
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日漢書張衡傳注引作爰精日

書東魏汲郡太守穆子容碑後

碑云公望以輔翼流詠子平以確素致謠按尚氏因呂尚得姓即
鄭漁仲所謂以字為氏也然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譙周曰姓
姜名牙索隱云牙是字尚是名則是以名為氏矣子平逸民傳作
向高士傳作尚此碑則從高士傳

北魏 書李仲璇孔子廟碑

父有云夤賓出日按今本尚書作寅賓說文寅辰名養敬惕也亦足
釋詁寅敬也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夤奉天命李善注引亦正之夤敬

也鄭玄注亦曰夤敬也集韻引書夤滋納日似竟典然然誤夤字
也鄭玄注亦曰夤敬也集韻引書夤滋納日似竟典然然誤夤字
也鄭玄注亦曰夤敬也集韻引書夤滋納日似竟典然然誤夤字

書周造象記後

按碑末有同蹄姓六十餘人字書無蹄字即蹄字也元微之詩曰
白紵頻歌黛同蹄陸舞釵自注云白紵同蹄皆樂人姓名非也白紵六時樂歌蓋同蹄
即銅鞮以音同變而為同蹄耳

蹄亦為姓也

書周聖母四画像碑後

碑有威烈將軍荔菲道慶邑子荔菲仕民荔菲社叔按即荔菲氏
也北史有荔菲世雄唐書有荔菲謀荔菲元礼荔菲守瑜李元諒
楸功昭德頌有耆民荔菲昇古又作利非氏見符秦甘露四年重
脩鄧太尉祠碑有軍功曹佐靈戎利非缺一永遠又作麗飛氏

書唐東平太守章仇子素神道碑後

文有云於紀裂縑去國筮仕于周世守保章因官為姓秦項之際

有雍王章邯為漢所併於

缺三字

位降處仇山取因生之舊名增卜

居之新號草

缺四字

焉是紀章仇姓之所起也并姓謚所云避仇之

說不同

書楊盈川少室山碑後

文云考于倉神紐白玉猶存驗于山海經黃花不落按倉神紐宜

作含神霧此山巔有白玉膏得服之即得仙道世人不能上也說

見詩緯含神霧

書顏魯公劉中使帖後

帖云礪州為盧子期所圍舍利將軍擒獲之趙紹祖金石文鈔云
舍利將軍不舉其姓氏蓋不知舍利之即姓也唐龍朔中有左衛
大將軍舍利阿博曾孫舍利葛旃兼御史大夫賜姓李氏名奉國
從兄弟澄或衛大將軍

書乙速孤神慶碑後

按集古錄謂乙速孤氏唐無顯人以姓見于當時考神慶一人不知
神慶有父晟官驃騎將軍有子行儼行功行方皆列顯位歐陽公
于是失考

書魏張孔羨碑後

又云揖五瑞今尚書作輯當是衛包改史五帝本紀作揖正義曰揖
音集郊祀志揖五瑞師古曰揖與輯同分也音集是揖字从手
也漢書兒寬傳躬發聖德統揖黎元張揖曰統察揖聚也
臣瓚曰統猶總也揖者作輯師古曰輯揖與集三字竝同

虞書曰楫五瑞是也其字从木璿日當為楫不通按書字本从手而師
古从木尤可證其不从車作楫也然師古于郊祀志从手于兒實得
則又从木不知何以兩歧如此史記秦始皇本紀搏心搏志索隱云
搏音集尔足釋言搏合也玉篇廣韻皆云楫和也訓釋而史正
義引釋言楫合楫是古聚三義今釋言無此文益可證楫之
不可作楫也然漢書百官表楫濯士楫即楫字濯即濯字
小顏強因此而謂楫集三字同也

書姜行本紀功碑後

錢銜石待御示以姜行本紀功碑簡之舛午特甚余所藏此碑字體較
小雖不佳尚不如此之謬劣也謹校出以俟正定如此搨白奴不滅藏
本不作未闕越泯清藏本泯作未樹銅柱之逸按逸不知為何字藏本
作績申壯即于書方藏本作殊方沛不騰汶實於之載藏本方字下缺
二字騰下缺二字於之載作於千秋扶顛之表俱藏本作扶桑之表苑
天山藏本苑作苑內北戶藏本內作開棠街藏本作藁改左衽于夷陋
藏本作夷即乃是西漢屯田之壁藏本作屯漢田之舊壁趙文恭即其
苗豪也藏本作苗豪注因藏本作往因邊隗遂隔藏本作邊障遂隔間

屆我於翰多拔王磨局至吟靡啟政藏本開屆下缺字王磨作玉麻下
缺字皇威遠被藏本作王威阻重譯之往來藏本缺往來二字肆將狼
之心藏本作豹狼若徒聚庶賊盛無已藏本作發徒聚眾兵缺政無已
吏部尚書上柱國藏本無上柱國三字行軍大總管副總管藏本無副
總管三字通州縣藏本作通川縣百雉作固藏本固作固以通用公藏
本作卬通川公劉德敏藏本作劉敏德李海岸藏本作李岸開州刺史
藏本作刺史北登里紺所未益旬月藏本里下缺一字未益旬月藏本
作未盈旬月剋成奇功藏本作克成衝梯暫整藏本缺整字百糧冰碎
藏本作百糧冰下缺一字機檜一發藏本作機檜墨翟之柅藏本作墨

翟之術弊日月藏本弊作蔽長戟慧雲藏本雲上缺一字自秦漢出師
藏本出師下有以來二字故邊藏本邊作迹雄酋世著藏本作雄圖其
詞日昏藏本作其詞日無昏字化濟深成藏本作化齊得所功無山境
藏本作功無昇竟夷居不定藏本作夷居泉鏡藏本作泉鏡淇藏本作
其一係小字並列陣開龍勝藏本開作門龍下缺字營字下亦缺字庶
星光藏本作麗星光琪藏本作其二係小字並列塞雲暝結藏本作冥
結朝風盡昏藏本作胡風長紀洛雪藏本作長征下缺一字高樹今據
藏本高樹下缺字銘功讚德藏本下有缺字後題歲月閏六月藏本無
閏字辛卯立藏本無立字題名司馬太貞詞具藏本缺太貞詞具四字

此其異字甚多是余藏本尚優閱者當得文之

書褚河南陰符經後

按陰符經唐藝文志一卷有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淳
風李筌李洽李鑿李銳楊晟十一人注今本止太公范蠡鬼谷子
諸葛亮李筌六家注如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而褚遂良本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
機天地反覆與他本不同當以河南本為是

書破邪論後

破邪論者虞永興為潁川陳法師作也法師作有破邪論而世南
作序闡揚之乃斥太史令傅奕學業膚淺識慮非良穿鑿短篇憑
陵正覺其言殊戾於理以奕之呵蕭瑀為空桑致胡僧之自斃真
闢佛衛吾道者何竟為此訾議行秘書於是乎失言

書唐昌州刺史韋君靖碑後

余既于北山搜得韋君靖碑遂檢乾隆十五年邑令湖南李德所
修縣志云北山唐刺史韋靖于此置城脫去君字覆查舊通志云
乾符初韋君靖為榮昌令時黃巢韓秀升兵起君靖督兵討之動
以信義所向克捷累官尚書僕射今按碑文乾寧二年君靖即為
昌州刺史兼普合渝昌四州都指揮靜南軍使不言為榮昌令是
舊志誤也王象之輿地碑目考云韋君碑在昌州北山乾寧二年靖
南令胡密撰又脫靖字靜南之靜譌為靖今通志仍沿其譌則以
此碑及古文孝經維摩画像碑六十四卦象六經圖高祖大風歌

吳季子墓諸碑皆列入榮昌縣金石志中誤矣王象之言此六碑在昌州北山而六經圖碑在郡學今吳季子碑存數字高祖大風歌亦存數字均在北山其韋君靖碑有云頃以乾符之際天下騷然蝗旱相仍兵戈四起公覩茲遐僻人不聊生遂合集義兵招安戶口又云洎黃巢侵陷京闕鑿駕幸成都又云韓秀昇勅亂黔峽侵軼巴渝公乃統率將士討除逆黨值秀昇盡拋舟楫圍逼郡城公乃詳度機宜上下攔截依山置陣臨水布兵兩面夾攻齊心剪撲賊勢大敗我益揚考唐書云中和二年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與屈行從斷峽路陳敬瑄遣兵討之皆為所敗江淮貢賂

斷絕雲安涪井路不通之鹽敬瑄奏以高仁厚為行軍司馬將兵三千討之新唐書云仁厚聞賊儲械子女皆在屯乃以銳兵瀕江伐木積水礙舟道負岸而陣使游軍逼賊久不戰則夜以千卒持短刀彊弩直薄營火而譟之秀昇率州兵救火仁厚遣人驚沒鑿舟皆沈眾懼多潰秀昇斬潰兵欲脅止之眾怒執秀昇以降仁厚檻車送行在斬於市與碑所載情事符合蓋君靖與仁厚相為犄角以破秀昇也碑又云渝牧田公備錄奏聞缺一字忠節檢校御史大夫除拜普州刺史所云公田指渝州刺史田洄也舊唐書云洄能平劇賊誠信廉能民懷其惠致政歸家甚貧蓋田牧以戰功奏

聞得授普州刺史也碑又云適值川帥劾逆將臣專征公乃收復合州絕其支蔓恩旨加右散騎常侍除拜合州刺史所云川帥劾逆指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也所云將臣專征指高仁厚也考新唐書云中和四年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聞陳敬瑄以高仁厚代已有望言敬瑄諷帝召師立以本官兼右僕射師立益怒移檄言敬瑄十罪殺監軍田繪屯涪城遣兵攻綿州不克又檄劍州刺史姚卓文假卓文指揮應接使共攻成都帝乃下詔削官爵碑又云洎鄭君雄缺二失律廣漢山行章尚書攻圍當川考綱目仁厚至德陽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關以拒之堅壁不出仁厚列柵圍之

夜二鼓君雄出勁兵掩擊城北寨行軍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眾走諸寨聞之皆走君雄下缺字當是地名按新唐書云師立投池中君雄斬其首降為遂州刺史光啓二年仁厚據梓州絕敬瑄君雄亦陷漢州敬瑄使部將李順之逆戰君雄死即碑所言失律也十國春秋前蜀本傳山行章一名章陳敬瑄之亂行章拒高祖于新繁師敗復為高祖破于廣都後請降隸帳下有戰績乾寧四年授都押牙出鎮黎州即其人也碑又云故府太尉丞相顧公累降命旨缺二起應公統領精銳二萬餘人虔告蒼龜申令士卒併破七十二寨殺戮萬餘缺一人大振威聲上聞授工部尚書拜當州

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揮靜南軍使累加刑部尚書左僕射
所云顧公指顧彥暉也新唐書云乾寧二年昭宗在石門督顧彥
暉王建赴行在建率兵二十萬次綿州即劾彥暉劫輜運回襲之
彥暉不敢出但遣人塞建舟路建遂擊取巴閬蓬渠通果龍利八
州李茂貞使子興元節度使繼密引軍救彥暉以窺東川四年華
洪率眾五萬攻彥暉取渝昌普三州壁梓州南敗彥暉兵奪鎧馬
八百凡五十戰圍遂固彥暉自殺妻子乃自刎如碑言當是彥暉
告急於君靖為之出師也然渝昌普三州皆君靖所亮而華洪取
之碑所云破七十二寨威聲上聞者當是既失而復取之也碑又

云然則士馬雖精其如城柵未固思大易習坎之義王公設險之
文乃于景福壬子歲春正月卜築當鎮西北維龍壘山建永昌寨
按今龍崗山在縣西北十里其山環拱山脊折紋如龍鱗故名是
碑以北山為龍崗山志以西山為龍崗山也碑又云人力子來魯
鍾雲至連甍比屋萬戶千門又云築城墻二千餘間建敵樓二百
餘所今則淪祀無復遺跡矣碑又云公又于寨內西缺五翠壁鑿
出金仙現千手眼之威神具八十種之相好即今之諸佛像是也
碑又云施缺四錢舍迴祿俸以建浮圖聆鐘磬于朝昏宣讚頌于
遠近即今之多寶塔是也碑又云其軍中節級將校等深達機畧

博識古今皆是公同志兄

缺三字

一心報國戮力從軍咸奉渥恩皆

霑爵賞列署名銜庶不墮勳業即碑下截所刻之一百六十餘人

也內有章君意章義豐章君球章君芝章君政章君遷章君幸章

君貞章寶銖章益銖章迪銖章寶章壽章和銖章宗銖章公銖章

公字

缺一章延章彥銖二十二人皆係君靖兄弟子姪碑文兄下缺

三字當是弟子姪字碑又云密切列門館累戴恩光學淺文荒紀

缺二字

其未盡神愚智拙錄美事而猶疏輒將鄙俚之詞聊述

缺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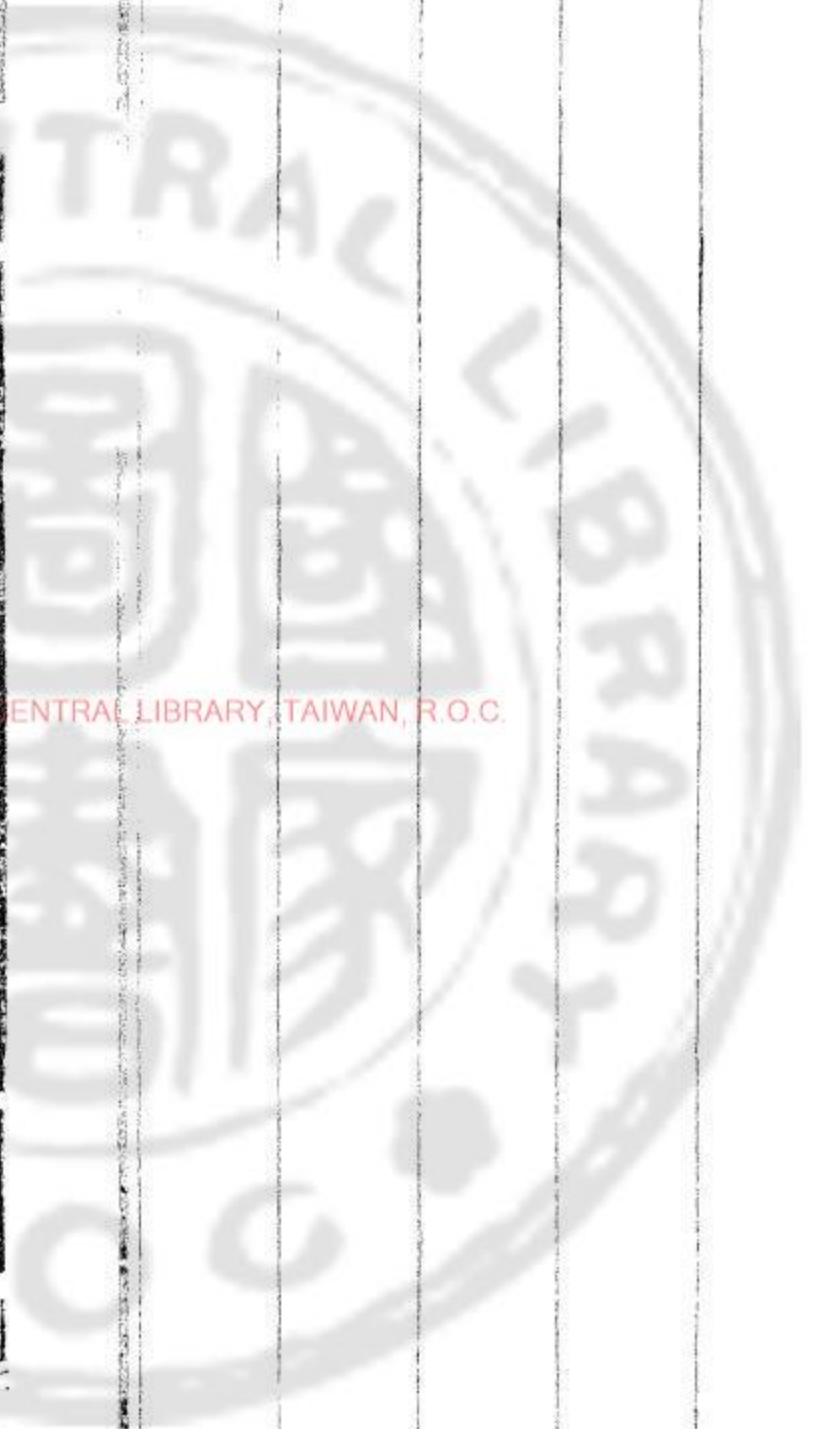
之績將欲煥乎不朽傳之無窮遂藏斯文乃鐫貞石是胡密自述

其撰文也末云大唐乾寧二年歲次乙卯十二月朔十九日辛丑

記此碑塵霾千載雖著錄于王象之碑目而其文不傳余乃得親
至碑下掘埋土洗落蘚摹搨出之仍為吾大足縣有榮昌不得而
爭之樂何如耶其碑文由後而前與他碑不同嘉慶二十四年正
月十三日大雨燈下書此以貽好古之君子

十八學士畫像並贊石刻題後

秦府十八學士圖贊舊有宋沈存中跋謂其中名字於史不合者
多如姚柬字思廉唐書作姚思廉字簡之蘇壹陸元朗薛莊唐書
皆以字爲名李元道蓋文達于志寧許敬宗劉孝孫蔡允恭唐書
皆不字房元齡字喬年唐書以爲房喬字元齡孔穎達字仲達唐
書字穎達蘇典籤名從九從日唐書從日從助許敬宗薛莊官皆
攝記室唐書以爲直記室蓋唐書成於後人之手所傳容有譌謬
此乃當時紀實者也按唐書褚亮傳武德四年太宗爲天策上將
軍寇亂稍平於宮城西作文學館下教以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



晦記室考功郎中房元齡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冊府記室
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元道天
策倉曹參軍事李守素王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
顏相時著作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
籤蘇勗並以本官爲學士七年收卒後復召東虞州錄事參軍劉
孝孫補之薛收傳收卒王哭之慟其後圖學士像歎其早死不得
與蓋聞立本圖像褚亮爲贊乃七年以後事司馬溫公通鑑並以
圖像爲贊載入卷德四年故有薛收而無劉孝孫誤矣而存中以
贊爲于志寧作未詳所據明周天球說圖卷藏大內永樂中仁廟

與虞丘競相取玩成祖乃收付兵科時兵科官侍道也以故卷至
今置兵科云余按太岳集言此卷藏山西蒲州監生魏希古家嘉
靖癸卯甲辰間希古攜以游京師京山侯崔都尉以二百金購之
不與是時邊患孔棘希古因條陳邊事並以此卷封之意圖進用
疏入不省以其疏並卷發兵科遂留藏兵房又與周氏說不同太
岳當得其實也廬州府有圖像並贊石刻余於丙寅歲至合肥見
之因錄其文而並誌其後如此

跋趙瞻神道碑後

按宋史本傳瞻字大觀鳳翔盩厔人舉進士以大常博士知威州
瞻以威茂雜羣獠險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於汶川條著其詳
爲西山別錄後熙寧中朝廷經理西南就瞻取其書考焉歷官樞
密院事謚懿簡其言與神道碑同但碑言元祐五年三月丙寅公
薨諸孤奉喪歸盩厔詔遣使護之其年九月壬午葬孟兆社先塋
則懿簡之墓宜在陝西不知昌州何以有神道碑且碑亦未言爲
昌州或其子有爲昌州守者乞淳夫文刻於此亦未可知考蔡京
于元祐 年知永康軍則其碑立于七年五月宜在此時書也而

蒼潤軒碑跋云宋蔡京正書集賢趙公大觀神道碑此乃黃美之
故物籤題是徐子仁所書流傳幾許乃歸元白鄭子經言蔡公書
令人掩鼻而過元白收此毋乃采菲之意耶此以元長之人而遂
訾其書殆溝猶之見耳蘇黃之真蹟今具在能真此碑抗顏耶

書畫維摩石像碑後

大足縣舊志云惠因寺在治南四十里宋紹興中立壁畫維摩圓
寂像後易石像明末焚燬按王象之輿地碑目考云畫維摩石像
碑紹興間北山刻云昌州郡之惠因寺藏殿壁陰有水墨畫文殊
詣維摩問疾一堵意全相妙合經所說恐浸漫滅故石刻于此余
于己卯正月游北山既搜得唐昌州刺史韋君靖建永昌寨碑遂
沿山尋之復見此像峭壁聳削高三丈寬二丈中畫文殊坐寶牀
上旁一聖者手持鉢鉢內有物如珠向文殊狀即經所言散花之
天女也上面侍弟子十人下面侍弟子七人皆無髮頭陀左側畫

維摩有須坐寶牀手執如意首向文殊斜睨旁侍二弟子下面立
七弟子皆戴巾手執幢節寶瓶諸物按維摩經云西竺維摩詰廣
嚴城處士也佛聞其病使十弟子四菩薩往問訊皆以不勝任固
辭最後遣文殊師利行因共設妙道遂成此經所畫即此事也
晉書謝靈運髡美臨刑因施作南海祇洹寺維摩詰髡此維摩有
須之證石壁上中均完好惟維摩下面七弟子像有駁落又碑前
上面刻云李大郎摹羅復明另刻住嵩僧志誠凡三行首行四字
二三行各六字稍下側刻云母親薛氏家室任氏男謙紹興甲寅
重九日謹銘圖福利堅久斯碑不墜初摹日同施大錢參貫當州

充寧十將文志於凡五行首行十字二三四五每行皆九字像右
上面刻云東平十清河八成紀二太原三徧觀此院壁畫維摩居士
最佳他皆不迨主僧宜護之丁卯仲秋月十四日題凡六行首
二三行各七字四五行各八字六行五字自後而前書之壁外石
匡上刻云普慈趙子充同弟柔文姪庭彥紹興庚申四月念三日
乘輿同游男德言侍行凡四行前三行皆八字末一行六字是此
碑今尚存也通志謂明末焚燬者誤又以為畫圖寂像直以病為
死矣且以石像仍在惠因寺尤為益浪惠因寺今寺觀志內不載
猶之玉井溪石膏灘見多寶塔內石記月富里見寶頂山古佛灣

石壁刻富春里見聖壽寺碑三溪里見潮音寺碑老人里見白捨寺洪武時鐘款今皆無之

書宋淳祐十年大足令何光震教授張順臣等饒昌州守王夢應碑後

大足南山三清古洞外右石壁有宋淳祐十年冬十月大足縣令何光震昌州教授張順臣主簿楊莘起等饒昌州守王公夢應之碑余既搨其文入縣志以傳矣今覆眎之碑有云人物有楊賢良王文安之清又云有楊賢良六經圖勒石按楊賢良名甲字鼎卿其人以詩鳴又能研精經學如此碑又云昔爐峯陳先生用庚子山與此間何公應龍從叔聯辛酉類省魁何公嘗仕于朝終憂憲後未有聞焉爐峯教授此州有不拜偽詔之節今按李心傳朝野

雜記云吳之巽大足人逆曦常欲以季春聘士預令就聘者書行
於年籍之巽叱吏卒不爲撓是吳之巽不從吳曦之聘陳厚山不
拜元詔棄官去其勁風亮節如皎日嚴霜與張山翁家子欽李莊
輩相頡頏今志書並無之巽名亦考古者之疏陋也案張順臣遂
寧人淳熙元年辛丑科徐儼夫榜何應龍內江人登嘉泰二年壬
戌科傅行簡榜何光震當為孝子光覺昆季其楊莘起王文安皆
涇事實王夢應嘉定癸未科登進士合州巴川縣人碑又云制使
余先生請于朝命前資守合陽主侯夢應領是州指余玠也玠字
義夫蘄州人淳祐時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兼四川總

領兼夔路轉運使云

書趙松巖藏王覺斯行書後

四堂讀

余夙弄覺斯小楷四紙生峭隱秀迥鍊端嚴殊實愛之作詩云画
被裁蕉不必然李斯曾是字中仙至今豔說平原筆可是臣心竹
節堅蓋姍擬園之隕獲也松巖同年夏日招歛眎所藏尚書尺牘
廿四番鬱盤拗折之氣拂拂從十指間出真嫩品也坐客朱少廬
刺史謂余書不俗可綴數語于後余何嘗講波磔哉聊識曩所云
云以質之松巖以為燕弗歲

書
宋徽宗手詔碑考

曹學佺名勝志云大足縣之東禪寺有宋徽宗手書碑今其寺邑
令趙憲高於乾隆二十三年改為龍神祠矣余翺望行香見樂樓
東化立一穹碑就眎之額書御筆手詔字文內僅存之以公天下
五字餘俱漫滅按史宋高宗曾頒籍田手詔郡國皆鐫石立之長
壽城隍廟舊有此碑疑此碑即籍田手詔碑也能始之言殆傳譌
者又考遂寧縣有宋徽宗賜旌忠廟額碑為後唐將夏魯奇不降
董璋賜額旌忠係宣和四年八月事

大足縣碑刻目錄唐昌州刺史韋君靖碑

按碑在大足縣北山其結銜云唐乾寧二年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都督昌州諸軍事守昌州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揮靜南軍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韋君靖建寨之碑軍事判官將仕郎前守靜南縣令胡密撰文其文自後而前蓋以景福壬子歲春正月于龍壘山建永昌寨築城廡二千餘間建敵樓二百餘所又于寨內建多寶塔也碑言其平黃巢逆黨平韓秀昇之亂平楊師立之亂其功亦甚偉者而新舊唐書無其名殊為疏漏下截列將校銜名一百六十餘人此碑雖

著錄于王象之輿地碑目考而無其文且誤脫靖字靜南之靜又
譌為靖余署篆之日乃于北山石壁見之急召工拓出參稽新舊
史咸于碑文相合復作考以系之末

宋左朝請大夫知劍州軍州事張宗彥詩碑宋左朝請大夫
知昌州軍州事何格非和詩碑

按此二碑在大足縣南山三清洞石壁七言律十六韻韻用二冬
菊有申國呂元錫題名知張何倡和在淳熙辛酉歲也格非為元
豐進士成都何适之孫中祥符三年庚辰科李釜榜進士其弟去
非亦進士張宗彥則不知何人也

宋昌州刺史陳伯彊饗考妣文石刻

按此碑在南山三清洞石壁據文則乾道之己丑歲也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承議郎河東陳伯彊撰和邊錄五卷載胡世將宣撫川陝事是伯彊河東人也又按宋史紹興十七年川秦都大使言漢地民張太二姑率眾劫殺市馬蠻客崖遇等恐啓邊釁已加慰諭竝償其直矣詔免知州唐矩及通判陳伯彊官抵首賊法即此人

宋大足令何光震餞郡守王公夢應石刻

按此在大足南山石壁文有云昌介在山陟距大江幾二百里素無城守兵衛狄難以來官吏民多不免焉加以師旅因以飢饉存者轉徙仕者退縮至州縣官苟具而可環千里荆榛矣制使尚書余先生鎮蜀外攘寇逼內撫疲瘵坐念凋郡密邇行臺請于朝命前資守合陽王侯夢應領是州侯字明甫歷郡久純以詩書從事礼士戢姦遺民少蘇又云侯以乙巳春正月至州迨丁未冬首尾三年大閭檄以稟事云是王公領州在淳祐乙巳時也余先生則余玠也光震字萼甫與孝子光覺為弟兄

宋宇文祀題趙智宗詩碑

按此碑在大足寶頂山係七言絕句詩云剝雲技巧懽羣目金貝
周遭現化城大孝不移神所與笙鐘鱗甲四時鳴末署銜云朝散
郎知昌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二江宇文祀書蓋祀雙流人為
崎之弟兄也末又云寶頂趙智宗刻石追孝心可取焉目成絕句
立諸山阿笙鐘鱗甲事見坡詩謂為神靈呵護之杓也又按趙智
宗者智鳳也嘉熙間人持唐柳本宗之教寶頂山之石佛像柳本
宗創之趙智鳳重脩之曹能始謂做吳道子地獄變相畫法鑄之
奇譎幽怪古今所未有也信然

宋楊次公證道牧牛頌石刻

或滾塵
牛數十或立或行或臥或噬草或飲水或有牧童騎之

按大足寶頂山之南崖石壁頌四句鑄此十字為鐘頌曰突出欄中不奈何若
無繩總由他力爭牽尚不回首只麼因循故者多其銜云朝奉
郎知潤州賜紫金魚袋次公名傑濡須人著無為集十五卷別集
十卷官凡部郎好釋氏學其成仙事蹟未詳

楊下缺二字

宋知昌州軍事判官席存著石刻

按在寶頂山大寶樓閣之右文述趙本宗智鳳之事實也有銘詞
字多駁落

宋魏萼甫石刻

按寶頂山之西圓覺洞有寶頂山三字字徑八寸筆極清健末署
云邛州魏了翁書

宋楊賢良六經圖石刻

按六經圖石刻在北山佛灣紙餘易圖三十餘字宋楊甲撰甲字鼎卿又字嗣清乾道時人所著六經圖六卷棣萼館小集一卷淳祐時大足令何光震錢郡守王夢應石刻則稱為楊賢良也末另行有炎三二字上下字缺當是景炎三年刻

唐演教院碑

按唐演教院碑在大足舊基院唐咸通歲縣令唐允中立亦見王象之碑目考今碑已斷文駁落不可讀

宋陳紹珣石刻

按在大足北山石壁據文因淳化五年兵革之際許願刻佛像以保家室咸平四年二月八日乃刻石也署銜云都知兵馬使前守昌元永川大足縣事

宋文殊問維摩病像石刻

按王象之輿地碑目考云昌州郡之惠因寺藏殿壁陰有水墨畫文殊詣維摩問疾一堵意全相妙合經所說恐遂漫滅故石刻于此對既于北山搜得昌州刺史韋君靖碑復沿山尋之又得此像峭壁聳峭高三丈寬二丈左畫文殊坐寶牀旁一天女手持鉢上面侍弟子十人下面侍弟子七人皆無須頭陀右畫維摩有須坐寶牀手執如意旁侍二弟子下面立七弟子皆帶巾各執幢節寶瓶諸物末刻云紹興甲寅重九日當州充寧十將文志於又云李大郎摹而通志謂為畫維摩圓宋像者誤也

宋瀘南安撫使馮大學石記

按此石記在北山多寶塔上層內塔今謂之白塔也余登頂乃得見之其文首列銜云敷文閣直學士左中奉大夫潼川府路兵馬都鈐轄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軍州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使文安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馮今于昌州多寶塔內施錢四百貫文足造第六層塔一級全用銀合內盛粿嚴感應舍利一百二十粒安于其中所乞祿壽綿遠進道無魔眷屬康安子孫蕃衍盡此報身同生極樂紹興壬申歲仲春旦日脩塔化首任亮刻石又一石記列銜亦同下有馮大學字又言其男馮覺馮覺及

兒婦孫男女童婢奴等年歲姓名無不具按大學南部人登景祐元年甲戌科張唐卿榜并蘇舜卿鮮于侁青陽簡等同年而宋史及朝野雜記紹興時為瀘南安撫使者乃馮檄而大學為安撫亦在紹興時是大學即檄也又遂寧志有馮覺慶元五年己未曾從龍榜特奏名當即大學子父子異籍蜀人風俗曩有是者

宋蔡京書趙懿簡公神道碑

錄原碑

按此碑在北山觀音洞之石壁其首列銜云宋缺一中大夫樞密院事上柱國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右銀青光祿大夫謚懿簡趙公神道碑銘並序左朝散郎試尚書凡部侍郎兼侍講范祖禹撰左朝散郎龍圖閣侍制知永興軍府事蔡京書並篆額末云元祐七年五月癸未朔二十五日丁未建其文幾五千言按宋史本傳趙瞻字大觀鳳翔盩厔舉進士以太常博士知威州熙寧中官樞密院事但碑言元祐五年三月丙寅公薨諸孤奉喪歸盩厔詔遣使護之其年九月壬午葬孟兆社先

瑩不知昌州何以有神道碑也或其子有為昌州守者乞淳夫文刻于此亦未可知字體勁挺饒秀媚之氣可寶貴也而蒼潤軒碑跋云宋蔡京正書集賢趙公大觀神道碑此乃黃美之故物籤題是徐子仁所書流傳幾許乃歸元白鄭子經言蔡公書令人掩鼻而過元白收此毋乃采菲之意乎因人品而訾及書法論評不當如是

宋范祖禹古文孝經石刻

按輿地碑目考云古文孝經在昌州北山凡二十二章與今文十八章小異余于北山觀音洞得之刻洞內之兩壁及洞外之兩旁洞內觀音像後即趙懿簡公神道碑也字大二寸許無駁落者甚偉壯其碑末跋語兩行云江對老人陳公缺四人趙範得范祖禹所書本于缺二字並鑿之北山巖石之上是知為淳夫先生手蹟也晁氏讀書志云元祐中范淳夫侍經筵上古文孝經說一卷按司馬公指解至和中上范淳夫說元祐中上原各自一卷今本不知誰所合編也澍按王伯厚困學紀聞云是何言與司馬公解云言

之不通也范太史說誤以言之不通也五字為經文古今文皆無
今北巖所刻是何言與係複句並無言之不通也五字想淳夫知
其誤刪之矣

唐淨土院碑

按此碑見王象之碑目考今淨土院在大足縣西六十里文字半
磨泐不可讀

唐摹吳季子墓碑石刻

王象之碑目考云吳季子墓碑在昌州北山按此書唐開元中殷仲容奉詔摹搨大歷中蕭定刊之潤州有張從申題其後此亦唐刻也係篆書尚存季缺之墓三字不知何人所摸

漢高祖大風歌石刻

王象之碑目考云漢高祖大風歌碑在昌州北山澍按今存十二字係隸書蓋唐刻也

宋徽宗御書手詔碑

曹學佺名勝志云大足縣之東禪寺有宋徽宗手書碑澍署篆日訪之知其寺為前邑令趙憲高改為龍神祠矣朔望行香見樂樓東化立一穹碑就眎之額書御筆手詔四字尚存文紙存二十餘字按宋史宋高宗曾頒籍田手詔郡國皆鐫石立之疑此碑為高宗籍田手詔碑也曹能始以為徽宗殆傳譌者

王建時廿四章經石幢

按此經幢在北山佛灣林公洞前字極勁媚上下仍刻佛像末有王建時刻人名署年或成故知為王建時刻

孟知祥時彌勒經石幢

幢高三尺許四圍刻彌勒佛經間以佛像字小而勁末署明德二年明德孟知祥年號也亦在北山

宋呂元錫南山詩石刻

按南北山呂元錫之留題有十餘處字蹤端秀皆可觀此七言詩一首則在南山三清洞也末行刻云右淳熙五年六月十二日挈家登南山回少憩南禪有書示小子祖吉晚赴真符孫丞之約申國呂元錫下有和韻詩字亦婉媚獨跋語百餘字有駁落者

宋端平江原樊允季等題名記

按三清洞右石壁刻云端平二年六月六日江原樊允季領客資
陽王熙避暑于此枕石藉涼盤旋終日松竹間時作秋聲字極適
健

北山宋石刻

其文云無盡老人常謂余曰世間甚力最大余曰風力最大老人
曰何以言之余曰毗嵐風災起時須彌七金寶山山山相擊碎如
微塵故知風力最大老人曰毗嵐風災雖能碎須彌七金諸山然
不能轉人心吾以為願力最大今北山之石看看盡入老僧之手
倍覺斯言有味戲書伽陀澍按末接刻七言絕句詩三首皆設禪
語又跋詞二段字跡與前同蓋一時所刻也無盡老人是張商英
天覺但不知此僧為何名

九

書

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養素堂文集卷○ 字數且空

正處張 澍介侯

書

○○ 寫題目

○ 擬淳于越請封建書

今陛下臣神志之姿削平六國混一字內誠千載一時也臣臣
為欲圖隆古之治立萬世之基莫如封建天下初定黎民雖免
塗炭之苦而殘喘未蘇也議者必請立即郡縣令有司治之夫為
吏者有除違戛伐之煩其于黔首之疾苦既難以盡知而又重
之以賦役罄罄莫告臣以為必有草澤姦民閭左宿惡因思之
怨懷異志臣肆陸梁者難已發而始謀之雖堯舜不治○臣葺樹
屏藩所臣廣親恩誓帶礪所臣撫兆姓親恩篤則本支固兆姓
擾則邦本寧五帝三王用能民安社席世躋仁壽者胥斯道也

書三十九首

卷六首

書十二首 一冊

書十六首 一冊

書十一首 卷六首 一冊

擬淳于越請封建書

今陛下臣神昏之姿削平六國混一宇內誠千載一時也臣臣
 為欲圖隆古之治立萬世之基莫如封建天下初定黎民雖免
 塗炭之苦而殘喘未蘇也議者必請立郡縣令有司治之夫為
 吏者有除遷更代之煩其于黔首之疾苦既難以盡知而又重
 之以賦役整整莫告臣以為必有草澤姦民間左宿惡因眾之
 怨懷異志臣肆陸梁者難已發而始謀之雖堯舜不治臣葺樹
 屏藩所臣廣親恩誓帶礪所臣撫兆姓親恩篤則本支固兆姓
 擾則邦本寧五帝三王用能民安社席世躋仁壽者胥斯道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議者又謂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乃俗吏不知大體妄事紛更者之所竊口非政之宜也商鞅變井田而阡陌國日彊民日富可謂不師古矣死之日而人不憐何則死思臣結之徒峻刑臣逞臣之爲小康猶難而欲使道一風同干戈不試四夷賓服是猶舍舟楫而涉風波臣求其必濟雖途人亦嗤其危矣臣聳之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曰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長治久安之策誠莫善于此者陛下奉聽臣言擇子弟之親賢者封之大國疏者以次而殺使之食其土而納其賦諸侯王咸欲長保爵土臣貽子孫而闡千之患自消陛下宰制于上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於君行巡守之典賞臣示惠罰以明威如此而追蹤古聖無難也

擬昭烈帝身魏雙鉤書

○ 余讀曹子桓得雙鉤與昭烈帝書稱帝為賢兄
○ 詞甚慢易又與王朗書以雙鉤為賤物意尤輕脫
○ 深憤之知先帝當日必有報書惜其文已逸乃擬
○ 作此篇

日者使來良訊啟篤欲得雙鉤今藉附致此鉤之銅產自
嚴道匠氏鎔鑄乃成良器雖則精好奚足供翫然亦河
洛之所希也憶昔身尊甫同龕黃巾意謂莫安王室九
域清塵重理東序之秘寶以扶解紐之皇綱渠料帝業
板蕩遷徙流移神器國璽堙沈幽井姦人得之繫肘跋

扈深為鬱憤今區宇漸平視道如咫尺恭厠宗支續緒赤
兌仁兄割據許鄴廣自封殖亦各其志也夫貪愛遠物
昔人所譏子常留昭侯之佩馬而唐蔡攜貳韓宣索
商人之玉環而國僑責讓良規不遠想所知悉况聞求西
域之明珠自東吳之犀貝賺鍾繇之玉玦斂楊修之寶刀
酌志玩好取以白珩若此雙鉤余卿又何愛丞相亮既受
雞舌香之賜藉以此報物賤路遙諒必珍惜係風懷想於
邑曷勝

效

8 侯芭上揚子雲書

芭謹言芭鉅鹿最品愚蔽無似自侍清塵屢奉明誨蓬心漸啓知諳
以生竊窺我夫子鑽研道奧津逮聖涯囊括儒術兼包羣材自漢以
來未之有倫也何者經莫遠于易三聖之心寄于簡內我夫子作太
乎以準之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為本統是因附續為類王政人事法度妙極是真得自然之根
侔于太始矣論語者又聖人之微言也高第游夏仲弓咸所撰述網
紀人倫模範治道于是乎在我夫子作法言以擬之詆諸子之析辯
詭辭以撓世事而用法應之是非同于聖人不謬于經焉疇人之學
莫重律麻自唐都黃閩各矜推步而歲差未合更生子駿亦明三統

道行

而部會莫周我夫子覃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昇泰初厯相應亦符
顛帝之厯深得其意司馬相如王褒均嫺辭賦胥被睿賞夫子之作
郁郁乎文天子引重此非同里楊班莊之所能詡揚也而夫子且曰雕
蟲小技壯夫不為則知其游心大道不尚浮藻矣然芭竊有慮焉俗
儒一孔罔能探蹟索隱以所不知妄生瘡痍聖為天口聞而眩惑賢
為聖鐸又已驚疑後世必有以規撫孔思指為僭竊者然鄒子與不
嘗擬其體為七篇乎君山知己何可多得况夫天象虛廓星躔多眇
算窮樞紐千歲坐知夫子言天常左旋日月星辰隨而東西乃圖画
形體行度參以四時厯數昏明晝夜難蓋天八事以通渾天後世必

有以九數為景響者至于甘泉羽獵河東成都之賦繡補靈節龍骨
城隅之銘縣竹邱閭士俾君平子真之頌蔚霞采以成文上祖風騷兩而
有則後世浮夸虛慕道學必有以辭賦為非君子者然此猶其迹也
若乃浮湛黃門清淨自守冀得祿養以遂著述誠其本懷倘或希榮
昇甄豐劉棻崔發輩矯誣符命立致鼎鉉何為淹執戟之卑位哉在
替老聃為柱下史歷夏商周專司典籍尼父嘆為猶龍闕史留而著
書不以臣三代而議之也夫子解嘲之作詞鋒觸人後世必有以臣
莽為詬病者或且改易舊文附益讐言以遂其污蔑之私史皇邈矣
文字繁多解者實歎自夫子之訓纂出而史篇遂通是固李斯倉頡

趙高爰歷胡毋敬博學篇之後勁也末生驅車叩門問奇載酒乃得
函訓故正古文而方言之作集先代之絕言采異國之殊詞此林閻
所為傳授劉歆所為咨詢張伯松以為塗諸日月不棊之書也後世
學不師古鄙別盈牘必有以艱深文固陋為詆諆者此芑之下愚薄
慮所逆料也夫子若無以測之是混混乎昇道合漠也倘夫子有以
測之則蜂蠆毒口安可不預有以杜之乎芑不敏罔知所裁謹再拜
上

雨師昇風伯書 趙高爰歷胡毋敬博學篇之後勁也末生驅車叩門問奇載酒乃得

今足下揚威三日矣鼓洪濤以稽天激巨浪以摧岳舟子擁楫而股
弁旅人愁休而拊膺樹木折膏而鳴條禽鳥覆巢而潛岫斯亦傾危
之甚也而足下揚揚得意竊以為過矣夫風者天之令也春生物則
吹和以動之夏長物則來薰以養之秋嚴肅則有賴于蕭瑟冬收藏
則有需于寒栗順四序而不紊仰兩儀之大化斯乃無負于職分也
今足下假其威噓其力不舍晝夜以饗以虐毋乃非奉揚仁風之意
乎僕念足下之振盪而不已也爰降滂沱之澤施溟沐之膏欲息其
游氛平其噫氣以冀足下之一悟而斂其怒不謂踴躍不休憑陵益

壯在足下以為所好在此也昔者夷羿繳爾先人于青丘又中河伯
之目亦有陳武嘗爾先人于海甸遂靜陽侯之波狼狽為奸卒招顛
隕今豈無其人乎足下思之可為寒心倘有誼士訟于高閣上帝震
怒譙以不能清塵吹垢徒為興波作浪命句陳以拘之敕神廡以
鑠之填于九幽猶之可也否則令五甲_丁六甲_丁率雷兵火正縛送天市
數其殘虐磔尸分裂以章刑典此時悔之亦無及已僕昇足下雖
係分司實與同曹誼難緘默憶往者黃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君之
先備進掃之役余祖時為洒道相與有連不忍足下之恠_狂暴故敢獻
其直言望左右之采納焉若以為意趣各異情性不同棄箴規其如
下尋鬪恐飛廉之血食至此而絕足下其重之_思

肆猛志而猶故則千夫鬱憤萬眾煩冤必將折雞羽塞土囊以昇足

〇〇 與朱香初論粵山詩字音第一書

讀夫著不勝熱服而有愚意所未安者敢質之按粵山之粵通
作粵其得名以池有千葉蓮粵也宜从胡瓜切讀然白虎通云
粵之爲言獲也則粵作變化解又讀戶化切詩意用萬物成熟
可以得獲之解而仍依胡瓜切似宜改正又按莊子齊物論山
林之畏佳劉註云畏佳隈僻尖角處也則畏字當讀仄音蓋畏
字卽莫莫又同隈隈作鄙賄切則畏字自宜从同又按說文雖
字註蟲名似蜥蜴而有文逸周書王會篇云俞人之雖馬孔晁
註雖馬一角也爾雅釋獸雌印鼻而長尾註似獼猴而夫山海

經註雖似猴鼻向上尾四五尺是雖爲蟲爲馬雖則爲狄今之所謂仙猴也而博知業宰天台日妄以雖爲雖而于氏述記之亦疏矣詩用雖字卽本闡奇錄似未確審異苑云錢塘杜明師夢有人入其室是夕謝靈運生旬而于亡家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容記注云治音稚奉道之家靜室也方藥地謂治乃處字之轉聲吳人今猶作此語茲作平聲亦非若砵字古厲字也說文引深則砵可證砵崖赴壑遲句作平聲用失之僅用爲欠字更誤檮昧之見望財擇焉

與朱香初論字音第二書

來書依白虎通解粵字仍作平音然風俗通云粵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又云粵若粵也萬物滋然變化於西方也粵亦作變化解原詩粵生乃績玉句實與應氏之說合當作戶化切讀又據莊子註謂畏卽莫按莫與鬼異爾雅石戴土謂之崔鬼詩陟彼崔嵬皆从山下鬼不从畏鬼有三切一烏回一魚回一五回竝音魏說文云嵬高不平也从山諧鬼平聲若莫則郎賄切又于鬼切音碓山高下盤曲貌也其于非切者音威乃山名不與山形同解嘗讀王延壽靈光殿賦嵯峨崔嵬嵬字作五罪切

用矣未聞莫字作魚回切讀者尚書民明威古文作民明畏威
字乃衛包據馬融本改者尚書字簿多違異畧舉堯典言之如
宅嵎夷作居郁夷寅賓作敬道允釐作信飭庶績作庶功方鳩
作旁聚等類不能悉數皆馬遷借文意相通之字轉相訓釋正
不得以居郁敬道等字即作宅嵎寅賓音讀也則古文畏字于
畏佳之畏訓釋不同似難為援又佳字今入支韻者讀穢追切
宜作佳麗解楚詞大招姱修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
只滂心綽態妓覽施只是也又作夫不為解古有十三佳之韻
則佳為戶圭切若从古今居奚切則入齊韻若从倉回切則入

灰韻來書據集韻謂崔與萃同按爾雅萃者屨屨鄭康成所見
本則作卒者崔寔故於漸漸之石章箋云卒者崔寔謂山巔之
石也而毛傳亦云萃崔寔也是古人以崔寔訓萃不謂萃即崔
字也若萃同崔則爾雅之文犯矣且釋文萃有子恤才戌二反
韻會為昨律切說文云从山卒聲顯與崔字音切不叶是集韻
言同崔者妄矣愚意畏佳之佳自宜從倉回切入灰韻若子雲
甘泉賦所用推崔字相如上林賦所用推婁字係上聲徂猥切
也以為然否

〇〇 與朱香初論字音第三書

愚謂經師曰崔嵬訓萃萃非崔者曰古人制字雖多相通而字之本義要不可沒來書舉侶嘔嘔嵬嵬嶠嶠等字按說文嘔字徐鉉曰俗作嘔非是而讀謳音者集韻訓為窞深下貌是嘔嘔本非一字而崔萃實兩字故張衡西京賦隆嶠崔萃則分用之崔若即萃賦宜如詩南山用崔崔可也嵬字从青得聲故可通嵬亦通增萃則从卒得聲難為崔矣巖岳雖通而岳為山厓連屬形巖則岸也增韻謂石窟曰巖大通故虞號之間稱傳巖為聖人窟也巖又為古文險字傳巖漢地理志作傳險說文同字

異訓者呂此考之集韻其讀音元自分晰于佳字云遵綏切讀
喘平聲與崔同崔崔高大也又佳祖誅切音澤山貌莊子齊物
論山林之畏佳是集韻于遵綏切者引詩之崔崔于祖誅切者
引莊子山林之畏佳本不相蒙鄙謂萃讀平音如詩小雅之山
冢萃崩鮑昭蕪城賦之萃若斷岸皆讀如摧是也又謂佳字入
灰韻亦職追切蒙不謂然考古韻支分五支六脂七之八微十
二齊十三佳十四皆十五灰十六咍又分十八尤別收十三魂
別收八戈又別收去聲八未別收去聲十六怪爲界甚嚴佳之
在支爲職追切在灰爲倉回切猶灰韻之胎入支爲他飴切在

本韻則土來切才字入支爲前栖切本韻則昨哉切哉字入支
爲將黎切本韻則祖才切來字入支爲陵之切本韻則落哀切
臺字入支爲田飴切本韻則徒哀切皆辨別豪芒不容假借若
謂佳字入灰亦職追切則入齊韻將不當居奚切乎逞者設若
膺與戴東原言支佳一部齊皆灰一部之咍一部漢人猶未嘗
假借通用晉宋以下乃少有出入迨中唐之功令支脂之同用
於是古之戡然爲三者罕有知之矣從知古韻部限既嚴而音
切自不能相混也且今所通行之韻乃宋平水劉淵之韻並非
沈約韻沈四聲韻一卷唐時已不傳來札所摘之嘶躋提齋等

字謂自齊韻來隰睢窺透等字謂自灰韻來按此等字疑皆對
淵合併一百七十部韻時所合併者蓋齊灰韻皆自支韻分出
不當云自齊灰韻來也又言隹之與佳音義判然字體亦異疑
楚詞之用爲泛濫者考古隹與佳無二字也今體乃後人改之
以識別如王石王字祇是三畫隸始加點以別帝王字當時兩
字原一誰又讀考工記王人爲春秋之王入者覈而論之畏字
古雖通作威而考工記之畏鄭康成讀如秦師入隈之隈是依
弓簫附間解讀平音亦入灰韻按乘七發以畏隈同押可証而
崔字係倉回切乃爲崔窺之崔否則窺字爲烏回切而崔字爲
職追切則不得爲雙聲矣又意畏佳者爲崔窺二字之或體也
畏卽窺字佳卽崔字二字均在灰韻斷斷矣

〇〇 與朱香初論字音第四書

昨論佳字入灰韻宜从倉回切幸不爲大雅所訶因知鉅製佳字避離字之複文用借叶也夫借叶則何不可之有然古支韻不止通微齊且通歌尤其借叶者要皆用之詩賦歌謠諸古體昔蕭山毛氏著古今通韻識者訾其病即在通字是作韻書尚有疆界不可越畔也如此浮山愚者曾謂畏佳爲崔嵬之或體其說良是蓋古字多省文如石鼓文其魚佳可風雅廣逸註佳可讀作惟何是惟字亦可省作佳也愚故主之若楊用脩謂崔嵬卽尔足之翠微字傳授有不同其說無據來書謂崔嵬字止

訓山之高大與莊子本文不合按莊子山林之畏佳下句即大
木百圍之竅穴也夫大木有竅穴山亦有竅穴而山有畏佳大
木斷無畏佳林字本屬帶說不以畏佳字分貼如禮言大夫不
得造車馬造字就車說不容連馬經中此類甚多蒙叟之語與
此一例是劉註俱僻尖角者尚合而鄭註謬矣故集韻兩引莊
子皆訓山貌也若兼山林說者子雲甘泉賦所用之摧雌相如
上林賦所用摧婁爲是然摧係組俱切雌係卽妥切婁係烏毀
切也謂莊子之畏佳兼指山林未爲的確謂鄭註勝劉註取去
亦未精密又謂佳佳本一字說文不當分爲二似未會其通而

攷之按說文有不應分而分者如鼓鼓鬲鬲之分爲二鞠鞠鞠
趨窺之分爲五企企跂跂之別爲四踏又有趨造疇又有壽徐
本覲復有脈踐有衡棧澀澀震从兩吁重出嬰孽訛嬌汜涸並
見嬰婉何分於婉孛保互引古文皆複字也是叔重妄分者夥
矣何疑於佳佳之重出乎且古經並無今佳字也世所傳者又
非許氏之舊本則佳佳二字之分其爲俗師附益斷斷無疑如
甲乙燕乙魚乙同一字而妄分爲乙乙兩形殊爲回穴亦如吳
本有粵音而造吳角本有祿音而造用也靈均子雲詞賦之祖
每以佳麗之佳押入支韻正自可據蓋佳本訓鳥之短尾者古

人字少借為佳麗之佳用之寔久後人乃昧其本義亦字學之一危也王王古本一字說文云王象三王之連一其貫也而徐註乃謂王中畫近上王三畫均夫帝王之王一貫三為義三者天地人也上畫為天中畫為人下畫為地今謂中畫近上則舉人而附之天離乎地非惟昧字形且失字義矣董江都但云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即許祭酒本是辨別字形者亦未嘗如徐散騎說也晉語改玉改行荀卿作改玉改行周禮九嬪職云凡祭祀贊王盥註云改書玉為王荀鄭皆先於許氏者則後人之加點實以王王易混故加點別之若有近上正均

之分人即短視亦能辨之何庸加點乎子才精蘊要是珣會鼎臣與陽永不可為據若云均作三畫為乾坤之乾亦非羅長源云班固以天竺即乾竺蓋梵語竺乾為竺天也而升菴索隱敬甫總要載三象乾以為即天字自昧古文者謂即乾字遂使从不自尋為川轉而為坤又復為馨不知从三斷音坤从連乃川字也又按白虎通之所云生孽即生化也言生之者至是化也不然少陰用事而萬物生孽非其實矣四月純陽而葶蘆死十月純陰而蒿麥生以有一陰一陽之潛伏也若秋則肅殺為令萬物孳斂時矣竊謂蘭臺之說亦即信厚說也萬物由孽而實則

其物化矣化而爲實乃可以獲故班曰成熟應曰成變無二解也若引蓮芻則宜从胡瓜切

〇與馬接三進士論參星第一書

弟素不訛天官家言實知算圖雖不至如河那肱誤龍見爲有龍亦幾如苻生謂星入東井則渴矣昨解足下謂心爲三星參非三星俗呼有然夫以心爲三星是固然矣謂參俗呼爲三星則不考之過也按漢書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其外四星則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毛詩綢繆傳云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故參亦名伐孔演圖云參以斬伐公羊傳云伐爲大辰皆互舉相見之文也是參之爲三星顯有明證蓋亦取詩疏諦觀之

〇〇 與馬接三進士論參星第二書

讀履函引列宿之三體者數事可稱詳贍但謂參星見西方不見東方似失之疏綢繆詩毛傳明云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是參星非不見東方矣故王肅述毛云三星在天謂十月也在天既據十月則次章在隅謂在東南隅又在十月之後十一月十二月也卒章在戶言參星正中直戶正月中也故月令云孟春之月昏參中是參星直戶在正月也古人西南其戶則直戶亦是在東矣毛公以季秋至孟春皆可以成婚故以三星爲參鄭氏以婚姻之禮必在仲春故以三星爲心按荀子云霜

降始婚永泮殺也婚時之月當以毛說爲長則綢繆之詩所云三星自屬參星蓋冬日之昏在天在戶隕參星爲然不得謂心也又按孔穎達云二月日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於非上鄭司農云三月昏時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黃昏心星伏於戌上使民納火來書謂三月心在非者實沿後人之誤又謂參三月見西方亦非是按夏小正云三月參則伏以參辰不相比三月之昏心出於東參沒於西也至五月則又見故小正云五月參則見蓋五月日在東井之末參距月三十度將旦先出東方也又按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鄭康成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六旒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是參六星不得謂之七星審矣且亦合體爲六分之則三也蓋天文志云白虎宿三星言參三星也又云道下有三星銳曰伐言伐亦三星也其外四星左右肩股言四星在參三星伐三星之外也後人即以參三星爲心以兩肩兩足四星合之爲七星是道刪除伐之三星矣若伐之三星即參之三星則志不得云三星道下有三星矣總由作步天歌者誤讀天文志以參伐共爲三星致有此七星之稱也足下蓋亦取天文志諦觀之

〇

與馬接三進士論參星第三書

參星之爲六不爲七余前引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爲證可無疑矣今足下又言參星不止爲七星且有十星之名是仍不知古人十星之解者按天文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而武陵太守星傳有司中無司祿周禮有司中又有司命鄭康成以司中司命爲文昌第四星第五星者陳卓云文昌一星曰上將大將軍也二曰次將尚書也三曰貴相太常也四曰司中司祿也五曰司命太史也而鄭司農以司中爲三能者春秋元命包曰

魁下六星兩兩相比曰三能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祿主兵卽黃帝占云三台近文昌宮者曰太尉司命爲孟次星曰司徒司中爲仲次星曰司空司祿爲季是黃帝占以文昌宮中之三星爲三能未嘗以三能星爲參也今謂參之左肩爲上將右肩爲次將左股爲貴相右股爲司命不但指斗魁爲參且以文昌三台爲參矣然其誤有自蓋以參之三星伐之三星與斗魁之四星合之爲十卽以爲參參不沒也晉天文志所云十星原是指白虎豈是參乎余前謂左右肩股在參伐六

星之外者非漫說也蓋左右肩股爲斗魁下之四星也天官書云魁枕參首注之者總未明了惟章本清圖書編云魁爲斗首參星在中冬至牛初加戌中則斗魁在未天網在坤馮藉申中參宿如首伏枕然夫斗魁旣以參爲首則參自以斗魁下之四星爲左右肩股矣故史記正義於魁枕參首下注云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軒轅氏占之以北曰左肩主左將軍西北曰右肩主右將軍東南曰左足應七將予故知謂參七星誤認斗魁之四星也且史記明言白虎宿七星矣參雖屬白虎宿非卽白虎也非白虎則固六星也猶之三能屬魁魁爲七星而三能自六

星也蓋西方之宿皆為白虎故白虎可名為七星而參不得為
七星若謂參六星指其見者尚有小星隱而不見則尤不然自
天鏡巫咸子韋甘德以來巧麻代有即觀象之儀器如三辰如
四游亦甚精密總不聞於參星中指出細星者則參之必為六
可知矣如北斗七星也亦謂之九星者謂七星與輔弼二星耳
輔一星在北斗第六星左去極三十度常見不隱弼一星在北
斗第七星右常隱不見而徐整三五麻云北斗七星星間相去
九千里皆在日月下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陶宏景冥
通記謂今星七見二隱不出者夫非不聞還車之見之乎夫鷓

冠家能測常隱不見之弼星確指為一而不能窺參中之隱星
斷無是理又謂前數年潢池多警參星動搖似此占驗與古違
戾考參之分野屬趙鄭氏以大梁為趙又以參主益州班氏地
理志以參屬魏蓋韓魏趙一也漢高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是
歲有平城之役蓋參畢皆主邊兵不主中原也又唐書天文志
云參伐為戎索為武政為戎索即所謂主邊兵也為武政者房
喬管子注云以武為政聽於屬也是猶伐之佐參也亦即康成
大傳注所云參伐為武府也且漢書天文志明明著其占曰為
斬艾事注謂除凶也往時斗杓間常有芒角而搖者予亦見之

乃矛盾星也矛盾招搖一曰常陽盾即天謠此二星動則大兵起古今推占證如斯者

8 與馬接三進士論參星第四書

讀來書不勝抃服但堅守隅聞未免專固略為尋繹則罅漏百出此不必闡引他書而即可得者請足下詳之參之枕魁非予之私言也枕魁則左右肩股之四星在魁不在參矣乃以為中間相隔去極甚遠未能相連則夫不然考斗之第一星曰天樞即魁也所謂魁為斗首也魁去極雖二十五度其去參未甚遠也參去極雖九十二度其去魁亦未甚遠也夫星固有相去甚濶而相屬者如北斗九星相去九千里輔弼二星相去八千里尚相屬矣而何疑於參斗又所引晉隨天文志亦似但引其文

而未習其義者夫參之屬白虎而非即白虎人習知之矣猶房
心屬蒼龍而非蒼龍權衡屬朱鳥而非朱鳥亦人習知之矣故
天文考要云西方之宿皆為白虎甯觜在參之右角謂之虎首
也邢昺尔足疏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
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
是矣而志云參十星白獸之體正以參三星伐三星與外之四
星合之為十成白虎之體也否則白虎七星參伐六星總之則
十三志文先不通矣然古人文例類如此故既曰參十星使人
知言十星者合參伐與外四星而言之也又云白獸之體言合

參伐與外四星乃為白虎也猶漢志之言參為白虎言參屬白
虎也若竟解作參即是白虎豈房心即蒼龍權衡即朱鳥乎必
不然矣倘謂獸體必十則天駟四星天狼一星將不得為全馬
全狼乎然志又云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軍
西北曰右肩主右將軍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
偏將軍計中三星並左右肩股實止七星與所謂十星者又相
乖舛將以何星湊十數乎蓋參三星伐三星與外四星合之為
張守節不數伐而數甯謬矣夫以左右肩股為參星固妄以參
星為將軍者尤妄何也將軍之星屬文昌宮不得屬之參也若

謂文昌是上將次將參則左右後偏將軍各自不同不知古以左為上左將軍即上將也右將軍即次將也而何疑焉黃帝占既言參應七將矣乃又云中下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考黃帝占曾以司命為太尉司中為司徒司祿為司空陳卓則以司命為太史司中為司祿又何說乎蓋古以卿為將司徒司空之屬皆卿也亦即將也然古止有六將並無七將如甘誓大戰於甘乃召六卿六將即以六卿為之可證也在天之象原於人事今日七將不典孰甚吾故曰以文昌星之將軍而牽之左右肩股之四星大不可也至其引漢志不但句讀錯並解亦誤按志

云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孟康注云參三星者白虎宿中東西相直似稱衡也明明言參三星矣合之伐則六星矣蓋衡石非星名言參之三星東西相直如衡石然即以三星二字屬下讀亦是言參三星詎衡石之三星乎志又云下有三星銳曰伐言伐在參之下也此不煩解者然今之天文志似有誤謬唐孔氏引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向下有三星銳曰伐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不曰參為白虎又無是為衡石四字疑本注文誤入之正文者即有之亦非謂參之下伐之上別有三星也來書又云此四星自是參外此四星不得名參按天官

書云參爲白虎正義云幄三星參三星外四星爲實沈於辰在
申魏之分野爲白虎形也張守節明明以外四星不指參矣博
雅亦云參謂之實沈然余不以四星爲實沈以爲斗魁四星者
據魁枕參首即以天官書解天官文也要之四星之不屬參斷
斷矣來書又云伐三星去極九十五度入參二度半言入參者
明其非參星而屬於參是但知入者之爲所屬而不知入者之
亦不屬也即以輔星言之輔一星在北斗第六星左去極三十
度入角宿三度亦甚近矣然輔屬斗魁不屬角也况古參亦名
伐孔廣圖所謂參以斬伐是也又謂參必有肩股如人不能外

肩股獨以腹心爲人者此真孺語人雖不可無肩股星則不必
有肩股星之有肩股者不過就其傍連綴之狀比而似之非必
賴肩之戴而足之蹈也火星似心即以心名鵬星似幄即以幄
號不聞有肩股也即王良造父傳說老子周伯王蓬諸星皆人
也不聞有肩股也即太子庶子宦者御女郎將宗正諸星象人
者也亦不聞有肩股也終古至今繫於天而不隕今必使星有
肩股何異怪變之一足異奇之一肩而不知世之有渾沌帝江
也况參者三也以參有三星而名參如商鞅造參夷之法謂夷
三族禮記離坐離立毋往參焉謂二人並立勿參其間此參字

義也今以有左右肩股為參之字義不但三蒼無此字義即五
雅亦無此字義也古聖人制器尚象故熊旂六游以象參伐則
參之必六有非百喙所能改者周禮經也舍經奚從焉夫抵後
世象緯諸書本不知統格落為何物亦不知視金為何等互相
勦襲展轉誣謬牽引坳會罔知紀實一經彈指動成闕礙蓋古
人言象簡而該後人言象詳而紛吾不知纂要何書步天何人
而乃有七星十星之說毋乃使二十八宿笑人乎叩盤捫燭之
設願足下勿沿其謬

復鮑覺生同年書

月之朔日曹虛谷自京旋奉誦手書知閣下動足康豫適
符頌私承問蜀中山水人物風俗並詢澗宰邑如何設施
捧簡賜然敢以意對蜀之山以崱山為最大夏負霜雪冬
茂竹松其命之伯仲也以岷嶺為特秀峯巒窈窕煙雲吞
吐黃山之匹儔也豹嶺在羊膊之西江出其腹玉壘當銅梁
之北仙游其巔而紫頂產嘉蔬雷波產錦鷄師嶺生仙
茅即來生萋芝雲陽出兩頭鹿嶧巖出五角羊其他
未之^{登涉}要皆高刺重霄險逾通阨^者江自^微前^來至嘉

定而青衣江會之、至叙州而馬湖江會之、青衣之別則
沫波平羌也、馬湖之別則若絕孫卑也、邛都河之魚、頭
戴鐵釜、鮮水之蛇尾著雙鉤、合洛水可浮劍、流江則濯錦
江、邛之波漬粉、巴泉則釀酒、青城有^縣時之水、朱提匯千頃之
池、餘則未之^治也、大抵皆漂疾湍悍、奔雷激電、無淵滄
番穡之勢、古之人物、聞下熟知之、今則未之聞、見^然以書風
俗則父子異部、兄弟別居、揮刀殺人、十歲之童子能之、
而婦女亦然、鬪酒作亂、眇小之文人如此、而彊壯尤甚、
澍抵任後、首緝盜賊、懲蠹役而犯無不獲、次釐詞牒、

挈訟棍而情無不輸、熟葺峭瀾參而用之不專、尚武
健也、時復頒布教令、導以人倫、諭以天理、誘以惠言、
懲以威刑、頗多嚮化者、雖民情浮動、而民氣直戇、
無侮張之習、少兜篋之風、擾而馴之、其感草自易也、
若乃張儀之免樓、文翁之孔殿、嚴遵之下井、諸葛
之陳壘、遺跡猶在、而馬酒羊腊、鹿殘魚脂、亦曾嘗
之、至黃銀黑玉、白芬青珠、匪我思存、莫之覲也、約略
言之、未能瀕縷、暇當疏記、以塵清鑒、

二十一頁
卷

與楊蓉裳書

奉違光儀載歷寒暑山川白雲江湖蒼波每一延想紆軫曷極
去歲春杪遙知江東魁儒敷教關輔融襟皋比蛾術斯興再贊
拂毛駢突入御薛燭鼓橐盤郢能飛多士鵬然胥受模範彥真
湛靜予覽純和前詰懿規於今再覩掖耳僚風距踊三百每思
躡屩採菘采獲珠玉執贄茂叔領畧風月而喆迦苦饑舌耕給
日藩維有限負笈無由乃心馳仰良不可任歲月塵邈未班蕪
函誠以付畱學農畊圖魯般駭神堪當避晝平子請益之懷遂
爾鬱結頃者於友人寓所得誦閣下畜一山舍人書品藻時流

根及薄末么庸著述比之裴嗣顏令鄭璞齊價周寶蓬心回蕩
感與慚并自惟區霽無識蚺蚺性成日稷不夏卒鮮刈獲兼以
四方舟車風塵損慧雖祝瑄朗無益眠姪漢代經法未涉其藩
宋儒理譚靡博其趣短爽難舞懈悞何如同宜暗螢自照蕝艸
獨馨而猶強奮日畢過錄成回胡顏之厚取冊詩人即或抽毫
染翰有似橐它子駿醫詭士衡酒甕不足覆也敬惟陶下明握
衍濟精探輸寥三庚決疑五酉識怪岳清鐘律長柳靈蘭靡不
條貫在心指數於仇至於凌雲健筆鏤月雕章突鶴摧荀排龍
掩陸所謂五樓巨手九乳洪鐘也以蒿測江昭無波際而瓦石

之作乃荷提獎意者桓胤紈扇亦錄羊字謝朓齒頰不忘孔圍
乎金鑄子期殆未可喻其實禱昧業無師承嘗嘆孔學衰微匪
朝伊夕士彥易解塗惲書說尹毅論語賈徽春秋概已邈絕固
能延緒即班博文詞李蘇詩筆亦復希音不續千載影徂竊不
自量妄思吹燼而研心經術苦其紛糅按轡文府終謝連犛烏
獲絕贖良以自悼尚希雨沙餘晷大誨遙頒俾暗吻幽冑得耀
光明夫貸季之門不拘病夫瘦石之側不棄樂木蒙雖罕漫頗
戒集詬倘得聞公沙妙論檀敷猷議則躋匪之卦不占榮惑漆
園之書不譏視肉某之願也何幸如之

附楊蓉裳來書

介侯先生閣下
燦滄光儀十易寒暑道里隔闕人事遑蹇未
奉書問自知疏節而仰高晞驥歷季滋多拳拳寸忱皆在心
抱迺荷閣下貽之良翰惠以德音椒桂之氣合於欽峯魚鮓
之感動以風雨摠纏綿之雅思暢經通之遠旨蘭杜芬馥琳
琅清越長卿惡其文藻子雲慚其筆札百遍循諷三陌距躍
惟是獎飾踰分推挹過清流汗辭顏失色墜席敬惟閣下雅
性都長天才朗邁玉璫瑛猛黃鐘灑先品登明堂書校中秘
司因向之籍辨章舊聞搗脚雲之辭潤色朝典發徐防之五

十難試李充之九千言長才曠度無所不淹
鹵州聞人九牧稱嘆迺未得久居承明迴翔禁省一命作吏遠踰丹徼羅施
俗異舛舛路阻削牘移病投綆乞歸不慕朱文之軫甘守綠
晞之帙含章鼂采收華稚節潛志墳籍殫心經訓默而好深
湛之思舒而為彬蔚之作扶精剔粵摘伏發隱近復講菡龍
門談經鱣舍學宗鄭賈文羞曹陸槩模規筴羣士步趨神墨
靈式萬流慕習凡夫常攬星氣耿昌月行蠡門射法宜僚劍
道劉昆清角趙定雅瑟莫不元鑑在霄翳珠入握芳燦初來
蘭輔得讀黔書一斑驗豹半毛測鳳其紀載詳瞻揆揚典廣

前奉翰札如獲百朋璘玢在握雕績滿日辱荷撫謙曲加獎飾
溟澥浩淼猶納汎濫恒岱岷嶧不卑部婁欽感之餘慙慙無地
敬惟閣下素瓠習禮青藜照書華舉七英藻速十札潛神默記
導引後進浮英湛德追蹤前哲宅心醇粹樹義淵奧瞻望英塵
不勝欽佇承示大著實為巨觀幽思詰屈琦字琛麗金鏗球夏
鞞鞞動心麟儀鳳師騰翥為瑞身佩靈符指攜怪偉手脫神珠
激揚霆電譬猶異錦百鑷譎采亂費奇花四照瓌輝雪煜瑤宮
玕殿妙臻異境珉膏雲液迥殊凡味和璧獻而瓊玖淪陽文進
而娥媯失艷固足含咀班揚凌轢徐庾不圖衰暮覩此奇特彥

昇則當時無葦持正則後代難繼捧誦流沫何啻絕編珍貺秘
藏謹用貯枕欽愛靡已贊嘆欲絕拙著猥承見索茲特呈覽雅
誇錦羽殊異鸞鸞狸炫文皮靈儕龍豹緬維往歲翔步藝林雖
復枕肱圖史鑽研典策同傳毅之迪志等趙昱之下帷而早縛
塵纓糾紛衆務中躓宦途流離孤寄文多率作詩漫與慙子長
之愛竒惋次山之嗜瑣即今顛毛滯汨壯懷積散枯桐氣索鍊
不成雲衰竹心空吹難應律偶復命筆更難言文祇以摯愛敢
布露蚶竅蠅聲彌增赧汗伏惟大雅進而教之不勝厚幸講院
生徒比因秋闈試畢盡倚席不復橫經叢竹檀欒古槐蕭颯涼
風乍起秋意薄人緬懷風範更增戀媿靦縷奉復敬候福履馳

河圖括地輶軒絕代長沙風土之碑建康人物之志雖裴秀
精密顧駟通博臣今方古殆有過之大雅謙冲恕其督論辨
雌霓之連蜷忘蕪菁之唐突許以真賞托爲良知文字心交
千里如圓子休之於惠施君山之於班嗣無臣喻也芳燦錡
管小材蟲篆未執文繡擊悅刻雕氷脂賈山僅事涉獵江淹
不嫻著撰詞賦百六家頗嘗留意經術上下古夙未究心掇
拾丘言網羅瓌說風蟲露鶴助其呻唵病葉狂荅同其迷罔
閒嘗啾發投曲雕籤屬辭天籟辨人黃馬之設徒貽下士蒼
蠅之笑茲者時邁齒英粵凋落亦思窺六藝之旨成一家

之言而老覺氣衰疾令志沮萱蘇未樹鉛槧易疏慚公叔之
精專遜伯業之篤嗜日暮途遠心多力蹟如嚇河之懼夫類
移山之愚叟誠恐典籍腐敝學業沈寔設聞不遠沒世無稱
耳兼之寄食殊方端憂卒歲入士鄉而支教借經舍以棲遲
徒抱貞孤甘同淪廢雖謝淪未嘗拒客而王微不好詣人坐
此濶疎遂相詬病颺颺穴遙藜蒿塞門嗟身世之飄泊惜朋
儕之間隔日感氣草耳悲昔禽倡古寡和呼今莫應宜乎迷
造之無成見聞之益陋也閣下墜念噉人曲加存罔所望遠
頒鉅製時示周行發其疹憤啓其聾聵俾鈍聞條達庸神曉

冷則砥磨鉛鈍或竝價于靴阿鞭策駕疴得齊蹤于驥驚君
之惠也何幸如之通惟攝衛惟宜道履多豫端函佈復不宣
心

補遺第二復書

〇〇 復楊蓉裳書

前奉德音如親槃範存注策厲以感以慚紙敝墨渝未忍離手
通惟福履迪康攝衛多豫寸日尺月縈裊良深竊某雅故未函
道糾靡服識猶昏棗氣不達蔥操觚染翰未能鶯然驚翔文囿
彌見哆嗚而隱侯唱歎欣逢遲莫子山品題謂異吠鳴齒芬假
借葉拱靡寧每誦鴻章如碎玉饋會粲襟靈導揚窅伏音流簡
外豔溢行間敷珍搖豪蓋非帥爾在昔孟堅鬻龍虎辭不逮理
平子鏗律呂意不及文前修纂製不免玼瑕近代作者繫豈無
人然講學之士楮謝丹青雕蟲之徒篋盈香草采不極貌力未

負聲何異裸壤之褫繡穀犖麋之御鉛等乎大作陵前邈後有
老成風顧協策論中興未有延年體裁江東獨步某所以讀之
恐其卷盡展之喜其疾愈也茲鈔近著呈諸臬比猶之滄海漂
芥鄧林枯枝不足留眸固已明白尚冀獲人無怯槩枯世南婉
緝經孝穆而典裁持正允疏遇昌黎而簡奧某雖才遜昔賢而
心期往軌孟晉之褒諒蒙藻鑑並望新文頒示以爲范甄詞摹
孝緒解把筆於牋奏論竊仲任試鼓脣於語言其爲荷戴嵩鸞
自輕藉此布肌上塵講座敬佇清誨曷勝馳系

○與陸平泉前輩學使書

啓者某於乙丑之歲赴選入都扶服崇階獲覲光霽備荷清訓
肺札載銘旋以汎游南紀違隔仁暉波路壯濶旅客貧辛林邑
微聲終戀舊壑卻返閭里于茲四年矣旱湯寡學猥竊臬比月
畢來咨撤座是虞夏雨春風徒聞其語兼以地處邊荒久迷通
津經尋狗曲文發蹊疥鳳凰逆序氣不達蔥時雖提命效無僂
呼覩諸亂鬻殆難爬梳而某以牢愁墮志枝葉暴樂暖妹養拙
仰屋紫然覩對青衿有顏其顛即不甘撫塵妄思炳燭而五內
羸瘁莫知程路乃欲證臬古今發房事理心盲神忒詎不難與

是以伏書累息嗒焉若喪莫遇珪旣以廢宿疾庶幾眠姪少有
開寤敬惟老前輩閣下鳳穴振儀龍門標峻學富麟臺文響虎
采庶士傾風靡不鵬悅恭承 簡命宣化闕輔神墨靈式橫舍
稟戴佇見麻朝過阜白蟻籥雲區冶吹爐青萍吐氣遙憶山斗
驢思企仰竊念交劉以降李唐而還關隴學術厥有瑞倪杜陵
田生易紹駢臂而楊政董過能廣其傳長安許商書受平當而
皇甫梁柳復綿其緒詩則韋賢馬融而細君班伯善治齊魯禮
則賈護段肅而田儁尹毅專精喪服以及張敞孔嘉之春秋周
生梁觀之論語揚迦槃佑之考經杜林樊光之小學莫不師承

有法嘉惠菽林今也士耽集詬無意典常焚書而舞有似王壽
上章以驅竇類柳津經籍道息良用慨嘆何意戴匡文星照耀
三秦拂澤高錡茂材掖耳秋駕遠指胄子樞衣方將闢經苑啟
史筭引之以道劍浴之以聖海俾心開似劇手授彌新鴻教之
明粲粲如宿茂典之貫落落如珠豈直披錦繪素擲玉鏗金陵
顏轢謝含任吐沈而已某少愛螢光長昧雞語謬改白及錯注
倉庚有秩還疑撐犁不識處穴無見隱几而睡殫也將落木亦
未雕所謂學府府之視肉文峰之爛柯矣伏望矜念激衷錫之
響誨或者區霧昧日得見白日廢井枯甯復澹通波溝澮之中

發霄朗之琦錫時之地飛鶯然之章不翅訶條之慰德飢宜樹
之清迷夢也頌儀在遠馳系爲勞爰忘疏任軌塵燕蹟上冀答
鑒無任卑版

○ 答楊慶弇明府書

書來問誌公墓處所又言臯蘭誌載誌公洞或其墓在甘肅予
按神僧傳傳燈錄皆云誌公金城人本姓朱而梁書云寶誌不
知何許人於宋泰始中見之出入鐘山往來都邑於天監四年
卒先是瑯琊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驩飲至亡勅令
筠爲碑是誌公栖託在金陵矣而洛陽伽藍記云胡太后問以
世事實公曰把粟與雞喚朱朱時人莫解後后爲爾朱所害是
誌公足跡亦曾到洛陽也又按神僧傳云誌公與白鶴道人爭
州之嵩山飛錫阜山麓是安慶又有誌公游踪也彼劍門西巖

之半有誌公和尚影路人過者皆西向擊拳頂礼若親面其如
來玉堂閒話固辯其留影于此矣若其墓之所在則江淮異人
錄言之曰周廣順初江南伏龜山地得石函長二尺廣八寸中
有鐵銘云惟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於是銘有引曰寶公
嘗為偈大字書於版帛幕之欲讀者必施數錢乃得讀訖即幕
之是時名士陸倕王筠姚察而下莫知其旨或祠之云在五百
年後至卒乃歸其銘同葬焉蓋墓在淮水之伏龜山灼灼無疑
誌公雖金城人而涅槃在江寧阜隴不得有闍維塋也然梁書
記天監四年卒而吳淑乃云十四年秋葬釋氏速化不容稽父
十字當係衍字耳董穀碧里雜存云今之孝陵即誌公之瘞所
傍有八功德水泉脈甘美劉誠意奏改葬之乃見二大圭對合
啟之端坐於內髮被體指繞腰矣瘞既遷而水亦隨往太祖異
焉勅建靈谷寺此尤足徵誌公墓之在金陵也余聞雞鳴塋中
有像徃時南游惜未得一瞻緬云

〇〇〇 答朱小梧明府書

竊觀始皇博士之對中壘列女之傳劉表湘臨之碣康成禮篇
之說叔師楚詞之注君章湘中之記茂先博物之志兮晏衡山
之文皆以湘靈目爲姚配而河圖玉版演其事荊州園經誌其
游廣川書跋辯其稱似孫緯畧談其死亦殊未覈往跡徒恣誕
言夫二妃不從檀弓載錄然夫君理骨於九疑厥妃肝饜於三
湘亦事之常無足致詰如塗山女橋未至高山而登封立祠有
娥簡狄實居不周而陝號名墟則岳州之廟貌二妃自因舜之
栖神於此而配享之豈必胥瀟江波乃祀湘渚乎若乃出入風

雨往來沅澧自屬江婁二女詎爲虞帝二妃河東郭氏謂湘川
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娥英帝后無緣下降小水爲夫人又
以二女靈達鑿通無方尚以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不能自
免於風波有雙淪之患行論通亮足矯曩失矣余亦謂山經言
帝原自分析如爲帝司服爲帝司夜帝之下都帝藥八齋皆指
彼蒼而黃帝孺帝帝鴻帝嚳帝堯帝舜帝俊必配以名謚無取
空諦也况女娃溺海但化精衛伯益卽曰炎帝少女倘洞庭之
山實居虞嬪何必徑省其詞乎彼善長注水經士秀答孟婆咸
承王逸九歌之解莫悟其非而長源路史邀周廣志又以舜之

弱息當之稽中山之經言二女者在九江詳海內之篇說二女
者處河澤地與截然安得混同且海內經明云舜妻癸比氏生
宵明燭光是滿相帝子非少區血屬顯白矣故景純於游戲淵
府者贊曰神之二女於神光靈照者贊曰維舜二女馬牛其風
無須合一乃顧起元增會羅泌言大澤者洞庭之謂而光照者
威靈之所暨迄今湘神所保靈正百里既忘經文處河二字又
失考淮南子所照方千里之說殊爲崑固難言博通嘗讀江淹
清思詩云帝女在河洲暉映西海側又效阮籍體詩云宵明輝
西極女圭映東海豈指今之沅澧乎予故以游湘者爲天帝之

女處河者爲帝舜之女卽本經文不費臆積可知靈均所賦美
要眇降北渚者卽非媯汭之匹儀亦非癸比之嗣淑帝子之稱
等於天孫之名正不得以青草湖有母氏之墓遂謂穉穉水爲
二女之宅也足下謂舜女不得言妃猶沈存中疑二妃不得稱
女按女媧爲皇豈無夫子姜女胥宇自有相攸何爲作不婦之
呼蓋妃嬪等字爲古女士之通稱矣彼洛水神女亦曰處妃復
何疑焉

○昇陳扈亭明府書

承示鎮原縣志讀之詳畧得宜具有鑿裁足見賢侯之以經術
飾治也佩服佩服但其中錯舛不乏自宜刊正以成完書如藝
文志序云陳農求遺書於天下高宗賞獻書於民間按謁者陳
農求書條孝成帝時而惠帝四年三月除挾書之律此云高宗
漢時無高宗也宜作宣帝又請旌獎節婦書云卷耳之章曰嗟
我懷人寘彼周行說者以爲夫有惡疾而不去也按豐坊僞詩
傳周人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艱勞之以卷耳僞詩說亦同卽
荀子說卷耳亦與左氏合而韓詩云采芣傷夫惡疾也劉氏列

女傳以朱苴爲蔡人之妻之詩向蓋宗魯詩者故與韓詩同說此以卷耳詩當之誤矣又云式微之詩見攢於夫而執義不去故其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泥中按偽詩傳詩說與毛詩同列女傳謂黎莊夫人與其傅母同作之詩小序則謂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亦無見攢於夫入之說當是谷風之章而誤認之又云大車之詩息夫人相約息君同死故其詩曰無思百憂不出於耿按偽詩傳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又大夫口口周人諫之賦無將大車偽詩說大車周人從軍寓其室家之詩也無將大車周大夫有寵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是詩即毛

詩亦無息夫人相約之說惟列女傳有之然相約同死所作詩係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何得引小雅之無思百憂耶此亦係記憶之誤又云中壘上列女之傳蔚宗作女史之箴按劉向列女傳不作烈載趙王遷之母倡也范蔚宗後漢書列女傳亦不過列女之傳云爾非言節烈也以蔡琰之失節猶載之故序云取其才行高秀非止一節而已至女史箴乃張茂先所作載之文選茲云蔚宗作誤甚凡此皆顯著經史不容差互以來彈射其他謬鑿正多均宜讐改也又令弟西北田事論云史遷導漳於節封焉援引流於兆瀆按諸子史漢均言史起治漳西門約亦

治漳遷字誤節封字當改為鄴渠而馬援傳十一年拜隴西太守詔令遷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反舊邑奏爲置長吏繕城郭援起塢候開導水田水經注云昔馬援爲狄道開渠引水種稻秔而郡中樂業是伏波之引流自在今金城狄道臨洮一帶北濱二字誤戾作洮河近之

○ 答吳雲峯廣文書

力來得手書知己抵任其地黃河如帶白草似駸赫連城荒元昊宮圯足下講筵之餘歛濁酒鼓雅琴登骨律之鎮詠什賁之詩致足樂也健羨奚如承問陸學使以黃河序課士即柯九思所撰否其按柯九思所纂乃河源志序非黃河序也元潘昂霄字景梁山東歷城人官翰林侍讀學士謚文僖世祖至十七年從都實之弟濶濶出得其西游河源至星宿海事撰爲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畧元史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

同者附注於下陶九成輯耕錄中載潘書柯九思序之未結銜
云元統元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文
林郎柯九思序今河州志乃云黃河亭又以柯為學士均誤平
泉學使實沿其謬而未之考也謹白

○ 與楊秀三明府書

登艫之前夕乘月造訪未獲握手滙肝為之於邑詰旦即解纜
一日出江口波瀾壯闊一葉輕舟飄若鳧雁抵嘉定沫水南來
勁標滿盪瀾崖迎船祇差扶咫榜人厲鼎乃出漩淵不啻李冰
之戰牛趙昱之禽蛟也至今思之以訢以思憶在首日與足下
同訪其兄言及全紹衣集名鮎埼弟記是地名在漢書地理志
某兄云謝山夢掘碑碑有此二字遂以名集爾時亦未便質實
也今檢查漢志會稽郡鄞有鮎埼亭顏師古曰鮎音結蚌也長
一寸廣二分有一小蟹在其腹中埼曲岸也其中多結故以來

亭埼音鉅依反全氏係鄞人以鄉邦故實名集不知何以有夢
碑之說如果爾是謝山亦忘結埼之出漢書矣希足下于謝山
集中查之必無是說又任昉述異記云瓊埼似小蚌有一小蟹
在腹中琚出爲蟹求食故淮海之人呼爲蟹奴卽此結也又桂
萱錄云海上有蟹大如錢腹下又有小蟹名曰蟹奴所說微異
自是後人景嚮之說不足依據也某謹白

8 會顧含象書

會昌建福之地江漢炳靈元鼎神壽之年卿雲兼麗繡補龍骨
響振錦官甘露洞箫聲高笋里自茲厥後代產聞人吾子學擘
僕區才蜚澤特甄匪中壘千卷復業鄴戾九章金心在中銅綬
服其李法銀手如斷石交佩乃蘭言亦能導達性情敷陳物象
尋白鳳才人之宅翰染乎亭游碧雞主簿之祠毫含赤斧是真
抱常景之科律摘阮瑤之詞章者已僕也冒無五緯績勘十奇
以吏爲師因貧而仕晞稚子之政節遜羔羊覽幼官之圖才慚
乘馬重以鴻網損慧塵鞅勞神風雷雖入我壯懷山川未足助

雅興嗆成二鳥未雜仙心書著總龜終嫌習氣每思煙霞戢影
林壑願情挂宏景之冠解孫楚之組勤追曩失補益寡聞條茂
闕前續周燮之卦象靈淵池上撰康成之遺經庶幾證聖釋疑
可追子雍名世韜光蘊璞不令摯恂笑人而猶躑躅塵網浮湛
名場爲時所憎應蒙叟之牛馬以儒爲戲舞曼延之魚龍未嘗
不投書仰天拔劍斫地矣偶憶翔步蓬萊圖窺芝卉壯游江海
曲聽藻廉尋斷碣於秦斯琅耶臺古訪九頭於楚國祝融墓荒
廣武登高呼劉季爲豎子國僑爲友眎仲連如鄙夫又未嘗不
歎此日之鬱沈羨當時之豪邁也吾子眷乃陳人貽之繩語忘

叔夜之積唐取鑿齒之宏放愛伯恭之允直矜仲卿之廉倨詎
非琴牙賞音虞翻知己乎然吾子賈生年少陸子才多桐魚音
清鸞箋字好宜著陵雲之麗賦何抱乾暎之鬱憂毋乃申旦之
歡莫滋款款於袁謝永夜之契未傾陶陶於尹班乎嗟乎禮樂
其民既辜宿志陶冶斯世又負先心白虎雖除於巾籠黃龍敢
信於清酒禽堅至孝因牒訴而未旌先緒孤負以敲撲而莫錄
文翁仁愛空懷金馬之力武侯威嚴難窺木牛之制雖屬吏治
之駁實亦經術之疏吾子好學深思聰明特達文乃無害卓爾
不羣凡雞盟鳥集之所語言與筍屨桐帽之所游歷倘有淵騫

五百指歸三千足以證曩古今發房事理者不然如子勅文藻
郡守嘉歎茂安雄設廣座致止堪為師友祭酒儒林丈人者僕
才非著述性好編纂柱笏之餘思補王隱蜀記判花之暇欲注
陽城樂書早知捷為舍人曾函雅故復欽文園俗吏亦號經師
無如弊習吠聲妄夫逐臭君平最通易人爭誇賣卜之錢譙周
實駕臣世徒誦典午之識非子具眼我豈宣情如我傾心子當
瀉意整衿以俟僚風可期冬節栗寒起居多豫並問不宣

○與文遠舉侍郎論搏獮鑿字書

周禮考工記搏搏之為言拍也案與淮南子搏橈同又司徒
其民專以長音團團也與拍解不同齊語搏本造末宜音端即
古端字集韻音轉非太元經月闕其搏各本皆從才宋徽注一
作搏專音團亦與團同義不得與搏墮字相假也陸德明于考
工記之搏音搏乃因搏拊之搏相同而又兼收團之音而誤顏氏匡謬正俗已辨之是
搏墮宜從才不宜從土也詩中用搏墮從土者自當乙出若搏
音捕衛之石搏是也從土從專不從專集韻音補亦妄按獮廣
韻居往切集韻俱往切亦作居往切廣韻於養韻收獮字引獮

平縣即今之廣平縣也可知擴有廣音矣今所行平水劉淵之韻亦收擴字於養韻乃擴字之本音而居猛切俱永切古勇切乃是轉音字典之失在引居住切于後引古猛切于前耳鑛古文作𠄎周礼中人蓋借𠄎為鑛字說文鑛或作𠄎此依周礼讀故業字從𠄎篆書作業字從𠄎首也作𠄎者譌古文亦作𠄎齊風總角非兮古惠切音慣在去聲諫韻可知𠄎字从𠄎係形聲字讀為拱者亦轉音也

〇〇 答吳石臣明府書

項于沈筠垞處得足下手書言諸葛本傳內劉琮降曹刻作劉琦此梓人之誤不足為書病較之劉幽州之首歸之王莽者大相遠庭也况年譜內明云曹操南征劉表表卒于琮降曹何得有象舜互易之疑邪至所云劉字必當從說文作𠄎直是株守說文並不知說文之外錯阮扁者徐鍇曰說文無劉字偏旁有之疑𠄎即劉字也从金从𠄎力字屈曲傳寫誤作田爾劉本从𠄎𠄎古文酉字也碑皆變从卯復省為𠄎王莽傳云劉氏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為字也據此劉

从田乃傳寫之誤皆人早言之何足下拾潘而未盡耶况說文
酉作𠂔卯作𠂔合之王莽傳劉必當从𠂔而足下从𠂔此乃識
緯鄙別之字正馬頭人人持十屈中止句一例不合孔氏古文
謬于史籀之野文也彼漢征南將軍碑之譌寫何足為據若云
可據則韓勅碑之劉反不如周憬碑之對邪且說文未嘗無劉
字也竹部有劉水部有瀏復引劉向劉歆之說則是有劉字而
鎔乃其或體爾雅劉殺也詩將采其劉勝殷邁劉尚書無盡劉
咸劉厥敵左傳之劉康公劉文公其處者為劉氏虔劉我邊坐
豈皆後于許氏乎然說文有𠂔無𠂔有𠂔無𠂔有𠂔無𠂔有𠂔無𠂔

而通作獵無安而綏从安無春而有𠂔無蹤而車部有輓無跬
而𠂔下讀若跬無希而禾部有稀俛逸勉冕皆免聲而無免各
部引𠂔聲而無𠂔是权重疏扁者夥矣祭酒穿鑿賈氏乃奏說
文同時鄭氏即駁之不獨少溫渙仲輩之攻擊也即如足下姓
吳古與虞通如吳山作虞山吳仲作虞仲是也又與娛通詩不
吳不教孔氏本作不娛不教武帝紀作不虞不驚詩不吳不揚
衛尉衡方碑作不虞不揚復與吳通何承天纂文云魚之大口
者吳胡化反後漢書獨行傳注引詩曰不吳不教今使改足下
之姓為虞為娛或為吳不幾同孔北海改氏儀之姓與足下留

心說文亦須涉獵鼎臣楚金諸人之書庶爲波長功臣可免一
孔之誚弟所刻實有疵數處若能看出寄示則具眼矣

○與洪芟塘論震字書

昨晤言云震是雙字弟臣爲卽隻字據孫栢廣韻丁度集韻而
言之也然廣韻音隻者係之石切又有胡郭黃郭二切者並音
復與篇海之震同而字彙補臣爲與雙同考漢人隻字借作雙
未聞臣震通雙也吳仲山碑云節度無隻說文字原云雙從省
文又史記龜策列傳云王獨不聞玉積隻雉乎徐廣曰隻一作
雙是古人臣隻作雙之明徵也若震則震震大雨也張有復古
編妄臣爲雙字殊失其義吳任臣不察沿習謬說實不可從足
下臣爲然否

〇〇上那繹堂制軍書

十一月之初五日對解館叩辭館旋家省親出阜
蘭西門行一日見塗間多有窮民攜老扶幼而西
去者至莊浪道中則益多時值大雪朔風淒緊車
中人擁裘坐肌尚起粟見有以雙籠盛男女擔之
者又有以肩荷兒女瘁瘵者又有老翁媪蹙蹙足
于沙泥間者又有小婦女纖足不能行拄杖依枯
樹憩者間有舉止安雅如士夫家容狀者而鵝形
鳩面敝衣藍縷類乞食者甚多或掃落葉拾枯
枝支峯石上作炊或探囊取乾糲持箸齧冰和

咽之亦或枕藉被酣睡又或歎息哽咽如不自勝
無慮數十百也澍下車問之尔等係何縣人將往何
所何為艱苦至此則羣為垂涕曰吾等皆為賑所
累無以為生棄其田土房屋往甘涼諸處乞食以
保餘生也言之淚數下澍又問曰賑所以救飢何
反受累一老者攘袂言曰今年之賑大异往時不同
曩來地方有災本縣官查明戶口報之省即領銀
依郡莊遠近散之民藉以餬口然尚有餓死者今總
督以州縣官之報為濇冒不足信則遣佐貳覆查之
又不信則遣候補州縣覆查之又不信則遣府道

覆查之吾儕屢奉差喚赴城守候訊問飲食之費
或數百或千餘又數次出票錢或一二千文不等
意謂領賑多可以補償及至散銀則大口給錢百
小口五十于往返之用且不足又烏能資生耶澍乃
歎曰甚矣賑之累尔等乃至此極也迨抵涼城滿
衢皆餓莩街市蕭宇不能容復有衝寒赴肅州
安西州者澍竊念吾夫子胞與為懷以民之被旱
又被雹也急請帑金百萬兩且脩城垣以工代
賑是其為民謀者良厚矣而民竟受累如此必承
辦有司不能仰副德意因循稽延以致老弱填

死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也古人有言曰拯飢戒淫
緩戒拘文戒遺使又云救災如救水火緩則無濟又
云救飢宜有冗濫毋或遺漏旨哉是言可謂和沾體
矣澍目擊流離之狀恨象無擔石徒傷悼而已兼
以侍教多年知夫子之赤心為民必不忍見民之違
去去鄉洋之出走也故敢以所見者呈諸左右所哀
憐之而補救之不勝大願

○○上方葆巖撫軍師書

澍抵漢南書院五閱月矣肄業諸生習氣尚為
滄謹惟讀庸腐時蔬不讀經書澍巖三程限俾各
讀經時勸之以經訓為言歷代經師授受源流
洎漢唐宋諸儒說經異同之梗槩學侶似皆樂
聞而苦于無書輒為浩歎澍行篋所攜之書亦
無多擇資性聰慧者付十三經注疏身之閱日來
稍有頭緒矣郡中雨澤調勻穀價平減而民氣
愁慘若有風鶴之驚推詢其由則搜捕餘匪之
委員為之也臬司某駐漢中漢臺宜遴選賢員

論之以毋擾行旅庶可安民乃每日招優演劇置
酒高會多孤羣不逞之人入山搜捕見有橐囊者
則脅之曰尔係王三槐黨尔係冉文偉黨張溪
潮黨則攫其錢貨不與則拷掠之酷不能受委
其行李而逃故黃泥鋪扁台子南星馬道諸處
幾無行人聞之者尚為駭指况身罹其虐者耶
不料以臬司大員放佚自恣任翼虎之擇人而食
不顧行旅之被害如此其烈也澍念我夫子愛民
如子惟恐或傷而若人敗之小民何知但怨大府
之差委不得其人而不知若人之挾羣小以營

私異日方以為有營績而邀茂賞也况今棧道中
已無餘匪而委員肆虐其害較勝于盜賊良可
吁矣澍憤懣已久故不揣穉昧為夫子言之伏冀
留意審察

○ 昇董觀嶠方伯書

國家嚴私鑄之律者所以防奸民也今不聞奸民之盜磨取鉛而窺三守牧行同駟僇顯犯王章之所不赦市廛之中充然堆積者無輪郭無陰陽一十之貫不滿五寸比于鷲眼縱環尤為薄劣入水不沈隨手破裂斗米為錢指貨千錢小民日用難權子母藏之不可為泉行之不可為布甚非所以愛養閭閻通惠商賈也昔高恭有言私鑄薄濫有司糾繩徒網非一以為既示之以深利而又隨之以重刑尚非政體矧穀雜為巧以期得旨觚而逞奸邪者即

官司也彼小民亦既聞之矣而憲臺曾莫之問以
為不知乎則職居廉訪之謂何以為知之乎知
而不克發則人不疑錢之不通神不可得矣伏望
憲臺登之白簡發其藏鏹以正厥辜以儆官邪
不勝至幸

時觀嶠先生以臬司署藩臺
貴陽府崔某大鑄私錢

上阮芸臺制府師書

季夏之月楊令振綱買銅赴滇澍備燕筵上班函
丈適甄節巡邊書投鈴閣楊令役竣即返豫
章未奉良誨深用莞結仲冬蔡吏目回敬誦鈞
札善誘悵感載實涕竝頌賜研經堂全集暨
宗建寧太守鑿府君碑搨再拜祇受不翅百馮此
碑塵霾千載金石諸家未曾著錄今乃按獲世
所稀見澍憶樂史寰宇記南寧州刺史鑿深南
寧縣西有碑南史驃騎大將軍鑿雲陸涼州南
有碑倘或按尋應成鼎足又諭澍購買皇清

經解以擴見聞澍于密歲向盧厚山同年勾得
全部披閱數四沾溉良多竊謂國初諸家首闢
荆榛批竅導窾足可殫尋沿及近時遺其宏
綱拾其瑣屑時有創獲勦襲為多說文之學
段氏為優輕改原文頗傷至斷然許本流傳既譌
不少懋堂補正厥意良勤懷祖觀察精于訓詁
確鑿細密伯申述聞義殊同穴考其所有似遜
蘭皋疇人之學澍實未解在昔遨遊維揚曾訓
布籌叵：未暇依然棗味五經算術雖亦瀏覽
未能算因負慚甄鸞既自北學荒蕪匪朝伊夕

賈馬經訓既已闕擲班傳文辭亦復息音輒不
自量妄思吹灰而款啓咫聞無裨大義又未嘗
不望南雲而頹首欲乞靈于我夫子也若我夫
子之集囊括眾流包羅羣執康成與論子雍
聖證不足矜也如謂周初之書不用蒼頡時古文
言性本于中不同佛氏之寂滅論文以文選為
正而唐宋八家不足宗論書法以北派為正而
閣帖不足學此其卓見高識未經人道真能
發前賢之覆啓後儒之蒙矣但澍以愚管
妄測是否有合仍希大誨以祛未寤無任

至願

○身王伯申侍郎書

春杪枉奉手畢竝大箸經訓述聞廣雅疏證二
種數月來讀之知先生擘經揮義高蹈實服之
堂函雅詰文上摩孫李之壘斯夕尋味熱服靡
已某性款啓雖亦瀏覽經說及近時講說文諸
家之書而簿書鞅掌卒無暇不得搏心揖志
紬繹意蘊輒擲卷而起發視因之嘆也曩歲作
姓氏五書內有姓氏辯誤十六卷討論前人言姓
氏之僻錯者妄自謂精審而闕下經義述聞中
頗言及姓氏往身愚說不合竊又自疑其說

之未必當恨無由面質之于大雅也茲畧舉數
條言之莫得是正為幸述闡云國語黃帝子十
二姓有依當作衣廣韻引姓苑有衣姓而依字
不以為姓按山海經大荒國北毛民之國依姓
是古有依姓也蓋衣為殷姓之後齊人有之見
鄭康成礼記注高誘吕氏春秋注依則黃帝之
後各不相蒙豈得曰本誤為依乎唐書孝友傳
梓潼有依政可證已廣韻于姓氏遺漏甚多不
得以其不載遂謂無_依姓也又左傳有徒人費
國語有徒人回徒人當即府史胥徒之徒徒人

蓋以職役為次者述闡言古無徒人之職徒人宜
作寺人按廣韻姓纂皆以徒人為複姓故管子
亦作徒人費豈皆譌文字乎漢書藝文志有孔子
徒人圖法三卷是徒人古有之矣又左傳之棠
君尚述闡云尚為棠邑大夫則是縣尹君當作
尹猶言箴尹沈尹連尹身按楚之箴尹沈尹連
尹殿尹宮殿尹馬監尹陵尹郊尹王尹工尹玉
尹莠尹芋尹藍尹蹇尹皆以所職為_官名今云
為棠大夫則宜稱棠尹沈諸梁亦棠縣大夫也
則稱葉公何未有稱葉尹者君公者蓋當時尊

之未必當恨無由面質之于大雅也茲畧舉數
條言之莫得是正為幸述闡云國語黃帝子十
二姓有依當作衣廣韻引姓苑有衣姓而依字
不以為姓按山海經大荒國北毛民之國依姓
是古有依姓也蓋

二十五

公老見

鄭康成礼記注高誘吕氏春秋注依則黃帝之
後各不相蒙豈得曰衣誤為依乎唐書孝友傳
梓潼有依政可證已廣韻于姓氏遺漏甚多不
得以其不載遂謂無此姓也又左傳有徒人費
國語有徒人同徒人當即府史胥徒之徒徒人

蓋以職役為氏者述闡言古無徒人之職徒人宜
作寺人按廣韻姓纂皆以徒人為複姓故管子
亦作徒人費豈皆譌文字乎漢書藝文志有孔子
徒人圖法三卷是徒人古有之矣又左傳之棠
君尚述闡云尚為棠邑大夫則是縣尹君當作
尹猶言箴尹沈尹連尹身按楚之箴尹沈尹連
尹殿尹宮殿尹馬監尹陵尹郊尹王尹工尹玉
尹莠尹芋尹藍尹蹇尹皆以所職為氏名今云
為棠大夫則宜稱棠尹沈諸梁亦棠縣大夫也
則稱葉公何未有稱葉尹者君公者蓋當時尊

顯之通稱身又孔子弟子壤駟赤字子徒家語
英賢傳皆以壤駟為複姓按左傳魯有郈工師
駟赤則駟赤連文蓋用周穆王八駿之赤驥也
名字詁亦以壤駟為複姓失之又左傳之郈昭
伯世本人表作厚檀弓郈文作后風俗通作郈
蓋郈后厚古字皆通述聞以為郈鼻后吳且謂
水經注誤郈昭伯為叔孫昭伯按左傳季氏鼻
郈氏門難呂氏春秋亦同則郈昭伯即叔孫昭
伯明矣且世本鄭注檀弓高誘注呂覽韋昭注
魯語咸以郈昭伯后木后敬子並出于孝公惠
伯鞏之後詎得以郈后為二姓乎又國語犬戎樹
惇韋昭注言犬戎立性敦樸本是誤解述聞則云
惇字當屬下讀犬戎樹者先國而後名猶云祁婁
顏身櫻樹惇皆其姓名也通鑑注樹敦城在曼頭
山北周穆王時犬戎樹敦居之因以名城周書涿州
刺史史寧云樹敦貨真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水經
注作樹積魏書地形志作殊積戎方之音異耳凡此
數端難于經義無關然實事求是則閣下之說或
有未諦當者敢獻其疑並望恕其直而教之以所
未聞焉則幸甚

8 身臧在東文學書

一昨承貽令祖玉林先生所著經義雜記三十卷日來
讀之歎其研精鄭學掇擊王肅即文字沿誤之處亦
考核堅確真北海之功臣也某最款啓雖亦時繙古
人經說而少入仕塗鴻網無暇不能究其訓詁矧能揮
大義耶然其書亦似有引用舛錯及豎議未確者如
如我將詩云我將我享維羊維牛而以為本作維牛維
羊羊與享韻牛與右韻箋云我奉養我享祭之牛羊
可證澍按此說大非周礼羊人曰積共羊牲設積柴祭天
則供羊牲實柴也先柴而後獻故維羊文在維牛之上將

者奉羊以供柴享者獻牛以供祀此典祀之序也烈文詩之自羊俎牛亦先言羊亦如此若鄭箋言牛羊者辭例如此不足據以定經文也盧子幹逸文條有云北堂書鈔引周植酈文周誅云自齧未成童著書十餘則按漢書酈炎字文勝此作文周誤周植宜作盧植也又鄭莊公寤生從史記難生之說亦未是且謂寤與牾字通借寤生者謂牾逆而生交午於產門久不得下故姜氏驚也此殆未知南燕公孫夫人生慕容德之事故有此解又謂寤而生當喜何反驚是又不知前秦姜氏生苻洪之事也不衰城條從顏師古之說謂衰

城以差次受功賤也按何邵公注若今以草衣城此語最確蓋方城之時適值淫霖以草覆之可免崩褫仲幾不肯故責其無尊天子之心齊語管仲言相地衰征之言本不相涉不得援以為證如魏之劉馥為揚州刺史孫權攻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葺覆之是其事也左傳云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莪宋幾仲不受功乃執幾仲以歸據左氏說是方城公羊說是已城然古人工功字本通用不受功者言方城之時已立木而仲幾不肯隨眾董工也其不肯董工奈何當時值雨眾欲葺之仲幾不從故執之必以為差功賤

未必古義如此又足下拜經堂日記以段干木為姓
段以呂氏春秋有干木富於義之句遂以應_即風俗
通之說為是殆不知古人之語例也古人複姓多連下
一字稱之故孫叔敖為叔敖公牛哀為牛哀司馬遷為
馬遷東方朔為方朔之類不可枚舉如段干木為單姓
則段干朋段干綸段干崇段干越人豈皆兄弟行乎况
史記明云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高誘國
策注段干姓綸名也三輔決錄云段干木之子隱如入
關去干字為段氏則干木之為複姓審矣足下好學深
思閱覽多聞顧於此稍儻_干諒未嘗留意於姓氏之學

也儻不謂然祈賜正為幸

○ 與蔣礪堂師書

四月十六日有前任大足趙令過陝曾脩蕪賤藉賫函丈虔請
鈞安諒荷藹鑒比惟老夫子大人養和育物體履床嘉爲頌啓
者某同年張友蘇比部于四月內偶患腹結醫者誤以峻利之
劑下之旋泄不止又以大熱之劑補之遂患便血復雜投諸藥
而腹大如瓠飲食不進延至六月初七日溢逝竊念友蘇端亮
慤誠靜安簡素其僑寓以來時相過從其處已接人咸有繩檢
而清曠之懷尤不可及視功名如土苴遠小人如蝮虺誠今日
三輔之儀表也不料身沒之後食無宿春衣無副襲幾無以爲

斂又將何以為葬由其平昔口不言貧而處之泰然故人莫得而窺其匱乏也其弟述鄒以孝廉大挑縣令曾一問津即抽帆返里舌耕給日兄弟之間閭閻怡怡其慨關中風氣猥蹶不但

不講學問而亦不尚氣節若友蘇疇昔矜許今怛化異物諒必子扶植善類是其夙懷而于友蘇疇昔矜許今怛化異物諒必惻然盡傷其既痛其人之云亾而又憫其不克以葬也敢撫下忱希夫子之履露焉外寄潼川黃守重慶花守二信伏懇發付並望囑其賻助以襄寔步不勝大願

8 與錢衍石郎中書

前所假戴東原先生毛鄭詩考正內作詩時世表闕之多有舛錯如鄭風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孔穎達謂厲公時詩厲公復位在釐王之世而戴氏表繫在惠王之世此不確也又唐風蟋蟀序言刺僖公僖公即釐侯鄭康成謂當共和之時而戴氏表繫在宣王世此不確也又陳風宛丘序言刺幽公東門之粉序言幽公淫亂鄭康成謂幽公當厲王時而戴氏表繫在共和世此不確也又曹風侯人序言刺共公鴟鳩孔穎達謂共公時詩下泉序言曹人疾共公共當襄王頃王之世戴氏表專繫

之頃王世此不確也又正大雅文王大明孔穎達謂成王時作
戴氏表繫在文王時又餘思齊皇矣三篇皆言文王之謚咸文
王後作當亦在成王時而戴氏表亦繫之文王此不確也如下
武文王有聲孔穎達亦謂成王時作而戴氏表亦繫之武王此
不確也又魯頌鄭康成譜謂僖公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
命于周而作其頌箋疏以為作于文公之世而戴氏表繫之僖
公時亦復不確某因原本小序暨鄭康成孔穎達說別為考定
似較東原說為有據恐仍有誤謬望足下更正之

〇〇與尹保臣書

憶自六年之春章門相見論心奉手送抱推衿得窺班嗣之架
肯借赤彪之藏遂讀未見之書益結忘言之契不鄙款疏啓如遇

靈氛方圖與就幼季為兮夜之設詣公度索地榆而食而親翁榮

名履脫逸氣霞翔辭白社而指青門由黃河而滌黑水龍城之
泉石如故鹿塞之松筠未荒招二奇闕三徑聽親戚之情話傾
蓋班荆課子弟以古經絕編折鐫甚樂事也遙知吟詩之暇種
樹栽花游山之餘按圖釋地續然明之八萬字注蘭駟之十三
州不令敦煌彥明獨為文學祭酒酒泉郭瑤共許儒林丈人斷

可知矣如某者戒昧三瓦竅無九毛見爆梨而猶疑望撐犁而
不識認蝦蟆作馬誤蹲鴟為羊珠去積存蛇成酒失面墻貽笑
坐井招譏徒以少勤鉛槧壯覽縹緗伊吾子石之田抄寫楚相
之掌不過拾崑圃之碎壁擢鄧林之枯枝望老子而古橋見大
巫而氣懾不知繁露何泥江都之玉杯未見聲風那頌厥次之
寶甕况以久羈塵網實銅性靈夢謝江毫心櫻墨綬敲朴犯慮
牒訴裝懷病夏畦之脅肩戴冬烘之頭腦致令康成孔堂典籍
腐敝仲蔚小徑蓬蒿叢茸折獄未著于鞭絲除颺莫停其桴鼓
六雄未莞百里何堪名寂寂而不揚老冉冉其將至每一念此

未嘗不擲鐮而悲擊壺而起也茲者投簪欲返作賦思歸並無
元亮之田詎有思曼之宅問耕舌在須煖泉溫得以勤追曩失
步趨前脩倚于雲之亭描摸奇字親馬融之絳帳推步麻元
甚所願也而以扈載命薄敬通官顛莫潤脂膏徒戀棧豆望白
雲而親舍遠臨蒼波而津梁迷所由搔髮顛頤拊髀躑躅與伏
念親翁囊括九流包羅六藝龍德而學鳳苞有文倘照以景星
佩之迷穀郵聞考異契證參同庶幾睽見泰山擘聞蟲響七聖
得馬五總逢龜高子啓乃心蓬滑叔扶其肘柳矣無如精消燭
盡游倦馬卿善忘隣于師丹多愁不減平子何能追伯業之篤

好循朱穆之專精乎兼以聞詩非鯉養豚犬于景升辨彘遜烏
鬱蟬媽于耆老黃初古鼎誰推二月之銘春秋鄙人莫釋百藥
之稻青檀穿莫白髮蕭騷弓冶何傳璉不舞雖欲為虞翻之
譽竊恐與李嶠為徒又何能與親翁商榷舊學抽繹新聞發天
地之房射古今之覆祀瑄朗而生智慧對洛如而投筆花哉嗟
夫性不善獵情尤多崖天倚杵于何年地斷鰲于幾日嗟聖賢
兮灰滅笑奸佞兮煙銷得不對酒當歌摩挲老驥拔劍擊柱痛
哭斯文也乎靈淵渺渺循次迢迢欲采仙椒時思烏翅夢中路
阻江上波高猶挽易于之舟莫洗蒯鰲之硯言之喟歎良以疾

懷伏願眠食自珍富名山之著述他年奉讀侍杖履以周旋于
載心期三番紙盡西望驤首於絕結何如

8 昇楊立之明府書

奉讀手書承注殷拳感荷良深又蒙貽爨使君碑此碑古今金石家皆未著錄惟寰宇記言之而未有搨印者今乃得之實可寤貴然樂氏寰宇記又云晉爨深興古郡人仕為本郡太守今南寧縣南十餘里有爨興古太守爨府君碑南史爨雲建寧郡人仕魏累官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寧州刺史封同樂郡侯有碑在陸涼州南三十里此二碑今竟埋沒尤可惜也南詔野史曩未見此書今承惠賜偶一緝閱知其大謬直未讀書者所為如南詔名宦條內載王追永^和中守按漢書南蠻傳作王追實字誤也東觀漢記作王阜字世公成

都人章帝時由重泉今為益州太守治化尤異神馬四匹出滇池河
中亦見謝承後漢書阜在肅宗元和中竟訛作永和且漢人也而引
在李毅王遜之後蜀漢呂凱訛為呂覬隨史萬歲以太將軍伐南夷
者而亦以為建寧守失之遠矣又南詔歷代名賢條內有云許叔重
漢明時明五經為本郡教授尤為勉謬此尹珍事也寧陽國志云毋
斂尹珍字道真自以生于遐裔未踐庠序乃從汝南許慎受五經師
應奉學圖緯通三才還鄉教授南域由是知學孝桓時尹氏以經術
選用歷尚書郎丞荆州刺史此乃截去上下以尹珍事為叔重又以為
本郡教授漢時豈有教授官職乎教授者官自宋慶曆中始有漢司馬師舉或以其官或以其天是瘳語名賢條又有云平彝陳
寶夜郎尹貢明正德時人歷官尚書按國志云平彝傳寶夜郎尹貢
亦有明德歷尚書郎長安今巴郡太守彭城相今又以傅寶為陳寶
以明德為明正德時人以尚書郎為官尚書即一二葉之內舛陋已
如此其佗亦不必觀矣通博如足下亦必笑其誕妄也倪君輅空疏
如此而升菴詎肯為之校閱耶諒是假託足下以為何如

始此乃
又自明
朝建也

文苑英華

卷之四

六朝書牘

江蘇程中丞啟

五月之某日于塗次奉接鈞札

○代余鷺所觀察履江蘇程中丞啟

其太子

上

書

五月之某日于塗次奉接鈞札勤勤惓惓延訪治理足徵大人條貫嘉謨邳張大矩上紆宵旰下蘇痼瘵之至意又飭職通等將所轄地方利弊屬吏賢否覲縷密陳尤以見大人厚生利用任賢使能不棄芻蕘采及葑菲之盛心披讀再三曷勝熱服某伏思民風之美惡視吏治之純駁屬員之賢否視上司之激揚行之必以漸而無庸操切也徐州之部舊史言其地薄民貧無林澤饒而勇悍輕果任俠尚氣易于翫法故訟牒猥繁號稱難治今欲息其囂爭平其獷魯是在有以服其心耳夫虎豹至猛也有梁鴛之擾馴則可制其喜怒鷹隼至鷲也有沐嗽之調習則可止其飛颺竊以



為民雖劬剝而有司于一切案件果能卻莫夜之翦虎吏之翼虛
衷研鞫俾是非曲直較若黑白時復以倫彝大義愷切宣揚乘盤
之氣固已斂戢矣因之嚴治訟師痛懲暴客示以刑章萬不可犯
凜然三尺惕于五夜彼蚩蚩者豈甘以身試法哉至于綰銅之吏
才地不同剛者嫌于嚴酷柔者病于積積陀積惟因其性質而董督之
被濯之自能字良剔蝨濟事傷功其平庸者見賢良之被遷擢也
有如此亦必爭自藻厲奮發有為倘安于不肖則白簡從事亦斷無
祇狗妻子不念君國者也然欲民措其手足得以安枕必先寬吏
之轡銜俾無掣肘也倘操之太蹙束如溼薪望其展布亦必不能
況如若槩者自能植甘棠飲貪泉者自然隨濁流區而別之其較

然矣若乃課農桑興水利實閭閻切要之務身為民牧豈可不竭
慮殫精急圖生計然必須量地運籌相時制畫因其所利而利不
可有始無終轉以厲民何由率作古人云利不百不興害不百不
除諒哉是言可謂知體職道又思人才者任事之斧柯也風俗者
牖民之準的也鉏荆剷棘則鳳麟來游讓畔遜漁則頑梗向化為
之者以實不以文斯效之者如景之隨乎響職道早自當仰體大人
勤卹民隱整飭吏治之懷時時督率所屬察其疾苦而藥之謀其
安全而鞫之何敢痛癢不關肥瘠罔顧以辜憲意之諄諄耶若羅
列不急之條虛陳得已之款塗飾耳目熒惑視聽則土飯塵羹何
裨飢渴蘆衣芟製莫禦雪霜非惟職道早之所羞稱抑以大人之所

吐棄也肅此上聞以紆憲厪容當續布以副拳拳

○與潘石生考功書

前委校讐李仙洲先生詩有瞻諦二字弟改為瞻諦爾下以為
瞻諦字出佛經然弟意作瞻諦字為是也考魏志裴潛傳注黃
初中韓宣為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于殿前已縛束杖未行
文帝輦過問此為誰左右對曰尚書郎勅海韓宣也帝追念前
臨淄侯所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即特原之遂解其縛時
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禪面縛及其原禪晉不下乃
趨而去帝目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諦之士也後出為清河東郡
太守明帝時為尚書大鴻臚此瞻諦二字之所出也又趙至自

序曰嵇康謂至曰卿頭小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停諦有白起風蓋言瞻視之精審也則不宜作瞻諦字矣謹復

謝芥航河帥正定文集書

芥航河帥三兄大人閣下澍非能文者也字榜之腹詎有白鳳蟠
蚓竅之聲何由蚪鐘作響難厠作者竊自知之憶昔齒年挾筴
競号神童鵬歲登科閣傳國士少殊了了長乃庸庸洎為庶
常詩學試帖賦摹館體竟至奔牛失轡駢馬脫轡不中格律
同輩笑之惟朱石君師歎其氣息淵茂亦未許其工也改官
于外作吏衝塗抗塵走俗不暇為文偶爾登臨摸山範水不
過撝拾竒字輸寫險哀長鄉之飄飄凌雲延篤之軒軒見日
未之或攀也厥後記游南北交接英賢哀然之集時有贈貽咸
繡鞞慨各闡藻華笑黠言鯖甘于五侯之簞辭條句葉蔚

人錄學考伯之選
此鬼何昌谷之怪辭甚
公之偈頌於為玉笈
語錄之陳言托于布
不凡若此者謝亦吐棄

若夸父之林然魏收于温昇巧偷沈約向任昉作賊郭象變向
秀之簪目法盛假嵇紹之衣冠機杼非已對竊病焉又見時
人說經講漢學心亦好之問斬臂于將軍訪漆簡于女子尋帛
妙之淵源徵后蒼之充鋸聽服虔車上之說間公曰翁之談
又不能卒業故經訓亦疏歲月侵尋忽已衰邁立功立德
彌無復望瓜面蒜髮何堪西入麒麟蹇義跼仁未必享之
俎豆良自慨矣彼夷吾老吃尚作輕重之書虞卿窮愁亦抽
春秋之旨似乎瑟居宗莫可以著述遣懷而七畧未窺九流
莫究奚以裁量臧否證響古今或者題伯喈八字解後人
撰馮定一碑遠傳異域足以自豪也乎而立言一端正未



易易蔚宗筆勢放縱極宇宙之奇作孟堅體骨精密響
龍虎之大文從事于斯敢告不敏不得已搜輯舊作都為一
集猶之摩蜃農夫不棄殘錡具蘆織婦仍藏敝縷豈真謂
号寒之惡必有靈脂摧朽之松定生飛節耶因念曩哲文章多
不自信就正有道始愜寸心本論既成遙投嵇公之戶文心方就
傷隨隱侯之車此澍所以勤勤懇懇求教于左右者也意謂
伯尚掄材必擯擗櫟王爾選玉應置砮砮詎料
太邱道廣弘獎過寬指敗鼓蒙伊耆之手愛破鏡出呂望之爐
何異緹燕石為龍玉籠雞羽以鳳毛令人惶汗末之己己夫曷
鼻推顙陳國之極醜也而比之城北徐公牛溲馬勃蜀市

又或考伯之選
體牛神之怪辭甚
或拾梵書為玉笈
琅函龍文言托于布
帛葉聖謝亦吐棄

若夸父之林然魏收于温昇巧偷沈約向任疇作賦郭象變向
秀之簪目法盛假嵇紹之衣冠機杼非已對竊病焉見時
人說經講漢學心亦好之問斬臂于將軍訪漆簡于女子尋帛
妙之淵源徵后蒼之充鋸聽服虔車上之說問公曰翁之說
又不能卒業故經訓亦疏或臆顏哈走逐康成之後車速備難入高社之解帳歲月侵尋忽已衰邁立功立德
彌無復望瓜面蒜髮何堪西入麒麟蹇義跽仁未必享之
俎豆良自慨矣彼夷吾老吃尚作輕重之書虞鄉窮愁亦抽
春秋之旨似乎瑟居宗莫可以著述遣懷而七畧未窺九流
莫究奚以裁量臧否證響古今或者題伯喈八字解後人
撰馮定一碑遠傳異域足以自豪也乎而立言一端正未

易易蔚宗筆勢放縱極宇宙之奇作孟堅體骨精密響
龍虎之大文從事于斯敢告不敏不得已搜輯舊作都為一
集猶之摩蜃農夫不棄殘鋪具蘧織婦仍藏敝縷豈真謂
号寒之惡必有靈脂摧朽之松定生飛節耶因念曩哲文章多
不自信就正有道始恆寸心本論既成遙投嵇公之戶文心方就
傷隨隱侯之車此謝所以勤勤懇懇求教于左右者也意謂
伯尚掄材必擯擗櫟王爾選玉應置砮砮詎料
太邱道廣弘獎過寬指敗鼓蒙伊耆之手愛破錢出呂望之爐
何異緹燕石為龍玉籠雞羽以鳳毛令人懼汗末之己己夫蜀
鼻推顛陳國之極醜也而比之城北徐公牛溲馬勃蜀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至臭也。而况以海東蘇合心非不悅。氣當自吐。而窺其鏡。且自憎矣。咎其匿且自歐矣。

寒山

閣下于諸賤最為褒嘉。餘文尤多。假借韓陵片石。見訐開府高魁。一箴遇賞。中郎此殆策厲之盛意。未為公允之定評。昔杜高自位置。謂久壓公等。未見替人。王中書妄自尊大。言天下無我。歸阿士。對自村才。謂學識遠遜若人。故默而息百。

閣下盡懷善誘。不肯索瘢。而糾摘之處。洞中癖結。是真俞

樹聖醫藥。浸膚腠。夷則寶鑑。光燭精魔。誠感誠慚。載訢載悚。所恨才因窮盡。心以勞腐。不得久歷。經術甄綜。執文洗滌。

裏之肝腸。縣天中之日月。俾君苗焚硯。元常閣。毫空賸。季直之塵。羨僅餘。邛蓬之錦段。瀉瓶水。其即竭峽流。靡源乞。乾象以無靈。金龜安在。技止此。可後何能進。惟知我者。尚具慈之。

8

草堂修稷日為少陵先生壽徵諸同人詩啟

天上京兆李矩風馬而來地下蘭編子休軒眉而笑精英不沫
賢詰為昭然仲宣造醪酒入酉日以致醎侯罔製字墨客丙月
以明裡要皆盡但化於靈修敵摧殘於逝者未有邀小弁之怨
子鐘鼓我辰觀哀郢之放臣舞歌初度况乎中原虎鬪益部蛇
驚凍雀依人痛西山之寇盜拜鵬念主戀北極之朝廷吾知穿
窳殘生傷干戈之滿眼飛騰暮景顧霜雪之盈頭破帽疲驢荒
山奔走殘杯冷炙到處酸辛妻待助於飛蟬紙畫碁局兒唬飢
於賸椽背炙晴軒穿落百年愁生江景歌哭萬古書斷雲鴻側

身天地蟪蛄春秋回首風塵泥塗甲子則今日之薦觥筆頌旗
幢誠為多事哉不知樂公社立意隻難者如雲介綏山焚禁寒
食者累月饗然溫於水上波泛桃花追仲御於航頭歌殘絳樹
弭忘不敢結想益深此四海無家百年僅飽粗糲而三月脩禊
諸君藉祝桑弧與夫天寶末年時已虹潰嚴武節度人非馴良
儻不免於簾鉤何久狎夫鷗鳥卒乃耒陽謝世偃師安窻萬丈
留其文章五金棄其魚米大雅不作擬掘孤墳麻鞋何存僅官
工部吁可悲已彼尸佼老巴蜀堠戍久迷接輿隱我眉清淚誰
灑而文貞之謚翁孺能知乾坤之間草堂不改非寓公之傲幸

實野老之軼超乎可知衣短鏡長雖多惆悵人老律細咸服波
瀾三百青銅詩以史著數莖白髮名因窮高蛭蟬羣兒瓦石餘
子其不虛矣黃牛白酒千秋旅客之魂青竹碧沙萬里錦江之
定椒漿肅奠笠影猶存各獻藻華竊附規鉢利斧斷擘無令宗
武笑人巨刃摩天庶幾昌黎知我

○ 與王鶴汀給諫啓

大作傳來瓊林玉氣小詩和去蚓竅蠅聲猥荷齒芬益增顏甲
在昔送人林夜緣情旖旎賦別江淹發響慷慨其之篇什判乃
雲泥質而不文啞則無韻同堯夫之擊壤似胡叟之餃釘閣下
許之以真或刺心而有血獎以為勇實禿穎之無鋒或者蠅鳴
當鼓吹作德璋之間情燕石藏緹巾供胡盧之大笑乎深以為
媿尚須直言媢媢秋風悵銷魂於此日娟娟明月知把袂以何
年容俟樞趨再傾別緒

○謝鮑覺生宮詹送酒啓

屠蘇飲後已到早春離騷讀時便稱名士忽爾瓶罄因之耻疊
乍說經來欣然束帶知我者鮑叔囊既分金任人呼張顛頭還
濡墨不須魚換白也能浮底怕狗狂紅堪比友久如三年之艾
宿疾都除落值九月之桑索郎相見敢誇蒲桃于鄉味聊藉杜
康以忘憂呼姚馥為渴羌酒泉作郡問任昉之楮字千里為程
論交既已飲醇拜惠自宜霑醉謹以為謝敢云無量

○ 奮蔡小霞方伯啟

月之望日縣役賚到手書延其爲蘭山主講者拜命寵嘉拊懷
踈息竊某性忘三篋知謝五總學無宋儒之理譚經少漢氏之
家法易疑鑿度未吞六文書昧方明難窮七始詩材分羣雅既
惑闕天之章春秋按寶書復遺鐸椒之傳卽西狐東馬曾費槩
鉛而三豕四羊徒摹波磔况神怯荀鶴瘳虛董蛟文藏子駿之
醬甄賦入士衡之酒甕秘之二酉無以厲三餘鑑邈九方何以
別千里固宜暗螢自照蕤草獨馨雖或強言誰踞有觚之竈倘
來善問難奮離畢之星伏惟老前輩大人鴻渚振儀龍門標峻

功業則崑崙銅柱文章亦瀛海玉波爲熙朝植棧樸之材俾
未學叅皋比之席顧玉堂於天上暫映瑤星分墨綬於黔中久
疎鐵錡檀敷即多著錄沙穆未足發明所幸中矩中規宗匠示
之模範而學山學海賤子奉以步趨白鹿教條粵閩在昔青衿
爰達不作于今庶幾仰訓圭璧之心少輔薪蕪之化先德行而
後文執士也勉旃服聖涯而濟道真我則無乃抗顏北面恩昌
黎之豁齒童頭執漆西行夢尼父之鑄回雕宰敢布微悛敬謝
隆施恭請崇安萬希霽鑒

○ 畜積觀察 郎阿啟

月之朔日縣役賫到手翰延其爲蘭山主講者拜命悚慄有顏
顛覲竊某衡茅蕞品社襍陋姿學謝聚沙罔殊攻木過庭鯉對
業徒守夫青箱游學鴻都塵未離于紫陌雖未天翔步窺蘭卉
之圖書而瓊坐飛譚昧藻兼之樂曲重呂牽絲筑國乞食江鄉
逢時巧謝于齊稀自獻質儕于遠不困窮才退于錦褫懷以病
情慵靈珠去握有始有卒奚以別草木之區不范不模未能化
埴埴之準伏惟芝三先生肝揚風雅提獎英奇念關隴爲
本朝之巖疆思書院乃多士之精舍融襟蟻術俾諸生共茂涔

脩道跡龍門令賤子亦叅講席慨九師之傳受誤辯菴滋源五
際之源流樞誦沈麻勤分牡墨定桺穀于仲翔慎下雌黃詆文
章于季緒矧如某者爲役何能所當恪遵蠲德仰體穆情戒青
衿艾達之風鄙絳帳聲音之嗜君子貴玉敢忘夔石之磨礪士
行爲銅竊比歐爐之鎔冶或者筍羅曲水漪漾沮波唐述仙巖
書畱蟲字可知作人之雅化益見庶士之傾風肅此布懷無任
懷慙伏冀大誨竝候崇安

○ 謝周玉成太學惠蓮花白啟

予都綺蔥仙疏難致駱越鮮菌遠物葵求忽到筠籃琴登玉菽
綠沈瀉色恍是雲靈磊落呈形又殊錦帶層層曲抱蕉愧難剝
之心顆顆圓勻葵慚可衛之足爲問諸葛何種蓂菁堪笑元脩
獨嗜菓菜寒凌霜雪嬾參玉版之師香沁肝脾乍見父荷之質
草鍾乳不足儔美石菖蒲焉能喻佳或者番禺合歡象其聶聶
卽令餘稽嘉樹遜此青青斯味我知肯學樊遲之圃有根誰齧
宜添閔仲之盤周紆非傭宣知賣者張碩有腹可慰饑焉未敢
隨丁密而堅辭還欲向嚴光而求益

